張太岳集序

太岳張公集若干卷即公之相業也當時主上以冲齡踐祚舉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感上恩遇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嫌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凜凜益無不奉法之吏而朝廷亦無格焉而不行之法十餘年間海宇清宴蠻夷賓服不可謂非公之功也惟是人情憚澰束而樂因循積玩既久一旦以法繩之若見以爲苛而公持之益堅爭之益力以是遂與世齟齬而又一二非常之事有衆人未易測識者其跡不無似愎似少容似

專權似純任霸術以與金華
變禮終未盡合
上一時雖優容實已不能無疑比
公既謝世言者益譸張其詞
上眷寵始移而公家之禍于是不
可解矣至今觀場者猶多煩
言顧其先法後情先
國事後身家任勞任怨以襄成
萬曆十年太平之理我
明相業指固未易多屈也藉令

後人循其已定之規摹而但
稍濟以寬緩亦自可以收拾
人心保固元氣顧乃不深惟
其終而但畏多口遂盡反其
所爲以取悅一時卒使紀綱
陵遲浸淫以至今日幾無法
矣世道人心識者有隱憂焉
誰階之厲豈非公之罪人哉
公生平不屑爲文人然其制
作實亦非文人所能爲擩毫

伸腕悉經世大猷自奏對代
言在
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遭禍後槖
多散逸無存即存亦秘緘無
傳者迨今二十餘年而厥嗣
殿元君始蒐求遺業僅得什
一於舊書記刻之嗟乎斯亦
禁鼎一臠嘗者可以知其味
廼余往守翰林公與新鄭時
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

傑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
多讓也無奈宵人從中搆之
遂爾隙末以致人言紛紛而
上之恩遇亦因以不終焉世遂兩
詬之其實兩公者皆
社稷重臣未可輕訾也近新鄭
公論大明業已蒙
恩追卹而海内亦漸多思公功有
形之章奏者可見直道在人
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

定者況
皇上無私如天地踣碑立碑斷非
有成心昭雪表章是在主持
世教之君子旦夕林莽之人
固不足為公重要之公功業
在天壤間亦非待人重者特
因殿元君遠來謁序聊書此
以歸之
旹
萬曆壬子歲重九日

賜同進士出身柱國光祿大夫少
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同知
經筵官翰林院庶吉士門生沈鯉
頓首拜譔

書太岳先生文集後

楚客来自江陵携先生文集四種詩六卷文十四卷書牘十五卷奏對十一卷不肖一一讀之嘆曰先生

不刻意為文而莊雅冲夷真醇正大無奇譎之態無藻繢之色無柔曼之容無豪宕之氣讀其文而得其所以為文見宏遠之養焉見精明之識焉見剸割之才焉見篤實之學焉而豊功偉績昭揭宇宙至今不可磨滅者則一言以蔽之曰任

莊皇帝之棄羣臣也今上以十齡御九五雖天縱徇齊夐邁今昔而聖不自用委任老成當是時兩宮有並后之尊諸璫操得

肆之權外咸有寅緣之藉寔大值那吉之入兩廣興懷遠之師海內多顛靡之政當斯任者頗不難與先生念

顧命之重受

聖主之知以六合重檐荷之兩肩以四海欣戚會為一體無所諉托毅然任之顧任天下之勞易任天下之

怨難先生以一身係

社稷安危愛憎毀譽等於浮雲以

君德之成敗責經筵故帝鑑有圖日講有覲以監局之縱臾關治亂故付之主者嚴其約束立考成以督撫按節驛遞以恤民窮限進取以重學校覈地畝以杜分欺額舉刺以塞私門併

催科以繩勢逋重誅遣以儆貪殘申宗藩之例裁冗濫之員核侵漁之餉清隱占之屯嚴大辟之刑俾九圍之人兢兢輯志慢肆之吏凜凜奉法横議之士息邪說而尊一事可安常者不更張以開後釁之端時當通變者不因循以養極重之勢維泰山而棒金甌俾內難不萌外患不作北無款國之禮南無檀命之雄五兵朽鈍四民乂康此之為功伊誰功孰則先生肯任之心勝任之手斷斷乎其敢任之効也設先生避艱險計身家藉

一人殊眷結四海懽心

國家威福儘足以供之其誰不悅即不然而優游暇逸

循救轍守陋規上下習而安之其誰生忍而先生不為也先生之言曰吾已忘家狗國遑恤其他雖櫟穽滿前衆鏃攢體不之畏也

噫伊尹之任寧是過乎然位極有可避之嫌事盡有必反之勢先生日月之食固其所不諱而言者洩溺垢穢之不遺餘力後來者

索釁之震抑奪之牛矣至令父老憶海晏河清之時士大夫追綱舉目張之日有穆然思慨然歎者功過相準宜有定許成季之勳

宣孟之忠猶當十世宥十年

社稷之功

聖主豈能終忘異日必有為之湔白者則恃有此刻在

夫奏對載之國史書牘副在往來者之家藏不可欺也事久論定愈久則愈定不肖綴一言於簡末俟公虛之君子考焉

萬曆壬子中秋梁宋間散人寧陵門生呂坤頓首拜言

編次先公文集凡例敬題

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十餘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　應制詩勅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爲詩六卷爲文十四卷爲書牘十五卷爲奏對十一卷合之則爲全集離之亦可四種嗣修等雖不能讀父書然竊見先公詩擬盛唐十二家而亦未專事模擬方擬兩漢而亦未全師漢語若書牘則極其意所至奏對則極其誠所數皆精誠之所獨注也律之以才人之致則非雕龍篆刻自矜其才律之以事功之臣則非椎魯質直不顯其才大雅則無奇而炫奇者又似不及蓋由質以徵奇則見其抱負奇結構奇蹤履奇得禍亦奇由奇以徵實則見其抱負實結

搆實殘履實得禍亦實總之未可以常品目之昔向歆羨書父子異議不肖等老矣且就木焉而一班之見不敢有異議於先公乃私評之如此托梓諸以備家乘備旂常大老文章鉅公搜逸闡幽留心國故得賜一言以冠諸首則白日貫於覆盆青雲起夫枯骨達衆非以一是即一是以萬年死者不朽存者不朽非不肖小子輩所敢望也此外著述尚有帝鑑圖說四書直解書經直解通鑑直解板俱在内閣而四書書經直解又皆詞林名公體貼大全撰集而先公裁定極切於舉業者又有謨訓類編大寳箴註貞觀政要解皆以進

御家無存稿因并記於此

書牘凡例敘題

先公書牘自舊記室所携来蓋嗣修等遺

家難十餘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裁荅俱無恙也或有舉其官缺其號或有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直舉其諱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舊目授書記語可謹次為編年始隆慶元年初入相也終萬曆十年訖告終也釐為十三卷蓋其廟勝既審循實而行維名覈讀實同文移記始至終成績可鏡所以明相業徽勞也又二卷報荅知己若徐高顧王最著者人為一類各有編年所以明師友誼義也其示懋修手澤附之於末所以略見庭訓之最著者也其翰林時附見於後者何緣未當事寒温之間不能悉錄錄其尤著者十餘篇所以明志學也志學宜在前而更居後者何先公之言後多殘履所以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義也存此

以備家乘非曰敢翼修詞者也然修詞家所不必道亦修詞家所不能道也吳鴻臚稽鍛者始知其為若干將莫耶用者始知其為神而奈何綜覈即束濕之成識任事即擅權之對語總之稟河岳之氣已來其用物精弘矣留此一斷精誠在天壤閒古人所謂知我罪我先公意在茲乎史家所稱為功為過小子輩何敢避焉

先公致禍之由敬述

萬曆元年荅閱邊吳堯山曰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歡喜施與

荅張磔江曰受　顧托之重誼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已私與焉耳

荅李太僕漸菴曰草茅孤介擁十齡　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僕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國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為

萬曆五年荅應天巡撫論大政曰僕今所為暫時雖不便於流俗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僕之愚忠無一毫為己之心故也

荅總憲李漸菴論驛遞曰天下事非一手一

足之力僕不難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為分謗任怨以圖共濟將奈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

萬曆六年荅河道林按院曰既已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不之畏也如是少有建立耳

萬曆八年荅學院李公曰不穀棄家忘軀以殉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

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可為者

昔朱按院韓建三召亭曰吾平生學在師心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顧雖萬世之是非亦所不計張文忠亦近時賢相其聲施於後者亦不因三召亭而後顯不穀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有知我者則不朽之稱亦不因三召亭而後顯明矣時異勢殊高臺傾曲池平即吾宅第且不能保何有於亭

懋修曰夫人必回顧然後周慮足以庇後必好名然後完美足以保功未有見先公專行一意但知報主禍機毀怨身後名都置之不顧者明知其且破家而不卹明知容容多享福而不為難乎免其後矣長老先生每責余曰而大人忠勞之不白而涅鼻苟活不思辯雪而子職之謂何矣吾甚羞之余聞之魄駭矣久之猶見追章陸續莫非溫莽之波野史浸淫咸歸曾墨之謗余心亦疑之矣二十年後漸有思先公者蓋人固以蓋棺而論定事亦有必世而後明者先公與人書語若此行事若此皆不回顧不好名之心使之也固知一片忠肝義膽留在天壤非幺麼小子輩所能肆辯憶先父之心亦有不必辯者敬述以俟長老先生謝嘉義焉懋修輩至是始得無疑於心矣

太嶽先生文集評

與徐從善知己

數日讀太嶽集真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千古奇人千古奇書何遲我十年讀也然非遲十年讀又恐不能讀若此之快也乃今敢斷謂

高皇帝為生民以來未有之神聖開天而作君太嶽先生為生民以來未有之異人中

天而作相荅氣運閟之數千年而始生此神異品而又並集於我

朝盛哉今頌

高皇帝者以為似漢高固為不知類以為似湯亦未盡予直以為跨轢神堯聖舜而其推陷廓清之功直肘足於盤古至若太岳先生龍見二文總挈三教所謂集大成者方之周矣何者大成之學歷宋至我明愈

講而愈晦愈步趨而愈腐爛得太岳先生而一洗刷之光彩倍鮮如曰平生學在師心不曰師孔而孔子之道愈尊學愈明彼梁汝元李贄若固皆自命為聖人而天下羣以聖人奉之者也汝元一見而咋口卓老所稱為大覺設位禮拜之而不置有以也書牘入手輙自批圈不自知其喜心之倒極幸勿罪其妄謬信筆潦草寫去中間

有許大議論尚未得發出會須作一篇大評論文字留之天壤間真是文忠千古少知己諸人所謂知之淺矣不佞頗知之深文忠自當槐舉

社弟劉芳節頓首白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目錄

一卷

五言古

恭述　祖德詩
恭勵　聖學詩
恭頌　母德詩
擬西北有織婦
東李鶉野
述懷
送高廉泉之任

送衆忠泡二首
適志吟
蒲生野塘中
羽林郎
余有內人之喪一年矣偶讀韋蘇州傷內詩愴然有感
朱鳳吟
嘉雨獨酌
同汪雲溪太守李龍洲侍御劉百洲太守錢羅湖州守岳東濤別駕登懷庾樓

修竹篇
雨霽遊蕭氏園亭
七賢詠
阮步兵
嵇中散
山司徒
劉叅軍
王安豐
向常侍
阮始平

夜燕曲
怨歌行（五解）
再寄胡劍西二首
瀟湘道中
暮宿田家
謁嶽廟作
祝融峯
謁晦翁南軒祠示諸同志
同貞菴殿下李羅村飲述齋園亭
人日對雪贈朱鎮山

宿荊門寄懷郢中知舊
獨漉篇
二卷
七言古
遼左奏捷
恭題 文皇四駿圖四首
恭詠 畫鹿四首
太平歌
送 勑使閱武
白燕曲四首

應制題畫馬二首
元夕行
送徐浴泉考績還任
三瑞詩爲嚴相公賦
曹紀山督學題老子出關圖見寄謝之
贈國子馬生行
桃溪書屋
寶劍篇
皇貴妃發引鼓吹詞附入
漢江
割股行
雪中柬劉生
雙燕詞
送黃將軍
三卷
五言律
應制荷花詩
應制題百子圖
應制題畫四首
孝恪皇太后遷祔鼓吹詞一首輓歌十首

賦得玉河冰泮
閣試秋霽
秋夜感懷寄欽之二首
山月曉仍在
返照
送范比部恤刑廣右四首
元夕
秋夕省直
雙河寺小憩
送黎封部恭齋廣右二首

郊寺送客二首
雨中過周比部
題隱菴遠寄亭
登仲宣樓二首
送汪遠峰太史省親二首
咏虎丘圖
孝烈皇后輓歌二首
莊敬太子輓歌
送張少渠之鄞
寄枝江殿下

初秋四首
送楊別駕之瀘
同李石鹿張西昊遊正法寺二首
送魏方泉出按應天二首
宿滁州候晴
月下懷曾紀山侍御二首
送朱文石使楚二首
與李義河給諫約遊衡岳不至奉嘲二首
重遊蕭氏園亭二首
送張襄之歸新喻
送石掾
半山亭
方廣寺宴坐次念菴先生韻幷致仰懷
訪大方禪僧次念菴韻
送毛青城謫滇南
書羅醫師鳳岡卷
寄題秀溪
別草堂作
同望之子文人日立春喜雪二首
成趣園夜讌限韻三首

送田青丘之南雄兼寄拒山先生二首
臨湖曲六首
送徐太學國式歸省
後九月九日賞菊　闈試
馬上見西山
出左掖

四卷

七言律

恭紀　聖德中興十事詩
問寢承歡

宵衣勤政
緝熙聖學
隆禮師臣
面獎廉能
詔蠲逋負
澍霖應禱
植桑知艱
九塞稱臣
百蠻歸欵
恭祝 萬壽無疆二首

恭頌 聖德詩二首
圜丘陪祀有述
恭侍講讀紀事
春日侍講
皇上視 聖母
遼左大捷
慶成侍宴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應制二首
上林春曉
題荷花應制

玄兎
黄鸚鵡
五色鸚鵡
玉兎
題畫猫應制
聖壽朝賀
送羅比部守寧國
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陳子嘉二年兄過訪
次韻
中秋前二夜與諸君共集雙河寺

賦得秋色老梧桐
送初幼嘉年兄還郢三首
秋日集曾工部宅得天字
送翁雲松琴士還浙
詠江濱梅得陽字
塞下曲
送王邑傅之定海
江中對月得郎字
范比部曾工部洪山人夜過得龍字
王明府之吉水席上致別

懷曾水部
省中對雪再用前韻
省中春望次吳侍郎房山喜聞倭退寄郝侍郎韻
再韻吳侍御別陳侍御韻
送周比部慮囚江南便歸省覲二首
左闕校閱除書
送梁鳴泉給諫冊封晉藩
病懷

五卷

七言律

巽洲圖爲沈封君題
壽王覲吾封君
夜過吳侍御得來字
中秋前再過吳侍御得陽字
味秘草堂卷爲貞菴王孫賦
送涂司理之敘州
聞警
月夜登城
送方金湖之寧津

游南海子
慰劉生卧病苦吟
李石麓晉翰學入直撰文遥賀
元日望闕
元日感懷
和貞一王孫八嶺山韻
寄胡劒西太史二首
畱別新鄉方大尹
壽馬年兄母八十
送譚少石之湘鄉
和答龍湖閣老舟中見示
雪中招友
九日宴汪年兄宅得清字
贈貞菴王孫二首
送楊生南歸
送呂部諫叅知秦中
送林儀部視楚學
送陳見吾考績南還因寄親友二首
觀音巖次羅念菴韻
贈沈山人次李義河韻

宿南臺寺
出方廣寺
潛江憫澇
應城訪李義河給諫宿古城寺
吳大尹道南見訪古城寺楊溫泉李義河張
陽蘇李方城夜集
泊漢江望黃鶴樓
山居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春日禁中卽事
送楊孝廉下第歸
病懷
度河
七夕詠戲呈曹紀山館丈
西內卽事二首
對菊
鍾山堂
送秦少參之廣東

六卷

五言排律

扈從齋壇賜觀齋宮溫室紀恩
便殿奏事紀恩
賜御膳紀恩
擬詠四時山水花木翎毛詩四首
題公孫遺愛祠
上林春曉
泰陵春祀
壽嚴少師三十韻
梅中舍有作邀余賦
朱漢水墓
栢亭
遼左奏捷奉 諭以授略成功賜白金襲衣
紀恩
應制題畫鹿四首
應制題畫漁人二首
應制題畫馬
應制題四景翎毛
應制詠梔花六言二首
江漢古意二首
安肅道中雪

自兜率往南臺行空霧中
水簾洞（飛泉在朱陵洞最奇絕）
聽泉
飛來船（石船在山頂）
應制白鶴吟十首
題呂仙口號（十三歲應試作）
題竹（十三歲應試作于梵王孫園亭）　文華殿對

七卷

文集

辛未會試錄序

進帝鑑圖說述語
少師存齋徐相公七十壽序
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壽封翁觀吾王年丈六十序
翰林爲師相高公六十壽序
門生爲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
重刊西漢書序
刻灤州志序
送李漢涯之永清序
重刊大明集禮序

贈畢石菴先生宰朝邑敘
贈荊門守黃君陞開封貳守敘
賀雲溪翁汪老先生八十壽敘
玉林清賞詩序

八卷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贈袁太守入　覲奏績序
又一首
壽漢涯李翁七十序
賀少宰鎮山朱公重膺　殊恩序

送大曹長賜谷南先生赴　畱都考功序
贈羅惟德擢守寧國序
賀少司寇少崖傅公三品考最序
賀襄王殿下序
封君竟溪劉先生七十壽序
壽李母杜夫人七十序
雲海子序
西陵何氏族譜序
錦冰集序
種蓮子戊午稿序

贈賽翁尊師吳老先生督學山東序
九卷
辛未進士題名記
京師重建貢院記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遊衡嶽記
後記
襄陽府升第題名記
學農園記
荊州府題名記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荊門州題名記
重築松滋縣城記
王承奉傳
十卷
承天大志紀贊
基命紀
龍飛紀
聖孝紀
大狩紀
寶謨紀
御製紀
陵寢紀
宮殿紀
禮樂紀
苑囿紀
十一卷
上大婚禮成蒙　聖母慈聖皇太后命直解
漢班昭女誡以教　宮闈
曹大家女誡序

卑弱第一
夫婦第二
敬愼第三
婦行第四
專心第五
曲從第六
和叔妹第七
十二卷
勅建涿州二橋碑文
勅建承恩寺碑文

重修海會寺碑文
勅修東嶽廟碑
勅建慈壽寺碑文
勅建萬壽寺碑文
勅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公神道碑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兼太子太傅掌錦衣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贈太傅謚忠僖朱公神道碑

十三卷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楊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霽寰吳公墓誌銘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鏡川吳公暨配淑人合葬墓誌銘
素菴戴公墓誌銘
處士立齋高翁墓誌銘
遼府承奉正王公墓誌銘
勅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雲谷曹公墓表

十四卷

軒皇問道治世長生頌
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
萬壽無疆頌
聖壽無疆頌

得道長生頌（有序）
聖母圖贊
雝肅殿箴
附寶感電
女節應星
慶都毓聖
塗山翼夏
簡狄生商
太任胎教
太姒嗣音

明德崇儉
長孫進賢
宣仁守舊
接引佛讚
鍾禺硯銘
工部左給事中丘岳并妻勅命一道
工部左給事中丘岳父母勅命一道
奏爲辭免　恩命事
奏爲遵　諭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光新政事

十五卷
人主保身以保民辛未程論
葬地論
論時政疏
翰林院讀書說
來鴈說
義命說
擬韓信諭燕書
十六卷
辛未會試程策三問
十七卷
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
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
題竹林舊隱卷
跋葉母還金傳
跋會稽徐珊四寶編
方氏建水射銘
玄海子著書評
書胡氏先訓卷
祭張龍湖閣老文

祭朱公文
祭兵部侍郎傅公文
祭勅封翰林檢討陳公文
祭少司成晁春陵文
祭李封君文
祭封一品李太夫人文
祭封一品嚴太夫人文
祭秦白崖先生文
先考觀瀾公行畧
處士方旧李公行狀

十八卷

雜著

擬唐回鶻嗢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
誤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會昌二年）

十九卷

代謝　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
賀瑞雪表
代徐相公賀瑞雪表
紫極殿成賀表
紫宸宮賀表

賀瑞穀表一
賀瑞穀表二
賀瑞鹿表
賀瑞兎表
聖壽節賀表一
聖壽節賀表二
聖壽節賀表三
聖壽節賀表四
聖壽節賀表五
聖壽節賀表六

二十卷

賀靈雨應祈表一
賀靈雨表二
賀靈雨表三
賀靈雨表四
賀靈雨表五
賀靈雨表六
賀瑞雪表一
賀瑞雪表二
賀瑞雪表三

賀瑞雪表四
賀瑞雪表五
賀瑞雪表六
賀瑞雪表七
賀冬至表一
賀冬至表二
賀冬至表三
賀冬至表四
賀冬至表五
賀元旦表一

賀元旦表二
賀元旦表三
賀元旦表四
賀元旦表五
賀元旦表六
賀元旦表七

二十一卷

書牘

答劉鄉毛介川
答南中提學御史耿楚侗

答中丞洪芳洲
答總督魏確菴
答宗伯董潯陽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答兩廣督撫張元洲
答少司馬楊二山
與中丞孫淮海
與參議高廉泉
答張中翰仰峯
答司馬楊二山

答廣西熊巡撫
答中丞梁鳴泉
答御史顧公曰唯
答馬總兵
答薊撫劉北川
答河道巡撫翁見海
答廣西熊巡撫
答南祭酒姜鳳阿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又

答某巡撫
答閩中巡撫
答湖廣李布政
答奉常羅月巖
答憲長宋陽山
與薊遼總督
與兩廣總督
與廣西巡撫
寄太宰吳望湖
與薊遼總督

與兩廣熊督撫
答奉常劉小魯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與薊遼督撫
與薊遼督撫
與應天龎巡撫
與湖廣巡撫
答湖廣雷巡按
與薊鎮督撫
與司成胡劒西

答歐少卿
答涂巡撫
答王巡按
答凌叅政
答施兵憲
與薊鎮巡撫
與魏巡撫
與兩廣督撫
答薊撫朱龍崗
與荊州趙知府汝泉

答朱巡撫
與薊遼督撫王鑑川
答兩廣總督劉帶川
答浙撫谷近滄
答督學曾確菴
答陝撫王鑑川
與楚學憲胡廬山
與憲使羅月巖
答福建涂巡撫
答南太宰吳望湖

答魏巡撫
答吳操江
答薊遼劉督撫
答司知縣
答荊州趙知府
與分宜尹
與劉進士禹謨
答凌叅政洋山
答閩撫涂任齋
答中丞孫淮海

答中丞李沽渠
答漕河督撫
答中丞谷近滄
答總督譚二華論任事籌邊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論廣寇
答楊兵憲
答薊鎮戚總兵
與漕河督撫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
答司空林退齋
答閩中丞巡撫
答廣中督撫
答方巡撫金湖
答施兵憲
答南司徒馬鍾陽
答張廬山
答督撫魏確菴
答督撫王鑑川
答南司徒張華峯
答憲長楊晴川

答薊遼總督魏確菴
答中翰張後湖
答遼東巡撫方金湖
答山西按院饒成山
答湖廣按院雷信菴
答遼撫方金湖
又
答湖廣撫院劉唐岩
答荊守徐太室
答閩撫熊北潭
答楚按院雷信菴

二十二卷

答應天巡撫海剛峯
答薊鎮巡撫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
答藩北施恒齋
答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答薊鎮督撫計邊鎮臺工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論薊邊五患
答北邊撫院孟豐陵

答薊鎮總督譚二華言邊事
答薊鎮撫院劉北川言分將當虜
與薊鎮巡撫
與薊遼總督謀俺答板升之始
答宣大巡撫劉白川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論遏虜爭功
答兩廣督撫
答兩廣李蟠峯
與撫院王鑑川訪俺答爲後來入貢之始
答王鑑川策俺答之始

再答王鑑川策俺答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又
與方金湖言制俺酋款貢事
寄太史吳後菴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答徐太室憲長
答王鑑川
與王鑑川議堅封貢之事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答南御史張懷洲
寄陳松谷相公
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答荊關水部金省吾

二十二卷

與薊鎮楊巡撫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答貴州巡撫阮沙城
答督撫鑑川
答廣西撫院李蟠峯
答兩廣殷石汀論平古田事

答楚按院陳燕野
答松谷陳相公
答三邊總督戴晋菴
與楚撫院汪南明
答兩廣殷石汀
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又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閩中憲使李義河
答南宗伯秦華峯
答薊遼總督王鑑川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答憲長施恒齋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郝巡撫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宗伯高南宇
答河道潘印川

答閩中憲使李義河述時政
答邊鎮巡撫
答總督方金湖
答薊鎮巡撫劉北川
答南學院周乾明
答奉常陸五臺
答石麓李相公
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閭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策黃酋
答薊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答吳環州策黃酋
答雲南巡撫阮沙城
答總憲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答棠川殷相公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答臺長蕭兌嵎
答翰學張鳳盤
答總憲孫華山

二十四卷

答兩廣殷石汀計剿廣寇

答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答奉常陸五臺論禪
答南司寇謝泰東論刑獄
答宣大巡撫計處黃把二虜
答邊道吳道南
答兩廣殷石汀
答松谷陳相公
答宮端吳澤峯
答憲長徐太室

答應天撫院
答河漕王敬所
答楚按院陳燕野
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黄酋
答王鑑川論胡運之衰
答奉常周少泉
與王鑑川計虜情
答臺長諸允嵎
答宗伯潘水簾
答兩廣郭華溪計剿廣寇

答藩伯陳罍山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答三邊總督戴晉庵
答楚撫院汪南明
答邊鎮督撫
答應天撫院張崌崍
答王鑑川
答棠川殷相公
答宣大巡撫劉平川
答薊遼總督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答鄖陽巡撫凌洋山
答兩廣殷總督
答司馬劉清渠
答司馬戴肯菴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答孫巡按
答孫兵備
答薊鎮巡撫吳環洲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答劉總督
答王鑑川
答總憲李石塘
答荊守王古林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答杜晴江
答南刑部謝太東
答湖廣巡撫趙汝泉
答叅議吳道南
與南宗伯秦華峯

答兩廣殷石汀
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與郭總憲
答巡漕張懷洲
與戚總兵
答巡撫吳環洲
答孫巡按
答劉總督
答王督漕
與河南萬巡按論河漕兼及時政

答王鑑川
答總憲朱龍岡
答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二十五卷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答潘總憲笠翁
答趙汝泉
答汪司馬南明
答司馬吳堯山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之始
與廣東按院唐公
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答文宗謝道長
答宣大孫巡撫
答巡撫吳環洲
答閱視司馬吳堯山
與操江巡撫院言棍徒假借
答閱視江司馬南明
答司馬萬兩溪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答河漕劉總督
答巡撫郭華溪
答荊守王古林
答吳堯山言弘願濟世
答吳參議道南
答總憲張崌崍言公用舍
答王鑑川
答劉總督

答薊鎮巡撫言優假將官
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答吳環洲
答宗伯董幼海
答兩廣殷石汀
答崇王
答冏卿李漸菴論用人才
答藩臬高廉泉親家
答河漕王敬所
答劉總督

答兩廣殷石汀
答總憲張崌崍
答王鑑川
答汪南明
答王敬所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
答荊南道施華江
與王敬所論大政
答南學院謝虬峯
答殷石汀計剿海寇

與河漕萬兩溪論辨和克讓
答郭華溪
答張總憲
與王鑑川言虜業邊事
答司馬王繼津
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與殷石汀論吏治
答蜀撫曾確菴
與廣東督撫
與閩中巡撫劉凝齋
答督撫吳環洲

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
答大司馬萬兩溪
答王鑑川
答冏卿陸五臺
與李太僕漸菴論治體
答吳環洲
答吳道南
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答王敬所

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
與曾確菴計平都蠻善後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任事
答殷石汀
答趙汝泉
答總憲吳太恒
答太常殷秋溟
答王敬所
答吳環洲
又

答廣西撫臺郭華溪
答翰學余同麓
答宗伯董潯陽
與王敬所言關防棍徒假借

二十六卷

答河漕王敬所
答蜀撫曾確菴
答藩伯吳小江
答銓部李石塘
答總憲廖春泉

答廣西巡按部華溪
答督撫劉百川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與荊南道府二公
答兩廣殷石汀
答巡撫張公守約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答總憲李漸菴
答殷石汀

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與操江宋揚山
答金方湖
答宣府吳撫院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誑賞
答兩廣殷石汀
答總憲劉紫山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與南臺長言中不干外政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答甘肅延撫侯掖川
答薊遼方金湖
答滇撫羅野亭
與河南傅后川
答兩廣殷石汀計招海寇
又
答蜀撫曾確菴計都蠻善後事
答方金湖

答殷石汀
答傅后川議河道
答薊鎮王巡撫
答薊鎮吳環洲
答兩廣殷石汀
答吳環洲
答少參吳道南

二十七卷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答河道總督王敬所

答兩廣殷石汀
答少參吳道南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應天巡撫王古林
答河漕舒按院
寄石麓李相公
答吳環洲
答山西巡撫鄭範溪
答浙撫謝松屏言防倭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言防倭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答陝西督撫石毅菴
答三邊總督論番情
答巡按陳公文衡覈事實
答少參吳道南
答總督張崌崍
答石麓李相公
答閩撫劉凝齋
答雲南巡撫王穀菴

答督撫吳堯山
答省中羅涇坡論士風
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
答河道徐鳳竹
答山東巡撫李漸菴言吏治河漕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答滇撫王毅菴議夷情戒多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劉卿楊本菴
答山東巡撫李漸菴
答總督方金湖
答河道徐鳳竹
答司馬王西石
答閩撫劉凝齋
答兩廣督撫凌洋山
寄趙大洲相公
答劉虹川總憲
答總督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答兩廣凌洋山
答薊鎮巡撫

答隴右大參李翼軒
答傅諫議
答河道徐鳳竹

二十八卷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答總兵戚南塘
答閩撫劉凝齋
答松谷陳相公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答河道吳自湖
答兩廣凌洋山計剿羅盤寇
答河漕王敬所
答兩廣督撫計剿海賊
與雲南巡撫王凝菴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答河道吳自湖
答楚撫陳文峯
答王敬所
答河道潘印川
答操江王少方

答河道吳公桂芳
答總憲吳公
答廉憲胡公邦奇
答操江王少方
答巡撫鄭範溪
答應天按院舒念庭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答鄭範溪
答遼東巡按沈鶴石
答薊遼總督楊晴川

答南總憲吳堯山言法律章奏
答閱邊郜文川言戰守功閥
答總督楊晴川計處屬夷
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與總督方金湖以奕諭處置邊事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答南臺諫
答南劉卿張崌崍
答督府吳環洲

答山西崔巡撫
答楚巡撫向明臺
答南臺長陳萊峯
答總督方金湖
答潘巡撫
答河南吳自湖言蠲積逋疏海口
答應天巡撫宋揚山
答總督楊晴川
答方金湖
答閩撫劉凝齋

答遼東巡撫張心齋
答吳環洲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答陜西學道李翼軒
答吳道南

二十九卷

答兩廣凌洋山
答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答河道吳自湖計河漕
答河道潘巡撫

答閩撫龎惺菴
答織造許樞使
答總憲張崌崍言用人
答總憲葛與川論友道
答翰林王弘齋
答滇撫王凝菴
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答徐太宰言釋怨為公
答薊遼總督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答滇撫何萊山
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答河道吳自湖
又
答石麓李相公
答總督張心齋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答總憲董嵩河
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與潘伯曾陽栢
答樞使張咨齋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答福建巡按商燕陽
答河漕傅后川
答總憲陳我度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嚴治善愛
答何臺長
答河道巡撫
答宋陽山

答吳總憲
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
答閩撫龎惺菴言嚴以成惠
答戶部王疏菴
答守備太監王西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俺酋西行不利
答河道吳自湖
答巡撫高鳳翥
答四川總兵劉草堂
答兩廣凌洋山計羅旁善後

答滇撫王凝齋
答司寇王西石
答藩伯張周田
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爲學
答邊鎮巡撫
答總憲髙鳳翥
答大宰王疎菴
答藩伯楊魏村
答河道吳自湖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吳環洲
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俸守制
答陝西巡撫宋禮齋
答李石麓相公

三十卷

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爲事任怨
答薊遼總督張心齋言東師報捷
答凌洋山辭餽助
答宜都知縣許印峯

答翰學張陽和
答織造太監孫東瀛
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
答司空李義河
答周王
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覈
居廬答豫所鳳盤乾菴瑶泉四相公
答樞輔張容齋
答松谷陳相公
答憲長周友山

答甘肅巡撫董石坡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內府淸汰鋪墊
答河南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
答憲長林碧潭
答憲使張周田
答潘印川
答憲長張敬齋
答宜大巡撫吳環洲
答薊遼總督梁鳴泉計處市馬
答棘卿劉小魯言止刱山事

答總兵戚南塘
答吳道南
答應天巡撫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答兩廣劉凝齋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司空雷古和敘知己
答南司成許海嶽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答王鑑川
答邊鎮督撫
答少宰楊二山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答遼東周巡撫
答滇中王巡撫
答兩廣劉凝齋
答遼東安巡按
答兩廣劉凝齋條經略海寇四事

答鄭藩伯

三十一卷

答南剡卿陳我度
答操江胡玉吾
答貴州巡撫何萊山
又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又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答豫所呂相公
答南司成許海嶽

答河道潘印川
答楚按院郭龍渠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治術
答楚學道金省吾
答棘卿劉小魯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浙江巡撫言取將
答宣大王巡撫
答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答吳環洲
答總憲吳近溪
答邊鎮張巡撫
答遼東安巡按
答雲南巡按劉九澤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答甘肅巡撫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答兩廣劉凝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辨

答進鯆鮮樞使言進奉騷擾
答邊鎮賈巡撫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答南守備許樞使
答河漕姜按院
答錢按院
答應天巡撫伸遺論收遺才
答雲南巡撫
答吳總憲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言虜權釁之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答河道潘印川
答宣大張巡撫
答南兵部凌洋山言水笛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答宣大巡撫
答張巡撫
答陝西提學李翼軒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答藩伯徐公學古
答河道巡撫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遼薊協爲聲援
答兩廣劉凝齋
答保定巡撫張滸東
答南司馬凌洋山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答藩伯周友山論學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答兩廣劉凝齋計處海賊
答河道江心源言隄徒假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答薊鎮巡撫張崌崍
答南守備樞使喬誠齋言治差役騷擾
答殷石汀
答兩廣巡鹽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三十二卷

答雲南饒巡撫
答邊鎮巡撫高鳳翥

答山西巡按趙用吾
答兩廣劉凝齋
答司成張宏陽
答劉凝齋
答宣大鄭範溪言省邑驛惠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翰學黃葵陽
與浙江巡撫
答按院王公蔚
答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答賈春宇
答憲長徐中台
答宗伯董潯陽
壽陳松谷相公
答藩伯賀澹菴言得國土
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答兩廣劉凝齋料擒海賊
答周府宗侯西亭言春秋辨疑
答河道潘印川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與楚布政馮修吾
與楚撫院王見峯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兩廣劉凝齋
答保定巡撫張滸東
答河道潘印川
答臺長部梅墩
答承天守備樞使王涵齋
答宣府總督鄭範溪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答石麓李相公
答楚撫院王見峯
答順天張巡撫
答宣府張巡撫
答憲副吳道南
答司寇王西石
答河南潘印川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山西徐巡撫

答太僕羅聞野
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答兩廣劉凝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答保定巡撫張滸東
答司空陸五臺
又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三邊總督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答藩伯徐中台
答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
答藩伯賀濬菴
答浙江吳巡撫
答宗伯董潯陽
答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答臺長陳楚石
答審决江南帥御史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又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張巡撫滮濱言士稱知己
答兩廣劉凝齋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答薊遼總督張崌崍
答陳松谷相公
答翰學陳玉壘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與宣大薊遼邊鎮傳備邊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傳備邊
答薊遼總督張崌崍
答宣大巡撫
答薊遼總督張崌崍
答南科吳公琯
答薊遼總督張崌崍

三十三卷

答藩伯金省吾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答司成姜鳳阿

答翰長公東塘
答宣大巡撫
答兩廣劉凝齋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答薊鎮巡撫周樂軒
答應天張按院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巡撫劉公國光
答周府宗侯西亭
答翰長張公程
答盧鳳按院陳公用賓
答按院張公簡
答鄭範溪
答宣府張巡撫
答撫院辛公應乾
答薊遼鄭範溪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答南臺長郭熙宇
答翰長公東塘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答河漕凌洋山
答河道巡撫褚愛所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答鄖陽巡撫楊本菴
答總督張崌崍討虜酋鈐束其支屬
答河漕凌洋山言賑濟捕盜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答薊遼吳環洲
答兩廣劉凝齋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言邊事
答四川巡撫張滸濱
答巡撫辛慎軒
答王西石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答宣府巡撫張崌崍言虜情
答巡按龔公懋賢

答薊遼總督張崌崍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言均田糧覈吏治
答宣府張崌崍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答宣府張崌崍
答司馬王鑑川言抱恙勉畱
答薊鎮鄭範溪
答宣府張崌崍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答耿楚侗
答翰長公東唐
答山東巡撫楊本菴
答廣西憲副吳道南
答四川巡撫張滸濱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答巡撫吳公定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奴言邊事
答賈春宇

壽司寇王西石
答諫議蕭公廩
答巡撫賈春宇
答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答宗伯何震川
答巡撫蕭雲峯
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寄山東巡撫楊本菴言祀事乃告終之兆

三十四卷

答上師相徐存齋（計二十三首）

與符卿徐仰齋
答奉常徐雲巖
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答冏卿徐敬吾
答奉常徐仰齋
答符卿徐繼齋
答符卿徐繼齋
答松江兵憲蔡春臺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應天撫院

答符卿徐繼齋
答陳節推
答司空曹傅川
答司馬王鑑川
答少司馬曹傅川
答張操江
答中玄高相公（計四首）
答參軍高梅菴
與參軍高梅菴
答司寇曹傅川

答參軍高梅菴
答參軍高梅菴
答參軍高梅菴
又
答司馬曹傅川
又
與河南周巡撫

三十五卷

與南學院吳初泉
與文選李石塘

與南學院周少魯
答姜巡撫言李公郵典事
答應天巡撫
與南列卿王公
與南掌院趙麟陽
與操江王少方
答廉憲王鳳洲（計十五首）
附答楚按舒念庭
答藩伯王麟洲
答陝西學道王蟓洲

示季子懋修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啓聶司馬雙江
答中丞孫槐溪
答劉白川
與司成馬孟河
與邊鎮巡撫王西石
與吳川樓給諫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
答胡劍西太史

答羅近溪宛陵尹
寄徐太學國式
寄高孝廉元谷（三首）
答晉陽開府齋岩吳老師
答周鶴川鄉丈論禪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二首）
答蜀中開府譚二華

三十六卷

奏疏

陳六事疏
請冊立　東宮疏
請宥言官以彰　聖德疏
請停取銀兩疏
請宥言官疏
再乞酌議　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疏

三十七卷

謝　召見疏
兩宮尊號議
謝　賜玉帶疏

看詳禮部議　兩宮尊號疏
請諭戒邊臣疏
遵　諭自陳不職疏
請戒諭羣臣疏
乞崇　聖學以隆　聖治疏
請酌定　朝講日期疏
擬　日講儀注疏
辭免　恩命疏
再辭　恩命疏
三辭　恩命疏

四辭　恩命疏
謝　賜勅獎賞疏
山陵禮成奉　慰疏
纂修事宜疏
謝　賜貂鼠疏
辭免筵宴疏
議處黔國公沐朝弼疏
謝　御筆大書疏
再謝　御書疏

三十八卷

進　帝鑑圖說疏
謝銀幣疏
明制體以重　王言疏
請開　經筵疏
廣東奏捷辭免　加恩疏
謝堂樓額名并　賜金疏
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考滿謝　賚銀幣疏
考滿辭　加恩疏
進講章疏

請定面獎廉能儀注疏
謝　御筆大書疏
謝　恩賚父母疏
謝　宸翰疏
進實錄辭免　加恩疏
再辭　恩命疏
遼東大捷辭　恩疏
謝　御札獎勵疏
進職官書屏疏

三十九卷

議處史職疏
請裁抑外戚疏
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論邊事疏
進　郊禮圖考疏
郊禮新舊考附
被言乞休疏
謝　恩疏
乞宥言官疏
奉　諭看詳民本疏

四十卷
請重修　大明會典疏
進　世宗御筆疏
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考滿辭免　恩命疏
考滿謝　手勅　加恩疏
再辭　恩命疏
三辭　恩命疏
辭　加恩疏
議處就教[illegible]人疏

請停止　內工疏
嶺西大捷辭免　加恩疏
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疏
纂修書成辭　恩命疏
論決重囚疏
四十一卷
聞憂謝　降諭宣慰疏
謝　遣官賜賻疏
謝　兩宮太后賜賻疏
謝　卹典疏

乞　恩守制疏
再乞守制疏
謝　賜甜食疏
三乞守制疏
謝　降諭慰留疏
乞暫遵　諭旨辭俸守制預允歸葬疏
謝　賜點心甜食疏
又
乞恢　聖度宥愚蒙以全國體疏
謝　召見疏

謝　內府供給疏
謝　免自陳疏
請別　遣大臣以重　大禮疏
謝　皇太后慈諭疏
乞遵守　慈諭疏
四十二卷
遼東大捷辭免　加恩疏
辭　上市恩賞疏
再辭遼東大捷　加恩疏
乞歸葬疏

大婚禮成辭免　加恩疏
再乞歸葬疏
謝　准假歸葬疏
請簡用閣臣疏
奉　旨薦舉閣臣疏
請給勘合疏
謝　賜勅諭幷　銀記疏
謝　兩宮賜路費疏
召辭紀事
謝　召見面辭疏

謝　遣官郊餞疏
歸葬事畢謝　恩疏
請寬限疏
奉　諭議擬遼東賞功疏
奉　諭還朝疏
謝　遣官郊迎疏
謝　兩宮遣使郊勞疏
謝　召見疏
四十三卷
乞鑒別忠邪以定國是疏

奉　旨迎母就養謝　遣官郊勞疏
謝　兩宮聖母疏
謝　賜母首飾等物疏
謝　兩宮聖母疏
爲故大學士高拱乞　恩疏
請裁定　宗藩事例疏
番夷求貢疏
召見紀事
請更定　時享祝文疏
看詳戶部進呈　揭帖疏

論外戚封爵疏
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四十四卷
請罷織造內臣對
請酌減增造段疋疏
服闋謝降　勅召見賜衣帶金器疏
召見　平臺紀事
辭免　恩命疏
再辭　恩命疏
辭考滿　加恩疏

歸政乞休疏
再乞休致疏
謝 聖諭疏
請專官纂修疏
請處治邪佞內臣疏
請清汰近習疏
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
請停止工程疏
四十五卷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議外戚子弟恩廕疏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入至後殿講訓錄畢
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
患病謝 遣醫并乞假調理疏
謝 賜粥米食品疏
謝 聖諭存問并 賜銀兩等物疏
謝 遣中使趣召并 賜銀八寶等物疏
四十六卷
考滿謝 手勅 賜賚疏
考滿謝 恩命疏

再辭 恩命疏
奉 諭整肅朝儀疏
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
進大閱圖頌卷疏
給假治疾疏
請乞 優禮耆碩以光 聖治疏
給假謝 恩疏
恭謝 賜問疏
乞骸歸里疏
謝 手勅疏

懇生還疏
十卷
行實一冊

新刻張太岳先生詩集卷之一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雷思霈　馬啟圖　校

繡谷唐國達　梓

五言古

恭述　祖德詩

赫赫我　太祖應運開鴻基仗劒起濠梁羣雄摧若遺威德加四海混沌分兩儀勲華信巍煥典則仍貽垂　成祖靖內難桓桓東征師奠鼎卜燕朔犁庭掃兇夷武功既燀赫文命迺丕釐瑤圖仰再造萬國歌重熈　景陵躬睿質披覽復忘疲斂衽接三輔一德無猜疑大淵間臨幸政務日疇咨大哉　帝訓編道法何纚纚　孝皇具至性恭己秉謙祗內庭遠嬖幸外囿絕遊嬉崇儉嘗却貂聽言猶轉規太平十八祀萬姓有遺思　肅祖起南服龍飛會昌期屬當改絃初制作命夷夔論道闡敬一明倫垂典彝　九重握金鏡太阿恒自持臨御逾四紀恭己化無爲　二祖肇皇綱　三宗奠天維成功燭宇宙濊澤洽蒸黎我皇亶神聖明兩赫重離河山光大業　宗社錫繁

禧綿攜想艱難豐芑思燕詒儀刑見羹墻謨訓遵替軌率乃祖攸行萬世永有辭愚臣備樞軸理道慚無裨敬陳　祖德篇惟　帝其念茲

恭勵　聖學詩一首

元后輔萬邦綏猷良不易若稽古哲王多聞乃建事堯舜帝者宗精一闡微義夏禹既祗德殷高亦遜志成后務緝熈周詩詠小毖倚歟休烈光英聲播來嗣

今皇體獻明冲齡纂神器爰當訪落初即敞金華秘書帷簡儒彥藝圃覃文思朝昃不遑暇寒暑靡覽離宸宇仰休明風雲慶遭際顧以謭陋質無能補天地願言崇　聖功問學登純懿勿云天聰明無爲事博識圖書足自娛兼之益神智勿云富春秋茂業聊可諉寸陰重逾璧居諸易流駛勿云履崇高優游保天位君心苟縱逸萬幾遂頹墜勿云當燕間可以快志意一暴而十寒細行終爲累戒彼鴻鵠心專精道乃致瞽御必端良勿狎於非類爲山九仞崇成功歸一簣慎初惟克終永保無虞治愚臣職司規敢（以告中侍）

恭頌　母德詩一首

聖化基中闈坤儀貞萬方塗山翼夏啓文母誕周王徽音著彤管奕奕流芬芳我　明肇造初孝慈佐高

皇艱難扶景運在宥相乾綱補苴感將士採拮親蠶桑居貴不忘儉大練爲衣裳　文皇勤厥家亦由內德良思媚帷　仁孝箴言足贊襄嘗爲女訓篇睿謨何洋洋呂霍垂永鑒寵溢愼其防休哉　二后烈邁彼姒與姜貽謀及來裔繩繩慶方將猗歟我　聖母世德宜重光扶　天致升平毓　聖纂靈昌履盛彌勤恪事禮日矜莊內庭政無譁外家恩有常明達信如此馬鄧豈足望　九重勤孝養萬寓際時康永言綏壽祉地久與天長

擬西北有織婦

西北有織婦容華豔朝光朝織錦繡段暮成龍鳳章投杼忽長吁愁焉中自傷綿綿憶遠道悠悠恨河梁遠道不可見淚下何浪浪春風捲羅幌明月照流黃山川一何阻雲樹一何長安得隨長風翩翻來君傍願將雲錦綵爲君補華裳

柬李鶚野

同居長安城累月阻談讌雖無簿領急要此微痾患日夕想音徽跼蹐夜參半況茲霜霰積淒其歲云晏靡靡衆芳萎苒苒物候變已愴世慮嬰兼之越鄉歎非君慰寂寥幽思何由見

述懷

豈是東方隱沉冥金馬門方同長卿倦臥病思梁園蹇予秉微尚適俗多憂煩側身謬通籍撫心愁觸藩臃腫非世器緬懷南山原幽澗有遺藻白雲漏芳蓀山中人不歸衆卉森以繁永願謝塵累閒居養營魂百年貴有適貴賤寧足論

送高廉泉之任

秋風振燕山念子當遠征離鴻遵別渚驚呼求其朋征馬鳴蕭蕭僕夫促嚴程願言不能終揮涕沾長纓歡觴爲悲酌清絃動哀聲攜手臨廣陌含情各酸辛

風塵何擾擾世途險且傾勉哉崇令德慰此離索情

送黎忠池二首

在昔同心秘出入承明闥蹇余陋劣姿謬得偶賢達慷慨金蘭契寤言懷抱豁如何歡讌促倏忽萬里別婉戀夙昔意一旦成契闊閩海出悠悠征途候明發感舊思方積悵遠情彌怛一望潞河水愁心不可越

余有歸歟興抱病淹朝秩君懷濟世心攬轡辭皇邑以茲負羈羽羨彼摶雲翼況多感慨情世慮纏胸臆盈盈別淚泫漫漫岐路及不惜去日遠我懷誰與析世路方嶮巇修名苦難立願以皓首期無爲素絲泣

適志吟

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羲和振六轡駒隙無停留我志在虛寂苟得非所求雖居一世間脫若雲煙浮芙渠濯清水滄江飄白鷗魯連志存齊綺皓亦安劉偉哉古人達千載想徽猷

蒲生野塘中

蒲生野塘中其葉何離離秋風不相惜靡爲泉下泥四序代炎凉光景日夕馳榮瘁不自保倏忽誰能知愚暗觀目前達人契眞機履霜知氷凝見盛恒慮衰種松勿負垣植蘭勿當逵臨市嘆黃犬但爲後世嗤

羽林郎

霍家蒼頭兒姓馮名子都寵借將軍恩身爲執金吾朝遊平樂觀暮宿酒家壚青絲牽驪馬觀者隘路衢鬬雞俠邪道結客平陵隅杯酒吐然諾千金爲錙銖司隸不敢問豪吏徒盱睢勢利可薰人寧論知與愚吁嗟原憲輩白首困桑樞

余有內人之喪一年矣偶讀韋蘇州傷內詩愴然有感

昔人怨離居余亦罹斯患銜情對嘉藻掩卷空長嘆蹇薄遘運屯中路棄所歡嬿婉一何促飲此長恨端離魂寄空館遺嬰未能言玉匣揜明鏡塵埃雙帶盤感此意慘愴觸物憂思攢落月挂虛幌淒霜生暮寒沉綿夜方永倏忽歲已單滯慮信爲感幽懷詎能寬悲哉難具陳淚下如迸瀾

朱鳳吟

朱鳳失其羣十年不得雙早棲漢宮樹獨啄瑤草芳羽族雖萬類誰可相頡頏西來見王母假我青鸞皇翳我上太清飄飄浮雲翔竹實已千載修梧蔽扶桑窮覽遐八極遨遊仰三光仙遊誠足娛故雌安可忘

喜雨獨酌

振風起西北飄飖撼庭幹長空響洊雷驟雨何霖亂奔騰走蛟龍倒瀉傾河漢倏忽庭除下淼漫生波瀾沾灑遍枯槁翩翾舞沙燕遙岑合翠微平林鬱蔥蒨伊余困積熱閒居解簪弁披襟臥北窗橐管辭東觀嘉此凉靄愜且復屏紈扇開樽聊命觴欣豫以濡翰

同汪雲溪太守李龍洲侍御劉百洲太守餞羅湖州守岳東濤別駕登懷庾樓

丹樓造天居遐瞰靡不周江聲動地轉楚岫與雲浮索處獨無緒騁望且銷憂況茲遘芳月欣賞藉名流輕煙翳華薄時雨霽芳洲灌木鳥嚶嚶飛鳴求匹儔

景物既蒽蒨嘉會亦綢繆但恐濛汜夕餘光不可留風塵暗滄海浮雲滿中州目極心如怒顧望但懷愁且共恣嘯歌身世徒悠悠

修竹篇

孤篠植汶陽鍾龍挺陰崖何似侶幽人結根煙水湄修枝拂杳靄接葉映漣漪陰森野氣積戛擊京飈吹朝露綴瓊玖宵月蔭參差水吟蛟龍蟄雲盤鳳鳥儀永願老煙霞寧知勞歲移但畏伶倫子截此凌霄枝裁鑿豈不貴所患乖天姿亭皋霜露下凄其卉草衰願以歲寒操共君搖落時

雨霽遊蕭氏園亭

端居苦沈鬱振策憩雲林夕雨盪氛埃惠風扇輕陰以茲景色麗翛然生遠心披榛尋徑曲排雲眺嶇嶔摻松宿煙靄延蘿挂襟簪江花迸餘馥山鳥懷好音仰欣天宇闊俯視萬卉森洗觴幽樹底長嘯白雲岑折蒙霏瓊屑濡毫動蘭吟日夕車馬散林塘紫翠沈

七賢咏

余讀晉史七賢傳慨然想見其爲人常嘆以爲微妙之士貴乎自我履素之軌無取同塗故有謗讟盈於一世而獨行者不以爲悔沈機晦於千載而孤尚者不以爲悶斯皆心有所慨遊方之外者也夫幽蘭之生空谷非歷遐絕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蘭不以無采而減其臭和璞之緼玄巖非獨鑒冥搜者誰得而寶之而和璞不以無識而掩其光蓋賢者之所爲與人固不測也況識有修短跡有明晦何可盡喻哉今之論七賢者徒觀其沈酣恣放哺啜糟漓便謂有累名教貽禍晉室此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獨持繩墨之末議不知良工之獨苦者也嘗試論之易翼有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語默不同其撰一也弛張異用其旨歸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謨

並容於堯代箕子佯狂比干死諍俱奬於宣尼世豈有異議哉余觀七子皆履冲素之懷體醇和之質假令才際清明遇適其位上可以亮工弘化贊興王之業下可以流藻垂芬樹不朽之聲豈欲沈淪滓瀁無所短長者哉而值禪代之朝在玄黃之際當塗之鼎未移睥竊之謀已熾司馬父子自以人心未厭懼大業中傾於是芟除異己樹植同盟世家鼎族咸就誅鋤名德才流並罹荼毒方其豪主狠吞羣才鳥盡於斯時也進欲佐命成功則賈充荀勗之儔七子之所恥也退欲高蹈遠舉則孤特自表以速患害又七子

之所不爲也自以道高才儁深慮不免故放言以晦貞沈湎以毀質或吏隱於廊廟或泊浮於財利縱誕任率使世不得而羈焉然其泥蟠淵默內明外穢澄之不清深不可識豈與世俗之蒙蒙者比乎蟬蛻於糞溷之中皭然涅而不緇者也其清言名理冲襟逸度猶足以拔起後生滂漉沉溺彼王澄胡毋彥國之倫遇既殊時才復異等而希心玄勝妄意宗流徒竊皮毛遺其神髓殆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世遂以此詆訶前人因噎恚食豈不枉哉若夫中朝喪亂胡猲猖狂彼自以負何之人貽謀不令識者已鑒於數十載之前矣又豈七子之過耶嗟乎大鵬翔於寥廓斥鷃戲於枋榆鈞天之庭豈工師之所躡無航之津非黿鮒之所遊世之汨沒於腥羶者固無足道而小儒曲士自守一節又烏可以談尺寸之外哉七子之義幾於晦矣昔司馬子長願執鞭於晏子長卿託名於相如此人皆懸解神契不隨俗之好惡者余竊高七子之節因以暇日叙述遺事各爲短咏以紓其幽致雖不敢謂獨契古心庶亦不移流俗亦冀玄覽達觀君子有以明余之志焉

阮步兵

阮公生人表英才固天啓解角風塵會戢翼雲林裏
從容謝婚媾沈湎混泥滓郁彼咏懷言寄辭蘊玄理

嵇中散

中散龍鳳姿雅志薄雲漢少無適俗韻早有餐霞願
調高豈諧俗才儁爲身患纆悲幽憤詞結恨廣陵散

山司徒

巨源江海情本欲全高尚蕭洒秉樞軸疇能測弘量
容識既淵沈清心亦玉亮談笑奬人倫千齡稱哲匠

劉參軍

參軍俶儻客逸氣凌八紘任眞蒙叟放慢世長卿情
頌酒固有託荷鍤眞達生顧念區中士燕雀空荆榛

王安豐

濬冲夙清拔志與浮雲徂特哉忽遷化緬邈黃公壚
雖有纓紱累終知世網疎鑽李豈通蔽持籌乃自汙

向常侍

子期耽玄默山陽遘心侶南華洩幽秘奧義清泉吐
躡履登承明詭對輕巢許悲凉懷舊篇獨共寃魂語

阮始平

仲容寡名欲越禮自疎放審均非術解達識由神曠
嫮美衆所嫉出守情彌暢萬物莫能移斯言誠可諒

夜燕曲

朗朗宵月流爛熠河星光晝樂苦不足夕宴啓高堂
旨酒千春醞瓊筵百福香清管發東謳豔舞進西倡
綺羅紛襍遝言笑吐芬芳明珠垂列璧錯落黃金釭
千金壽客飲萬年酹主觴舜華濯朝日桃李熙春陽
月魄不重盈花落豈再揚悟彼蟋蟀歎爲樂及時康
朱光發東白歡虞方未央

怨歌行

步出上東門桃李夾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一解）

迢迢蘭渚東綠水雙鴛鴦飛鳴嚶儔匹行上自成行
（二解）
牽牛不負軛織女虛七襄可憐仙靈匹萬古限河梁
（三解）
種蓮高山顛枝葉那得長斷綆落銀缾何由汲寒漿
（四解）
馳波赴東海晦魄淪宵光盛年若爲容顦顇令心傷
（五解）

再寄胡劒西二首

昔我遊京華通籍金馬門鏘鏘衆英列璀璨富瑤琨

夫君起豫章五色鳴朝暾流藻發春華吐論瀉洪源
伊余信薄劣攀雲仰天閽如彼枋榆翮翻飛附大鵾
省已終日恧偃臥返丘園劫來清江濱三易凉與溫
誰言棲息異契闊有成言流俗薄素交久要古所敦
塤箎不同器和鳴發宮商方圭與圓璧俱登君子堂
民生各有性迭用異柔剛羨君倜儻槩千里何昂昂
而我荏弱姿忍垢懼發硎偏智守一隅語默互相妨
通人貴兼畜志已歸大方韋絃著炯戒黑白耀文章
所願共追琢德音長不忘騶彼他山石可用瑩精光

瀟湘道中

江南佳麗地靈境信隈隩連峰造天關石筍插雲足
我前擁煙霞我後映松竹飛竇洒征衣山光盪人目
朝採碧澗藻夕息清湘曲側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
逸駕如可從吾當謝簪紱

暮宿田家

暝投谷田港野日沈荒岡行子昧所如假息墟里旁
野老喜客至開門下嚴裝坐我茅簷下飯我新炊粱
兒童四五輩趨走行壺漿篅笆有餘粒傷舍遶叢篁
攘袂再三起向我誇耕桑體貌雖村愚言語多慷慨
世儒貴苛禮文縟意則凉大美不俟和素質本無章

感此薄流俗側想歌皇唐

謁岳廟作

炎州標靈嶽巋然奠南極與雲翊帝工嶔峯直軫域
千秋儼廟貌邦典祀有秩我來叩幽秘躋雲屢登陟
齋心肅永夜盻蠁如可卽髣髴遇眞侶排空假羽翼
授我玉井藥光耀有五色瑤草吐雲英金書啓石室
顧慙塵土軀恐負心所憶願言藉神休精誠倘能値

祝融峯

祝融峯表律崒萬古雄采虹挂丹磴邈若升蒼穹
舉手捫太微天關洞開通璀璨南斗星垂珠當我胷
俯瞰六合內沆漭煙雲重浩如太始初二氣涵冲融
須臾湧陽景倒挂扶桑東瀛海不復辯三山安可窮
寄謝馭風子吾將遊混濛

謁晦翁南軒祠示諸同志

兩賢異鄉域千里還相求祇爲戀徒侶能忘路阻修
我行躡遺跡仰見祠屋幽高山近可仰嘉會亦綢繆
（祠前堂行嘉會）俛首念疇昔戚戚懷殷憂能抱遺俗心賦質
闇且柔羸肩負喬嶽有志力不遒願我同心侶景行
希令猷涓流匯滄海一簣成山丘欲騁萬里途中道
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貽白首羞

同貞菴殿下李羅村飲述齋園亭

結侶芳春時置酒忘憂館既枉東阿輙復集西臺彥
韶物詎能幾繁花開已爛芳林啼早鶯雕梁語新鷰
徘徊花林間坐惜流光換朝遊忘景晏夕遊候宵半
華月麗層穹河星出有爛四座咸怡豫羽爵行無算
歡追鄴下踪賞挹平臺宴伊余媿薄劣謬忝同聲聯
開緘覩嘉藻入手明珠璨勝遊如可續及此陽春旦

人日對雪贈朱鎭山

今日良宴會噓琯測候移况逢春風起吹雪下瑤墀
九逵密如織雙闕影離離煙郊亂晴絮遠樹放華滋
佳此景色麗嫵媚覩心知且爲陽春吟願子驅車遲
驅車雪上飛下車氷已泮翹首望嵩高遙遙隔河縣
仙花行可采汴柳看應悄窮谷既晞陽東人亦[illegible]
戀侶徒搖搖驪駒安可絆仰攀瓊樹枝聊以贈繾綣

宿荆門寄懷郢中知舊

秋分氣已厲原野莽蕭森我行未越疆已覺離思深
解裝造山館山館靄沉沉朝行畏霜露夕息憶重衾
飄雪出遠岫落葉辭故林已愴物候變况驚離別心
違顏曠庭彩戀侶解朋簪徂途指有餘歸軼杳難尋
引領飛鴻翼遲爾江上音

獨漉篇

獨漉獨漉羊腸坂曲積羽叢輕飜車折軸彼何者烏來往翩翩幾腐啄腥嚇鳳驚鸞萋兮菲兮貝錦是張猰狗所吠吠此宵行同行竊金按劒相疑子實不良畏我子知銜珠向君精光可燭小人在旁猥曰魚目國士死讓飯漂思韓欲報君恩豈恤人言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

七言古

遼左奏捷

長白山前書傳箭鮮卑羯兒騎如電軍書昨夜馳樂浪　天子登壇策飛將羽林六郡稱材雄摐金伐鼓蒲河東左馘名王右生虜歸來血染寶刀紅胡笳吹落關山月捷書飛報承明闕洗兵遼陽海水沉立馬天山陣雲沒　皇恩已讋五單于小醜那復憂東胡將軍超距稱雄略制勝從來在廟謨

恭題　文皇四駿圖四首

龍駒（鄭村壩大戰賀堂着一箭都指揮丑丑拔箭）

天馬徠翼飛龍蹄削玉耳垂筒碧月懸雙頰明星貫兩瞳　文皇將士盡羆虎復有龍駒助神武流矢當胷戰不休汗溝血點桃花雨壩上摧鋒第一功策勳何必減元戎君不見虎士標形麟閣裏龍駒亦入畫圖中

赤兔（白溝河大戰賀堂着一箭都指揮亞失帖木拔箭）

雷鉤鉤北軍來赤兔走黃雲開攖身超夾澗策足絕塵埃白溝原頭振鼙鼓貫陣穿營猛如虎穆王赤驥詎爲奇昭陵發電應難數百戰間關未解鞍箭瘢還

向畫圖看只今四海昇平日誰識當年締搆難

棗騮（小河大戰智堂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疾撥火赤拔箭）

紫騮馬金絡月朝刷燕晡秣越俶儻精權奇超驥走
滅沒當年萬馬盡騰空就中紫騮尤最雄戰罷不知
身着箭飛來祇覺足生風北風獵獵吹原野長河水
澌血流赭誰言百萬倒戈中猶有彎弧射鉤者

黃馬（靈璧縣大戰後曲池着一箭指揮雍兒拔箭）

軒后典龍馬翔駕天駟乘飛黃迴頭看紫驚顧影失
超光　君王神武古來少萬里煙塵一劒掃馬蹄蹴
處山爲摧何論陳暉與平保揚鞭渡淮淮水清金陵

父老壺漿迎從此華陽休駿足山河重整泰階平

恭詠　畫鹿四首

鹿濯濯在靈囿崢嶸玉角新點染霜毫秀棒駕應從
西極來御環欲獻南山壽
鹿呦呦食野苹松間求友出泉上引麛行齊宮漢苑
紛相狎豐草長林空復情
鹿麌麌聚中原草香尋宿麝樹暝伴啼猿虞山尚憶
羣遊地梁沼還承顧眄恩
鹿甡甡在中林養茸芳徑暖照影碧溪深上苑不須
驚羽獵　皇仁應有放麑心

太平歌

中興日月開明庭垂衣御宇朝萬靈雞鳴入問龍樓
寢燕坐親談虎觀經四時玉燭調元氣萬國梯航皆
遠至雅奏應諧韶頀音豫遊不事漫延戲太平之象
復如何五風十雨禾黍多小臣拜手陳無逸願以兢
兢保太和

送　勑使閱武

貔貅百萬護神京細柳雲屯大將營雄稱六郡良家
子氣壓三河俠少名我　皇中興初復古四海時平
猶整旅巡邊　勑使出承明奏　詔臨戎來閱武麒

麟錦帶佩干將魚鳥分麾躍驌驦擐甲林林皆鼓勇
彎弧一一直穿楊軍威萬里播幽朔胡天已見旄頭
落始知頗牧在禁中何事勞師勤遠略

白燕曲四首

白燕飛兩兩玉交輝生商傳帝命送喜傍慈闈有時
紅藥堦前過帶得清香拂繡幃
白燕來呈瑞向瑤臺映日靈姿璨凌風雪翼開春長
花發春宮裏弄影雙飛日幾迴
白燕翔素影落銀塘交飛 紅菡萏遙映紫鴛鴦太平
景物先呈玭燕喜年年樂未决

白燕舞日照葵心午輕穀剪躚衣清歌諧細語感德
蹌蹌儀舜庭呈祥藹藹來文囿

應制題畫馬二首

五花驄馬青絲絡宣德年中　景陵作只今百五十
年餘生氣權奇宛如昨良樂一顧價千金爭似　君
王寶愛深非緣愛物圖神駿要識兢兢朽索心
丹青好手曹韋筆貌得天閑紫驑匹晨鳧飛燕敢爭
雄絕景超光意俱失漠漠胡沙瀚海秋幾隨漢將見
封侯時清斂却追風足芳草閑眠飲碧流

元夕行

今夕何夕春燈明燕京女兒踏月行燈搖珠彩張華
屋月散瑤光滿禁城禁城迢迢通戚里九衢萬戶燈
光裏花怯春寒帶火開馬銜香霧連塵起絃管紛紛
夾道傍遊人何處不相將花邊露洗雕鞍濕陌上風
廻珠翠香花邊陌上煙雲滿月落城頭人未返共道
金吾此夜弛但愁玉漏春宵短御溝楊柳拂銅駝柳
外樓臺礁咲歌五陵豪貴應難擬一夜歡娛奈樂何
年光宛轉不相待過眼繁華空自愛君不見燕臺向
時歌舞人歌舞不聞明月在

送徐浴泉考績還任

使君來從函谷關獨驂兩鳧翔雲開　君王爲僉祭
父老再借旌旆西來還長安三月春已暮渺渺離亭
暗燕樹念我空多別後思憐君更向來時路太行連
天煙霧多終南西望愁經過莫嗟遠別春明外計日
鵷行聽玉珂

三瑞詩爲嚴相公賦

仙翁來跨兩青龍頭骨豎削而龍從化爲雙竹凌蒼
穹山中夜雨飛龍去唯見孫枝滿舊叢
延恩閣何崇崇下見芝草紛芊茸光曜五色輪囷其
中日月所照精英所鍾主人壽考百福隆商雒之歌

安可同
猗嗟蓮誰所移葆盤礴花紛披靈根迥與凡卉異太
華之種爭神奇聯跗共蔕彩燁燁華堂清蔭相參差
初疑天孫來雲錦光陸離俄驚弄珠侶濯波江水湄
扶植元因造化功愛護似有神明持君不見秋風江
畔衆芳萎唯有此種方葳蕤

曹紀山督學題老子出關圖見寄謝之

君不見赤烏東飛寶兕斜豐宮鎬殿煙塵遮王風寂
寞萎蔓草豪國奔騰如亂麻仲尼乘桴泛東海伯陽
西遊度流沙流沙迢迢幾萬里休氣榮光半空紫下

看六合滿塵埃鴻飛却在雲霄裏强留著述傳後人鳳毛麟角寧足珍大象由來貴冥契世上言語徒紛紛君不見函谷關高凌深谷須臾改紫氣青牛竟何在千年石壁瑣空冥金書玉簡埋光彩若思大藥駐朱顏逝水馳光豈相待我昔圖南奮溟渤身逢　明主遊丹闕作賦恥學相如工干時實有楊雲拙一朝骯髒不得意翩翩歸臥滄江月故人知我烟霞心遥傳毛素寄雲林看圖髣髴猶能向使我跌宕開塵襟塵襟已消豁世網誰能侵休言大隱沉金馬且弄扁舟泛碧潯他年紫閣如相憶煙水桃花深更深

贈國子馬生行

馬生年少負雄姿氣凌江海干雲霓二十作賦黃鶴樓四座驚聽陽春詞由來此曲和者寡眼底紛紛亂鄭雅鵾鵬跛躃風塵中驊騮伏櫪鹽車下爾來不覺四十餘有策未獻承明廬南山老棄孟東野渭橋那識馬相如吹竽自恥投齊好手提雙龍走燕趙縱觀七澤未足奇彈鋏蹋馬長安道長安大道連狹邪五侯七貴競紛華歌鍾夜晏平陽宅玉樹朝開上苑花平陽上苑春如織意氣傾人生羽翼眼前空自愛繁華馬生視此淚沾臆富貴由來若不常風雲變態如瞬息不見當年許史家朱樓綺戶青雲逼一朝龍去門祚衰堂前一一生荊棘乃知世事如短蓬飄揚倏忽浮雲空丈夫且知貴適志安能綣曲老樊籠燕山十月朔風起挽車欲度桑乾水翻然長嘆歸滄溟轉望青山白雲裡煌煌日照京路塵道傍相送車轔轔驅馬一去不復顧回頭却笑塵中人

棲溪書屋

淵濱子少年卓犖稱經綸五言下筆如有神手握隋和不易售十年閉戶棲谿濱棲谿繞澗春流滿靈境同蹤兩幽絕載酒難尋楊子亭尋源豈識秦人宅三

十作賦登君門鳳凰在籔鶴在軒金花瑤草秘幽室白石蒼苔空履綦

寶劍篇

君不見昔時歐冶鑄雙劍乃是赤堇之金若耶之銅玄鼎亨煎自帝髓洪爐鼓爇炎精融冶開龍虎欻揮霍青天倏忽飛長虹神物變化世叵測誰知埋沒豐城側鹿盧剝落苔蘚暗黿藻朦朧土花食忽如赤道霾妖氛蟠闕金精太陰黑司空仰鑒斗牛精冥漠千年竟合并劚起幽泉霏雪冷洗開殘暈玉華明握中科斗深深見匣裏蛟龍夜夜鳴扶風豪士吳門客見

此倉惶喪精魄荆卿匕首色黯淡越國流星氣蕭索五都聲價詎能測一諾慇懃重想結提攜西向蜀閣道萬里煙塵淨如掃山中野魅走倮慴水底長鯨欲奔倒至寶由來有冥契烈士得之壯懷抱君不見平陵男子朱阿游直節不肯干王矦却請上方斬馬劒攀檻下與龍逢遊丈夫礌砢貴如此何能齷齪混泥滓看君倜儻有奇槩贈此相逢慰知己尊前舞罷玉龍飛一道寒光迸江水

皇貴妃發引鼓吹詞附入

靈輀出祖沙河路夜月韜光霜積素綵鸞翔青鳥御

玉簫聲斷空煙霧行雲已飛去欲挽飈車難住天際蒼蒼陵樹極目傷心處

漢江

漢江東流風作波南船北檝愁經過舟師縮手抱雙槳對客唱公無渡河襄陽渡頭春可憐襄陽城北花含煙大堤高樓酒初熟歡吟且駐木蘭船

割股行

割股割股兒心何急捐軀代親尚可爲一寸之膚安足惜膚裂尚可全父命難再延拔刃仰天肝膽碎白日慘慘風悲酸吁嗟殘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

憐我願移此心事君如事親臨危憂困不愛死忠孝萬古多芳聲

雪中柬劉生

十日不出風雨繁風號泉枯爭厖喧江頭梅萼凍不發欲覓濁醪何處村城南處士索居者四壁寥然對虛牖桂薪玉粒烏裘敝千金賣文復何郎君不見五矦酒鑪紅毯天氍毹錦帳坐烹鮮閉門不肯學干謁被褐苦吟誰其憐

雙燕詞

燕燕東南飛翩翩舞衣亂弄影交栖秦帝宮合歡並

入昭陽殿昭陽殿秦帝宮高樓幾處來春風珠簾繡柱宜朝日翠幌金鋪結晚虹嘯儔還命侶拂翠復翻紅細語巧隨歌管換芳泥解點杏粱空只愛春光共流轉寧知搖落秋江晚却憐海鶴與冥鴻雙飛獨傷孤雲遠

送黃將軍

雉飛不出林鵬舉輕千里男兒所志在四方何用碌碌困泥滓吾觀黃君風骨殊數奇不合長次且神鷹豈爲凡鳥顧騏驥終非轅下駒丈夫龍變世叵測風雲忽動垂天翼灞亭猶識李將軍冷灰復熖韓安國

東市駿馬北市𩰪酒酣咲揖黃金鞭寶劒平生心
重臨行持贈結交歡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言律

應制荷花詩

液池涵　聖澤靈卉吐仙葩皎素凝瓊雪輕妍簇絳
霞蟠桃同介壽萱草並敷華歲歲臨長景呈祥應帝
家

應制題百子圖

襁褓鍾慈愛羣嬉悅聖情眼前看赤子天下念蒼生
雛鳳翩翩舞祥麟隊隊行百男今有兆太姒在周京
髫髻誰家子芳林劇戲親玉繁庭際樹珠弄掌中人

少小看頭角嬉遊總性眞應知　皇澤遠麟趾自振
振

應制題畫四首

牧童騎牛吹笛

是處桑麻好田家樂事同耕犍閑白晝牧豎趁春風
短笛乾坤裏長林雨露中命儔還藉草相與說年豐

牧童持鞭

隴上朝朝牧歸來路不迷飲流非避世扣角豈干齊
乍轉松蘿畔還過桃李蹊時清無戰伐縱爾任東西

牧童竿懸蛙蟹

釋却沾塗苦閑來弄釣竿黍禾千頃熟烟雨一簑寒
處處溪流滿山山秋色閑不知田野樂爲向畫圖看
　牧牛按拍歌
驅犢行遊遍遙村復近阿亂山秋色暝高樹晚凉多
不識官輸苦焉知帝力何太平無一事按拍且高歌
　孝恪皇太后遷祔鼓吹詞一首輓歌十首
　鼓吹詞　應天長
赤龍降後登仙早露滿　園陵悲宿草啟　玄宮揚
素旐颿乘蕭蕭風嫋嫋　葆吹千峰遶帳望　慈雲
縹緲白鶴歸來華表烏啼山月曉

　輓歌
毓　聖恩無極遊仙夢不歸載逢玄隧改重念紫宮
違帳殿松陰合鈴歌薤露晞　永陵原上月今夕見
重暉
憶昔推宮範于今戴　母慈渚虹方衍慶風木已興
悲專祀隆周典倍陵備漢儀丹旐遙發處一望一凄
其
虞琴方罷奏湘瑟久含愁班竹無雙泪蒼松共一杯
掖庭春寂寂　山殿夜悠悠不盡終天思妻風三月
秋

曉日金山道靈輀向北移祗看雙鳳翣遙度九龍也
日月迴陵谷風雲護羽儀共知　明主孝甘露洒瓊
枝
嗣望膺宸極　重闈正寢圍身遊天下養名極域中
尊蜃輅迴芳甸星軒復紫垣千秋霜露候冠佩肅陵
原
自昔親蠶日盆繅幾度陪春風依舊到　仙馭不重
回北隴泉扉啟西郊　輦路開綵雲偏有意來去遶
陵臺
梧野營新兆金山從舊封鏡埋長隱鳳劍化自從龍

瞑色浮千嶂濤聲起萬松迴瞻佳氣合蒼翠瑣居庸
北極恩長戴東朝養未伸月殘長樂夢花發霸陵春
典禮遵前古哀榮及此辰孝思根　聖性竚望幾傷
神
地應占沙勝天開夢日祥一辭丹鳳輦長返白雲鄉
月落千峰暝烏啼五夜霜哀榮及泉壤　舜孝仰重
光
德以　璿閣著名從玉簡傳無疆元應地有　子正
當天遺佩藏丹壑飛輀入紫烟茫茫霜露夕悵望自
年年

賦得玉河氷泮

御潮開凝凍春波遶苑墻碧搖宮柳色紅映曉霞光
噴浪知魚躍連雲下鷺行漸看新漲湧幾曲碧流長

閣試秋霽

爽氣澄殘暑晴光滿素秋黃知籬菊淨紅見野楓稠
鴈帶霞光度天連山色浮邊烽昨已熄雲鶚望中收

秋夜感懷寄欽之二首

海月稍稍落簷蛩細細吟芙蓉秋色老鼓角夜堂深
峽水遙長笑江魚滯好音疎慵隨晝省燈下媿華簪
遲爾天衢步騄騠藻思豪青藜燃夜火彩筆湧秋濤
冀北誇龍種圖南識鳳毛長安春色好不負杏園曹

山月曉仍在

蚤夜趨　丹陛嚴城聽曙雞孤鐘長樂轉片月太行
低日氣光還照霜華影未迷慈烏驚萬樹歷亂御溝
隄

返照

落日千山暮寒光入薊城虛堂餘樹色御苑亂鴉聲
捲衲僧歸晚開軒客望平鄉關杳何處萬里一含情

送范比部恤刑廣右四首

客舍起驪歌雙旌擁玉珂紫貂衝白雪彩鷁渡黃河
遠布虞廷詔深知禹泣多即看萬里去把袂柰君何
畫省三年績　彤墀五色章　君恩覃桂嶺使節指
蠻方懷古悲蒼野登臺弔越王更須勤疏草解網答
明光
春色盈金莖春風滿玉京市橋朋酒綠關塞客星明
慨慷青萍劍行過白帝城懸知思舊侶愁聽鳥嚶嚶
即有同心者寧如君與予過談皆意氣投贈自瓊琚
五夜西曹夢三秋北鴈書梅黃應下峽可得問蓬廬

元夕

劒門今夕夜皎皎徹寒壚不飲杯中酒其如月色孤
鍾聲來御苑火樹滿長衢相逐行吟者安知夜已徂

秋夕省直

涼颸何嫋嫋秋入白雲司爲讀騷人賦翻增旅客思
蟬聲咽高柳暝色下疎籬搖落關山外清笳晚更悲

雙河寺小憩

雲間開梵宇寂寂枕寒流萬刼空中息諸天象外幽
地疑玄度宅河似白鷗洲即此堪乘興風烟况早秋

送黎封部叅藩廣右二首

尊酒河梁上穠穠夏木陰片帆千里遠一語百年深
去住悲離合乾坤自古今相思何處切纖月到疎林

秋雨開青眼相看器自殊風雅 外出劍氣手邊孤
謝樹憐雙玉雄文重兩都向來餘古意且得問蒼梧

郊寺送客三首

三旬不出郭衝泥復此過輕風搖砌草遲日照渠荷
僧飯盤中足禪機物外多分題有新句投醉客顏酡
郊關頻送客因叩遠公扉下榻藤花落翻經野鶴歸
諸天開色象層閣入烟霏欲問無生訣那能遂息機
禪關幽寂甚一到隱心生禮佛爐烟細烹茶鼎火明
萬緣空裏息半偈靜中清落日催歸騎依依鐘磬聲

雨中過周比部

客抱苦不愜因君一解顏入簾飛白雨起坐見青山
計日江南發何時漢關還雙河秋夜月誰與叩禪關

題隱菴遠霄亭

勝地臨江漢危亭架穴寥簷陰飛凍雨窗洞引清飈
竹影檀欒密山光碧玉搖仙居不可問渺渺隔丹霄

登仲宣樓二首

一樓雄此郡萬里眼全開孤嶂烟中落長江天際來
看題尋舊跡懷古寄新裁不見操觚者臨風首重回
百雉枕江烟危樓倚碧天望隨雲共沒心與日俱懸
柳暗迷通浦沙明辨遠川登高愧能賦空羨昔人賢

送汪遠峰太史省親二首

紫閣朝陳疏青藜夜報書里應誇結駟歸及薦江魚
剡曲瞻雲近庭闈愛日舒南陔如可續莫爲賦閑居
涇水不人渭此心唯見君但令心共許誰復嘆離羣
別曲聽朝雨歸帆逗海雲握中何所贈雜珮藉蘭薰

詠虎丘圖

野草荒吳殿浮圖出梵天雲霞通海氣樓閣瞰江煙
林暝涵秋色巖懸想瀑泉未能窮遠跡懷古一凄然

孝烈皇后挽歌二首

厚載侔天德勤勞翊帝功詎知鸞馭杳長使鳳樓空

懿範傳中禁遺言愴聖衷仙遊緲何處瞻戀五雲中
鴻號瑤圖啟鸞飛寶鏡沉白雲仙路迥玄寢壽宮深
上食開行殿悲笳度遠岑昭陵空帳望風日晚陰陰

莊敬太子挽歌

鶴馭凌霄漢龍樓鎖寂寥空悲仙路杳無復寢門朝
綺季辭金輅浮丘侍玉霄惟餘鳳笙曲猶逐白雲飄

送張少渠之鄴

客路悲千里離旌指四明風烟連澤國秋雨霽王程
迢遞雙鳧遠翩翻一鶴輕碧雲搖落候相送若爲情

寄枝江殿下

憶昔趨陪地烟雲入甚多斷蓬辭故土叢桂隱山阿消息經年阻風塵奈爾何梁園誰受簡白雪滿關河

初秋四首

玉琯調商律金飈拂絳紗碧雲宮闕晚丹樹禁城遮客况看流火邊愁入暮笳無能裁楚賦空自悵年華

花落昭陽暮寒生御液遲碧空浮霽靄黃葉舞輕颸靜愛潘郎賦情深楚客悲凉風正蕭瑟莫唱漢宮詞

搖落憐鄉思居諸感宦遊尊鱸江國渺砧杵漢宮秋步月愁看影瞻雲愛倚樓有懷吟不就惆悵晚風颸

寒暄殊景物歲月嘆蹉跎况是天涯客其如秋思何金莖含露湛碧漢夜凉多獨立蒼茫裏閒愁付短哦

送楊別駕之瀘

去去西征客蠶叢路幾千江流通白帝劍道倚青天解纜驚秋早維舟憶月圓時清官况好不似度瀘年

同李石麓張西吳遊正法寺二首

精舍何崇曠幽林景翳如風生洞戶冷雲度石堂虛已愜尋幽勝因之慰索居坐深機事息飛鳥狎人裾

廣殿肅陰陰禪堂薜蘿深人疑玄度至地即遠公林庭藥潛清影林樛多好音紛紛非所好塵外且娛心

送趙方泉出牧應天二首

繡斧出長安都人擁騎看豺狼當道避鷹隼逼雲摶蓋轉三山動霜飛六月寒五陵多俠少應借惠文冠

金陵佳麗地樓殿鬱嶙峋龍起恢王業鷄鳴出使臣山川行處勝樽酒別時親去也馳驅日千金慎子身

宿裕州候晴

一雨逼霖潦長途車馬稀霏霏猶含憾冪冪欲侵衣官舍烏聲寂郡城山色圍結軫候明發沈雲殊未歸

月下懷曹紀山侍御二首

子夜鐘聲徹高秋露氣清海風吹月白流影向人明笛怨關山遠寒催砧杵鳴不知烏府客茲夕若為情

孤月生殘夜盈盈湧玉盤離人不寐清景共誰看魄轉銀河濕光生草露寒今宵有歸夢應逐碧雲端

送朱文石使楚二首

起草違　丹陛銜綸降紫霄春原嘶去馬山館聽鳴鑣郢雪歌中盡江花筆裏飄會因雙鯉便莫遣尺書遙

雪裏年華改　青門柳又新可堪長作客還對欲行人驛路啼鶯合汀洲芳草春數宵有飛夢先爾到江濱

與李義河給諫約遊衡岳不至奉嘲二首

再任山中信期為汗漫遊那知鴻鵠羽翻為稻粱謀

謾解陳徐榻虛同李郭舟雲天愁望汝高駕爲誰留
大鵬有修翰野雉無遠趾分飛既異路會合應難俟
芳洲杜已落江介舟徙艤聶子烟霞心毋爲困泥滓

重遊蕭氏園亭二首

不到南塘久鶯聲覺底繁野雲低抱石江氣遠含村
只愛松筠冷寧開車馬喧相過已無數不必問前源

結搆憐幽僻雲門網薜蘿秪愁迷徑術何意屢經過
野食供蔬茗山衣葺芰荷還期卜鄰並時共眄庭柯

送張襄之歸新喻

幽燕倦爲客振袂思故鄉已愴通家恨猶憐別路長

帆逐秋雲迥行褰野杜香鼎山棲隱處還是謝公堂

送石椽

憐汝青雲器蕭曹可頡頏簿書悲骯髒公府失賢良
未假風塵會空瞻日月光誰當垂剪拂萬里必騰驤

半山亭（亭去祝融嶽廟各十五里居山之半）

碧落平分竟危亭架泬寥未窮天路盡已覺世塵遙
雲海翻銀浪風篁聽玉簫九關知不遠霞起祝融標

白雲處處滿行子暮何棲不辨幽林色惟聞歸鳥啼
虛巖映靈籟人語隔前溪夜宿莊嚴境明珠照客迷

方廣寺宴坐次念菴先生韻并致仰懷

幽隱何所託長與薜蘿期聽法過祇苑皈心禮大悲
登臨雲起處松瞑鶴歸時此意人先覺吾來已較遲

訪大方禪僧次念菴先生韻

烟雨曉微微山堂未啟扉花壇分石髓苔壁挂雲衣
揮麈頻聞難停輈已忘歸曹溪一宿後眞覺夙心非

送毛青城謫滇南

客有相如倦心耽楊子玄浮名看自薄謫宦轉悠然
別袂分春色題詩隔暮烟從來富詞翰到日百蠻傳

書羅醫師鳳岡卷

攬德呈嘉瑞迴翔憶故居碧梧秋雨老修竹晚烟疎

藥煑琅玕實書銜金簡餘九苞有靈胤還見羽儀舒

寄題秀溪

清溪開滃滃飛瀑瀉洪流影向銀河落光涵玉鏡秋
忘機魚鳥狎卷幔水天浮爲問沉冥客仙槎幾度遊

別草堂作

勞勞成徂兩惆悵背雲林自被移文誚誰知棲檝心
庭篁虛宿鶴山鳥送餘音莫遽荒三徑金門肯陸沉

同望之子文人日立春喜雪二首

曖曖宮雲綴飛飛苑雪來春隨銀旛曉花傍玉樓開
西液流澌滿東方瑞彩迴此時瞻朔氣斥候淨氛埃

信是春風早霏霏滿帝城蓂呈七葉瑞瓊散六花英
墀闕朝光迥階庭夜色明占豐聊共慰和郢媿同聲

成趣閣夜讌限韻三首

名園開綺燕藝苑聚文星共許心期結相看眼倍青
吟爲招鳳曲書作換鵞經妙論超非相精思出有形
夜深仙籟發疑是躡天庭
秋色冷疎竹秋空點數星水光浮積素山色漾重青
泛渚驚初到尋源喜再經鶴馴階下影魚失鏡中形
畫舸輕搖處人稱小洞庭
帝子神仙侶蟠胸爍斗星奔騰宮裏驥俊逸海東青

賦擁曹王作精研莊叟經三田含內景五岳識眞形
自媿風塵客勞勞隔逕庭

送田青丘之南雄兼寄拒山先生二首

銅柱天南郡懷君萬里行海波浮地濶嶺樹入雲橫
風壤甌閩近冠裳錦里榮還家見康樂春草句還成
問訊田天子風塵阻見期斗山終自仰樗散媿相知
寂寞玄猶白蹉跎鬢易絲徒藏匣裏劍未有報恩時

臨湖曲六首

結廬湖水西坐望湖水東東西兩相望疑是鏡中光
一解

浩渺鏡湖波香風出芰荷月明山下靜時聽採蓮歌
二解
月出波光碧波澄月影寒輕舟棹兩槳乘月弄潺湲
三解
鼓枻下椒潭鶩舲馳桂輿遙聞簫鼓聲嗚嗚隔前浦
四解
鱗衝錦浪翻鷺點蒼烟緲人在水烟中忘機狎魚鳥
五解
徜徉湖水泮湖水即滄浪詎似鴟夷子扁舟愛渺茫
六解

送徐太學國式歸省

三禮知名久遊雍業更精君能傳戴聖子獨媿陽城
魚膾思親饌鶯聲亂客情漢儀如可就先聘魯諸生

後九月九日賞菊　閣試

兩度逢陽九秋深菊未闌天應留物色花不畏風寒
撲琖香猶細當軒影尚繁尊前愛餘景爲爾更凭欄

馬上見西山

帝里風煙豁西山送翠來芙蓉天外削圖畫望中開
疊嶂環都邑浮光接露臺馬前空仰止佳氣鬱崔嵬

出左掖

獻能甘泉賦遲過彩鳳樓逼霄仙掌瀉拂袖御香浮日戀彤墀影烟涵玉澗秋回看禁城裡宮殿五雲頭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新刻張太嶽先生詩集卷之四

七言律

恭紀　聖德中興十事詩

問寢承歡

長樂春深愛日遲慈闈燕喜及芳時堯門晨暮三朝禮漢殿春秋萬歲巵日曜龍章成彩服天開鳳藻作瑤池已將北斗傾仙醖還指南山祝壽禧

宵衣勤政

雨階庭燎簇旌旗曙色微微露未晞世泰何曾忘儆戒年豐猶自念寒饑乍聽漏滴疑搖珮纔報雞鳴已進衣君道克終當致慎老臣特此贊惟幾

緝熙聖學

翀齡已賦聖人資典學尤勤恐後時努力寸陰常爲惜談經終日竟忘疲間觀翰墨情偏愜坐對縹緗手自披二帝三王心法在文華高揭肩蓍龜

隆禮師臣

朝朝講幄侍　宸旒忝竊賓師禮更優瞽語每勞傾耳聽腐儒何有格心猷風雲一代眞奇會魚水千年豈易投淺薄無能稱獻納秖將丹悃答　皇庥

面奬廉能

紛紛計吏集金門勞遣親煩萬乘尊共望龍顏瞻日表近承天語挹春溫虞詢方岳遺風遠漢獎循良占道存知己尚然酬一諾諸臣何以報殊恩

詔蠲逋負

俄傳綸綍下丹霄積負如山頃刻消野老扶筇聽漢詔衢歌擊壤播唐謡謾愁杼柚誅求竭已覺閭閻生意饒爲問　皇仁何所似旱時甘雨潤枯苗

澍霖應禱

齋居端默自沉沉精意俄然格帝心萬里春隨溫詔下崇朝澤遍聖恩深皇穹響答同桴鼓農扈歡歌勝

用金自是聖朝無闕事不須露禱向桑林

植桑知艱

玉食朝聞撤大官憫農還見軫盤餐三推未向天田舉百穀先從御苑看宇縣迎和逢歲稔閭閻鼓腹洽民歡南風不用歌虞史　冲主偏知稼穡艱

九塞稱臣

幕南秋色靜王庭月滿邊關夜不扃北地胡兒能漢語西陲宛馬盡龍形屯田督護休乘障破虜將軍早勒銘千羽兩階文德洽　九重端拱萬方寧

百蠻歸欵

幾聞西馬來天極又見文犀出海濱越嶲不煩通蜀使呼韓已作款關臣威橫朔漢烽煙息澤暨炎荒雨露均凱奏胡歌襍蠻語紛紛盡唱太平春

恭祝　萬壽無疆二首

太平天子正垂裳鳳紀重開赤室祥萬歲歌聲彌海宇千門佳氣靄明光西池雲駕臨仙仗南極星躔燦壽觴欲頌巍巍那可擬神堯十六御陶唐

拜陳金鏡慶堯年況屬清秋灝景鮮龍衮光中香篆裊鳳韶聲裏玉巵傳九霄瑞露疑仙掌三殿祥雲捧御筵淺薄幸霑恩似海謳歌惟祝壽齊天

恭頌　聖德詩二首

鳳曆萬年歸　聖主　鴻圖十代授　神孫求言已見開堯室圖治還能闢舜門獨運英謨開日月共歡泰道叶乾坤愚臣袞職慚何補擬續卷阿荅　至尊

太平天子御明堂黼衮端垂化瑟張五嶺晰來休戰士九邊鉦鼓納降王鳳麟並兆人文朗龍虎重開帝業昌幸際無虞思獻納願將兢業對時康

圜丘陪祀有述

蒼蓋朱幌倚碧空郊壇高峙　帝城東　宸旒肅穆千官合鹵簿煇煌萬國同上界清都依紫漢泰階黃

歷殿晴虹相如莫獻青鶯賦不是祈靈太乙宮

恭侍　講讀紀事

日月趨承向紫清石渠天祿未爲榮敷陳罔以惟仁義粥直還因際　聖明愛聽贊言頻促席親勞　御手爲調羹微塵敢謂裨山岳祇竭葵衷一念誠

春日侍講

御爐香裊袞衣垂虎觀橫經侍漢儀風度雲編香細細日臨春仗書遲遲懸情雙白身難乞報國孤丹主自知歸向綸扉清漏午還將簪筆紀芳規

皇上祝　聖母

寶曆躬膺理萬方流虹初發慶源祥女中頌德稱堯舜膝下承歡有帝王運撫日昇人共泰慶逢陽至景初長　慈闈罔極恩何報遙指南山祝壽康

遼左大捷

霜戈一指靖遼陽露布星馳入未央天子垂衣多廟算將軍汗馬自鷹揚綵綸獎借承殊眷金紫煇煌出尚方帷幄敢言能決勝獨餘忠藎佐時康

慶成侍宴

大庭酺宴慶郊成魚藻歌騰見鎬京日照千花明袞繡風和萬籟協韶音　宸情喜覺春生面天語頻傳

酒滿觥交泰正逢千載會謏才何以佐昇平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應制二首

天位艱難保泰年昔賢獻納有遺編圖陳虎觀開緗帖喜動　龍顏促講筵問道軒宮風自遠談虛漢殿席空前恭逢　帝代師臣禮彤管長令奕世傳

彤幃高敞翠華臨納誨先陳大寶箴造膝從容承顧問當宸延佇見虛襟酒池瓊室傷心麗塞纊垂旒鑒古深天藻慇懃清漏午愧無明保作商霖

上林春曉

滋灩初添太液波春光常在鳳城阿新鶯漸與仙韶合細草偏宜御輦過旌蓋紛紛隨日轉杏花灼灼倚雲多太平樂事應無限願以時成和舜歌

題荷花應制

宮沼澄漪通太液天葩的歷炫新粧移來玉井根原異開向瑤池色倍光細細香風隨鳳輦霏霏輕露濕仙裳碧筒長喜傾芳醞願祝慈齡萬禩康

玄兔

合向瑤臺伴月輪今來文囿瑞昌辰靈丸搗就千年藥鎖屑鍾成百煉身黝質元因鍾水德緇衣豈是染京塵還將老子玄玄義爲祝　君王萬萬春

黃鸚鵡

曾隨大士翔南海今奉　慈顏集上方色借銅龍曾氣象影搖金鳳共輝光含靈肯識三株樹解語能稱萬歲觴不信黃中符地德爲看仙鳥應休祥

五色鸚鵡

帝遣靈禽獻壽來聲聲頻勸萬年杯彩衿色奪宮花麗綺翼遙凝瑞錦裁照影池娥猶自讓調音梁燕定應猜使聞王母三清使馴擾何如在　帝臺

玉兔

氷輪高挂碧雲端玉質身依玉宇寒萬里山河天外過千秋宮殿鏡中看吸殘桂露花長在搗就瓊霜夜未闌已伴嫦娥遊帝闕更隨王母奉仙冊

題壽猫應制

內苑馴來有歲年雙雙彩色最堪憐閒行花牌雕闌外小踞風生繡榻前窮穴已知狐鼠盡芳春惟見蝶蜂翩微軀何幸承恩眄率舞應居百獸先

聖壽朝賀

高秋馳道入輕寒珮玉珊珊曉漏殘蓬海祥雲丹青鳥信栢梁仙掌露華團萬年景運過周歷二殿威儀麗漢官拜首嵩呼　天仗合　鑾輿遙在紫雲端

送羅北部守寧國

鳴蟬落木玉關秋愁見河梁一葉舟雲物共憐燕市客風流遙憶謝公樓鯨波橫海曾多事虎竹分廷借遠籌二十二峰明月滿思君常在最高頭

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陳子嘉二年兄過訪次韻

壬戌秋光此再遊紛紛涼月玉航浮關中寒杵星河動塞外清笳几席秋二妙相過憐北極雙魚寧惜滯南洲狂歌翛翛天風發未論當年赤壁舟

中秋前二夜與諸君共集雙河寺

野殿虛無生紫煙薜蘿古栢相新鮮佳辰已是中秋近萬里清光自遠天遲客不來思玉軫（翁生善琴期而不至）飛觴得句信瑤篇拂衣聯臂雙河寂闃曲衢歌聽杳然

賦得秋色老梧桐

涼露燕山秋自偏高梧十尋殊可憐蕭蕭落葉當寒井瑟瑟悲風起暮煙疑有鳳皇鳴碧幹不堪哀怨付清絃皎月夜窗閒對汝外人誰識子雲玄

送初幼嘉年兄還郢三首

燕市車來二月初翩翩意氣曳長裾金門未售甘泉賦玄室何人問子虛太乙夜燃東壁火天池將化北

冥魚乾坤歲歲浮春色環珮相將侍禁廬

黃鶴樓中憶舊行白蘋江上此離觴天邊日氣殘鳩鵲　帝里星華照鷫鸘燕士從來先郭隗漢庭那得老馮唐思君何處堪情切草色青青滿建章

秋深鴻鴈落汀洲嘹喨西風動客愁月下綠尊同郢曲天涯青眼對吳鈎蕭關笳鼓驚寒燒澤國芙蓉念敝裘愛爾明珠羅萬斛逢人莫向暗中投

秋日集曾工部宅得天字

暝色城隅殊可憐西風搖落轉淒然三年萸菊逢燕市七澤椒蘭憶楚天海上素秋看碣石尊前白雪自瑤篇邀歡最愛楊雄宅此日相將更問玄

送翁雲松琴士還浙

幽人結屋東華頭鬱鬱松陰四壁秋一點浮雲向天外片帆風影挂江流廣陵新調驚玄鶴渭水長竿起白鷗歸去不堪千里道山陰夜雪滿孤舟

韻江濱梅得陽字

江岸紛紛留野雪波光歷歷帶殘陽寒枝一綻已春色輕萼數點亦幽香行人欲折情可寄辭客相看思欲狂賴與乾坤壯孤寂獨隨山月映茆堂

塞下曲

九月西風塞草殘胡沙黯黯點征鞍一聲羌笛秋關柳萬卒雕戈擁賀蘭都護長纓勤廟略單于遠道伏長安漠南坐覺烽煙靖天漢嫖姚可易看

送王邑博之定海

高天寒色逐金莖青劍翩翩此獨行朋酒不堪燕市別客槎因與越潮輕鄭虔自爾傳經望楊子誰憐獻賦情到日即看池藻綠　先被曾諸生

江中對月得郎字

秋夕蕭森泛野航孤蕭遠棹動清涼萬山月色侵虛幌十里江光入巨觴影入魚龍看歷歷露團雀葦見瀼瀼好懷欲向騷人遣太白那能起夜郎

范比部魯工部洪山人夜過得龍字

薊門寒日落千峰莽莽流雲翠欲重海內文章幾楊馬天涯笑語自人龍石爐對集憑杯酒城柝齊鳴襍禁鐘時事未堪愁裏論九關何計息煙烽

王明府之吉水席上致別

因君倍憶楚江潯江氣蕭森秋色深黃菊紫萸堪在把雙魚孤鴈自驚心明妃村樹已空寂王粲樓臺還古今斗酒相看不成醉西風愁聽搗寒砧

懷曾水部

郭外衝泥野雪侵別君之後思逾深登臨不分迴橋輿咫尺何孤入杜心寒榻一春應鹵莽芳尊幾日役招尋匣琴莫向雲岑鼓怪聽山中有鳳吟

省中對雪再用前韻

容裘二月尚寒侵遠色驚看雪霰深省暗珮環消薄領關河鴈鶩繫愁心誰家羌笛那堪聽何處梅花不可尋入夜抽簪星漢動琅琅疑是海龍吟

省中春望次吳侍御房山喜聞倭退寄郝侍御韻

長安西望浮晴色片片春雲護遠峰遼海烽煙收羽檄漢家宮闕隱歌鍾鳥啼欲趣天風度條變猶憐夜雪封江上早梅紛可折江南驛使未相逢

再次吳侍御別陳侍御韻

蒼珮同趨玉筍班三年鵉寄燕關厭看春草新官舍頓有瑤華被客顏碣石孤峰雲外出蓬萊雙鶴斗邊還相期共拾天門月遲爾青蘿翠壁間

送周比部慮囚江南便歸省覲二首

珂珮相從侍　玉墀分曹猶寄白雲司尊前清笑看長鋏月下狂歌岸接䍦別浦菰蒲涼氣早遠村鴻鴈客心如晋陵吳苑堪乘興料爾登臨起壯思

庭闈喜氣覺全紓使節翩翩指舊廬綠鬢錦袍還意氣白魚青筍自庭除晚風吹浪江南棹秋水懷人薊北書欲與文園拾瑤草相期何日返征車

左闕校閱除書

微風曉度禁城西溝水芙蓉拂玉隄浴鷺衝波還泛泛鳴蟬泣露故凄凄爐煙值射仙人掌寶籙新開御墨題序進忝隨郎吏後自慚通籍在金閨

送梁鳴泉給諫冊封晉藩

已欣勝覽馳千里况捧綸恩出五雲唐叔圭桐初啓胄漢皇簫鼓憶橫汾金羈路指黃河近玉佩香從畫省分遙想諸藩爭識面中朝汲直向來聞

病隙

鸞禁承　恩憶往年西清幾聽漏聲傳青旂簇仗圜仙陛黃表開函奉御筵沆瀣宵凝雙掌露燎　光晴映九霞天滄江一臥彌年歲紫極空瞻象緯懸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律

弇州圖爲沈封君題

飈飀復見沈休文棲隱芳洲遠世氛白社相將鴻鵠侶青尊獨與鷺鷗羣石門天淨邀新月瑤瑟秋深鼓暮雲華省更看瓊樹好黃麻已向漢庭分

壽王觀吾封君

襄陽自昔多耆舊龐德千年復見君綠鬢投簪憐豹隱青山濁酒狎鷗羣極星入夜天中爛椑實驚秋海上分才子獨留金馬在高堂應望楚壚雲

夜過吳侍御得來字

客裏那能數舉杯楚山燕岫各徘徊疎籬兩見黃花發絕塞重驚白鴈來霜落金莖楓葉晚風生繡斧角聲哀高名季子慚同調簪筆琅琅落上台

中秋前再過吳侍御得陽字

霜空征鴈送斜陽涼月紛紛滿建章影落明河搖彩筆光浮太液照霓裳梧桐驚見燕山老橘柚因懷楚澤黃望後清光還自倍天門那惜更飛觴

味秘草堂卷爲貞菴王孫賦

別業初開小苑東翠微佳氣鬱葱葱瑤章驚錫蓬萊閟羽節高懸太乙宮採藥但教雲作侶應門常使鶴爲童獨憐塵世遙相隔惟聽瓊簫度碧空

送凃司理之叙州

爾夢刀州初拜官風塵須借惠文冠十年離別交情在千里馳驅蜀道難飛舸乍移紅樹晚懸旌直指翠屏寒輶軒更暇探幽興爲訪君平舊肆看

聞警

初聞胡騎近神州殺氣遙傳薊北秋閒道絕須嚴斥堠清時那忍見氈裘臨戎虛負三關險推轂誰當萬里侯抱火寢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憂

月夜登城

一葉已落人間秋夜澄江空烟霧浮月光入水影明滅霜氣薄人風蕭颼沙鳥欲宿寒未穩城烏驚棲啼不休酒酣對客發幽興清嘯劃然滿滄洲

送方金湖之寧津

車馬蕭蕭過上蘭都亭貰酒强爲歡已知天地共行客不爲別離愁路難汲黯積薪緣宦拙長公直道薄微官誰憐十載河陽令還向風塵拂舊冠

遊南海子

芳郊秘苑五雲中猶識　先皇御宿宮碧樹依微含

雨露朱甍窈窱鬱煙虹空山想見朱斿繞闕道虛扆
玉輦通此日從臣俱寂寞上林誰復嘆才雄

慰劉生臥病苦吟

瘦臞何事日長吟却以齋居思轉深櫪驥不忘千里
志病鴻終有赤霄心軒車入市誰相訊容鬢經秋恐
不禁肯與畱侯同辟穀碧壇瑤草共幽尋

李石麓晉翰學入直撰文遙賀

魚珮初懸入禁闈冰銜新寵奉　恩輝沉香花發仙
人藻雲錦裁成帝女絲直禁曉瞻溫樹近退朝宵捧
御蓮歸上林有鳳棲梧竹却放冥鴻海外飛

元日望闕

北闕朝元憶往年趨承長在日華邊青陽　御蹕來
春轉黃道諸星傍斗旋鎬宴竝霑歌湛露虞庭率舞
聽鈞天江湖此日空愁病獨望　宸居思渺然

元日感懷

青鏡流年惜暗移江湖潦倒負心期被嘲楊子玄猶
白未老安仁鬢已絲（安仁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余年與之同而髮亦斑白）直北
烟雲占斗氣隔江梅栁媚春姿閑愁底事淹芳序且
盡尊前栢葉巵

和貞一王孫八嶺山韻

千騎霓旌控紫庭曙煙晴抱日華明山蟠王氣藏眞
宅草綠春心愴孝情笙鳳度雲迴仗影洞龍銜雨聽
松聲仙城杳靄何因見悵望青霄聳翠屏

寄胡劒西太史二首

文闈臥病歲華移又見飛花楚水湄向煖愁看江燕
舞懷人心許塞鴻知劒懸牛斗離當合書隔雲霄未
可期遼夢關山那易到祇看梁月慰相思

橘性從來不易移鷗情長愛水雲湄投膠約在終相
憶附驥才慳却自知北極星辰瞻瑞彩東山蘿薜悵
幽期興愁江草年年綠欲折靡蕪寄所思

留別新鄉方大尹

迢遞雲山十日程旅懷眞爲故人傾夜燒紅燭催春
酒曉借鳴琴寫別情官舍栁青縈去旆河陽花滿送
啼鶯天涯離合堪惆悵愁聽行歌唱渭城

壽馬年兄母八十

南歸已遂榮親志春酒初傳獻壽杯駟馬車從天外
轉六鼇仙自海中來光移玉樹霓旌動春繡庭花舞
袖迴況是茂陵詞賦客可無高詠續南陔

送譚少石之湘鄉

迢迢不可任湘江湘浦碧雲深春湖水泛桃花

色沙晰烟含苦竹陰鼓瑟幾聽江上曲登樓一寄日邊心青霄遲爾雙鳧翼吊古休爲楚客音

和荅龍湖閣老舟中見示

風煙悵望三秋迥奎壁遙連八座明海内幾年公輔望士林今日斗山情天書珍重瑤華贈秀句花從彩筆生樗散獨慚偕植舊謾同桃李向春榮

雪中招友

東風吹雪迴生姿小徑先分玉樹枝陰合野雲愁日暮凍含宮柳訝春遲多情未減山陰興寂寞能忘北郭思已辦香醪供晚醉莫辭泥濘負心期

九日宴汪年兄宅得清字

風物淒淒秋滿城況逢佳節不勝情雲明遠塞翻鴻影霜入踈籬見菊英海内弟兄歡促席天涯踪跡自飄萍未嗟萬里長爲客坐對黃尊笑語清

贈貞菴王孫二首

緱山帝子本胎仙曾種華池玉井蓮江上初聞小有洞年來不住大羅天雲緘寶籙傳丹闕鶴引金輿駕彩煙白晝果能生羽翼淮南何羡枕中編

龍車虎駕拂煙開來往青霄日幾迴曾向麻姑問滄海每隨松子駐蓬萊玉笙吹月聞天樂珠樹留雲遲

世埃我病欲求鴻寶玦自知塵骨少仙才

送楊生南歸

清時不獻太平書爲復還從江上居芳草暗隨鄉夢合孤雲爭似客情踈南山霧雨文初變溟海扶搖翮未舒知子少年思養晦歸來不是憶鱸魚

送吕都諫叅知秦中

百二山河何壯哉旬宣使節自天來不緣重地須人望肯借中郎出帝臺驕驛秋辭燕樹渺省薇晴傍召棠開春明暫隔休惆悵卿月還占賜履回

送林儀部視楚學

少年蘭省藉時名南國儒臺簡命榮敷教祗遵虞五典傳經曾擬漢諸生鶴飛寥穴樓還古龍起湘江水尚清扈蹕勝遊今十載因君重憶楚山程

送陳見吾考績南還因寄親友二首

把臂都門問所如煙花南望引征輿章華臺畔啼鶯後杜若洲前見燕初候吏重瞻仙令舃路人爭羡馬卿車張衡已著思玄賦歸夢從君繞敝廬

幾度思歸病未瘳那堪送子向南州　帝城花滿離亭暗江國春殘杜宇愁旅客獨傷䰟渺渺征人長憶路悠悠先憑一寄南中友相見猶疑在春秋

觀音巖次羅念菴韻

上方重閣晚依依飛錫何年此息機行盡碧霄平有路坐看紅樹不知歸法身清淨山長在靈境虛無塵自稀欲借一枝栖野鶴深公應笑買山非

贈沈山人次李義河韻

蘇躭控鶴歸來日李泌藏書不仕年滄海獨憐龍劒隱碧霄空見客星懸此時結侶煙霞外他日懷人紫翠顛鼓棹湘江成遠別萬峰回首一淒然

宿南臺寺

一枕孤峰宿瞑煙不知身在翠微顛寒生鐘磬宵初徹起結跏趺月正圓塵夢幻隨諸相滅覺心光照一燈燃明朝更覓朱陵路踏遍紫雲猶未旋

出方廣寺

偶來何見去何聞耳畔清泉眼畔雲山色有情能戀客竹間將別却憐君瘦節又逐孤鴻遠浪跡還如落葉分塵土無心留姓字碧紗休護壁間文

潛江憫澇

水齧平隄沙岸迴野田空見荻花開江濤挾雨秋仍壯燕鴈銜寒暮獨來歲晚風霜欺客枕夜深燈火傷漁臺悲時亦有江南賦愁聽荒城鼓角哀

應城訪李義河給諫宿古城寺

茂陵同病復何如强半秋來未有書豈爲浮榮愁鬢髭須知世路可翻車青霄結綬誰相引白首論交獨共予世事繽紛那足問隔江東畔有鱸魚

吳大尹道南見訪古城寺楊温泉李義河張陽蘇李方城夜集

山寺移尊接几筵薜門蘿徑隱蒼烟江涵鴈影秋將盡月散林光夜不眠傾蓋喜逢東魯彥八彊初聽武城絃虛慚淺薄參同志記取風流起後賢

泊漢江望黃鶴樓

楓霜蘆橘淨江煙錦石遊鱗清可憐賈客帆檣雲外見仙人樓閣鏡中懸九秋槎影橫清漢一笛梅花落遠天無限滄洲漁父意夜深高詠獨鳴舷

山居

林深車馬不聞喧寒雨瀟瀟獨掩門秋草欲迷元亮徑清溪長遶仲長園蒼松偃仰雲團蓋白鳥翻飛雪滿村莫謾逢人語幽勝恐驚樵客問桃源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午夜祥雲繞太微　聖明開運六龍飛簫韶享帝聲容盛玉帛來王曆數歸寶幄天光臨負扆金輿春色

昳垂衣微臣快覩唐虞際三祝堯年仰曙粧

春日禁中即事

馳道春歸入建章九重花卉動年芳浮雲細細生城闕晴雪霏霏濕苑墻　內殿徐停紅羽仗　御屏高閉紫金床日長退食天門裡慚媿中朝鵷鷺行

送楊孝廉下第歸

曾於鑑院窺奇藻直擬長江倒峽來白璧何人收楚璞黃金空自築燕臺因歌蜀道愁征騎還向龍門歎暴鰓狗監若論文似者漢家終憶子雲才

病懷

白雲黃鶴總悠然底事風塵老歲年自信任公滄海客敢希方朔漢庭仙離居可奈淹三月尺疏何因達九天獨坐書空不成寐荒蕪虛負北山田

度河

十年此地幾經過未了塵緣奈客何官柳依依懸雨細客帆渺渺出煙多無端世路催行劒終古浮榮感逝波潦倒平生江海志扁舟今日媿漁蓑

七夕詠戲呈曹紀山館丈

河漢佳期已曠年人間天上兩相憐雙鸞暫照今宵影一水還訂隔歲緣凉入畫屏秋緲緲光搖銀燭夜

涓涓誰知更有嫦娥冷獨閉瓊樓只自眠

西內即事二首

紛紛羽葢拂雲來冉冉霓旌下帝臺朝退玉宸香滿袖液分仙掌露盈杯靈符關鶴來三島寶劒飛龍運五雷夜見靈光照城闕不知河上放燈廻

海上羣仙一一來梟雲紓霧擁香臺下聽天籟和瓊管更取霞漿泛玉杯祝　聖萬年同海岳驅邪三界走轟雷青霄來往須臾事爲問仙車日幾回

對菊

客愁何意玩芳菲秪愛幽香冷浸衣物色暮看秋後景寵光晴借死邊暉餐聞楚調心還折採向陶籬願已違今夜一枝聊對汝泣憐孤影月中微

鍾山堂

卜築蘭堂歲月深地幽偏稱結廬心看山不碍翠微色近市渾無車馬音直以菑畬開駿業還將篇籍代籯金謝家庭樹依然在爲報新枝已滿林

送袁少參之廣東

粉署凄遲已十秋更看旌節向南州未論岐路關離思且喜山川得勝遊海近十洲波不湧花明五嶺瘴全收旬宣萬里經行處想見棠陰滿道稠

五卷一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言排律

扈從齋壇賜觀齋宮温室紀恩

漢畤卿雲麗同郊旭景妍鈞陳依太乙仙蹕駐甘泉
清吹喧馳道齋宮謁上玄紫壇香霧靄蒼璧瑞光圓
祀典祈宮肅宸綸中使傳九盤分玉饌八寶綴金錢
身似游天上心常在日邊所祈靈貺遠長共　聖恩延

便殿奏事紀恩

造膝金華秘承　顏玉陛春便宜條漢事勤已動虞
詞曲蹤明臣禮提攜荷聖仁寵褒華袞重香引御袍
新下濟天光近傳呼晝漏頻恩慈同地厚傴僂欲增
循臣忝台衡久偏承魚水親塩梅慙　聖藻蒲柳寄
微身主聖惟將美才疎媿演綸所希常道泰千載慶
茲辰

賜御膳紀恩

遲日明青瑣薰風捲絳綃金盤從內捧玉食荷親調
入椀冰同瑩流匙雪未消加飡天語重借箸主恩饒
多幸陪經幄無能酌斗杓輕身如沆瀣稽手媿瓊瑤
愷樂追魚藻賡歌叶鳳韶願言均聖澤耕鑿戴唐堯

擬咏四時山水花木翎毛畫四首

春

紫陌晴雲靄青郊淑景新穠花爭咲日好鳥亂鳴春
卷幔湖光入鋪茵草色勻芳非分帝苑發育總皇仁
山鎮泰人里烟迷樵客津隔林催布穀聖主正歌豳

夏

萬頃煙江濶千章灌木榮盤渦深浴鷺密葉暗藏鶯
原野雲爲嶂河洲柳作營遊鱗牽荇亂舞燕掠花輕
雨氣消煩暑山光送晚晴阜風披宇內不借五絃鳴

秋

清商臨素節江上起層陰蘆荻芳洲靜芙蓉曲徑深
秋聲動幽竹涼意入疎林過鴈黃雲影殘蟬碧樹音
露華全綴玉菊蘂半舒金爽氣長空淨披圖邑睿襟

冬

新年勞聖慮瑞雪積瑤臺野竹淩風勁山花破臘開
草枯霜隼奮林暗暮鴉來汝國人方臥衡陽鴈未回
暖催燕谷黍寒盡隴頭梅會見青龍轉春風遍九垓

題孫公遺愛祠

山拔天門峻湖連漢水瀰惠人不可見此地有遺祠
邑是滄浪匯民愁沮洳危自公驅五馬啣命總嘉師
抒抽憂忘屋幽蟄詢寡發野荒開沃壤通谿起瘡痍

政以催科拙才緣盤錯知潛沱疏惠澤巖谷被恩私績奏吳公最人懷杜母慈來沾茸雨潤去坐德星移廟貌存遺像豐碑表去思有靈歆俎豆無地逗旌旗菜竹舍新籜甘棠老故枝高風長邈矣懷古獨凄其駿發光逾遠鴻麻欵未衰生申鍾岳秀夢說起巖居廊廟瞻風雅雲霄振羽儀衣冠誇奕世聲藉冠當時運偶龍興日恩須鳳詔馳榮名兼世美千載仰芳規

上林春曉

禁苑春光曉皇州霽景浮淡煙籠細草晴旭抱重樓鳥影林梢亂鶯聲花外留紅殷桃雨暗綠散柳風柔拂曙寒猶峭侵衣露欲流葱葱佳氣裏春在五雲頭

泰陵春祀

孝帝藏靈地千秋寢殿崇當年閶鑰閟此月想遺弓聖澤流寰宇神眞妥閟宮山河春寂寂松柏鬱葱葱玉鑑晨光合金燈夕照空幸來陪初祀瞻戀五雲中

壽嚴少師三十韻

寔紀中興聖星精命世賢千秋眞遇主八柱已承天嶽降生申日巖居夢說年作霖龍勢起華國鳳儀騫握斗調元化持衡佐上玄聲名懸日月劍履逼星躔補袞功無匹垂衣任獨專風雲神自合魚水契無前已膺經綸手兼司風雅權春華霏藻翰宮錦麗瑤編潤色皇猷遠鋪張帝業鮮語緘温樹密宴和栢梁篇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歸寂若晚節更怡然密勿孤忠勵儀刑百辟先還將調燮理却養壽祺綿德邵身彌健形和氣自延三朝見元老七袠儼真僊不覩松喬壽焉知社石堅條風初變律淑景正催妍瑞靄浮南極長庚耀蔚噢沙明堤騎擁雲濕羽衣翩垂柳搖金屈飛花簇玳筵壽增知幾萬桃實又三千鶴出傳瑤島鵰霄駐彩旃雲仍看接武春色上華顛曆紀莊椿固功存汗竹宣畢公年未艾裴相望踰懸

福迓天休永名因帝眷全所希垂不朽勳業在凌煙

梅中舍有作邀余賦

淨舍梅花發娟娟挺玉姿猶憐殘雪在故傍煖雲垂地僻塵逾遠籬疎影並移馨香祇自惜攀折欲誰貽客有廣陵興邀題東閣詩春愁依隴蓋鄉思繞南枝搦管那能賦尋芳似有期孫英聊足對莫向笛中吹

朱漢水墓

昔別余將隱同吟漁父篇今來君已歿獨見茂陵阡劍解嗟何及膏焚祇自憐清秋薤露湛霄漢客星懸去已今誰在交情涕泗漣江迴流恨水山晚結秋烟

大塊同浮幻風塵豈息肩長途今若此吾道轉淩兢役役勞生慶紛紛世網牽寧知瞑遊者不愛此長眠

栢亭

手植凌霄幹葱葱已數尋蕭森含野氣蒼翠落庭陰坐處雲團蓋吟成月滿林栽培元有意霜雪竟難淩影接松峰暗香分桂苑深幸承玄景蔭長伴歲寒心

七言排律

遼左奏捷奉　諭以授略成功賜白金龔衣紀恩

烽火遼陽晴虜塵鷹揚猛將事專征洗兵青海朝氣盡牧馬天山暮雪平都護近乘高闕塞句奴新款受降城幄中決策臣何有天上垂衣　主自英瑤札忽傳金藻麗錦袍重解聖恩榮讓功真見虞廷美偃武還看禹德明四裔只今歌有道書生何用請長纓

七言絶句

應制題畫鹿四首

濯濯仙姿傍碧山瑤光應散在人間祇今周囿歌攸伏不數西池獻白環

呦呦頫仰似親人伴鶴參猿復幾春何事便無芳草戀爲呈靈瑞感皇仁

吸露棲雲幾歲年從蒼得白轉爲玄黎丘不托荒蹤乘苹野唯鳴湛樂遊

中林騰倚偶成三雜樹青莎牲所甘上苑嬉遊今已足好歸銜岳伴蘇躭

應制題畫漁人二首

生綃寫就錦江鱗彷彿觧波上釣綸見說周王歌在藻願歸靈沼泳皇仁

弱柳文絲繫錦鱗覊誰獻作大庖珍若非渭水持竿客定是桐江把釣人

應制題畫馬

神駿元從西極來權奇倜儻是龍媒君恩放與眠芳草騰達終須萬里才

應制題四景翎毛

内苑桃花爛熳開萬年春色在蓬萊靈禽自解傳人語也向君王祝壽來

錦樹丹葩照日紅雕闌翼翼引薰風瑤池不是來王母青鳥何由到漢宮

疎篁叢菊彩娟娟馴鴿飛鳴態宛然幸得長棲金屋裏不愁鷹隼擊高天

苑樹凝寒雪未消漸看春色上梅梢芳林自可容鳩

拙不向南枝借雀巢

應制咏瓶花六言二首

彩筆圖將瑞萼金瓶貯取仙葩冉冉清香浥露盈盈
麗色凝霞

旖旎一叢春色葳蕤數朶寒香不是丹青造化誰知
禁苑芬芳

漢江古意

漢江東流風揚波南船北船愁經過舟師縮手抱雙
槳對客唱公無渡河

襄陽渡頭春可憐襄陽城北花含煙大隄高樓酒初
熟歡今且駐木蘭舡

安肅道中雪

二月燕山雪尚飛薄雲籠日轉霏微官橋細柳仍含
凍何處飛花點客衣

自兜率往南臺行空霧中

祝仙兜率接南臺十里煙雲總未開咫尺前峰看不
見劉郎何路出天台

水簾洞（飛泉在朱陵洞最奇絶）

誤疑瀛海翻瓊浪莫擬銀河落碧流自是湘妃深隱
處水晶簾挂五雲頭

聽泉

恰向峰頭窺日出還來松下聽泉鳴飛濤跳沫幾千
里轉石轟雷一夜聲

飛來船（石船在山畔）

石艦飛來幾閱年半落不落雲中懸何當棹向銀河
去直取支機下九天

應制白鶴吟十首

白鶴翩飛下九重羽衣猶帶露華濃清音嚦嚦和仙
樂舞影翩翩遶帝宮

仙禽本是仙人驥不向人間振羽毛爲愛帝城多玉
樹故隨仙侶下丹霄

青鸞爲侶鳳爲媒萬里遙從閬苑來嘗得瑤池金母
信海桃重見數株開

嘹嚦清唳扇蒼煙片片明霞遶御筵金簡忽傳天上
字東華初紀大椿年

玉宇翱翔自玉京九霄頻覺往來輕昔隨子晉登緱
嶺今奉仙皇侍紫清

九華宮闕遏雲開冉冉靈光擁帝臺不信仙真臨上
界爲看瑞鶴遶天來

度盡煙霞幾萬重夜深還宿蕊珠宮憑誰授得長生

衕一點盡砂滿頂紅

萬里雲霄見羽儀碧天秋日影離離祇緣呈瑞來仙
苑不是乘軒戀玉墀
來時玉雪盤空下舞處瓊雲繞座霏聖主萬年臨紫
極仙禽長傍帝鄉飛
素衣不受市塵侵飛息長依御苑深解祝君王千萬
壽一聲聲出五雲岑

題呂仙口號（十二歲應試作）

這個道人黃服藍巾分明認得却記不真呵呵元來
是醉岳陽飛洞庭姓呂的先生

題竹（十三歲應試作于楚王孫閣亭）

綠遍瀟湘外疎林玉露寒鳳毛叢徑節只上盡頭竿

文華殿對

念始終典於學期邁殷宗於緝熙单厥心若稽周后○披皇圖考帝文九宇化成于几席游禮闈翔藝圃六經道紬於羹墻○四海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萬幾清暇瑤編披覽惜三餘○縱橫圖史發天經地緯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西崑峙羣玉之峰寶氣高騰册府東璧耿雙星之曜祥輝遙接書林

六卷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七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曾可前
　　　高以儉　校

辛未會試錄序

隆慶改元之辛未復當會試天下士屆期禮部尚書臣晟侍郎臣希烈臣大綬以請　上若曰玆籲俊登獻惟重典其命輔臣居正典試學士調陽輟講筵事副之臣祗奉　明命不勝大幸伏念臣一介草茅經術淺陋往荷　先帝簡拔侍　上於潛邸時時誦說

所聞得效啓沃及　上登九五錄用舊學即　召臣入贊機務一歲中遷至孤卿夙夜兢兢念　皇上所以拔任臣者即捐糜一身何足用報惟當蒐羅天下才儁以布列周行共熙　帝載庶足以仰酬其萬一爾有告臣曰某也賢克稱厥位輒手記而心存之薦達之恐後某也能克任厥職亦手記而心存之薦達之恐後然負奇抱藝伏在草莽者未有以聞也乃今謬司校文之任得以盡觀天下士簡汰而蒐拔之則所知益廣所薦達益多而區區圖報之忱亦可藉是以少塞矣豈非臣之至幸至幸者與乃以二月己亥

偕臣調陽及內外諸執事陛辭入院合兩畿諸省前後所貢士四千三百餘人如故事三試之戒諸執事咸旣乃心試題必明白正大無或離析章句以爲奇異無或避忌趨奸以長諛佞掄文必崇尚雅正無或眩華遺實以滋浮靡有能綜覽古今直寫胸臆者雖質弗棄非是者雖工弗錄蓋閱二旬而告竣遵　宸斷取四百人梓其姓名與其文之優者爲錄以獻錄旣成臣與臣調陽暨諸執事聚而觀之曰文不近實矣乎僉曰實矣士能盡如其文矣乎曰未可知也雖然旣以是取之敢不以是望之願諸士脫觚稜而登王庭猶未知　上意之所嚮與已之趨者宜何如也臣請告之以定厥志臣聞世之治也恒自文而返質其旣也恒自質而之文昔者孔子欲損周之文從夏之忠而不可得有能究禮之本者則深嘉而亟歎之誠達於時宜如此也明興二百餘年俗凡幾變矣我皇上嗣大曆服於茲五年懸象布令作則垂範一切務剗剔枝蔓以崇本質省章奏之繁詞　握默運之元柄言不蘄工期盡誠款行不蘄卓取裨實用　側席寤寐惟欲得忠信誠慤直諒不欺之士而任之故臣敢以諸士進夫帝有帝臣王有王佐霸有霸偶今上所修帝道也諸士固且願爲　帝臣其尚一乃心端乃志毋作僞以亂眞毋矜名以示異毋飾言而不中其實毋詭故而不近人情寧拙而遲毋巧而速寧有瑕而爲玉毋似玉而爲石忠信直質以事其上若是斯可以爲　帝臣而無負於今日之舉矣不然是　主與臣意異矣臣　主異意不能治三家況天下乎臣事　皇上久竊有以闚　上意之所在故於諸士始進之日而告之以此夫士有才而不以進有司之過也　主德不宣申令不熟標準不立約束不明臣等之過也　主德已宣申令已熟而衆弗率則士之過也若是者謂之躍冶之金匠者睨而棄之邦有常刑臣不敢庇於戲登茲錄者可不勗哉可不懼哉

進帝鑑圖說述語

右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臣等旣論次終篇乃作而歎曰嗟乎孟軻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傳曰千年一聖猶旦暮也詎不信哉夫自堯舜以至於今代更幾世主更幾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餘君而已中間又或單舉一善節取一行究其終始尚多可議其完善懋懿卓然可爲世表者纔什一耳可不謂難哉天祐

我明　聖神繼作臣等嘗伏讀我　祖宗列聖實錄仰稽創守鴻規則前史所稱聖哲之事無一不備者略舉其槩如　二祖之開基靖難身致太平則堯舜湯武功德並焉典則貽休謨烈垂後則漢綱唐目巨細具焉　昭皇帝之洪慈肆宥培植國脉則解網澤骨之仁也　章皇帝之稽古右文勵精圖治則宏文延英之軌也　睿皇帝之聘禮處士訪問治道則蒲輪玄纁之舉也　純皇帝之親愛諸王厚遇郕邸則惇睦友于之風也　敬皇帝之延見羣臣曲納讜言則揭器止輦之明也　肅皇帝之心存敬一治本農桑則丹書無逸之箴也　皇考穆宗莊皇帝之躬修玄默服戎懷遠則垂衣舞干之化也其他片言之善一事之美又不可以殫述盖明興纔二百餘年而聖賢之君已不啻六七作矣以是方内乂安四夷賓服重熙襲洽迭耀彌光致治之美振古罕儷焉猗歟休哉豈非乾坤光岳之氣獨鍾于昭代可清里社之兆並應于今日哉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我明盖軼有周而特盛矣今　皇上睿哲挺生膺期撫運又將覲光揚烈以遂追二帝三王之治焉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右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自古人君覆亡之轍大略不出乎此矣諺曰前人蹶後人戒然世主皆相尋而不改彼下愚不移固無足論主如晉武唐玄莊宗之流皆英明雄武又親見前代敗亾之禍或間關險阻百戰以取天下及其志得意盈迷心酖毒遂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其視中才守成之主反不逮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成敗得失之機可畏也哉臣等嘗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實錄與侍臣論久古來女寵宦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叔季之君至于失天下者常在于此　高皇帝曰朕究觀往古深爲用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閫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則女寵之禍何自而出厚其恩賚不任以事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則外戚之禍何由而作宦寺便習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不設丞相六卿分職使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禍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則無夷狄之虞淵哉　睿謨誠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弗失者也至于端本澄源正心修身以銷釁孽于未萌杜間

隙于無迹者則又備載　實訓及　御製諸書仫

聖明留意焉臣等不勝幸甚

少師存齋徐相公七十壽序

往余讀中秘書則公爲之師公相業在嘉靖末及隆慶初而請老今　上嗣位公年始及老蓋家居者三年矣余旣爲公門人不自意又從公政府之後諸所爲佐　國家者一惟公是師公生之辰卽不及奉觴爲壽禮宜有言今世稱人仁壽者以爲家人言耳然其理不可易也彼直以煦煦言仁未睹仁體夫仁於乾坤爲元是天地之大德也於人則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作好惡君體之而相調之公嘗善程夫子之言仁以訓學者蓋其所自得也故其相業海内能言之余未暇論第觀庚戌而上曁于嘉隆君子小人之進退士風民俗之清濁朝廷邊鄙之休戚如陰睛復開如沍寒復燠誰爲此者乎公方且作而不辭生而不有功成而不居應天之道年未及而引退夫貴以身爲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可以託天下淵乎微哉吾以此識仁體矣天道無心誠信皆仁皇極無私與物委蛇子貢稱博施濟衆爲仁孔子告以已欲立立人已欲達達人故人已一體立達一心是不必已非不必人名不必已歸功不必已出蕩蕩乎乎可以爲天下可以保眞可以引年故廟廊亦仁巖藪亦仁匹夫匹婦與被其澤亦仁一介不以取予亦仁由耕野而保衡不以其故增益保衡而復于耕野不以其故貶損未嘗不施未嘗不濟亦不必於施亦不必於濟是以常施常濟常施常濟故常仁常仁故常壽昔漢安昌侯老長安車駕數親臨問而學士不免疵議宋溫國居洛十五年絕口不言事上亦不乏問而暨卒遠夷知名稱眞宰相司馬隱然倚以爲重此遵何德哉假令君實耄期無恙天下固願之人情如此天道豈遠哉故公之壽不必吐內導引而長生久視可懸策已大易爻義乾元取象或潛而勿用或見而文明或亢而有悔或羣而無首此之休咎不占可知公畢在田之業崇用九之德高而不亢返于初潛其道無疆利永貞矣天下方以公爲耆蔡何可一日無也　天子華華聖學銳意太平慕古憲乞之義壓求舊之思業　詔有司存問異日者將禮三老五更于太學固我公矣夫仁於天下爲元氣以佐天下爲元勳故公位爲元臣齒爲元老無論家居矣後來者遵公約束庶幾畫一之治竊比於宋元祐耆碩者

公何啻君實顧余於呂晦叔何如耳

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今年吾師存翁徐老先生壽登八袠九月二十日其懸弧之辰也先是居正等從閣中上書言令甲國有大慶覃恩宇內則大臣致政家居者八十以上有司以禮存問九十以上遣官存問至于優禮輔臣耆舊則有不可以例拘者嘉靖間大學士王鏊謝遷皆年甫八十悉得遣問今原任少師徐階今年正八十比之王謝諸臣齒德相同而勳業之赫奕有非諸臣所能及者臣等眛死敢邀　天恩幸從遣官之例以彰聖朝崇禮耆碩之美上亟報可降璽書遣大行人往又特賜白金文綺蟒衣於是海內爭相傳頌　天子至意而吾師洪勳茂德又足以當明眷煌煌哉盛舉曠世所希遘也居正嘗謂士君子所爲尊主庇民定經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親爲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澤自被于蒼生者竊以爲此兩者惟吾師兼焉當嘉靖季年壆臣柄國吾師所爲矯枉以正矯濁而清者幸及耳目其槩載在國史志在縉紳里巷耈長尚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功而歸老也則挈其生平所爲經綸蓄積者盡以屬

之居正居正讀書中秘時旣熟吾師教指茲受成畫服行唯謹萬曆以來　主聖時淸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紀綱振肅風俗樸淳粒陳于庾貫朽于府烟火萬里露積相望嶺海之間氛廓波　漠北驕虜來享來王咸願保塞永爲外臣一時海內號稱熙洽人咸謂居正能而不知蓋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親爲之者也故此兩者惟吾師兼焉夫士君子修身理天下孰非精神之所運用天旣厚吾師精神以發祥于事業施之後世皆可爲法程蓋其運用也大而久大可以扶皇極錫庶民之福久可以延世運培萬年之祚及其歸藏林壑頤老烟霞以其餘者授之于人而以其精者斂而自壽今壽躋八袠而精強神王其聰明步履雖新壯少年有弗如本之天所以篤祜原與衆異度爲百千蓋未可量也居正將次第執簡而修祝焉而吾師自善爲調攝以承天意推此言之自茲以往

（懋修曰先公爲此文方病危急且屬纊矣趣懋修承請許穎陽相公具草及許先生稿成而全未用乃力疾自草及爲徐師相請存問旣皆自爲之其尊師之心將死不渝也）

壽封翁觀吾王年丈六十序

余與宜城觀吾王子同庚子鄉試余時年十六王子年三十七王子博學邃養厚積而晩發余以童稚淺

壽諛爲有司所錄獲從王子之後其覩王子文人行也不敢肩隨焉數年王子始仕爲理臨江府晉霸州太守致仕而其子道甫舉壬子鄉試第一登進士拜南宮王子自其家來覩道甫會余京師相與道故事欷嚋好盖去庚子之秋二十餘年而余亦年三十七矣顧覩王子則其貌蒼然而光其氣益然而揚神澹體健無殊嚋昔而余以多病早衰平居氣不充形臨事力不副意昔人所謂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憶與王子並翼秋風同聽鹿鳴當其時余爲少年王爲壯夫乃今轉盻之間遂成陳跡不惟浮名身外無可控樽卽吾所有之身已非曩時之舊矣是不亦可慨也哉夫人身百年耳而精神意慮每隨血氣以爲盛衰往往見人其盛時氣若奔馬顏若舜華或奮於義氣臨大難決大疑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虎視一世而心雄萬夫及其形摧力盡志靡心灰蓋有百鍊之剛化爲繞指者矣故騏驥罷於遲暮强弩頓於末力若是者豈其勇怯彊弱頓殊哉無道以馭之而隨其氣以爲盛衰是以日徂月化而莫能自止耳夫惟至人有道之士其天定其神凝其天定故不與世俱移其神凝故不與形俱敝方其壯也衆方馳騖怱勃而彼或斂之若無及其老也人皆萎憊沮喪而彼則鍊之愈銳四時之變生長凋謝日交代乎前而其守如一則有道以馭之也故强弱氣也榮瘁形也不作而自强不澤而常榮非形非氣湛然常存者是不可得而名言也嗚呼非天下之至深孰能與於此哉今年七月十二日王子年六十道甫以余有世講之誼蘄余言以爲壽余觀王子年雖周甲體力方疆別來數十年精神意氣曾不少變盖若庶幾乎有道以充其形而不隨氣以爲盛衰者余也知雖及之力有弗逮世務溷其虛明趣舍滑其思慮常恐日月易往與衆俱盡追維今昔深用慨然異日且當與王子杖藜擔笠遺世獨往登祝融躡鹿門以求所謂至人者而證之王子其肯從我哉

翰林爲師相高公六十壽序

聖賢之學始於好惡之微而究於平治天下好惡得其平則因應無爲不降階序而萬務咸理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言天無私壽惟至平格天者乃壽之以保乂王家夫相臣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長養萬物總攝衆職其道鴻矣乃書稱格天基壽保國乂民不外乎平之一言則致理之要斷可識矣今少師高

公起家詞林已隱然有公輔之望入公亦以平治天下爲已責嘗與余言大臣柄國之政譬之提衡與之輕重與之低昂而已無與焉在皇極之疇曰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反側而後人無有比德民無有淫朋是謂平章軍國之理余深味其言書之座右用以自鏡其後與公同典胄監校書天祿及相繼登政府則見公虛懷夷氣開誠布公有所舉措不我賢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準於理有所彰癉不我愛憎一裁以法有所罷行不我張弛一因於時無兢兢以取名無屑屑以遠嫌身爲國相兼總銓務二年於茲其所察舉汰黜不啻數百千人矣然皆詢之師言協于公議卽賢耶雖仇必舉亦不以其嘗有德於已焉而嫌於酬之也卽不肖耶雖親必斥亦不以其嘗有惡於已而嫌於惡之也少有差失改不旋踵一言當心應若響答蓋公向之所言無一不售者公信可謂平格之臣已夫皇極之道人主所以斂福錫民者而佐之實在輔相　今天子恭默虛已委任丞弼蓋將執皇極之要以斂福錫民而得公平格天之佐提衡秉鈞斡旋默運則悠久無疆之業自可不勞而成天祐　國家亦必將錫之遐齡畀之多祉使海內熙熙登春臺而享太平公其躋於福壽康寧之域如書所云者必不誣矣余無似獲從公後廿有餘年茲又奉　上手詔諭以同心輔政自惟駑下公之才十倍於余何足以仰贊其萬一亦惟以公素所以教我者而共相勵翼以仰副　主上之委託則余亦有榮幸焉今年公六十春秋矣翰林諸大夫將以公誕辰奉觴於公而徵余言以爲祝余惟公文章功業炳輝烜赫皆諸君所親見旣已筆之史冊光昭若來世無俟余言第論其學術之奧基壽保國乂民其道由此且諸大夫列官詞壇踵公芳躅他日皆有平章責者其亦聞余言而得所師承焉

門生爲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

天祐　國家必有耆碩魁壘之士以據鼎軸而斡機衡然後其主不勞而休美無疆之業可衍而昌也自昔有道之長莫如周周之盛莫如成王成王時相業莫如周公史稱公相成王五十有八載其負黼扆而佐嗣王又十有餘年已乃還政而歸東周晉東周者又七年蓋公是時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身爲太傅操冢宰之權而上不疑周道以積天下歸德焉老成人之重國家固如此今少師中玄高公相

肅皇帝及　今天子有年矣入則陳王道之閫啓乃心納乎　聖聽出則兼冢宰之重鳩衆材庀乎主職以余所睹記按公具之往迹抑何符也公嘗授經天子　天子改容而師事之比叅大政發謀揆策受如流水其著者　肅皇帝憑玉几而授顧命天下莫不聞論者乃罪及方士汙蔑　先皇規脫已責公爲抗疏分辨之君臣父子之義若揭日月而行也虜從庚子以來歲爲邊患一旦震懼於　天子之威靈執我叛人款關求貢中外相顧駭愕莫敢發公獨決策納其貢獻許爲外臣虜遂感悅益遠徙不敢盜邊所

省大司農芻粟以鉅萬計曹沛淮徐間數苦河決公建請遣使者按視膠萊河渠修復海運故道又更置督漕諸吏申飭法令會河亦安流舳艫銜尾而至國儲用足是時方內乂安四夷嚮風天下翕然稱治平矣公猶弗康日兢兢與九卿百執事講究實政甄別吏治問民所疾苦撫摩而噢咻之雖桑土綢繆不劬於此矣始公方柄用遺忌者言郛婁不可詰辨公避居東山意豁如也居二年再入政府衆謂是且齮齕諸言者公悉待之如初未嘗以私喜怒爲用含踰年再上書請解銓務　上手詔慰勞恩禮有加焉雖赤舃遜膚不泰於此矣公才略蓋世又　天子師也而滋益恭親賢愛士寔能容之一事之善稱不容口一言之當決若江河雖吐握延接不勤於此矣昔公旦修此三者令聞長世爲國元老而公之功德燦然後先爭烈年已六十聰明步履有踰少壯其於上壽猶掇之也　今天子基命宥密孰與成王賢其委任公不在周公下薄海內外皆蹻足抗手歌頌盛德即余駑下幸從公後參預　國政五年於茲公每降心相從宮府之事悉以諮之期於周召夾輔之誼以奬王室此神明所知也由此言之　國家休美無疆之業

溢於成周雖有巧曆莫之能得茲於公而卜之矣嘉平之十又三日爲公誕辰公所舉鄉會士百有餘人蘄余言介壽而余爲舉其大者著於篇夫春陽煦物百卉咸榮而迎曦含旭桃李爲最諸君皆公桃李也公今行周公之道萃宇宙之太和躋一世於仁壽而況近在門墻者乎宜其感悅愛戴倍於恒情云

重刊西漢書序

自孔子沒而春秋絕後之論史者乃獨稱遷固遷據左氏國語世本國策作史記而固承父彪之後修西漢書然子長之書雖馳騁該博類取雜家小說以實

之其爲文多不馴雅不如固之簡嚴明切叙次有紀何也遷所涉獵者廣帝王本紀多尚書之文世家列傳又本左氏家語及楚漢春秋所錄上下數千載間諸史百氏匪不通貫而固獨取漢書成一家之言以故其言醇而不駁緝雜彩者難爲工製段錦者易爲力茲其所以異也然固雖直述漢事而襃貶論贊比類引合其意又有存于紀述之外者叙周勃傳而不錄其汗出沾背之恥叙董仲舒而不載其議和親之疏忠厚之至爲賢者諱志郊祀則備詳于淫黷之制志禮樂則三復乎仲舒劉向之言凡皆有深意非淺識者所測也至其準陰陽窮人理總百氏貫古今訓辭爾雅文質彬彬蓋自史遷以來一人而已世儒皆喜議斥前輩或謂固貴諛僞而賤死義又謂叙司馬遷揚雄傳不當取其自叙而曲記其世系不知作史之與立言傳道其事不同彼立言者稱度衡量不敢有一言之偏以幾垂訓也至于作史不然要在紀其實耳雖其是非頗謬于聖人然或出于一時憤激之言非可爲典要也若固所述定邪正推幽隱雖不可上擬于春秋然下視范曄陳壽之儔偎俗闊略者可同語哉今議者不本其大旨而特毛舉數事以病固愚竊以爲過矣語曰一人作之十人聚而議之正使此輩執筆操觚與固絜其短長所創作或未必逮固而徒紛紛以議之不亦恣輕詆之私傷旁通之誼哉三代而下西漢之治最爲近古所尚皆淳朴忠厚非後世所及學者覽此不獨可以觀良史之才亦可考知其世變也已

刻灤州志序

余嘗披輿地圖觀京師形勢遍覽畿甸馮翊之區未嘗不欣然仰　皇居之勝也今灤志可見矣灤蓋碣石地自黃帝摩域於涿獯鬻遠遁始被淳風周時孤竹二子以其國讓又避紂居北海之濱今其俗猶慷慨狷忿尚廉讓有夷齊之風焉然自黃帝以來異姓迭興皆在伊洛崤函之間則灤之距中州蓋數千有餘里或淪沒於夷狄其幸者乃僅同于邊郡耳我

國家建都幽冀以控制蠻夷則太行以東薄海皆左輔之地而灤之去京師僅數百里層巒疊嶂遍迴環拱拔拂皇風密邇天邑蓋屹屹乎重鎮矣嘉靖乙巳養吾陳子以　王命來守茲土越明年政成民安百廢具舉乃周視四封躬按往牘考世系之傳遡土風之舊喟然嘆曰昔詩人咏歌周業始乎二南豈不以

王風所被自近及遠暨乎今灤土亦王郊也予牧於茲一方之事闕而不載上無以比于周風下無以昭示來世余有甚懼焉于是蒐羅載籍博訪耆舊編摩閱朞歲乃成帙彙爲五卷曰世編曰疆理曰襄則曰建制將以授梓馳書請余爲之序夫州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周禮職方所載八索九丘小史之帙尚矣蕭相入關先收秦籍襄郊之迷識者病焉夫以宇宙之寥廓萬類之區分古今之沿革陵谷之遷換山川方物詭狀殊形精察强記有所弗逮然據程按牘半武不出于戶而通塞畢諳者以有志焉耳且灤固北

邊要郡也自三代以來雖漢唐盛時猶不能盡隸中國況五季而後蠻夷猾夏腥穢同風寧復知有禮義綱紀民彝如今日者乎今幸而釋椎髻而冠裳又幸而列于畿輔爲聲教之所首被盖自黃帝至于今世之相去數千有餘載而藩屏之勝絕代懸符文物之隆後先相望則夫侈　國家輿圖之廣記斯地豐更之迹以垂示于不朽者微斯文烏能有徵於後世哉若夫譯往古以昭鑒戒則世編可考經畫野以奠民居則疆理可稽壤則示惟正之義建制昭民力之存規畫經理寓于隱括之中者開卷可得矣吾又安知後之官于斯者不藉以爲指掌之資乎則是書也其有繫于灤者重矣敬贅數語簡端俾省方者有以觀焉

送李漢涯之永清序

昔蜀蘇氏父子皆以文章名於時余自總角則愛誦蘇氏文觀洵之作實勝二子然二子之名乃獨顯何也洵之走京師歷抵諸公間當是時意在暴其子之所長而已及其望實已著軾轍之名冠海內而洵竟老無以自見於世以故其名寖以不章若洵殆靳其發秘其光讓其子以爲名者焉李侯漢涯少負奇氣

善屬文爲當時名士許少華輩所稱重方侯壯盛時屈指計日謂卿相不足取者然竟落不偶而其子元樹元性以學顯於時元樹與余同舉進士元性亦舉於鄉旦夕且見進用兄弟躡踵摩肩並起[illegible]年有稱譽光顯矣而侯年六十乃得一縣令嗟乎人之處世遇合誠有命也若侯者豈非命邪抑亦靳其發秘其光讓其子以爲名者邪然余聞之厚積者遠發蓄碩者用充譬之於物取精多而受氣足則其發之必遲華實必茂侯之未去京師也曾一再過余余視其貌甚健視聽明氣冲冲然銳也爲余言今吏不能有益

于民爲寵賂以敗類者凡皆欲自顧其私富厚滋潤爲子孫計耳今吾起布衣素貧二子巳幸自立雖富厚滋潤無所庸凡吾所以來亦欲以庶幾乎平生之蓄志又焉求乎觀此亦足以見侯之心矣夫其孕美含精旣讓二子以成其名而磊落瑰偉之槩數十年慳淪坎壈百不試一晩乃效用於時而復無時俗所謂計子孫富貴滋潤者則雲蒸龍變憤發其所當必有過人者矣豈特如洵之終以文名家者哉侯之行也鄉士大夫餞侯于郊使不佞致詞焉余覩侯之事絕與蘇氏父子間相類因紀其事如此若其子之爲軾爲轍功名所就固可預料然亦不必論也

重刊大明集禮序

王者治定制禮因時立制累數十年然後乃備周至成王周公始制禮作樂漢儀之定乃由武帝雖文景之富有未遑焉而當時仲舒劉向王吉班固之儔猶以大儀不具爲恨蓋創制作則更化宜民若斯之難也至我　國家不然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承胡元極衰之敝經制大壞先王之典無有存者當是時又攘除羣雄殄逆討叛迄無寧歲而將相大臣皆武力有功之人至于稽古禮文之士莫有任其責者

高皇帝天縱神聖兼總條貫天下甫定卽命儒臣典制度考文章以立一代之典于是陶安定郊社詹同定宗廟劉基定百官魏觀定祝祭陶凱定軍禮而曾魯徐一夔董彝梁寅又總其綱領綜其條目彙爲大明集禮一書蓋編摩綴拾雖出于一時諸臣之手而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衷是以經紀無遺巨細畢舉夏商以後議禮之詳著莫如成周而我　皇祖之制實與之準焉自今觀之周吉禮十今集禮之所存者十有四周凶禮五今集禮之所存者二至于軍賓嘉禮莫不師其遺意酌夫時宜蓋纖悉委曲雖頗不同而通變移風則後先一轍然成周之典具于治功平定之後而我　朝之制定于傾側擾攘之間緩急踈密又度越前代遠矣嗚呼此豈非傳之所謂大聖乎非大聖焉能當此制作之任者乎孔子稱夏殷之禮文獻不足徵也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明興百八十餘年　高皇帝作之于前　今天子述之于後弈世載德重熙累績稽古禮文之事裒然具備矣則所以一民之行而易民之俗者又奚必遠有所慕哉記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其數可陳其義難知雖然非數則義安所取徵哉義非愚臣之

所能窺也數則有簡編存焉因重刻而序之用以陳其數焉爾

贈畢石菴先生宰朝邑叙

善宦者流嘗輕詆理學之士以爲不適於用且曰爲政惡用學爲哉夫守經据義士所先也聰明彊幹吏所先也欲爲政而從事于學泥矣張子曰不然吾聞古之君子終始典于學居則學于父兄宗族出則學于君長百姓莫非學也跡之顯晦烏能間之昔者帝舜起匹夫攝百揆及爲天子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好問好察邇言至與其臣禹契皐陶輩詢言陳謨規誨不倦推其言殆若居木石而友麋鹿無少異者聖人之學其純如此廣漢延壽之倫世所稱能吏然闇於學術不知道不能正己格物而務爲一切以求愉快故終不可大用試使理學之士商功利課殿最誠不若廣漢延壽然明道正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欲舍學以從政譬中流而去其楫蔑以濟矣他日以告石菴子石菴子曰然吾聞天之道不息故久君子之學不已故純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動靜者時囂寂者境顯晦者遇不二者心心有所間則不能緝熙不緝熙則光明息矣往之一

息謂之古來之一息謂之今古今之遼邈曾不能以一息而况于顯晦之間乎故學無間于顯晦然後其志一志一然後其神凝如是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則其政精覈推此以言則居亦學也世言政學二者妄也無何石菴子出而仕爲朝邑宰張子過石菴子石菴子曰吾何以辦朝邑哉張子曰曩子言之矣今將去父兄宗族而學于君長百姓願無忘緝熙以成光明之治石菴子曰茲行吾有大懼焉葢學非言之難用之爲難恬而夷者非難紛而劇者爲難曩吾言之今將用之曩吾處其恬而夷今吾處其紛而劇夫以匹夫匹婦之勝予愛憎毀譽之横發絲棼碁布之事交集于躬一或少懈皆足以移吾之志而滑其心茲行也其克遂吾志而益其所不能者在是其弗克有成而聚吾學者亦在于是也吾奚爲而弗懼張子退而謂人曰石菴子學當益進矣夫志成于懼而荒于怠懼則思思則通微懼則慎慎則不敗能思而慎何替之有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懼之謂也持此以往雖以天下可也况茲一邑異時理學之士爲善宦者詆也吾得用石菴子解矣

贈荆門守黃君陞開封貳守序

黄君旣晉開封貳守儁僚某子會爲文以贈之黄君曰吾思得史張氏文也夫余之不能以言悅人也君知之矣君知之而必欲余言是君不欲人以言悅己也言者不悅人而聽者不人悅則雖有質直之詞必不逆於耳矣於是張子遂言曰吾觀今之爲治者而知吏之難也夫吏之難非治民之難也事人之難也非得下之難也悅上之難也夫事使之數不同而人之材力有限繇以什計也閒僻之地事簡而處優吏之材力五在上而五在下其半猶及民也稍繁則逮下者什三而已又繁則逮下者什一而已爲人上者又以愛憎喜怒殿最之則雖有倜儻卓犖之士必不能以什一者事上而以什九者逮下何則勢所趨便也荊門山厚而土沃往隸荊州時在屬邑最爲殷阜矣及改隸承天大工數起徵賦百出又當郢鄀蜀漢九道長吏日奔走救過不及何暇治民事黄君爲之比及三年政成民恬雖不遺于上亦不貽戾于下以故聲望勿達擢晉大郡然亦勞且瘁矣蓋時之難也夫開封之視荊門則又繁矣貳守尊秩也會城勞較也秩尊則上之責之也彌重勞萃則下之望惠也愈難君能以其什一者事上而能以其什九者逮下乎夫人趨亦趨人驟亦驟則無貴乎[illegible]士矣往者余適荊門謁象山先生祠繼讀其文觀先生在荊門時與友人書曰今治道益衰吏爲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夫唯有志障百川而東之不見知于庸人必見知于識者不蒙錄于上必有利于下卓哉斯言故先生在官雖乎屯田一事之微必與監司反覆詳勘務求便于民而後已即忤上不恤也嗟乎非有道獨行不跂能不受驅于流俗如是乎今先生去此數百年世之官貴尊顯者藹藹然澌盡久矣而先生名德爛然終古擷芳薦藻報祀不轂其所得孰多孰少此亦足觀矣黄君與先生爲同鄉數百年後復躡遺跡宦于此州聞君在治常飭新先生祠宇朝夕瞻對景行流風必有感者深矣今茲行也余亦唯述先生之言行以告遂致期望之意焉

賀雲溪翁汪老先生八十壽序

之言養生者衆矣皆謂出于老氏書傳于世者獨五千言皆天道玄虛上古皇農之道而歸本于合神抱一清淨自正蓋聖人之學內以修性外以理人其道甚近而其效可睹者也今世言神仙者亾慮數百家高者入寥廓卑者雜汚穢其言幻幻漫漫而莫得

其紀其敎茲茲唐唐而莫知其歸也一切謂出于老氏不亦誣乎余爲此言他日以質諸九江守今致政汪公公曰然夫馳思于千里不若跬步之必至嗽咽于豢豹不若糯糒之充腹也言者寧曰沖舉曰委蛇舉委蛇之稱日譁于耳而其事了不可得華山之一白首如莽烏覩世所云者乎莊生有言善養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然則善養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夫人形太勞則敝神太勞則竭故曰毋勞爾生毋搖爾精神將自寧斯不敝之道也今釋此不鶩而希心滌蕩以覬非望是安可幾也公之言如此蓋公之所

以理性養形者亦不外是云今年春公年八十矣齒宿而德愈新身老而神益王余嘗見公語或移日及退如初見時無一語不倫次至論家國事從容道故稱說往古霏霏如屑瓊玉右味乎其言之也飲酒或至夜分坐客踚踚倦矣公徐正衣冠揖拱乃出乃其明步履即新銳少年不逮也嗟乎彼學爲沖舉委蛇者其卒有如公者乎故知世所言悉妄耳斯其得失之畧可槩也春曦既旦淑景載移同鄉諸君登卧雲堂歌南山之什以觴公張子曰余論養生之事而知公獲壽所繇也作原壽

玉林清賞詩序

雲溪汪公致政餘三十年栖于江南之野襟亢雲林踪絕城市躬耕樂道澹如也太守定山表公慕其誼特渡江造其廬訪焉飲于竹間觴咏酣適爲詩數章是時獨柱史龍洲君與偕諸君皆莫從也其後聞者皆依韻賡酬總若干首都爲一帙題曰玉林清賞夫長吏民之表也賢士產之賢也古者爲政重于得人而賢者又以道自重故然明抗行仲舉賓徐談者韙之世降道喪斯義幾微矣迺今穴居名彥大夫垂訪諸君咸鳴鶴之應邕邕焉鏘鏘焉夫亦行古之道也

斯事雖細義有足稱者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大夫之謂矣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雲溪子有焉是庸序之以貽厥後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八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荆州榷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申令蠲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與人高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榷及後稍異者其略曰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通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

持其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　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頗騖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卽如是國用不足柰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抵掌言榷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騖厚入節漏費而不闢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贈表太守入　覲奏績序

凡俗之害於政者奸民梗玩伏機隱慝以詗上之釁謂之曰民蠹貴家侈族持吏短長數千謁以撓正謂之曰權楬此最大患也吾郡幸無此二者而昔之治者往往稱艱何哉蓋其弊有二所從來久矣其一宗室歲祿仰給有司異時諸宗中有號爲貪者數十百人日入公府喧呼橫索欲盡應所求則民力不給卽不應輒喧呼醜詆太守日與是曹酬接不暇又何假治民事乎其二守庫藏吏與諸王府中卒養厮隸深相結納因緣爲奸蠹倖孔以生厲階以故俗日以偷

政日以壞公始至則廉吏之素欺罔者數人諸與爲奸利者又十餘人皆抵罪乃下令曰宗室歲祿隨所食邑輸至者輙散之不足者均之其不順令比吏爲倖孔者罪之於是諸宗貧富皆得以次瞻給喧呼者不至公復明甚不可罔即數百里外有欲爲銖兩之奸者畏公知之咸弭耳慴伏不敢動三年郡中翕然公府無事異時太守坐府中僕僕勞瘁至日旰不遑食若有重負於躬不得遂去以解公恒以暇日與郡中士大夫登覽賦詩爲樂意訢訢相安不知爲繁且勞也此豈與曩者殊俗易民哉事有機政有要公秉其機握其要而徐圖之故其治不肅而成矣竊聞公知舊過視公者見公久理繁劇咸願公早晉大位以去公獨曰不然此固非佳處然其民雖愚而不知僞其士大夫有恥而不敢以私撓吾法是猶足爲也嗟乎荒陬陋區幸得藉公化理民不敢爲蠹士不敢爲擲而向之所謂二弊者又皆已剔去雖公之心亦安能遽棄吾郡之人乎然公始在郎署用文行著聞往　天子軫念吾郡之民借公出守固非久勞於外者也今將入覲　天子嘉公治理必將簡寘左右以酬其勞而司銓者又將上公之最績以風天下則公雖欲不棄吾郡之人尚可得哉顧常以爲君子之政仁必久而後洽功必久而後成漢時守令便於民者輒賜璽書褒美稍增其秩不數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稱兩漢然余不敢遠引異代即如　國初守令久者至十餘年而何文淵劉德皆用太守積勞擢拜九卿重任而責成故良吏輩出治亦近古此皆近事可覆者也今　天子旣已軫念吾郡之民爲擇良吏矣而遽奪之乎公于吾郡之民旣已拯引之矣而遽棄之乎復　祖宗之舊久任賢良以與治理是所祈於　天子者也有往來夙以慰答民望是所願於公者也余不佞謹述公治郡狀并致其借寇之意敢以告於銓衡

又一首

荆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袁公以祠部出守玆郡至則按諸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爲市者數人郡中震慴莫敢爲非迺均宗祿舉積滯察寃獄尊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更爲諸郡最三年以

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勺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爲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通覲大化之成通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閼壅慨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耳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蓋亦有資於時焉夫暘者之望雨也見霮䨴而鼓舞寒者之乞溫也睹束熅而挾纊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乘敝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

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荆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徐至而救之會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居然也茲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仕者咸重內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爲優崇尤不樂補出爲吏卽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爲常公始在簡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人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爲動蓋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爲君子樹立資也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與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爲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爲按察使副卽有卓絕異等殫精畢力亦不得驀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陛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卽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頹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茲其行也僭爲之言

壽漢涯李翁七十序

往漢涯翁爲永清令裁數月輒自免歸翁少卓犖多奇望實炳燁有聞矣然竟不第老乃得一令又鬱鬱不樂去去六年爲嘉靖丙辰而翁年七十矣是時其子諫議君亦謝病歸稱觴書錦光溢閭閈殆天俾翁以遐齡厚享償其平生云竊常以爲人間不可必者三事其最難值者一聰明才患而老壽不可必夫妻偕老而賢不可必老且有子又能大其家聲不可必人有賢子或離親遠宦糜于王事鞅掌陟岵興謠睇雲從嘅何得日侍左右晨夕之歡此又最難得者也

翁旣少負才名年涉耆艾步履尚健聰明不衰太夫人結髮竝壽而兩子俱以學顯何人之不可必者天盡以俾翁乎始諫議在朝廷號爲伉直敢言權貴人側目翁與太夫人日夜涕泣念歸其子是時　朝廷方欲釐制度攘夷狄以太平之業而　天子明察百官惶恐盡瘁莫敢言歸乃諫議獨得歸鳳誥有輝宮彩交映里中嘖嘖稱慶也何人之最難值者　天子獨以與翁乎夫不可必者天與之其最難值者君與之則翁之壽信非恒人所可冀也已居正竊聞古之君子澡心浴德不有其身以奉君親故入以事親出以事君事君鞠躬盡瘁莫敢云勞則有議不返顧而計不旋踵者矣當是時身君之身也親安得有之及其解負辭榮怡然膝下啜菽飲水樂于萬鍾當是時身親之身也君安得有之是以仁君之御其臣不以臣之委身於己也而遂盡其力故有賜沐之恩有馳封之典以體其私父母之於子不敢以其身爲已有也而必致之君故敎之以莫逃之義訓之以匪躬之節以報乎上故君子一身君與親之隸也諫議[illegible]貴閣爲耳目之司非可一日闕者獨念翁老欲歸而天子遂　[illegible]皮諫議無靡盬之歎翁得以介眉壽之福是上之體其我者至矣乃居正則願從翁乞諫議之身以還朝廷俾將以壽其身者移之爲壽國壽民翁其許我乎哉

賀少宰鎭山朱公重膺　殊恩序

愚睹載籍漢大夫韋彪之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斯語豈不良然哉愚葢於鎭山朱公有徵云朱公之鄉爲吉之萬安吉爲賢哲之區在昔赫赫稱鉅公者不一二數頃歲以來得公其人又今昔希遘覯也公沉毅春粹與物無町畦海內士慕公者無不願一識公且猶博綜丘索與當世之務凡古今隆替名物隱賾試一叩之罔不犂然辨洞然析武庫未足喻其藏江海未足方其畜也公自登仕迨今餘三十禩矣周歷中外所至輒留德美垂嘉聞勤民體國鑿鑿皆有成效茲不具論已先是公以中丞秉節鉞撫綏東土方是時三殿西宮之役適且告急會少司空缺簡公寄之公與大司空畢力協謀飭材董役卽隆寒甚暑無間昕夕兩宮賴以速成　主上念乃勞績文綺藏繈頒錫隆疊俾蔭其子一人尋採庭論遷公佐理邦治皆異數也愚每竊論公勤以奉公愼以居寵三十年一日也今所遭値不負疇曩矣古所謂事君以

忠者斯其無媿哉今年愚承乏與潯陽董公偕得辨材省中因之益熟公履公居常簡重不發至語當時大務及官人舉士之要苟利君國則博引曲喻不要諸當不已光俊之業熙明之治寔銳心焉愚又與潯陽公云朱公論諤諤然罔不夙夜念在公家信其忠勤也已公由中丞食三品於茲三有歷年令甲百司周三載者課其績最者進階至三品則榮其三世並録其發考功氏以公績報聞封拜贈敘之典悉如例不靳施焉知公素也潯陽公與愚暨諸曹郎偕爲公賀大要謂人臣捐韋布躋卿貳官隆隆顯矣矧褒先及後也此可眇小視哉公榮矣乃公愀然若不自懌頃曰予先大夫少爲伯氏確夫公後確夫公其予嗣祖也今於　主上恩得幸襲寵榮矣予本生祖則熙齋公是焉茲制於典不獲霑　一命假泉壤有知如子孫何居無幾卽列疏　上請乞以己封移贈熙齋公披吐衷臆諄且篤也　皇上素以仁孝勸率天下鑒公眞悃詔許之公拜　命不覺色喜過望怡怡若有重獲也潯陽公與愚僉曰鎮山公其至孝哉斯固業官之所以能忠也已昔周宣平淮夷之亂任召穆公旬宣江漢間其册命之詞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册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嗣公既底績錫之圭瓚秬鬯山川土田又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夫始之遺惟公分也必曰召公是似若欲因孝以作之忠者繼之寵惟王恩也必曰自召祖命而光祖之孝且於顯忠時一昭揭焉則三代盛時君上所以命官作人與臣子所以表樹勳烈者匪忠孝盡繇哉此益信韋彪氏之言非誕謾也公保釐藩服翊贊　廟堂積勞累伐當與穆公之業先後比隆至　主上眷遇拔擢之恩其褒異乎公卽周宣不啻已今茲益懋往績對揚　休命以彌成　天子萬年之治視召公稱祝于周庭者成於廟器者將不有同心哉諸曹郎慶公沐此殊遇造愚與潯陽公謂不可無言以紀其盛潯陽公復以屬愚愚備述他日與潯陽公論公者如此以塞諸曹郎之請潯陽公亦謂愚他日有緒言也因以質之鎮山公云

送大曹長暘谷南先生赴　留都考功序

昔延陵卓子乘蒼龍翟文之乘前有錯飾後利鑣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四牡避而欲逸造父感於馭人之理過而涕焉愚竊嘆曰今之人士繩約於毀譽之中久矣其幸而不爲造父之所覩哉愚斯言蓋謂南

大尹暘谷君也君起家進士始以吉士讀書中秘當其時即已揚聲藝苑中薦紳先生咸推轂南吉士矣嗣簡列銓部郎周歷諸曹事無細大罔不由於矩矱寓內策名之士崇鉅冗肩無問識不識類能悉其素而第其品臧否淑慝井井辨也往年以考功入選部適其際稍異故常太宰翁欲嚴簡汰以祛夙蠹君毅然當之登俊斥回不少牽避藉藉當於衆心計績敘勞人謂君躋陟通顯且旦夕矣胡至罹此意外哉主上廉君製日令以舊秩暫移南中且易其冑列之考功蓋考功在南中視他曹獨要也　旨下在庭士舉懽然語曰　主上神明哉神明哉其知南大夫矣同舍諸大夫訊君於邸揖君曰嗟君乃復此行里諺云美服人指美珠人估言責之者備矣其君謂哉君默然爲間曰諸君弟毋我念昔人謂成敗利鈍非所逆覩豈皮旨未哉蓋謂操之者有在也愚茲行得非操之者爲乎愚曰若言操者無謂天耶愚請以天之說備質之君矣天者主在造物顯鬱沉陟通窒榮悴更歷疊移一瞬萬態者也詎可常哉揔之不可與易之理固可據而推也杞梓楩柟託根於沃阜高者千仞大者百圍廟堂之棟於彼資焉其沾濡煦嫗始之

句萌達之拱把漸之百圍千仞固天之所厚而培也乃風霆霜雪撼震摧落則何利焉然長養振拔俾之凝厚龐結終以支大廈堪鉅任天之厚之固於此益深且篤也至於人欲以遺大肩重亦必挫抑坎壈歷試備嘗之以定其氣而成其章是以發之堅忍磐琢之後其容畜也必宏而建樹也必遠古碩彥名流炳琅當代焜燿千禩者咸於困踣中起之誠非倖也彼夔芘而謬致隆危擁腫而誤妆匠石雖以徼福實以賈盬殆物之無幸而帝心之所大不厚者君茲之往將謂杞梓楩柟之風霆霜雪非耶矧於此益淬其初強立而定持之他日　主上掄卓犖操執之臣以贊彪赫奇偉之績且將急需乎君君且挺身先矣冲霄之羽豈鎩於樊中千里之蹄豈淹於櫪下哉天之所篤厚而陰庇之者於茲又自有前占也語既君亦怡然顧愚曰予荷　主上恩得令量移幸矣幸矣寧期他日弟益淬厲初則斯語益我矣其心識之君被命甫稱謝即束裝戒道不及世俗栖栖語同舍諸大夫出祖於郊咸黯然於君之行而重爲之別欲爲之詞以致之君愚於諸大夫齒最後當任執筆之役迺不自虞鄙謬因爲援天以慰之復執盞爲壽申之曰

譪譪吉人惟君子使分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遇也靖公爾位不擇事而安之義也行乎其閒而莫之能違者莫非天也君業已知天且能自定其天矣愚何言愚何言

贈羅惟德擢守寧國敘

羅子惟德被命爲寧國守將之郡諸同舍謁予贈之言予聞惟德雅志嚮學者請以學論今夫勝重任引巨輻行千里于一日騏驥誠力矣逸而弗庸力無從見也斷蛟龍剸犀革遇盤錯而無厚干將誠利矣匪而弗試利無從見也是故士不徒學而惟適用之貴

裕內徵外懋德利躬此勵己之符而亦鏡物之軌也國家造士率以理學風示宇內縉紳儒碩相與闡心性析仁義彊志問學烝烝盛矣總之烜赫焜耀偉然追古賢哲固可口悉而指計也迺懷詭者玄探隱索以眩駭耳目而誇侈無實掠虛譽於聲嚮形影之似斯又其下矣學之利用也誠難哉三代亾論已先漢人才瑰瑋卓犖彬彬鮮與爲儷後世諸儒或謂不學無術或謂適道之難且猶慊然少之假令今膚言闊論之士誠得際會操柄其所興發建豎視彼何如大都任本實者誠以達材黨空言者辨而無當此其大較不可明見耶惟德結髮時卽肆力心性仁義之學不爲風習移易其語人深而非異遠而非侈鑿鑿皆可底成績且自奉蕑薄惡以物誘見汙探其蘊莫之能窮叩其衷無不可告沉然澹然可愛而不可厭也夙夜處官獄無細大必躬自裁聽不欲深發巧摘而詳比讞覆又罔不惟明法之麗此非實踐之士哉顧何有於寧寧在南服緣江阻山控據歙池吳越之會屹爲　留都重鎭其民和俗阜可朝令而夕覩其成以惟德寄之此地布德行慶鋤黠庇良獎讓其屬以緩輯其氓恢恢乎游刃耳其所表見視今寧啻什百

耶是故推心以敷之政罔不若率性以順之道罔不遵覃愛以沛之仁罔不懷端軌以恊之義罔不從所謂騏驥以馳騁効其力干將以剸割顯其利者非是之謂哉惟德行矣誠惟益究厥施毋爭長于跬步脆薄以自多足使今世學者咸知躬行君子之爲難惟德將有辭於天下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體用之學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德其念也

賀少司寇少崖傅公三品奏最序

夫人雖躬秉靈淑蹈履卓異然猶必潤之以學蓋孔子筮而遇白賁之繇曰舍之謂其從白而無采也然

世皆疾今之言學者以爲夸誕而無實夫夸侈無實非學也古之所爲學道術者乃以礱琢其理性而磨瑩其瑕纇故質直守正恢之以容飾廉渠潔膏之以惠木訥愿樸濟之以通彊毅有爲栽之以識夫然後足以弘道恢業開物成務焉嘗觀人材之生大抵肖其土產必學焉而後融之楚之有江漢衡巫山磅礴而水濟洴故其人多任率簡諒有磊砢倜儻之槩然其蔽也徑直而不詘鋒銳而鮮堅世亦以此少之往古勿論即如　國朝楊文定之謨猷夏忠靖之康濟劉忠宣之籌畫皆世所稱元功碩輔社稷臣也然論者猶以爲質掩其學風習未融焉假令數公者玩白賁之筮覽礱琢之喻則庶幾哉詩書所稱臯禹伊說之倫矣自居正通籍朝列十有餘年見今楚材輩出又斌斌皆興起於學而少宰馮公少司寇傅公爲之楷範馮公淵雅而通識傅公淸眞而沖邃皆余所嚴事者嘗竊論兩公之爲人譬之鏡也夫鏡之有土蝕斑駁之類也然世皆指其斑駁者謂之古而其駁落明瑩者顧反以爲纇乎時而不知貴乃不知斑滅而又明瑩者之爲古更甚也故非有精鑒者不能辨無駁之鏡非有邃學者不能瑩有纇之質夫兩公蓋鏡之明瑩而駁落者也馮公別有紀述不具論傅公者弱冠舉楚士第一登進士拜廬陵令以政蹟異等擢授兵部尚書郎調考功是時當考察庶官人皆縮避不敢任公乃從他部中驟領其事而鑒別精覈大允物情已乃廻翔藩臬周歷數省而後爲御史中丞巡撫山東已又移督漕運入佐司寇所在輒有顯稱乃其事余不能縷縷道也其器幹之通濟如此然又深中而豁外達識而閎度其居官不以一錢凂已而能恕已量物所與交必天下名士而能愚知并容故自公卿以下咸推轂之謂公之生楚也而弗類楚人也此非有邃學厚養詎能是乎今年夏公以三品任滿天官氏上公之勞績聞於　天子咸謂公卓才弘量可以投大肩重與余言類於是　天子嘉公行能錫之　誥命封其大父母父母又蔭一子爲太學生恩賚甚渥然余觀公之挾持醞藉英英爲鼎鉉之器蓋非可以累日積勞論者也故舉楚先哲之事以望於公而獻其質學之說焉雖然今之惡言學術久矣夫鏡之加以磨瑩鏡之幸也今以時鏡之足以亂古也而遂厭磨瑩之工以爲不必用人之有學術所以爲聖賢者也今以世之學者皆竊虛稱而躬藏行也

而遂以爲人之無所事學是爲明鏡護瘢而爲聖賢存顙也不亦誤乎夫事固有同行而異趣者亡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而所以走則異周人謂鼠之腊者曰璞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璞之名同而實則殊也可不辨哉可不辨哉

壽襄王殿下序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者曰千歲夫人壽之不可幾以千萬諗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主侯王之與衆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即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者待以行雞三號延頸跂踵東面而睎無不願萬年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岳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侯王者岳瀆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爲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無不願以爲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已故也非然者且爲厲爲孽將誹讟之是承何千萬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 帝室至今

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封內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即有司人百曲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詘已撿下以信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大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爲德不直一手一足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夫敖氏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十年未足也而問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子而計子之所有者愼用之而已夫圭撮之不愼鍾筥洩之鍾筥之不愼尾閭洩之江海雖大也以奉漏巵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驁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嗇之則永彊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

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頤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

封君堯溪劉先生七十壽序

今士大夫身服官政不得歸侍父母壽率靳能言之士侈之爲詞爛然累牘盈世之騖於文日甚矣張子居京師與吏部考功劉子相友善劉子之學務在剗剔枝葉歸究本實不儕於俗而求當於古本之其父曰堯溪翁堯溪翁者楚隱者也居衡山好古樂道以德化其鄉人鄉里咸稱爲長者張子與劉子居聞翁行誼甚悉固知劉子之學有家承也居數年堯溪翁壽七十於是鄉之大夫官於朝者廿有八人咸謂張子曰子善劉子知堯溪翁盍詞焉張子曰唯唯否否夫劉子者離於俗而當於古者也奚以文爲哉人之相與情不至而後益之以文信不至而後飾之以禮故深拱揖讓儐詔陳詞施之於交際而父黨則無容況其親乎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使親忘我難今夫布衣閭巷之人身不越乎隴畝疾耕力役時得一臠之味以上其親即父子嘻嘻終日相對或笑踞袒裼至忘爾汝彼其於飾恭敬悅耳目者至淺鮮矣然要以愛情深至而天眞驩洽則豔於文者固不若厚於實矣且夫劉子之事其親也又奚以余言爲哉夫劉子始爲南昌令南昌爲江西首邑當四方孔道百責之所叢委世好之所熏灼然劉子慮辱其親之故夙夜勞瘁修勅如處子用廉能冠於諸邑其在銓曹終日扃戶省事寡交謖謖焉以修其職業爲務人之稱劉子者未有不本之堯溪翁者也榮閫厚實從中徵外雖微吾言也劉子之所以事其親者豈其少哉諸大夫曰不然夫力勤服事怡愉愿慤者士庶人之行也中心憯怛節文修飾者鄉大夫之行也詩人以春酒介壽稱彼兕觥形之詠謌不一而足皆所以鬯堙鬱而長驩愛也且夫君子者豈務爲寘寘昒昒獨修其身乎亦將以垂範作則敦行而善俗者也今劉子獨以身在郎署不得親執觥酌奉一日之歡而託之修詞以宣其堙鬱達其情愫俾閭巷之人睹其盛者知慕豔其榮者興仁用以長慈孝之風而示爲子之節故君子之於教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本之以情秩之以禮修之家庭之間而孝弟之行立矣獨文也與哉於是張子謝曰諸大夫幸以劉子

之卒有係於世教非愚所及也請書以貽堯溪翁豢以訓其里之有子者

壽李母杜夫人七十序

杜太夫人者御史中丞李公母也中丞公早孤太夫人身不越閾茹苦堅操以訓中丞公遂致通顯中丞公遊宦四方恒奉太夫人爲養云正嘗觀覽古人瞻雲陟屺事益傷之焉夫子之于親其念誠篤矣或意有所壅閼不得自恤其私獨乃流涕于雲霄興歌于道路若然者卽有奉公許國之誠豈不以返顧慮牽私懷哉正數從中丞公遊竊聞太夫人在壼內持範嚴居處節顧獨好釋氏言其奉佛最謹乃侍婢亦化之中丞公奉觴爲壽侍婢居旁語釋氏事太夫人卽大喜爲益餐焉是以太夫人體和氣適壽七十矣而聰明步履恒如盛年公亦因是得專積慮忘返顧之懷殆天以太夫人之壽厚公而贊其勤勞之志也然亦公有以致之焉夫致壽有三養備體腴者壽身榮志愜者壽施德于人人皆欣戴慕願者壽備養者奉甘膬實腸腹者也此編戸之氓有力者能之榮悅者以貴遠親者也此宦仕之人乘堅策肥者能之若夫德厚施于人而惠愛閏乎物得人懽心以事其親則非公卿大夫有道術者未之由矣自公爲巡撫以敎大優裕爲治遠近莫不洽悅聞者 國家欲更新三殿蒐材楚蜀貴州之地億度用費且數百萬民惶怖逃匿嗷嗷靡依公不震不遽鎭之以定徐令有司曰剏作國之大事也而元元國之本也本一搖卽大事何賴其務所以安之然後度經費審區畫愼選良吏分任其事未數月山中以巨木告者項背相摩于道事旣遄舉而民不告勞里中父老咸曰今吾所以獲生者繇李公聞公有母事佛慈愛不忍傷物乃公所爲者舉太夫人敎也吾儕念無以報公獨願太夫人之壽於萬斯年以享公之祿養于無窮此之爲德不直一口譽之一手戴之而已玆非所謂德施於人而人皆欣戴慕願之者耶夫鼓摵園則花放鳥羣噪而風生衆動所觸天必從之故太夫人之壽天所以厚公亦公有以致之也正竊聽輿人之誦而知太夫人之所以獲壽者繇此因論次其語以爲太夫人壽

雲海子序

楊子雲白首著太玄經殫竭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獨桓譚以爲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丘索談藝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爲祇足覆瓿云耳夫盤

俗之情好追慕往古而輕忽儕類信其習見而奇所希聞世人親見楊子雲名位不顯又其所著非淺見謏聞易用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卽古巖穴之士殫精神於毫素者有不以窮約自發憤者哉其堙滅而無聞者又何可勝道哉雲海子遁世絕俗閉門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裒之化下述道德之意大極寥廓之宇細入肖翹之變可謂辨矣至讀玄叩集則又窮極幽深鉤致隱賾索玄珠于象罔叩寂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乎觀其托意幽遠鑄詞險峻讀者至不能以句又烏能究其指歸則世之知之者蓋亦希矣嗟乎雲海子幸無輕出其書世有博極達觀如桓譚者必將特垂賞鑒而何討乎流俗之知與不知哉作雲海子序

西陵何氏族譜序

法史氏年表爲歐陽氏譜法禮家宗圖爲蘇氏譜斟酌二氏而剔其遠冑之謬爲西陵何氏譜何氏者源陽人洪武朝始徙西陵五世而至今太守公以明經中第歷躋通顯於是何氏族甲於西陵矣自漢以來取士悉重閥閱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託附名家以自表異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於菟諸如此類不可殫記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採靈菌於糞壤拔姬姜於顦顇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韋布閭巷之士化爲望族昔之侈盛競爽者溺於今之世矣夫陞替靡常而澤施有限歷觀前代侯王有土之君及卿大夫所以爲子孫計慮深遠者豈不欲固其本根期世世弗替哉然或數十世或一再傳而存替什一而已彼其先世之澤及身而已淳者已漓而不思懋德以醞醇厚者已薄而不知返薄以歸厚如是卽世家鼎族亦烏有弗替者乎故君子垂世作

則不在族之繁徵而視其德意之凉厚不在貽之肥瘠而卜其規模之恢隘序之譜牒以治其昭穆爲之禮節以聯其屬姓教之敦厚示之省約以振其風靡斯寖隆寖昌寖流寖長之道也余觀何氏譜載先世行事咸質直忠厚又觀太守公居官長者不侈世好故知垂範者遠矣嗚呼何氏其世有興者乎

錦冰集敘

錦冰集者津南陳公在禮部時作也按唐舊說儀部員外郎號瑞錦窠祠部稱爲冰廳公在部十年週歷四署而居儀制祠祭最久已從祠部郎中出守荆州

乃裒其集題曰錦冰葢公所以深造厚蓄者得之二司爲多也余忝朝籍得交海內名士南宮爲盛葢諸曹咸綜理叢劇而南宮所掌皆　國家徽章鉅典禮樂制度之事望優而務簡士大夫得以餘力寄意于文翰今觀公集贍才麗藻花爛暎發又綜故實達時宜有閎衍深沉之思葢力優則造深慮閒則思專故也夫士操觚掞藻欲有施于世者何可勝道然卒鮮有聞者何則才局則拙之而愈促故畀賦者不可強務劇則負厚而慮疲公旣卓犖多奇家承世學優游閑省慮殫神凝才儁而又成之以遇欲亡傳得乎顧

余所深惜者以公素所樹植弟令寘諸闕庭間必且爲　國家彰黼黻之文揚治世之音而鴻漸之翼阻于一麾茲其故余未之解矣夫器有所宜而音有所諧夏瑚周鼎朝廷之器也以陳於闤闠則視者駭朱絃疏越清廟之音也以鼓於委巷則聽者疑故余覽公集感其先後殊遇再三興慨世有識器審音自當辨之余言非諛也陳公閩人先世有絅齋先生恥菴先生并以學致通顯至於公猶光云

種蓮子戊午稿序

往甲寅不佞以病謝歸僻在林里談藝之侶屨絕於戶獨遼殿下好名重士時以文翰相與於蛩響空谷遂忘其闃寂焉丁巳不佞再忝朝列今年秋以使歸謁王王手詩三冊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讀之爲詩二百餘首他作亦稱是考其日月則自春徂秋方數月而已何篇什之鉅盛而文采之工縟乎葢天稟超軼有兼人之資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雖不效文士踵躡陳蹟自不外於矩矱每酒酣賦詩輒令坐客拈韻限句倚次比律縱發忽吐靡不奇出或險韻奇聲人皆燥吻斂袂莫能出一語王援毫落紙絫數百言而穩貼新麗越在意表傾囊瀉珠纍纍不匱故其著

述之富如此誠令與綴述之士應制分題爭場競捷則東方之袍不屬於之閒矣夫人之材品不同或注興立就或彙日乃成而談者咸右緩步之工謂疾趨之率嗟乎此可以語中常者耳夫世所以尚騏驥者謂其立至也所以貴鏌鋣者謂其立斷也若曠日積晷則鈆刀效于一割駑馬可致千里故曰兵寧拙速未覩巧之遲也于文亦然曹子建李太白文壇之飛將也或七步而紓偉詠或搖筆而賦清平卽其文粗者猶足以方駕朋儔沾潤後代世豈以是短之哉不佞讀王詩往往稱說曹李而王逸才俊氣畧與之埒

豈千里之種必產於渥洼耶然子建沉抑東阿太白飄淪江海而王鍾毓特異福與才齊則天之所賦厚脆又殊矣不佞譾陋爲文數日才撰一篇輒又棄去然卒無以踰人而王謬以爲談文之契屬題評冠序辭不獲命僭爲序諸首簡夫下乘末品望騏驥之絶塵當跙踔喘汗之不逮又烏能窺其步驟哉王栖心玄勝　今上錫以眞人之號又獻材助國捐祿救民皆被勑奬語具津南陳太守序中不具論論其文如此

贈霽翁尊師吳老先生督學山東序

往嘉靖丁未海內通藏記之士畢試於禮部是時翰林陳先生比部吳先生寔董校閱葢中試者總二十有二人夫二先生皆世所稱通識鉅儒也諸士徼時厚倖獲所依歸及奉教於二先生久卽見其行議卓犖有瑰瑋鴻廓之觀葢私心幸慶之焉竊計以爲如二先生者誠令專造士之業董作人之任以其學樹幟於時卽所振起當不啻吾曹千百而陳先生則在內庭以論思獻納爲職不得處外居數年會山東督學缺部議視諸曹中文行最著者咸莫如吳先生遂以先生行乃居正竊言於衆曰今茲先生之學且大行矣大樂之於馬也不檡駑良然得騏驥騕褭則其御愈精倕之於材也不較枉直然得楩梓豫章則其工愈妙夫山東者齊魯之區其綜於儒學葢自古記之矣斯亦先生之騏驥豫章已雖然願有以質於先生居正少時見諸學士鉅公稱人之文曰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爲節士已而果節士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爲才卿已而果爲才卿彼所閱者不越篇章觚簡之間而稽終究用如執左券以待合靡不應者今世學者含菁咀華選詞吐豔葢人人能矣至究其實則或行業盭戾先後殊詭也豈昔之學者達於衷而今之

學者辯於口耶夫媄質而嫱飾則覩者眩華櫝而葆石則賈者唾故竅言者棄德之賨也縟采者彫朽之飾也攘竊者剽文之宄也把波者塞源之贊也士有此四者卽燁如春華奚益矣夫志意不一不可以識行趣舍滑觀不可以識眞且欲興復古學以新士業唯在抑浮端習哉異日者見齊魯諸生某也節士某也才卿曰此吳先生之徒也則居正輩且却三舍避之矣

文集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九

辛未進士題名記

隆慶辛未禮部大比貢士中式者四百人於　廷皇帝臨軒親策問以隆禮敦讓化民成俗之道賜張元忭等及第出身有差已所司循故事請立石太學題名有　詔令臣爲之記初臣典試南宫諸士實繇臣以進故　上使臣記其事臣既閱其甲第姓名乃竊歎曰夫諸士之托名於貞石也將以蘄不朽也聞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然自書契以來士之殫精神於毫素期以爲後世名者衆矣今世所稱名家大方可指數者無幾耳乃黙識躬蹈之士倜儻非常之人雖不蘄以言傳而隻辭片語往往見稱於人或勒諸金石守爲蓍蔡無敢忽焉何哉天下之物必有其實而後乃發之於華芳林墮蕋採擷遺英色非不鮮彩非不炫也乃不終朝而萎蘙者無本故也故德與功本也言華也道德有諸中於是以宣其蘊蓄則爲有德之言而德非言之所能盡也功績底於成於是以述其梗槩則爲後從之言而功非言之所能盡也惟不得已而發之於言而言又不足盡其蘊斯其爲言也聽之而有味愛之而必傳蓋古之所爲者以此向也臣固聞諸士之言矣今既因其言以策名於朝又勒名於石則諸士之所蘄於後世者亦徒以其言而已乎其猶未也夫德與功與言者析之則三撮之則一德與功待言而言不出於德功者未能傳也今諸士抑首受書幸一旦離蔬釋屩而登天子之廷其德與功且未見其端倪也而獨以其言蘄名於後世庸詎能乎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修詞在立誠以存忠信則其爲言也孰尚焉諸士其亦務所以進德居業者以自樹其本而後修詞以立其誠由是令名載而行之雖與天壤俱敝可也不然則昔之植碑洗石者慮陵谷之有變遷而其名不可磨也今陵谷未改而其言已澌盡矣莓苔并没燕山之石可勝用乎然其德政至今猶在人口者則非徒恃以言耳故臣以爲不朽之圖在此不在彼也是科也貢於南宫者三百十　人前科附　廷對者　人合四百　人

懋修謹按故事會試主考者即記題名辛未當先父而是科張陽和鄧定宇二公屢爲請索先父以機務未暇遂延至五科俱未鐫記張鄧二公每以爲言適先父作記已成而二公又以差去不及催

請此記遂久留書記所而先父告終二公俱不任京師矣其後癸未禮科以五科無題名記缺典爲請　上命自内閣以下詞臣撰補之而五科缺典始完憖修亦不知先父親筆書記乃在記室所也遺笥之手澤空存公庭之貞石未勒梓此以存凡以完詞林之逋乃辛未諸公咸未之見也

京師重建貢院記

今　天子踐祚之三禩新修貢院成其地因故趾拓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爲崇墉施棘徼道前入左右中各樹坊名左曰虞門右曰周俊中曰天下文明坊内重門二左右各有廳以備譏察次右曰龍門踰龍門直甬道爲明遠樓四隅各有樓相望以爲瞭望東西號舍七十區區七十間易舊制板屋以瓦甓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爲至公堂堂七楹其東爲監試廳又東爲彌封受卷供給三所其西爲對讀謄錄二所簾以外矗矗如也翼翼如也後爲聚奎堂七楹旁舍各三楹主試之所居也又後爲燕喜堂三楹東西室凡十六楹諸胥吏工匠居之其後爲會經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有三楹同考者居之簾以内渠渠眈眈如此其他庖湢庫舍所在而有明輿

向背咸中程度其規制名額雖仍舊貫而閎麗爽塏邃密棨輿視舊制不啻三倍工始於萬曆二年三月以明年九月告竣計庸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既告成事於　上於是司空郭公率其屬請予爲文以記之按京師貢院始於永樂乙未是時考卜未定文皇帝以巡狩御行幄庶事草創其所舉士秋試不過數十人春試率百餘人故試院規制雖頗陿隘亦僅能容及燕鼎既定人文漸開兩畿諸省解額歲增士就試南宫至四千有奇而貢院偪隘如故又雜居民舍間余爲諸生就試南宫及官詞林典試文武士數遊其中恒苦之自嘉靖間建議者咸請改剏西北隙地或言東方人文所會宜因其趾而充拓之以從新然旋議旋輟未有必然之畫也今　天子始命有司之請一旦煥然易敝陋而爲閎麗士之挾策而來者不啻若登龍門探月窟矣嗟乎振敝維新固自有時舉二百餘年之陋制一旦建爲堂構巨觀非振奮焉能有成哉嘗謂創始之事似難而實易振蠱之道似易而實難室已圮而鼎新之易也鳩材庀工而已惟夫將圮而未圮其外窿然丹青赭堊未易其舊而中則蠹矣匠石顧而欲振之聞者必以爲多事而弗

之信其勢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　明興二百餘年至嘉隆之季天下之勢有類於此者多矣紀綱法度且將陵夷而莫之救有識者憂之今　天子茂齡撫運嘉與海內更始於是舉二百餘年之將墜而未作者一切振而舉之然衆庶之見溺於故常令下一年而民疑二年而民謗不曰　上之所以興廢起墜者皆申飭舊章也而曰創行新政也浮言四起聽者滋惑頼　主上明聖不少搖惑蓋五年於兹而後仕者起晻者晰於是海內始知相與歌誦　上德翊戴明主而不知始之振之如是其難也夫論治者怠則

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夫惟能張之而毋怠則自不至於廢而可更故虞廷當治定功成禮樂明備之時而其君臣賡歌以相儆惓惓以率事省成爲言怠荒無虞爲戒蓋恒恐其怠而思以張之也嗚呼繼自今上之取士與士之待用者其亦遠覽虞廷率事儆戒之意感　明主振興才雋之心皆務爲恪恭匪懈爲　國家建久安長治之策其無鶩爲偷安苟祿以瘝上之事哉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馮公壽藏在京城西南可二十餘里實黑山之壤冢爲太監剛公墓剛在永樂時隨　成祖靖難有功公素慕其爲人故卽其地旁而卜兆焉左瞻　城闕崔巍右瞰香山碧雲廣途前舒層巒皆擁氣佳哉鬱鬱葱葱信靈境也前爲大門馳道屬之門內左爲僧寺以奉香火右爲護藏之宅寺宅後爲石樓各一中爲祠堂堂後爲壽藏地繚以周垣樹之松栢左右又各爲塋兆一左則公之名下太監王君喜葬之藏右則公弟都督君佑之藏其制務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其工費則以　三朝賜金爲之董工者卽其弟都督君與王君喜也工始于萬曆改元之九月至二年九

月而告成事役既竣公蘄余文記其事用垂不朽余惟宵壤間萬物皆有盡惟令名爲不朽今京西之原珥貂貴寵高塚連雲者何限無論後代卽今人所與知者幾何昔巷伯興詠于畝丘史游殫精于籀書呂彊清貞承業忠鯁皆並耀四星流芳千古今求其所爲葬地尚有存者乎固知不朽之圖在此而不在彼也公昔以勤誠敏練早受知于　肅祖常呼爲大寫字而不名無何卽超拜司禮秉內政嘉靖丙寅迎立　穆宗皇帝以功廕其弟侄數輩　穆宗不豫　召輔臣至　御榻前受　顧命公宣遺　詔音旨悲愴今

上踐祚奉　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適余得上召見於平臺付以國政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諮於余而後行未嘗內出一旨外干一事調和　兩宮贊成　聖孝侍　上左右服勤備至凡　宸居早暮出入飲膳皆有常度暬御供事皆選端愼者以充上日御講幄無間寒暑公惓惓勸學侍立終日日無惰容凡宮中冗費悉從減省務在節財愛民如大庖減供御惜薪司裁去柴炭御馬監省芻豆數皆公所奏施行余每對便殿從容語及國家事有關於君德治道者公必導　上曰先生忠臣　先帝簡托以輔上者所言宜審聽之　宮壼之內尤極嚴肅有干紀者悉置之理雖所厚亦不少貸故　上以冲齡踐祚中外寧謐　宮府清晏蓋公之力爲多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今以公建立視古巷伯之倫何讓焉誠由此永肩一心始終弗替雖與霄壤俱存可也又奚竢於壽藏而後永乎然窀穸之事人所諱言也而公乃預爲之達也嘗以　賜金用彰君賜忠也制用質朴不爲厚藏智也愛其身施及其弟葬其屬仁也此皆卽事可紀者固略述公之行誼與其作藏日月勒之於石俾後來者覩焉公諱保常山之深州人

懋修謹按先父之與馮司禮處也亦宮府相關不得不然謝世之後言者用爲罪端今觀其與頂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賄結者曾記萬曆丙子年司禮之任都督馮邦寧者以貴倨使酒凌市人適遇先父長班隸人姚曠者勸之邦寧手摳姚曠曠卽捽碎其衣帶同赴朝房稟先父先父卽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侄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卽杖其侄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按此一事卽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護短之意作於言色而馮若信先父之深竟割愛處斷可見先父當主少之時於左右侍近其調處之術可謂深矣不然以先父之嚴毅使左右不服其調處亦將奈之何哉苦心國事者自當有推諒其衷若矣余言雖嫌由父子之私衷似乎違衆非之極詆然已幽沉之善安忍避私畏違而掩之乎

遊衡嶽記

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爲嶽豈禹初奠山川望秩猶未遠與舜典南巡狩至于南岳今瀟湘蒼梧故多舜跡殆治定功成乃修禋祀與張子曰余登衡嶽盡得天下之大觀焉十月甲午從山麓抵岳廟

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以虬松老桂含煙裛露鬱鬱葱葱已不類人世矣余與應城義河李子先至禮神畢坐開雲堂湘潭會沙王子漢陽甑山張子乃從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恍然若有導余升寥廓之宇者躡虹梯憑剛飈黃金白玉幻出宮闕芝草琅玕琛然盈把殆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側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睇十步九折氣塡胸臆蓋攀雲捫天若斯之難也午乃至半山亭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峰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飯僧舍少憩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

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峰皆摩霄插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諸峰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峰首則諸峰顧在屐底若揖若退若頫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旁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紘埏六合舉眦皆盡下視連巒別巘悉如培塿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暮宿觀音巖巖去峰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柸盂不類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爍爍若丹鼎之方鬪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于洪鑪旋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噫吁嘻奇哉偉與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無徃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見去而余輩以杪秋山清氣肅乃得快覩蓋亦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慴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峰下四山重褁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嚮泉聲徹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幽草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爛丹青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磵道險絶嵓壑幽邃人罕至焉暮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

夜雨曉起雲霧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絶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李子拉余衝雲而下行數里所倐見青雲霽日豁然中開問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于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花散雪縈灑衣襟巖畔有沖退石大可徑丈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居然有舞雩沂水之樂誠不如簪紱塵鞅之足爲累也是日石棠李子亦自長沙至會于嶽廟同返自甲

午迄辛丑八日往來諸峰間足窮于攀登神罷于應接然猶未盡其梗槩也聊以識大都云張子曰昔向平欲俟婚嫁已畢當徧遊五嶽嗟乎人生幾許時得了此塵事唯當乘間自求適耳余用不肖之軀弱冠登仕不爲不通顯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會心處輙悠返焉蓋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即不能與汗漫期於九垓亦當徧遊寰中諸名勝遊目騁懷以極平生之願今茲發軔衡嶽遂以告於山靈

後記

張子旣登衡嶽數日神惝惝焉意罔罔焉類有擊于中者蓋其悟也曰嗟乎夫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余前來道大江遡漢口而西登赤壁磯觀孫曹戰處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烏林傷雄心之乍衂東望夏口羡瑜亮之逢時退想徘徊不知逸氣之橫發也繼過岳陽觀洞庭長濤巨浸驚魂耀魄諸方溟涬一瞬皆空則有細宇宙齊物我吞吐萬象并羅八極之心及登衡嶽覽洞壑之幽邃與林泉之隈隩慮澹物輕心怡神曠又若棲眞委蛇歷遐路景之事不難爲也嗟乎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太虛無形茫旻漠泯澒濛鴻洞云爾日月之迭照煙雲之變態風雨露雷之舒慘淑氣游氛之清溷日交代乎前而太虛則何所厭慕乎即太虛亦不自知其爲虛也夫心之本體豈異於是耶今吾所歷諸境不移於舊而吾之感且愕且愛且取者顧何足控摶乃知向所云者盡屬幻妄是心不能化萬境萬境反化心也夫過而留之與逐而移焉其謬等耳殆必有不隨物爲欣戚泯溟感以融觀者而吾何足以知之

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汪大夫守襄陽之三年諸大令旣舉乃惟章表人物

以興士勵俗取　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士總百十人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而余適以使事道漢上爲記其事夫自我　國家以科目選士士生此時即行若由魚才懷管蕭非是亦無繇以進顧一切皆限以科條渠蕖雖絕材奇駟亦必頫首屈就羈靮而足力稍後者又輙有頓躓之虞故襄陽爲楚中鉅郡然二百年來而闔郡之士登名科第者才百　十人而已可不謂希覯而闊聞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覘國者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爲彊弱夫謂國有人者非肩摩轂擊朝市皆盈也而無

人者又非官府左右盡皆虛也得士與不得士而已夫得則以一二人重於千百不則以千百人輕於一二故馬不必擁軸要之齊足木不必蔽乘要之中墨夫士惡可以多寡言哉　國初之取士或拔於臺隸或舉於三老或奮於刀筆當時號爲制科者率不過百餘人其作爲文詞皆据經義不務剽剝葩藻乃近時人所共姍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於後世者至不可縷數也今文教大興海隅嚮學於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闕下若魚鱗雜遝雲合霧集文學彬彬可謂極盛然考其功實頓相懸也異日者　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增頒制額廣羅英儁令窮鄉鄙邑皆用科第士以爲長吏其欲興平致理蓋惓惓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若是者何擷華之悅目固不若摘實之充口故士之適用誠不可以多寡論也余嘗往來襄漢間美其風俗與縉紳大夫處咸質直重厚辯於心而訥於口及聞長老言前輩風烈尤爲恂實爾雅大者以經術取卿大夫輔翊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小者下至郡邑守令咸可稱述渢渢乎固大國之風也如此即百　十人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之汙隆由於風俗乃風俗亦賴人材以成九乘抱道畏壘大穰緜駒善謳齊右變俗故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者也非由俗制者也將使浮者挽之以就實而況實焉者乎漓者釀之以還醇而況醇焉者乎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後有興者考德論世審名實之所歸察操執之所究斯亦得失之林已若曰整齊其故事而已非大夫意也

學農園記

樊遲請學稼而孔子小之意遲欲躬稼勤苦思以易天下如許行所稱皇農之道並耕而治者故孔子明禮義信大人之學以廣其意如曰能如是民歸之且有爲之稼者何用屑屑自親其事爲夫聖賢之言各有攸當世儒見遲鄙嗤於孔子便謂農不足學衿衣侍孔子詎足以小人嗤之邪昔晉簡文不識稻閉閤三日不出猶有慙色曰寧有賴其末而忘其本者夫天子之尊猶以不知稼事爲恥況其下者何敢自逸燦爛鐘鼓饌玉剝下自潤而不睹其艱第令此曹得余少苦爲貧家靡擔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數十畝嘉靖甲寅以病謝自念身被沉痾不能簪筆執簡奉承明之闕若復馳逐城府與賓客過從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謝屏親故即田中闢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茆結

廬以偃息其中時復周行阡陌閒與田父傭叟測土壤燥濕較種穜先後占雲望祲以知歲時之豐凶每覩其被風露炙熇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饑歲小不登卽婦子不相聊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族夜泣逋竄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成黃雲被壠歲時伏臘野老讙呼相與爲一日之澤則又欣然以喜囂然以娛雖無冀闕躬饁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詠歌欣戚罔不在是旣復自惟用拙才劣乏弘濟之量惟力田疾耕時得甘脆以養父毋庶獲無咎且斯事雖賤非學亦無繇知也因榜其園曰

學農以申止足之義焉或曰農生民之本也周家用稼穡興王業卽治天下國家固亦繇力本節用抑浮重穀而後化可興也吾子意在斯乎夫君子志其遠者大者小人志其淺者近者吾儕小人養殖之不給是虞而又敢有他志且爲菟裘以娛吾生而已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荊州府題名記

荊州舊無題名定山袁公由祠部郎中出守玆郡三年旣政成民熙公府多暇按郡志訪遺老得　國初以來太守若干人同知通判推官總若干人紀其名授年月并勒於石以傳永永其中或用賢能取卿相顯名當世鴻猷遺惠至今誦之不衰或但有姓名爲其樹立莫可稱述後之覽者必將有感焉斯亦得失之林已居正旣得覽觀前守行實因以慨風俗之盛衰乃喟然稱曰嗟乎夫弛張之道豈不由世變哉余聞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閒其吏治民俗流風茂如也是時　明有天下幾百年道化汪濊風氣純古上下俱欲休息乎無爲而荊州爲楚中巨郡戶口蕃殖獄訟希簡民各安其鄉里親愛長吏長吏出行旋麾前導社中兒孝遊嬉車側不知走匿蓋其風純

至如此太守以下率八九歲一易卽無他異能而因常襲故亦稱賢能當其時治之爲易其繼也醇俗漸漓網亦少密矣一變而爲宗藩繁盛觥權撓正法貧於隱蔽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并又變而僑戶雜居狡僞權詭俗壞於偷靡故其時治之爲難非夫沉毅明斷一切以摘奸剔弊故無由勝其任而愉快矣然則地豈有難易哉流俗漸靡使然耳語曰聖人不能違時振敝易變與時弛張亦各務在宜民而已居今之時用曩之治欲因常襲故以希治平譬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亦必不可幾矣是風

俗之變也嗟乎　明興財百九十年而變已如是吾安知繼今以往其將變而厭棄今俗以復古之敦龐簡易乎抑將變而愈甚以至於莫知其所終乎後之治者非隨俗救弊又將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姑記此以俟來者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庚戌之春余用侍從請告歸故郡宜都教諭魏大濟來移書曰宜都舊有學也歲久寖敝薦紳先生學士大夫遊其中者咸思以新之而未能嘉靖乙巳會稽陶侯來守茲土大濟則間以是請之侯慨然曰是在余矣會天大雨江水溢巨木浮江而下取以爲材省費之什二乃爲堂爲廡爲祠又置學田五百餘畝以繕祭器給師生之廩秝自他舊制有不當於人者侯皆一新之於是百年之廢一朝具興厥功茂焉乃大濟與諸生則願以其事紀之於石以垂不朽史張氏乃言曰余聞之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傳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信哉是言也夫法令政刑世之所恃以爲治者也言道德禮義則見以爲希闊而難用然要其本則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爲用易見而禮之爲教難知故古之

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皆所以整齊人道敦禮義而風元元者也今議者不深惟其本始鶩爲一切之制以媮快於一時夫教化不行禮義不立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將無所措其手足當此之時雖有嚴令繁刑祇益亂耳烏能捄斯敗乎由此觀之道民之術在彼不在此也宜都環數里以爲邑處僻遠之區吏復不能加意以振起士習數十年學者益落然陶侯一新學而人皆訢訢薦紳先生學士大夫咸相與踴躍讚嘆改觀而思奮延及齊民亦無不被服於德教者此其轉移化道之機蓋有不言而風行者矣故上之化下猶影響也何必政刑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而喜之豈爲一絃歌足以治武城哉在以道化民漸漬以禮樂而孔子取焉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若陶侯所謂君子者非耶雖然人知陶侯之功矣猶未悉其深意自孔子沒微言中絕學者溺於見聞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其說天下於是修身正心眞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詞章之習興有宋諸儒力詆其弊然議論乃日以滋甚雖號大儒宿學至于白首猶不殫其業而獨行之士往往反爲世所姍笑嗚呼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祇

見其愈勞愈敝也矣故宫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觀也學術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久也陶侯不憚改作以新宜都之學宜都之士亦必不憚去其舊習以自新其學繼自今儻有闚聖人之宫墻而升堂入室者詎知非吾言啓之與

荆門州題名記

荆門州者故荆州府北鄙也今　上龍飛漢郢陞安陸州爲府割旁郡屬邑以益之乃荆門又改隷承天焉古稱東南形勢荆襄爲吴楚上游襄陽北距宛洛荆州西控巴蜀而荆門介居荆襄間唐鄧瞰其腹脇

隨郢益其肘臂南望江陵勢若建瓴重關複壁利以阻守運奇制勝亦足以衝敵人之肘腋故稱荆門言隘地也詳其名義度其要害迺知改隷之議漏於是矣天下幸而無事關門夜啓行者不道儆守者不執戈雖有險無所用之即一旦狗吠於垣烽烟乍警則步仞之丘阻於峭函尋常之流畫爲天塹矣況此州當南北要衝爲荆郡門戸噫其可忽哉余聞長老言始荆門隷荆州時人物殷富蓄積盈囷食山澤之利民至老死不睹市廛今密邇潛邸供需百出又當九達之逵冠蓋往來項背相望少不如意即被遣斥長吏奔走救過不給而其民亦頗飾詐狡獪騖爲一切苟免無周身之慮蓋舊俗之亡久矣夫財不足則爭信不足則僞爭與僞大奸之所資也何以守險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即有大姦盜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爲天下慮者毋使至於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彌患息民固土唯在拊循愛養哉唯在拊循愛養哉按南宋時荆門爲邊郡自象山陸先生守是州倡明道學以易其舊俗又積貯築城爲守禦之備荆門遂爲重鎮然先生收之於瘡痍凋瘵之後

而今也養之於國家全盛之日稱時度力難易又殊矣余嘗讀先生録至所謂分別義利之辨者乃使人斤斤焉神竦心惕及過荆門謁先生祠下又低回久之不能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苟有志於斯民者伐柯之則夫豈遠哉荆門舊無題名州守戴君同知鄒君始創爲之戴君精敏而孚惠鄒君愼清而端慤皆能其官故余志之亦以告後人

重築松滋縣城記

嘉靖乙卯松滋尹張君家傳抵任二年釐正百務積滞具舉乃爲文抵當路曰邑故有土城歲久且圯里

甲約歛民財歲歲補葺而奸民陰窺其利乾沒自潤實無益於秋毫城圮如故今獨不可規久遠一切用磚石俾奸民無所規其利而邑以永寧且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終省縉紳與邑中士大夫父老熟計之皆以爲修之便於是分守大叅鶴峰柳公分巡憲副槐溪孫公郡守定山袁公咸報曰如令議適歲大稔遂用其年八月始事君乃捐俸酌贖佐公約費民爭趨之至十月工竣爲城八百丈甃以巨石扃以崇關井幹樓櫓靡不宏麗屹屹爲巨觀矣異日撫治檄列郡督所屬州邑城垣宜修者所司竟持空文塞責莫敢爲先乃張君以實奉行不憚一時之勞而建百世之利民不告瘁大工克就厥功茂焉史張氏曰余讀周詩至兔罝之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嘗嘆以爲文武之初治化旁洽膠結民心雖兔罝之野人皆可以爲干城扞禦何其盛也其季也疆圉多故在位者多曠諸大夫憂之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勞役不已曰土國城漕吁又何瘁也豈所謂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險耶在人者無形之險也恃險者有形之險也然亦時異世變有不得不然者　明興百八十餘年屬　國家隆運者內無雞鳴狗盜之警民至老死不見兵革可謂極盛矣往時東南瀕海之區剗縣數十富甲天下無城守扃鑰之限及海寇竊發長驅諸郡民皆駢肩束手莫之敢攖何則事變起于倉卒而人心狃于治安此必斃之道也夫無形之險既已靡恃而有形之險復不加修則是束手駢肩俟斃已也松滋西接夔峽而江阻山即有緩急亦要區也人之恒情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時屬清泰未睹其利害一旦有不測則是城所繫豈直一手一足之爲烈哉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茲役有焉庸紀其事以垂不朽張君名家傳浙之鄞縣人果毅有爲其在邑治理諸務皆如城事相其畫者縣丞蘇曜主簿韓隆董其工者省祭官田輔並列於後以彰保障之功

王承奉傳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　敬皇帝爲奉御侍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　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儕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

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萎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即具所生母姓名及産𥁕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産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耶於是

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脅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爲病耶事成而有後王而富貴可長保獨奈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眞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令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紿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奈何懟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即閉户自經繩欲絶會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閹語及孝廟時輙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何　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厮隸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笑樞密如近時典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也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九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

承天大志紀贊

基命紀

臣聞帝王之興其先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以肇基明命而濬發厥祥昔周之盛大命既集乃詩人頌述休美必遡其自於文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蓋文王不回之德式克昭事於天受帝祉而施子孫假哉天命由此乎基也我　皇上應期挺生膺圖握紀御萬年之明盛陟三五之登閎駿命之隆超軼有周遠矣實由我　獻皇帝天縱聖哲日

躋誠敬淵仁厚德邁於周文而　章聖皇太后明章婦順又於太姒徽音有加美焉積功累仁祈天永命由來遠矣是以忻豫通於上下精誠貫於神明上帝眷歆篤生　神聖纘紹丕圖光昭鴻業由樸棫之化宣下武之光本作豐之功成宅鎬之烈天錫顯號胙社曰興固昭代中興之基所由肇也夫蓄基厚則發之必弘嗣德昌則培之愈固　二聖有啓所基既厚且弘而　皇上又振耀前猷茂恢令緒德總百王規摹萬世以永凝佑命寖戠昌明曷有紀極臣稽實錄所載　二聖肇基帝業紀其猶大彰著者列於首篇以徵世德作求卜景祚於萬禩云

贊曰古稱河間好文東平樂善非有甚盛德事也然且邈哉乎希聞矣彼藉尊崇而富有無萬幾之統業克懋乃德固已難矣若乃愼修永圖敦仁廣澤且天立厥配懿美並耀其又可易得哉惟我　二聖積厚流光教順成俗內外和理誠前聖靡得而兼焉觀夫寅畏上帝則唐堯之欽昊天也宣布慈惠則虞舜之洽民心也訓恭務嗇則神禹之克儉勤也屏嗜黜玩則成湯之遠聲色也昭垂文訓則慶都之育神聖也耿光大烈炳炳巍巍天人之道備矣夫擅一德居一

功猶足以承休垂裕矧夫備美統善格天心祈駿命爲奕千載者哉敬識其大者昭示方來俾與天壤無極也

龍飛紀

孔子敘書斷自唐堯贊之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堯以上先天開人所可述者多矣然皆闕而不載而獨於堯亟稱焉豈非以其蘊德最隆際時尤盛起唐都而爲天子乃天之所待授者耶漢文而下無庸論矣惟我　皇上應五百之昌期承　二聖之積慶天人協順爰自興邸入纘丕

圖萬邦黎獻靡不快覩焉曰　聖天子今之帝堯也夫史稱帝堯其德如天如神光四表格上下生而感赤龍之祥即政而榮光出河龍馬銜甲其事神矣我皇上弘仁天覆大智神啟既與廣運之德異世同符而河清雲慶祥光燭天　帝王之有貞又已炳示幾先效靈神寶即赤精榮光龍馬之應未足以喻其宏顯也於是　膺曆數順人心　龍飛五位開泰運恢帝紘祇放勳有光焉非天所特授其曷有此哉昔者宸蹕之渡河也父老相與歡忻頌述曰吾　聖主始生此河清者三日黃河清　聖人出今果然矣是天下之鼓舞闓懌莫不尊親又不待時雍協和而後爲康衢之歌華封之祝矣巍巍乎大哉同天同堯一人而已謹述　天命本　帝德推人情著之玆篇與陶唐並稱焉

贊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夫聖人之以位爲寶也豈徒崇高富貴云哉其脩德宏而備道廣志在生民而量包天地匪位將無以究厥施耳龍之爲靈也道能神化然必乘雲氣凌太清茫洋窮乎玄間然後能霖雨下土而澤被九垓聖人之於位也亦然故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子繫之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皇上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叅四時先後乎天而不違正易之所謂大人也　乘龍御天德廣被而道大施懷生之類靡不霑潤乎汪濊之澤洪鬯茂和信矣哉雲行雨施天下平矣　登極之日時雨霑旱萬象咸新豈非天固示之以象哉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詩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天之所申佑斯爲億萬年無疆之休也

聖孝紀

臣聞古先哲王立愛以教睦率德以興行蓋未有不以孝理天下者然盡倫立極則惟至聖者能焉是以孔子序列古之帝者獨稱舜爲大孝武王爲達孝豈不以二聖人者尊養之至繼述之善固往哲之尤盛者乎惟我　皇上冠道履德體睿窮幾固已總百王之條貫包萬善而時出矣乃　天篤至性於事　親尤肫肫焉粵自中興丕膺　新命永惟我　皇考聖母啟佑之恩昊天罔極故　踐祚之初首　命廷臣議舉尊崇之禮而當時議者率牽章縫之謏見執叔季之陋儀紛紜靡定時屢　睿思　親賜折衷然後觀其會通協於禮義　鴻號之稱定則一本之義

昭 宗祀之禮成則嚴父之教顯卜藏之事謹則愼終之慮悉省巡之政舉則時邁之頌興至於 山陵所在永懷周慮備物盡制又極詳且悉焉蓋自書契以來舜武之後光揚恢廓之典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夫 聖神廣運德莫大焉 光撫函夏尊莫尚焉化隆休洽時莫盛焉以德則本茂履位則道光治隆則時豫三者備矣用能修曠古非常之典以成帝王極至之孝然則所謂盡倫立極者非我 皇上其孰能之孔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皇上盡宗子之道建三極之中愛敬通於神明德教刑於四海 神人禔福靈貺駢蕃休哉臻玆蓋有繇矣顧臣愚不足以仰窺 聖德大孝之全第錄其係於舊邦者如此云

贊曰臣伏讀 獻皇帝實錄我 皇上七歲授孝經卽問 皇考以先王至德要道之義 皇考喜甚他日以語侍臣無不頓首賀者臣仰而嘆曰大哉 聖人之孝乎 聖性得之 天所授也異日者 大禮尊稱及 明堂 宗廟 山陵巡省諸典禮蓋重且大矣 皇上聖不自聖每一舉事卽徧詢羣臣可否當其時薦紳韋縫之士簪筆待問者雲集 朝廷然每議下輙惶顧咨度莫知所裁且或誕其說而左焉迫我 皇上睿思英斷折衷羣言詞宣爲經動協於義羣臣稟 聖謨受成畫奉而行之驗之往古質之經義無一不契者然後相與惶悚慴服嘆 神聖之莫及也繇此觀之 聖孝根心非 天所授詎能然乎且夫析衆疑而闡湮典 大智也不阻不回斷之在獨 大勇也修義明禮萬世爲則 大烈也廣愛覃恩以幸海內 大惠也承天道順人情上下和洽嘉祥屢降 大順也然皆自 尊親一念以始之信乎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矣

大狩紀

臣聞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狩必遍於四嶽則夫荆襄隨郢之域固南嶽所適莫也是以堯巡丹水舜覲南后攷其政教之跡類帝懷神輯瑞覲牧禮問百年歸格藝祖至爲明備然未有躬萬乘而爲其親勞者也仰惟我 皇上堯仁舜孝超軼前古粵自藩封入登 大寶緬惟 皇考山陵遠隔未申展謁之忱及後 慈聖上仙議將南祔又以窀穸事重必求允臧遂乃 躬御六飛弭節純山周回遠覽審觀厥祥圖之再三其兆乃定於是退而 御行宮朝諸侯燔柴

燎享　上帝修秩祀以懷柔百神明黜陟以震疊辟發　德音以鎮撫遺老敷大賚以綏惠罷𧦝　神人之禮既該上下之情以洽猶慮久役之勞民也星馳電邁振旅而旋當其時與巖窮谷之民戴白垂髫之衆莫不聳觀駭聽雀躍行謳驩聲震乎雷霆濊澤溢於江漢蓋自唐虞以來　聖帝時巡之轍復見於今日矣然其始也本以篤　二人之永懷其既也遂以修千古之曠典　弘仁大孝一舉兼該斯又前軌未聞殊常之盛事經生學士所爲誦說而難遭者也臣謹自　大駕發軔之初迄於　回鑾列次其事以上繼詩書之盛且侈郢人千載一時之遇焉

贊曰君人者出王遊衍莫非天也豈不信哉往者南巡初議羣臣言蓋人人殊矣　皇上稽於有衆斷自　聖心及　輦輅所經豫順以動以之感人則羣黎百姓罔不忻戴且道經二千里之餘師行邁數萬之衆而往返不踰六旬大事定乎萬禩　湛恩渥澤徽章燮軏一舉而衆善咸集焉豈非　聖孝感孚聖誠肫至故萬靈衛其出入　九穹爲之綏佑者乎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夫天之所子而天下萬世之所載以爲后者也獨郢人云乎哉

寶謨紀

臣聞書言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又曰丕顯哉文王謨自昔聖帝明王其豐功駿德既已措之躬行施之當世矣猶以澤歷久而易盡言無文而不遠於是乎敷之彝訓以爲定保之徵記之簡編以發經緯之蘊是以百世之下雖去聖已遠而誦其詩讀其書則模範存焉斯聖人不朽之業所以垂教思於無窮者也我獻皇帝　聖質天成　睿思神授昔居西館已著英聲及封國以來二十餘年之間絕嗜寡好孳孳典學國政有暇獨以觚翰自適是以述作之精卓然冠古篇章繁富亡慮數十萬言臣嘗伏而讀之其裁製之恢弘文詞之粹微固無容喙矣乃其屬意纂言皆根極理要闡發性命則研精極深敷暢古今則出經入史維物撰德則顯微畢具立法申鑒則美惡備彰議深而旨遠義奧而理玄蓋典謨訓誥經世之文天球弘璧希代之寶也昔者淮南鴻烈之著河間考工之篇徒以摛掞藻麗夸詡謏聞非有聖哲之極論道德之奧旨然且樹聲藝苑迄於今傳焉矧　聖謨丕顯流耀宇宙蓋將爲懸諸日月不刊之典豈徒鎮燿楚

掝爲法當伐而已哉臣謹分類裒輯弁錄　獻皇后
之女訓附載於後用彰我　二聖貽燕之　澤於無
窮焉若夫　聖德淵涵精微之蘊則所謂祚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

贊曰昔周人稱文王之文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太姒
嗣音佐文德以成周南之化則葛覃卷耳之詩作焉
夫古之帝者述德敷言託之琬琰垂範百世若典謨
訓誥章章具矣乃若后理陰教以聽天下之內治而
能發爲文詞與王者並則繇周而來蓋希覯之也
天佑我明　聖神繼作我　太祖　成祖暨　孝慈

仁孝扶玄黃於始泮綴象緯以垂光　御藻宸章
壼範內訓藏之　天府者彪炳煥爛莫可殫述矣而
我　獻皇帝以天挺濬哲之資緝熙聖學觀　列祖
之耿光　獻皇后儷德配天修文翊治嗣徽音於
二后用能佑啓　聖主以隆文明之盛治比於有周
不啻過之矣豈非乾坤光岳之氣萃靈於　昭代出
河呈洛之禎煥發於　今日哉夫雲漢爲章下土同
仰脩和炫彩世所共珍今　二聖之瓌章瑋製播在
寰區惟茲臣庶家傳人誦久矣而臣獨以係之舊邦
者遡周南之首化見文教之所繇興也

御製紀

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緯二儀闡泄神秘　璵章寶
翰炳若日星固萬方共仰以爲彝訓者不獨郢中有
也臣述郡誌顧上紀　御製者何良以　聖德莫加
於孝而孝思所寓則　皇考　聖母肇造之邦莫有
先焉仰惟　皇上夙承　先訓寤寐不忘繼辭　寢
園瞻思如在是故當萬幾之勤事而篤　二人之懷
展　天位之尊安而重桑梓之念志意所紆被之金
石典禮所定勒之簡書或博諭以該情或簡言以達
旨或剖疑以立準或紀烈以揚休鴻篇短什體製雖

殊皆出於　御筆之親裁非臣下所能贊一詞者臣
處下土而仰末照固不足以悉其經緯罄其形容然
聖心之蘊因言以宣苟缺逸而不載臣之罪也於是
集所見聞彙以成帙雖布之朝堂紀之　行在其時
其地或有不同以其情寓乎　孝思而事關乎　帝
蹟咸連類附之不敢遺焉若夫繹闡　鴻猷敷敭
聖治嗣喜起之音而萃謨訓之體者則秘之金匱藏
在石室茲不敢具錄云

贊曰夫文之作豈不生於情哉故善琴者鼓宮而陽
和升百草坼鼓商而金風應萬葉零非意之也情之

所感者深也臣伏誦我　皇上之製瓌文藻思精工粹麗固非臣愚所能贊矣乃其本原輿肯則庶幾竊窺萬一焉蓋我　皇上一念純篤之孝由於　天植而倫制兼盡尊養並隆又前古之所未備者是以折衷羣疑則典禮斯定發揮至愛則性術昭宣隨感而彰自然炳蔚蓋因心以貫道所謂情深而文明者也薄海內外佩服　聖訓靡不油然興孝弟之心熙然成不嚴之治是豈徒以言語教詔爲哉至德要道所感者深矣彼漢歌大風唐賦慶善止以誇詡彊盛愴懷往昔已爾適追來孝未之聞焉固不足以語此也書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誦　王言之大者其尚推本於王心哉

陵寢紀

臣聞炎帝葬於長沙虞舜葬於九嶷今皆在楚之封域夫南國山川之勝自古記之矣按輿志郢荊之山發自終南大華而桐栢總其要會析而北爲厲山神農之所育也折而東爲白水諸山漢光武之所興也又折而東南爲大洪山結秀於　純德則我　獻皇帝之姻履藏於斯焉扶輿清淑之氣鍾於斯焉左瞻郟梱右眺三山章山表其南花嶺踞其北又有污漢之水方數千里際天而來縈繞前後山趨水會鳳翥龍翔信乾坤之奧區陰陽之福地蓋天作高山以爲我　二聖棲神之幽宅以蔭我　皇上福祚於無疆者也往者　龍飛之始天下竊見　聖衷遠慕有陟屺之思於是浮言胥動爲遷　陵之請者蓋紛紛矣及後　慈聖上仙禮宜合祔則雖二三輔弼親信之臣亦靡不瞻顧惶惑而莫之敢主惟我　皇上睿謨神斷　孝思　天啟始折羣淆決策南祔又　親御六飛時巡楚服周覽山川形勝躬定　二聖兆域然後王氣完而　先靈妥典禮協而羣情安蓋南北紛紛之議至是始決焉於是作　新宮備規制置官署守衛增封表邑勝槩與　孝陵　天壽並峙矣夫靈山濬源寶藏所出根深柢固枝葉乃繁我　皇上聖德中興　恢弘大業雖　昊穹之所篤佑而蔭發於地靈者亦不可誣也臣謹以山川形勝　陵宮規制各爲一圖用備　九重睿覽少慰風木之思又命懷王常寧善化二公主園墓置守冢　命輔臣撰碑志皆　皇上廣因心之孝愛其所親者亦並錄之云

贊曰先儒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終可以當大事若我　皇上之事　親也可謂致敬致慤矣

顯揚大典旣極其尊崇　山陵又極其毖愼卽如遷陵一事謀之十有餘年而其議乃定至於庀工襄事營兆卜吉雖一樹一器無非　聖衷之所區畫　聖孝之所流通是以靈祇昭格山川毓秀昔爲　睿考卜兆之時居民感夢其事固已異矣及　慈宮南祔則山靈托物以告異石之處川后安流而增久涸之漲甘露再降於　陵樹昭哉　天之篤我　明祐也昔漢明帝夜夢其先悲不能寐明旦上陵遂獲瑞露之應夫一念之誠猶感通如是況　大孝永慕歷萬年而無斁者乎然則　天　親之眷佑我　皇上蓋

方興而未艾也

宮殿紀

臣讀詩至小雅斯干蓋詩人祝其君考室見祥雲其二章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說者以爲周之盛王能興文武之業修復其宮室詩人所爲美也嗟夫先王之德入人深矣思先王而不見思其居處幸覩後王之興也肯搆似續其舊則懽欣嘆美形之祝頌不亦宜乎昔我　獻皇帝天錫名邦受茲赤社應翼軫以建基奠維垣之丕業蓋夙夜基命恒於斯矣迨我

皇上膺運龍飛入踐　皇極固已化國爲天下猶以枌榆故里　王迹所興睠懷不置及　六飛南幸光臨舊邸追惟我　二聖履綦之跡又僾然如將見之於是卽邸第之遺規恢爲新式改藩垣之舊號煥以鴻名乃營　外朝乃葺　内寢乃建　享殿乃備潛宮模　帝都而作範勢　睿思以親題宏規華搆煥日月而壯全楚矣夫以我先帝之澤在人奚啻周人之思文王而我　皇上似續肯搆飭藩國以天子之制所以昭　先德繫民思又豈眞修復其舊已哉臣竊[illegible]之使當時詩人獲覩　今日又不知何如其嘆美祝頌也已臣謹考其規制繪爲一圖而詳其建

置如左用招我　皇上恢弘締搆之美垂之無窮庶幾有鴻筆之臣作爲歌頌以續斯干者乎臣姑俟之

爲

贊曰夫聖人之誕生爲天下主也卽其居室所在亦豈偶哉昔黃帝爲有熊國君之子居於軒轅之丘生而神靈覺代神農以有天下史稱聖治爲五帝首而號曰帝軒氏本之以帝所居軒丘云昔我　獻皇帝之初建邦也蓋常究度於四國矣爰契我龜卒定於茲錫名曰興　天所命也及　神聖誕生將受赤帝之符啟靈長之祚則有非常之光見於宮中上燭乾

維下徹坤軸遠邇雲燀以爲希瑞乃復　御蹕光臨肆覲羣后修　禋祀之文舉班瑞之典布省方之教播時邁之頌則向之閟宮藩邸遂化爲　紫宮天庭帝者之居矣然則黃帝以軒丘而大有熊之號我皇上以　興邸而啟中興之業後先輝映千古一轍蓋所謂帝省其山眷顧與宅者斯豈人之所能爲哉惟我　國家受　天丕命光宅九有　高皇帝定鼎金陵　文皇帝建都燕薊我　皇上龍飛襄郢三大都在寰宇間皆據百二之雄勝萃岳瀆之靈秀　鴻圖華構鼎峙於南北譬之三垣麗天太乙之所更居

也嗚呼盛哉臣既備　舊邸宮室規制而終之以此俾三二京四三都者得其攷云

禮樂紀

臣聞儒者之論禮樂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語其功化之隆如此至論其實則曰禮以節文事親樂以樂之又不越乎庸德之行何哉蓋殊事合敬異文合愛者禮樂之用而愛敬之施必始於家邦然後舉而措之天下能四達而不悖也　明興積德百有餘年至我　皇上以　聖德而居　尊位兼總述作之權　命有司悉遺經蒐羣典於是制作大備登三咸五光　祖宗之鴻業郁郁乎盛矣然其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用之　郊　廟　朝廷而達諸天下者固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若夫愛敬始於家邦以隆　大孝創爲盛禮備樂總羣議而裁之　聖心者臣蓋得以記其梗槩焉謹條具其禮儀祭告之文及樂章樂器之數爲禮樂紀蓋雖未及備　大聖人盡制之全抑儒者所論禮樂之實以基治化者則庶幾乎具於此矣

贊曰記禮者謂禮樂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今臣

所記禮儀禮器樂章皆有司祝史之事所謂其數云爾烏足以窺　大聖人制作之精乎然因其易者求其難者數舉而義斯寓焉故荀卿有言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然則儀章器數又安可略哉朔我　皇上大孝尊親生事葬祭之典其大者固已竭情盡愼斟酌損益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乃其登降揖讓之節聲容綴兆之祥亦莫不加　聖心焉極情文之大備舉鉅細而畢該蓋所謂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也昔者孔子睹廟器而知持盈之理聆琴音而思文王之德倘有通玄識微之士能於器數

聞仰遡　聖人之蘊者則有司存焉

苑田紀

臣聞設苑以資觀遊授田以守典籍有國者所不廢也然而靈囿之詠獨歸周文而土田之錫亦惟於魯頌稱之豈非以文王敬德不敢盤於遊田而僖公之賢意者其取於民有制耶我　獻皇帝　胙社於興大開厥宇苑田之制於今可覩記焉臣竊考之而仰見　帝德之不可尚已夫以　宗國藩垣之重荆楚饒沃之區加以當時禮越諸藩分不嫌於厚植　化洽南紀民咸樂於子來即使侈其經營廣其疆理亦誰曰不宜哉然乃抑畏自將稼穡爲念日儆儆焉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奉厥邦常祗若　明命蓋覩于陽春臺賦而不遑暇逸之念可想見也至于土田宜畝又皆出於　錫予之舊數十年無改闢焉而蠲租之令靡歲不下省耕省斂靡時不行是所謂不敢盤于遊田而取民有制者非耶夫　戒逸豫而尚憂勤敬也薄稅斂而恤蒸庶仁也敬故　上帝時歆仁故下民祗協肇基　駿命而　永彰令聞其本深矣蓋書稱文王無逸必繼之以受命享國之永而魯之所以頌僖公者亦曰受祉而昌大焉理之不誣固如此於戲此臣所以紀苑田也

贊曰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重父母之所遺也夫桑梓且然況其所燕適而世守者乎惟我　皇上至德　天植永懷所以丕承　顯謨耿光振耀者既罔不備而於此苑田之遺亦惓惓靡忘焉　龍飛之始即　命戶曹移示守臣若曰惟茲田土其戒兼并均出納討斂蓄恤災傷所分與諸臣校者悉如故已而從岵山陽春臺又並創爲亭用勒琬琰以識　先帝登覽之跡一何其注思之深耶夫　皇上統一萬邦光宅寓內以上林爲苑天下爲田其於　先業既已恢弘而昌大之矣顧猶重懷乎此者何哉誠念　夫　慶澤之昭垂而期于　基業之永紹反本隆始固善繼善述之一端也臣既列次諸紀而終之以此蓋　聖德大孝於是爲備云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上大婚禮成蒙　聖母慈聖皇太后命臣居正直解漢班昭女誡以教　宫閫　直解進呈　聖制序曰我　聖母慈聖皇太后德恊坤元功侔厚載性好書史宫中有暇誦習不輟凡內執事侍女皆教以女孝經內典諸書又以朕大婚有期慮民間女子未閑姆訓乃取漢班昭所著女誡命侍臣畧爲註解俾之誦讀旣成以示朕曰昔我　仁孝文皇后有內訓　慈孝憲皇后有女則皆垂憲椒塗紀煒彤管吾不敏不敢妄擬　聖哲之製獨取古人遺編爲之箋釋亦遂而不作之意也朕恭覽一周不勝感嘆禮稱天子理陽道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理陰德以聽天下之內治男女正位教順成俗故能不降階序而天下咸理朕以冲昧早膺神器之重閔然未知所適仰承　聖母朝夕諄諄廸朕以法　祖親賢勵學勤政數年以來始覺有省俛焉思所以興道致理者顧董內贊治明章婦順蓋亦有資於女德焉乃仰厪　慈慮表章是書以垂內範若此者誠欲毓成淑德以佐朕共保鴻業也嗚呼我　聖母之心何其勤哉昔周自姜原毓祥至於姙姒代有聖善以佐王猷故歷世享作乎千有餘年之久我明之興　孝慈以明德翊贊　高皇肇造區宇　仁孝　慈孝濟美嗣音至我　文母勤育眇躬丕承芳躅比於有周休有烈光矣由此言之我國家之卜世寧有旣乎嗚呼繼自今有聽內治之責者其亦繹思我　聖母之慈訓以淑愼厥躬斯朕亦將有攸賴矣

曹大家女誡序

臣張居正直解

家字讀作姑字曹大家是漢朝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名叫班昭嫁與曹壽爲妻有賢德通書史又善作文詞漢和帝常召入宫后妃皆以師禮事之宫中俱稱他爲曹大家蓋尊之也女誡是教誡女人的說話序是說作女誡的原由

鄙人愚昧受性不敏

鄙人是大家自謙之辭說我是鄙俗之人愚魯暗昧天賦與我的資性不甚明敏

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

大家的父親先亡了故稱先君餘寵是福蔭母是母親師是師傅古人女子俱有師教讀女典訓是教訓大家說我少時蒙先人的餘廕賴母親并師傅的教訓纔得長大成人

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

執是手恃之也箕是簸箕帚是苕帚大家說我年十四歲時嫁爲曹門之婦執箕帚供洒掃以盡婦道至今四十有餘年了

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

戰戰是恐懼兢兢是戒謹黜是休退辱是汚辱益是增益中外是曹門內外累是連累大家說我自從嫁到曹門常恐懼戒謹只怕失了婦道被夫黜辱添父母之羞爲曹門之累

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

夙是早劬是勤大家說我爲恐辱父母之故所以四十餘年之間常早晚勤其心志以供婦職雖勤而不敢言勞自今以後方知得免於黜辱不致羞辱父母貽累曹門也

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

疏是粗疏頑是頑鈍穀是大家的兒子叫做曹穀大家又謙說我生性粗疏頑鈍平素不曾訓教引導我的兒子常恐曹穀不肖玷辱了清明之朝

聖恩横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

不當加而加謂之横加不稱其賜謂之猥賜金紫是腰金衣紫乃貴官的服色庶　是近大家說我子曹穀素失教訓乃荷蒙朝廷厚恩加賜以金紫居貴顯的官職這實不是我鄙人庶幾所敢希望也

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

大家說我的兒子既已成立能自爲身謀我不再以爲憂矣

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它門取耻宗族

女子出嫁叫做適人漸是漸磨慢慢的意思大家說

我的兒子我不憂慮了只是傷痛你衆女方當出嫁之時却未曾漸磨訓教得你每失了婦人之容在他人家有些過差玷辱我曹門的宗族

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

沉滯是疾病淹纏的意思無常是說不久汝曹即是你每惆悵是憂思的意思大家說我今疾病沉重性命不久思念你衆女每不知婦人禮法因此常是憂思放心不下

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

助汝身去夫其勗勉之

閒是病少痊一通是一本稗字卽是補字助字卽是益字勗字卽是勉字大家說趁今我病稍痊作此上篇誡女之言願你衆女各寫一本時誦讀庶幾有益于你衆女之身我今去後你衆女將我這教誡的言語務要勉勵身體力行不要怠慢忘記了

卑弱第一

此一章專說女人卑而不高弱而不强之義蓋女乃坤道以柔順爲主卑弱者女德之先務也故以爲第一章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甎而齊告焉

瓦甎卽今之紡甎弄是以手拈弄大家說古人生女三日之後卧之牀下寢之于地將一塊紡甎與他拈弄齊戒而告之祖先說我某自生一女

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甎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

典卽是常這一節是解說上四句之意大家說古人生女所以卧之牀下者明其不高傲不强梁專尚卑弱之義蓋女人以事人爲職故專主于下人而不可高傲也所以弄以紡甎者明其熟習勞苦之義蓋女人以紡織爲職故主于執持勤勞而不可懈怠也齊告先君者蓋女子長大嫁人將以内助其夫承家祭祀故於誕生之初卽齊戒而告之這三件乃女人常行之道禮法中常以爲教而不容已者

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卑弱下人也

這一節是解說卑弱下人之義大家說女人能謙而不亢讓而不爭恭而不傲敬而不怠凡事讓人自己退後有好處莫自揚名有不好處居之而不辭忍耐

汙辱含納塵垢常常小心有如畏懼這是卑弱下人的道理

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

這一節是解說執勤之義寢是睡作是起勿是禁止之辭憚是畏難私事是家事劇是繁難易是簡易大家說女人能晚睡早起不以夙夜爲勞而有畏難之心執務家事不分難易任之而不辭所作之事必期于成不始勤而終怠不有頭而無尾必須親手整理不托之他人這是執勤的道理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

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

這一節是解說繼祭祀之義正色是正顏色端字也解做正字操是守清是不混濁靜是不妄動潔是潔靜齊是齊整大家說女人能正其顏色而不爲妖冶之態端其操守而不爲邪媚之行既能專心以事夫主又能清靜自守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養祖宗這是善繼祭祀的道理

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見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這一節是總說上文之意三者謂卑弱下人一也執勤二也繼祭祀三也苟是誠備是全大家說女人誠能全得這三件美德則事務有成神人皆悅由是而患名稱不聞黜辱不免決無此理三者苟失之而不能全備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矣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有男女則有夫婦故以夫婦爲第二章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所係之重參是並立而爲三配是對達是通弘是大禮是禮記詩是詩經的篇名大家說夫婦之道甚大剛柔相濟足以參配陰陽和敬相與足以通達神明乃天地自來之大義人倫固有之大節也是以禮記昏義篇言男女之際甚爲可貴詩經關雎章於好逑之義發之甚明由此言之則知夫婦之道不可不重也

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禮義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相須爲用御是管束的意思墮是落方是比方大家說夫有夫之道婦有婦之道若夫不能盡夫道而不賢則不能管束其婦婦不能盡婦道而不賢則不能承事其夫夫不能管束其婦則夫之威儀廢缺便不成箇夫主了婦不能承事其夫則婦之義理墮闕便不成箇婦人了以此比方可見夫婦二人雖有男女不同其相須爲用所係甚重之義則一也

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閱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儀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

這一節是說後世之人徒知教訓男子不知教訓女人君子指父母說檢是檢閱傳是傳記蔽是遮隔數是分數大家說我看今之爲人父母的只知爲婦人者不可不着夫主管束做夫主的威儀不可不整齊故專教訓男子檢閱書傳講明道理使他好管束婦人都不知女人也要承事夫主也要存守女人的理

義若只教訓男子而不教訓女人則於男女分數之重不亦遮隔而不明乎

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這一節是說教訓男子之法欲爲人父母者依此以教女也禮是禮記書是寫字記事至與志同則是法則大家說禮記上說男子之生自八歲時便教他寫字記事到十五歲則教他志於成人之學夫教男子之法如此今獨不可依此法以教女人乎

敬慎第三

慎字當作順字古時慎順二字通用有夫婦則有夫婦的道理敬順者婦人之道也故以爲第三章

陰陽成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鄙諺是俗語尫是羸弱狼虎都是獸之剛強者尫與鼠言其柔而弱也大家說女人屬陰男子屬陽陰陽之性原自不同則男女之行亦宜有異何以見陰陽殊性蓋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剛則不柔柔則不

剛何以見男女異行蓋男以彊爲貴女以柔爲美彊則不弱弱則不強故俗語說生男如狼之剛還怕他後來怯弱言男子貴於剛強也生女如鼠之柔還怕他後來粗猛言女子貴於柔弱也

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

寬是不狹隘裕是不急躁恭下是謙下大家說男女之行剛柔既殊然則爲女者要修身莫若以敬要避彊莫若以順所以古人說敬順之道乃爲婦之大禮

也夫所謂敬者不必他求只是常守此心便是順者亦不必他求只是存心寬裕便是人能常守此心便知分止足而不敢僭越人能寬裕此心便崇尚謙下而不肯驕傲

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

這一節是說女人不敬的根由好是恩愛媟黷是輕慢縱恣是放肆大家說夫婦相愛終身不離相與周旋于房室之間豈不易生媟黷媟黷既生則語言不

復點檢多致過差語言既過則情意縱恣勢所必致縱恣既作則侮夫主之心生矣此其病根在於不知我止足之分而遂至于侮慢夫主如此

夫事有直曲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

這一節是說女人不順的根由爭是爭競訟是詞訟忿怒是心氣不平着惱的意思大家說夫婦之間或事有曲直或言有是非直者不肯讓則爭曲者不肯服則訟訟爭既興則有忿怒之事矣此其病根在于女人不尚謙下也蓋能尚謙下則不論是非曲直皆忍受之而不言矣安得有爭訟忿怒之事乎

侮夫不節譴訶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

節是止譴是責怪訶是呵叱楚是杖撻是打大家說女人侮夫不止則為夫者豈肯甘受必加之譴呵矣夫主忿怒不止不但譴呵將又繼之以杖責矣

夫為夫婦者義以親和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義是宜宜是露大家說為夫婦者彼此相宜由于和

順而親厚恩愛相結由于情好而和諧今夫妻反目至于楚撻既行則和親之情已踈復何相宜之有譴呵既宣則好合之意已乖又何恩愛之有恩愛俱廢夫婦離心矣由是黜辱有所不免將貽父母之羞然其始皆由女人不敬順所致可不戒哉

婦行第四

女人之道其大者在敬順其行則多端故以婦行為第四章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名絕異也婦言不必辯

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大家說女人之行有四件一是婦德二是婦言三是婦容四是婦功然所謂婦德不必有才幹聰明絕異於人也所謂婦言不必有辯口利辭會說過人也所謂婦容不必顏色美麗嬌嬈動人也所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百能百會也凡此皆世俗之所貴非淑女之美行也

清而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這一節是婦德之實大家說女人能清而不貪閑而不繫貞而不邪靜而無妄操守大節整齊不亂行己之間輒有羞耻一動一靜卓有法度這纔叫做婦人之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

這一節是婦言之實擇是揀擇厭是厭惡大家說女人能揀擇好辭而說不道醜惡之言時當言然後言未嘗輕言說出來的話都合道理使人喜聽不生厭惡這纔叫做婦人之言

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

這一節是婦容之實盥浣是洗濯塵是塵土穢是不淨垢是泥垢大家說女人能常盥浣服飾使之鮮潔以時沐浴身體使不致垢穢這纔叫做婦人之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這一節是婦功之實紡是紡線績是績麻潔是净齊是整大家說女人能專心紡線績麻只務本等的事不好與人戲笑安排些潔净整齊的酒食以奉賓客

這纔叫做婦人之功

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有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斯仁至矣此之謂也

乏是少大家說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四件乃是女人的大德不可少者四者俱全纔盡得女人的道理然爲之亦不難唯在以此四者常存於心不可忘也古人有言仁道豈遠乎哉我欲行仁仁卽至矣此正所謂一存其心而德言容功皆在于我也

專心第五

專心是一心只敬事夫主更無他慮婦行固有四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則在於貞靜故以專心爲第五章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

違是背罰是譴愆是過差大家說考之於禮夫喪其妻則有再娶之義婦喪其夫則無再嫁之文所以古人說夫乃婦之天人生世間隨到那裏都頂戴着天不可逃也人不可逃於天則爲婦者豈可離于夫哉人之行事有違背神祇者天必降之以罰女人之禮義若有過差則爲夫者豈不踈薄而譴辱之哉

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憲是法女憲是書名一人卽夫也永是長畢是終訖也是畢大家說女憲書上說道女人若得了夫主意固可以仰賴終身若失了夫主意也就將此一身斷送了夫女人一生的事只靠在夫主身上由此言之可見夫主之心意不可不求而得之以仰賴終身也

然所求者亦非論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

佞是口才媚是邪媚苟猶俗言將就也專心正色蓋指下七句而言塗是道路塗聽是聽的道路上的說話冶容是妖艷之容廢飾不粧飾也大家說我所謂求得夫主之心者亦不是佞口邪媚苟且將就以求親悅只是要專心正色以禮自處耳必須守禮執義居止端潔耳之所聽必出于道理之言道路上說的言語未曾經自己看見的不要聽他目之瞻視貴於端正若旁觀邪看乃非禮之視必以爲戒容儀貴乎有常也不因出外之時打扮出那妖冶艷麗之容也不因入內之時就闒茸懶散不加修飾無事不聚會羣小閑行嬉戲在家不倚靠門戶窺看外面視聽言動皆以禮自處這纔叫做專心正色所以求得夫主之意者在此而已

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入則亂法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所謂不專心正色矣

輕脫是不尊重陜輸是不正大大家說婦人求親之

道貴於以正自處若是舉動輕率不自尊重則與禮義居絜者異矣視聽閃倏不以正道則與耳無塗聽目無邪視者異矣入則蓬頭垢面出則粧飾窈窕做出諸般態度則與出無冶容入無廢飾者異矣不當說的說不當看的看則與不聚會羣輩不看視門戶者異矣這正是佞媚苟親不知專心正色者以此求得夫主之意豈不難哉

曲從第六

以上五章論女人之道大略盡矣而未及于舅姑故以曲從為第六章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

舅姑是公婆大家說我前面說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蓋謂婦人以夫為天不可不定志專心以求得其意的說話然上面還有公婆公婆又是夫主之所敬事者也若不得公婆的喜悅則為夫主者亦豈敢違親而見容哉故舅姑之心尤不可失也

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欲得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從矣

大家說婦人事夫與事舅姑微有不同事夫固貴敬順然尚有當執正守義者若事舅姑則雖於義有未合者亦不可以不曲從也蓋人之情固以恩愛相結然亦有恩重而反以自離者固以情義相合然亦有義重而反以自破者今有女人其夫主憐愛之可謂恩義好合矣然其舅姑不喜之則為夫者亦不得不順父母之意而與之相離此所謂以恩自離以義自破也此可見以婦視夫則夫為重以夫視舅姑則舅姑為重然則為婦人者欲得舅姑之心當何如固莫

如曲意順從而已矣

姑云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姑云爾譬如說婆婆分付的這件事違是背戾是乖戾大家說婦事舅姑只當以順從為主假如婆婆分付的這件事于理恰是固當從令假如婆婆分付的這件事於理有未是沒奈何也要順從不可與姑違戾是非爭分曲直如此方是曲從若于理所當從而從不叫做曲從了所以女憲書上說婦女承事舅姑

百凡從命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則豈有不得舅姑之心而受賞者哉然父母之心既順則夫主之心亦得矣

和叔妹第七

叔是小叔夫之弟也妹是小姑夫之妹也上言舅姑之心不可失而叔妹者則舅姑之所愛也欲得舅姑之心不可不知處叔妹之道故以和叔妹終焉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臧是善否是不善譽是揚其善毀是稱其惡蔽是遮隔大家說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所以夫主以父母之心爲心亦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所以舅姑取信於叔妹之言亦愛己也由此言之我一身的善惡毀譽皆係于叔妹則叔妹之心豈可以失哉人亦皆知叔妹之心不可失而乃不思和叔妹之心以求親心之悅豈非心有遮蔽而不明也哉

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

聰是聰明哲是智慧備是全美室人是一家之人掩是閉藏臭是氣味蘭是香草大家說叔妹之所以當和者以其能掩吾之過揚吾之美也人非聖人誰能無過差雖以顏子亞聖人一等還有過差只是他不憚自改故仲尼以不貳其過稱之而況于婦人秉性陰柔雖以賢女之行賦性聰明智慧者亦豈能備道全美無一過若有過人必知之所以一家之人相與和氣則謗言自掩內外之間相與離心則惡名自揚此勢之所必然而不容已也易經上說二人同心如快利刀刄金鐵可斷同心的言語說出來彼此契合其氣味就如蘭之芬香一般卽此觀之室人和則謗可掩而欲和室人不可不先于叔妹加之意也

夫妹者體敵而分尊恩踈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耀

于邑隣休光延于父母

敵是相等淑媛都解做美字篤是厚徽也是美瑕是疵大家說小叔與小姑與我雖是等輩人而分則尊於我其恩踈而義則相親若是淑媛謙順有賢德的人知叔妹之不可慢則能依義以篤厚其愛崇恩以結爲應援叔妹之心既得便都加敬愛於我我有徽美則彼爲之顯章我有瑕過則彼爲之隱塞使舅姑矜憐我之善而夫主嘉愛我之美聲譽光耀於邑隣美光延及于父母夫能和于叔妹便有這許多好處

然則爲婦者豈可不求得其心哉

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

蠢是不伶俐愚是不聰明寵是眷愛驕是矜肆盈是滿臻是至宣是布忿慍俱是怒訾是不善之言大家說惟有賢德知義理的人纔能和於叔妹而致美譽若夫蠢愚之人他處叔則托名自尊高傲而不知謙下處妹則因夫之寵以自驕盈驕滿既行必乖和好之情恩義既乖離則情義不相聯屬豈有稱譽至於我我即有美處則隱藏而不宣我或有過處則播揚而不匿姑聽叔妹之言說我有過而忿怒之色作短毀不善之言布揚于中外恥辱不好的事皆集於其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矣夫能和于叔妹則榮而顯不和于叔妹則辱而不顯是叔妹者乃我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與叔妹相處可不謹慎而求以得其心哉

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斯之謂也

柄是把柄射是厭煩大家說叔妹之心固不可不求欲求其心莫尚于謙順謙則虛虛則能受故爲德之柄順坤道也故爲婦之行凡此二者有容物無忤物處於叔妹之間不論賢與不賢皆足以和矣何往而不得其心哉詩經說在彼無惡我者在此無有厭射我者這箇正是謙順足以取和之說也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二

勑建涿州二橋碑文

涿密爾京邑當四方孔道朝覲貢獻仕旅商賈之所必經其北有河二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距城七里自紫荆關外鐵鎖崖入者曰巨馬河距城二里許每伏秋水發洶湧暴至倏忽即數十尺行旅走避不及歲漂溺者常數百人行者病涉兆民咨嗟

聖母慈聖皇太后在　先帝時夢若有神告言宜作功德事以福國祐民　太后意念之不忘　今上建元之首年會州民有奏乞建橋濟衆者　太后憶與夢符遂語　上以欲建橋意　上曰興作大事也請得與輔臣計之出以　太后意諭臣居正臣因言時詘舉贏古人所戒　上始即大位一切宜與民休息茲役太勞民且費鉅恐有司亦未能辦奈何　上曰聖母自以宮中供奉金募工爲之一夫不役于民一錢不取於官也臣頓首曰幸甚乃發帑金五萬兩詔工部以農隙鳩材發春戒事命司禮監太監馮保擇內臣廉幹者督工保舉內官監太監劉濟命工部尚書朱衡擇司屬中精敏者二人相其役衡舉郎中易可久賀幼殊　上曰往欽哉毋擾民毋冒費毋淹時毋苟且塞責諸臣奉命唯謹乃以二年正月之十日興工諸臣夙夜在公出入有稽厚値以儆工民爭趨之蓋五閱月而遂告成事爲胡良河橋一巨馬河橋一高廣各二丈許長三十餘丈皆甃以巨石錮以鐵錠跨道屬之兩橋間伏龍宛虹巧侔神造而費不過七萬役不過數月往嘉靖間建琉璃河一橋費三十餘萬作者數萬人茲二橋之費不當四之一而堅緻精工乃過之數倍居者頌行者謳方軌並駕徒衆摩肩望之窿窿屹屹然信天下之鉅觀也事既竣上手詔以二橋工成　聖母功德甚大　命臣居正紀其事臣觀易益之繇曰利涉大川孔子贊之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而五之辭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夫惟弘濟大川而寧損己之有不傷民財是以舉措光大而闓澤無疆也夫天下未有十利之事也勞民以便民病寡而利多仁者猶將爲之茲役也誠不忍斯民之墊溺而思以拯之也即上以詔令水衡出錢閭左興役責之有司如期而辦凡以利民夫誰曰不可乃　聖母與　皇上視民之溺由己溺之既以滂濾引救之矣而又不煩有司不擾閭閻至出其脂盍之資以爲萬姓造福茲非所謂

損上益下而有孚惠心者乎以是而獲元吉受介福奚俟問矣雖然有方之仁可得而名言也無方之仁不可得而名言也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而舍之孟子許其心足以保四海今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蒿目而仰上之澤者何限涿獨以在眉睫之地呼號之聲一徹天聽遂皇皇思以拯救之弗少後所謂一牛之觳觫耳推是心也將舉天下而怙戴之無俾一夫不被其澤者而後　上之心始慰此之功德寧可以算數計耶而又何以名言之乎不可名者臣將與天下相忘於無言矣可名者臣謹恭紀其事如右而係之以詞曰瞻彼涿鹿爲京喉舌匪無莊植河水所嚙哀我人斯淪胥以溺欲度無梁如食斯噎浩浩洪流平陸成渠下民其咨行旅卒瘏聲聞于天我后曰呼視而弗救處殫爲魚乃召司空乃命匠作往即爾職爰諏爰度作之汜湨屬諸郊郭水昏而栽日北而落帝復諄戒我后至仁匪以厲衆毋擾句人捐金爲之期以利民歡聲載途荷鍤雲屯督不踰時兩橋並建象彼閣道橫絶天漢輪蹄繽紛士女泮渙來遊來過以謳以忭曰我后德配地無疆拯此淪溺寘之康莊女媧鍊石我后造梁補天奠川厥功匪彰上帝鑒觀介以繁祉繁祉維何保茲　天子克昌厥後本支百世亦祐我民永賴　明明天子后篤生之穆穆后德天子成之粤求治平惟孝與慈千秋萬禩固此丕基

勅建承恩寺碑文

皇朝凡　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爲僧名替度雖非雅制而宮中率沿以爲常　皇上替僧名志善向居龍泉寺　慈聖皇太后　今上皇帝追念先帝及其替僧以寺居圮壞欲一新之而其地湫隘且瀕于河勢難充拓乃出帑儲并念潞王公主及諸宮眷所施數千金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貿地於都城巽隅居賢坊故太監王成住宅特建梵刹外爲山門天王殿左右列鐘鼓樓中爲大雄寶殿兩廡爲伽藍祖師殿後爲大士殿左右庫房禪堂方丈香積僧房凡九十有五莊嚴法事靡不畢具寺成因官志善爲僧錄司左善世以住持之而賜名曰承恩余惟承恩有二義焉施給園刱精舍崇重三寶　上恩也以大悲智力拯拔沉苦躋諸彼岸以大光明燈普照沉迷示之覺路　佛恩也思報　上恩則必虔恭朝夕勤修法事以祝　慈壽　聖恩于萬禩思報　佛恩

則必恪守戒律發深信心以求速證毘盧正果庶毋負於　聖母　皇上剏建之意也於戲後之居此者宜諦思之工始于萬曆甲戌年告成于乙亥年月謹述其剏立始末勒之于石以垂不朽而繫之以偈曰

佛恩廣大浩無邊　毘盧光明照大千　拔諸沉苦登涅槃　如以寶筏濟迷川　慈恩浩浩亦如然　巍巍功德不唐捐　舍衛城中給孤園　梵刹萃起開中天　琳宮玉除寶莊嚴　間以寶樹鬱葱芊　寶華芬敷色姝妍　華雲鬘雲垂四埏　法輪常轉妙義宣　法燈常明燭幽纏　我願緇俗諸有緣

普霑法潤沃心田　詞我重宣此偈言　永祝　慈齡萬萬年

重修海會寺碑文

佛法之大舉華藏世界海一一皆有微塵數諸佛不爲多於一毛孔中納世界海微塵數不爲礙寺之名爲海會者以此其寺在都城之南創于嘉靖乙未穆宗皇帝嘗受釐于此歷祀既久棟宇弗葺榱桷將毀　皇上即位之二年孟夏乂安四民樂業　聖母慈聖皇太后思所以保乂　聖躬爲奕億祚者惟佛寶是依乃出內帑銀若干俾即其地更建焉既集議慈聖皇太后暨潞王賢妃貴人以下咸出貲助之會遊僧有範成銅像一軀無所庇覆司禮監太監馮因　請移置其地復出內儲大木以爲殿材遂以年　月　日始事　命　監董其工役於中爲殿三皆三楹方丈一凡五楹鐘鼓樓二配殿十二禪堂十僧房四十有奇前爲山門繚以周垣殿宇靚深廊廡曼衍重閣層軒翬飛丹煥像設獲以安爰僧徒於焉遊集煌煌乎都邑之盛觀也又於其外拓地六頃收其租入以爲焚修供具之資撰厥勝因必由善建恭惟　慈聖皇太后體坤元之載物同慈利之好生

發至誠之心證大乘之果將以保　皇躬翊　皇度納八荒於華嚴勝界濟羣生於沉淪業海巍巍功德不可名已是以　宮壼出其琛寶暫御效其誠悃工不逾時役不告勞是宜刻之貞石告厥成功昭示來裔銘曰　天聰鴻德受命孔固誕育我　皇時維聖母恩隆罔極載釐億祚皈依竺範宅美希夷乃闢靈宇在邦之圻巧輪內帑民悅子來丹刻有輝金容麗設中座耽耽飛簷巘巘即度重開耆山有截禪慧攸託神足來遊都人瞻仰徒衆幽求魚燈螺梵無鈌春秋福德佑仁儲祥委祉　皇心悅豫　宮闈恭喜

於萬斯年施于孫子玄風廣播　皇輿載安道合無爲功存不刊勒于貞珉永垂大觀

勑修東嶽廟碑文

自古帝王建國肅恭羣祀列在祀典大祝頌之士民不得奉而民間所爲號祝歌舞其事誕漫祠官不主也惟岱宗之神自繩契以來秩在祝史通乎上下今天下郡國皆有東嶽廟而　京師則廟朝陽門之東相傳唐宋時已有　國朝正統中益恢崇之歲遣太常致祭熯旱則禱焉而都人士女祈祉禳災亦各自財以祠云臣嘗讀　睿皇帝所製廟碑大要歸于厚

民生順民欲明德遠矣百餘年來廟寢傾圮神將弗妥士女興嗟　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曰吾甚重祠而敬祀其一新之然勿以煩有司乃捐膏沐資若干緡　皇上祇順　慈意亦出帑儲若干緡命司禮監太監馮保擇內臣廉幹者董其役工始于萬曆乙亥八月迄周歲而落成其殿寢門闥之右廊廡庖湢之制大都不易其故而撓者隆之毀者完之堊者藻飾之又于左右建鯨鼉樓東爲監齋堂規模瓌麗迥異疇昔歸然若青都紫極矣既告成事　上以　聖母意詔臣爲之記臣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爲民而徼福於神者故禦災捍患祭法所載何可忽諸且聖人以神道設教岱居東方其德曰生往牒所稱觸石生雲膚雨天下生也冥運陰騭赫如雷霆使人弗罹于天憲亦生也君人者恩則慶雲威則迅雷要歸于永底烝民之生而愚夫愚婦刑賞所不及者神實司其禍福之柄蓋亦有陰翊皇度者焉祀之非瀆也不寧惟是臣仰闚　聖母垂恩儲祉保護皇躬將廣建功德以祈萬年侃祚雖無文咸秩矧又祀典所載而　皇上孝奉　慈闈仰答玄貺雖節用之旨時佩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賴天地之靈山

川之佑豐應屢報四夷咸賓是禦災捍患允符祀典而　睿皇帝所稱厚民生順民欲者寔在茲矣臣謹恭紀其事而系之以辭曰　瞻彼岱嶽是爲天孫秉震秉籙生化之門位鎮一隅仁流八極率土是臨矧茲京國有廟肇禋百年弗繕其故何以告虔惟皇祖清肹蠁徵應乃新神居聿遵　慈命既拓其基亦除其庮琳宮中起繚垣外周厥宇峩峩厥靈濯濯誰謂邦畿儼彼喬嶽維嶽有神維帝之德　后則基之神介繁祉篤我　帝后泰山之維泰山之久亦佑下民自天降康時雨而雨時暘而暘臣拜稽首勒此

貞石億萬斯年昭垂罔頹

勅建慈壽寺碑文

寺在都門阜城關外八里許先是我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常欲擇宇內名山靈勝　特建梵宇爲穆考薦冥祉　皇上祈佩遣使旁求皆以地遠不便瞻禮乃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卜關外地營之出宮中供奉金若干兩潞王公主暨諸宮眷助佐若干兩委太監楊輝等董其役時以萬曆丙子春二月始事以　月日既望告竣而有司不知也外爲山門天王殿左右列鐘鼓樓內爲永安壽塔中爲延壽殿後爲寧安閣旁爲伽藍祖師大士地藏四殿繚以畫廊百楹禪堂方丈有三所又　賜園一區庄田三十頃食其衆以老僧覺淳主之中官王臣等典領焉寺成上聞而喜曰我　聖母齋心竭虔懋建功德其諸百靈崇護萬年吉祥恭惟我　皇上聖心嘉悅因名之曰　慈壽而詔臣紀其事臣惟佛氏之教以毘盧檀那爲體以弘施普濟爲用本其要歸惟于一心心之[illegible]無有分界無窮[illegible]所作功德亦不住於有相不可思議故曰先分入盡而此心無盡恒河沙有盡而此心無量至於標宮建刹崇奉頂禮特象教爲

然以植人天之勝因屬羣生之瞻仰則固未嘗廢焉惟我　皇上覺性圓明妙契宿證蓋自踐祚以來所以維持之者惓惓焉約己厚下敬天勤民爲訓至如梁胡良河以資利濟減織造以寬抒柚蠲積逋以拯民窮愼審決以重民命其一念好生之心恒欲舉一世而躋之仁壽故六七年間海宇蒼生飡和飲澤陶休玄化無小無大咸稽首仰祝我　聖母億萬年保我　聖主與天無極此之功德寧可以算數計哉猶且資佛力以拔迷途標化城以崇皈仰要使苦海諸有悉度無漏之舟閻浮衆生咸證菩提之果斯又聖人所以神道設教微意也臣謹拜手稽首恭紀日月而系之詞曰於昭我　皇秉乾建極溥海內外罔不承式誰其佑之亦有　文母覃敷皇風紹休三五永惟　穆考神御在天思廣勝因以植福田我　皇承之樂施靡惜永延　皇圖冥資佛力乃營寶刹於允之方左瞰都城右眺崇岡力出於民財出于府費雖孔殷民不與苦厥制伊何有殿有堂丹題雕楹玉甃金相繚以周廊倚以飛闥畫棟垂星綺疏納月有湧者塔厥高入雲泉彼不周柱乾維坤維大慈尊先民有覺普度恒沙同歸極樂譬如我　皇博

萬億國小大畢寧惠路旁流慈雲廣芘如是功德不可思議民庶咸祝　天子萬年奉我　聖母慈禧永安臣庸作銘勒玆貞石志孝與仁與天無極

勅建萬壽寺碑文

初禁垣艮隅有番漢二經廠其來久矣　莊皇帝嘗詔重修以祝釐延既厥功未就　今上踐祚之五年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諭　上若曰朕一寺以藏經梵修成　先帝遺意　上若曰朕時佩節用之訓事非益民者弗舉惟是　皇考祈祐之地又重之以聖母追念薦福慈意然不可以煩有司乃出帑儲若

干綿潞王公主暨諸宮御中貴亦佐若干緡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卜地于西直門外七里許廣源閘之西特建梵刹爲尊藏漢經香火院中爲大延壽殿五楹旁列羅漢殿各九楹前爲鐘鼓樓天王殿後爲藏經閣高廣如殿左右爲韋馱達摩殿各三楹修齋交屬方丈庖湢具列又後爲石山山之上爲觀音像下爲禪堂文殊普賢殿山前爲池三後爲亭池各一最後果園一頃標以襍樹琪株瑤果旁啓外環以護寺地四頃有奇法輪妙啟龍像莊嚴丹堊藻繪爭耀競爽工始于萬曆五年三月竣于明年六月以內臣張進等主寺事　上賜之名曰萬壽而詔臣爲之記

臣聞古之聖王建皇極以臨區宇斂時五福其一曰壽而臣子祝頌其君亦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是人君以德致福無先于壽而爲之臣民者思以仰酬洪造發紓忱悃舍頌祝之外蓋亦無以也我　皇上聰明天啓圖治妙齡恢皇綱接帝統廣至治于無疆錫嘉祉於羣臣百姓者不啻淪肌而浹髓矣薄海內外日所出入含生之倫莫不翹首延睇仰而頌曰　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其庶幾萬年有國以福我蒸黎乎夫林茂而鳥悅淵深而

魚樂魚鳥之情何期於林淵哉所寄在焉故凡億兆之命懸於一人　天子明聖則生人禔福故億兆之情莫不願人主之壽者斯亦魚鳥之願歸于茂林深淵也然則玆宇之建設雖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財而可以祝　聖母萬壽者臣民猶將樂趨焉況役不民勞費不公取冏以保國乂民功德無量爲臣子者其踴躍而讚頌之詎能已耶謹拜手稽首恭紀其事而系之以詞曰惟君建極斂福錫民民有疾苦如在其身巍巍大雄轉輪弘教毘盧光明大千仰照佛力浩衍君亦如然共以悲智濟彼顛連瑯函貝葉藏之

天府以翊皇度自我　列祖沿反我　皇紹成先緒表此勝因共躋極樂祇奉　慈命復彰民覆毋須將作乃發帑儲鳩工庀財龍宮蔚起鷲域弘開翼翼哉哉有截其所仰倖神造俯瞰淨土凡斯鉅麗前武之繩聿追來孝旋觀厥成景命有僕永錫純嘏既相烈考亦佑　文母保茲　天子億萬斯年本支百世螽斯綿匕

勅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

昔阿育王獲佛舍利三十餘顆各建塔藏之散布華夷今五臺靈鷲山塔是其一也我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前欲剏寺於此爲　穆考薦福　今上祈儲以道遠中止遂于都城建慈壽寺以當之臣居正業已奉　勑爲之記須我　聖母至性精虔不忘始願復遣尚衣監太監范某李友董指供奉餘資往事莊嚴前爲山門天王殿鐘鼓樓又內大雄寶殿旁伽藍殿外爲十方院延壽殿諸閣廊齋舍庖湢罔不悉備復賜園地以供常住之需工始　年　月　日成于　年　月　日計費金錢若干計　聖母復命臣記之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齊一幽明兼綜道法其繇然者在古先帝王垂成憲著章程于世矣乃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以慈陰妙雲覆涅槃海饒益羣生則大雄氏其人也其教以空爲宗以慈爲用以一性圓明空不空爲如來　即其說不可知然以神力總持法界洴漉沉淪闡幽理賾明功亦神道設教者所不廢也我　聖母誕育　皇上爲億兆主養成　聖德澤洽宇內施及方外日所出入靡不懷泒至如寧靜以奠坤維建梁以拯墊溺儉素以式闈帷慈惠以布恩德含生之倫有陰騭其利而不知者所種孰非福田所發孰非菩提者乃益建勝因廣資冥福託象教以誘俗乘般若以導迷斯可謂獨持慈寶默運化機者矣先是虜酋俺答款關效貢請于海西建寺延僧奉佛　上可之賜名曰仰華至是聞聖母作五臺寺又欲令其衆赴山進香夫醜虜嗜殺乃其天性一旦革彼凶悪懷我好音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陰翊　皇度而我　聖母慈光所燭無遠弗被其功德廣大雖盡恒河沙數不足以喻其萬分也乃拜手稽首庸記歲月而繫之以詞曰　於維慈氏闡教金庚以般若智濟度羣生普天率土莫非化城法雲慧日布濩流行鴈門之西亦有靈鷲七級浮屠巋然特秀阿育獲寶散布淄流南飛一粒永鎮神州塵劫幾更

山川不改重建妙因機如有待惟我　聖母　天人慈仁總持陰敎覆育烝民莊嚴寶刹於兹靈壤龍宮巍巍人天共仰　皇穹眷德降福穰穰既佑　文母亦佑我　皇定命孔固寖隆寖昌臣庸作頌億載垂光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公神道碑

今制異姓不王惟元功佐命有大勳勞於　國者殁乃得追封焉　明興以來朱氏王者二人東平從文皇帝靖難用決策力戰封平陰死土木之難今定

襄又以忠勞受知　三聖得賜封如其祖夫朱氏之先豈亦古神明之胄耶何其歷世久遠寖隆寖昌也初　世宗肅皇帝南幸承天道衞輝　行宮夜火侍衞倉卒不知　駕所在獨王與陸都督炳翊　上以出　世宗常言諸從我於難者功當與開濟等顧余侍　今上於便殿會有司奏王郵典引令甲非軍功不王　上獨顧余言希忠者事　皇祖有扈蹕功皇祖遇之甚厚朕今推　皇祖意王之不爲踰制遂定封爲定襄王謚恭靖孝哉　冲聖乃能追念　先德不忘遠其所親信故臣也定襄王者諱希忠字貞卿其先鳳陽懷遠人七世祖亮從　高皇帝起義以功授燕山中護衞正千戶大世祖摩封成國進封東平武烈王能五世祖平陰武愍王勇曾祖太師莊簡公儀祖太傅恭僖公輔義太傅榮康公鳳母成國夫人陳氏王生而警敏絕人稍長通尚書周易兼涉韜鈐有文武智畧嘉靖丙申襲封成國公年甫二十二初拜表謝　恩　世宗望見王丰度秀整獨偉視之自是遂被　恩顧承天水奉　命告祭顯陵戊戌上皇天泰號充捧冊表進使禮成加太子太傅　世宗將有事　顯陵召王與勳輔諸臣於　慈寧宮幕次

及文華殿南城議南幸并冊立　東宮事日見親信己亥正月　世宗御啟祥宮　召諸大臣見　皇太子特命王扶掖　皇太子以行因指示　皇太子曰此汝將來師保也二月使持節冊封　穆宗爲裕王聖駕南巡佩都扈副將軍印掌行在左府事至衞輝以身衞　上出於火渡河侍　御舟　賜詩命和王操筆立成　上謂輔臣曰勳裔中如此人才絕少稱善者久之是歲秋充神機營總兵官庚子提督團營及五軍營王堅明約束拊循將士軍整以和壬寅夏掌五軍都督府事督營如故秋加大保丙午加特進

榮祿大夫庚戌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九月虜穿塞直薄近郊王部署諸將卒晝夜捍禦虜知有備遁去解嚴加兼太子太師壬子春　穆宗加冠持節掌冠癸丑改掌後府事壬戌加太師王力辭不獲乃拜命穆宗踐祚奉　勑監修　世宗實錄知經筵事戊辰持節冊立　今上爲皇太子是歲夏以疾請解府事優詔不許再請乃許之壬申春　今上加冠持節掌冠六月　上嗣登大寶復　勑監修　穆宗實錄知經筵事　上眷倚方隆而王以疾不起府九月三十日也王歷事　三朝中間代祀　圜丘三十有九方澤二十有七他中祀尤衆主進士恩榮宴者十先後蒙被恩澤賜泛舟太液賜肩輿賜祕書賜禁中乘馬蔭子爲錦衣者三加歲祿至七百石諸衣帶金幣器物入口之賚不可勝紀其卒也　上震悼爲王輟朝一切賻祭管葬皆視舊制有加至特進封王爵尤爲異數云王器宇凝重至性夙成始弱冠即受加　世宗恩寵舉無與比然以是益斤斤勤恪每奉　命攝祀必端肅薰沐致其精潔陪祭登降周旋咸中準度傒直西內夙夜在公不敢言私　世宗在位久以威嚴馭下雖素所親任輔舊往往被遣斥惟王以忠愼

自結于上無少替　世宗嘗稱之曰恪恭敬愼曰忠謹勤誠又曰卿可謂爲臣允忠故獨被隆眷三十年無纖髮不當　上意指者逮事　穆宗及　今上以三朝勳碩百辟具瞻而小心翼翼始終一節進止殿陛皆有常度不失尺寸事父榮康公冠帶侍養立終不欹及母陳太夫人病亟王方直西內不敢歸憂形於色　世宗見而異之以問輔臣　具以實對乃諭令歸視母病無何陳夫人卒王哀毁骨立與其弟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太保公希孝友愛篤至朝夕過從怡怡如也撫庶弟希愼無殊同胞與士大夫處貴而能降以而彌敬飲酒至數斗千雖大醉終不失一語諳于　國家典故而口吶吶若無所知每　廷議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論或稱引片言咸中肯綮世宗晚年諸大典禮即輔臣有不及知者常命問王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問亦終不言其周愼如此余嘗以爲王兄弟孝謹如石慶石建而才略過之其重厚可屬大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風議安世遠不及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生平篤厚謹飭未嘗自表異希稱譽而士大夫咸傾慕之唯　天子以爲國器歿之日弔客皆爲掩涕嗟乎非其中心誠信

享於人烏能得此乎王生正德丙子八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配張夫人前中府都督女早卒遂不再娶子男一時泰後府都督僉事管錦衣衛南鎮撫司事娶陸氏武惠公炳女孫男四長應楨聘恭順侯吳公繼爵女次應槐次應桂孫女二大保公將以十二月奉王葬于北澤山　賜地與張夫人合乃　其狀請余而泣請隧道之銘余與王兄弟相善諗其素履皆如狀所云不虛乃爲之銘曰　黃河若帶泰山若礪誓固云然疇克永世桓桓東平濟德彌昌六業而生寔維定襄猗王挺生萬夫之望敦悅詩書淵謨

亦壯弱冠分符寅戴　肅祖入參帷幄出總翰虎於赫　肅祖恩威靡恒終始惟王腹心股肱　帝昔南狩王屬都護身翊　宸躬以康天步虜闖郊原王典戎兵振我常武以衛　神京秉珪攝事於郊於社夙夜敬恭以迓純嘏光佐　三朝總領班行天球在序瑞羽高翔胡不耄耋大星宵墜　帝曰吁哉厥有勞勛封以大邦錫之休命絲綸孔爍初終克令昔王先人實善於躬名其二子曰孝與忠惟王與弟金昆玉季丕紹先猷引繩勿替我銘其功以勸景鐘千秋萬禩與　明無窮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兼太子太傅掌錦衣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贈太傅諡忠僖朱公神道碑

錦衣領禁旅直宿衛又理詔獄察舉不法實兼古司隸金吾之職嘉靖間　肅皇帝以威嚴馭下大獄數起羣言事忤　旨輒逮繫錦衣訊治或杖之於　廷有立斃者而當事者亦以鷙擊爲能偵伺校卒猛若乳虎一旦不如意所夷滅不可勝道　京師爲之重足自太保朱公視衛篆代猛以寬罷遣諸陰鷙校卒一切務從長厚於是　廷杖者咸得不死而　京師

之人皆始帖席　今上踐祚之元年有賊挾刃至宮門驚　蹕捕得下東廠治賊冀緩死妄言有主者於是內外錯愕索賊甚急然余心知其誣乃見上言斯事重請令錦衣衛與東廠雜治之　上曰可公既受命卽獨宿外舍燕居深念多設方略密偵之如是十餘日乃得其情趣具獄上戮止一人餘無所問當是時微公縉紳禍且不測其所存活不啻數百千人矣夫韓厥存趙慶流子孫王氏以百口保符彥卿世食其報以公之德如此而年不踰中壽祿不逮子嗣何哉昔人謂天道是耶非耶余竊悲其志爲之敘其

行事俾後世有稱焉公諱希孝字純卿鳳陽懷遠人自其先祖燕山中護衛東武烈王能以　文皇帝佐命元勳始封成國公平陰武愍王勇死事土木傳莊簡公儀恭僖公輔及父榮康公鳳兄定襄恭靖王希忠族滋大定襄與公皆陳夫人出公以嘉靖甲午授錦衣勳衛時年十七事　世宗肅皇帝見稱謹敏戊戌　皇穹宇　大廟成以恩授都指揮使掌衛事甲寅陞都督同知奉　勑提督緝捕尋轉右丁巳轉左戊午累功加太子太保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召入內直壬戌加少保癸亥加太保甲子蒙賜肩輿　莊

皇帝立加兼太子太傅　今上在東宮總理侍衛及登極加歲祿三十六石廕一子錦衣百戶最先後廕子爲錦衣者七　賜歲祿至百石金幣蟒衣寶鈔書籍牲醪之類不可勝紀公歷事　三朝終始一節當肅皇帝時定襄以上公陪國議而公內領羽林佽飛之士周廬宿衛外持節刺舉不法兄弟貴寵於羣臣無兩然公忠信謙慤恂恂如也其家事治言於國無隱情稱于士大夫無異詞　上或密問邊漕事公手自裁對無不當意指而終不泄　上一語故以　肅皇帝之雄察卽親信勳罕能保終者唯公兄弟事之

順焉終身未嘗一被譴責　今上以公　先朝耆舊禮之尤厚卒之日爲之悼惜者久之輟朝賜棺歛命有司治塋兆　諭祭有加贈太傅謚忠僖公卿以下咸奔走弔唁宿衛士有痛哭失聲者其忠情誠信孚於上下如此奉事榮康公及陳太夫人能以色養病則籲天求代與定襄友愛篤至定襄薨哭之晝夜不絕聲以是病不起撫其庶弟金吾君希慎如同胞又好拯人之難卹人之急死弗棺者骼弗掩者登山而呼庚癸者捐貲濟之不少恡起家將種素嫺韜鈐明習　國家故事而居常悛悛言若不出口其敬禮士

大夫造請延接久而彌篤好讀書所購古圖篆名筆甚富亦有精鑒能辨眞贗及他細行可稱述者尤衆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余嘗謂公兄弟重厚可屬大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過之孝謹如石建石慶而才略則二石遠不及也論者以爲知言公生正德戊寅卒以萬曆甲戌年五十有七配湯氏靈璧侯女封一品夫人後公數月亦卒長子時豐早夭立侄孫應梅嗣以廕授錦衣衛指揮同知聘武清伯李公偉孫女其弟金吾君以　年　月　日奉公與湯夫人合葬于尊梓庄之新阡持都督余君蔭狀詣余請隧道之路

余雅善公具知其生平乃叙其事而系之以詞曰

東平靖難平陰死忠爰及定襄世奏膚公赫赫太傅二難並美咸以一德媚於天子入參惟渥出領押衙邦之司直王之爪牙日有疏附日有禦侮公實兼之腹心股肱歷事　三朝擁佑勵勤惟忠惟孝恪守宗祊高而不危滿而不有聞　命則俯循墻而走國之所重喬木世臣矧有令德宜于民人胡天降割老成凋謝定襄既逝公亦捐舍承　帝曰嗟予懋乃勳錫之崇典賁于幽闥玄宮楚楚終焉安處九原可作惟公歸與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二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墓誌銘

萬曆庚辰元日豫所呂公卒於家訃聞　上輟朝一日　詔所司議䘏典諭祭十有一壇遣官營葬贈太保謚文簡廕一子中書舍人諸視常數有加而公之子祠部與周遣人持吳大參國倫所爲狀來請余志公墓而銘焉按謚法平易不訾曰簡一德不懈亦曰簡余與公同政府知公深公爲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吶吶不輕爲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爲異

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揭幾其間無論彼已僕枝即賢者各是所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嘐嘐猥小曹參而畢丙吉然則廣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與公共事者六年內奉　沖聖勤緝熙外贊密勿定計畫莫逆於心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蓋誠所謂不訾不懈者斯可以爲簡也已　上嘗手書賜公曰樞機克慎曰同心夾輔知臣莫如　王信哉按狀公信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西粵桂林人也其先楚與國之大冶人洪武初從軍戍天長後踐更桂林曰鑑者始即家

桂林是爲公曾祖鑑生綱綱生璋呂氏文學自綱始世爲郡諸生而璋以貢爲徐聞令徐聞人尸祝之璋二子長應陽蚤卒次郎公正德丙子中春母張夫人夢巨蛛入室紫光煜煜寤而生公公生十九年爲嘉靖甲午舉於鄉庚戌賜及第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戊辰改禮部侍　莊皇帝講讀踰年改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壬申　上初即位拜禮部尚書頃之　上問余孰可與卿同事者余以公對　上在東宮亦雅知公端慎遂召爲文淵閣大學士與機務踰年進太子太保甲戌修　穆廟實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尚書如故丙子一品秩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建極殿公先後歷官垂三十年半守史局三任成均四歷卿貳春坊典內制詹府教習庶吉士少宗伯日侍　講讀几總修嘉隆實錄者再分校丙辰副辛未與甲戌會試考者三所事咸稱在禮部釐正典章自　宗藩外戚中常侍不得踰制有所希請諸曹郎吏廩廩奉職由大宗伯入內閣若　大喪若　大婚若崇　親藨　號若

降夷受俘諸鉅儀曠事咸藉公相成以當　上心上優禮公稱先生不名數　命分獻　郊廟釋奠先師時　遣中官給賜上尊珍膳兼金文綺乘馬什器之屬不可勝計多自昔輔臣所未嘗蒙公故病肺又患足痿顧念　恩厚未忍言去久之益劇戊寅秋乃疏乞骸骨　上固不許諭留甚溫疏十上始得請賜敕金文綺乘傳歸仍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聽其子輿周以祠部扶侍公於家居一歲疾良已會歲暮公晨對客食飲如常日中忽不語越三日元旦自起櫛沐端坐卒年六十有四公沉密簡重人莫窺其際嘗游國學從祭酒永康程先生諱名理後公爲祭酒遂以永康學教授諸生先德而後藝以其身爲型範爲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摸擬性尤澹泊雖蟒玉未嘗去澣衣門無私謁所樹惟恐見知所急惟恐見德頃平古田及懷遠府江當事者皆從公受策然公不自言人故無所藉以須公公先娶朱夫人一歲卒繼張夫人名家子能以賢孝佐公初第時將父母邸中躬暨張奉七箸上食惟謹夜中其父母咸中煤毒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促之起者即與張夫人起視則父母俱僵卧不能言急汲水沃之乃甦人以爲孝感

久之以編修滿封父母如其官奉之歸蓋封四年而奔父喪及禫又喪母哀瘁骨立後以少保總裁　實錄成贈曾大父大父父皆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少傅滿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都會　恩廕一子入監讀書及郵廕凡三而公四子長輿周既舉進士爲祠部次輿齊又以公歸之明年舉於鄉次輿文輿武振振濟美世且滋大周娶湖廣參議宋廷表女齊娶太僕丞秦致恭女文聘封川令陶录女武聘輿國吳參政國倫女女四少者未字壻舉人毛如綸諸生蕭如蒞常任孫一嗣簡聘延郡丞屠炳言女公雖籍桂林數往來道輿國省族展墓比其歸也視所治新第徘徊不能去又新構於輿國語吳大參曰吾先君命諸孫名皆從輿以示不忘故鄉明年吾其以家來菀衷於斯矣會公卒不果公質行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焉銘曰稽古盛際同寅協恭百僚師師以洽時雍譬伯與仲響和景從誠一無他深厚有容在漢丙吉今也則公　主少不疑仰德乃風內寧外謐波恬漠空子天安時熙歲豐守和自近孰知其功我銘貞石以著僕忠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太保諡襄毅楊公墓誌銘

晉地表裏山河其人瓌瑋多大節能以功名自顯往古無論自余登朝則見故少師太宰楊公心竊嚮慕之公亦與余爲忘年之契公在本兵久又徧歷諸鎮躬履戎行練習邊事余每從公問今中國所以制禦夷狄之策及九塞險易將士能否公悉爲余道所以如指諸掌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畫邊事蓋得之公爲多　今上登極首命公還秉銓衡余受　先帝遺託方欲與公同心戮力共佐休明而公已矣嗟乎天不憖遺一老用輔　英主惜哉然其生平所建立威足以方駕往哲炳耀後禩余知之素深謹識其大者用垂不朽公諱博字惟約別號虞坡幼穎敏讀書能五行俱下十七舉於鄉弱冠登進士授陝西盩屋令調長安用治行第一徵爲兵部武庫司主事陞郎中會肅皇帝南狩承天起閣學翟文懿公爲行邊使以公參幕府起遼左至甘肅行萬餘里所至輒有疏記悉得其肯綮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邀賞文懿欲勿予不能予之恐來者益衆無以應之公請文懿坐堂上嚴儀衛跪諸番轅門外數之曰相公奉　詔勞軍

若等宜傾巢遠迸乃泄泄若此何也諸番咸懾服莫敢仰視久乃釋之稍賚其先至者諸夷落聞之方懼以後至見讓莫敢復來文懿以公爲斂入朝薦公才堪大任嘉靖辛丑壬寅虜數入宣大山西公爲職方郎中羽檄旁午應機立斷其所規畫靡不當　上意指安南不庭廟議發兵討之公請先之以文告會安南請降公謂小醜不足煩王師宜許以自新因上便宜六事　肅皇帝用其策交人遂款服至今已從職方出爲山東督學憲副陞叅政丙午以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畏土魯番侵擾避居肅州境上久之其衆滋繁邊人患之公召諸番酋犒以牛酒因語之曰若輩久羈於此既不能歸胡不爲久遠計諸酋曰爲計奈何公曰此去某處水草甘美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使若等定居長爲藩蔽如何諸酋咸頓首曰幸甚公乃築白城威虜金塔等七城稍給與牛具器用諸酋率其部落數千人徙居之離塞遠者四五百里河西益少胡患乃鑿龍首等渠墾田萬餘頃又請以巡按御史兼督學政如遼東例官而敎之肅州遂爲重鎮虜畏不敢近塞間一入盜將士奮擊斬首百四十餘級　上賜璽書加獎晉副都御史庚戌丁毋憂西人擁道泣送車不能行是歲虜大入薊薄都城癸丑起公兵部侍郎經畧薊鎮築潮河川墩以遏虜衝簡將士汰冗弱軍聲大振事竣　詔遂留督薊遼保定軍務無何虜復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公擐甲登陣督諸軍禦之桼石乘射所殺傷甚衆一虜先登及雉我軍斫其腕墮虜氣阻乃退公募死士持火器夜襲其營一夕四五驚虜衆宵遁捷聞　賜豸緋衣一襲晉右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百戶明年虜以萬騎入馬蘭谷公督兵擊走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公在薊二年虜再犯俱不得利去乙卯入爲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丙辰丁父憂戊午　詔還本兵時尚未終禫會虜圍大同右衛急公倉卒奉　詔率師援之壘綫而往虜聞公出關曰楊少保至矣遂遁右衛圍解　詔晉公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史暫留經畫大同事築牛心等墩堡二千八百餘座濬濠塹三十里五十日而畢會虜入薊鎮督臣被收又移公鎮薊公至虜遁乃　召公還理部事加少保癸亥虜復寇薊督臣易之不爲備虜穿塞入至通州烽火通於甘泉日夜圍上守禦方略虜尋引去　上怒而誅督臣乙丑以一品再考廕一子國

子生丙寅改吏部尚書　肅皇上賓　穆宗踐祚請錄忠諫舉遺佚蠲逋肆赦海內大悅丁卯一品三考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再廕一子國子生公旣辭　恩廕三請乃許其在銓衙所建論甚衆大率以錄舊德抑浮薄課功能禁競趨爲務以故遊談之士頗不便之左右倖臣亦不悅公遂爲所構謝政歸久之　上寤乃起公以冢宰理本兵事萬曆改元　詔公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廕一子國子生所　賜賚甚厚癸酉春　命分獻夕月壇疾作扶歸遂懇乞骸骨給傳歸數月而卒　上震悼爲輟朝一日　賜祭葬贈太保謚襄毅廕一子爲中書舍人蓋公生平行履其大者如此他固不能悉記也余嘗謂世有大人有偉人其志翩翩其行巖巖其處於世也卓然如秋峰之聳峙昂然如鷄羣之野鶴偉人也其志淵淵其行桓桓其處於世也巍然如泰華之蟠礴浩然如滄溟之含納大人也二人者語其才美標格則大人似不若偉人之奇儁要以閎漭輿衍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使人望而歸之世以爲衆父爲蓍龜則大人之與偉人大有逕庭矣余觀公在　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鄙則邊鄙重　國有大政議者盈庭或

日中不決公纔出數語衆已稱善排大難批大節應手而擇恢恢尚有餘力九邊之士聞公來如見父母驩躍鼓舞白刃在前不畏而赴嘉靖中疆場多故肅皇帝以威斷馭下本兵督臣大者誅小者斥未嘗終三歲不更置也惟公以敏練稱　上意眷遇之隆始終弗替在甘肅時嘗疏發咸寧侯仇鸞之奸鸞被收下獄後更貴幸爲大將軍用事御公甚深值分宜當國縱其子干政頤指百官公在本兵數以事見忤相與排根中之者屢矣而竟不得間其後咸寧誅分宜敗而公望愈重隆萬之間老成凋謝唯公巋然如魯靈光爲海內所倚此其望實器業有越在風格之外者矣嗟乎非大人而能若是乎公所著有虞坡文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行於世生正德己巳　月　日卒萬曆甲戌　月　日壽六十六其先弘農華陰族也　國初有善甫者徙蒲遂爲蒲人曾祖諱祖選父贈四川按察司僉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曾祖妣張祖妣趙妣田皆贈一品夫人配段氏累封一品夫人諸子皆才賢段夫人生俊民嘉靖壬戌進士太僕少卿俊士萬曆甲戌進士鳳翔府推官俊彥官生俊卿隆慶武舉第一人管錦衣衛事指揮使女三長適

州學生景宣次適舉人馮淪次適嵩縣守備孫仲金側室賀氏何氏賀生子俊臣官生何生女一孫男七元禎元祥元祉元禧元祺元祜元祐孫女十四人太僕兄弟將以　年　月　日葬公王庄之原　勑建塋次持閣學張公狀屬余爲之銘曰世有大人龍德正中吾聞其語今見于公維公之德智圓行方忠不近名信不泥常李郭無文韓范無武公也兼之吉甫召虎九牛在肆艮庖趦趄公徐磔之遊刃有餘大棟將傾見者懷慴公徐正之退無得色桓桓　世廟緯武經文公媚　天子耆定策勳穆穆　莊皇垂衣拱

手公佐太平聲色不有迨於　今皇兩作繼明詢茲黃髮還公宰衡我求一德惟公是與不弔昊天奪我心侶有謀孰諮有難孰夷山頹木壞愴矣其悲惟帝念功榮稱顯錫光光　天寵賁此玄室不亡者壽不朽者名百世之下睎此刻銘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吳公墓誌銘

隆慶己巳二月廿日都御史孝豐吳公以病卒於家先數月　今天子詔廷臣舉海內諸遺佚故臣可大用者議者咸欲以公應　詔會公卒不克薦祠部乃疏其巡撫貴州勦賊功得　賜諭祭遣使臨視塋兆恩卹甚渥然不及公生時錄用俾賁志以歿惜哉按狀吳氏之先淮海人也宋南渡徙孝豐　明興代有聞人至吏部公松家大顯松二子長曰麟由御史歷山東憲副次曰龍由吏部郎中歷參政公憲副子也母方氏封恭人公方在娠其大母張宜人夢神女遺之子曰以爲而孫至大期又夢庭中柱石千仞屬天憲副公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立及生遂名之曰維嶽長字峻伯別號霽寰公少秀頴絶倫十歲能屬文弱冠舉浙江丁酉鄉試第五人明年登進士

授江陰令會崇明賊起邑與鄰壤故無城郭民大恐公設備甚嚴賊不敢犯居三年用廉能徵入爲尚書郎主比部奏牘奉　詔詳定問刑條例稱　旨著爲憲令丁未同考會試庚戌虜穿塞直犯郊圻　先帝怒收兵部尚書下吏趣具獄將誅之公從容言尚書無大罪擬從未減　上不從竟誅尚書當是時　廷中皆稱吳郎長者也慮囚江西所平反萬五百餘人其尤著者徐滚以母故擊殺發塚之人劉福德以義殺里中不孝子皆抵死公特原之人服其允事竣居大父父母喪三年起補駕部郎中尋以按察副使督

山東學校修秋祀表節行飭三氏子孫奉約束以風齊魯諸生每試諸生差第其文畢即按籍察舉素無行者褫其衣巾笞斥之即以文在高等亦不貸齊魯之士蒸蒸向風焉遷湖廣參政江西按察使拜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制湖北川東道數上書言便宜事詔皆如議土酋楊珂與其叔雄進有郤兵連數十歲不解公使人諭珂自縛待以不死珂頓首伏罪事聞賜白金文綺遂移兵誅王世麒於清浪捕宋廷武於草塘得王阿利於平伐諸夷畏服境内以平會有尚書言貴州撫臣嚴急好興事不可以治夷者得 旨改南而公先有仲弟之喪居常邑邑遂謝病歸歸五年而卒公自少雖以文雄於時而明練吏事嫺於當時之務故所至有聲事事精辦然性高簡不能當世取容頗爲庸衆人所嫉屢致顛阻初舉進士射策大廷忌者匿其卷不得進抑居下列在江陰御史行縣謁 孔廟故事令以下皆蒲伏道候御史車過乃起公獨立俟橋門外御史深嗛之始爲郎太宰熊公知其賢欲薦補銓部屬以不往謁執政議格不行督學山東三年一字不交於當路巡撫貴州有使者出所部左右言使者貴人過之宜有加公不從延接而已使者以爲慽其被謗頗亦錄是然公不以寡偶之故易其所操謝病山中讀書談道不復求用於世疾且革循戒其子弟曰某子甲所饋朱衣毋以歛其厲節守義終身不變如此蓋嘉靖之季天下言風節者稱浙中吳公云公生以正德甲戌六月四日卒纔五十有六初娶長興臧氏封安人贈恭人生子稼端邑學生娶歸安陸侍郎女女三長適華亭國子生馮繼可次適烏程國子生嚴應桂次適錢塘郡學生茅用吉繼娶永嘉陳氏封恭人生子稼翊聘秀水項吏部女稼登聘烏程閔茂才女女一許聘烏程閔世南初公校士南宮所舉戴記士僅十人皆海内名儁其最顯者余與今少保濟南殷公並在政府婺源汪公爲御史中丞故餘姚胡公爲太常卿國子祭酒嘉興陸公爲太常少卿餘五人皆至藩臬郡守其卒也汪公狀其行殷公表其墓而余爲之銘銘曰謂公不達而膴仕是都謂公達耶而讒口郗妻舍命不渝誰毀誰譽吁嗟云乎展也夫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鏡川吳公暨配贈淑人合葬墓誌銘

鏡川吳公者今少司寇百朋之父也其先吳人也宋

紹興間有十五世曰慥者爲青田尉自青田徙義烏之玄圃家焉代有聞人五世祖某某生某某生希采以尚義捐貲賑乏有司聞於　朝爲旌其閭事具郡志中大父文高父瀾母蔡氏其生以弘治辛亥四月廿四日其官止鹽城縣學敎諭其貴以子司寇君累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其卒以隆慶己巳十月十四日其壽七十有九其配初娶蔡贈淑人繼金封淑人其葬在白瑕山之原其平生行實則鄉人少宗伯諸君爲之狀而乞余銘狀曰公諱璋字德純鏡川其別號也初穎異絶人長受業于陽明先生之門人山陰朱宁中學益進歸補邑弟子員善爲文督學使者咸奇之然以數奇不第嘉靖辛卯始應　詔超等貢於　京師授永城縣學訓導飭躬端教士皆樂從寧陵尹缺部使者檄公視篆數月邑中大治遷鹽城縣學敎諭其敎士悉如永城時嘗一攝邑事邑亦大治如寧陵然自以官薄不足展厥志頗厭宦游癸卯司寇君舉於鄉公乃歎曰吾有子矣遂棄官歸結廬城東山中讀書談道晏如也丁未司寇君舉進士授永豐尹治邑稱最拜監察御史累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已又從鄖陽轉撫南贛皆封公如其官隆慶改元　今上登極用建儲覃恩是時司寇君以勦賊功晉貳兵曹遂益封公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最凡三益封而其父瀾母蔡夫人俱以例馳贈於是公移書司寇君曰吾少苦學亦欲自見於世然官不過邑博今汝貴爲三品通顯矣又蒙　上恩推及三世無以報自今以往汝之身吾不敢有矣已司寇君從留曹被　召改今官過里省公公老目眊不能視司寇君不忍離上書乞侍養公固遣之曰奈何以我故遲　君命會司寇君所上書亦寢不報遂涕泣而行至　京師數月而公卒司寇君號痛幾絶然公本敎以急於三事勿卹其私固亦無憾也公少有至性事父及母淑人以孝聞又推産分讓其弟與鄉人處恂恂煦濡不爲崖異鄉人化之所爲卹孤賙急事甚衆不載載其鉅者如此初配淑人蔡氏卽母蔡淑人再從女侄也少婉嫕秀慧年十歲通女經女誡諸書父母奇愛之欲擇佳壻以公蔡甥有異質遂以歸公乃克相公以媚于舅姑實生司寇君朞月淑人遂卒生弘治壬子十二月廿二日卒正德庚辰六月十二日距淑人之逝蓋先公四十餘年及是始啓其窆而合

葬爲公子男六長百元庠生娶虞氏次百忠早卒娶傅氏次郎司寇君娶王氏累封淑人俱蔡出次某某孫男十某某孫女五曾孫男十曾孫女三往司寇君以御史按楚及撫治鄖陽俱有異政嘗爲余言吾所兢兢於官守者皆以家大人之教也余楚人又與司寇君同舉進士故志其事而爲之銘曰嗚呼是維長者吳公之阡雙璧合焉爾之後蕃且賢爾之澤深且綿天之報施善人固其然

素菴戴公墓誌銘

戴氏之先浙之湖州德清人也自素菴公客遊　京師從　先皇帝分封於郢居郢者三世及　今上皇帝龍飛而素菴之孫艮齋君用翊戴功歷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戴氏蓋三徙而其後益顯艮齋公雖發家武籍然好儒學所交皆當世宿學知名之士用能紹麻恢業以大其宗嘗慟素菴公艱難造次殁四十餘年而未有銘諸幽者持狀屬余請修其闕余鄉人也誼不能辭按狀公諱景春號素菴父諱禮官兩淮鹽運司政除武岡州生三子長景暉仲景暘公其季也初武岡公之官時獨與長子俱而以仲子與公託諸其友留京師從學無何武岡公卒於官而長子留楚

不知所之仲子居京師者亦殁以是戴氏譜牒世系及武岡公官跡官名俱莫可考公時甫十三羈旅寓越乃棄儒治生贅於仁和倪氏成化丁酉　先皇帝將太封諸王募人充儀衛公以良家子應募事　先皇帝於西館弘治甲寅從之安陸以善製香得幸先皇帝嘗　親洒睿翰書咏茶詩以賜之正德丙寅保陞總旗管理伍事方欲大用公而公以疾乞老遂徙居七里灣竟卒公性沉重寡言人罕測其喜怒訓子姪必以孝友禮法與鄉人處好名檢不爲苟容里中少年有毆母者公欲與其父直諸有司寘之重典少年懼叩頭流血請改公乃許之而其人亦痛自創艾卒爲善士爲鄉里所重如此幼失父兄間關南北備嘗艱阻能以勤儉力業積微至鉅蓋公之殁六年而　上龍飛入踐大位凡　先皇帝舊臣靡不依日月之末光或從輿隸取尊官大爵而公以早逝竟不獲遇至其孫乃顯豈非命哉然其鑠懿淵積庇於後者遠矣距公生于　年　月　日葬其山之原銘曰

龍欲升天雲爲翼眞人之興多士集　先皇藩僚盡英儁公也桓桓乃其一一朝　五位昇皇極翊戴諸臣俱顯陜吁嗟靈兮倏已化附翼攀鱗恩世及故

會遺履綦　宸億賞以世延賚殊錫譬彼黍稷公所植身不及獲孫乃食七里新（阡漢江側終焉允臧卜云吉福汝後嗣千萬億）

處士立齋高翁墓誌銘

高處士者兵部武選主事尚志祖也始武選與余同舉於鄉嘉靖甲辰中會試以病不能　廷對丁未復與余同舉進士是時武選年三十餘而處士翁尚無恙及出守海寧三年用廉能徵擢今官而處士乃卒卒年七十有七高氏在邑中稱爲德門翁既壽考而其子孫復貴於是人愈益嚮慕之矣嗟乎閥閱簪轂之家賢豪炳爗之士席位藉柄以矜名行猶不能庇其後嗣而委巷野老煦煦慕義慶流子孫何哉語曰人與陽善鬼錄陰德彼茫茫然者其有知乎其無知乎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又孰能無惑焉按狀翁諱綱字惟振系出宋南平王崇文之後其先自大原徙也始祖能靜能靜生鳳儀鳳儀生旭政旭政生伯溫伯溫生翁十二歲而殁翁獨與楊氏居常自傷己不及養其父歲時伏臘悲感動人故事楊至勤楊以守節而終有司特表其墓翁毀瘠盡瘁哀思終身族黨稱孝焉高氏故多貲及翁少孤家益落素所貸者人皆負之翁揣知負者盡窘曰奈何以利故重困吾鄉人

乃棄券折負不復責償癸未歲大饑疫死者相枕翁率子弟撤複屋材爲櫬躬荷鍤埋之其治產取足衣食不求餘度稍足自給即以周宗族貧者里中新銳少年或用睚眦怒鬭致訟公徐以一二言折之少年往往感伏忿訟亦解其爲人所愛慕如此　今上詔郡國三老孝弟力田七十以上者冠帶有司以翁應詔歲終飲蠟常與賓焉翁於是始一攝冠履見官長自他足不及城府所武選在海寧時用威嚴誅鋤強梗邑中翕然稱治翁獨貽書誡之曰邑吏佐天子牧養小民宜用寬仁行陰德何乃獨任法乎翁故長者性喜忍不傷物即所言不達吏理其意殆近厚矣翁所居一都里中諸長老素椎不業儒迺翁獨好儒羣子弟延經師教之諸長老見翁所爲盡駭異不喜翁不爲變至翁子孫竟以儒顯而一都亦自是彬彬多文學之士埒於他里於是諸長老則人人喜多公能變厥俗也斯可謂一鄉之善士矣翁配管氏繼配薛氏生五子長允迪爲益府長司娶周氏管出也次允恭允升允中允達薛出也女二長適陳生宗儒次適張生文弼孫男九長即武選君尚志公孫女八曾孫三長薦邑庠生次重慶幸慶尚幼曾孫女一以年月

日窆于雲臺橋之陽先計至京師武選君向余悲曰吾幼長于祖今歿而不吾見也哀哉請爲之銘銘曰繡林峩峩大江所經精緼靈結鬱生逸人澤及枯骨古曰周文翁也編氓比德齊仁不雕自飾不式而成韜光隱耀以裕後昆母曰蓋高索之冥冥視履考祥鑒此刻銘

遼府承奉正王公墓誌銘

余在史局好具問 先朝事見老璫數輩語及 孝廟時輙悲咽嗟乎 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其後見遼府承奉王君亦弘治間人至論曩事尤能歷歷道也嗟乎 敬皇帝誠聖王也墮弓遺舄猶且重之況其舊臣乎宜爲志志曰王君諱大用字惟賢霸州大城縣人也事 敬皇帝時才弱冠侍 乾清坤寧爲奉御而慈壽皇太后居仁壽宮公在三宮間端慤自植於上積功勞陞兵仗局左副使 毅皇帝親閱近侍儀貌魁傑者選置左右三月陞御馬監左少監是時 帝方好武中貴人皆習騎射 裘馬從獵上林諸苑而公獨閑慎謙抑乃 帝顧喜公賜蟒服三襲遂陞大監內苑乘馬加賚祿米二十石無何 毅皇帝上賓公侍大行几筵會 今上入繼大統中貴人從代來者皆新幸用事而君自以先朝舊臣弗爲下諸新幸並忌之遂出爲遼府承奉君在內庭久明習國家事及至則悉條司中諸敝蠹啓王釐正之府中頓 肅莊王薨今嗣王幼國太妃主政太妃賢諳習書史沉毅有斷事無大小皆與決之君亦殫忠畢慮克稱委任當是時太妃賢聞天下亦以有君輔之也及王嗣爵以君國之耆碩恩禮尤殷王英敏聰達才智絕人羣臣莫敢望也而君每事獻替即有不可輒力諫諫或犯顏王察其忠悃恒嘉納焉而性峭直以莊見憚刻廉自律不受私賂莫可干以私侍御胡公按楚者嘗顏其堂曰忠誠體國議謂無愧云然君始用也特被恩寵業通顯矣一弗能少下親貴竟老外藩嗟乎人之遇合誠有命也觀其卓然大節終始不渝其誼有足稱者藉令久禁闥筦樞密如近代懷恩蕭敬輩豈足多耶按狀公大父諱希杲父福能母李氏兄四人琪璋現瑞皆早卒公所以撫養諸子者備至多不悉錄生弘治戊申十二月卒 年 日卜江陵郭西磨 之原葬焉銘曰生于燕老于楚孰曰信美而非吾土出於朝相於藩孰曰位屈而名則尊彼何爲兮唯唯諾諾此何爲兮蹇蹇諤諤吁嗟君兮

尚寐無覺重冥之下亦足樂矣隆然者丘𡶶而崇鬱哉佳氣烟雲重重公乎公乎藏骨于其中

勑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雲谷曹公墓表

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主視其所使此言積習率化然也河南有隱君子曰雲谷曹公余不識雲谷公而識公之仲子亨今搢紳中所稱曹仲子者也始仲子憲副于楚扼強宗室治巨獄有能名楚人思之遷浙江參政無何奔雲谷公喪歸明年遣使持其鄉人所爲譔述公之行實走京師求表其墓乃余則又獲知公之潛德隱行曰嗟乎曹仲子之賢蓋由世

德云雲谷公者諱大夏字子禹汝寧新蔡人也先世祖曰世隆居縣東胡庄至曾大父英始自東徙縣西九溝坡大父端父鳳舉進士稍遷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劉孺人當　武皇帝時豎瑾竊國政勢若烈焰一日不如意所夷滅者不可勝道而都憲公獨抗直不爲少屈遂爲瑾所陷至鬻其產以贖產且盡都憲公益窘公曰吾聞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汚大人以直道忤時命也苟不負所學雖終窶何慽是時公方弱冠其器識卓異如此踰年而都憲公卒卒六年公以儒士應試有司不錄乃退而躬耕嘉靖十三年仲子始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五年　大祀覃恩封公如其子官公傷都憲公之志爲書誡仲子曰嗟乎吾先大夫以修正蒙難爲世名臣至于予而中廢乎夫不辱其先之謂孝移以事君之謂忠而勉哉毋忘吾所欲承繼先志者矣仲子則祇奉公命不敢墜以故曹仲子之仕所至輒顯名守兗州日積俸金爲公壽公却之曰吾欲汝以清白養不欲汝以金養且吾自食其力何用金爲二十九年仲子徙浙江參政也自楚歸省是時公年六十餘仲子念公老業不欲行公故強飲食振步以示尚健日趣行矣毋以吾爲念

仲公不敢留去一年所而公卒公生而瑩朗聲如鐘磬旣長博學無所不該尤善禮射楷書性至儉恥爲豪侈其治產取足衣食不求餘夫豪子弟襲父兄餘焰乘堅策肥過詑閭里乃其常態而公以都憲子恒力田自斂約同齊民當是時邑中賢士大夫皆多公能摧強爲弱也與人交無論貴賤賢不肖皆處之無忤所見卽善雖疎遠必願慕交納卽惡亦矜容不峻絕人曰太渾矣公曰不然夫分別善惡賢賢賤不肖者有司之事也吾爲鄉人與世大同而已安所不可而欲沾沾自異乎于是邑中人愈益多公按狀載公

之爲人如此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殆近古所謂逸民者與夫世未嘗無瓌偉倜儻之士也或遠跡于鹿豕或泥蟠于巖穴乏青雲之媒闕驥尾之援長湮滅而無聞者多矣曹公以碩人之德棲遲考槃即如勸都憲公以守正抗節與所以訓迪其子者斯亦無愧于當時之士矣乃竟不獲顯於時彼耽雕澳淴紆金紫而綰章綬者是遵何德哉先民有言譬彼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曹公之賢至其子乃章所謂不于其躬于其子孫者乎公生成化甲辰終嘉靖辛亥年六十八配張氏封安人三男子長直庠生先公卒次即亨次亶崇府典膳五女子長適元鎮仲高　庠生蕭儒餘皆殤孫男五女三以　年　月　于　之原史張氏取公行事勒之于石以詔後人嗚呼凡厥子孫尚其瞻哉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四

軒皇問道治世長生頌

臣聞在昔受命之君有握符應運致世昇平者矣未必能長生也玄都羽客有御風躡景超舉青冥者矣未必能治世也兼而有之惟古之軒皇爲然史稱其正名百物監撫萬區淳化浹蟲蛾協氣燕輿蓋其致治之盛既如此閱世千禩乘雲上昇合釜山之瑞符衍泰元之神筴其仙化之跡又如彼豈非後王之高躅古今所希覯者哉揆厥所由蓋嘗訪廣成於崆峒聞至道焉其辭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夫至道之要以壽身而其緒以壽天下固至人之妙詮而君天下之鴻寶也彼異端者流援虛崇誕謂軒皇受丹經傳九品及服食金液之術豈不戾之乎闕聖闕哉仰惟　皇上三極凝眞千齡毓粹淼徵靈瑞叶壽丘之符紉秉英喆類徇齊之聖運暮　九重洽垂裳之化卜曆萬禩契得天之紀若夫齋明祇栗寅奉　上帝合宮祀也燕閒邃穆服膺古訓巾几銘也提綱挈維式序在位官師正也斲雕鏤煩阜殷兆人華胥俗也天辭恭隆王會畢臻阪泉威也洪流循軌龍首效奇嬀川圖也

巍巍焉煌煌焉所謂統一道眞而迓治世長生之徵者允與軒皇合轍也時維秋仲十有七日乃　聖誕之辰薄海內外合生之倫罔不延睇雲霄稽顙　宸闕以效華封之祝而臣叨首輔弼夙荷　隆恩慶忭之忱實萬恒品謹博釆軒皇治世長生之蹟而要歸於王道托之丹青摛爲頌詩用祝　皇上萬萬歲壽夫道者萬福之宗身者萬化之根道立而福不臻身治而世不泰平者未之前聞也惟我　皇上味廣成之至言遵軒皇之遐軌正心修身以會千聖之眞保精顯神以隆　五位之福則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百度咸熙乎易簡萬國畢登於仁壽　皇上方將履乾久視撫泰長生後三光而不彫配霄極以俱永斯非薄海際天所共欣願者哉臣誠不勝忠愛惓惓

謹作頌曰

上天佑民樹以后王嚋膺大寶而化聿光嚋撫泰平而壽彌昌倬惟軒皇河圖誕受統轄萬區羣元畢阜巍巍駿功爲帝者首泰元鼎筴得數之全康齡不老度歲百千子孫萬葉配天永延匪直也斯淵源至道齋心大庭崆峒是造佩服眞詮探玄洞奧丕鑠我皇寅御珽圖蚤徵靈瑞大電繞樞狥齊敦敏與軒同符廣庭森嚴法宮淵靚出入起居作所惟敬凝眞養和體道自性綽哉運治禮陶樂鎔文明萬國協于時邕外寧內謐華胥之風坐享昇平垂裳而理仰奉寶慈式燕以喜祉綏　九祐祥開百子節臨秋仲景貺彌申甲觀畫堂虹彩紛綸泰元神筴與軒合眞臣拜稽首祝　皇萬壽岡陵等堅松栢儷茂誕膺百祿以昌厥後願言壽民濯痍煦寒願言壽　國磐石孔安化洽無垠聲垂不刊美哉至道壽身暨　國如戶有樞如星有極惟　皇克念寶之無斁唐節天長九齡納徵恩臣繪圖以代金鏡壽我　聖皇無疆維慶

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

按道書雲笈七籤云雲華夫人居於具茨之山雲樓玉臺碧宮瓊闕靈官侍衛獅子抱關天馬咸圖毒龍電獸八威備軒神禹造拜求治水之術夫人命侍女凌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遂能導波決川奠五岳別九州以收地平天成之功萬世永賴臣聞聖王膺天駿命君主萬方必有翼聖之貞符開天之寶範乃克興造功業福彼元元粵若大禹奠五岳導百川地平天成和寧四極啓闢以降神須神靈明德者歸焉世傳神母授禹玉笈寶文通水之理而

後禹得以施其疏鑿之力夫巍巍禹績萬世賴之非有稟承其何能濟神授之積豈其爽哉洪惟我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聖善天成睿明神啓丕膺符命叶玄雲之徵兼苞藝文垂彤史之訓啓迪　英聖則宮闈之師保登翼太平則笄珈之堯舜蓋　天祐我國家篤生　聖君爲億兆立極必鍾毓　聖母爲一人開先非偶然者也先是洚水橫溢居者靡寧行者病涉　上軫慈衷捐數萬之貲壘石爲梁以濟往來俾徒旅獲如砥之安輿輧無濡輪之困日者河淮汜汨災被郡國黎萌蕩析餽匃弗康　聖母感之特諭我　皇丕圖俾乂　神謨密運河伯效靈畚鍤方興昏墊化爲甘壤璧馬未薦湏洞儵爾安瀾疏鑿之功指掌可竟平成之烈跂足以湏微夫　慈誠內啓休應響荅疇克臻茲卓哉煌煌與神母授禹之符如出一轍矣時維仲冬載臨　慶誕長樂之觴甫獻中嵩之祝交騰而洪流適以循軌奏千里榮光六宮瑞靄若有期會並暎一時古稱聖神生河瀆應宣房塞萬福來臺祇佑旣孰有殊尤燦爛若斯者乎臣叨首輔猥荐被　渥恩快覩嘉祺慶躍無極敬繪神母授禹圖摛爲聲詩賡申慶祝頌曰

皇矣　上帝斡運太清眷綏明德以奠羣生授謨啓聖厥符孔貞粤昔大禹疏河導谷遐清地紀仰正天軸九州攸寧萬世禔福厥有神母瓊闕是居畀以靈秘金簡綠書徵禹若母兆人其魚於鑠我　皇功崇德厚濬發祥源曰維　聖母鴻化翼登耶哉啓佑赫赫天命　皇丕承之英英皇皇　母慈訓之奠丕丕基兆人是依嗟彼河淮怒溢瀰漫萬室成淵千里無岸我皇憂之衣宵食旰請于　聖母聖母曰咨捐儲簡僚滌源導支無留巨浸痛我遺黎　慈誠感通靈荅如響陽侯息波支祁奠壤萬旅罷鍤千艫濟衘嗟休績厥匪偶然禹功　帝烈接踵比肩遡惟母授萬載同詮慶逢　慈誕泰元增筴海晏河清乾明坤懌襲吉會昌靈休孔赫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福祿來崇如日如川續禹之緒曠古無前臣拜稽首　聖母萬壽永錫祚胤克昌厥後儷彼神母榮鏡宇宙敬賡天保祈報祝釐炳若丹青綴以聲詩鏤之玉版配天永垂

萬壽無疆頌

臣聞天之道惟純故能亘古今歷浩劫而其運不息聖人之德惟純故能配天地宰民物而其壽無疆今

夫天茫旻漠溟澒濛鴻洞運於於穆之中超乎非想之外其純如此是以動而不居運而無積噓之為陽吸之為陰噓已復吸吸已復噓環之無端推之不窮彼星曆家以天道為不可測也乃占斗建作甲乙日積為歲歲積為紀乘而為十百千萬衍而為元會運世其術雖精然天載之神非象數所窮也上元肇於甲子而鴻濛之初為甲子者不知其幾也萬世之後為甲子者又不知其幾也以教窮天不知天者也聖道即天道淵淵穆穆為而不有長而不恃若是者其德純也故聖人之靈式居天上或降寰中或為帝王而長生治世或為眞宰而秉教司權其誕降也若有期而生於無極之始先天以固存者也其應化也若有迹而超乎無極之外後天而不老者也蓋道宰數數難窮道故謂聖壽為可數計者不知聖道者也仰惟
皇上以聰明神聖之資證元始沖一之道出王游衍罔不在帝左右蓋純粹至精與天合一誕聖之初禁北河清帝曜光楚四紀于茲道化汪濊內恬外熙穎脅素毳神芝之靈草應圖而至將非至德極玄何能永綏佑命若斯之盛乎茲秋仲十日為靈風之期而景度昌辰適與日會則自茲以往相推不窮卯卯會祥旦旦逢吉循環之數昭然可覩矣而臣竊以為
皇上之壽不可以幹枝時日之數計者亦如天之不可以數窮耳昔絳縣老人計其生平四百甲子聞者異之夫甲子而曰四百比之天道只旦暮耳星家以帝堯之生起于日之癸月之巳星之元其筴一百二十有七蓋得天地之中數也夫天道本無所謂始無所謂中無所謂終今得數而曰中是有終也伏惟我
皇上受命穆清應眞持世配天悠久巧曆所不能究即堯之適得中數者且不足以擬其盛而況可以甲子計者乎臣不勝慶忭謹因王景會元之旦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矣上帝運化於穆靜斡乾機默旋坤軸翕闢弛張
環輪共轂一元迭運終始相屬容成大撓隸首區公
布曆推筴仰則鴻濛三統五紀四分九宮機智可盡
太虛無窮穆穆聖皇配天建極緝熙至道罔遊于佚
功侔吹萬神存抱一獨化陶鈞基命宥密唯天聰德
俾熾而昌斂時五福以致萬方嶽祇貢祉則后輸藏
四靈畢至九譯來王在昔誕　聖流虹繞電今茲四
紀昌辰逢旦綠籍標年紫圖益算南極霄朗卿雲晝
闡古稱封禪七十二君皇風邈矣竈扳徒云亭衍冥

靈爰及絳老八千何修四百何必逢萊清淺或化爲陸華彼嵩喬或淪爲谷夫惟大道虛無自然數不可究言安能詮玄穹浮之宰化司權我　皇得之治世長年紫宮絳闕金堂玉關九華承蓋六氣扶輪夷猶大始噓吸混元萬靈稽首率土皈尊穹哉皇哉浩劫永存

聖壽無疆頌

臣聞天得一以清故常覆而四時行地得一以寧故常載而萬物生聖人得一以貞故久道而天下化成伏惟　皇上躬神聖之資履沖和之德握圖受命廿有八載嗣大歷服壽考作人雖玄穹降佑有明蓋皇上秉道含貞得一合符之明效也若夫道化汪濊至治旁洽文德敷矣命將出師獯鬻遠遁武功定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羣趨而畢至休徵應矣功德巍巍如此嘉祥協應如彼故宜天壽平格神降之休然皇上方且兢兢不倦圖惟永終由此推之天之保艾我　聖躬寧有既乎昔周公美高宗享國之永召公頌成王茀祿之康並載詩書光昭簡冊臣以淺薄謬忝輔佐竊覩景命益昌　皇齡增筭不任踴躍忻忭之誠敢因誕聖之吉敬獻無疆頌一首文辭蕪陋雖不足揚鴻休光聖治譬之候蟲時鳥感氣而鳴亦冀以發揮其工仰荅玄造者也謹頓首稽首而上頌曰

天門開兮仰穹蒼卿雲爛兮景星煌雲窣霱兮華蓋張會百神兮發清商鼉鼓砰兮震巖廊玉鏘琅兮引鳴璫萬國集兮朝未央旅庭實兮擁珪璋獻萬壽兮祝　聖皇天佑　皇兮作君師惟天惟大皇則之和輯九有馭四夷端冕垂拱致雍熙明德馨香協神祇和氣凝兮景福綏禎祥應兮日益滋應龍見兮昇殿楹表靈異兮揚光輝皇之德兮荷帝禧祈帝之禧御中區膺寶曆兮奉靈符懸日月兮敞雲軿布太和兮壽羣生匝宇宙兮華胥人山作杯兮河爲觥酌沆瀣兮吸玉精歲歲爲樂兮奉聖君願億載兮有萬民壽如天兮以長存

得道長生頌（有序）

臣聞黃虞以來英君誼辟應運而興者載之史冊班班可考臣竊以爲皆有聖人之資而未備聖人之道也夫道包絡宇宙涉瀝羣生挾之彌形想之外總之會太乙之先是萬物之始經緯之紀也聖人者本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經緯之端故虛愉恬澹然守一知常襲明淵乎與得而窺焉以此養生則抱

一合虛擗有歸眞與天地同其悠久矣以此治天下則執簡握機因應隨化使知者效其畫材者畢其能而明王不勞而治功成矣故巖棲谷飲絶粒噏精者守形之士也雖苦而無成探策岱宗馳馭崑崙者荒唐之轍也或誕而不經自非至聖孰能與之恭惟我皇上履運中興撫世立極躬稟神聖之資而又兼備神聖之道澄心於於穆握紀於精微受命以來修政一度釐典飭工制作軼百王謨烈光　列聖文德昭矣法太乙以命將按五雷以治兵南戡北掃玄武布昭雖有小醜孽逆旋起旋滅武功定矣黃祇效順幽

明叶應虔修大典以昭事　上帝溥海內外無不仰庇玄庥道化成矣然　皇上身不出乎軒陛而化已行於域中機獨運於玄冥而應已響於寰宇賞一行則雨露均濡威一振則颷霆同迅人但知神功偉烈超越百代夫孰知　皇上淵衷之默宰乎蓋聖人之道內以養生外以治天下其要甚微而其功甚逸我皇上蓋獨得之矣是以天壽平格神降之休高眞擁佑景福茂增神芝靈草徧滿五嶽揚光獻瑞而來者不可縷數由此推之則天之保艾我　聖躬豈有既乎臣末學淺陋管窺蠡測蒙　皇上簡擢寘之近地仰贊玄修臣誠惶恐慮無以報稱者敬因誕　聖之吉敢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明聿興昊天有命篤生我　皇膺曆啓運電繞虹流楚分光映厥祥伊何曰維誕聖

右一章聖人出

龍飛淸漢矯翼天閶肆煥其大號攺度易章肆九伐七伐肅彼遠方海外有截荒服來王

右二章御六龍

皇在九五神道設敎得一惟貞同玄體妙機運高淸功施海徼譬彼日月幽巖朗照

右三章合神符

受千福百祥自天降康緊我　后靡怠昭事皇皇對越伊邇肸蠁孔彰惟此明德格於穹蒼

右四章告成功

煌煌靈芝萬年一秀今獨何爲光徧宇宙曰天子萬年受天之祜何以嬈之昔唯軒后

右五章永玄庥

雝肅殿箴

北極紫宮惟皇宅中身爲民表心與天通斯須不和則乖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念常生於所忽禍乃

發於無窮是以聖人事心天命是勑欽厥止日謹萬幾處深宮心周八極不以嗜欲滑和不以逸豫減德無作好無作惡藹藹熙熙如春斯煦無荒色無荒禽兢兢惕惕如淵斯臨勿謂燕閒人莫與觀一喜一怒作人燠寒絃急者絕器平者安優優和衷爲君實難勿謂宥密人莫與弼一動一言恒爲度律危懼則存驕泰則失昭昭神明相在爾室在昔成周宇內太和由雝雝其在宮友琴瑟而不頗亦曰懿恭小民懷保由肅肅其在廟克對揚於　祖考我　皇睿哲是謂智臨匪高明之不足貴育德於靜深我　皇撫運是謂開泰匪豐享之丕臻懼此心之或佚樂以平其情雖鐘簴不設而若聞希聲然後心和氣和而天下平禮以飭其志雖升降未施而若持重器斯謂無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沖和者養威澹泊者養祿色勵者養安憂勤者養樂以古爲師于何不儀平平周道惟　皇建之以心爲鑑于何不見穆穆文王惟　皇所憲朽索在手勿謂無傷覆車在睫奈何弗防和不可流敬不可怠愼終如始萬壽無疆

聖母圖贊

附寶感電（黃帝母曰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感而生帝）

軒轅聖母厥有靈符燁燁神電明輝天樞精通景貺慶啓瑤圖紀雲迎日百王所模天開皇統其兆則姝

女節應星

有美軒妃神風遐邵睆彼長虹中天垂耀光流華渚於昭慶兆乃誕金天首弘帝道不有聖跡曷彰靈造

慶都毓聖

大哉唐帝德與天同靈鍾聖母冥感神通玄雲入戶赤龍在宮遂開景運萬國時雍濟濟岳牧是謂雲龍

塗山翼夏

禹錫玄圭周行四隩啓生而出八年不復實有塗山內襄椒屋遂登夏道永承天祿澤遠淵深昭哉有淑

簡狄生商

於鑠聖緒長發其祥瑤臺有女玄鳥來翔乃遺之卵覆於玉筐簡狄吞之感而生商玄王之胤是爲成湯

太妊胎教

立教之方罔不在始思齊太妊震夙聖子視聽有儀周旋中禮所以文王緝熙敬止穆穆母儀光於圖史

太姒嗣音

姒氏繼任益彰內治南國化行德音是嗣誕武與周日昌而熾樛木螽斯壼行純備葛覃垂詠光範來季

明德崇儉

富貴惜福天佑益隆明德偉識儉素是崇身服大練化行漢宮裁抑外家克己示公弼明翊章邈矣休風

長孫進賢

唐宗烈烈踵美三王實維哲后左右椒房調和直諒奬進忠良用俾房魏勲庸顯彰煌煌彤管千載遺芳

宣仁守舊

宋哲沖年握圖在宥尚賴王母單心擁佑政必法祖人惟求舊一洗熙寧化爲元祐休哉女德唐虞比懋

接引佛讚

妙湛弘慈兩足尊能以總持不動力拔諸沉淪出苦海引入毘盧大寶閣我願學及無學人自度度他智無礙畢竟無有得度者是則名爲天人師

鐘鼎硯銘

鑄之端山之陽登之翰墨之場胡舍其鑑鑑鍠鍠而爲磷磷琅琅發其條理翊我文章將以鳴治世之盛而垂述作之光

工科左給事中丘岳并妻勑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勑曰國家倣古諫議之職分設六科愼簡才賢寘諸近列咨其獻納之猷冀底敷言之績厥惟重矣非端愼明允練國章而識治體者烏能勝斯任乎爾工科左給事中丘岳清素勵於持操敏達優於服政昔居劇邑夙著賢聲繼陟諫垣益隆譽問銓書奏最亟用嘉焉茲特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勑命以爲爾榮夫古人不慕專城之柄符竹之榮而願出入禁闥者爲其身依清近而雅言易聞也爾尚以古之賢臣自期勵志紓猷拾遺補闕用裨治化之成無負掄拔之意其爾尚亦有顯陟矣欽哉　勑曰爲人臣者靖共以事君爲人婦者淑愼以相夫其道一也故國家推恩臣下並及其配焉所以勸交儆厚

人倫也爾工科左給事中丘岳妻黃氏夙閑姆訓克愼婦儀綜理惟勤柔嘉維則其賢足徵矣茲特封爾爲孺人尚其無忘鷄鳴之誼以永燕譽之休

工科左給事中丘岳父母勑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勑曰朕聞植根深者不期茂而自茂植德深者不期昌而自昌故丘園之子考槃之人身或不食而後乃榮茂茲天道也爾丘尚忠乃工科左給事中丘岳之父孝友著於家庭恂實表乎閭里享不副德而有子登庸斯亦足以成厥志矣用贈爾爲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秩命之榮具如其子雖

祿養之弗逮而潛德之已彰冥漠有知服茲寵錫

勑曰母之于子不獨內愛篤也蓋亦有義方之訓焉故國家寵命臣工必偕及其父母示罔極之恩同嚴親之教一也爾熊氏乃工科左給事中丘岳之母勤淑相夫式修壼範端嚴教子丕著母儀茲特封爾爲太孺人遠貽閨闈之光用介期頤之祉

奏爲辭免恩命事

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節奉 勑諭原講官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 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著入內閣同徐階等辦事如勑奉

行欽此非常之 命特出 宸衷不次之 恩濫及庸品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以 內閣之職幾務是司以代 王言以熈 帝載必有宏深奥衍之學蘊經綸康濟之才然後足以協贊 皇猷弼成 聖化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旣無才望又鮮集勞徒以 東朝勸講之微勤幸逢聖主龍飛之景運因緣際遇驟被 恩慈擢貳銓衡晉叅 密勿力微於蚊蝝任重於丘山退自省循若爲堪受昔唐李泌陸贄遇代德二王於藩邸先臣楊溥劉健事 仁孝兩廟於靑宮咸以舊勞遂躋台席然當時不以爲倖得後世咸仰其休聲者蓋以四臣聞望素隆勲庸茂著故也臣之譾劣何足以遂企前賢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後進之士厠迹於老成耆舊之間以庸衆之流濫竽於俊乂英賢之列將何以致物情之允協昭 天鑒之無私即微人言能不自愧況 聖明臨御之始正海內觀聽之時倘舉措不愜於公評則激勸有虧於 國典隮顚之咎寧獨在臣伏願 皇上察臣悃誠非由矯飾特停成命改授時賢俾臣仍以舊官勉圖自効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餗覆之憂爲官擇人在 國家有棟隆之吉臣無任

戰慄隕越俟 命之至

奏爲遵詔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光新政事

臣復覩 詔書內一款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幷學士俱著自陳去留取自 上裁欽此伏念臣以一介草茅叨塵法從粤從潛邸獲侍 講筵雖奬養之忱向傾爲切奈疲駑之質驅策難前聞見空疎無以備 詢咨而禆 聖學文詞蹇拙無以叅著作而藻皇猷退自省循蔑聞一善虛糜廩祿已踰廿年茲聖明莅政之初正人心願治之日所宜汰除冗曠登進賢良振興勵翼之風大明黜陟之典而臣猥以瑣

質濫長詞林徒積罪戾之多豈稱清華之選伏望
皇上普離明而察衆職奮乾斷以警官邪如臣庸愚
特賜罷斥庶品流有別非才不得以苟容觀聽一新賢者無妨於登用其於初政實爲有光臣無任戰慄隕越懇祈俟罪之至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四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人主保身以保民辛未程論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人君明於天之意則所以自愛其身者必不輕矣夫以天下之大林林總總之衆而無君則孰與治之人主以其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而無民則孰與守之故世之愛戴人主也莫不願其安富尊榮而長爲君者非獨愛其君也有之以爲利故也人主之自愛其身也亦莫不欲其壽考寧固而長爲君者非獨愛其身也有之以爲天下利故也故貴以其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天下愛以其身爲天下者乃可以保天下善乎宋儒魏氏之言曰人主保身以保民葢言人君子民之道也而愚又推之于天今夫父母之于子也上以屬宗祊之重而下以爲昌後之圖也故其愛之也甚殷而憂之也甚切勞之以其所不堪而約之使弗納於邪其爲子者一舉足出言而不敢忽焉惟恐一旦以其身之虧辱爲父母憂故子之愛其身也非以自爲也體父母之愛爲久遠計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又天之所甚愛者也賦之以聰明聖智之資而畀之以崇高富貴之寶使天下曾不得睥睨而跂望焉佐之以侯王君公之長而

授之以禮樂征伐之權使天下皆不得矯命而雄行焉其愛之甚何也以爲民也天下有強掩弱衆暴寡懷知而不以相教擅利而不以相分絶國殊俗僻遠幽遐不能以被德承澤然後舉天下而授之一人號曰天子使之齊一其亂而均適其欲衣食其饑寒而拊循其疾苦然後天之意有所寄焉故人主之身非一人之身億萬兆人之身也天以民之故而愛君而人主不思愛其身以保民則無乃孤天所以付託之意乎然而人主之愛其身也與衆庶異不可以不察庶民之愛其身也常患無以養之人主之愛其身也

常患無以制之何也凡人之情有不得則其欲有餘而用不窮無不得則其欲易盈而反至于困憊人主之於天下也奚不得哉其威足以怵惕其勢足以奔走可致之欲交於前而可畏之機伏於後始於娛樂終於憂患而民與身始交病矣明主知其然故常有以節之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而冕旒蔽之不極其觀鍾鼓管磬所以養耳也而黈纊塞之不淫于聰八珎在御側載臭茝所以養口也而一餐告飽不求其餘深宮曲房莞簟緹帷所以養體也而應門擊柝皷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紀過不求其娛負扆以居勾陳管衛所以養安也而鷄飛會盈辨色脈朝日中考政日昃不遑不求其便張官置吏建侯樹屏所以養尊也而疑丞後先卜筮左右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箴聲士庶傳謗不求其狥禮樂刑政整齊約束所以養威也而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雖民在甸夷隷在門不求其同凡所以養之者必有所制不得極欲譬之百官有司事有所禀不得專命君然者豈故拘攣羈靮屈萬乘而躬韋布之行哉其節之者正所以愛之也夫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以性養也以性狥物養生者慎之而況于人主乎是

以古之帝王善保其身者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則其欲有餘矣欲有節則神定神定則無越思欲有節則氣完氣完則無過動欲有節則事簡事簡則無濫費是以慆心溢志之事不滑其和而煩擾棓梃之政不逮于下精爽通于天地而德澤洽于寰宇含生之倫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三光明六符正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海隅日出之邦雕題鑿齒之民莫不重譯貢琛欽袵稽顙以戴天子天子者端委恭己而南面焉澹然無爲寂然無聲而萬幾咸理矣中心恍愷四體康豫而壽考

且寧矣故古之聖帝明王在位久者皆歷世百千萬歲而不化其民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矯手頓足讙呼祝頌欲萬世而爲君者豈非保身以保民之明驗歟晚近世則不然以天下之大奉一人之身而常苦其不足口厭其脆而天下始有蔾藿不飽者矣身厭紈綺而天下始有裋褐不完者矣居厭廣麗而天下始有宵啼露處者矣其弊至于離志解體而不可收拾則漢唐宋之季世是已嗟乎彼其身之不保而又何以保民乎哉夫彼之愛其身也亦無以異于古之帝王而成敗相反榮辱異趨者古之帝王以養之之道愛之也而彼以戕之之道愛之也故事有順而相賊反而相成美疢之滋毒不若藥石之生我也柔曼之傾意不若奇醜之益德也是以明主不以天之所愛爲樂而以命之靡常爲懼不以天下奉其身而以其身爲天下使其身常有餘而無不足其民常安樂而無患難誠以天之愛我者甚殷而託之甚重故也嘗觀無逸一書叙商周之哲王所以壽永命而配上帝者不外乎抑畏恐懼卑服康功忠臣之愛君固如此也而世乃有曰有天下而不以恣睢命之曰桎梏嗟乎人主之欲保身以保民豈必若拘儒所云神農憔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之爲勞哉又豈必如術家所云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鴟視虎顧之爲養哉惟不以天下與其心而已不以天下與其心則內者不出而外者不入內不出外不入則耳目聰明而心志寧一何事之不辦何功之不成而必曰以恣睢夫使人主無常身而百姓無常保者必斯言矣抑愚聞之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雖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鴻鵠之未孚也可俯而窺也及其翺翔浮雲雖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人心之欲其幾甚微而其究不可窮蓋亦若此矣是故善養心者貴豫主敬以存之典學以明之親正人君子以維持之禁於未發制於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

葬地論

論作於萬曆六年得請歸葬時其堅任已見如此世人談其因圖風水致有僭占者恐先父至愚不如是也懋修言

世言葬地能作人禍福謂葬得吉禳家必興隆得惡地家必衰替若影嚮桴鼓之符應者悉妄也夫人死則精神消散魂氣飛揚其奄然僵臥者體魄也辟[illegible]

人寐則陽神出遊觸感成夢當其夢時栩栩然不知身之在於床笫也人死大夢也不復覺者也易稱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鬼氣也故能感而適靈變而化物是以人稟正氣之厚及強死而氣未散者類能爲鬼神作禍福若體魄塊然無知與土石等耳雖得吉地豈能使之通靈乎故古不墓祭以爲祖考之神靈不在於是也詩言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傳言忠臣義士聖賢之流死或爲五星之佐故傅說栖神於箕尾蕭何降精于昴宿記言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夫以死者爲有知則其靈在鬼而不在鬼靈既不在是又安能司人之禍福夫人之情豈不皆欲子孫累世貴顯富厚不絕哉方其生時鬼強神王智能思力能行然欲爲子孫圖慮長久亦有不能盡如其願者死後枯骸乃能庇覆其後人乎若謂憑藉地靈乃能垂蔭後世凡欲爲子孫計者速死而已惡用生爲乎書言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天道也然亦有不盡然者今曰家之興替皆係于葬之吉凶則人欲避殃而趨祥者惟取必于地而已又惡用作善爲哉且災祥禍福之柄既係于地則彼蒼蒼者又將安所司乎天包乎地地不能大于天災祥善戾之感在天道猶不可必也而況于地乎上古人死則舉而委之于壑後乃歸而掩之當其委壑之代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貧有富有壽有夭彼無葬地也是又孰爲之乎旃裘之國親死則棄之于野經月不覿俟虎狼野獸食盡以爲送終西方之俗盡從火化彼諸國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生有死有貧有富又孰主之乎今吳越之間有水葬者魚鱉之腹人之丘隴也彼其子孫亦有通顯貴盛累世富厚者是又孰爲之乎黃帝葬于橋山藏衣冠耳堯葬濟陰坎而不墓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王季葬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而文王不以爲感魏惠王將葬雪深及牛目反棺而旋改期而葬彼皆身爲帝王而葬禮如此然其子孫爲天子諸侯歷世享國者千有餘年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匹夫編戶之氓貧窶窮約或掩骼荒丘寄骸叢壘而子孫崛起暴貴者又不可勝數也是遵何術哉上古死而不葬中世葬而不墓近古墓而不擇地不拘時日今之言相地卜兆者皆叔季希覬之私謬妄無稽之論也且青烏之

書始于郭璞彼固精于其術者葬其親也宜得吉壤善地而身爲王敦所殺後裔無聞若曰災禍之來有必不可逃者則人之博求吉地欲以避殃致祥者又胡爲者哉近世言堪輿者皆宗江右曾楊二姓今江右之區貴門世族踵相接也乃二姓之後未聞有顯者彼其祖何獨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後人乎又偏工于爲人謀而拙于自爲謀乎若曰地可遇而不可求則人亦惟遇之而已何以求爲夫人固有未得吉地而顯貴已得吉地而衰替者禍福之應然乎否耶至如江南巨室停喪待地有子不葬父孫不葬祖者纍纍淺土或藏盜發或因山輿訟竭貲求勝至于滅門逮獄而後已者將來之福尚屬杳茫見前之禍輙已蒙被吁嗟愚哉可悲也已或曰膏沃之壤華實必茂剛滷之區根荄靡託物理如此何得言無地脉乎此殆不然也夫地之美者以其能生物也然使樹枯木朽株于其間亦未有能生者矣今言地之善者能使枯骨復華僵屍再起乎若謂風藏氣聚則體魄安妥或閱千百年而不化不則有風吹倒轉虫蟻嚙食之變使死者體魄不安禍及子孫此大惑也夫人死枯木朽株耳雖不化奚益戰死之人脂膏草野肉飽

烏鳶而其子孫亦有富貴顯赫者安在其能貽子孫之禍乎且體魄無知亦無安與不安也或謂古者建都立邑皆必據形相水泉故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今民間作一室猶必求向背之利納陰陽之和何獨陰宅可無擇乎此又不然也夫建邑築室爲生人計耳故必據形勢相水泉擇向背納休和而後生人蒙利體魄無知何所愛憎乎又何關于生人之休戚乎或謂術家之說往往多驗苟無其實安能逆覩于將來乎此又不然也夫相地之法如射覆然未有的然知其中之所存者也有地于此使三人視之一曰吉一曰凶一曰先凶而後吉或先[illegible]凶而貴賤榮枯貧富壽夭者生人之所必有也他日出于吉則言吉者驗出于凶則言凶者驗矣出于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則言先後者驗矣而世皆傳其驗者不傳其不驗者故謬悠荒唐之說不聞于人而臆度幸中之談獨存于世況術家者流每挾奇以誑俗飾淺以驚愚而流俗之見未有不惑于禍福之說者故其術難窮惡在其爲多驗乎或曰禍福之說固不可以是拘拘爲也然以祖考之遺體委而棄之略不加意于心寧能忍乎子之言葬也如之何曰葬者

藏也欲人弗見也人死則厝之于草莽之中耳孕秩窮奥茲焉允戚毋居險叐恐其崩也毋近水澤恐其陷也掘地爲坎衣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樹之一瞑而萬世不覩矣其速化耶吾烏乎知之其不化耶吾烏乎知之其化與不化又何足休戚耶反哭而虞設主于室奉神靈而永孝思焉而送終之事畢矣若夫世之延促家之隆替命也吾何知焉君子雖爲善而已矣夾季子適齊其子死卽葬于瀛博之間深不及泉其高可隱也掩而號之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彼以爲此天地之委蛇也無之而不可藏也奚以故國之歸勝地之求乎嗟乎若季子者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達也已矣

論時政疏

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流萬世故嫠婦不恤其緯而抱宗國之憂臣雖卑陋亦厠下庭之列竊感當時之事目擊心懷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膽爲陛下陳之伏惟　聖明少留意焉臣聞天下之勢譬如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血氣流通而不息則薰蒸灌溉乎百肢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無害一或

壅閼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臃腫痿痺之患生矣臣竊惟今之事勢血氣壅閼之病一而臃腫痿痺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爲力矣臣敢昧死以聞臣聞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爲泰泰者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爲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而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後能成和同之治臣不敢以久遠論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之急於求治也早朝晏罷親信大臣大臣奏事輙屏左右近侍之人或日昃不倦臺諫有言皆虛已納之雖甚狂悖不罪也當此之時百工奉職官無留事德澤滂洽流于無窮一時際會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卽位以來二十八年矣自　成祖以後歷年之久未有過于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烈祖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能不勤宵旰之憂者意奉職者未得其人與抑上下之志猶有所未通耳今羣臣百寮不得望　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雖　陛下神聖獨運萬幾之務無有留滯然天道下濟而光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近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今　陛下所與居者獨宦官宮妾耳夫宦官宮妾豈復有懷當時之憂

爲　宗社之慮者乎今大小臣工雖有懷當時之憂爲宗社之慮者而遠隔于尊嚴之下懸想于於穆之中逡巡噤口而不敢盡其愚異日以臺諫不言之故常加譴責矣是臣下不臣之刑也而至今無一人舉當時之急務以爲言者無已則毛舉數事以塞責夫以刑罰驅之而猶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測　陛下虛已好諫之誠未盡暴著于臣下故也是以大臣雖欲有所建明而未易進小臣雖欲有所獻納而未敢言由此觀之血氣可謂壅閼而不通矣是以臃腫痿痺之病乘間而生其大

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其他爲　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係臣伏覩　祖訓觀　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令一二宗藩不思師法　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于　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奸貪滛虐陵轢有司摶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

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爲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　國家于人才素未嘗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敘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　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罹微玷而未廢者乎臣愚以爲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況又有卓

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舍銓衡參之　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覈守令之于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爲急務承望風旨爲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爲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爲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汙隆孰有留意者

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邇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爲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爲萬世之慮建難勝之策者頃者 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爲預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于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 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 王朝之費又數十倍于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谿壑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才用大匱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爲此特臃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閼而不通則雖有鍼石藥物無所用伏願 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 親近輔弼之佐使群工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聞扁鵲見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悅也再見又言之三見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鵲望之而走也狂瞽愚臣觸冒忌諱惶悚無已雖然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伏惟 聖明少留意于此天下幸甚

翰林院讀書說

玉堂夫子學統天人道通今古主盟于詞賦之壇樹幟于文章之府天子嘉其誼重其望選四方文學之士二十有餘人徙從之游於是文學之士彬彬然望風景附雲集於函丈之下鼓篋既竣升席而坐迺進諸文學于庭而告之曰方今治道休隆德化浹洽夔龍稷契比翼于廊廟群臣百寮師師濟濟一時人物之盛蔑以加矣 聖天子迺猶傾念豐芑網羅章逢特選爾諸士登諸詞苑開木天之館以爲藏修肄師儒之任以爲董正其於爾諸士亦有厚望焉若亦知天子之所以儲養之意乎諸文學揖而對曰自代謝繩結文旨肇興謨誥拾于簡編大雅久而不作王風

既萎體格世殊迨至有漢方隆董賈擅其芳聲遷雄端其渠殘渢渢乎猶有三代之遺音焉既而淳氣益漓駢麗乃作濫觴于齊梁猖狂于盧駱唐宋而還風斯下矣夫鳴盛華國潤色鴻業非文其曷能爲此也迺今聖化昭明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某等適遇其會又有夫子倡于上而起其衰踵作者之芳規嗣前獻之遺軌此其時矣又何讓乎于是夫子輾然微哂愀然作色而嘆曰噫吁嘻陋哉測淺者不可以圖深見小者不可以慮大子實佔俾之儒未聞昭曠之論是以爲此言也來吾語汝盇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後可以謂之儒也造化之運人物之紀皆賴吾人爲之輔相綱紀風俗整齊人道皆賴吾人爲之經綸內而中國外而九夷八蠻皆賴吾人爲之繼述故操觚染翰騷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業習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務實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預養其所有爲而欲籍一技以自顯庸于世嘻甚矣其陋也且道德者事之實也文詞者德之華也故尚行則行有枝葉尚言則辭有枝葉訓誥典謨聖人豈殫精極慮作意而爲之者哉幾微內洞文采外章揚德考

衷啓發幽秘不求文而自文耳乃吾見一人焉辨若懸河藻若春工含吐鄒枚方駕陸謝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德薄人也才辨之流虛浮之黨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又嘗見一人焉辨不驚世譽不響俗其言吶身不勝其衣粥粥若無能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忠信人也君子之徒聖賢之歸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何則根本固者華實必茂源流深者光瀾必章是以君子處其實不處其華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恢皇王之緒明道德之歸研性命之奧窮經綸之蘊實所望于爾諸君也是之不務而文焉從事君曰文詞而已也豈徒爲爾諸君之累毋亦忝天子之命而虛其望乎又何令名之有于是諸文學赧焉自失蹶然負墻逡巡而退曰夫不聞建鼓之音者不知捬瓴之足羞也不覩懸黎之珍者不知燕石之非寶也某等智識淺昧未燭于理又執固陋之見足已而不問夫子發以閎深之辭引以大道之要迺今廓然發朦已晤矣敢不夙夜以求無負于天子之寵命

來鴈說

顧舍人宦居京師有鴈集于邸舍迫就不驚容止閒暇有宗卿作而言曰休哉瑞應乎夫鴈負陰抱陽候

時眡宿也此其背玄渚之岑寂爲人寰之清徼殆以章瑞表應兆先舍人矣客聞之以問陳先生曰斯言是邪先生逌爾嘆曰然哉休哉休哉肰哉抑循未循厥本夫觀物測徵揆類表應此璅士之思也非所以議于廊廟之摹也宗卿之言過慮不乃甚乎客曰何爲其肰也羽毛得氣先自古而記之矧其耿特之禽姚儀欽翩引翁騈蹀邕邕肅肅似擾而馴殆漢氏之所爲協律豫神者也夫子其有遺聞邪先生曰烏謂此乎且夫鵕鸃鸞雉詭毳殊章今昔之所珍也虞人負罘椅機入林罥鹿射駿翟飛跌者衆矣虞人靡得以爲瑞也賴鱗綺甲世之所希也漁子揄九罭以游江河河則舛之類詭族噞喁浮沒揚波迋纚者夥矣漁子靡得以爲瑞也夫物固靈而未必遇不必靈而傳者矣此何以稱焉客曰肰則夫子何以休旃先生喟然曰嗟乎玆難以微喻已肰而玆事雖細皇風之所槩也迺余秉藝文之權惟始終之表悳可嘿焉悳可嘿焉盍試論之夷隆時也機祥適也顯沒會也建德章號者赴時希光摘盛者近適雍休履祉者附會論世繹化不越三者而立教也故事有微而必章亦有顯而弗揚彼舍人僾優委蛇迺矜矜于休姱籍令

遘晉運而立譸朝雖疊珍衆異方踊躇匿沒豈能以揚芬而懋茂哉客聞之曰惟聖人君役萬物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方今天子神聖撫運休光累葉湛恩渾淳溢于罔極猶遴登不髦俾寓內一技之士亦得効諝陳慮以黼黻鴻猷是以明庶闓悅遐近欣欣協氣充牣嘉況龕集熙雪表瑞滴露飛甘仁麐皎兎靈爵之貢日旅彤庭嘉蘇異道之祥盡升清廟而天子猶撝挹下居下令若曰此大誇靡敕示中外自今毋得獻而諸福之物郡國什一聞上美溢圖諜者尤不可殫述人人謂致華平之草家家斲致林氏之騶跂足致邅延頸成宿海內喁喁然無不望上兼瑞命揔百靈也昔者爵集省第黃霸揚其聲鸞降庭木蕭恕表其政皆遇好誇之主居偏峻之朝虎跡遯之位猶擾物著化垂聆後來而舍人以明體慧質遭逢隆盛附鴻漸之翼應鳳毛之篇珥筆金閨刷彩珵闓目眗天藻手摛雲英夫既以習觀太平之業而沐浴膏澤譬被其文章矣睨彼蜚鴈烝肰戾止其心若啓可則可儀夫羽毛之應豈必致信符籙肰而引輿協思不可少也王生有言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能宣者卩也蓋情有積而思宣

美有稽而斯悒性有觸而斯起含人悒燿希會迺得以因物託義祋歸趣指播之悠遨以昭其和休焉夫感上畜內攄盛歸美而輸布忠盡臣子之職也抒道情以通諷諭藻士之致也推上畫下鋪衍宏變以極廣遍卿大夫之事也詩云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吉士媚於天子又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茲其所謂丕休也若迺肢異測應以幾寵棪而惟輳況不亦惡乎豈其然哉

義命說

先儒謂義命有正合者若堯舜之有天下仁者之必壽積善者之獲福是也有不合者謂若孔子不得位顏淵之早夭是也以愚綜其實殆不然昔者夫子蓋罕言命至于義則諄諄而不已也何則造化之數陰陽之變運之所遘氣之所遭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仁者不必壽壽者不必仁聖人不必有天下有天下者不必聖善者不必獲福福者不必善堯舜以聖人而有天下然其子丹朱商均竟以不肖不能守其業孔子希世之大聖也歷聘世主而不遇逐于魯厄于陳蔡又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回也屢空夷齊求仁得仁竟餓且死然操溫之徒暴戾恣睢至無行也身爲帝王屢世富厚試使孔顏夷齊與操溫之徒絜德度義不同日而語矣此亦何相去之遠耶然猶有所解者以爲人之稟氣不同或貴賤素定于天故也若夫百里奚在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太公渭濱之釣叟也年八十老于磻溪遇文王而爲師尚父公孫弘五十舉賢良不合退牧羊于海濱一朝而爲漢相一人之身耳然成敗異變先後相反也此其于義命合耶否耶世之善惡禍福參差異等其相去不啻什伯者可勝道哉何則大鈞播物坱圠無垠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既申重之又摧敗之數有不可窮理

有不可解故夫子罕言之也而曲士寡學必使章合推測以驗天人之際不亦惑哉雖然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者有所不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厄易其聖顏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夷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衡且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之不戚生之不貪夭之不怒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如波濤之于巨石也豈以其紛然者動于中哉是所謂義也孔子曰富而

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哉雖聖人固亦唯知有義而已彼蒙蒙瞶瞶者固將行險以僥倖而猶忿之流又不達順受之正屑屑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悠憤鬱中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蠡測海以丈度天欲以區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謬乎是故學者亦唯循吾義而已至于命非所可與也或曰今之談義命者異于吾子之說何哉任數者則曰生死之數窮達之遇分定于天不可易也任人者則曰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凡此皆一隅之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譬之稼也耕耘播種人也雨暘豐歉天也雖有神農后稷不能必其歲之豐而田作之功自不可以不力彼任數者不知耕耘播種之在人而一歸于歲任人者不知雨暘豐歉之不常而取必于力作之勤吁或亦甚矣人生而有利害之情有利害之情則不能無推測之智是以紛紛義論而卒無所歸也可勝嘆哉

擬韓信諭燕書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臧荼曰蓋聞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尹醜夏歸亳微子去殷卽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歸以決去就之義是以福慶流于無窮聲名著于後世也往者天下同患苦秦豪杰蠭起漢王與項羽戮力攻秦懷王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當王關中羽倍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又以私意易置侯王盡王其將相功臣于善地而徙其故主于長沙已又弑之漢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定三秦縞素而問弑君之罪天下豪傑雲合嚮應皆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王豹背畔無親絕河津距境而自王僕受命徇河北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十餘城遂擒夏說閼與下令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燕路而軍吏皆曰趙破燕固自宜聽從若其從焉又烏用多殺士大夫爲也故按兵釋士使人獻愚計于左右僕聞周易垂知幾之蔵兵家審彼已之勢鄭伯面縛嚴王退舍國小圖大宋以敗亾詩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顧足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爲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之險漢兵遠來勢孤援絕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危亾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

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前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遂斬成安君泜水上夫燕之恃以自蔽者獨趙耳昔虢破而虞亾韓降而魏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爲足下謀者皆危亾之路不忠于足下不可用也爲足下計莫若息兵徹備以身自託于漢僕請爲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剖符世世與漢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亾乎計不出此以區區之燕遠託于孤絶垂亾之楚而欲鼓螳臂之勇以抗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薊丘之壞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也危亾之端禍福之機迅如駭矢不預揆之幾悔何及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辛未會試程策一二三

問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言泰者固在君臣相與間矣夫泰之時和氣洽而理道昌一有壅閼不足爲泰在昔明君良臣相與開泰於先保泰於後者用何道歟君臣遇合盖古以爲難而胡以交歟唐虞三代尚矣漢而下有講經論理夜分乃寐者有制諫官隨宰相入議政事者有降手詔給筆札者有請輪侍從直宿以待宣召者亦庶幾所謂交泰歟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　聖謨遠矣頌盛德者謂開泰莫如　二祖保泰莫如　宣孝二朝當時謀臣策士耆舊老成侍　帷幄圖國政以佐致昇平者可悉數歟　朝講之儀載在　令甲備矣乃又不時　宣召得無煩且勞歟我　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嘉與百執事共登太平之理　湛恩威命即叙遐荒斯亦交泰之驗矣抑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且夫平能憂陂往能思復泰之旨也願推廣其說以爲　今日保泰之助

夫君臣之際其天地之交乎是後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代之鴻圖後天而保泰也相與建萬世之長策聚精會神相得而益彰顯志弘業相須而共濟盛美溢乎當世聲光流于無窮蓋自唐虞以及　昭代致理之原古今一揆矣愚請繹泰之義先著君臣之所以交然後鋪張我　祖　宗休烈可乎易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泰之言通也后以裁成輔相爲事蓋身視臣庶而家視寰宇使元首與股肱弗相聯屬則精神不貫而身病使主伯與亞旅弗相親比則意氣不洽而家睽故

天道下濟地道上行絪縕訢合以生萬物交也者天地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人乎人臣懷忠信之心抱匡濟之畫孰不欲委質清時結心明主然而冠履之分嚴而宮庭之地隔其情易渙而其勢易睽也明主知其然故首出庶物而下蒭蕘兼制四海而先暬御朝而議政坐而論道示以優禮也虛懷而聽造膝而籌所以致親也日晏待食夜分徹炬所以示渥也辟左右借顏色披衷愫忘忌諱所以盡情也君咨于內曰爾惟麴蘗爾惟鹽梅臣順于外曰斯謨惟后斯猷惟后所以一德也泰九二以剛中應五而五以柔中

虛己以從之此之謂君臣之交故泰之初拔茅彙征與共開焉泰之極艱貞無咎與共保焉二言所爲五不言所爲二臣道也以仁事爲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爲大二勝其任則五可無爲故曰以祉元吉而已此之謂君臣交而爲泰也夫都俞咨命喜起賡歌唐虞尚矣三代相與載在詩書君臣之情猶可想見由漢而下肇造元勳中興名佐代固有之然率外合而中疑文具而情闕建武數引公卿講論而責以吏事則其體失也貞觀宰相入閣議事而隨以諫官則其中疑也慶曆龍圖天章閣降手詔給筆札而固辭不對

則臣負其君也治平中司馬光請命侍從輪直資善堂夜宿崇文院以待宣召而卒未行則君負其臣也何以庶幾于交泰哉愚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曰歷代君臣同心一氣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大哉　聖謨我　皇祖　列聖之所以交羣臣而昌泰運者率用此道矣請陳其略　高皇帝延攬英賢廓清華夏所與參密議而贊鴻猷者時則有若基若濂若安若禕若溢若琛若彥良其人焉　文皇帝親禮儒碩綏靖邦家所與商幾務而從征討者時則有若縉若廣若

淮若儼若榮若士奇若幼孜其人焉夫天造草昧干戈不遑家難卧勤創夷初起而　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鬯天地太和延及羣生施于方外而一代之鴻圖定矣所謂開天地之泰者非邪　列聖相承久安長治宣弘之際尤稱郅隆　章皇帝心存無逸著儒不遺閣臣則若榮若士奇若溥部僚則若義若原吉若濙　齋宮便殿　召對者數矣至于登山泛舟
賜章給饌一則曰同心同德兩無猜嫌一則曰以遊以豫庶幾古昔又何其歡洽也　敬皇帝志大有為老成具在執政則若溥若健若東陽若遷臺省則若文升若大夏若珊　平臺煖閣　召對者數矣至於　天顏開霽　廟筭周詳疏揆則或更數字或削數語執奏則或移晷刻或至累日又何其披豁也夫奕葉承平法守已定庶事循習玩愒易生而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鬯天地太和克篤前烈施于后昆而萬世之長策建矣所謂保天地之泰者非邪當其時　主無貳任臣無隱忠歡忻交通而德威宣暢故論開霽則功軼于姬姒頌熙洽則治匹乎唐虞而一時名臣碩輔幸逢　昌運亦得以勒勳德于旂常垂功名于竹帛猗歟休哉真千載一時之過也今天子光撫鴻圖祗遵　成憲　講學臨政寒暑必親嘉言忠謨納聽靡倦公卿百執事相與勵翼于下而　天子恭巳南面以聽之內寧外謐時和年豐黠虜來庭災荒奏凱斯亦泰運之再昌巳而執事尚欲聞保泰之說則愚將何詞以獻乎竊以為欲登太平之理莫若致隆于上下之交欲隆乎上下之交莫若憲章乎　召對之典夫人情狃于法之所常行而愓于意之所閒衆今辨色而入日出而視之頃刻而退矣習則玩玩則不可振故不若間一　召對之為益也蓋有六善焉閑世務一也察材品二也明德意三也察事幾四也定　國是五也激忠悃六也請得實以　祖　宗故事熟數于前而執事試垂聽焉夫人主雖神聖睿智而四方庶務弗能周也錢穀刑獄各有主者　召而問之則幽隱畢達故屯田鹽法欲計其宜而臨淮洛陽得畢慮于下矣邊備虜情欲定其筭而鈞陽華容得決策于前矣故以閑世務　率作考成可弗眩也夫退而具疏則詞可飾也恩而陳詞則端可匿也惟卒然問之心術立見能否莫逃故呂震與儀智並對而諛直見傷士奇與蹇義並對而遲敏見故以察材品則明闇回正可弗欺也

上意猶的也射者爭趨之故諸司奏請必令稽舊章侍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守法　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與治故以明　德意則措注嚮往可弗違也夫造膝而密語者不可以先傳也從容而納誨者不可以牘盡也假令議廣　詔條而可令多人知乎出厰帖議改命可外泄乎故以密事幾則轉移變化可弗窺也衆議畢集可否易淆不惟僉夫與正士殊科即君子意見亦有同異如後師彰德楊榮以爲是士奇以爲非舉伏伯安爲使蹇義以爲可原吉以爲不可黎利請立陳氏後張輔蹇夏曰勿許榮士奇曰許之此其心皆體國而所見各殊惟折以　宸衷則衆論一矣故以定　國是則盈庭聚訟可弗亂也夫入侍　帷幄出奉、乘輿內寄腹心外資謀斷人人自以爲親已矣有　君如此其恐負之　祖　宗朝相與盛事藏在　秘府愚不得偏觀即如泰和長沙華容之所私錄眦倚　春顧迄今誦之猶爲感動況親當其盛者乎故以激忠悃則御恩奉遇可弗負也斯六善者皆已事之明驗益于法制常行之外而時用吾鼓舞不測之權故　聖智日益覩聽日新賢才樂爲之用而天

地常泰且初雖似勞久而情誼洽彌見其適初雖似煩久而要領得彌見其簡又何煩勞之有愚又聞二祖諸臣皆從事乎草昧勛勤間而宣德弘治所親禮乃其輔導之舊蓋未　登大寶而相與已素矣且　孝宗十載始　召諸臣面對其　召也雖內侍不及知夫　恭默思道是惟不言言乃雍　沉幾觀變是惟不行行乃果　宸衷獨斷固不可測也今　上勵精圖治日臨羣臣益明習國家事且將舉祖宗故典以備熙朝盛美蓋有待焉草莽愚生傾心拭目於是舉也久矣若釋此而他求保泰之道則愚何知焉

問王者與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軻荀卿皆大儒也一謂法先王一謂法後王何相左歟我　國家之法鴻纖具備於古鮮儷矣然亦有在前代則爲敝法在　熙朝則爲善制者豈行之固有道歟雖然至於今且敝矣宜有更張否歟或者謂患不綜覈耳古今論綜覈者莫如漢宣帝然當其時亦五日一視事矣僞增籍者受賞矣若此者可謂行法歟宜優于文豈爲通論而或者亟其歎服柳宣美元似知大體而或者深刺其非孰爲當歟夫欲綜覈則情

僞有不可窮更張則善制有不必變誠不知所宜從也願熟計其便著于篇

法不可以輕變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則承敝襲舛有頽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變則厭故喜新有更張無序之患此太多事之過也二者法之所禁也而且犯之又何暇責其能行法哉去二者之過而一求諸實法斯行矣執事發策考荀孟之異論稽 國家之舊章審沿革之所宜求綜覈之實效愚嘗伏而思之夫法制無常近民爲要古今異勢便俗爲宜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先王矣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後王矣兩者互異而荀爲近焉何也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所建立不可廢也戾于時拂于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無從也後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詳而衆人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也往代無論已 明興 高皇帝神聖統天經緯往制博稽遐采靡善弗登若六卿倣夏公孤紹周型漢祖之規摹憲唐宗之律令儀有宋之家法采勝國之曆

元而隨時制宜因民立政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即如筭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遺意也論停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兩稅三限則楊炎之田賦也保甲戶馬經義取士則安石之新法也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固前代所謂陋習敝政也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疆之效而建昇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使與聖哲同功而況出于聖哲者乎故善法後王者莫如 高皇帝矣 天府之所藏掌故習之所須有司守之大小相維鴻纖具備自三代以來法制之善未有過于 昭代者也然今甫二百餘年耳科條雖具而美意漸荒申令雖勤而實效罔獲屯田興矣土曠猶故也鹺政舉矣蠹轍猶故也清勾數矣乏伍猶故也積粟課矣空廩猶故也豈法之敝而不可行哉故議者謂宜有所更張而後可以新天下之耳目者愚竊以爲不然也夫 高皇帝之始爲法也 律令三易而後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筭之其利害審矣後雖有智巧蔑以踰之矣且以 高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衆之所爲乃以今之庸衆而欲易 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

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爲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請須言而毋諱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幹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爲毋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爲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書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爲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勢之所阻常在于衆彊下挾其衆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夫屢省考成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于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爲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病在名實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夫漢宣帝綜覈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嘗新一令創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修飭而振舉之如曰漢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爲稱上意者亦未嘗以己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晁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一視事而上下相誡無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詔書則有責上計簿欲具文則有責三公不察吏治則有責其所以振刷綜理者皆未嘗少越于舊法之外惟其實事求是而不采虛聲信賞必罰而真僞無眩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後世鮮及故崔寔稱其優于孝文而仲長統極其嘆服荀悅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爲非良不誣矣然則今之欲求治理者又奚以紛紛多事爲哉　高皇帝畢智竭慮以定一代之制非如漢祖之日不暇給也　列聖相承創守一道非有武帝之紛更中變也百官承式海內嚮風非有許史霍氏之專制撓法也成憲具存　舊章森列　明君賢臣相與實圖之而已毋不事事毋泰多事祛積習以作頹靡振紀綱

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　國是覈名實以行賞罰則法行如流而事功輻輳矣若曰此漢事耳何足爲唐虞爲三代則荀卿所謂俗儒也

問古之君子與建鴻業聲施後世者世必目之曰英雄曰豪傑是二名者豈非偉丈夫之通稱歟乃論著家又各析其名義匪直英雄與豪傑有辨即英與雄亦從而分之謂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其說然歟否歟歷代英雄豪傑見於史冊者不可勝舉然亦有即標題爲號者如蜀之四英周之七雄戰國之四豪漢之三傑其人

材行聲績果皆不愧其名歟將其人品又各有高下歟近世儒者謂眞正英雄必自戰競中來又謂豪傑未必聖賢聖賢必爲豪傑而古唯三聖人足以當之則其說豈不尤異歟夫英雄豪傑美名也士以是稱可以爲難矣乃儒者猶雌黃之不少假則尚友者何所取則歟試言之以觀其志

古瓌偉奇特之士樹鴻業于當時垂鴻稱于後世者豈獨其才之過人哉葢尤係于養矣養有淺深則其才有純駁才有純駁則其建立有鉅細才得于天者也養繇于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偉養欲微欲深欲精欲奧兩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奧者所以爲恢宏奇偉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修己之純闞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懼其剛之易摧也銛如鏌邪不敢以言割懼其鋒之易折也神君著蔡不敢以言勇懼其筭之易窮也力若九牛不敢以言任懼其趨之易蹶也煉之至精而歛之至審韜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可禦豪之不可窮矣人徒見其事業聲稱照耀今古抑孰測其所以致之者哉今夫兩間清淑之氣麗于

形象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在土石爲寶玉在飛走爲麟鳳在人則爲英雄豪傑是英雄豪傑者固均之二氣之間鍾人倫之首出者也然有辨焉劉孔才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並異則英雄兼焉淮南解曰才過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此英雄豪傑之辨也總之皆以其智力絕殊不可以尋常尺度論耳自古迄今所以樹立人紀綱翊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必此四人者爲之然而品格異焉不可不察也夫人非無才之患有才而能善用之爲難四人

者其機智勇決既與凡民迥異則未免過于自恃而有眇焉輕天下之心紛錯未交而謂幾不足與斷也艱阻未識而謂功不足與圖也考衷叩蘊則固未有灼然先幾之見確然不可奪之守一挫其銳則折北而不振矣是純乎氣者也夫千鈞之弩不以飛鼠發機萬石之鍾不為尺梃成聲物理有分感應有節不可易也四人者負其才具則不能安于無事往往不勝技癢曲牽于應世之迹而輕試其所長是以見彈求鴞或欲速而不達投珠抵鵲或見小而妨大此與虐憍恃氣者固有閒矣然而其疆可撓也其躁可激

也其驕可乘也其欲可豢也以綜天下之務則得失叅焉不可與謀成也是識不能勝其才者也等而上焉嚴乎內外審于施應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從時自度其智可與幾也將謂天下之故非已莫能矚耳自度其勇可與斷也將謂天下之事非已莫能成耳其斷微制決持危定傾能于轉盼咄嗟之間而豎俶儻不羣之績此四人者之能事也然而其光外朗其氣內盈尋之不易其方而測之可窮其際是兼得乎養而未盛者也品之優也等而上焉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力隨事而應弗膠于成心循理而行弗牽於功利朕兆未萌志象未著淵然獨慮而百姓莫見其迹不世之功永世之澤蔚然丕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謂智仁勇者舉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豪傑而聖賢者也品之上也愚嘗以是汎觀古今之迹總挈人物之量其英雄豪傑優劣高下之辨大都不越此四者顧更僕未易數也姑即明問所及者言之周之衰也王綱弛維諸侯力政于是縣宇分裂稱為七雄戰國之末貴臣握柄資贍游談于是列國公子號為四豪漢高崛起羣策以建纂堯之業則張良蕭何韓信

三臣者皆人傑也而漢之得天下由是焉昭烈知人得士以噓炎劉之燼則諸葛亮董允蔣琬費禕四子者皆英儁也而蜀之存亾因之焉即史傳所紀固各有英雄豪傑之目矣試即前四者之等以槩此數子之長則七雄者彼哉無以議為也平原卑卑不及格矣孟嘗春申廣交養名背公死黨奸人之魁耳信陵威信于彊秦義存乎弱趙急人之難不居乎功蓋猶有烈士之風焉惟其挾威震主內疑外忌則君子所不道者其在三四之間乎三傑遭際興運各奮才智推轂漢祖卒成帝業信乎為代寶矣子房英略蓋世

而貌若處子功成身退超然遠引比之何信爲最優焉三品之上者乎董允蔣琬費禕端謹節士耳雖事無過舉然天之所授非特異也有秦英稱矣孔明望重于臥龍力抗乎漢與君臣契合投袂臣時至于出師獻納之言寧静澹泊之語出處議論庶幾王者之佐焉蓋入其域而未優者乎之數子者皆以蓋世之才際功名之會雲蒸龍變鷹揚虎視考其平生之所建樹可謂俊偉卓犖矣然其中或得分有多寡賦才有兼偏細節多疎則不能無負俗之累氣質偏勝則不能無瑕纇之存蓋所謂衆材之尤也非衆尤之尤

也必也其大禹乎鑿龍門排伊闕别九州宅四隩積固偹矣然且不矜不伐而莫與爭功愚夫愚婦而凜若勝予彼視地平天成于吾身何有輕重也其周公乎除兇殘驅虎豹立綱紀陳禮樂功莫大焉然且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不驕不吝履赤舄之安彼視勝殷遏劉于吾心何有加損也其孔子乎學殫累世而不以智聞力抉門關而不以勇聞在鄉黨而恂恂居朝廷而唯謹固儼然儒者也及其却萊兵反鄆讙龜三都誅正卯即慷慨奇節之士决背奮臂極力而不能辨者乃不動聲色徐引而振之既振油然而退

矜容無盛氣此豈世之君子所可與量尺寸哉蓋三聖人者受之于天既皆得夫渾淪磅礴之氣修之于己又皆懋夫沉潛純粹之學其所基者密而宥而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决夫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紓徐委蛇而不見其作爲之迹嗟夫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朱子謂真正英雄皆自戰兢中來而聖賢豪傑唯此三聖人足以當之信不誣矣然則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才而有志于三聖人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之道無欲其本也慎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瑩乎若夜光之內朗

洞乎若止水之獨鑑所以養智也抑其彊陽銷其客氣深乎若彌弩之握機韜乎若寶劒之歛鍔所以養勇也尸居而龍見淵嘿而雷聲聖人之事也即史冊所載瓌偉奇特之士猶將姑舍是焉而况其下者乎益嘗聞紀渻子之養鬬鷄也始也虗憍而恃氣馴之十日則應景嚮矣又十日然後其德全而異鷄無敢鬭者矣此養德之喻也故英雄豪傑之從事于學也紀渻子之養雞則幾矣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七

送起居館講太寶箴記事

萬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上於　文華殿背誦大寶箴先是　上以大寶箴爲書字影格臣因奏此文甚切於君德治道　皇上勿徒書寫須熟記其詞又勿徒記誦須通曉其義乃爲有益上以爲然臣乃爲註解一篇以進至是日　上御文華殿　召臣至御座前　上起立高舉大寶箴一冊面授臣臣受冊北面立　上高聲背誦一遍一字不差又　玉音清圓悠遠餘響繞殿誠　萬壽之徵也背畢臣又進講一一陳說大義　上皆洞其微旨所引瓊宮瑤臺糟丘酒池開羅啓祝援琴命詩等事悉知其顛末講至縱心乎湛然之域一條　上曰此不過言人當虛心處事耳臣因舉手賀曰只虛心二字足以蔽此條之義矣夫人心之所以不虛者私意混雜故耳如水本至清以泥沙溷之則不清鏡本至明以塵垢蔽之則不明人主誠能涵養此心除去私欲如明鏡止水則好惡刑賞無不公平而萬事理矣　上曰然是時左右侍臣聽之無不欣躍稱慶者次日　特賜臣銀八寶二十兩以酬昨日講讀之勞

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

先是薊遼總督梁夢龍塘報虜酋土蠻大舉寇遼東輔臣張居正以警報封奏　上遣文書官命居正等擬　旨諭兵部議驅勦之策居正等入奏言九月初間有北虜俺答部下頭目恰台吉差人於土蠻營中偵知土蠻欲糾衆向遼講求貢市臣即馳語總督梁夢龍令其再偵的實多方設備傳示遼東總兵李成梁巡撫周詠虜若糾大衆至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使之野無所掠虜氣自挫又使梁夢龍親率師東行發勁兵二枝出山海關爲遼東聲援令薊鎮總兵戚繼光選精銳乘間出塞或擣其巢或邀其歸以撓之今據報各官具如臣指梁夢龍已東駐山海遣叅將許汝繼楊栗出關截殺戚繼光移駐一片石伺間邀擊遼東收保已畢虜以十月初二日至寧前向[illegible]地方此中地狹人稀虜衆無所掠勢不能久旦夕必已退遁今　勅本兵姑議驅勦已後相機別議且彼中戒備頗嚴諒無疎失伏惟　皇上少寬聖懷　上曰先生費心處置朕知道了乃叩頭出

題竹林舊隱卷

竹林者萬子榮故居也萬子生於潯陵長待詔宦者

署出為益內史是時宗藩中益殿下最為親賢好學而萬子以修潔自將又聰慧穎悟以故得幸於王三年以類奏走京師而余與萬子同鄉里既相見道故舊勞苦如平生懽已迺向余嘆曰吾聞君子樂其所生而有情之物思不忘本故楚客越吟莊生愛似其致一也吾少有烟霞之想方其隱居修竹之間圖書自娛蓋自謂與此君終焉爾竹堅貞有常性貫四時凌霜雪而不改又盤據糾結固守其所得君子之止焉而吾輕去父母親戚遠宦他國舊業日蕪枝柯零落竹不負吾而吾負于竹多矣能無思乎張子曰若是則子之愛竹是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也夫得其形則視天下之物皆物也得其神則視天下之物皆我也故竹微物而昔之君子貴之皆意有所慨焉者也夫外直而中洞音中律呂者虛也發萌隕籜筠然葱蒨者文也嚴霜下零衆草俱萎寒色森森與貞松而並秀者節也君子取其虛以宅心可以宏翕受之德取其文以飾聽可以煥至德之光取其節以勵行可以堅獨立之操斯所謂得其神者也得神而形可忘矣且聖人不櫻情於物而委心以任去留故以天地為寄跡以四海為一區若子之言必處瀟湘之間曰與其蒼翠檀欒者居而後為友也毋亦與昔人之所存者異乎萬子矍然曰遠哉先生之談吾乃今之得與竹為友也吾向者之言固既聞至論請終身服之

跋葉母還金傳

余讀史竊高楊震管寧之為人及至京師遊薦紳諸公間又聞有葉母還金事還金至小節非葉母毋儀婧訓之炳然者而士大夫咸極稱之何哉楊管不作而介然取舍之操迺出于婦人云爾然方其臨蒞不顧逡巡退讓之時豈自知當播譽於人垂光簡冊哉寧以貧困義不苟得蓋所謂無欲而好仁者仲尼稱人之為善欲蓋而彌章也豈葉母之謂邪顯揚其親美以崇孝中書君之謂邪

跋會稽徐珊四寶編

楚人太岳子曰余嘗為翁張君傳擬韓氏之毛穎已而火之蓋文以屬詞切理宣揚道德者也司馬長卿為上林賦借子虛烏有以諷世主猶不免取誚俳優況復作謎語以誇侈藻繢者哉自退之作已見笑於子厚其他壽光先生革華諸傳瑣瑣可勝道哉然其稱引託喻譎以為諷抑亦韓製之旁流也墨士故自

以文爲戲觀者亦且以小喻大文章家所不廢也余于徐氏四寶編欣然而存之

方氏建水射銘

黃山之源東流爲洪潭之水漑田千畝畝俱五鍾六姓者居焉爲方爲夏爲汪爲李爲姚爲閻咸先世名族也而方氏居北岸岸受水衝齧廬舍爲河矣居人病焉謀爲石岸以射水勢而工鉅莫爲任者淳溪方君端獨慨然曰一勞者永逸利百者功建其在余乎乃鳩工伐石纍致其側水潦舉事肄業重累上爲大道延袤數里於是依北岸者百餘家爲奠居焉起嘉靖丁亥迄乙卯工乃落成蓋費雖不貲而百世利矣夫修身潔行雖膏龍霖以博濟天下者卿大夫事也散財樹德拯患急難以利一鄉者士庶人事也今豪右後族以其財雄里閈即不冀其尨戾足矣能建利捍患於人那快于自潤怯于及人人情也若方君者詎不足多乎方君從子五溪大濂俱從余游而以君建水射大功祈余爲之紀方君聞之矍然曰細行何足煩大君子記其潔衷不伐如此夫不憚勞費建百世之利近於義積而能散近於智不矜其功近於厚信哉方君居士庶人而有卿大夫雖膏龍霖之功者

乎余嘉其誼而爲紀系之銘曰

爲魚淮陽化鼈秦中誰言柔德其害靡窮層嵒嵯峨巨石巃嵸障彼狂瀾委伏而東昔也沮洳今焉崇墉高原膴膴禾黍芃芃于萬斯年不騫不崩誰其營之方君之功

玄海子著書評

楊子雲白首著太玄經殫極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獨桓譚以爲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丘索該藝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爲祇足覆瓿云耳人情好慕遠古而忽儒類信習熟而駭所希聞彼親見楊子雲名位不顯又所著作非淺見諛聞者所易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即巖穴之士殫精神於旁索者不以窮約自發憤者哉其埋滅而無稱者又可勝道哉玄海子遯世絶俗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農中述道德之意下極肖翹之變旨趣深矣讀玄叩集又窮極幽隱鉤致深遠索玄珠於象罔叩寂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閎覽博詣君子乎他作鑄詞險峻至不可句又焉能究其旨歸則世之知者蓋亦希矣嗟乎玄海子愼勿輕出其書世有博詣遠觀如桓譚

者將必有傳之後世之先見而何計世俗之知與不知哉

書胡氏先訓卷

吉胡正甫氏出其高曾祖遺訓余觀之稱慕古昔率中規矩以守道居約箴誠子姓而歸本於質厚蓋兩翁生先朝全盛時道化汪濊故皆知節誼敦實而無今毗市利之習大人處世譬之尺蠖矣食蒼而蒼食黃而黃故啜醇者之不能爲漓與處華者之不可返質卽賢者猶將移之況漸漬於綠俗者乎正甫行修而文復恬於世好最爲卓越矣然未知眞純簡素便可比蹤先世否璞不能不散而爲器玉不能磨琢爲圭璋瑚璉彼其爲圭璋瑚璉也則亦遠於璞矣余從正甫觀遺訓蓋累歎焉又別出其父晴崗翁手澤一卷言質直率類其二祖而于聖賢之學尤惓惓焉胡氏世有儒宗矣昔陽明先生昌[illegible]東南學士大夫或頗有棄而不信而闢者[illegible]泓然宗焉如是者何哉蓋膏雨之洽則[illegible]擇也物則有受弗受矣受則芊[illegible]負弗受則芘乘之財日就槁矣余與正甫學最契謂其出于羅念菴先生余素所傾向者然不知正甫更承其家學如此也駒本渥洼而良樂又從而拂拭之欲不千里得乎

祭張龍湖閣老文

嗚呼自吾鄉李文正公之歿也數十餘年而公與惟公實鍾衡湘之秀秉箕尾之精既而擢冠禮闈翱翔藝苑以至爰立作相望實炳燁日有聞矣而顧止於是胡造物者之於公也既與之以勃鬱磅礴之氣而復奪其期頤耄耋之年耶竊嘗見公議論天下大計謀思如江河之不窮早見如龜策之不爽意公久於其位必當以修攘之策靖四方使朝廷尊榮邊圉寧謐見公之立于朝正色率下無所假借意公久於其位必當以剛直之節肅百僚使端士不懼懦夫能立見公之學術淵深博聞強識意公久于其位必當以帝王之學沃君心使禮樂可興道化滂洽而今皆已矣嗟乎公之心未可一二與俗人言也公之自留都入相也今　天子拔之於疏遠之中而置諸左右公之知故莫不爲公喜而公獨愀然不見其忻豫之容賓客在門輒感疾首語及時事輒扼擘而於邑此其志意豈在富貴賢豪間耶嗟乎難成者事也難得者機也以公之碩德弘器負海內之望者二十餘年曾不得大展於時乃竟顚領以隕也謂之何哉鳳翔等

于公有同鄉之情有分職之任或與公爲交遊或爲公之晚進皆思畢慮竭悉陳其所知以獻於公少裨萬一豈謂公遽止於是而已哉嗟乎生之有死古之與今猶旦暮耳何足悲乎所悲者不悲公之死而悲公之志未伸不悲公之一人云亡而悲夫後學之無所師承也嗚呼已矣幽明之誼永乖隔矣漫漫修夜寂寂高堂言寄于柬淚寄于觴精爽伊邇昭格洋洋

祭朱公文

導漾挺靈大別儲精葱蘢蘊結鬱生人英惟公幼懷瑰瑋早繼簪纓執殳胄甲腹心干城心馳瀚海志勤

燕銘遘茲時之偃武兮爰嘉遁以辭榮弋冥鴻于碣石兮招黃鶴乎秋冥遥弭節于芳渚兮長絕意于青門惜猛志之既蹶兮終崛起于後昆篤生侍御乘時策名兮符嶺表攬轡都亭猗猗兮望赫赫厥聲懷陟岵之遐思兮冀瓜期之既及秣晝遊之驄馬兮振班襴以晨夕何寸草之方殷兮傷大椿之遽靡馳遥想於重雲兮結長悲于萬里嗚呼哀哉公厭世兮釋累而離氛驂架蒼螭兮謁雲中之君仙軿香而難即兮靈御儼其繽紛羡華胥之不返兮[illegible]人生之長勤彼生死同於旦暮兮又何脩短之足[illegible]某等追隨兮光摧公餘芬莫能走哭于賓位兮[illegible]訃音之遠聞寄愁心於楚水兮託哀響於江雲瑤席兮玉瑱桂醑兮蘭馨瀹江兮薦璆縝芷兮燔蕙靈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殷殷

祭兵部侍郎傅公文

嗚呼我公邦之干城作鎮大藩式武且文玁狁匪茹逼我畿輔帝乃震怒陳師鞠旅帝曰嗟咨疇贊予征四岳咸薦來公于京肅肅我公帝命是共星言夙駕沐雨櫛風公既戾止百勞萃止既總國儲戎務是理惟此大任咸集于公寧居不遑夙夜在公公病于邸

手足萎痺人曰盍歸公曰效死歲夏六月公遂以亡嗟嗟昊天奪我邦良公志未遂公身先殂大難未夷公歸何所不悲公死悲時之艱匪鱣匪鮪曷逃于淵死者永寧生者長戚心之憂矣疢如首疾靈斾南發祖道悠悠奠公一觴聊以寫憂

祭勑封翰林檢討陳公文

嗚呼自綺等得侍吾師陳先生聽其語未嘗一日不在岷峨錦水之間者念翁在也然翁聞先生之欲歸輒唏嘘不樂馳書戒使拒而尼之先生徘徊于邑欲去不克遂者數年於茲故翁之沒也先生崩慟殞絕

嘔血呼天不能自止誠憾夫夙志之有違而痛乎追養之莫逮也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人之于子莫不願拳跽傴僂拊之膝下袒褠鞠跪就之朝夕然世顧有近之而愈戚遠之而愈欣者將貲父之義重於承歡顯揚之美賢於色養耶嗟乎身無銜命順之而已苟順其志生則悅之死則安之夫先生爲講幄近臣有論思之責有調護之寄任大望重如此翁能以私愛奪之否乎第令先生奮然決一旦之意不顧違親以快其志可矣翁悅之否乎不悅則必有怫鬱壅閼之懷焉翁能以壽考終其天年否乎若先生者蓋所謂抑志以安親違心以順命者也而又何憾於心乎某等遊先生之門悲先生之志聞翁之訃蓋切怛悼痛霣涕而興哀焉然又知翁之心以先生之能順其意爲安且悅也故辦香陳詞告翁之靈并以爲先生解嗟乎翁而有知諒亦無逆於斯言乎

祭少司成晁春陵文

嗟乎卜商失明於西河濬沖鍾情於一慟憂能傷人古今一揆豈不悲哉先生蒼顏古貌長身玉立眡其狀貌度百歲人也及傷其子吉士君之亡也結念鬱悰遂成內患形哀色憊神氣黯然不五六年而先生

亦以長逝矣豈溺情結愛雖通人猶有所蔽耶嗟乎吉士君賢子也夫芝蘭玉樹不幸殞折於風霜即行道者猶咨嗟歎憶乃一旦奪之階庭而委之泥塗自非無情能不悲乎遂使文梓先摧喬林繼萎剏讀書萬卷而弘濟未裨積德百年而駿業中阻嗟夫先生安得不以是悲其子而人安得不以是悲先生哉初先生以弘衍該博蜚聲藝林縉紳大夫鴻儒學士無不延頸舉踵願托末交而先生雍穆渾潛恂然若無能者其教成均僅數月耳六館師生以數百人至衆也而頌先生之德者口嘖嘖不休使天畀之以年其化導莫可量矣乃今竟爾爾豈意先生之鉅者既未盡布而其細者乃亦不克終耶嗟乎先生可悲也已余二人者以承乏繆董教胄之役而六館師儒又先生夙所甄陶者方且欲咀先生之餘潤以沾溉後生播先生之遺風以興起善類而先生不可復作矣雖欲相與協和友善以共圖菁莪棫樸之化尚於誰賴哉是日也有牲在俎有酒在斝于以奠之繐帷之下神其來歆我悲以寫

祭李封君文

文梓貞幹生於鄧林豈繄材良植根則深渥注龍種

育必神駒紛紛凡匹厥類則殊氣厚期昌德厚期祉赫赫京兆維公之子吁嗟我公古之逸人責於丘園賾志含眞汾沮崇儉考槃樂道潛德之光闇而愈耀乃生賢哲作瑞家邦譬彼九苞翽飛鳴陽摛藻詞林珥筆螭禁崇階荐躋令聞藉甚祿養方隆天休載篤方期大椿遽悲風木悵彼燕臺以望白雲白雲不見哀訃空聞嗟嗟公乎食於後人不於其躬天之報公孰曰不崇富貴福澤既祺且壽公之受享孰曰不厚乘烟馭風駕螭驂虬遊於華胥其樂悠悠某等昔與令子比翼詞垣誼雖友朋情均弟昆死喪之戚兄弟

孔懷瓣香陳詞維以興哀

祭封一品李太夫人文

夫鞠育顧復者有生之所共念力不副志者賢哲之所歔欷故有蓬戶編氓桑樞賤士膾鱗爲羞采薇代旨恨一饋之已竭欲畢志其奚以亦若奉輿西邁逐于東征入陳綺饌出奉文軿顧行虧而德劣何祿養之足榮矧乃脩短靡恒耄期難越木望秋而先零月既盈而倏魄攷載籍之所聞索什一於千百惟太夫人淑愼溫惠含德之貞配沙麓以毓秀孕太陰以儲精冰霜勵其孤操姜孟軼其令名乃生哲嗣翊我皇明厥嗣伊何曰少傅公惟茲少傅秉德淵沖忠貞作幹夙夜匪躬履姬公之几舄奏崇伯之膚功皇風穆其休洽庶類煦以恬愉承帝曰咨繄其有母採璠珠之英英遡靈源於合浦惟深山與大澤實龍蛇之所處乃錫華章一品是褒煌煌翟茀峩峩鳳翹階森蘭玉鼎列麟羞緋綠華輿金母饗瓊蕤兮緋桃既履善而順志亦備養以克庖是以心和體適氣謐形延節匪節而自健髮不沐而長玄百歲厭世翩然上仙乘雲馭風駕鳳驂鸞縟典殊恩殁而被焉故論德則駿業著乎寰宇徽養則甘毳窮乎海岫後榮則崇封

陟乎穹品考終則修齡躋乎上壽蓋往牒之所寡聞而方内之所稀覯者也某等幸承末庇夙藉徽音瞻蘭堂而啓處悼月沒兮珠沉嘉休光之煒煒又易戚而爲欣酌芳醑兮列胾託柔翰以寫忱爲斯言者一以慰先靈於冥漠一以緩傅相之哀悰

祭封一品嚴太夫人文

國之隆昌必有元臣天壽平格永康兆民家之隆昌必有賢配纘嚴女功以正厥内臣勞王邁剛唱柔承代乾施化配坤永貞博觀宇宙邈焉寡倫曰師相翁暨其夫人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謨議幃幄基命宥密

忠貞作幹終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惟我夫人式克承之肅肅母訓煌煌令儀紘綖蘋藻筐篚枲絲居中作範儼以婦師篤生哲嗣異才天挺濟美象賢篤其忠藎出勤公家入奉晨省義方之訓日夕惟謹嗟乎國倚於翁翁倚夫人翁家有託國乃用寧我願翁壽齊於岱華亦願夫人與之並駕何期鸞馭厭世遽謝譬彼龍劍雄存雌化凡我朝士下及臺輿奔惶載路弔唁盈門匪夫人傷實爲翁吁惜哉樊巫今也則無光光天寵煒煒孫子旣壽且昌載綏繁祉彤管有煒令聞不已嗟乎夫人固無憾矣靈輀南發祖道

悠悠跂予望之章江之滸白雲紫氣帝里皇州青鳥有知庶其來遊

祭秦白崖先生文

吁嗟乎造化無端譬彼蒙倪始余不信今迺知之夫先生初起海嶠也含菁咀華懷珍抱璞揖班揚掩陸謝出入銅龍升降金馬此時視九列與三事殆計日而可躋曾無幾何素絲見緇嫮顏蒙垢遂使威鳳之羽將摩霄而遽蹋逸驪之足望長路而中躓一信一詘誰其尸之及其暮年身棲林壑名重巖廊於是龍光賁於丘園逸駕返乎宣室先生方將畏此簡書肅征戒兩而闕庭未覲高車已摧賀者未歸弔者隨至一出一處又誰驅之假令先生上無汲援下無推轂謝安之詔不下於東山蒙叟之册得藏於巨壑則先生必且終老林泉從容正寢何致委棄親昵畢命路隅一生一死又誰使之嗚呼昔人有言天地蘧廬耳奚足怪乎昇之何豐攫之何匱修乎何忻促乎何懟賈生覩鵩而長悲尼父覯麟而興嘆豈崇替之所係在聖智而猶蔽唯冥契以達觀乃昭晰而不昧某等夙承芳譽遙藉徽音託交令弟比翼詞林聽鶺鴒之哀嗷傷連枝之半傾乃寄辭於柔翰託生芻以寫忱

先考觀瀾公行畧

先君諱文明字治卿別號觀瀾高祖唐妣沈氏曾祖旺妣王氏祖懷葛公誠妣聶氏父東湖公鎮妣李氏懷葛公以下俱　贈特進光祿大夫云云大學士聶以下俱贈一品夫人其先鳳陽定遠人也始祖關保國初以軍功授歸州守禦千戶所千戶至懷葛公以別支徙居郡城懷葛公陰行善施德於人不食其報身自作苦得錢即以周貧乏或施僧供家無餘財有識鑒雖口吃而其言皆足爲訓里中父老稱爲謇子每舉其言以訓戒諸子弟必曰張謇老云云其見敬

信如此謇祖生三子長鉞仲即鎮季釴鉞能治生饒於財釴業儒為邑庠生鎮豪宕任俠不事生産又弗業儒然謇祖顧獨愛之踰於伯季遠甚及鎮生先君謇祖乃曰吾平生濟人多矣後世必有興者其在此兒乎長而白晳修美宗室有欲以女妻之者謇祖曰吾以此兒大吾宗何用婦人貴乎卒不許弱冠補郡庠關西少華許君督學楚中試居高等選郡中士才質尤異者别居書院肄業先君與焉其後院中士先後皆取科甲貴顯于時先君乃獨七舉不第嘉靖癸丑不肖以翰林編修三年秋滿例得　貤封先君乃

歎曰吾束髮業儒四十年矣自視非後于人也今困厄至此命也夫遂就封為書語不肖曰吾所未遂者盡屬汝矣甲寅不肖以病謝歸前後山居者六年有終焉之志先君居忽忽不樂日見憔悴不肖竊怪之因親友以探意先君言吾平生志願未遂望吾兒樹立用顯吾祖今顧若此吾復何望不肖不得已復出先君乃大喜為益一餐焉然自是不復奉晨夕矣後不肖幸以先君所訓經術得侍　穆宗於潛邸繼入中書叅大政先君又為書戒不肖汝平生恒以古人自期今既遇明時輔　英主勉之毋負夙心隆慶庚

午以不肖一品三年滿考益封久之凡三益封至會官　今上踐祚之三年忽一日問左右曰張先生父母在乎左右對言先生父母俱年七十餘固無恙也上喜甚以　璽書諭不肖曰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喜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疋乃奉　聖母恩賜咸宜欽承著家僮往賚之先君捧讀　聖諭叩頭流涕曰吾兒非吾有矣病中猶手自作家書遣使來京對之彊飲食以示健然語及不肖未嘗不流涕也每書言吾非不思汝但人臣之義鞠躬盡瘁況汝膺

先帝顧託之重　皇上眷倚之隆閫門千指咸受國恩非捐糜此身何用為報矧吾尚健慎勿念也不肖因是不敢言歸凝俟　大禮告成當請告一省覲乃竟弗逮以至抱恨終天嗚呼痛哉先君幼警敏為文下筆立就不復改竄口占為詩往往有奇句然不能頫首就繩墨循槼矱以是見詘於有司性任眞坦率與人處無貴賤賢不肖咸平心無競不宿仇怨人亦無怨恨之者嘗誦邵堯夫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吾殆庶幾焉喜飲酒善談諧里中讌會得先君即終席盡歡自薦紳大夫以至齊民靡

不愛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載至就飲其自奉甚約每食未嘗過二器不肯歲時或閒春綺麗才一著即藏之篋中不復用凡服食器物雖至敝壞不以分給諸子妾媵皆不得衣帛不肯嘗諷之曰大人老矣何自苦如此且今藏之不過以貽後人耳大人且不敢用彼為子孫者何福可以消之先君言吾性適爾豈為後人計乎且令後世師吾儉乃所以貽之也然以周貧困濟衆急則又無所惜云先君生以弘治甲子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丁丑九月十三日時七十有四矣配封一品夫人趙氏子男四長即不肖次居敬郡庠生早卒次居易荊州右衛指揮僉事四川都司軍政僉書次居謙癸酉舉人女一適郡庠生劉佩桂孫男十人嗣文癸酉舉人嗣修丁丑一甲第二人翰林編修嗣允郡庠生嗣哲應錦衣衛正千戶嗣弼嗣淵嗣寛嗣信嗣敏嗣惠俱幼曾孫男　以戊寅四月十六日　勅葬山

處士方田李公行狀

公諱秀字茂實其先揚州江都人也洪武中從珉府護衛改戍臨安遂家焉公性嚴毅渾朴寡言笑食不兼味衣不紈綺足不躡公門乘馬不入里黨其孝友得之天性兄弟三人自首怡怡如也子姓恂恂如也少食貧顧能心計以少致蓄然好施其致產輒饒裕而輒以分其諸弟道路橋梁傾圮輒捐貲為修葺然常自秘不以聞其陰德徧郡內矣嘉靖戊子臨安大饑穀價騰貴有貸粟於公者約豐歲倍償公曰使吾欲射利則數歲之償猶不足以當時值夫有餘不以濟乏非仁也因而利之非義也乃悉發廪賑之所全活甚衆臨安蔣守卒于官索秘器未有稱者公即出所藏為守斂郡僚召之以其值當公曰守吾父母也父母有急可利其售乎卒不受值衆咸異之名之義民矣公輒又自秘弗以伐蓋輕財慕義振人之急自天性也初公好黃老言及為善陰隲顏氏家訓呂氏鄉約諸書皆躬履以教子弟必忠厚謹敕恥言人過尤不喜爭鬬見剽銳少年有使氣持人短長引繩排根者恒下之弗校然少年亦莫敢侮之享年八十云子遇元登丁未進士從中秘擢拜給事中公移書誡之曰吾聞老氏稱希言自然大辨若訥吾每誦其言口不論人得失然汝為諫官言職也義不當爾天子置諫諍之臣欲以通壅塞廣聰明也宜日夜思道　天子德意陳善納忠若挾公立威徼文巧詆發

人之陰以快憊吾死不顧汝有此名也是時朝廷多事　天子明察諫臣言事一不稱旨輒條責言路號爲難稱公恒以爲慮無何嬰疾遂逝公生成化正月初一日子時卒于嘉靖辛亥六月廿二日丑時配葉氏生丈夫子貳長即給諫君次調元先公卒女二長適蕭彦昭次適陳昌言孫男二如瑜如璨公質行如萬石君木訥如建陵張叔雖潛德不耀而修潔等也余與給諫同讀書中秘素聞公事記其大都若此爲立言者先矢焉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七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八

江陵叔大張居正著
後學高以儉校
繡谷唐國達刊

雜著

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中皆事理當然恰好處如射的之紅心心裏中紅心也爲人父有爲父之理爲人子有爲子之理大理人情適當其可而無過不及乃爲至善如哭子慈也而至於喪明則過矣哀毀孝也而至於滅性則過矣然事理無常當隨時處中故有在昔以爲善而在今爲不善者矣有在此以爲善而在彼爲不善者矣非有致知格物之功則不能得止非有惟精惟一之功則不能執中朱子所謂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夫謂必至於是則可謂不遷則不可不遷則滯矣若易遷字爲過字則得止字之義

洪範稽疑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古註逢音龐昌盛也與彊字叶吉字與下諸吉字同

無逸惠鮮鰥寡鮮與先同古字通用言文王懷保小民小民之中有鰥寡者尤爲加意恩惠每先及之孟子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甘受和白受采非孔子之言也夫味出於無味色出於無色甘亦五味之一豈能受味白亦五色之一豈能受色今易之曰淡受和素受采故水無當於五味五味弗得弗調素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弗章忠信之人可以學道以其質任自然無所涤著也

書言百姓皆謂百官古時世家官族或以官爲氏或以父祖名字或以封邑惟居官錫爵祿者乃有姓故黄帝之子廿有五人得姓者　人而已堯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衆民是自宗族而推之百官自百官而推之庶民也後世以庶民爲百姓誤矣

殷人之俗先鬼而後禮其治天下多言鬼神盤庚遷都所以諭其臣者率言其先世祖宗佐命成功之事若其子孫不能忠於國家則其先祖之靈必且請命於天降之災罰高宗欲相傳說恐人心不服則託言夢賚以儆動之箕子殷人也其言五行徵應頗涉窈冥遂啓後世穿鑿傅會之謬至以稽疑卜筮之事與八疇並列又爲失倫若言建皇極敬五事兼三德用乂敗則誠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大抵神道設於導愚俗陰翊皇度聖人所不廢智者唯心知其意而毋泥其說則可謂明也已矣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皐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爲陳謨獻說惟皐陶之言至爲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宅揆之任必屬之皐陶故舜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多虞廷至治實皐陶致之後舜賛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後世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皐陶終身爲刑官殆不然也禹之推讓懇切諄至必

有以服其心者但皐陶賛襄左右默運機衡功在不顯而禹平成永賴之績昭塞宇宙故舜因天下之心以命之其實亦心知皐陶之德之盛也禹之時皐陶必已不存使其尚在禹豈舍之而傳子乎後世惟伊尹學術事業可與並稱至於周公稍覺多事矣

中庸五德兼備者寡雖有具體者或未能浩浩淵淵氐乎至大至深之域未可謂之溥博淵泉也夫惟天下至聖乃能於此五者廣大悉備浩乎不可限量沉深精奧淵乎不可窺測其溥博也如天非尋常之溥博也其淵泉也如淵非尋常之淵泉也如是乃能隨

感順應各當其可被其德者莫不敬信悅服而尊親之斯聖德之神也堯舜吾不得而見之矣禹以下其猶具體而微者乎

董仲舒言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之治若循環然當今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此言非也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是夏亦尚質矣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是商亦尚文矣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是周之先亦尚質矣大抵天下之事其發始也常簡其將畢也必巨日之方升其光熀熀其氣蒼蒼至中天而後光明炫燿至於中則昃之始也花之未放其色蒼

淡其狀啓蕾至盛開而後鮮艷馥郁至於旺則萎之漸也開國之初庶事草創人情樸古大抵皆多質少文凡制禮作樂鋪張繁盛之事皆在國之中世當其時人以爲太平盛美而不知衰亂之萌肇於此矣夏商皆然不獨周也聖人知其然恒不待其盛而亟反之斲雕而爲朴毀圓以爲方其制物也寧拙毋巧其用人也寧實毋華譬之枝木重加裁截則反本復始之機也故孔子大林放之問而志在從先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潦之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彌漫陰之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霧旋興旋即解散燥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鬭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鬭一時之纍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

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燄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罷困之民誅貪贓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怨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

乎國勢强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十矣而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澼未愈而病胃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啖虛火內炎胃未强而病咳胃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利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爲國務强其根本

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纍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趙蓋韓楊之死史以爲漢宣寡恩然四子實有取禍之道蓋坤道貴順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爲人臣止於敬也四臣者論其行能可爲絶異而皆剛傲無禮好氣凌上使人主積不能堪殺身之禍實其自取以伯鯀之才惟傲狠方命雖舜之至德亦不能容況漢宣乎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畢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己德上之心順也險夷閒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擇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巧而外無匡救之名順也怨讟任之於己美名歸之於上順也功蓋宇宙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執卑自牧順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剗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爲之驅除而賈誼輩臣之流乃猶取周文

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僞宋頹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爲胡元取先生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　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

儒卽見惡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卽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穉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蹷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强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强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　懿文仁柔　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　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　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　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　仁　宣　英　憲　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　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　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卽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疆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　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　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

曾參殺人言之者三而母爲投杼羊叔子之不酖人也共敵而信之夫祜之賢不及參抗之親孰如母然彼信而此疑也故心迹見諒異域可覿擬議不明目肥何益傳曰人之相知貴知心又曰士爲知己者死使知己而可多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豫讓忘君事讎而爲智伯死

今各府州縣有　聖祖頒行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五代時蜀主孟知祥之詞

立嫡以長常道也若長者未克負荷而衆子英賢可立則周太王文王行之矣此自人主家事且創業之君討慮深遠未可拘尋常引故事以爭也漢惠帝仁

柔高祖以趙王爲類已故欲立之未必盡由戚姬之寵故留侯不彊爭其後爲建成所刼不得已爲之畫計武帝舍其諸子而立少使霍光傳之竟以安漢光武舍東海而立明帝東海未有失德也晉武早從衛瓘之言必無永嘉之禍唐之基業實太宗所造高祖庸闇不定討於先致使禁庭喋血兄弟相戕宋王成器鑒之乃辭儲副以讓玄宗終身友愛長保福祿斯其得失之效略可睹矣創業之初天下甫定反側未盡歸服威德未盡周洽其所建立未能盡當乎人心非如奕世之後勢有常尊而人有定志也誠得長君英主世及相承數十百年之後威德洽於海內　國勢奠於久安反側者已盡覬覦者不萌卽有庸主中佐天下晏然可無事也周之先世積德累功武王旣沒成王幼沖殷民放於外三叔鬨於內當此之時若無周公姬氏之業猶未可知也而況崛起於草莽角逐於羣雄者乎殷家傳弟世有長君故國勢最强元魏高徽二子相繼爲帝而貴后王之彼雖婦人亦有遠識非書生豎儒所能窺也　高皇帝自失懿文之後實屬意於　成祖而劉三吾等老儒乃謂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不以社稷爲重而齊於長幼之情此世俗之見也嗟乎建文之時國本撓弱强宗並峙非　成祖之雄略起而振之天下之勢豈不危哉此非尋常之人所可語也　王景略雄傑士也其君臣相得之美臣濟盪定之功亦千載一時也獨其計陷慕容垂之事吾無取焉垂本以窮來歸符堅厚遇之而不疑其招徠并包蓋亦有英雄之度斯垂之所爲感會致死者也使符堅志意不荒景略長在雖垂等百輩不過垂櫜鞬杖斧鉞奔走耳何能爲乎堅之所以亡在寵幸斐佞慕容沖等志驕氣盈遠事江左不在用垂也當此之時卽無垂秦不亂乎猛蓋自揣才略不能駕馭垂故百計欲去之以爲足以弭將來之患而乃出於陰賊險狠之謀類小人女子妬寵忌能者之所爲此諸葛孔明輩所不道也

或言大臣子弟應舉不當與寒士爭進取者此論非也自晉唐以來士人咸重門地王謝子孫與六朝相終始至隋唐設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職仍多用世家大臣恩廕皆得至將相如唐蕭盧崔鄭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後進士一科最爲榮重而李德裕以其父廕爲備身千牛武勸之應舉德裕言好驢馬不入行後亦爲宰相蓋世家子弟自

有登用之路不藉科目而後顯是科舉大臣子弟一人則退寒士一人矣若 本朝則立賢無方惟才是用 高皇帝時用人之途最廣僧道皂隷咸得爲九卿牧守大臣廕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縷數宣德以後獨重進士一科雖鄉舉歲貢莫敢與之抗衡而大臣恩廕高者不過授五府幕僚出典遠方郡守而止卽有卓犖奇偉之才若不從科目出身終不得登膴仕焉 國家展采宣猷矣豈古人所謂喬木世臣之義乎故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之說在前代則可非所以論當今之務也

祖宗舊例凡官員有才德出衆屈在下僚者許監司官保舉拔用本以待非常之才及淹滯下位人不知者耳非謂賢能官員一槩例保也蓋外官既有考課之典又有考察之例各該上司皆註考語銓部據之以爲遷轉何煩薦舉惟是才德出衆又屈在下僚者恐上未及知故須特薦耳夫曰才德出衆則雖有才德而不出衆者不必舉曰屈在下僚則雖有才德出衆而已躋通顯不在下僚者亦不必舉今撫按官任滿不論官之大小不辨才之常異一槩保之多至數十人或地連數省耳目所不及誤采人言至於黑白混淆賢否倒置是上下皆視以爲常例非 祖宗欲收羅異才之初心也

高皇帝嘗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 高皇帝曰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揜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溺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小大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勿窮追豈有侵暴之虞 聖祖遠鑒前代貽謀深遠今二百餘年凡此數事皆無之獨承平日久武備廢弛醜虜漸强叛附者衆而當事者猶事虛談持文法將帥之令不能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能行於士卒深可慮耳

洪武九年福建參政魏鑑笞一奸吏至死中書省劾奏之 高皇帝賜璽書旌勞曰吏卒違法背理繩之以死勿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

其縱橫莫敢誰何今福建叅政致極刑於姦吏朕聞玆事當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也尚愼終如始乃能其官

二十五年十二月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侮人令椎碎之因以上聞　高皇帝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有奇物必以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大獄靖有陰德於人二善也若一卒得是珠因而嘉獎由是快意求

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爲動乃斥以爲僞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也

倭奴自元以來嘗爲中國患元嘗以十萬人從海征之舟泊其境值海風大作十萬人皆沒於海　本朝有天下四夷君長靡不向風獨倭王艮懷不奉朝貢冦掠直浙至遣　等募兵船以禦之沿海諸郡俱罹其苦洪武十四年　高皇帝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亦祇言天道禍福之理以導之耳終不能一加兵於其國是以其人驕悍狡詐謂中國無如之何積侮之漸有自來也

洪武六年六月以戶部郎中呂熙爲本部尚書尋又以爲吏部尚書以都督府經歷俞濤爲戶部尚書以戶部侍郎陳則爲大同府同知以大同守將壞法有司不能禁輯故也　以刑部主事陳瑨爲本部尚書

置內正司設司正一人秩正七品司副一人秩從七品專掌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皇明祖訓凡七易稿揭於西廡朝夕省覽改定六更寒暑而始成

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杖五十後發而理直者不坐其不伏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幷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鬬毆先鬬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不伏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凌遲處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

洪武八年二月以都督府經歷韓焯為戶部尚書
始製大明寳鈔以桑穰為質中圖錢貫之形十串為
一貫準銅錢一千文銀一兩五串為五百文凡六等
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一
百文以下止用銅錢
十一月以登州衛知事周斌為戶部侍郎
九年八月以禮部員外郎張籌為本部尚書
洪武十一年正月以西安知府李煥文寳鈔司提舉
費震俱為戶部侍郎禮部員外郎朱夢炎為本部侍
郎

是年始製朝參文武官員牙牌
以兵部郎中陳銘為吏部尚書
十二年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府知
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常州府知府張度為吏部尚
書
十月以儒士王本等為四輔官諭之曰古者三公四
輔論道經邦朕視卿等皆為高年篤厚故以月告於
太廟以卿等為四輔官按本等起布衣即拜輔導此
事與版築莘野之用何異自胡惟庸誅雖罷丞相分
任六卿而四輔實居論思之地則雖無相名實有相
道也
以教諭石璞為戶部侍郎
十四年七月以刑部郎中胡禎為本部尚書禎錢塘
人御史臺吏也
十一月以礼部郎中高信為本部尚書大同衛知事
朱安仁為戶部侍郎
十五年十一月以上海訓導顧彧為戶部侍郎
是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礼部尚書邵質為華蓋
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
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前

此雖罷丞相分任六卿然設四輔官以為輔導置諸
大學士以備顧問則師保內閣之職悉具矣今著
本朝志記諸書謂內閣始於　成祖時用解縉等七
人者殆未之考也
十八年十二月以庶吉士楊靖為戶部右侍郎以給
事中秦昇為戶部試侍郎
二十二年正月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為右副都御史
數日後又陞右都御史
二十三年正月遣行人賫勑以上尊楮幣賜勞溫州
府平陽縣知縣張礎以其執法愛民也

以韃靼指揮安童爲刑部尚書是以武臣任文職始見於此

二十四年正月以蕪湖知縣李行素有實政擢刑部右侍郎　復以吏部考功司主事周升爲新化縣丞初升爲新化丞有善政陞考功至是邑民詣闕言升去任民不安願再借升爲丞故有是命賜宴禮部而遣之

二十五年九月以刑部員外郎　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郎中任勵爲本部左侍郎司務祈著爲右侍郎

二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贊善門克新爲禮部尚書

三十年五月以禮部員外郎侯泰爲刑部左侍郎司務暴昭爲刑部右侍郎

洪武六年六月定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以上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以下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以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

右先公手澤行書謹裝爲一卷以爲字法而懋修跋之曰先公留心典故在政府凡大政事非祖宗成法不敢創一新政惟率由舊章以實行之惟其行之以實而不便者則見以爲綜覈太過遂束濕變政之肆議皆未考於典故也此卷所載如殿閣學士之設於革丞相後雖無相名而有相道乃始於洪武不始於永樂用解縉等而天下知府有上中下秩從三品正四從四之不同則吾學編憲章錄　及王弇洲所著本朝諸書皆未之知而懋修亦創聞云

永樂元年三月瀋陽衛軍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河陸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　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策亦是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洪武八年四月命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以後常遣代祭諸神祇

二十一年三月始策試天下貢士九十七人擢任亨泰爲第一題名刻碟於太學

二十五年六月以　皇太子新薨欲停時享命禮部侍郎張智等考求前代典禮智等奏宋會要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眞宗居喪易月服除明年遂享太廟今祀天地於圜丘卻罷樂餘皆備而不作今宜如宋制從之

戌月　上召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典簿劉仲實從旁代對甚詳　上曰國莫重於祭祀職太常者昏惰如此何以事神遂降昇爲刑部主事而以仲實代之此與漢文帝虎圈嗇夫之事相類而處之不同此見　祖宗神智不落前人窠臼也

三十五年八月　成祖勅禮部曰　太祖高皇帝封建諸王其儀制服用俱有定著樂工二十七戶原就各王境內撥給便於供應今諸王未有樂戶者如例賜之仍舊不足者補之

十一月始作奉先殿成享　五廟太皇太后觀此則內殿初唯以祀　太后耳

洪武六年六月　中都皇城成一如京師　皇城之制城南羃碑脚五尺以生鐵灌之

二十二年四月始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以處故元遼王阿札失里等以阿札失里爲泰寧衛指揮同知脫魯思察兒爲朶顏衛指揮同知

馬端肅爲太宰鈞州缺守馬公鈞人也用例貢李邦彥爲之人皆驚異及抵任嚴明廉幹迥出流輩州同知某者以主事謫州判某以御史謫皆唯唯聽從出其下州中太治人始服馬公之精於用人誠不可以資格限也

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學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萬歲公入部延僚屬告之裏駕部曰昔張乖崖守蜀三軍呼萬歲乖崖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郎退私宅戒閽人謝賓客勿通靜坐思數策明早以語駕部駕部不答公乃問曰當時乖崖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

宋議論繁多文法牽制不能用磊落奇偉之士張乖崖詠有王伯大略當時用之未盡其才也

凡物顏色鮮好滋味穠厚者其本質皆平淡丹砂之根色如水晶謂之砂床煉之則極鮮紅花卉含祿率青白色盛開乃有彩艷紅花色亦正白洗之乃紅解鹽初出池其色紅白而味淡雖多食之不鹹茗之初採其芽白皆物器之最佳者故人之才性以平淡爲上劉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才智勇敢出羣絕倫皆彩色華艷滋味醲厚者也

昔有富家與一士人有仇或告之曰汝第捐千金則某之官敗矣其仇曰計將安出曰今考察期近矣汝遣人至京師先騰謗言多寫揭帖於部院投之乃密

偵科道官有素行畢汙者科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道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至期謗議上騰則此兩人者必出而證之曰余亦聞此言莫須有也科道言同而其過不可解矣若人之官尚可保乎其讎如言而士人果敗此可見流言之當察

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則可裁削使小口目小則可開鑿使大此可以爲達制處事者之法

南唐王聞江淮俗端午日皆泛龍舟奪標爲戲因令民間勿禁覘其矯健善水能多得標者皆厚賞之陰記其名他日皆藉以爲水軍

人之所以畏吏而必欲賂之者非祈其作福蓋畏其作禍也如兵部襲職官功次條於首級一顆一級令甲至明也昔有吏故將一字洗去仍填一字持以告官曰字有洗補法當行查俟其賂已入手則又曰字雖洗補然查其貼黃原是一字無弊也官即貸之是其權全在吏矣欲毋賂之可乎

今吳中製器者競爲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爲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矯爲拙直任事之狀以爲善宦之資是以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闚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闚也

天鷄星明則其國有赦故唐以後凡赦文必置金鷄于竿首乃爲傳布

虹螮蝀字俱從虫殆有物爲之儒者以爲陰陽邪淫之氣臆說也沈存中筆談世傳虹能飲澗信然熙寧中使契丹至黑水境永安山下是時新雨霽見虹下澗中余與同行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云云余又聞一老僧言渠行山中雨後見一物如大蝦蟆仰天鼓腹吐氣遂成虹霓今世人常言氣吐虹霓固知老僧之言不妄月令四月虹始見九月虹藏不見曰見曰藏可知有物今蛟蜃噓氣騰空樓閣人物皆備海濱人謂之海市則虹氣與日光雨氣相映而有光何足異乎僧所見物如蟇者蜥蝪耳

雷亦非陰陽擊搏之氣古字雷字作回爲龍蛇蟠屈之狀易雷在地中雷出地奮曰在日出明而有物矣凡有聲之物得空更宏而人項中一竅乃　聲之處故雷起平地其聲迸裂奮迅至空中則砰訇響震其

勢然也殆亦蛟龍之類秉純陽之至精者隨陽氣之出入以爲起蟄且其變化莫測大則飛騰入虛小則化爲細物其蟄也無處不可藏或於古樹或於房屋或於山石秋冬之間與百虫而俱蟄陽氣升騰亦與百虫而俱奮奮則有聲春陽熙熙雷聲殷殷夏陽赫赫雷聲呟呟因其時也其隱隱鍧鍧者遊戲之聲也磕磕磞磞者爭鬬之聲也五行惟火性猛烈酷暴如炕炮之類火藥一發金石皆炸裂其毒着物無不燦爛雷稟陽之純得火之精故其起也在石則裂在木則折在屋則毀其飛騰而有火光則爲電其火氣着物無不立死故人畜之死於雷者皆有焦爛文如符篆是火氣之所燒灼也其人物之死者是偶與雷相値非雷擊之也有近之而不傷者其火毒偶未著身也北方氣寒陽氣固藏故雷發常遲南方氣燠陽氣早泄故多冬雷也冬天氣暄則草木早萌蟄虫亦有出戶者不獨雷也廣東雷州四時常雷遂以爲郡名炎荒極熱之地產此物獨多如硫黃火藥皆產於南荒感氣而生也推此言之則謂雷爲陰陽擊搏之氣與罰殛有罪云云者悉臆說也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甓已壞榱桷猶存相傳以爲遼蕭后梳粧樓　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　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按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剏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以爲眞殊可笑也

沈存中筆談言古人鑄鏡大則面平小則微凸蓋鏡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鏡不能全納人面故令微凸以收人面也余見古鏡小者其面皆微凸沈言良信

本朝久任大臣內閣則楊文貞公士奇歷三朝四十三年楊文敏公榮三十五年金文靖公幼孜二十五年楊文定公溥二十一年陳芳洲循十三年商文毅公輅前後十七年彭文憲公時前後二十年李文達公賢十年劉文穆公吉十九年徐文靖公溥十二年劉文靖公健二十年謝文　公遷十一年李文正公東陽十七年楊文忠公廷和前後十四年費文憲公宏前後十三年張文忠公孚敬八年　吏部則蹇忠定公義二十七年中輟部事備顧問者八年郭公璡十七年王文端公直十四年王忠肅公翱十八年歷

永樂改元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任吏部尚書者蹇郭兩王四人而已此後惟尹恭簡公旻十四年王端毅公恕先後十餘年九卿則夏忠靖公原吉在戶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公濙在禮部三十二年馬端肅公文升在兵部十三年戴恭簡公珊爲左都掌院十二年廵撫則黃忠宣公福在交趾十九年周文襄公忱在蘇松二十二年于肅愍公謙河南山東十八年陳祭酒敬宗在國學二十年況公鍾守蘇州十二年從郎署徑至本堂者夏忠靖元吉自戶部主事至尚書劉悳節儁自兵部主事至尚書周莊懿瑄自刑部主事至尚書屠襄惠滽自御史歷副僉至左都掌院李文達賢自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陞吏侍入閣始終皆不離本局故職業精練克稱厥官　祖宗之用人如此

本朝父子祖孫三世尚書者閩林文安公瀚南京兵部尚書子廷棉工部尚書廷機南禮部尚書父子尚書者三原王端毅公恕吏部子承裕南吏部尚書新昌何文淵子喬新刑部戶部尚書濮陽李贊子廷相俱戶部吏部尚書靈寶許襄毅進子讃吏部誥戶部論兵部新安詹同子徽俱吏部南禮部尚書上元倪謙子岳吏部尚書南刑部尚書陽曲周瑄子經禮部尚書刑部尚書耿九疇子裕吏部尚書吳江吳閎子山俱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大學士王文子宗彝南禮部尚書兵部尚書白珪子鉞禮部尚書南吏部尚書餘姚王華子守仁南兵部尚書封伯鈞陽劉瑔子訒俱刑部尚書南工部尚書何詔子鰲刑部尚書兄弟尚書者靈寶許氏閩林氏及鄞之南吏書楊守阯工書守隨貞定之吏書大學士石珤戶書玠鉛山之吏書大學士費宏禮書寀桂林之南工書蔣昇戶書大學士冕泰和之吏書大學士彭時禮書華數家然彭費楊猶從昆弟也

閻立本畫十八學士眞像一卷于志寧讃沈存中跋緝褚剥落其畫意與近時所傳全不同當是立本眞蹟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間希古携以遊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是時邊患孔棘希古因條陳邊事並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會　世宗不好翰墨其所言邊事又無當疏入不省謾以其疏并卷俱發兵科而此卷遂留藏科中近有好事者乃言　成祖得此卷　仁廟與漢王爭求之　成祖難兩與遂發該科收藏殊爲可笑

也

凡貂裘及綺麗之服皆有光余每於冬月盛寒時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迸炸有聲如花火之狀人以為皮裘麗服溫煖外為寒氣所逼故搏擊而有光理或當爾然問之他人不盡然也

嘉靖丙寅四月　日天微雨忽有流火如毬其色綠後有小火數點隨之從雨中冉冉騰過予宅墜于廚房水缸下其光如月廚中人驚視之遂不見次年入相人以為瑞應

犀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一在鼻在頂者佳額次之鼻為下中有一孔如線從本直透角尖者名通天犀乃望月而生者最佳以之畫水水為分流

羚羊角有血痕貫頂者生取者也入藥乃佳無血痕者自解死角也

沙鱉虫從中斷之輙自合不死用以接骨良蛐蜒截之亦能自續但不堪入藥耳

張益州云事方到手便當思其出脫此處事之要法

古語云莫使滿帆風常留轉身地此處世之一法

牙齒非時脫落或為物所傷者乘其初脫尚有生氣急以熟銅末（打銅燒紅淬入水者作）五倍子末粘牙根安上即

復舊

浪蕩子能治食壹其草根着土上而子乃深在土中一蔓引之如絲子所居處中空故謂之浪蕩也

人飲燒酒過多近火即口中火出得水則其焰愈熾至焦爛而後已惟灌以老醋即止

五月五日熨斗燒熱入棗一枚假令烟起投之床下能辟蚤虫

早起漱口水嚥下久之能治偏墜此理不可曉然試之良驗

胡桃油能軟銅

丹砂有大毒生服之能養心安神若煉服即殺人曾有一道士煉朱砂為丹經歲餘沐浴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遂發懵冒一夕而斃

水銀除蝨然但能治衣中蝨不能去頭上蝨曾有人患頭蝨以囊盛水銀繫髻中久之蝨如故水銀反滲入腦中遂患頭痛以頭風藥攻之其病愈甚飲食減少勢甚危篤一道士以銀作一筋揷入鼻中半日許取出得水銀數兩其病遂愈蓋銀能受水銀故也今人治蝨多用水銀不可不慎

鷄有皮膚半白半黑者自喙至足黑白正均名曰陰

陽鷄有患痽抱之懷中立止鷄羣中間有之但其毛色與常鷄同故人鮮識之

南方氷薄難以收藏其法用鹽洒氷上一層氷一層鹽久之則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雖其味畧鹹而可以解暑愈病鹽性潤下得水卽消今乃以結氷蓋母子相合也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罌盛之入王瓜一條於中黃蠟封口四十九日則瓜已化盡水清如故用以洗熱毒丹瘤之類神效飲之亦可解熱病

京師天寧寺塔殿門閫處覷之其影倒懸人以爲異然沈存中筆談謂凡影入窻隙皆倒懸乃其常理如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紙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爲窻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樓塔之影中間爲窻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

新刻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九

擬唐回鶻嗢沒斯率衆内附詔宰相李德裕撰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會昌二年）

伏以聖主中興九譯戴同文之治名王内附十行承賜札之恩仰舜德以咸賓誦堯言而丕式聲施蠻貊歡動寰區竊惟聖人以六合爲家則遐者安遠者至天子以四夷爲守則要服貢荒服王嘉靖殷邦爰致氐羌之享丕單武烈聿來肅愼之庭凡雕題漆齒之氓盡圖王會若辮髮貫胷之長咸隸象胥蓋上仁所不懷必至誠爲能化惟兹回鶻世長北蕃樹牙乘突厥之衰遍道値貞觀之盛燕然請吏犬羊竊比於中華靈武徵兵虵豕存窺乎上國洎業護狃東都之勝致懐恩勾朔漠之師金繒和親不解南侵之禍邊城互市竟渝北面之盟烽烟時徹於井泉車駕頻煩於細栁屬開隴腥膻之後徒事羈縻當藩臣跋扈之秋未遑經畧百年胡運尚寬胥斧之誅一統皇輿忽覩獻琛之會此蓋伏遇　聖亶聰明天錫勇智垂衣而治際河淸海宴之期秉鉞有虔鼓雷厲風飛之烈坐明堂而朝羣后惠中國以綏四方冠帶月支旅應騶牙之瑜梯航日出咸輸象齒之珍神娀交啚於遐荒

德教誕敷於鞮譯遂使可汗遣胄繫組來朝特勤大酋韜戈款塞豺狼伏其兇性鴟梟懷我好音雖夷情之叛服靡常要聖澤之涵濡無外冊書錫晉既崇日逐之封赤芾疏榮仍懋秩眚之賞載厪宸慮特詔台司哀武義貞烈之臣輯異域歸忠之傳遠稽秦漢近採皇唐始戎由余之見幾終尚可孤之著節寫諸琬琰播狼胥瀚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臺之美褒鉞中嚴於筆削絲綸下逮於兜離感以至誠喜溢淄青之詔陳之大訓榮逾飛白之書俾覩古以知今用變夷而之夏信王者懷柔之大德妙聖人鼓舞之微

權彼呼韓請朝特位侯王之上乃賓融歸款遂蒙圖傳之須然未有襲我冠裳為王屏翰稽顙而臣闕下穹廬獲齒於內藩推心以置腹中文字遂通於殊俗允矣聖朝之盛事昭哉史冊之休光臣等材謝請纓籌踈借箸元戎十乘期賡六月之詩干羽兩階幸覩七旬之格瞻龍顏而有喜肅虎拜以揚休伏願居安慮危柔遠能邇如天覆幬益隆下濟之謙未雨綢繆彌切外寧之懼戢干戈櫜弓矢萬方偃武以修文役卬作朝弁號億載宅中而圖大

代謝

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

嘉靖三十年十二月某日恭遇

皇上躬祈雪澤應期降瑞臣等謹已奉表稱賀某日

伏蒙

聖恩遣某齎捧

御製俯答賀雪吟七言詩一章頒賜臣等者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玄殿延禧已沐祥霙之降澤　皇情興豫驚看春藻之流光　湛恩隨雲霈以交流　奎翰與瑤華而繼曜非天人之協應詎動宸歡顧翊贊以何功謬承　春獎榮逾華袞寶重

琬琰俯愧荒蕪仰瞻雲漢茲蓋恭遇我　皇上德邁始初功登三五日躋　聖敬至道合乎重冥天授神靈多能乃其餘事茲者軫念窮民躬祈　明貺動誠潛運渥澤隨敷臣等仰　格天之洪化自知雀躍難勝而　皇上鑒翼　聖之微勞遠有鴻慈遍及爰動　睿思寵以　宸章欣甲子之應辰驗化機之不爽　寶墨雲緘宛降從於天上　瑤編日麗忽光動於人間且事本為民歌由發德是宜撰君臣相說之樂寧同黃竹之酬吟允為被金石不朽之文奚羨幽蘭之麗曲顧臣等自忝公孤謬叨　龍光賁

及知寡和乎陽春叢負奚堪賴受持於　玄力兢覷絲綸之煥俱深犬馬之情敢不益勵初心祗承　休命事吾君如事天忠敬敢忘於夙夜捐微軀而徇國消涘期補於滄溟

賀瑞雪表

伏以　璇霄延貺　九重鑒昭格之誠　玉宇飄霙率土霈霑濡之澤先霢霂而灑潤消災沴以回和喜氣春融歡聲雷動恭惟　皇上道孚冥漠　功卽康田凝神而五氣司辰享　帝而萬靈受職艱難乃遂淵衷每切於閭閻惕勵無忘精禱尤勤於夙夜屬以

歲事告成玄冥節屆慮食乃萬民之命　雪爲五穀之精北風始勵六花詎罹於彌空東作將殷三白更期於盈尺爰啟　殿壇而黙叩載瞻　昊闕以虔祈爐煙繚繞飛爲天外之同雲　御氣氤氳散作寰中之瑞霙始入空而漠漠續紛乎散絮飛瓊竟積野以皚皚璀璨乎方珪圓璧　閶闔曉闢月映彤墀　御苑春回花飛琦樹瞻山則千巖俱白凝驅溟勃之層波望野則萬頃同輝寧羨瀛洲之九斛根荄陪潤丹蠡賊之潛消關塞凝寒見狼烟之已熄且　玄律甫周乎三限而　皇穹已鑒於重旻天且不違時如有待斯誠　一德感應之徵萬禩豊登之慶也臣等生逢盛世繼忝淸班歌爽爽於梁園愧乏摛天之思誦穰穰於商頌願揚治世之音伏願　景福日新　宸禧雲擁握五帝之瑤圖而凝命調兩閒之玉燭以當天求千斯箱求萬斯倉朝野咸歌乎　帝力如海之增如山之阜富壽永延乎　天休

代徐相公賀瑞雪表

伏以玄宮延貺　皇仁潛達於重冥昊闕承禧靈澤遍沾於率土迸百花而灑潤幹一氣以同和喜溢堯衢歡騰禹甸恭惟　皇上動合天心功侔神宰享帝

而萬靈受職山川鬼神畢寧握圖而五氣司辰雨暘寒燠時君屬以陰氣方凝盛德在水欲兆盈甯之積躬祈三白之祥祗奉明禋肅承冥感爐烟騰靄同雲將御氣俱浮綸旨傳溫玉屑與瑤華並降始自九重而漠漠俄同萬頃以皚皚曜色天池不夜恍璇霄之月飄霙禁樹先春飛玉苑之花且厚不封條和能消沴海宇春回已迓寰中稀靄關山凍合還淸塞外烽烟茲蓋聖德潛孚無高而不格故天心順應有感而必通者臣等幸際熙朝屢逢鑾事恩睇稽被慶澤沾濡擬兎園興積雪之謠敢謂抽毫能賦續麟紀書有

年之瑞終期載筆以從伏願景福茂臻宸禧流演得天人之佑助萬年永迓乎玄庥聽朝野之謳歌四國咸忘乎帝力

紫極殿成賀表

紫宮肇建 一人居北極之尊 玄貺申綏 萬壽叶南山之祝 保定孔固 式廓彌增百辟雲從萬方星拱欽惟 皇上居德廣淵 宅心恭穆纘 六七作賢聖之緒若築室既肯構堂 培德萬年高厚之基迨未雨預綢牖戸 緝熙至道聿嚴軒后之宮恢廓弘圖載考宣王之室爰消穀旦 特命共工揆景屬定之方中闢地據乾之正位使民以悅役未踰時衎 神之休成於不日蘭榱桂棟凌霄漢以高騫繡栱朱櫚與烟霞而競麗卓哉 偉搆揭以 鴻名 紫極巍崇瓊楊煥 微垣之象 壽清嚴邃璇題快 景曜之輝際朱鳥之拱宸 撫翠華而時御褫順百祿綏純嘏於燕間寶禮 萬靈薦馨香於夙夜棟隆斯吉寢成孔安 離麗嚮陽 天德彌光乎日月 鼎新凝命 帝居益壯於山河臣等幸際清時叨塵法從慚橡大廈莫酬 怙冒之恩鋪撒洪猷敢上奐輪之頌伏願 宸釐丕熾 昊眷郅

隆 作君作師而寵綏四方保金甌於有永 曰壽曰康而歛時五福綿寶祚於無疆

紫宸宮賀表

伏以 宸居鼎建萬方拱 帝座之尊 天畀賁臨億載鞏 皇圖之固 培隆基而益永膺蔦眷以維新慶洽寰區懽騰朝野恭惟 皇上心涵淵穆 道貫清寧 締造惟艱 光啟中興之業 搆堂是肯懋昭大有之功 奄四海以為家恒念綢繆於牖戸控八荒而在闥益堅壯麗之山河茲承與宅之弘恩載飭 常居之偉制使民以悅役匪俟於淹時衎 神之庥功遂成於不日聳千楹而赫奕疊萬栱以崚嶒 穹棟雲連閶闔洞開於黃道 周廬星列鈎陳環衛乎 紫垣 帝樞臨北斗之高城仙館闢西清之勝境既以順 聖躬而綏豈樂因之披玄覽以發 道眞 法駕時乘 翠華至止 萬靈訶護慶爰居爰處之宜 五位尊安介俾熾俾昌之祉迓瓊庥於有美凝 寶命以無疆臣等幸際 熙明夙叨怙冒傾心黼座不勝就望之忱稽首 瑤堦敢上奐輪之頌伏願 紫禧繁錫 宸貺茂增 玉燭均調 坐軒后之合宮而 延和納佑 金甌永保

受天皇之秘籙而久視長生

賀瑞穀表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該　苑田督職上　瑞穀三穗者四本二穗者九十九本仰惟　仙誕屆期　玄禎疊現而　瑞穀之登尤爲萬國和一之象　九重福壽之徵臣等誠懽誠忭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瑤穹爲眷　一人膺戩穀之庥　寶積數祥萬寓洽豐登之慶自　天田而挺秀先　虹旦以申禧　舜畝懽騰　堯衢喜溢恭惟　皇上道叅惟大　德並日生艱難每切乎人依所其無逸　籲禱

素孚乎　帝鑒享於克誠風雨節而寒暑時默順　璣衡之運府事修而民物阜永培　邦國之基　協氣交融　休聲旁達惟　玄化均調於玉燭致歲功疊奏於金穰眷此嘉生允爲仁卉備精緐萃夙含渥澤於　仙疇合穎連莖特表　殊禎於　聖世際五百載　貞元之會介億萬年　富壽之祺應時既叶於幾先取義尤彰於玅合穗則叓岐而三秀昭叅天兩地之功幹則四偶而九奇符易象箕疇之數蓋　聖人得其　位斯得其　祿將　享玉食於無窮肆　上帝降年永而降年康丕顯　珍圖於有赫休哉　靈貺遹矣希聞臣等幸際熙明叨塵侍從實同稊稗栽培夙荷乎　天工心切芹葵歌頌敢忘乎　帝力伏願　宸釐茂集　睿算崇增時常和而歲常豐　光撫盈成之　寶祚　日之升而　川之至益綿鞏固之　瑤齡

賀瑞穀表二

嘉靖年八月該　鄭府廬江王奏進瑞穀一莖五穗者一本一莖三穗者三本一莖二穗者六十本仰惟　聖德格天上玄敷祐爰覩殊祥之應適當　聖誕之期此誠　萬壽無疆之徵海宇大和國家康庶之

象也臣等誠懽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萬寶告成四海協嘉生之瑞五岐擢秀　九重徵明德之馨二氣委和實昭　靈貺臣等切惟種之美者曰谷黍民之富庶由此而臻國之重者曰祀　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有年稱慶振古如茲而聚人曰財莫斯爲切苟順成於歲事卽允協於休徵况乎實本一莖岐分數穗均沾上脉獨合幹而芃芃共飫天倪乃萃精而嶷嶷玉粒表勻圓之美金穰獲堅好之繁瑞豈虛生時因吉會茲蓋伏遇　皇上道合　重玄仁涵庶類迪知主業念稼穡之艱難叅贊化功致雨暘之

時若明德上通於　穹昊　洪恩誕布於多　方迺茲加瑞之生正直昌熙之運驗　天庥之茲至期地實之聿呈遠從河洛之墟爰獻　闕庭之上　廟宮薦享馨香格　祖考之靈臣庶同觀　普率荷　神明之貺彼金芝競麗未同合穎之加雖朱草柚華奚補盈箱之富豐年爲瑞有秋書太史之篇和氣　致祥久道臻　聖人之化臣等叨承殊渥爕調無補於天工快覩奇禎忻頌倍加於恒品大平有象豈徒見物阜民康　聖壽無疆咸共祝天長地久

賀瑞鹿表

茲者永和王以白鹿　上進臣等仰惟　天垂洪眷帝介長生昭厥有赫之　純釐錫此非常之　上瑞誠　聖壽萬萬年無疆之顯兆也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玉誕迎祥際千載貞元之會　瑤光挺瑞兆萬年　壽祿之徵　鴻禎特應乎　昌辰　駿德永綏乎　渥眷　一人納祐八表騰懽仰惟　皇上淵穆凝神　溥將受命　欽時五福用敷錫於庶民　祗奉三無以發育乎羣品　大順洽雍熙之化　至誠攸悠久之功　協氣光盈殊庥叢委聰茲玉毳載來　瓊禧曡疊見於名區已荷　騶番之貺茲適逢於　影旦尤彰會合之奇矧當　金籙之祝釐爰自庚方而薦祉　天惟純祐將扶　上壽以彌堅物乃先知丕顯　貞符於有象向仙階而騰倚何殊虞獸之蹌蹌託　御苑以棲遊長伴周禽之翯翯素影分輝於南極霜姿煥彩於西清惟昔軒后乘圖一𧿹環而獻壽迨至　玄君降李再託鶴以通靈邃古爲希於今特盛具琥　帝命申庥之意必非人力可致之符臣等幸列邇聯爲逢盛事才慙善頌言詞莫罄於揄揚喜切微衷手足不知其舞蹈伏願　蘿圖永御　芝曆洪延　如川至

如日升如　天長而地久萬方拱　辰極之尊來鳳儀　來獸舞　來龍負與龜呈億載鞏山河之固

賀瑞兔表

茲者　玉誕屆節　寶度迎禧乃有太醫院官　獻上瑞兔體備五色迥異恒品此我　皇上萬萬年長生久視之徵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景曜騰輝三祝初臨於　寶度　衡精炳瑞一人永介乎瑤齡信　聖德之丕昭致　玄禧之薦錫懽均萬宇慶集　九重恭惟　皇上太素凝眞

玄元合妙　致中和而育物四海歸仁　秉精白
以格　天萬靈綏祐　在宥溥湻龐之化旣得道而
忘蹄槖征登俊乂之才兢秉時而擢穎　休聲旁達
協氣交流凡諸希世之禎咸萃一朝之盛睠兹神
㲋産自　王畿昔偶　昌期曾與四靈而並至今逢
大慶復偕百獸以來儀愈出愈奇載馴載擾飲玉
池而餐瑤草養就仙姿蔭月宇而息天庭搗成聖藥
將證功於　軒室乃託跡於周宣應　景日以呈祥
先　虹辰而薦祉來從　萬壽昭　萬年鶴算之綿
色備五行表　五福龜疇之斂非時不見吉有叶於
開先厥類惟彰機獨神於默應蓋　聖人大德得壽
必膺昌熾之祺肆　上帝申命用麻特顯　騈蕃之
眷休哉盛事邈矣希聞臣等幸際　熙明叨塵侍從
盡中山之管詞莫罄於揄揚聆　虞殿之韶情惟深
於忭舞伏願　宸鑒浩衍　帝眷崇增　握乾符而
闡坤珍　國祚鞏山河之固　撫龍圖而　操鴻
寶　仙齡齊箕翼之長

聖壽節賀表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
臣等誠懽誠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主握

乾符億萬載　蘿圖永御　皇穹申鼎命六十年花
甲初輪　純釐茂集於　昌辰　繁祉聿新於　景
旦　赤虹紫電弘開　震夙之祥　玉檢金繩增受
泰元之筴　神人閬懌裔夏騰懽仰惟　皇上纂
大合華　執中布度　乘漢沔　龍飛之運　膺曆
數而　恢帝紘　按洛河人負之疇　叙彝倫而
建皇極　文經武緯覲揚　列聖之耿光　禮備樂
和兼總百王之述作　囿一世於鈞陶之內　躋斯
民於仁壽之鄉　二儀恖而協氣交流岳貢川輸蓋
發無前之祕　一德孚而治馨上達　神綏　祇貺
適昭有羨之厤方　椿齡浩衍於春秋乃　芝曆甫
週於甲子　璿杓轉握載符　誕降之辰　實泰開
編敘紀　延長之筭　帝座拱　北辰而麗正　瑤
光睞　南極以騰輝　百祿是宜四方來　賀嘉木
靈毳紛呈動植之珍貫耳雕題畢集梯航之貢佳氣
藹　蓬萊之闕歡聲傳　閶闔之雷凡在　照臨舉
同　慶祝仰　帝德配　天爲大其運靡窮卜　仙
齡如　日之升自今伊始臣等班聯清切世際　熙
明葵貲有懷競傾心而就日芹悰莫罄惟拜手以呼
嵩伏願　多福騈臻　新祺茂介　仙甲自一輪而

載衍晹千盈萬常同箕翼之明　帝曆由四紀以滋
綿歲五登三永莫岡陵之固

聖壽節賀表二

千齡誕聖濡圖卜有道之長　萬壽齊天太運衍無
疆之慶玉帛紛陳乎禹服蕭韶協奏於虞廷瑞靄煙
浮懽聲雷動恭惟　皇上功參大始　道契重玄
丕顯應圖備聰明睿智之德嚴恭疑命得名位祿壽
之全　聖人之化成以久於其道王者之定命能世
而後仁山川鬼神畢寧風雨燠暘時若宏開壽域納
兆庶以同躋獨運廟謨懾毡裘而遠遁惟至誠無息

象帝之先肆申命用休受天之佑如幾如式俾熾俾
昌載當萬寶之成恭遇　一人之慶金莖玉露委滋
潤以挹九霄銀漢氷輪並清光而被四表式昭緜眷
永錫遐齡自昔河清已兆龍飛之運伊今川至益祈
鳳曆之休臣等叨司雍教幸際昌辰偕百辟以祝元
年悠久成物率諸生而歌周雅臺　作人伏願　茂
膺純嘏益介洪祺如日之升如月　恆長作神人之
主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溥番四海之　八

聖壽節賀表三

聖神天授誕膺五百載之昌期　壽福日臻茂衍億

萬年之景運備逢　大慶瑞擁　元辰圖圖既開煥
龍光於　南極蓬萊雲近添鶴算於東流華胥均懽
神人胥慶恭惟　皇上道涵大始德弁　重玄受籙
應圖咸三皇而登五帝握符御曆紹　二祖而邈
七宗百姓爲心萬方在己對時發育至仁浹洽於群
生舉世甄陶大化溥流於庶類文武並用中外攸寧
禮樂孔修述作兼備允矣超千古而獨盛巍乎參四
大以常尊茲者屬五德之在金來萬邦之執玉群光
焜燿徵赤龍玄鳥之紛紛協氣充盈儼樞電渚虹之
赫赫仙砌蓂開於十葉瑶池桃熟於千年屆日月之

紀而延乾坤之錫美大德必壽式孚有道之長申命
用休允協無疆之慶臣等叨依寄勿久荷　寵恩感
激獨深昊蒼私惓之祝班行同舞敢先　萬歲之呼

聖壽節賀表四

昊天有命賜　永壽於　一人聖德在秋啟昌辰於
萬壽屬電繞虹流之大慶衍日升川至之春禧
三靈之眷祐允昭九有之懽忻交暢恭惟　皇上應
期時出　撫運中興總覽政幾體乾行而不息用知
民隱運離照以無疆作之君作之師兼百王化理之
盛丕哉文丕哉武揚　累朝謨烈之光夫惟至治之

馨香上聞是以大德之名壽胥得茲者風清玉宇露湛金莖瑞發堯蓂應日初舒乎十葉祥呈禹稼書年昔慶乎三登矧中州之靈貺適來而 南極之星輝正現冠裳造闕混車書以來朝璧馬充庭歷梯航而入貢誠 聖壽之盛會曠世之奇逢也臣等位列邇僚身霑渥澤 莫酬 恩遇徒懷悰悃以凌兢虔祝仙齡謹效嵩呼而忭舞伏願 聖壽與乾坤並久皇圖同山嶽俱安八千歲爲秋永受四方之賀億萬年在位茂膺五福之疇、

聖壽節賀表五

天開壽域九重凝元會之精 命協貞符萬載仰長春之慶臣工舞忭中外謳歌恭惟 皇上化洽華夷 道同元始 建中和之極 重玄格而雷雨應時撫亨泰之期 瑞應昭而嘉禾呈秀文章煥然可述允卓冠於 百王功業巍乎有成式增光於 烈祖篤生藩邸已占虹流電繞之祥入統輿圖爰致天保日中之治茲逢 初誕 際 昌辰璿衡墮實神以維新玉律得金飈而薦爽九秋湛露澄數駿朗之宵五色卿雲環擁光華之月四譯效梯航而向闕萬水朝宗諸藩陳璧馬以充 庭衆星拱極仙蓂十葉浮佳氣於彤墀韶樂九成奏歡聲於紫禁嵩呼競祝虎拜交羅豈止五百年而王者興殆將億 萬歲爲天子壽也臣等清光伊邇弱翰無能捧蓬島之 瑤觴冀少酬乎 帝力進芻蕘之金鑑知莫補於 天聰伏願 保合太和 靈承貴祝隆禧有秋歛康寧富壽而備於躬曆數無疆繼虞夏殷周而邁其盛

聖壽節賀表六

伏以 聖人久道成化會君師之治教以綏民 王者得一爲貞配天地之清寧而永壽率土 慶天長之 景日羣生欣物覩之 昌期南極 開雲燦祥

光於紫清碧漢東華授籙標遐算於玉笈瑯編裔夏同歡神人胥懌恭惟 皇上道契先天 心涵妙有紹 二祖七宗之丕緒締 景運以遐昌合三元五德之玄精延太和而保合身自 貞符降邸已占虹流電繞之祥爰及 大寶受圖益隆天保日中之治玄武布昭而尊奠盡矜 神機默運而大化旁敷昭事靡遺對 沖靈於咫尺 精誠潛格儼肸蠁於玄冥惟至治之馨香 上聞故 大德之名壽胥得茲逢 初日適際 昌辰 諸藩陳璧馬以充庭四譯效梯航而向闕露凝雙掌金莖霏五玉之膏光燦九

霞壁月耀重輪之彩佳氣氤氳乎　昊闕　衆真翔
集於　高晨九霄瑞鶴鏘鏘焉偕鳳鈞鸞唱以和鳴
五嶽仙芝燁燁焉與瑤草瓊枝而並耀茲爲大慶況
屬　熙朝盖雖　列聖之丕昭鴻基曾未登乎三紀
而我　皇上之誕膺寶曆乃獨邁乎　前休斯盖
天佑有明欲永靈長之盛治故日陞　聖壽用申定
命之　洪恩也臣等久荷　寵榮叨依密勿　玄庥
仰庇幸含生於壽域之中　帝德難名徒忭舞於光
天之下伏願　景福茂臻　宸禧益衍玉燭和調德
兆賴一人之有慶金湯鞏固雍熙永萬載以無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賀靈雨應祈表一

茲者我　皇上以夏令旣深雨澤未足乃躬叩於
雷壇爲民虔禱　聖誠所至　天鑒孔昭甘澍溥零
遠近霑洽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聖主念民依之重無歲不祈　皇穹鑒　帝德之
馨有求輒應驗感通之素妙彰　眷佑之彌申喜溢
堯衢懽騰舜陌恭惟　皇上道參惟大　德並日生
鏡玉斗以調元　握璿樞而運化一知艱乃逸虔
功夙戒於三時　視民如傷王政必先於四者屬當

夏暮佇俟秋登雖　靈澤屢頒已兆豐穰之慶乃
宸情過軫尚厪宵旰之憂慮邪氛或蝥於休和致
鴻化有乖於發育叩瞻　昊極虔修齋祓之儀　勅
召風庭赫布驅禳之令果靈符應立致　嘉祥決
天漢之瓊波注流四野渴　玄池之玉液沾溉群生
澤注瀛以剏遍氣縕絪而交暢在原在隰欣觀長畝
之易禾如京如坻滿嶽大田之多稼詎止增滋而溢
潤尤能解劫以迎和　日月光華　乾坤清泰卽癸
帝之曰雨則雨未足彌神信　大人之先　天後
天罔不合德益顯　參贊彌綸之用永綏　康寧富

壽之禎臣等久荷　生成叨塵侍從衍龜疇而省歲備紀休徵續麟史以編年特書大有莫効滴涓之助徒深抃躍之誠伏願純嘏茂膺　洪禧丕衍五風十雨均調四序之和　億載萬齡永介一人之慶

賀靈雨表二

聖主勤民虔舉禱祈之典　皇穹眷德丕昭康阜之符景貺萃于　一人靈液覃于四表權騰禹甸頌溢堯衢恭惟　皇上道合冲虛神凝淵穆心之所向先天而弗違澤之所敷與海而同潤頃者雨暘之未叙深軫稼穡之多艱　躬啓齋壇虔祈　玄渥綸音甫

下雷聲即應于重霄法限方中電景弘宣　于三極惟　聖誠久而不替肆甘澍瀆而遂流宮廟百神共彰靈于為雨山川郡祀咸效職于出雲初沾洒以霏微繼淋漓而汪濊祁祁入夜妙潤物于無聲滴滴崇朝呈農時于洵衆青回壠麥開兩岐漢代之祥綠靄郊禾肇連穎周家之瑞和氣布而乾坤澄泰靈氛滌而日月光華盖至　聖格　天保佑益隆于　駿命而惟　皇欽福豐穰茂衍于鴻禧所謂參贊之極功斡旋之妙用也臣等幸逢　明盛忻覩禎嘉沐德龍池夙藏涵濡之化承恩鳳沼彌懷漸被之仁伏願

慶祉天申休徵日集洗兵紫塞神功廓一統之謨齊政玉衡　聖治永萬年之業

賀靈雨表三

聖主對時因切民天之恤　帝宮肇祀用昭方社之新惟天心助順而弗遠故雨澤應期而捷降公私霑足遐邇懽呼恭惟　皇上聖德作新　靈忱默運顧惟邦本恒致重於農時對越　昊穹屢昭受于　帝貺兹值積陽少沴僅旬月雖必為灾但當南畝載耘恐暵焚而遂將成魃時過不雨民失有秋齋滌秉心致　神祇之陟格　惕孚渙汗勉臣庶以靖恭方嚴

宸蹕于璇階精陟露禱旋布滃雲于寶墀歌協雨公膏液垂蘇旱氛清滌始見飛甘灑潤祈祈偏浹于堯衢繼看沃稿回焦浥浥均沾于舜畝匪直寰中之瑞亦淸塞外之塵益一德格天勅時幾以調化斯百神受職均福賜以佑民可謂協位育之全功參彌綸之妙用者也臣等叨聯侍從久荷洪私均動植以濡恩莫效涓流之助霈乾坤而受澤徒承沐浴之光伏願　雨暘時若菑害弭消大田多稼而百谷用登不獨慰十千之望歲烝民乃粒而萬邦作乂將併億兆以樂年

賀靈雨表四

甘霖應禱神庥昭洽乎兩間　勤念爲民　聖德貫通乎三極百靈效職萬姓騰懽恭惟　皇上極建中和曠古今而獨盛　化隆參贊合上下以同流精誠默契於　蒼穹膏澤久潭於黎庶無思不服有感必通曩惟瑞雪冬盈預啓百昌之兆邇者洊雷夏震幸清九塞之塵荅霄旰每軫乎憂防而造化實歸其掌握茲當朱明届候　赤悃中祈思稼穡之艱難下民所頼謂雨暘之時若上帝攸司秉一念以告虔肅羣工而省過　皇情肫至　帝鑒昭孚月離畢以示期山出云而布需風霆迅發溝澮交流頃回普化之玄功大慰有秋之渴望析析草木盡懷沾溉之榮膴膴郊原均沐涵濡之貺臣等贍依鴻化賛襄無補于天工沐浴太和謌頌敢忘于　帝力伏願　欽五福以錫庶民致太平于有象敍九疇而　御皇極綏景福于無疆　瀚海龍城寔協洗兵之慶太山梁甫嗣修檢玉之篇

賀靈雨表五

皇穹眷德昭感應于休徵　聖主祈玄妙斡旋于大造滋百嘉而允遂滌諸沴以咸清慶洽家邦歡均朝

野恭惟　皇上仁義立極宣哲敷猷　軫念民生治府事而九功敍欽崇　天道在璣衡而七政齊玄冥獻瑞于璧寶大酺流和于玉澍麰麳盡熟既贍率育之貽來耜竝興復兆屢豐之祉顧群吏不克修其職致三霖閭亦愆其期以耔以耘在畞猶未病農時之役惟宵惟旰乃　朝廷則深憂穡事之艱將旱而暘焉恐其爲災既雨而歉然以爲未足　齋壇肅啟所法界以藏沖儀　御墨煥頒戒祠曹而舉舊典宸衷所向　天用弗違　聖敬攸齊　神是具格言甫出而雷電交作限向終而雨澤遂盈卯氣宜通庶化機于長養　靈滋浹洽普　帝力于栽培內以登稼穡田外以洗兵漢塞富彊之業自是以彌光太平之基由茲而鞏固誠綱綸之妙用而位育之極功也臣等濫叨祿秩久荷生成仰　聖心之勤勞無能贊助觀　玄恩之優渥惟倍懽呼伏願暘雨常調乾坤永泰得　天人之應合萬禩以駢臻納川岳之珍會千祥而畢集大振　皇威於有赫茂延　聖壽於無疆

賀靈雨表六

天垂玄貺鑒　一人昭假之誠民頌豐年衍四海昇

平之治仰休徵之嚮應信精意之潛孚福溢堯封慶均禹甸恭惟 皇上剛健中正 濬哲文明大德格天至仁育物政惟歲功之敘時若雨暘心存民食之依知先稼穡功作 元宰撫運而五氣司辰道際貞符握紀而百靈受職頃因時暵即軫 淵衷嚴所司以偏叩羣神肅齋壇而躬禱上帝誠無幽而弗達邁周宣雲漢之思神有感而即通過成湯桑林之禱遂蒙赫鑒允答虔忱合四海以垂陰浹三朝而流澤潤回枯槁助 兩儀發育之功滋洽根荄若萬類生成之性山川增色草木含輝忻 雨露之需濡識 化工之斡運矧去冬之瑞雪已受明賜於來麰即今日之甘霖定獲康年於黍稷 郊廟之粢盛備矣烝黎之粒食盈焉 帝德難名民生何幸三農鼓舞慶樂歲之有徵萬姓謳歌載 洪恩之丕冒臣等叨依禁從快睹 嘉禎愧無涓滴之俾喜有優渥之需伏願功光 旻帝道貫 重玄歛五福以錫庶民囿群生而躋壽域日升川至介遐福于無疆雨施雲行保太保于有象

賀瑞雪表一

玄穹錫祐鑒 一人昭格之誠 靈澤敷祥啓萬宇豐登之慶 贊神明而闡秘斡造化以成能喜溢堯衢懽騰舜畝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 德合混元兼覆幬持載之功草木昆虫咸若 盡裁成輔相之道雨暘寒燠維時每惟稼穡之孔艱無俾蒸黎之失所茲者一冬已半三白猶慳雖 玄工未至於愆違乃 宸慮預虞其旱暵 竭精衷而默禱 上帝有赫鑒觀 渙綸命而 申勅有司無遺禋祀 純誠所積感若鄒傳 眷祐素隆應如響答二儀之烝修醞釀以回和五穀之精遂繽紛而薦祉兆豐穰于嗣歲啓農扈于先春寫曜九重漾珵殿瓊堦之素彩霏華千里蕩玉關紫塞之塵氛況節届乎履長而災消沴弭功既妙于扶陽且慶當夫首度而迎祉集禧瑞允徵于 增筭益顯 叅贊彌綸之用承綏 慶寧冨壽之庥臣等幸際熙朝樂觀 蕆事行龜嚐而省歲備紀休徵續麟紀以編年特書大有伏願 仙祺茂介景福崇臻 先天弗違後天不老萬年調玉燭之和 極地所載應地無疆四海鞏金甌之固

賀瑞雪表二

誠格高穹誕應 九重之禱 功回造化即占三白之祥喜溢臣工懽騰朝野恭惟 皇上仁涵庶類道

勢事于[illegible]作之期　屢豐亨之會內安宸宇藹協氣之旁流外撫要荒伏妖氣之頓息　茂膺介福永錫休徵維茲季冬未霑雪澤仰勞　宸念　虔禱雩壇惟　昊天昭鑒于一人肆同雲遂布于四野六花絢彩俄驚上苑之同春萬戶凝華似覩崑岡之照夜況積地膴旨盈尺雖委潤而不封條允爲豐歲之徵用表太平之象若祓禽鳥之瑞徒飾耳目之觀至於草木之祥何補衣食之用試探往籍莫盛今時此皆　皇心昭合乎天心故　玄澤同符于聖澤者也臣等叨司雍教幸際熙朝率多士以趨蹌豈勝雀躍

同萬民而歌頌莫罄豫鳴伏願　帝眷所垂　神庥滋至十日雨五日風盛治長調玉燭九年耕三年積洪圖永固金甌

賀瑞雪表三

聖主恩民夙致精禋之禱　皇天眷德弘敷大有之徵澤溢堯封懽騰禹甸恭惟　皇上信報達雍熙之妙　中和成位育之功明德惟馨典秩百神之祀艱難乃逸念切小民之依頃以時澤之愆　上厪　淵衷之慮吉蠲對越虔躬叩于　皇穹昭格感孚遂仰承乎　帝貺一誠之潛通無閒百靈之祐相有徵八紘同雲千里一色現英皎潔散五谷之精華玉質雰霏敷六花之嘉瑞消沴而已占盈尺應時而不泌封條山嶽增高根荄倍潤三農鼓舞歌帝力于康衢萬彙滋榮益春和于化國顧滋雨暘之時若實爲庥眷之駢臻　天澤偕　聖澤以同施人情與物情而交暢臣等叨居侍從幸際　昌時仰　帝道之昭明荷天心之悅懌殊深忻忭莫罄揄揚伏願　彌綸成天地之能久大崇易簡之德休徵備至錫五福于庶民道化益隆衍　萬年之盛治

賀瑞雪表四

洪化難名膺瑞應九重之禱太平有象玄靈呈六出之奇　天雖高而聽則卑　聖惟誠而禱必應仰震情而俛諫溥臣庶以懽呼恭惟　皇上德並兩儀治隆千古　留神宵肝恒懷穡事之憂　加志閭閻每切民天之重茲者玄冬邁序皓雪愆期特軫　淵衷虔修日禱蠲誠將事明德上契乎　天心申命用休渥澤允符于臘候百神效職三白呈祥琪樹繽紛式現六花之瑞瓊田璀璨實爲五谷之精綏綏不至于封條行見來麰之孳育崙嶠漸成于盈尺已知螟螣之深藏是蓋　聖主敬天以保民感乎有素故穹

昊應祈而錫祝昭假孔神誠大祐之無前而真符之登見也臣等叨叅密勿無裨燮調歌帝力于不識不知與億兆同其懽戴荷神功于至廣至大感　天地莫克形容伏願　玄祐彌隆休徵茂集卜萬年而御曆益臻戩穀之祥歛五福以錫民永保豐年之治

賀瑞雪表五

靈雪應祈允兆昇平之象　皇穹眷　聖式昭感極之誠喜氣春融懽聲雷動恭惟　皇上堯仁丕冒舜德好生臻中和位育之功極參贊財成之道祈寒暑雨洞察小民之艱黍稷稻粱恒切有秋之望屬冬時之既屆偶雪澤之猶愆爰軫宸衷恐妨農務齋心內殿惟翼翼以欽承　躬禱雩壇儼洋洋其陟降至誠必饗克敬惟親六合同雲遂作輕盈之絮九天飛霰旋開頃刻之花岡原皓若堆瓊衢路紛如連璧既霑既足永無螟蟊之虞以耘以耕豫卜茨梁之積農謳于野忻　玄澤之兆豐士慶于朝仰　聖心之允合是皆　皇上功侔造化用能粒我蒸民者也臣等觀茲靈貺曷既名言懽呼敢效乎蟲鳴踊躍豈殊于獸舞伏願　道超無外德彝重玄敎記魯年奠萬國于肆謌周雅祝　一人如山阜岡陵

賀瑞雪表六

天澤覃敷大地見瓊瑶之積　皇誠感格玄冬啓稼穡之徵禹甸懽騰堯封慶洽恭惟　皇上道叅太始運撫中興昭事九玄靈承列聖昇平有象至仁已遍于寰區惕厲無忘秘禱循勤于夙夜念食爲萬民所賴而雪乃五谷之精氣和則歲斯豐土潤而農始利仲冬小雪六花已灑于彌空季月大寒三白未盈于堯野庭壇齋祓知　聖躬之獨勞　簡籙敬陳荷天心之默檢是以宮謝再虔之日帝降初駕之辰同雲布而微霰零北風淒而密雪下由寸盈尺自旦及昏樓閣粲樓嶷崇臺之釦璧飄花落絮似上苑之逢春應水腹之堅陰凝愈固迎土脉之動液滲潛通豈惟使牟麥之青葱用覩鑄鈺且能令癘氛之滅沒塞寢戈矛此誠至德之素孚而靈祝之上瑞也臣等才非曾史叨聯北闕之斑學謝鄒枚敢獻梁園之賦惟深雀躍益戴　鴻私伏願　彌綸成天地之能久大昭易簡之善神禧雪擁帝祉日新七政齊而太階平永田功于九扈三靈衛而多祐集綿　聖壽于億齡

賀瑞雪表七

伏以　法嗣　冲玄　靈貺應　一人之禱陽回霄

壤祥㝠霏五穀之華三時可卜其順成率土盡融于和暢仰　宸情之悅豫喜溢　龍顏沐　聖澤之沾濡歡騰黎首恭惟　皇上　道孚寘漢功卽康田裁成輔相以成能參贊彌綸而建極覃　仁慈于宇內民已安而軫念如傷運造化于掌中　天不違而欽崇愈郅是以豊年屢慶邦孚至治以無虞協氣嘉生瑞應太平之有象茲以玄冬臨季雪澤未均日以廑之　天意殆相工倕而布暖歲云暮矣　聖心欲啓農扈于先春乃渙　綸音爰釐露禱惟　至誠之昭格斯寘感之潛通　內壇摩啓同雲已布于璇空一齋館裁臨密霰遂敷于瑤甸始繽紛乎散絮俄皎潔以推瓊霱霱浮浮每卽形而賦象瀌瀌奕奕爰潤物之無聲忽驚雀翥之翩翩倏見花開于頃刻自此而澤來趾根荄借潤從茲而消厲祲關塞無塵彼珍禽異卉徒現奇于耳目顧何裨衣食之源卽和璞隋珠雖充溢于圜方未必立蒸黎之命唯茲　上瑞實曰休楨臣等謭劣無功　恩暉藉被　殿廬宵直疑臨不夜之仙城　宮闕曉瞻驚入長春之福苑慶倍尋常于萬萬心同品彙以忻忻伏願　景福茂臻玄庥滋至邁五帝之瑤圖而凝命調兩間之玉燭以當天百禮告成歲歲享周田之利三農不害人人慶堯壤之歌

賀冬至表一

玉律迎陽萬國際天開之運　璇穹篤祐　一人凝日至之禧乾元肇啓于鴻鈞　聖壽崇增于鳳紀屢綿宗社喜溢寰區恭惟　皇上　體道沖和　順神淵默　建中建極動靜合　天地之心饗　帝饗親齋戒遹　神明之德協虞璣而齊七政　叙箕範以備庶徵維茲極辨之　熈朝　載值履長之令節斗杓旋子月當三統之先晷宿殷宵房屬六陽之始淑氣漸滋于玄籥元聲更應于黃鍾瞽史書占睹雲容之表瑞周圭測景喜日馭之延暉兩堦騰肆樂之懽四海慶寢兵之候纓緌畢集玉帛交陳　肅五夜而叩　露壇祗荷　重玄之鑒踰十辰而逢　景旦貢開首度之祥　湧祉流禧沛若水泉之初動　益齡增筭晉如陽德之方亨歲運維新　宸歡有羨臣等叨陪近列幸際　昌辰才謝八能莫叶鈞天之奏情深三祝惟同嵩嶽之呼伏願　純嘏彌熈　太和保合立天地人之極而垂衣五位永綏皇極之洪圖培壽福祿之元而　御曆萬年茂衍泰元之神筭

賀冬至表二

穀舜升辰式協仲冬之候履長迎福載陳亞歲之儀喜　聖主之當陽見天心之來復紀貞元而應度挨時令以承禧海宇交懽臣工洽慶恭惟　皇上道涵泰始識洞玄微謨烈冠乎百王功德超乎千古撫五辰而順序齊七政以明時得　天統之攸長世數周而復始荷神明之眷祐　國祚永而益昌茲者　序屬殷　冬時逢周正黃鍾啓律感緹室之璇和玄蒼生春適融風之始暢珠星璧月燦　穹極以呈暉舜日堯年迓天休而廸吉望曾臺書雲物之慶測漢

表識陰陽之和休矣祥開昭茲旣施禮方嚴于大報時允謂之昌辰臣等叨列清班忻逢盛會吹噓有藉幸同六琯飛灰裨補無能愧比五紋弱線但深忭躍倍切瞻依伏願　聖曆丕延治運乘陽而並進　皇圖孔赫壽源與時而俱增申錫無疆肇億萬千年之鼎盛思　皇多祐迓三十一載之泰來

賀冬至表三

黃鍾協律一元涵發育之仁　紫極迎長　萬國仰亨嘉之會淑氣充盈于禹甸懽聲偏溢于堯衢百祿是道四方來賀恭惟　皇上道侔覆載　德冠古今

神聖登樞大化孚而金甌永固中和建極玄機運而玉燭均調政順旋衡配歲時而成序　恩加寰宇茂品物以偕春茲當履至之辰正值陽生之候琯

浮緹識六氣之潛萌圭景延暉知七日之來復宮線初添乎弱縷臺雲已驗夫書祥臣等幸際昌期叨塵近列望龍光于咫尺實切瞻依　鏊雀躍以颺言倍增忻忭伏願　靈承帝眷保合太和天地位而上下鬼神以寧臻蕩蕩巍巍之治太階平而麟鳳龜龍畢至成熙熙皞皞之功

賀冬至表四

天開於子一陽肇資始之功日至於南　五位納履長之慶儀陳亞歲瑞集　熙朝恭惟　皇上　明聖當天　大君御極對時弘化踰三紀而仁洽兆民圖治保邦纂　列聖而德超千古　顧神淵默獨觀萬化之原體道冲和收復一元之會撫五辰而凝績政在扶陽開二儀以爲功恩昭育物禮明樂備成聖人制作之能文治武功見　王者經綸之迹四時合序九域同風茲載啓乎昌辰益茂承乎　景貺天官磬動聲元已應乎黃鍾緹室灰飛晷影漸舒于繡線覩堯星之正昴物類昭蘇應周月之授時神人闓懌協

氣光盈于　紫極　穹陰退謝于玄枵窮塞寢兵喜邊氛之靖息清臺觀象書雲物之新嘉臣等叨陪文石之班敬效華封之祝伏願　宸承　帝眡　保合太和一之日以體元遠過夏時之曆數　萬斯年而御運　長歌　舜日之光華　一人膺祐命之純四海樂昇平之盛

賀冬至表五

六琯吹葭緹室迓一陽之來復三垣正斗璇霄睹萬彙之維新弘開發育之機茂著　裁成之績暖回寒谷人樂熙臺恭惟　皇上　大智先天至仁徧物剛

健體乾行而不息　文明煥離照以無疆盡制盡兼千聖百王作述之盛丕承丕顯增　二祖　七宗謨烈之光禮序樂和德化徵于有象民安物阜惠澤浹于無垠夏霖冬雪皆應祈而歲功已就北秋東夷俱效順而邊警不聞茲逢南至之辰益進大來之吉午中立表圭日布影于初長子半迎陽璧月流輝于既望推元紀曆數符周統之得天觀氣書雲瑞協軒轅之獲鼎黃輿貢祉　玄象昭庥　景運當三千年周而復始　聖壽綿億萬載久而彌昌臣等獲裸才微愧無裨於　龍袞涓埃念切期仰荅乎　鴻鈞對時陳獻履之衷叩　閽致呼嵩之祝伏願　道同陽長由臨入泰以亨隆治與日升咸五登三而炳燿乾坤高厚永固　奕世之金甌日月光華恒映太階之玉燭

賀元旦表一

律鍾太簇青陽布六合之和斗正孟陬黃道呈五雲之瑞兩儀交太萬國朝宗慶洽神人懽騰遐邇恭惟

皇上握符凝命應運紹基敬一接群聖之傳中和建四方之極神威一震逆醜自芟　聖武方昭夷氛悉蕩治功超乎前古乾清坤寧仁澤徧于寰區民康

物阜茲屆三陽之　令節實逢千載之昌期　堯曆載頒察璣衡于三百六旬之始夏正允協調玉燭于七十二候之初迓淑氣于鳴霄　垂憲章於象闕紫殿納萬邦之啚耤·彤庭會四海之衣冠化日舒長太平有象玄麻昌熾申錫無疆臣等久荷生成並叨祿秩際新元于端月祝獻　南山慶首節于清朝心馳北極伏願　撫三辰以凝績歛五福而錫民獨運乾剛　君德益亨于九五靈承　天眷帝壽永綿於億千

賀元旦表二

端月紀辰蒼極布始和之象王春司令　歲旋臻首祚之祥麗曉色于金鏞動韶年于玉律　鳳曆越三旬而再啓龍啚際九葉以益昌邦國乂寧地天交泰恭惟皇上德象帝先道同乾運　撫五辰而凝績與日偕新齊七政以授時體天行健和氣召四靈之瑞

玄威靖九塞之塵是以　上帝居歆瑞雪應明禋之禱　天心助順神武收不戰之功忻至治之無虞徵太平之有象茲者當三陽開泰之候正萬物出震之時氣轉鴻鈞共樂　堯天之化日春回鄒黍已消燕谷之陰寒彤庭藹瑞雪之繽紛閶闔現卿雲之

燦爛應條風而送暖人與物皆在春臺獻椒頌以迎祥君育民同登壽域璣衡正而黃道闢玉燭調而太階平普天仰陽德之方亨率土賀乾元之正始是誠

天啓維新之運而神扶永命之基也臣等秩首班行　恩深眷遇涵濡德澤同萬物以生輝拜舞衣冠仰　九天而稱賀懽忻倍切感激難名伏願　茂介陽禧誕膺　玄祐聖法天天法道　聖壽齊天地以無疆國保治治保民　國祚鞏山河而永固

賀元旦表三

三陽啓泰乾坤昭化育之仁　萬類回春海宇際亨加之會歲月更新于鳳曆氣機初轉于鴻鈞遐邇騰懽臣民胥悅恭惟　皇上神功撫運至德統天正位居貞仁義幹陰陽之用對時育物弛張綜闔闢之機齊七政以勤民撫五辰而凝績　聖敬上孚于穹昊

皇風覃被于遐荒外順內安九有戴　堯天之浩蕩時豐歲美兆民忻　舜日之光華　聖人極裁成輔相之能世道躋雍熙太和之盛茲者元正首祚上日發春　明堂宏啓于青陽　閶闔煥開于黃道慶祥晨正煖回萬井之暉娥眥日臨光映千門之曙誕布始和之令聿修獻歲之儀玉帛來同仰一人之有

慶冠裳萃止祝　聖壽于無疆彤庭凝祥靄之氤氳紫禁迓　玄庥之駢疊嘉時伊始　景命益隆即今之三十一年茂膺　寶籙從此而千億萬歲永握珽圖協氣薰蒸囿群生于壽域條風鼓舞躋品彙于春臺

賀元旦表四

日啓三陽仰昌時之茂對陽回六合忻大運之維新喜溢臣工懽騰夷夏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德邁古初欽若　昊天百神歆而受職懋昭　皇極四海鬯以同風黎烝禮備樂和久矣治隆化洽惟茲　正旦

誠啓佳辰誕陳元會之儀茂衍履端之慶　天臨紫極瞻瑞靄之氤氳氣轉洪鈞覺　玄風之清穆蓋惟體元居正是宜申命用休慶集　一人祥開萬物肇寳曆三十一年之首祚綿　理曆億千萬載之丕基臣等職忝成均躬逢　明盛菁莪樂育咸仰賴于生成栢葉稱觴庶少伸于頌禱伏願　保泰以臨天下處豐而宜日中新以又新同戴堯天之浩蕩旦而復旦永瞻舜日之光華

賀元旦表五

四始履端萬寓啓維新之運　三元首作兩儀協交泰之期青陽乘震以發生　紫極應乾而納佑神人胥慶朝野騰懽恭惟　皇上道邁羲軒德隆　堯舜凝神清穆玄同象帝之先建極中和敬授夏時之正撫五辰而熙績齊七政以當天雨暘燠寒育物功昭于茂對禮樂刑　政體元化備于裁成國常泰年屢豐　玄機默運外威嚴內順治　神武丕揚祿位名壽之兼全信巍巍而莫及功業文章之特盛衍蕩蕩而難名茲者序正孟陬儀陳元會祥開鳳曆届三十二載之元懽動龍墀祝億萬千年之永仙蓂十葉樺瑞靄于穹皆鈞樂九成賡頌聲于合殿　皇仁隨陽澤

而汪濊韶光協和氣以昭流是誠　天眷之益隆大慰民心之仰戴臣等叨塵審勿夙荷生成念歲月之既多感　寵恩之愈厚舞同鶿忭頌益嵩呼伏願寳算　天齊理曾地廣備箕疇之五福永登萬物于春臺正泰階之六符長納八荒于壽域

賀元旦表六

乾坤交泰覩　聖治之維新海宇同春仰　天休之滋至臣工胥悅遐邇交懽恭惟　皇上受命溥將凝神清穆德合四時之運學開千聖之傳禮樂興刑罰中政教畢張寒暑節風雨時陰陽無忒納庶民于皇極　升斯世于太猷蓋道久而化成故風行而俗美茲維端月三朔肇臨爰啓昌辰百祥萃至禮陳元會適當肆　覲之期慶洽寰區咸切朝宗之念瞻威顏于咫尺肅環珮以趨蹌栢酒稱觴椒花獻頌氤氳五色雲光迺擁乎蓬萊炅娜千枝春意先傳于御栁忻和風之布暖見化日之舒長道與時亨儼儒遊于舜旦人同春育惟敬祝乎堯年臣等幸際熙朝恭逢　令節　恩荷陽和之被報慚葵藿之私伏願乾元發育離照重明國泰　登宗社享萬年之慶內寧外謐華夷同一統之春

賀元旦表七

律宣太簇陽回六合之春星紀孟陬氣轉三朝之旦皇運與　天行共泰歲華偕帝載咸熙慶洽含生懽騰率土恭惟　皇上道符冲漠治邁古初育物對時四海普霑乎允澤體元居正萬幾獨斷于　乾剛禮樂備而聲教彰府事治而詠歌作風塵息警神功允奠乎垓寓雨雪應祈　聖政屢書于玉版　仁協唐堯之大蕩蕩乎難名德同周文之純亹亹焉不已爵化成于久道適節屆于履端肇七十二候之厤徵衍億千萬年之景貺　推神筴而統天握紀啓象魏

而布令憲和紫殿爐烟暖合條風之習習彤庭燎火光迎旭日之輝輝洪禧茂介於維新　戩穀丕昭乎更始衣冠萬國拱北極以來王閶闔千官稱南山而上　壽昔華封之祝事僅見于一方而塗山之朝時非值乎元會乃今承　九業重熙之運當二儀交泰之辰得遐邇之懽心蔵元正之盛典誠考諸傳紀而未之前聞者也　臣等恭趨　丹禁喜覩青陽仰六龍之時乘隨百獸以率舞伏願　玄霄篤貺　黃輿薦祥　納宇宙於同仁綏華夷於一統三十年而又爲世永私撫世之模八千歲而始爲春益進（長春之筭）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曾可前
　　　高以儉　校

答列卿毛介川

今之士大夫冠纓相摩踵足相接一時號爲交游者蓋不少矣然而未必皆可與之言也可與之言矣猶未可與之微言也可與之微言矣猶未可與之不言也若夫目擊而道存無心而冥解者若僕與翁蓋庶幾焉僕每一相見即頹然嗒然若遊太虛而涉廣漠

者不知翁之洗我以德耶豈亦僕之鄙樸任率有當於翁之心相薰相忘莫知所以然而然耶旌麾漸遠悵望爲勞惟此一段精神相期於形神之外者則固非地所能限耳承翰教賜懋彌增南中會楚侗丈幸言僕與翁所以相與者如此

答南中題學御史耿楚侗

去冬賀道長至得翰教會有大行之事哀悰卒卒不及裁答進香使至伏承訊及感慰別諭云云俱盡事理其間有未及舉行者推公之意次第行之僕以淺菲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酧　主恩

而慰知巳者惟虛平此心不敢向人閒作好惡耳於轉旋之機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責望素深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不暇顧矣高明以爲何如

答中丞洪芳洲

鄙人辱公之愛有年矣頃者因緣際會驟涉崇階聖主念甘盤之舊不棄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無遺菅蒯深惟譾薄任過其才夙夜念之若爲稱塞惟當堅平生硜硜之節竭一念縷縷之忠期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巳耳然切劘之益實在同心將伯助予幸毋遐棄能廉憲旋草草附謝厚惠槩不敢當謹用郗璧知公素諒其狂直不罪也

答摠督魏確菴

承示邊圖旣詳且覈勵勤之略於此亦微見其緒矣敬服敬服近聞虜欲西犯今士馬之力萃於薊矣如不得志必將東逞願公嚴備之

答宗伯董潯陽

僕以譾薄獲依日月之末光猥從末階驟躋三事榱作柱用荷爲梁庸愚之人猶將嗤之况高明耆碩如翁者乎乃辱不鄙遠賜問貲獎借過情重增其愧是边僕以作者之事尤不敢當古人以行誼文章兼

顯於時者世不多見明興二百餘年名世之輔專門之彥凡幾作矣而一代文章猶未能追踪古昔乃欲責之於椎魯人詎能耶若使以其硜硜小人之守惓惓納誨之心朝夕俟袞職有鈌時用一縷補之以仰荅隆遇而免於罪戾或庶幾耳冉氏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惟翁學綜墳典冠絕等倫海內士孰不望之以爲宗主誦之以爲軌範今　天子誠不欲興禮樂則巳如欲稽古禮文之事以潤色鴻業發揮典籍則舍翁將何之焉願努力自愛弓旌之賁當有日也令郎奇才久屈誠有遺珠之嘆茲旋草草附謝厚惠過腆愧不敢當謹領綾緉二事餘璧上別具侑柬統惟鑒原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沐國公者素不相知自去年以來屢次寄書俱有重禮僕屢峻却之并其書亦未敢拆恐此等事皆其從人所爲其主不知也文會問語次煩爲道鄙意其諸未受禮儀亦宜稽查毋爲乾歿再惟世臣之道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長保爵祿廣交行賂徒爲驅騙者之資耳况今　朝廷清明倖途斷絕如有違犯雖親不宥　天威赫赫誰敢干之以貨求全恐不能也渠若

有知亦可以此警之亦誘人爲善之一端也伏惟留意餘無言

答兩廣督撫張元洲

廣事不意披猖至此諸將所領兵船亦不甚少乃見賊不一交鋒輙望風奔北何耶將不得人軍令不振雖有兵食成功亦難故縶四敗將於闕下不重懲之無以示警諸凡調處兵食事宜似宜少破常格乃克有濟公昔有高見宜亟陳本兵當爲議處也元老去百務劻勷冗不多及

答少司馬楊二山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而不敢言僕不揣淺陋妄有所陳猥辱高明特垂鑒獎感謝感謝賈生有言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爲之寒心哉今遇清明之朝當改絃之會而不相與勵翼協力共圖實事猶欲守故轍騖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爲之時矣未教令祇論事功以爲黜陟凡稱清稱高談玄及議一切斥之不顧旨哉旨哉言乎

丞孫淮海

命逮辱獎譽過情深以爲愧大厦之成非一木之幹僕既已唱之矣尚賴一時賢士同心和之庶克有濟柰何人心玩愒已久溺於故常蔽於私意雖心知其當然而終不能踴躍以趨赴也今惟積此眞意漸次薰蒸假以一二年庶可少變但僕以病軀久欲棄人閒事恐不能從容以需之耳辱道誼知己輙盡其愚

與叅議高廉泉

前有小柬托趙太府人將致諒登記室張文簡公繼夫人祭葬已經該科叅駮僕懇之於禮曹始得題覆如例蓋其中亦稍有未順故耳張使回附此諸惟鑒

原

答張中翰仰峰

感文至始知有太夫人之變悽感悽感郵典該科以例欠合叅駮區區懇於部中始得之使旋附復厚惠槩不敢領輙用歸璧統惟　原

答司馬楊二山

今秋邊烽無警亭障完固公之功當爲諸鎮之冠矣徐君條議馬政鑿鑿可行而公止據原議輙與轉聞略無增損視人之善如己之善此尤見公之襟度恢洞非世之沾沾有己者可比也敬服敬服

答廣西熊巡撫

辱翰敎知廣事已有次第山賊多所斬獲公之威望已著盪定可預賭矣但聞該省軍儲甚乏昨與部議暫發帑銀以濟之往年剿閩寇發銀二十萬今廣中應解錢糧已奏留而川浙又可責償原貸今擬半闗中之數似宜足用期使炎蒸之民知　朝廷軫念之殷不以遐遠而或遺也頃科中建論欲更置督府代者尚未定先此復

答中丞梁鳴泉

恭喜令望益隆崇階伊邇欣慰之悰良不可喻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鄙人疏發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幾可望但不知後來何如耳

答御史顧公曰唯

辱揭示領悉惟公端亮之節冠於臺表比者一二注措尤恊輿情太阿發硎虛以運之遊刃有餘地矣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李石翁寬和沈靜幹握機衡僕亦竭其駑鈍以共相疏附詩所謂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者或庶幾焉

答馬總兵

今歲秋防無警貴鎮又有此奇功足下赤心報國力冠諸邊於僕亦有光矣幸努力功名　朝廷自有大爵賞一切事體不必過慮如有難處之事一一說來僕自有處

答薊撫劉北川

今歲秋防無警雖　國家之福　亦賴督撫諸公先聲之所震疊也欣慰欣慰承示易將請兵數事皆於邊備有裨容與本兵即爲議處薊鎮有沈痼之疾非旦夕可療者惟本之以實心鎮之以沈靜審處機宜弛張並用需以歲月庶可成功顧前此爲浮議所眩使當事者不得展其所長私心毎憤恨之數月以來覺士習人情少異於昔實意潛孚浮言漸熄來教所謂牽制譏讒者自今可毋慮矣望努力功名以慰注想戚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爲希有幸公以道眼觀之

答河道巡撫翁見海

僕不肖切抱敬賢之心如公之高節弘猷則尤私心所嚮慕者理漕特借以爲簡畀之地不久勞也辱示疏沁道衛分渚上源誠爲急務但渠初成勢難再舉俟休養生息二三年後物力稍舒當即計之若此圖獲就實　國家萬世之利也

答廣西熊巡撫

往者冐昧妄有所陳誠激於時弊不得已也公不以爲狂且愚而辱賞許之感甚感甚詩不云乎唱予和汝僕旣唱之矣尚賴中外諸賢同心共和庶克有濟不然將並鄙言亦屬之議論矣海賊據閩中報謂已盪盡恐未必實然要之其勢已敗殄滅有期矣

答南祭酒姜鳳阿

聞公振鐸南雍敎先行實卽大疏所陳亦可見其梗槩而推轂處上尤於風敎有裨已下部議覆矣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會霍司馬云公本欲論郭琥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議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歲月剿鎭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之鎭守爲優今旣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覆慮不及此不知公議疏中亦可爲一處否如不可處則於常禮之外少加優借以鼓舞之又本兵疏以巡關御史監軍此言大誤蓋戚帥之請監軍謂於本鎭之外別練兵五萬

也今旣爲鎭守有地方之責則巡關御史何事不可督察又何必更爲監軍名色以撓之哉公於議疏中幸婉詞以破其說至於射打一事極爲虛文其中情弊可咲可恨今但以訓練之實責之戚帥如有不効巡關御史得論劾之固不必襲此故套虛文爲也又鄙意謂南兵旣不可取鎭兵或不足數必須聽其召募庶可充伍且訓練若成則老弱可以漸汰援兵可以漸減又不苦於供億之繁矣兵不貴多而貴精李抱眞在澤潞以二萬人雄視山東豈在衆哉

又

戚帥以總理改總兵誠爲貶損緣渠當僕以書相問之時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覆故處之未盡其宜然及今尚可爲也望公於議疏中委曲爲言不但體面降抑爲下所輕且督撫摽兵皆欲付之訓練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於閣中二公及虞坡思齋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爲力也倘得如意當於　勑書中增之其關防當改鑄矣昨議增築敵臺實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卽擬覆行但據大疏謂一臺須五十人守之則千臺當五萬人矣不知此五萬人者卽以擺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

聚則乘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處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頂之式度其根脚當亦不過倍此數耳以五十人周旋於内一切守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充牣其中無乃太狹乎便中仍望見教萬萬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而無戰守之益若折解工食銀兩則一歲中卽可得十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貲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得勝兵五六千比之千里遣戍功相萬矣僕久懷此意未有以發公熟計其便再疏言之何如凡僕所白皆密要語故不敢令人代書極知草草

答某巡撫

辱示大疏俱於邊屯切要已下所司次第題覆公以正氣直道董正官邪緣此見嫉亦誠有之幸太宰知公最深三至不惑萬無足慮

答閩中巡撫

廣賊猖狂蔓延閩 地當事者張皇奏捷本兵據揭題覆遽行賞賚俱爲 大謬辱示大疏讀之使人憤恨頃該科亦以爲言向後當別有處分也差人旋草草附復外新刻文苑英華有便幸惠寄一部冗不多及

答湖廣李布政

遠辱華翰感荷厚情大葛槩不敢領輙附差人璧上趙守自處慎抑不敢違抗禮於諸公昨銓部訪知其未履任而卽檄憑故行查耳今聞兩院已有定論上下相安實地方之幸也承諭及并此以復餘惟鑒原

答奉常羅月岩

往令弟春元及鎮山公差人兹因洞岩至三辱華翰之及感悉垂念至意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稍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僉旣已身荷重任義當直道正言期上不負 天子下

不負所學遑恤其他執事久困流言今公論稍定賜環有期矣

答憲長宋陽山

自丈從閩中解歸久不聞問然此心實不能一日忘也比者激於時弊不得已妄有所陳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有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以公之亮節弘才久困流言僕不能刷而振之蔽賢之咎必不能逭矣別楮所云往亦略聞其槩行當與李石老圖解之諸帙實已遺失有便再寄一通當踐宿諾也

與薊遼總督

薊中事公所措畫咸極精當本兵一一題覆初亦有一二異同之論僕據事理譬解之今皆帖然矣戚帥復總理不載議中諒公有難言者已具部疏擬　特旨行之卽有言者無足慮矣但乞諭意戚帥努力功名以答群望僕亦與有光焉

與兩廣總督

賊起已有端公不待其潰裂而早圖之策之得者也此中是非甚明無須自白今南方之事一以託公幸益殫忠猷以慰輿望乞身之舉非所敢聞

與廣西巡撫

惠州之變傳聞甚駭廣事猖披至此日夕懷憂帯川至幸與之熟計積弊之餘非破格整頓恐不能濟有當言者宜卽疏聞僕當從中力贊之也新任陳憲長名瑞者頗練南中事公試與籌之何如

寄太宰吳望湖

知賢而不能薦去而不能留孔子所謂竊位者也公雖欲遂其高志僕輩將何以逭竊位之譏哉其懇留公者不獨以爲　國家亦以自爲也

與薊遼督撫

薊事仗公雄略有漸振之勢慰甚入衛之師疲於奔命人人以爲不便然而終不可裁者勢誠不能也大疏已明無容復議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衆貳正已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

與兩廣熊督撫

惠州之變或言城已陷矣遊聲噂喈至不可聞僕日夕以此爲憂頃得捷音無任欣慰至於不自爲功而歸之虔鎭尤見無我至公然公之功亦自不容掩也陸寇旣除自此可專意海上帯川至幸與之熟計事有當言者宜卽疏聞僕當從中力贊之也新任陳憲長名瑞者頗練南中事試與籌之何如

答奉常劉小魯

辱翰示知道從已至留都慰慰公雅致高懷僕所深諒昨會見臺告歸提督有缺銓司欲擬公議補僕再三力止之蓋知公之不樂驟從用成高致爲有便可致書於選君謝且止焉可也區區淺薄無補於時欲去不能欲留不可又値老母南歸情懷愈惡人旋附此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遠辱翰貺感荷厚情滇事部覆具如尊指但逼迫馬

湖蜀中士大夫咸以爲未便僕其論定當有處也

與薊遼督撫

承示虜賊聚兵及三路入犯恐屬未的何者虜若大舉必不止於八千一萬審欲大舉亦必匿形欲襲豈肯以三路之說明告於人且今天氣漸熱虜馬已弱零騎往來難保必無若欲深入恐非其時雖然不可不過爲之防也已告於本兵俟有的報卽行調遣僕近訪得薊鎭軍糧有關支於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爲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於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於數百里之外往迈道路頗倩負戴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顧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皆有倉口該官守支今各倉廒或頹圮壞而其制猶存其官猶在獨不可併廒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與薊遼督撫

向有人告僕云戚帥求望太過志意太侈雖公亦甚苦之故僕以爲問今奉來教知昔之所怏怏者徒以削其總理舊銜耳今旣力爲光復更將何求近屢得渠稟帖極爲感奮願務收拾人心漸圖實事仍望公時時教督之雖然僕何私於戚哉獨以此輩 國之爪牙不少優假無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諸將如趙馬輩僕亦曲意厚撫之凡皆以爲 國家耳縷縷之忠惟天可鑒若此輩不爲 國家盡力是負天矣郭琥之賢誠如來教卽召至面諭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誠難知知人亦未易也

與應天巡撫

辱示條議鑿鑿可行敬服敬服 國用出納之數計部每季具題歲終又總報雖未會計成錄而其數亦明但 朝廷未嘗加之意耳今邊費日增計每歲所入之數尚少銀百四十餘萬兩民力已竭費出無由日夜憂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公竣節清望冠冕一時頃大察雖有一二欲肆流言而竟無間可入精繆在治百餘愈光願公自信益堅勿起疑障也

與湖廣巡撫

屢辱翰示已一一具復近聞施州兵備決當裁革乃李僉憲亦自以爲當裁則輿論可知矣部中已停缺不補幸早具議以便題覆

答湖廣雷巡按

辱翰示知道從已臨楚地無任欣慰茲有一事請教施州兵備舊無此官偶以隣境小寇謾爾增設今地方事寧此爲剩員矣夫官多民擾供億費煩姑未敢論且分巡荆南道原控制蜀之瞿塘如得其人何事不舉乃舍其事職而另設官於事體便乎否也今李僉憲已陞銓部停缺未補俟兩院具題卽議省矣惟裁之幸甚

與蕭鎮督撫

西北邊患無大於板升者　朝廷宵旰西顧屢屢諭問僕輩謬膺重寄　主憂臣辱不敢不以爲慮但審彼量已圖之甚艱又前奉翰教謂道遠隔河難於進取勦筭蓋籌之已熟卽趙帥亦自謂難圖故不敢復言取之之計獨招降一節元年　詔書如李自馨等明許其歸順又本兵題准賞格及近日見行事例皆布之遐邇傳之虜中非所謂始禍而開釁也昨偶因趙帥以李自馨手帖見寄竊以爲自馨等來歸之意其誠僞固未可知但　朝廷有詔招降則又不可設然不爲之所故面付趙帥使密圖之且戒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忽蓋正恐其輕舉妄動而墮奸人之計也茲奉來教無任惶悚閫外之事書生不敢妄談亦不敢遥制惟公孰計之若果出於至誠因其來歸而撫之惟命審其不誠而閉關以謝之亦惟命惟求以便於　國家而已

與司成胡劍西

别來不覺再稔眼前世局凡幾變矣平生膠漆或化爲戈矛大道康莊皆鞠爲榛莽其中情態難以盡言數月以來委曲斡旋乃得寧帖然其爲力也勞而其心亦甚苦矣知己遼遜誰與晤言悵悵丈遠避流言淹棲林壑大察之後公論昭然諒非久必有處也旋當爲丈圖之

答歐少卿

辱翰示領悉時屬休明衆賢勵翼方欲蒐遺佚於巖穴以共圖治理兄高節雅望如公者可使之淹留林壑耶大疏部已案候雅志終不能遂幸惠然肯來以慰鄙念

答徐巡撫

閩中捷報在蔣伯清失事之先言者不察遂爲訾詆比來公議甚明　朝廷方精覈名實以勸有功卽謗書盈篋終不爲動也願公自信毋慮

答王巡按

辱諭示領恐紀功之差鄙意甚不欲之乃貴院堂公持之必行而同事者主其說又卽以畀公皆非事體非公心也待地方稍寧生當獨奏省之

答凌參政

辱示條議鑿可底行容與當事者酌處之戚之聲名雖著於南土然觀其才智似亦非泥於一局而不知變者且既已被鎮守之命有封疆之責豈宜別有注畫乎今人方以此窺戚之釁恐不知者又將以爲口實也公如愛戚惟調適衆情消弭浮議使之得少展布卽有裨於　國家多矣

答施兵憲

辱示江漢地圖公軫念民患加惠荆人甚厚甚厚提工告成地方百世之利也僕爲邑子誼當紀述重以汝泉公之命豈敢以不文辭時下薄冗稍俟從容卽勉成請教

與薊鎮巡撫

近來邊臣人思奮勵而宣大二鎮督撫將領尤爲得人僕以淺薄謬膺重寄其於該鎮之事苦心積慮雖寢食未嘗忘也柰何人心不同議論不一如馬趙二帥去歲出塞之功實數年僅見卽破格優賚豈足爲過而人猶有議其功微賞厚者本兵遂憎縮疑畏而不敢爲之主其掩春防之功抑王公之請咸以是耳一二年來言者率云責實責實矣而又不明賞罰以勵之則人孰肯冒死犯難爲　國家用哉辱教容與本兵議之督撫寬洪持重王公明達敏練馬之沈勇趙之才氣皆僕素所敬信者文武輯睦事乃克濟不知雲中事體得如宣鎮否也

與魏巡撫

過虜之功大於斬獲往者本兵淆於羣議功賞不明乃僕輩亦有過焉惶愧惶愧茲者斬馘至百數十級

近年以來所僅見者文吏又可以法繩之耶俟最勸至當請　旨優錄茲先行薄賚耳

與兩廣督撫

惠州之戰非贛兵往援則廣事不知今作何狀矣自公鎮黔之後巢賊冢兇懾伏不敢動乃陞封亦藉其威望用成大功嗟乎圖治之要豈不在用人哉聞捷不勝喜慰

答薊撫朱龍岡

雲中開府近鮮其人借公之重移而鎮之實出於李石翁與僕之意方欲爲　國家掄才故未遑爲交游

擇地也願益展弘猷以副羣望趙帥才勇公所素知重鎮大將關係不小望公之垂盻也

與荊州趙知府汝泉

別老母舍弟回及西石家人去兩啟馳候諒俱入覽頑奴不知已擒獲追併否望速爲處分翹侯翹侯新任劉尹志行甚佳且老成有幹局必堪厥職但縣事廢弛已久釐振似當以漸望公曲賜教掖假以歲月俾得從容料理庶可責其治効也

答朱巡撫

辱示條議皆鑿可底行至於罪人就近發戍事尤足只良策此不獨貴治卽近邊諸省皆可行也

與薊遼督撫王鑑川

承諭失事官軍不必提問徑付軍門處治知公微意欲借此以申軍令也卽諭意本兵必如所請近巡關訪拏南兵鬧其事已往且經戚帥重治何又爲苛求如此聞該道誤信一二屬官之譖多方羅織務在挫辱之使不得有爲果爾薊事終無可振之日矣望公與撫臺爲一處庶閫外之事得少展布也

答兩廣總督劉帶川

伏讀大疏戡已在月中矣但廣中人情多變將領利於養寇奸民樂於從賊此逋寇所以得遊魂海上也願公留意焉所請已如命借發南部銀五萬兩計先後奏留及　內帑所發各省所償不下四十餘萬仗公雄畧似亦足以辦此矣如再不斂又當措處羣情喁喁佇聞凱捷以舒宵旰之憂

答浙撫谷近滄

兩承翰示領悉武備弛而財用乏文武將吏虛文塞責此不獨浙中爲然　朝廷方欲綜覈名實以興太平柰何積習成風因循難振此在司風紀者一加之意耳頃閩粵驛騷患將及浙預防之策兵餉爲急乃往者撫臺每一人至卽奏請錫賫徒爲節省之名不思幹濟之實脫一旦有急帑藏空匱當其時能不徵派於民乎此務虛名而貽實禍者也昨敝鄉周道長者亦曾以此告之須兩院同心籌畫事乃克濟也

答督學曾確菴

承示大閱事誠爲要論今武備廢弛如此不及今圖之則衰宋之禍殆將不遠僕於此事願殫心力乃昨南科有疏又以此非急務今　朝野喁喁方謂　朝廷舉希曠之典九邊將士亦莫不扼腕而思奮而此君乃獨持異議人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遐貢事不

知各郡已徧試否此與歲貢不同但求得儁不必取盈近例甚嚴昨楚中已黜四人矣若諸郡尚有未起送者幸叅加甄別合諸郡之士而試之優劣乃見惟其人不惟其地可也

答陝撫王鑑川

關西三獻捷音斬馘逾百實數年所僅見者仗公雄畧分陝得人　朝廷無復西顧之憂今誠欲興文武之業豈不在擇任賢儁哉功高而賚薄尚當有待也

與楚學憲胡廬山

敝省文宗借重高賢命下之日輿論稱允惟公遵養

已久亦宜及時效用幸早戒行以慰羣望昔也倦飛知還今也無心出岫時行時止無意必焉可也

與憲使羅月岩

令舅翁轉示華翰雅愛至情藹然盈楮僕以寡昧謬膺重寄一念惓惓許國之忱實不敢上負明時下負所學昨者疏陳萬不得已然知者以我爲忠不知者將爲炫已而先人也其苦心處惟鎮山公知之難以盡言比者之議雖爲極枉然宿嫌舊怨亦借此而宣泄比已借重東省驊騮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早戒行以慰鄙望

答福建涂巡撫

顧監丞至得所惠文苑英華一部感悉厚情閩船聞已出洋廣中亦漸有次第計海醜不日盪定矣夾剿雖事關兩省而公之勞勤爲多佇聽捷音以慰輿望

答南太宰吳望湖

大疏簡切溫厚深得大臣告君之體而召對一節尤爲當今急務此事僕輩亦屢次入　告未荷　允行若此關不啟治平未可望也奈何奈何

答魏巡撫

徃與李選郎談當今人物語及於公謬有云云誠望

公之切爲慮之深故不覺其言之過耳乃公不以爲罪辱垂虛納惶愧惶愧鹹場之捷本屬奇功本兵守文復欲行勘俟勘至當另議優擢徃者薄賚豈足酧哉

答吳操江

比見浙中亦有警報吳越接壤桑土之防不得不預大疏本兵已即具覆又借重暫行撫院事東南有賴矣

答薊遼劉督撫

辱示麾下暫駐肇慶俟兵船俱集而後乘之所謂始

如處女敵人闚戶者也賊雖未破吾已見勝徵矣選調浙兵即具覆允行但浙中議論苦於調發召募之擾倘五千人足辦此事似不必復求要代也兵難遙度惟公裁之

答司知縣

兩辱華翰俱悉但九江胡兵憲原未入京區區素不識其人實亦未嘗托之不敢市德於執事恐爲人所誣也近來外間盜竊名字者甚多後有此等事宜細加審覈

答荊州趙知府

頑奴犯法致煩尊慮惶愧不可言據招承之詞似已明實今欲正法必申呈兩院轉達乃事體也但當時發覺此事止令錦衣衛緝拏各棍原未送法司問理蓋以所騙之人乃一士夫之子以愚被欺若欲送則受財與請求之人於例俱當發遣已既不能禁戢其下又因而連累他人父子前程心有所不安耳今止二棍監在錦衣衛待此歸結竊意謂不必申呈兩院但求一印信揭帖并招詞原贓差人徑送與僕即將來文贓發與該衙立案歸結二棍亦就衛中處治免送法司也此既不傷潘氏父子前程亦不經由許多官司留此形迹也僕以淺薄謬膺重任日夕檢點此身思以率先百辟而頑奴乃敢故犯憲條孽本自作死不爲枉幸爲速除之以警其餘揭帖中明開已監故可也其贓銀必解來者蓋以二棍見其口詞贓物乃肯輸服且僕之心迹亦俟此而後明耳今各省撫院兩司印信關防揭帖諭公事者甚多固不拘於公移體式也鄙事煩瑣屢瀆尊嚴愧悚無已

與孙宜尹

聞故相嚴公已葬公陰德及於枯骨矣使死而知也當何如其爲報哉

與劉進士禹謨

別後一辱記問感荷厚情兒輩得奉教於門下幸甚比來頗知奮勵不敢廢業謝君選期當在八月度其名次當得內除但旣授職則自有官守之責不得專精於教督矣竊思執事大寧旣襄讀禮有暇且憶前別時亦曾有接館之約不知終愛否便中專懇幸惟亮之

答凌叅政洋山

惟公宿望宏猷久淹藩臬旦夕且當有大畀於左右雅志高懷決不能遂也承示薊事咸中機宜謹公臧

帥殫忠効實人罕知者賴公委曲調護裨益弘多節得西報虜酋尚未回巢東虜勢孤或亦不能大舉老隘要處墩臺已就秋防諒保無虞需以一二年守備漸修士氣稍振即可議戰矣奈何人心不同好生異議阻壞成事殊可恨耳

答閩撫涂任齋

海賊挾倭奴爲患閩中之訊欲牽我師仗公雄略威就殲夷從此併力海上盪定之期匪朝伊夕矣慰甚慰甚懋賞酧功　朝廷自有異典孰得而掩之哉

答中丞孫淮海

辱惠佳刻略讀數種皆入玄造與含菁咀華且其識論不詭於聖人向也吾見公之貌而已今乃得窺其深矣穢氏有言千金之富卿相之貴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公以渉壯之年早窺道域天所與也願勉旃自愛歸見令叔慮吾證以山中所得何如恐當遠遜阿戎矣

答中丞李沽渠

辱華翰諗麾從已臨節鎭慰慰雲中迫鄰虜境比年主將非人邊備久弛近得趙帥稍覺改觀公脊其雄略授以勝算虜不足慮矣

答漕河督撫

淮徐困敝已極豈堪重罹大災惟幸新渠安流漕艘無恙然吾元元之衆與苦甚矣賴公經畫有方勞來安集得以少紓　朝廷南顧之憂慰甚慰甚大疏一一覆行

答中丞谷近滄

近來考課不精吏治日敝去歲曾一疏陳之而人皆溺於故常務爲姑息以悅下今實行者惟見公之論先尹而已方今幹蠱之時非加意綜覈不足以振敝維風公之此舉其有裨於治道不淺敬服敬服前所

控者不知其人已獲否便中附及

答總督譚二華論任事實邊

築臺守險可以遠哨望運矢石勢有建瓴之便士無露宿之虞以逸待勞爲不可勝乃策之最得者其利害長短亦不待智者而後知奈何迂闊一種幸災樂禍之人妬人有功阻人成事好爲異說以淆亂　國是又幸天下之有事而欲以信其言闇者不察從而和之數月紛紛盈耳僕隨事破妄因機解惑舌幾欲敝而唇幾欲焦矣近來稍稍寧帖昨巡關出亦曾與之極言其利害又故以他事獎之而使之知所嚮往

自此之後異議者諒無以鼓其喙矣公之忠赤勞勩人雖不盡知我　祖宗在天之靈必陰鑒之願堅持此心保無他虞僕在此一日必爲　國家肩一日之事今人心不同趨向靡定百爾委曲調御僅得少濟終無能大有建明其苦心極力處有不敢爲公告者亦惟仰祈我　祖宗在天之靈鑒此款款耳西邊屢有偵報虜酋未回目前或可無事再假一春寧謐則緊要墩臺皆已竣役即可議減客兵一枝然此須自公發之爲妙且看明春事勢何如再作商量也大疏所陳計慮深遠規模閎闊非爭逐於刀錐者可望已下部議覆但人情玩愒已久雖有良法美意不肯着實舉行一切皆成故紙殊可恨也當此幹蠱之時不少行總覈之政惡能振之哉戚帥久不聞問不知比來何如辱翰示之及謾爾具復不悉欲言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論廣寇

數年劇賊一旦就擒仗公雄略收此奇績斯　朝廷付託得人之效也功高賞懋　國家自有彝典本兵方援故事奏凱論功嗣咨專賀稱以爲滅賊固難善後尤難蓋廣之勛勤非一日矣數年以來憂在曾賊耳未遑他圖也今餘醜雖已就戮而奸民反側者尚

懷觀望山寇陸梁者伺我疲勞海防久廢法紀未張吏不恤民驅而爲盜此皆釀禍之根未可遂謂寧帖也且張璉擒而吳平繼之吳平殲而曾一本繼之往事夫策可爲炯鑒爲今之計似宜乘戰勝之餘威藉兵餉之少裕急將海防事宜嚴加整飭如林道乾輩既爲良民便當遵吾約束渙其羣黨釐其宿弊如懷疑貳即可名之爲賊因而除之仍當於沿海一帶分區設寨修飾兵船嚴申海禁又廣中原題設六水寨今宜遴諳習舟師分任責成至於山寇乃坐守虜耳勝兵往加勢如破竹亦宜殲其渠魁後乃可議招撫區畫已定然後簡汰有司一意拊卹所謂乘威之後以行惠則惠尊而民悅此數世之利若狃於一勝遂謂無事而姑息以求安竊恐亂本不除餘毒再作終當復勞尊慮耳萬里之外事難遙度第以管闚質之左右公其採而行之幸甚

答楊兵憲

近邊兵憲待次撫臺比者借重寔遴選也顧益展猷爲以需崇簡薊事不振久矣頃雖加意整飭嚴明賞效勢在人心不一論議煩多將令不行士氣難作此雖督將領之責然司道實分任其事幸公留意焉

答荆鎭戚總兵

廣事自區區力主夾剿之議及請發帑銀先治海賊諸事人皆未以爲然今偶得成功幸也但善後之圖全在督撫頃所示者悉中機宜已即授之於熊巡撫矣

與漕河督撫

敝省改折漕糧三萬石原因荊州左衛移調　顯陵該衛運船灑泒江西無軍無船其勢不得不行改折非暫因災傷蠲免者比也昨該部不查緣由議復本色竊以爲欲復本色必先造船又議撥軍今湖廣一

省軍衛除邊方守禦外大抵皆爲運卒矣今欲增撥將何所出造船既費不貲撥軍重行勞擾而所復本色不過三萬石況京軍月糧近亦本折兼支則改折事體亦爲兩便又何必拘拘以復本色爲哉今當下貴衙門查議惟公留意熟計之幸甚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

前承差去妄有所陳管闚之見聊以助公一籌耳茲辱翰示欲以貴恙引去大失鄙望炎荒勛勦使公獨勞僕輩亦何嘗不以爲念但善作貴於善成克終乃爲有始萬一代公者不得其人致墮前功則公之盛美毋乃亦有缺乎大疏部已案候題勉思　國家大計愼嗇樂厚自持以副羣望幸甚

答司空林退齋

近見南中駱掌科疏始知公所以屢疏求去之意雖然世之所望於大人君子者固以其能弘濟於艱難也古人違身善君不潔其名願勉抑高懷以副羣望

答閩中涂巡撫

廣寇遇閩師而奔勢窮力憊折腰之兎虞者得而置之論其功閥自不可同日而語但以兩省事體不得不均處耳功高賞薄即鄙心亦深歉焉

答廣中督撫

辱華翰領悉不用斗粟片甲而使積年逋寇皆束手歸降買犢賣刀之化不足以媲美矣慰甚慰甚贛兵援廣聊以拯一時之急耳向此中有欲議留蔡將者僕力止之今廣寇漸平不容再借矣

答方巡撫金湖

惟丈雅望雄才久困鹽驅茲者諸公之舉實出輿議之允正人登覿　國家之幸也賊入應州據報四萬實不過一二萬兩鎭之兵併力蹙之諒不敢深入但虜居塞外者尚多宣鎭空虛殊爲可慮丈宜與繼津

公孰計嚴爲之備

答施兵憲

辱別教領悉往者部擬推陞稍有一二間言後訪之郡中士民咸切傾戴其議卽息公更勿以此介意但委心任理仗大公履至正至於道之通塞有命存焉决非人所能爲也今人心叵測時事艱難遇事則委難以責人事平則抑人以揚已誠有如來諭者至於居上位者一有爲　國家任事之心尤不免於人之相議捧誦至此再三興慨嗟乎此正僕之茹苦而不以告人者也然僕之所以自處則亦唯委心任理仗大公履至正而以通塞付之於命耳將奈何哉辱以僕爲知已故敢盡其區區

答南司徒馬鍾陽

惟公昔在司農僕忝胄監以官曹之伊邇幸得時時瞻儀範奉清論蓋傾向者久矣比者　主上留心國計召公於留京委以重任輿情顒顒方以得人爲慶公乃獨眷念慈闈浩然長往既違鄙願又孤衆心詢知來使言太夫人福履倍增公亦靜攝愈勝不知承歡之暇亦嘗以　主恩士望爲念否乎僕因緣際會謬忝重寄深惟寡昧無補於時惟有薦賢一念庶可以報塞於萬一而今海內名流適於當世之用寔未有踰於公者此惓惓之愚所以結注於左右而不能已也李帥功名著於閩中旣與地方相安何必又爲更置辱諭俱領悉矣

答張盧山

往銓部問可爲督學者僕妄以已見列足下及海內名士十餘人以應之今皆次第登敘獨足下尚滯薄書之任然或又以足下之才器卽亦畀以重且大者不必更煩於文墨間也幸努力自愛僕寡昧竊抱敬賢之心居常所推轂天下士甚衆然而皆不欲人知敢以口惠市德於足下哉致煩遣謝深以爲媿人旋草草附復厚惠槩不敢領輒用歸璧統惟鑒原

答督撫魏確菴

公之情悰苦切西石已備言之顧以疆事孔棘不能從命耳茲奉來教卽白之太宰徐當爲公處

答督撫王鑑川

諸鎭斬捕首虜幾二百級自來出塞之功未有如是之奇者宜破格錄敘以風諸將而人之所見乃有大不然者其時僕偶以病出沭不獲與議徑從薄賚然公論皆以爲未允俟勘疏至尚當有處也

答南司徒張華峰

僕以孤直不能徇俗取容謬當鼎軸爲衆所忌聞公以令親陳道長在南中審爲護持感戢洞於心膂然知公此心非獨私於僕爲世道慮也今歲南北俱水閭閻嗷嗷此中隱憂伏禍又有不可勝言者僕以寡昧秋毫無補於時而拙直之性又不能浮沈和光以保榮祿惟當引去庶可逭責耳

答憲長揚晴川

辱示城守保甲事宜皆地方切務但患有司不能着實奉行耳須屢省詳覈之庶不徒爲文具近來薊事視昔何如當事諸公經略亦有次第否今歲雖幸寧謐來年尚有可慮諸公爲備果足恃否便中更望密示

答薊遼總督魏確菴

遼左重鎮正仗雄才乃西石道公中款懇至不得已勉從所請然區區之愚於交情雖篤而爲地方計則疏矣行矣強食自愛墨子之突恐不及黔也

答中翰張後湖

辱揭示領悉疏當案候春初戒行可也令先翁之謚不稱其行公評咸以爲歉昨已致書霍院求爲其題請改矣茲有一事敢聞掌記先年張文簡公曾得內閣所藏册府元龜一部其後文簡公卒於京邸其僕即將此書於部前貨賣令先翁識其爲閣本也贖而藏之於家嘗語區區曰吾欲將此書仍送內閣以完先代之寶何如僕時起賀曰幸甚此義舉也無何而令先翁亦逝竟弗克踐其言今憶此書必無恙也僕欲倍價奉贖仍歸閣中以卒成先公之志惟執事其幸許之夫此一書也文簡得之令先翁贖之至僕而還之三更張氏皆楚人也將以媲於古之左史倚相能讀墳典丘索不亦美乎

（按文簡公石首張璧中翰先公条璧後張治也初謚文隱）

答遼東巡撫方金湖

遼左重鎮仰仗雄才簡命自天允孚輿論在僕私衷尤爲欣忭雲中賴公秉持公議閒燕虎近亦洞豁無苛責皆公調停之力也

答山西按院饒成山

遠辱華翰知旌節已臨三晉慰慰別諭云云深感至愛太宰爲人所傾殊可歎憤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爲也

答湖廣按院雷信菴

屢辱華翰深荷遠情龍湖老先生改謚事即辱允僉存沒啣感聞桒滿屆期代者擬是遵化陳君此君沈毅敏達可繼公後敝府太守代趙者王君亦佳士也地方有賴矣

答遼撫友金湖

辱教知旌節巳東無任欣慰遼左虜警多在春間防禦之策所宜預圖二帥更換原非鄙意但議者以彼中鎮巡頗不相能欲借曲處之耳議尚未定辱示俱見留念邊鎮至意

又

適借東藩又移西鎮諸老之意僕不能違所喜馬帥素辱知遇文武輯睦邊方之幸也初春已聞有小警願遄發征旆以慰將士之望

答湖廣撫院劉唐岩

承差至辱華翰領悉監利賊首既已首服自宜宣布威信許其自新土司讐殺雖其恒態但至於刼質衛官則事體重大必須會勦惟不宜輕調兵動衆矣從容以計取之幸責成該道兵備於軍衛有司中選有智略知兵機者專任其事或計誘相近土司伺便圖之可也去歲敝縣逋欠漕糧甚多荷臺下曲處其有德於地方甚厚但借過藩司糧銀亦宜補還也

答荆守徐太室

辱華翰感戢厚情惟公卓行宏才久淹外服屬者楚中學憲缺擬借重而銓曹以公資望既深旦夕且將昇以重且大者不欲更以文墨相煩而不知公之標格蘊蓄於此更爲宜也老親家居深荷垂念啣感無任施州土官事前已具復領科中以爲言生嘗之金尚事情與四川都蠻不同故部覆亦甚圓活大抵需以歲月計處之自定

答閩撫熊北潭

比聞山海餘孽尚爾縱橫知公籌晝爲勞乃其用兵次第則宜以海寇爲先浙兵既到宜及其鋒而用之若屯聚坐食無他奇道以取勝使山賊得乘吾之懈非善計也

答楚按院雷信菴

比者旌節按行荆南辱枉顧敝廬兼承厚貺感荷感荷辱教江堤經始羣畚解散在僕得免鄉里之憂黎民咸獲安恬之利公之造福於楚人所宜世世而俎豆之者也差人旋草草附謝感仰之私萬不悉一統惟亮存

廿一卷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荅應天巡撫海剛峰

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能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僕謬忝鈞軸得與參　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爲　朝廷奬奉法之臣摧浮淺之議有深愧焉

荅薊鎮巡撫

虜馬弱矣乃敢鶩入塞內遊騎往來乍進乍退此必誘我也馬帥堅壁威平遏其東犯甚爲得策致之平川出其不意以夜取之必獲志焉但恐我力少備多不敢輕動耳計此時當已退遁卽無斬獲馬帥之功仍當優錄幸與察院一計之

荅薊鎮撫院王鑑川

辱翰示知已得代東征有日無任欣慰虜馬南牧自春涉夏誘我逋逃擾我穡事彼能多方以誤我而我竟不能出奇以制之邊將可謂無人矣今秋之事深爲可虞望早發征麾預緝雄策以副　明主倚重之意大疏所陳事事據實皆可旋至而有效者卽寄語西石公經畧既定惟當遵行約束守而勿失可也

荅潘伯施恒齋

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茹堇懷冰有難以言控者惟當鞠躬盡瘁以達　主知而已其濟與否誠不可逆覩也辱華翰勞問勤渠深荷道誼眞愛

荅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承教虛寂之說大而無當誠爲可厭然僕以爲近時學者皆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故其說屢變而愈淆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虛誠寂何不可者惟不務實得於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異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虛寂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不通矣審如此豈惟虛寂之爲病苟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則曰致曲曰求仁亦豈得爲無弊哉願與同志共勗之也

荅薊鎮督撫計邊鎮臺工

臺工之議始終以爲可行確然而不搖者惟區區一人而已辱示云云近來會士大夫未嘗不一一爲譬曉但今人任事者少識事者尤少任事者眞見其事理之當爲而置是非毀譽於不顧不識事者未覩利

害之所在而喜爲欵言聽説以眩名兩者相與宜其説之嘵嘵而不可止也世事如此可嘆可慮昨部覆兵科疏尚欲下督撫議區區再三曉以頃總督疏臺工限已寬矣賞已併矣大工垂成奈何終止既不可止又何議爲徒使任事者疑畏而自阻耳部中因予言而止覆詞頗亦分曉會軍門可達此意勿生退悔今年虜情可虞聞鎮中哨夜亦有得至虜帳中者想得其的耗幸密以告我當秘之不泄也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論薊邊五患

辱華翰知已建牙誓衆矣欣慰臨淮一至軍而旌旗

服色皆爲改觀豈獨其法嚴哉蓋亦威望素著故也但此中事情與關西稍異虜強一也雲中北直虜庭板升叛逆倚胡爲患二也士無鬬志惟務賄免三也卒惰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則大虜勢以爲解脫之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式遏之功積習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其有瘳乎願熟計而審圖焉

答北邊撫院孟豐麓

徃時總督當秋防之時卽移駐懷來雲中三關聲援遼絶議者毎以爲言然南山一帶逼近　陵京今復舊制令督撫仍駐陽和居中調度東西應援可也乃欲盡撤入衛之兵棄南山而不守則失筴矣且防守數年虜中亦知有此徑路一旦棄而弗守假令虜乗吾之間以一軍綴上谷守將而以勍卒掩吾不備當其時誰任其咎乎善謀國者必不如是之疎也大疏請兵亦爲得策但以京師驕脆之卒使之乗障遠戍恐不堪用耳容與本兵計之

答薊鎮總督譚二華言邊事

卽月三日得大同密報言把都兒於月中旬領三千騎來俺會營約搶京薊俺酋遂率衆於二十等日徙營威寧海之東調集諸部日漸東行云云據此與公所遣偵探相符則虜之東犯必矣聞虜中荒旱饑疲馬弱諸部東西相牽心不齊一或未能深入然不可不爲之備今議者咸謂薊人疲於工作決不能戰公誠督勵諸將鼓率士氣併力一決則呶呶之口不攻自息其南兵三千宜置之前行當虜卽有損失人能諒之若令北卒居前而已擇利便則憤怨愈不可解也年來困於薊議心焉如擣苦廟堂不能擔當祇聽

疑惑奈何奈何京兵已促之赴鎮本兵懦弱甚可慮也

荅薊鎮撫院劉北川言分將當虜

頃得譚公書言各路措畫已定戒備甚嚴諒保無虞但聞虜欲分道入犯則我之勢力自分曹墻古石諸公已自任之馬大付之戚帥燕河以東願公當之朔守仁南人恐威力不足以制諸將須公親駐邊隘督勵將士乃能有功拒之不入此爲上策即不幸而入亦望思爲可戰之具因地合營懸賞勵士乘間覷擊彼亦安能狂逞哉薊事經營數年視此一舉望公留

意辱示某生所著書皆根及理與匆匆不暇細讀聊取其一二策觀之蓋篤志好學君子也惜其齒暮無以自見得公爲之表章亦足以償其平生矣

與薊鎮巡撫

虜情叵測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昨已申告薊人務以整暇毋勞擾毋忘備但得西警少緩專意東防虜雖入吾據灤河以東無足憂者觀公措畫不俟遇敵已見勝徵矣老酋若果不東則上谷雲中恐不得安枕公宜戒諸帥嚴爲之備板升大饑聞日有南歸者亦可因其饑而招諭之

與薊遼總督謀俺荅板升之始

賊聚而西患在雲中晉陽矣旣有的耗公自不得不西應之但南山一帶尚爲可慮幸留標下一二枝以東事託之趙帥乃可專意西防也近聞土虜亦未動薊中或可無虞即有事薊人自足當之無煩西援矣外板升一事望公審切圖之去歲謀之業已六七分就矣而爲大同守所壞殊爲可恨今之視昔則又不同俺酋老矣其子台吉嘗切齒此輩欲盡屠之乘其危惧之時招之易耳此一機也彼中荒旱饑窘人思南歸此又一機也故願留意熟計之今東患在屬夷

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終無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圖也人旋附此以備採擇

荅宣大巡撫劉白川

頃據東西報虜謀皆已解散過望後無警則薊永之間可以安枕矣此雖　朝廷有福胡運將衰然先聲伐謀屈兵不戰在督撫諸公之功尤當與殺敵者同論也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論過虜爭功

宣大之說妄誕狂肆見者無不笑之其意不過妬薊人之戒備卻虜欲邀以爲功不知疆場寧謐　國家

無事人臣并受其霈奚必功之自己出耶其疏不復下部徑批量賞蓋恐部覆又滋口說也公於此但宜付之不知置之勿論若與之辯折則又一某矣事寧之後可上一疏言今秋虜情據宣大初報十分重大邊臣恐懼無措躬履戎行晝夜戒備賴天威遠讋廟堂指畫西鎮之強兵猛將既有以振其先聲內地之足餉守要又有以破其陰計是以醜虜畏阻自行觧散在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在彼有奔走約會之勞臣等待罪邊疆幸勉愆戾云云不惟不與之爭功而反推以與之彼當嚼舌愧死矣恐公聞之或不免動意特以走告統惟鑒裁

荅兩廣督撫

頃廣中士人力詆俞帥科中亦以為言該部議欲易之僕聞此人老將知兵第數年以來志頗驕怠意其功名已極亦欲善刀而藏之論者之言適中其意前聞公以十月進剿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代者或未必勝之且撫按俱未嘗有所論劾乃獨用鄉官之言而罷之亦非事體故止於戒飭然不知其人畢竟何如公與同事必知之真若果不可用亦宜明示以便易置也

荅兩廣李嶠峰

各處有司當易者多但甲科今已除盡須俟新科然僕以為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若廉其已試有效者就近更調可也吏部與大宰公議之大抵論廣中諸吏官以操守為先廉且能上也即不能兼且先取廉者蓋數年以來廣盜之起始皆貪吏利其賄以致滋蔓故唐人有送南海尉詩云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蓋自古以為難也俞大猷者畢竟為人何如便示

與撫院王鑑川訪俺荅為後來入貢之始

昨有人自雲中來言虜酋有孫率十餘騎來降不知的否俺荅之子見存者獨黃台吉一人耳其孫豈即黃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公宜審處之望即密示以信所聞

荅鑑川策俺荅之始

虜種來降雖　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往年桃松寨事廟堂處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齒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頃據報俺酋臨邊

索要僕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拖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來降彼自慕吾之化醜彼之俗故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且給賜衣服飲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卑詞效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於天約以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奉聞　天朝以禮遣歸令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宣大人馬豈復往年之比汝來則來吾有以待之且聞汝子辛愛怨汝之愛少妾溺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蹂其種類旦夕且將殺汝汝肘腋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爲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又聞那吉之來皆其奶公主之其人必有智計可使人審誘之曰我太師知那吉之降皆是汝意汝誠識事體知順逆者今太師已奏聞　朝廷大大與汝官職以賞汝功但今老酋臨邊索要願進羊馬數年貸汝汝等我即寸斬汝矣我太師念汝等慕義而來不忍利賄而殺汝任其索取斷不與之然今有何計可取老酋之首除汝等之害者殺得老酋即封那吉爲王遣兵送汝等歸故地永爲中國藩籬長享富貴渠聞此言亦未必不動吾得因其計而圖之亦一策也虜之入犯乃其常事即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爲衆言所淆今冬節已深塞外草枯彼亦不能遲久且虜中今歲饑荒頭畜多死東犯不遂西搶不成力罷於奔命計阻於多岐衆叛親離內難將作此亦天亡之時也向者僕固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但那吉數人置之鎮城宜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通厚其給賜毋使復萌歸念續降之人眞虜分配將士華人各與寧家亦不宜聚於一處恐生他虞一之見聊備採擇統惟鑒裁

再荅王鑑川策俺荅

降虜事一如公所議　旨云且與做云候　旨另用皆含蓄未盡後來操縱自有餘地在相機行之但留老酋臨邊不搶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爲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願公戒勵諸將但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即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

道擣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薊鎭援兵已有　旨掣回西陲冗中草草統爲鑒裁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欵貢事

降虜事情廷臣初意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獨聞於上然後擬　旨處分閫外之事一切付之於公矣乃昨承翰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稍起僕竊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承教謂宜乘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爲市誠然但　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體今旣與之以官卽爲吾人若設然而納之率然而與之事屬挾取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據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實然老酋舐犢之情似亦近眞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恥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驁駒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先布　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抑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僕料老酋此來決不敢搶東賊之入非其本心非已

密授方略於方公趙帥計此時想已出邊若諸將肯併力一挫之則黃酋不敢復入而老酋之勢自孤計利圖便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筭矣或慮虜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卽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爲衆議所格措畫少失遂棄前功故敢陳其愚

又

頃有妄言者已奉　宸斷黜之此中更無異議但此事關係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失　朝廷之體下可獲柔服之利乃爲勝筭也來教有授使口詞及虜中來語發緘無之想忘付來使也虜使以二十日發去計今想已得其要領必如初意執送趙全等首惡數人納欵效貢索其番文信使乃可奏聞　朝廷爲之哀懇仍加那吉一職銜賚以衣幣禮而遣之則老酋旣感不殺之恩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以銷其惡毒懷我好音邊境之利也處分有緒望先期密示或更有商量乃可題請虜酋賜衣差人於內庫揀鮮好者付去使賚致華卽命製予之大疏已下部當先行優賚徐議陞復耳

與方金湖言制俺酋欵貢事

聞諜一行虜卽喙吮賴　天之靈愚計幸而屢中慶甚慶甚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難之務令執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　朝廷禮而歸之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之利也今錄去寄鑑川前後二書奉覽鮑崇德返自虜中倘有定議幸星夜寄以見教以便措畫鑑川謂馬帥賊在門庭按兵不赴意甚銜之僕再三爲之營解謂老酋方駐在近邊渠豈敢輕身東援乃得免於重參公須爲調護於中可也今秋邊事公功最多須先行薄賫徐當議處

寄太史吳後菴

念昔與公投分非淺中更離隔可爲悵嘆茲當聖明之隆方欲招隱遺於遹軸賁束帛於丘園而公以青年儁才竟爲側格一蹶而不振豈非命哉然人能抑公之官聀而不能抑公之人品能使其事業不顯於當時而不能使其文章不傳於後世其所能者則旣無可奈何矣其所不能者則願公勉焉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降虜事前已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却責令奉表稱臣謝　朝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欵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趙全諸人背華卽夷爲日久矣彼豈不預結於俺酋之左右邊墩之人亦豈無爲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狗乎萬一語泄彼得而謀或聊以脅從數人塞責而　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於　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傳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

強乎虜城外遊騎不絕轉餉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欵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我差官以禮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欵旣伸我之懷柔有體若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唐時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強胡此其可慮者二也今之議者皆以小酋爲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於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今邊防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於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

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犒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筭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許明年當復來侵雖獲趙全等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也大疏早晚卽復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望公與金湖兢兢圖之公亦須移駐鎮城庶便措畫又阿力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質之以相當統惟留意

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向者奉書誠爲過防辱來教事事有備可坐而收功矣慰甚慰甚初擬老酋賞賚那吉加官後思今虜所急者在於得其孫且了此一事待封貢事成則其部下酋長皆授官爵而老酋例有蟒服之賜向後給之未爲晚也旨中不重執叛而重輸誠哀懇盖　朝廷懷柔外夷之體幣布已於內庫索出星夜賫上到卽行事毋使虜久候心變小酋既去宜厚撫之傳與方金湖凡那吉所用諸物可悉與之宴賚皆宜從厚彼亦人也能不懷感他日有事卒相遇於疆場知軍中有王太師亦必避公三舍矣此在公可以便宜行之不必一一以聞也諸逆既入境可卽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於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近邊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劫質卽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矣阿力哥斷不可與之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望公審圖之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聞之意或灰阻願公曲加慰勉此事關係甚重倘處置少失雖離地方責亦難諉況未必得去乎事機所在間不容髮尊見既定斷而行之勿自掣肘彼雖有言廟議已決無足恤也

荅徐太室憲長

虔中之轉已乖輿論至乃橫被口語形之論列則是非倒置甚矣疏中所云絕無影響卽欲擬旨徑留又恐衆不可盖公論未伸將謂僕有私於公則公之卓行貞操終無以白於天下矣故不得已而行勘已曾達意代者令其虛心體察毋入先言諒人心之公自不容泯近訪之敝鄉人云公以志行高潔爲衆所忌似不宜獨咎一人以自樹敵也

荅王鑑川

虜酋內附逆賊伏誅邊境敉寧神人胥慶此不世之功也加秩廕賚未足以酬尚當有待封貢事既與虜

約豈宜先背奈本兵畏縮異常庸夫尚多異議將來若欲收功未免復排衆論但僕昨於處降執叛一事心力已竭今未知復能任此事否時難得而易失功難成而易壞奈何奈何

與王鑑川議堅封貢之事

僕竊祿無補濫被恩私夙夜省循顯躋是懼乃辱華翰遠賀益增其愧耳感謝感謝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媢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壞之　國家以高爵厚祿畜養此輩眞犬馬之不如也僕受　國厚恩死無以報況處降納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諉待大疏至仍當極力贊成但許貢之後當更有一番措畫金湖既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須借公威望屈留數月庶可免事後之慮耳

荅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智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欵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欵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　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塲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

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為　國家審圖故僕以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為言故僕又以為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　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答南御史張懷川

使至辱華翰深荷稚情比來南中諸疏皆慨輿論臺諫公議所出　朝廷耳目攸係願諸君勉旃毋以言為諱也

寄陳松谷相公

都門解袂與玄老相對哽咽者久之不惟感德傷離蓋亦惜大賢之去國嗟善類之無依也別後邊塵四起羽檄交馳幸內外戒備虜亦旋遁有間即有虜孫來降之事　主上用愚計幸而時中板升賊首纍纍生致於闕庭誠　宗社之福邊疆之幸但外寧內憂聖人所戒未知向後何如耳此必台念所切敢以奉聞餘惟若時珍攝以需寵召厚長公惠書冗不及裁荅師翁既去不宜復奪　上左右簪筆之臣也幸即命北發以慰惓惓

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以媢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本兵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於文華殿面奏請旨行之又將　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然呶呶之喙雖已暫息而朋朋之譏何變而動彼既不能為而妬人之有為必且幸其人之無功而求中其說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　旨乃僕所擬其中蓋有二意一則欲公悉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氓畏慮不敢貿易虜入不市釁怨易生今歲且宜召為處置使邊氓賭利則人及樂從一也鐵鍋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閩廣鍋鍛

則不可復爲兵宜稍　市之來歲貢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既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啟戎心昔年古家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頃者流議皆起於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保無可容無令得入鎮城三也馬趙久爲邊帥趙雖喜事　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與虜而又有內主封貢之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含憤蓄愁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積

恨生變四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併邊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邊之珉開墾荒屯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常若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與尚在虜中宜於互市之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擇采提馬在邊土雖借以邀功冒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流[illegible][illegible]之口後四要不預畫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此　他日之憂僕與公委心爲　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採而行之幸甚幸甚

答荊關水部金省吾

遠辱翰貺深荷雅情客有荊南來者道公權政清肅誠近年罕覯濟時大業大丞根基於此可窺其槩矣又仰教仰厚惠不敢當附往及歸璧外小錄奉覽諸惟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與薊鎮楊巡撫

虜已東行不知遼左有備否貴鎮清查虛餉萬有餘人數十年宿蠧一朝剔去可　國計者方且嘖嘖稱羨乃聞近日又欲募卒補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額之外方患無以給之賴此補數似不必更招浮濫以滋冗濫也又聞百川公有示令軍士有能告言將官虛冒軍餉者賞銀五十兩恐啓陵上之漸然其中必各有謂不如所聞者審以見教東事無日不在部懷故喋喋如此統惟原亮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辱華翰知已建牙視事矣無任欣慰北虜乞貢頃於文華面奏奉　宸斷行之惟三邊事體稍異須兩督撫會議耳寧水極當虜衝急宜脩繕昨何君請馬價原與督府會行乃太僕遂加醜詆過矣神木兵備查盤道長有疏意欲照舊似宜從之其參守兵馬亦不必更宂矣

答貴州撫院阮泌城

辱示知安酋事已有次第別時所云今一一具獲實效審爾則差官可不必行矣此事不煩一兵不費斗粟而凶狡服罪地方敉寧人公建此大功宜膺上賞俟大疏至當有以處之

答督撫鱗川

封虜使者本兵依違久之不能決竟遣一參將行其人年少輕率恐不可使之見虜酋第令捧　勑至幕府另選邊吏充使可也副之者鴻臚署丞王勳頗諳夷語能辯番文可備驅使惟裁而用之偶患泄瀉伏枕占授不悉欲言

答廣西撫院李蟠峯

古田積寇盪平地方寧救八公威德所及遠矣頃本兵奏績薦行陞賞聞廣左又以大捷隆恩懋賞當有待也　聖德光被南北寢兵僕伴食無功陰受其福

答兩廣殷石汀論平古田事

積寇盪平黎庶安堵此不世之功也乃呶呶者猶有事後之議雖　聖明遠矚功罪不淆然亦足亂人意聞其說皆柳州士夫倡之以此見丈之暫留數月不獨爲地方計亦所以爲丈計也近來人心不古好生異議以其媢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惟欲偏狥己私不顧　國家便否卽如昨年虜孫之降舉朝駭懼以爲不可納僕曰納之而索吾叛人可盡得也貴州

之事撫臣請兵請餉眾皆曰可許僕曰此渠叔姪鬩爭殺耳不足以煩　朝廷古用客遍會晁自最爾小醜敢戮　天子之命吏不容不討眾皆曰劇賊據險兵力所不能加即欲除之非集數省之兵費五六十萬不可僕曰不然吾知殷公必能辦此諸君但觀其破之此三策者皆大違羣議而僕獨以身任其事　主上用僕之策幸而時中矣乃異議者猶欲搜求破綻阻毀成功以快私指嗟呼人臣為　國家忠計可如是乎若僕則誠愚矣前承教廣臨議鑿鑿可行然必得丈處置有緒後人乃可持循恐終為異說所壞也

南明磊落偉奇之士昨即欲引寘部堂以其夙業習議今初召起聲實未著故暫借敝省撫臺旋當與丈先後登進耳同年在仕籍可用者無幾他日為　國家柱石在丈與南明公新安一郡產此連璧敬羨敬羨先後領華翰或不能盡復大都具此統惟鑒原

答楚按院陳燕野

楚中連歲災饉人不聊生公精覈吏治脩舉實政百方省節加意拊循楚氓所宜世世而須祝者也去歲秋闈流言倏起旋滅今則惟聞頌聲休譽而已徐憲副昔守敝郡甚有政績而恃其才守屢憎於人實院之論蓋誤聽人言非有私惡也襄漢士民自有公論願公博訪而審聽之如事有實跡則亦非僕所能庇也

答松谷陳相公

別後樞衡之地屢致迍邅機阱盈野鳳翔九霄以翁之出處視今人之去就豈得並日而談哉欣慕欣慕蕪錄向欲呈覽以無便翼茲撫臺承差去敬附二冊內學論一義論及策之一二三寔出揣摩知己傳笑於蜀中久矣倉卒不敢脩起居之敬尚容專候統冀台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頃五月二十一日已封拜虜酋俺答為王諸小酋俱授以官職入貢互市次第舉行獨西虜未靖兩督府會議部中遲疑近有人云公謂僕以舍親西石之言變其初說此傳者非也西石之意原與鄙見相左僕初未嘗因其言少有疑阻但以西事與宣大微有不同所慮者撫賞之費無從措處故耳行兩督府虛心計議務求停妥今東事既已就緒在西勢不能獨異幸早決大計以便題覆

與楚撫院汪南明

辱惠不敢例辭登領感謝承教云云今日籌邊第一計僕已慮之久矣但譚戚二君數年間大忤時宰意幾欲殺之僕委曲保全今始脫諸水火一旦驟用之恐不可成徒益衆忌且以九邊萬里之遠馳驅經略而責效於三載之間即二君高才亦未能辦也當留取公槀秘之錦囊中酌而行之大疏封還未敢宣泄惟與谷原

答兩廣殷石汀

前有小東言近事頗悉不審徹記室否紛紛之議聞皆起於柳人聽者不察率爾奏牘其中自相牴牾茫無的據幸 聖明遠矚公論昭然公亦不必以此疑阻要令餘毒盡銷士民安堵則忌吻浮談不摧自破矣人旋附此諸惟鑒存

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新河之議原為 國計耳今既灼見其不可則亦何必罄有用之財為無益之費持固必之見期難圖之功哉幸早以疏聞亟從寢閣始者建議之人意蓋甚美其說雖不售固亦無罪也

又

始慮新河水泉難濟憶度之見不意偶中辱別揭所云剴切洞達深切事理自勝國以來二百餘年紛紛之議今日始決非執事之卓見高識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後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書至即過玄翁言其不可成之狀玄翁亦慨然請罷蓋其初意但憂運道艱阻為 國家久遠計耳今既有不可自難膠執成心蓋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 國家以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 國家也此翁之高爽虛豁可與同心共濟正在於此誠 社稷之福也海運一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尚須淮商直達天津風洋無阻乃可圖之僕猶慮海禁一馳他日更有可憂者耳大疏会同巡撫梁鳴泉不必另疏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膠萊新河始即測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於玄翁未敢遽行阻閣故借胡掌科一勘蓋以胡固玄翁所親信又其人有識見不隨衆以為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遙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觀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玄翁見之亦慨然請停不必阻之而自罷以是知執事向者之言雖極痛切未免預發其機也區區今處天下事大率類此雖竭盡心力不過小補而已

終無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謂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敬所在齊中政事何如兩司及諸郡長吏孰爲可用統希見教不悉

答閩中憲使李義河

使至辱教知道從已入關良慰鄙懷以丈素所蘊蓄豈欲專一丘一壑以終老者哉古人云得時無怠橐粮躍馬猶恐失時今　主上虛已以任宰相百執事師師濟濟咸欲有所表見周道寧夷倖門堙塞以時言之似亦可矣願丈急乘之毋怠又喜樂轉近闕旦夕且將有大昇焉

答南宗伯秦華峰

惟公昔以無妄蒙議私心嘗爲不平會在位者有不悅於公未敢昌言之也茲幸玄翁掌銓又雅敬重故得以贊其區區顧留曹清閒尚未足以展攄宏蓄耳徐判屢有書來道公相念厚情感切感切

答薊遼總督王鑑川

前得饒君書虜王已憤怒北還秋間糾衆來市　計虜帳旣歸豈能驟返商民一散難以復集當秋高馬肥之時值新虜再至之銳求索必多釁端易起故欲延至冬間徐爲措處耳茲奉教知虜尚未去市期近在此月則便當以速了爲妙何必又改期再約乎饒疏已發不上一切惟公所裁但至期仍望公提一旅稍稍西行以彈壓之虜王聞公之來必堅奉約束且大軍在近三晉之文吏懦將亦有所恃而無恐知公爲疆埸摟慮不憚一行也承教謂虜酋動以封爵誇示其衆公亦使人屈禮以歆艷之甚善甚善僕嘗慮虜不慕官爵之榮不貪中國之利但以戎馬與吾相角於疆埸則眞無可奈何今誠有慕於我我因其機而制之不過出吾什一之富則數萬之衆皆可折箠而使之顧今時人皆不足以語此反以爲狂且悖耳

非上谷二市甚得其利黃酋彌耳帖伏皆仗公威望遠懾但水泉事完則大功克就矣頃慶禮告成中外胥悅在僕私心尤爲欣忭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坐鎭在雲貴土司原有故事但須擇廉慎有謀者遣之不然反足以納侮啓釁前見水西衆頭目有疏言安國亨于幼不能統衆此必安酋使之但其中委曲亦宜審處貴竹土司與雲南鎭守不同難以例論或省諭安酋令其安插阿傀停當及各犯盡數就出錢糧抵補俱完許與乞恩盡赦前罪照舊管事則坐鎭亦

不必遣矣阿傀既出省城禍根已絶向後家事亦宜盡卵翼而乳哺之乎在公心知此意審計之耳然事機遼遠不能遥度不敢中制幸與鄭道詳計之

答憲長施恒齋

雷道長誤聽人言論劾徐君徐君又妄自猜疑謂公搆之輾轉相疑竟成蕉鹿受病之根必有所在乆當自知之昨徐君亦有書言此事僕已再三譬曉之渠必開悟其事已屬之陳道長勘處諒爲昭雪徐君平日心行僕固未能深知若在荆襄則誠未可議也

答河南廵撫梁鳴泉

膠河罷議不惟寛東土萬姓財力且使數百年謬計一朝開豁不致復誤後人誠一快也胡掌科之勘議詳明玄翁之心無意必皆足以爲後來處事之法區區何知焉誤辱奬借深以爲愧别楮所云一一領悉

答郝廵撫

西事處置略備部中方議覆行但未貢先市恐非事體至於家丁增餉數欵乃調停撫馭之策恐不宜與貢市同題已屬本兵酌處之戴公計惑於主斷氣奪於嚴旨故倉皇失措如此人旋草草附復西鎮遼遠事機不能悉知望不時密示以便措畫

答河南廵撫梁鳴泉

今歲徐邳河患更劇將来漕事深有可虞得通此一綫以備不然誠預防至計但事関海防理須慎重一應造舟設官皆計慮周悉庶可無虞昨所遣商販須换来面訊之明歲且姑少載試行若果通利逐漸加之可也統惟審圖冗不多及

答宗伯高南宇

辱教知東山情切高駕夷猶殊失朝野之望兹温綍再頒敦勸愈篤恐　上命不可屢抗物望不可終孤區區鄙衷曾與陸儀制略言其槩想亦以轉達矣如僕輩薄劣不足以致天下賢者然公平生自負謂何可終老林壑乎

答河道潘印川

頃報運舟漂覆近百正糧虧失四萬有餘數年損耗未有如此之甚者　國計所關日夕懸切今海道既已報罷河患又無寧時不得已復尋泇口之議頃已奉　旨煩公與張道長勘議幸熟計其便且將從事焉

答關中憲使李義河述時政

伻至奉書知道從已抵關甚慰鄙懷勑書爲曾文書

内監所持茲卽查付奉勑行事可不須又憑也邊事近稍次第賈誼欲以三表五餌制單于蓋古之謀臣策士所以勞心籌慮敝口游談冀望而不可得者正在於此今我不煩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贊我也柰何今人爲宋儒之說沁入心脾與之語此如啗烏附異議紛紛幾至顚躓賴　主上納用愚計幸而時中然爲　國家謀則忠自爲謀則愚矣計然三策今始售一向後未卜利鈍何如辱教云云固知豪傑所見自與凡人殊也誠錄小技不足入目且意大久已見之故未敢寄覽茲奉命付去二冊其中文字大抵皆僕所削若學論二義論及策之一二三則全出拙筆也麻姑擲豆猶作狡獪變態可咲可咲大瑣闈宿望又困藩服鄙心未嘗敢忘有待有待相去伊邇此中動靜想得具聞有可以助我者望不時直教幸勿以秦越相視也

答邊鎭巡撫

辱示言虜情邊事一一俱中肯綮西事以總督持議不决以致驕虜忿憤及奉　旨詰責則又倉皇失措未貢先市殊非事體也威正恰者不知前已授官否渠既能制吉能卽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盡責

合吉通佛經識義理昨在宣大調伏俺答老把都二酋甚有功於中華故特賜勑賞賚此二人者一宜以計用之一宜以禮處之俟延寧貢市事完疏中可略敘此二人另行量賞若疏已發行不及敘錄公可自以己意陰厚之以結其心蓋制馭機宜自合如此延寧勢異馬價平給委爲失宜昨喻意本兵此後尚有劑量也

答總督方金湖

邊事近來處置幸已就緒今秋三陲晏然一矢不驚誠　宗社生靈莫大之慶但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封疆之臣未可一日而忘備也昨具疏請勑飭戒諸邊仰荷　聖明允行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今邊政久弛誠欲及時整理興建鴻業非常人所能也如虞坡二華故事借丈以墨絰臨戎使旋轅附鄙意外小疏寄覽

答薊鎭巡撫劉百川

調取南兵事俱如高議本兵已覆行矣永東小警雖發在遼左然亦不可不多爲之備公但駐適中地方以便調度似未可便東行也聞公與撫按諸君方議調兵行糧事薊永事勢與他鎭不同若侯賊已見形

而後調兵支粮則無及矣事有權宜不宜膠柱惟公裁之

答南學院周乾明

書稱敬敷五教在寛所謂寛者殆以人之才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須涵育薰陶從容引接使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寛義一切務爲姑息弛縱買譽於衆以致士習驕侈風俗日壞間有一二力欲挽之則又崇飾虛談自開邪徑所謂以肉驅蠅負薪救火也本朝監規及卧碑所載稟若氷霜督學使者俱用憲臣爲之皆有深意南都首善之地惟公留意焉

答奉常陸五台

僕雖無似夙抱敬賢之心今幸備位台省其所振舉甄拔不可勝數矣乃平生敬慕如丈者顧不能一引手焉君相造命豈其然哉雖然中心藏之不敢忘也令弟回草草附候聞以華嚴合論梓行此希有功德也刻成幸惠寄一部別具路紬二端侑柬統惟鑒存

答石麓李相公

弟平生孤孑寡與獨受知於門下及同居政府一心協德庶幾有丙魏同心之誼中外士民亦靡不懽忻和合各適其意不啻坐春風而飲醇醪也豈意風雲倏起陰晴頓殊昔爲比目魚今作分飛鳥人生聚散離合可勝嘆哉愴然愴然綠野開尊庭闈絢彩且用慰心自娛而已他何足論盛使回草草附此諸惟台亮不宣

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閭

辱示敝省錢粮査刷已有次第易知單冊正月可完知公爲楚民計慮深遠仰戴仰戴孫方伯前已言其仰承德意悉心措畫此外如溫大參劉粮儲亦誠一時之選也楚人何幸何幸頃得家信言公表閭之命堅不可回方切愧悚乃又垂念先世再辱嘉貺是重僕之不德也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難振乏嘗願以其身爲蓐薦而使人寢處其上使其有知决不忍困吾鄉中父老以自眩其閭里且今歲楚中重苦墊溺少省一分則小民亦受一分之賜在寒門少此無損纖毫而衆多益寡在鄉人則有大惠焉萬望俯諒鄙心出於誠悃並償之命一切停寢則信我之深比之惠我之厚又萬萬不侔矣敢布腹心惟公裁許焉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策黃酋

貴酋書昨鑑川公亦曾抄寄本兵此酋會撫寡謀終

嘗歸吾羈泄觀其書詞已非昔時之倔強可用其羈而制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時用利餌以中其欲諒彼無能爲也其妻家在三衛者卽傳與薊人量加優恤亦制馭之一機也史大官去歲侵盜二酋馬近千故二酋恨之已甚其欲尋殺不獨爲其近邊蓋亦思以報之矣然此雖小僮其技與虜同且倚山爲險料二酋亦無如之何宜撫而用之以爲宣鎭外藩時時戒諭以各守分地住牧爲業毋妄肆侵盜使二酋得借以爲口實但此輩撫賞之資半出軍士月糧割肉充腹乃自困之道宜有以處吳兵憲道南感公同心

之契思以自効其志甚銳不知畢竟能成否辱示今所宜措畫者一一中的但願審度時宜慮定而動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況今時則易然耳

答薊鎭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日來屢辱翰教差人皆不索報坐是失候承示大疏八事公圖之皆已有緖要在邊吏著實奉行期有成效可也然八事之中屯政爲要今之議者皆患兵冗一切務爲淸汰節縮僕竊以爲過矣天生五財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爲足兵而務爲去兵則唐之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繇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將襁負而至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黃酋過來聞漸就羈縻觀其書詞可見此酋雖狼戾無親然貪縱寡謀亦爲易制第無使老把都與之合　兟此孤虜無能爲也疆場小釁或不能無在因其機而御之期不害吾大計耳使旋草草附候屢失裁復幷此謝過統惟鑒原

答吳環洲策黃酋

辱手書及麻參將揭帖具悉黃酋沉迷酒色憚於西搶衄欲近邊謀生故屢次需索又威脅屬夷爲之納進其情不過如此未敢卽踰盟也史大官服屬已久昨又已嚴行約束令其各守分區無相侵盜足矣乃必欲勒之親赴虜帳何爲哉鑑川之意不過以今歲貢市甫完恐以疆場小釁棄其大功不知　成祖封三虜王使命方回冦騎已至許襲殺在大同東邊開市西邊搶掠夷狄之性豈有常哉顧吾制御機宜何如耳犬搖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

加爲且渠戰兵不滿萬人其父叔諸部俱已臣順獨此孤虜如其跋扈以上谷全鎭之兵益以史大官之衆令雲中以勁卒擣其巢穴彼何能爲渠曾占卜當死南朝觀其狂躁不常殆天將亡之矣公幸與趙帥審計如可柔服以計餌之如不可處即宜以大義責之明與之絶毋但姑息養虎以自貽患也聞已遣人好諭之倘得其要領幸即以寄示萬萬冗不多及

答雲南撫院阮沙城

得十月二日書知公前後處置安酋事已竭盡心力功高賞薄深以爲歉然公之勳名著於此矣疏竊奏事人即貴州承差昨已擒獲重治向來土酋搆釁皆此輩爲之倘解回發遣更加重處毋令得脫復爲他日之害也

答總憲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辱教種樹事邊臣摶美虛套大率類此僕起家畎畝頗知樹藝之理昔謝病山居手植楡柳今已鬱然參天若以官法爲之積歲累月竟成虛謬矣初府人建此議僕即與同事者曰種樹設險亦守邊要務也但只如議者之言決無成效同事者頗不以爲然今已數年迄未見有一株成者即如臺工一事當時若非僕力排羣議以身任之二華與公殫力運思躬親督理則今亦當爲烏有矣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昨閣中小疏已曾懇切言之自後積習或當少變　國家欲興起事功非有重賞必罰終不可振來歲擬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如猶玩愒難振則僕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鉞巡邊人臣受　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何如何如

答棠川殷相公

使至知台從已返儒里深慰鄙念宋人有一聯云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孫前一句公已得之後一句願公勉焉使旋迫節草草附復別具侑柬幸惟鑒存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係於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凈修善業皈依三寶我　聖祖謂佛氏之教陰翊全度不虛哉禮曹惟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另疏但今在京番僧皆溷濁滛濊之流不通釋典遣去恐爲虜人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我　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貽諭虜王嘉其善念曲爲開導示

之以三塗六道之苦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說及念珠坐具之類亦可稍稍裁爽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伏凶人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禮樂法度而後爲哉

答臺長蕭兌嵎

辱華翰奬許過情使人愧悚赧以誇陋謬膺重寄頃又特奉　綸音勉以同心望以夾輔日夕兢兢懼無以仰承德意所望海內道誼知契匡助其所不及華公有以教我也近見督府察院論牧地事不相下其言皆過激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自宜虛心觀理

務求其當奈何忿爭如此竊意此事非公不能解之頃已屬意本兵議復牧軍驕悍論久不決或有他虞非細故也

答翰學張鳳盤

別後得途中所寄二書情款備至慰諭諄切觸事感懷不覺慨然興嘆念知己之邈闊晤話語之無從也丘園之賁初擬秋期既復思之得時毋怠況既奉特旨召用自應以趨命爲恭可勿事夷猶矣賁咨人上去草草附復別悰萬種統俟面陳幸惟鑒亮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三終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答總憲孫華山

僕數年圖畫邊事苦心積慮冒險涉嫌惟公知之他人不能盡諒也茲賴　祖宗之靈　主上威德所及東師奏凱西虜款關區區一念報　國赤忠庶幾得以少見矣是未敢有一毫計功謀利之心昨三疏辭賞由中非矯重違　上意暫且祇領終當懇辭以明愚志焉辱華翰厚貺重增其媿佳綢登受餘輙璧附使者草草附謝統惟鑒原

答兩廣殷石汀計剿廣寇

廣事披猖已久一旦秉其後遂欲責效雖管葛猶難昨電白報至僕恐好事者不察事機妄生譁議故即擬旨分剖其事假公便宜俾得以自展焉治亂國用重典廣固亂國也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之奸宄不畏良民無依所慮者費用不給將帥之才公有何妙策幸一一見教僕無魏相坐測之能然以愚忠不量力每事輙欲以身任之或可爲公一助焉願公安志審畫毋自退阻

答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往者察院建坊僕屢書止之竟不獲命僕竊以爲未

爲知我者今聞汪凌二公又有此舉使僕疾首蹙頞跼蹐無措敝郡連年水患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萬姓睊睊口咀呪而心咨怨將使僕爲榮乎辱乎若欲給與折價尤不敢當家有薄田數畝足爲俯仰之資僕又時時以其祿入奉上老親給鮮爲賓客費家不患貧而諸公所餽銖兩皆民膏也僕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頃已有書懇控二公恐未見諒頤公再以鄙意固請必望停寢乃見眞愛若不可止如向者面覆云云准作廢府納價貯庫作數僕亦受惠多矣僕雖無德於鄉人而亦懼叢怨以重吾過諸公誠愛我者宜視其所無者而與之柰何益其所有以滋毒於僕恃公道誼骨肉之愛故敢瀝竭肝膽直露其愚若謂僕心或欲之而姑飾辭以沽名則所謂穿窬之徒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義激心違語無倫次統惟鑒原

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疊承厚貺深荷雅情辱教欲爲僕建坊表閭往固知公必有此舉已預陳悃愊不謂臺符已下郡且娩且感敝郡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僕方欲拯之而未能而敢爲大役以賈衆怨且僕前已有二坊省此不爲缺典而益之乃足以重其過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誠愛我則幸與以所無者若公旣不欲煩有司而又私值以自利是委公惠於草莽也反覆思惟二者俱未得故敢再控諸臺下愚懇不能順承嘉命以速大戾幸惟鑒原

答奉常陸五臺論禪

沈吉士來辱華翰領謝向曾誦華嚴祇見莽宕寥廓使人心涀神搖後於友人處見合論抄本借讀一過始於此中稍有入處佛所說法隨順諸根義無深淺然廣大含攝解脫無礙則是經爲長而論又入法之大導師也僕以宿昔頗種善根今得聞無上甚深妙義歡喜無量聞公將鏤梓以行大有利益謹以俸金二鋌少助工費雖塵露之微無裨山海聊以表信心云耳若諸時事世情非高蹈者所樂聞故不具論統惟鑒原

答南司寇謝泰東論刑獄

前得西石書言丈不嫌岑寂樂就西曹敢爾推轂若僕私衷固有待也南中人情狡僞詔獄繁興擬議失中致傷和氣誠如尊教丈 留意於此卽澤流寰宇矣處天下事非至虛至平不得其理而詔獄民之司

命所係尤重項見今之持法者類以三尺行己意耳嗟夫天子猶不敢以己意生殺人况人臣乎包子尚未到渠初聞山東之轉即掉臂而歸還是舊時情態今得此報當欣然就道矣

答宣大巡撫計處黃把二虜

辱示虜所乞討後六事之不可從公已籌之熟矣即前六者亦宜再加審處而後可以愚計之封爵於國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爲不可但聞把都病已危儻封之而死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紛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勢而爲之處增

加撫賞所費不多但不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爲常例此例一定彼即視爲當得與之不足爲恩減之彼即生怨但可於經費之中少從寬假以每年所積客餉動支什一以充撫賞隨其所乞者裁酌與之縱量給珍異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皆在於我彼欲乞活不得不仰給於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亦須題請奉 旨乃可其貢使入朝向已議定恐難擅開且彼雖暫時馴伏終與三衛不同待數年之後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使虜爲我制不可受制於虜近日 鑑川措畫事頗覺窘迫曲狥恐將來不可收拾則爲虜制之道也東夷去留何足爲中國重輕前曾奉告謂但可以此詰責之使屈曲在彼不必苦苦索還若索之太急則彼又持左券而要我開軍門通士楊亮乃遂許以五百人糧賞而其二比妓遂相隨住牧於龍門教場夫盡東夷之衆粮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之數不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既在此住則黃酋又因而往來近地二史皆將服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養虎貽患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以五百人粮賞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士誘虜言中

國欲與結婚也先貢馬納聘而 朝廷實不知也卻其聘遂生釁隙致有己巳之變此前事之可鑒者豺狼虎豹亦有豢養於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効鷄豚犬馬可擾而狎也今其婦既以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勸其歸不爾將來必爲患公當思余言且上谷事體與雲中不同而公之所處與鑑川亦異僕請得悉言之蓋求貢之議本起於俺答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爲誠懇若黃把二酋原出牽復非其本心故每每設爲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

之心也夫彼既非俺酋之心而我乃以處俺酋者處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鑑川自建此議朝廷恩賴頗隆渠亦自知非久於此但欲及身無事常恐少有破綻虧損前功故雖知其不可亦每每曲狥之公初開府責望甚重二虜爲剝膚之災且非旦夕可脫者若不及今定一規模以爲經久將自絆其足望實俱喪矣此又鑑川與公所處之不同也雖然僕料此虜無能爲也二年之間邊鄙寧謐首議之人功效已見卽有小失無損大計向者小疏亦已明言之矣況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此二醜亦何能爲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與有識者計之近得吳少參書言閫守中事有主之者其意似疑趙帥不知渠與趙平日何如若果有此望公一一調處之

答邊道吳道南

辱華翰具悉貢市伊邇諸凡惟留神審畫之切盡欲支俸則順義亦當給以王祿耶人之無識一至於此可咲可咲督撫爲閫外重寄操縱可否宜自有成筭奈何獨窺廟堂以爲重輕乎

答兩廣殷石汀

調募浙兵俱如公所議頃又疏請於　上特發馬價銀拾萬以助軍費此二事近皆有建議停止然以廣中之事急故不敢狥衆議而誤大計許瑞若果傾心效用則以賊攻賊策之最妙者萬里之外事難遙度用兵之機忌從中制惟公熟計而審圖之

答松谷陳相公

長公至拜領台翰嘉貺深荷不遺伏誦道履佳勝尤切慰仰希文後樂翁誠獨際其盛然忠臣雖在畎畝憂國之念未能遂忘不肖謬劣追陪元宰賴　朝廷之福外內寧謐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可以摩祿而揣但揣時度勢每抱隱憂將來又不知孰爲收拾耳感使回草草附候起居外具不腆少伸微悃統惟鑒原

答宮端吳澤峯

惟公昔在詞林素持高節乃爲緇塵所黜私心極爲不平方欲爲公昭雪致之亨衢而大疏適至故特破例爲請於　上然公之心迹雖明而車已懸矣厚蓄宏猷未得一展安能不爲世道惜哉辱華翰使旋草草附復諸惟鑒原

答憲長徐太室

知賢不敢蔽是非不敢枉公非有求於僕僕非市德於公行吾直道而已乃辱遣謝深以爲愧訊之來使聞公北上無期雅有終焉之意僕竊以爲過矣方今周道寧夷賢良彙進以公素所蘊蓄古人事業豈足爲哉願勉抑高懷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

安慶之事其變雖不甚大然　朝廷紀綱所係不容不肅法一處往時振武之事姑息太過人敢效尤今借此一振　國威亦弭亂之一機也然府官始則措置乖方致人怨忿終則擅離職守逃往留都亦不得無罪今當先正倡亂之法後究致変之由低昂輕重之間貴得其當而已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大疏海運事宜處畫周悉今歲果利涉無虞此後即可漸增其數裨益　國計誠不淺也頃聞運船過淮甚早橫決之患庶幾可免萬公已至河上河漕事體如左右手同心併力乃克有濟惟公留意焉

答楚按院陳燕野

承示賦役提綱冊已周覽一過井然有條大抵財用經費惟條貫精詳出納明覈則節用之意自寓其中者代公者肯再加申飭諸司長吏遵奉惟謹則規格永定雖有姦民猾吏無所措手足矣監利大盜久要鄖懷以有司不能任其事不敢易言之茲聞首惡已盡擒獲餘黨稍稍解散數十年巨憝一朝剷除非公沉機定筭安能辦此喜躍之懷良不可任監利李尹不費兵力收此奇功允宜破格優錄或暫加服俸仍管縣事他日以兵備僉憲處之何如郡中人來言谷廖江堤俱已報完諸吏仰承德意惠洽閭閻公造福楚民誠有甲荊衡而被江漢者感德之私不知當何用爲報也

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黃酋

把酋死上谷以東可以安枕黃酋孫虜勢將益弱近報吉能亦於三月三日病故俺答哭其弟西傷其子志氣蕭索恐亦不久天將亡胡於此可見矣但在處之以恩信其子但堪負荷即令赴告俺答奏請襲職管束其部落不必擇賢撫賞之典亦如其父不可有裁頭目中有少知禮義能用其衆者亦宜陰厚之使之歸心中國則盟好永堅邊塵息警矣把酋之子不知何如僕料黃酋必思東併今宜扶植青把都使之力抗黃酋黃酋若有東併之志只可責之以大義

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敝而歸命於我俺酋老矣必不能東略此皆中國之利但在智者審圖之耳聞黃酋二妾皆已返其故巢幸甚幸甚僕常有狂志謂黃酋可擒今惟公可以語此暇時與吳少參哲寄計若彼誠馴伏則亦不必爲此奇事矣趙帥吾撫之甚厚乃其心憸狠如此可惡可惡昨對其使面加叱責彼亦知懼然少參素履端潔誰不知之公又爲之疏畱部中又已紀錄則彼不能掲之適以益彰其賢耳會少參來加慰藉武人不足介意今方欲任之用其長而略其過可也

答王鑑川論胡運之衰

把都吉能一時俱殞黃酋亦且病發天之亡胡於茲見矣但在我處之須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即令告於順義奏請襲職不必擇賢要令其勢分而易構則我可因其機而制之數十年之利也辱示措畫虜情及往來書論一一俱中機宜所與言佛氏因果之說妙甚妙甚雖然此雖一時應變之言其實則佛氏所謂如實語也不誑語也大雄之教慈悲廣大豈不知哉今錫既有此浮言又當具一疏得　旨乃可飛行夏撫本無大過玄翁以其經論不可留之蔡兵備引去以劃調代俱如尊諭目下虜情有何變態俱望見教

答奉常周少泉

叠辱翰教深荷雅情今同鄉諸賢皆聚於留都宂散雖僕之不肖不能相引而諸公之處心無競自甘沉寂其賢益彰矣

與王鑑川計虜情

虜酋之死可喜也亦可慮也喜者卜胡運之將衰慮者恐諸部之無主今歲貢市愆期是其明驗須見公措畫彼中事宜極爲得策恤死立生以永固盟約羈

縻之間惟公相機以行耳比探得虜情一紙錄似公覽今俺酋無恙目前諒不至爭張但在我備禦之策責在急圖誠有其備豈惟無患即大功可成也適有所感懷抱欠佳草草附復諸惟亮在

答臺長蕭兌嵎

辱示牧地議增馬額以事歸之司馬則事權歸一而馬政亦因是可舉甚善甚善但開墾之數不止於五十萬而議徵銀不過十萬似爲太少大抵察院之議不欲以餉入督府今若就與察院虛心議處亦與渠職掌有裨也

答宗伯潘水簾

辱别諭一一領悉白首相知猶按劒也况他人乎然義命之學竊嘗聞之矣自檢平生不敢有一事負國家不敢有一念負於天下賢士大夫至於去就有命存焉惟靜以俟之而已猥辱至愛中心藏之

答兩廣郭華溪計剿廣寇

兩江寇盜爲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之餘威用足下之妙筭殲此豕鼠諒不爲難但炎荒瘴癘之區屯數萬之衆役不宜淹久責在臨機速斷沉謀遄發先併力以破其一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相持於嶔岑之間使賊跧伏巖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兵機不敢遙制特獻其瞽見如此惟高明採擇焉

答藩伯陳羅山

昔從鄴下得望下風繼會舍親王司馬稱公遂左事盃斝唱酬暮之然實未嘗有所推轂也二十年科第今猶淹在藩服如僕安得謂之知人能爲士哉而又敢以市德於公哉猥辱遣謝深以爲愧二復華翰文藻璀璨歎羨稱禄差人旋草草附謝厚惠槩不敢領

輙附使者歸璧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節間承肅觴之寄深荷雅情謝謝酋婦素得右其少子情似爲真彼若請封乞貢宜令順義爲之代請如其執迷不反則宜姑置之度外不必苦要之量此孤虜亦何能爲况其母子異心亦終當歸吾羈紲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吉酋既歿其子得如二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鄙意謂宜令順義爲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俺答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益尊且其子尚未固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答楚撫院汪南溟

十年之諾至今未踐茲奉新命再督前逋無任悚仄比嬰俗務文事曠廢毛公楮氏幾成絕交矣且屬有公私之冗願少假旬月稍理舊業勉圖報命

答邊鎮督撫

辱示虜乞四事本兵方行議處諒在必從亦未見有異議者獨該科有一疏耳比奉公書責讓僕於宣帥有所私庇僕不識其人也第見前任督撫諸君咸稱

其才勇可用比之雲仍尤爲近實故特有獎借之詞冀其能感奮爲　國家用命如其狡飾倚借罔　上行私國典具存孰敢庇之近訪知其誣玷司道事卽使入傳語深加叱責此足以明僕之無所私庇於人也正功罪明賞罰懲奸蠹實此督撫事也僕輩何敢屈撓焉區區一念奉公守法之誠幸垂諒察

答應天撫院張崌崍

案發之事　朝廷欲借此以振舉紀綱折伏奸宄乃本意也查守並逮禹不得已其中委曲難以盡言昨逮至之日卽令該衛姑羈其行又徑送司不復考問問究竟不過送部調用耳逆弁俱擬寘之重辟法司方奏當未上決不少加姑息黃判實始禍之人法當重治細觀大疏則其事之顛末晣然可覩矣

答王鑑川

主少國疑艱難之會正宜內積悃誠調和宮壼外事延接收攬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傾而玄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旋比讒佞棄絕石交語之忠告不惟不納反致疑怒竟至於此豈非天哉當其時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僕猶冒死爲之營訴爲之請驛謹得解脫然國體士氣所損多矣嗟乎自古讒人亂國可勝痛哉幸新皇聰穎異常雖幼沖已具大有爲之度區區愚忠幸蒙俯鑒方今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內外事情幸已大定但邊事虜情日夕在念腹心雖安四肢豈可忽哉萬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誠高見淵識石畫鴻謨非公愛我之深曷得聞此三復三嘆敬佩良箴昨本兵虛席公論咸歸公與西石乃太宰謂渠復銓之始嫌於首用其親且貢市方殷猶借重望以鎮之計非久當別有簡命也

答棠川殷相公

伏惟　先帝恭已守文澤被寰宇臨御六載天下晏如遽爾龍馭上賓攀號莫及此臣子之大痛也所幸新皇天縱睿資雖在沖年已具大有爲之度此又宗社之大慶也獨媿非薄謬膺重寄方將敷求於賢哲借助同心望公珍重以需　召命辱翰貺使旋草草附謝別具薄輸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劉平川

辱翰示領悉西邊貢市已報完獨宣大事體尚在遷回鄙意謂不必候齊卽有一二枝不在且置之度外可也

答薊遼總督

辱教撫鎮相與既外合中離勢自難久但目前非易帥之時俟秋防後圖之耳西邊貢市已報完上谷雲中反覺爭阻鄙意謂此事當以俺酋為主永把二枝且當置之度外耳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西邊貢市告完榆鎮事體尤為寧妥皆公經畫之力也欣慰欣慰上谷虜情少覺搖兀然鄙意謂此一二枝不足為輕重來則勿拒去則勿追在我自有餘力而鐳川必欲羈致以求完美則去來之機在彼矣目前喜 朝廷穆清宮府寧謐 宗社之慶遐邇惟均

答郎陽巡撫凌洋山

屢辱翰教深荷雅情僕以寡昧謬當重寄別無他長但性耐煩耳今喜朝政穆清內外寧謐可無煩尊慮敝鄉水災特蒙軫念諸所蠲恤該部一如所擬疲瘵之氓幸獲甦生公之德澤卑衡巫而陵江漢矣感仰感仰

答兩廣殷總督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宜乃可近來議者紛紛然 朝廷既以閫外託公任公自擇便宜行之期於地方安寧而已雖彈章盈公車終不為搖也汪南溟又桂南議已擬 旨留用俟去冗甚草草

答司馬劉滑梁

惟公昔在計曹以守正不悅於時宰致忤於中貴士論每為惋憤茲當 朝政更新首蒙簡用從人望也願遄發征麾以慰惓惓

答司馬戴肯菴

屢承翰示已具覆如別楮聞套虜西掠失利彼方搆禍於番夷則在我可因間益脩守禦以備不虞東虜骨肉爭離俺酋衰老倫欲求安皆中國之利但願諸公努力勳名毋失此機會 主上雖幼實具大有為之資亦不欲苟為旦夕之慮而已貢市事所司一一具覆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頃報虜警雖在遼左然彼垂涎灤東數年矣于鄉之震所宜慎防山陵不必西赴但保羅場無虞即所以効忠也撫賞用馬事已下部看處

答孫巡按

屢示虜情具悉黃酋素驕驁必不肯樂附土蠻骨肉爭離天亡有日但靜以待之俺酋聞已就得勝市不

知能堅守約束否事後再望見教

答孫兵備

虜聲在遼左實窺濼東于鄉之震所宜愼防今方有事山陵務期疆場寧謐烽燧不警庶逭宵旰之慮望諸君留意焉

答薊鎭巡撫吳環洲

辱翰示具悉細察虜情昆婦貢市似無來期永邵雖爲所牽然貪漢財物可招而至然皆無足爲輕重第常以不貢責之時出小利一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爲薊鎭害耳順義表貢已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爲佳亦足以驗其無他也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前後奉翰教情款備至不勝感念虜王表貢該部已題請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精美亦足以驗其誠悃無他也昆婦愚悍似無來期永邵卜雖爲所牽終貪嗜關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爲輕重第常以大義責之時出小利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爲薊鎭害足矣辱示撫賞冊據三鎭一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稚又不啻數十百萬矣唐代宗親叩首於葉護馬前爲百姓請命父老觀者皆爲流涕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今所與虜者 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公與僕所爲 國謀者忠乎否耶而呶呶者猶以爲言是其識反出長安父老下矣幸 主上雖在冲年已具大有爲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確政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信擬於表貢後當以邊事虜情細細陳奏且以明公任事之忠塞呶呶之口俟山陵畢後乃得暇耳公幸自信自堅勿以浮言爲介令揚鳳盤人去草草附此

答劉總督

尅糧充賞邊軍困憊已極薊事之不振則職此之由今戶兵二部已議爲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爲歲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無窮歲復增加曷有紀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將不知其所終矣薊門事體與他鎭不同僕日夜念之未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蹙而語屈意而從也僕亦坐是往往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薊者然司農所藏委爲匱乏固亦無怪其頻蹙也幸僕今冢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鎭巡諸君虛心商量

思一長策着實整頓一番庶爲經久之計若但折東補西支持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復孱而莫支將來必有以爲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僕將有山陵之役若瀚東轂警期至陵上一會罄所欲言有警則已

答王鑑川

前啓附令甥人轉致諒徹記室虜貢已進賜賚有加順義誠款與公忠勳　主上皆已具悉有書與順義爲言　天子生而神靈十歲即能信任輔臣親決大政渠當益堅忠悃使華夷嘗享太平之福如昆婦一枝愚悍不順天道者天必絕之將來自可見也田世威回草草附此

答總憲李石塘

近來時事想俱有邸報公所具不及一一奉聞數月以來人心稍覺歸正士大夫始知有名節行檢之可貴自茲以往日慎一日庶幾昇平可致但自媿綿薄不堪重負耳公正直清亮人倫冠冕淹處節鎭未允物情旦夕當別有處分人旋草草附此

答荊守王古林

貴泰官來辱華翰具悉劉江陵尚未至至當以諫議處之昨九月十一日梓宮發引十九日掩玄宮大事已畢朝野清晏　主上日御便殿講學親政昇平之效庶幾可睹矣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套虜西掠失利必思報復彼之禍結於西則邊境可以安枕矣年例及鹽引銀已告計部給發人旋此復

答杜晴江

惟公以直節見忤於時經綸久卷茲膺簡擢允協輿情况屬清明之朝尤君子彙征之日望益展弘猷以副鄙願僕受　國厚恩死無以報惟當旁求賢哲共熙　帝載而已

與南刑部謝大東

僕自當事以來日夕兢業惟恐蹈於矯枉之過顧有不容不釐剔者要亦順人心之所共欲者因而行之不敢措一毫枉意於其間也頃衆掌故請　主上御便殿召見府部大臣諮詢之端於此已見目前景象似爲穆清此後唯當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但人苦不自知非得道誼知己時時提覺不能濟也幸必有以教之

答湖廣巡撫趙汝泉

惟公去楚數年楚人思公不啻赤子之戀慈母也茲得再借爲姓同欣豈直僕一人之私慶哉比來楚土凋瘵視昔更甚連年澇墊民罔攸居目前諸務水利爲至望公留意焉

答參議吳道南

辱教滿紙皆藥石之言但謂僕驕抗輕棄天下士則實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無不可也吳堯山奉命閱視宣大僕數年以來經營此地頗費心力今以託之屬望能淺不知肯爲　國家措一臂否也

與南宗伯秦華峯

頃者浮議之起實緣公入賀一行然公論可終泯乎悠悠之談或謂僕有不悅於公此大誤也公之起用僕與有力援之於久鬱之餘而薄之於嚮用之日揆之情理殆不其然恐公意有所疑故敢直披悃曲惟公鑒而安焉

答兩廣殷石汀

辱教滿紙誼同金石至如放四海而漸進納百川以有容許以同心作其鼓舞踴躍之氣教思無斁銷其跳號拂鬱之私尤見公沉機遠識中才以下所未易窺測者僕雖淺薄敢不夙夜以奉良箴所幸　主上

年甫沖幼聰睿異常又純心見任既專且篤即成王之於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媿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覺穆清自今而往惟當益積悃誠恒存兢業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嶺表之事一以託公必無敢掣撓之者願懋建奇功以副輿望廣右府江兩已舉事度郭君才力足以辦此不意懷遠又爾阻阨撫新附之衆不宜持法太急此亦有司之過也但古田反側之人將視此以爲嚮背幸留神速處之

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今方內乂安所可慮者河漕爲最茲賴公之力經理什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來歲新運又已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慰欣慰大疏所陳一一有裨　國計已下所司議行敝省連年墊溺近得鄉人書皆以打造海舟爲苦望公留神一酌處之則疲氓更生之幸也

與郭總憲

懷遠之事雖有司不善撫御有以激之然至於戕天子之命使則亦王法所必誅也且新復諸邑將視此以爲向背決當討之聞兩江已進兵冬盡可得奏凱如乘戰勝之威還師以襲之周易易耳但不可預

露此機恐鬨風鼠竄難以蒐獲姑聲言撫之乃可成也然此乃兵機不敢遙度惟高明裁之

答巡漕張懷洲

轉漕以河道為正海運備不虞此誠確論昨已告之計部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鋭意任事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小有失損無害大計何必諱言處補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責也

與戚總兵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佞囑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毋自啓侮昔李愬屬櫜鞬謁裴度於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於薊事甚有關係幸留意焉

答巡撫吳環洲

永邵卜今歲貢市誠款頗堅具其所領衆盛蓋亦東郡之雄也昨陞秩加賞事一如鐺川所請青把都為其母所制既無別情寬至來春亦可原額馬數不責補矣

答孫巡撫

辱示一一具悉青把都母子既有欵貢之漸俟至來春八貢亦可黃酋窮處無賴攜棄於屬夷撫賞委曲調處目前定無他虞然不能保其終不變也然此酋將來必不良死公試觀之

答劉總督

合練之法不獨勤兵習戰又可以預伐虜謀守邊之策無急於此矣此中已預知之幸勿為慮目餉水運具如大議已屬計部覆行

答王督漕

敝省造船擾民之說果出於劉參議前曾以禀揭寄覽而楚中士民亦即有為此言者大抵皆有司不善奉行之弊也今業以將完勢難中止但望調停善處之若河運則事事親理明歲可期萬全鄙懷不勝欣慰公以全力用於河漕而以海道為不虞之備可也

頃者南議已即奏　主上言公任事忠勤轉輸有託悠悠之談於重望初無所損

與河道萬巡撫論河漕兼及時政

頃者南議之起有識者皆為不平非僕私懷有所獨厚今則譽言日至浮談漸盡矣夫人臣能具誠擔任國之寶也使僕苟可以為違之保護之即蒙嫌樹怨亦所不避但願天下士大夫共體此懷無負　朝廷

耳承教務頭年預爲次年之計甚善甚善果若公言豈惟目前賴之雖萬曆千百年亦無恙也然公能使河渠安流往來利涉而不能使兊運之期依限遄發此責在漕臣矣近來朝政愈覺清泰宮闈之內藹然如春肅然如冬　主上銳意學問隆寒不輟造膝諮訪史不殫書搢紳濟濟各勤職業庶幾協和之風自茲以往唯當範我馳驅按轡徐行耳辱道誼知契敢誤以聞

答王鑑川

比者奉翰教溝冗未能隨答然諸所請者一一具如尊指屬所司覆行矣堯山少司馬行時已屢囑之云宣大事體與他鎭不同北門有寇公諸無足慮者歸來但可告成事耳無煩刻覈徒亂人意然此公爽朗濶大必能成也辰下聞遼圍敉寧內外咸慶羽書稍暇惟公強食自愛

答總憲朱龍岡

僕以淺薄謬荷重任日夕悚惕辱華翰獎譽過情深以爲愧西土寧謐眞慰　朝廷宵旰之懷昔人謂自古疆場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僕嘗以爲名言惟預脩戰守常存儆備則不容頃刻少忽

耳惟公留意焉

答督撫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辱示昆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驕悍誠爲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其子父不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場小釁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方亦終當歸吾羈紲也昆都老而譎數年以來東斜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爲之比之黃酋反爲難制然俺答旣已帖服黃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言於邊外云昆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爲也如再言封王事可以好語款之云俺答汝兄倫序爲長且首發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　朝廷嘉其悃誠故厚賴而王之汝頻年爲患於中國未有尺寸功何得遂與汝兄等我　皇上併包兼容何惜一王號而不汝畀但于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後當與汝奏聞　朝廷一體封王加賞若欲借此事以啓釁則我惟有一戰耳渠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鎭之兵當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文臣事虛文而無實用武將狃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最中邊吏之膏

有今若不破此套而徒爲整理云云終成畫餅耳趙帥前有人來甚感公禮遇爲必盡力草草附此諸惟鑒存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終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伻至拜去年六月翰既萬里遣使踰年始通感戢至情非言可諭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爲時所羈絆遂料理人間事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即時發一弘願願以深心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　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爲已有幸而念成緣熟上格下孚宮府穆清內外寧謐而正以退食之餘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涼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躁殊塗其致一也三塔古蹟一詩不足以紀勝當爲翁作一記以垂永久顧今冗甚且未遑有便幸寄開山重建顛末正二三年後即欲乞身歸政尚當與翁期於太和衡湘之間一盡平生使旋草草附謝外飯僧銀二十兩禪衣一具內色紵二端少見遠意並近日奏對稿奉覽統惟鑒存

答潘總憲笠翁

昔年奉教門下辱翁於後輩中獨蒙鑒許僕嘗感其意愧未有以當也茲　英君御極百度維新僕以淺

薦認當重任方將弋冥鴻於江海拔碩人於邁軸乃聞翁絕意風塵厭棄人間事白駒過隙祇用悵然諸公子咸有濟時之才而明允篤誠不忝龍圖之子濂美深美廣事近以屬之殷司馬此君才略足以辦此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當得盪定辱翁垂教當奉周旋

答趙汝泉

薦賀媿不成享乃蒙厚酬彌切慙歉改折所請已下部覆行堤工須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千丈之堅俱屬無用矣近來吏治頗為清肅雖司牧者不以民事為重好為虛文相誑計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惟公與監司留意焉

答汪司馬南溟

辱示餉議精覈委悉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數挹彌襟獨計部謂支剩之數與徵發相牴幸再加查核乃可以聞也比來一夫作梟幾至燎原幸　主上明聖而左右近習亦皆素諒僕之悃誠得以摧折禍萌導迎善氣二三子以言亂政實　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是乎若儀諸仲山甫之德則曷克舉焉猥辱鑒獎彌以為懼

答司馬吳堯山

脩邊大疏已下部議覆乃督撫二公之見與公議相牴而撫臺尤為矛盾何耶設險守要乃邊政之大者況此係脩復頹廢非創有更建但邊長費鉅須漸次行之耳馬帥既被重劾必當罷之第苦代者之難奈何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之始

都蠻為害多年不容不除聞之譚司馬云蜀中兵餉取之存留儘可措辦俟兵食已足方略已定可一鼓平之但用兵之道全在將得其人前承教謂劉顯足辦此事昨科中用閫事論之鄙意以蜀征方始不宜輙易大將而司馬又不敢獨當故洛之於公也若其人果可用不防特疏留之立功贖罪如不可用則當別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如玩寇無功必將前罪併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惟公熟計之

與廣東按院唐公

府江盪平懷遠計當不日就戮可逭　九重南顧之憂矣欣慰欣慰　主上以天縱英資勤勤學問比來

一二大事羣情所洶懼而莫必其所止者須臾之間咸底救定自非　明主信任勿貳僕得効其赤忠誠宗社無疆之慶也忝在知契附此以慰懸念

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頃聞台從至荊親詢民瘼惓惓以江隄爲慮善甚善甚新搆蝸居三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感但僕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造錦衣亦止借便差用誠恐驚擾地方也今堤工方興疲民無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豈復有餘羨爲僕營私第乎僕雖無德於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買怨且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卽給付工匠卽有不足以後逐年　賜賴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於楚者必慕爲之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其罪愈重萬望俯諒鄙衷亟停前命俾僕無惡於鄉人無累於清議則百朋不爲重廣廈不爲安也人旋附此諸惟鑒原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茲膺特簡允愜輿情恒臺外控三關內制畿輔安攘之略惟公是賴近來吏治頗爲清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爲急崇尚虛文計日

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慮矣惟公留意焉

答文宗謝道長

疊辱華翰具悉雅情近來俗尚澆漓士鮮實學南畿多士之區首化之地惟公加意一振之陽明先生從祀事以宗伯病不能會議久稽題覆好事者遂乘間而詆之其言粗淺可哂然何傷於日月乎

答宣大孫巡撫

黃酋車夷事前吳環洲撫臺疏甚善卽與本兵議從其策矣乃督撫之意又與不同而撫臺之疏亦爲中止今本兵姑先覆大疏行督撫議處要之撫臺之策爲長也

答巡撫吳環洲

黃酋事本兵候大疏未至據獨先題適督撫亦有疏至並行咨議幸熟計之趙帥病果痊若尚可驅策宜明告本兵今代者誠難其人也華翰云云具悉

答閱視司馬吳堯山

頃先後大疏所司已先後覆行閱視事竣可歸報主上矣馬帥褫職　國法已彰僕以淺薄謬肩重任

雖不足以當天下事然一念公虛平直則可以告於天地　祖宗之靈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乃昨見少參有書甚爲公不平共辭怨憤使人難堪今九邊之事宜大爲重不以付之他人而託公者以公爲心知故也又面請於　上特賜命服以寵其行公視僕此心爲何如哉渠乃以僕爲厚猾師而薄故舊豈不厚誣我哉區區之心惟公垂鑒焉

與操江巡撫院言棍徒假借

近訪得清江驛騙奸徒乃夷陵州人不知其的名曾在敝鄉爲午山公處代班壞事隆慶四年在儀眞地

方附一油客船來京沿途卽詐稱僕家人差送酒米船上揭挂內閣牌面詐寫僕拜帖見翁見海見海之明亦爲所誑給與照身批文一路免抽稅打過關直至張家灣幸僕知之差廠衛人拏送法司問發邊衛充軍至戍所又詐稱僕家人誑惑宣府總兵縱令脫伍不意今又發於清江其言徐寅生張壽童及買路網銀遞回原籍云云悉妄也竊思僕素重名檢雖親子弟無敢以毫釐干於官府三年前曾有一家奴指稱小兒名目誆人銀三兩當卽送本府杖死可恨此棍無故隨處打網汚人名節今幸臺下覺其詐所拏為僕重治以除禍本奈何又輕縱之渠之罪不止黥哨今得漏網將來又不知作何狀矣若尚在配所幸爲僕盡法處之如已逃脫幸審與遞者并逃奴朝吉俱多方捕訪務令得獲忝公知已必同其好惡乃見眞愛冗中草草餘容續裁不悉

答閩視汪司馬南溟

額餉儀本久與督撫會計乃疏聞後又有一二異同不得不再行審覈亦以衆不可盖事貴愼始故也議定卽斷而行之無所復疑遼薊方殷借公威重震慴計已喙兖矣增築墩臺及別楮所云俱如議次第行

之

答司馬萬兩溪

昨會舍親西石公言頃者內獄之起衆情洶洶獨公以爲朝有人焉無足慮者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今士大夫親見僕行事無一人知及於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諸所議畫已下所司覆行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惠賊斬馘至萬諸賊當已破膽可次第就戮矣大功克就嶺表輯寧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僕知

人之明昔充國之策惟魏相一人主之僕雖不逮相而公之功烈則過充國遠矣欣慰諸邑令既便於民何必更調已告銓司悉如尊議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兵憲之薦今歲不妨暫已三關事體與薊門稍異以分閫爲便俱如尊教近來畿輔之地盜賊橫行京師百里之內一月而二三發似非治平景象今內當責之巡捕外當責之兵備惟公留意督察之幸甚

答河漕劉總督

水運業有成議昨計曹因楊郎一人之言遽欲改陸僕使人廉得河道疏通轉運無阻故請　旨仍依原議計曹又言牛欄山河道雖通船隻未造請加詰責僕亦未從今不知已造船幾何并望留神速處毋致以小事防大計也

答巡撫郭華溪

懷遠之兵既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暫宜解歸以俟大衆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縣令苛急賊亦未必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搆數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禍結師老財費使　朝廷廑南顧之憂疆場有不討之賊彼激亂啓釁者死何足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僨事階亂而已

答荆守王古林

奏最使至辱翰貺感戢公在郡治理實冠一時　政不近名故郡人來者雖無毀辭亦鮮揚譽然僕之所以重公者正在於此非流俗人所知也本圖借冦恐致又滋咋已屬銓部優叙矣

答吳堯山言弘願濟世

吳子感公相知之素故爲公不平然不思渠昔因僕而後見知於公今若此所謂食其粒而棄其本者矣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即今日內獄之事可以觀矣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爲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願公勉慰之相見非遠諸容面悉

答吳參議道南

前承華翰以冗不及答頃有寄堯山公一書會閒亦可索觀也

答總憲張崌崍言公用舍

自公在郎署時僕已知公頻年引薦實出鄙意不知者乃謂僕因前宰之推用爲介誤矣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己且僕於前宰素厚頃者不恤百口爲之昭雪區區用舍之間又何足爲嫌哉蔡人卽吾人況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願努力勳名以副素望

答督撫王鑑川

辱示番書殆亦華人導之以要我公諭阻之爲當大抵今日虜情惟視公爲向背故僕前面奏　主上長城鎖鑰專倚於公一切操縱之機諒公自有定筭矣黃酋孫虜必無能爲然順義亦挾此以爲重屬夷若還其所求乞可量許之而示之以不得已恐其常用此套爲求索之資也屯田事公若熟計其便不妨再題宜師被劾諒難復留宰公自擇可代者咨部用之頃聞虜中旱甚京師亦少雨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惟邊事爲憂願公留意焉令甥近日相聞否

答劉總督

撫賞兩馬之事前承教劄之計曹本兵一一俱如尊指議處矣聞近日司道俱不肯著實奉行仍蹈前轍卯月報以備閱視之費又夷人闖關有遷延數十日

不去者啓釁貽禍實在於此公何不督責之不從則亦宜明告於　上裁之以法可也比聞虜中甚旱內地雨澤亦少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以邊事爲憂而屬意於薊尤甚望公督率文武諸大吏及今加意經理常若大敵在前庶保無虞耳已面奏　皇上言邊將不得便宜每中制於司道他日脫有僨事當與將吏同罪決不少貸近來　朝廷舉動非復昔比僕受國厚恩身肩重任死且不避何怨謗之足恤哉敢布區區惟公垂諒

答薊鎭巡撫言優假將官

辱翰示領悉崔鏞與趙奇伉隙甚深昨調處善地實兩全之乃因督撫之怒而飛揭中傷以逞其毒非良上也昨部覆科疏鄙意本欲留用之恐督撫以僕爲有所私庇於此輩故擬罷之然　朝廷自此頗疑文臣矣僕與馬趙素不識面異時當國者之家奴率與邊將結拜鮮不受其賄者自僕任事以來內外隔絕俾門盡墐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闃可張羅亦無敢有以閒語諧言入於僕之耳者又何所私庇於人卽此兩人之狡猾無狀僕豈不知第以其俱嘆昔宿將部下又多獷少代者未必能馭卽有瑕纇猶可驅策而

用之貢市羈虜本難久恃猝有緩急無可使者故不得已曲爲保全徒以爲　國家耳士大夫乃獨不諒鄙心柰之何哉公爲觀察當自有公論如以僕言爲非者幸直賜批駁以爲後來用人之鑒

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四百萬軍儲江海並運洪濤飛越若涉平津自僕有知以來實未見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　上語及今歲漕事　天顏喜悅殿上侍臣咸呼萬歲僕因推言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賞重任之　上深以爲然茲覽圖冊又以見公儆戒無虞因事納誨之忠也敬服敬服觸聽之逆幾成大獄賴　天地　宗廟之靈鑒僕赤悃開發聖明得以道善囬和雪誣正法滔天之勢驀然頓已然賤質則因是致病今顛毛種種相見恐不相識矣華翰謬及敢陳其槩潘君才猷弘達意思深長他日必不負公此舉然　朝廷方有重托於公舉代恐未能也

答吳環洲

頃吳司馬復命覈三鎮脩守之功以公爲舉首誠爲確論二帥並逐家丁四散今歲邊事殊可憂當事者苟欲快意不爲後圖非便計也　主上既以鎖鑰付之諸公一切更置不從中撓然任之愈重望之愈嚴矣

答宗伯董幼海

南宮清峻允屬高流以公居之可謂置瓊枝於玉案矣當　聖皇御極之時正名儁彙登之日區區何力之有焉華翰歸功深以爲媿

答兩廣殷石汀

嶺表盜藪雖在可封之時不無姦宄之警頃伏公雄略天戈所指電埽風驅凱聲騰於遐陬餘威震乎殊俗粵中縉紳亦自謂有知以來用兵制勝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喜而爲之折服功高賞薄尚當有待頃侍　上燕閒從容語及嶺表事公之鴻猷峻烈已簡在　帝心矣願益懋勳庸以需大畀

答崇王

先年　肅皇帝使僕捧冊立　殿下爲王得一望清光後聞　殿下止生長　殿下一位不得封心竊慮主器者或乏又以汝泉趙都憲之意遂屬意禮曹爲之題請僕一念公心非敢望報于左右乃蒙遣使致謝寵頒厚惠非僕所以存國繼世之心也謹卽付來使璧歸草草付謝統惟亮原

答冏卿李漸菴論用人才

辱翰示具悉雅情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遺宜乃委咎云乏才誤矣僕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爲　國之公實無所作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於銓青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青過但能辦　國家事有禮于　君者即舉而錄之用三驅以顯比懸一鏡以虛照故一時舉才咸有帝臣之願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覈名實一一而吹之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爲刻核者然非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

答藩參高廉泉親家

伻至辱華翰深荷雅情今運屬休明衆賢彙進淹抑幽滯咸得耀乎陽春可使騏驥久困櫪下乎須薦書已上弓旌之招諒在不遠矣冗中草復厚惠某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圖說奉覽外拙室所寄令愛薄儀統希照存

答河漕王敬所

圖說之陳實僕一念赤忠所發因事納誨早辦防微實有人不及知而愚心所獨苦者非公之高識遠見不能得之於意表也世所稱爲知己者謂能知其心也今知我者非公其誰倘以執事者之有閒綴之以瓊玖俾永其傳則覆瓿之誚庶可免矣非所敢望聊布區區開河淺澁纔行甚艱比來稍覺通利諒亦不出夏秋可盡抵灣矣山澤之氣鬱而未暢皆僕奉職無狀所致惶恐惶恐

答劉總督

界嶺之捷誠足以伐虜謀挫驕氣然賊從此懷憤必當又出於他道當事者未可以小勝狎視也至於撫賞一事幸公留神一處薊門邊計與他鎮不同若能就此一事處置得宜俾各夷皆畏威懷惠則制虜之策已得其半矣況又日夜圖吾戰守之備先立於不敗以求勝何事不可爲乎願公與在事諸君熟計之

答兩廣殷石汀

辱示知林賊勢孤遠遁求活計當不日可擒迅雷震空妖魅自當褫魄矣慰甚慰甚公爲　國家戡定大亂功在旂常僕以參與廟畫借被光寵爲幸多矣筐幣之及非所敢當輒付使者歸璧統惟亮原

答總憲張崌崍

惟公儁才厚畜又富於春秋不以此時取旂常勳鍾

鼎乃顧戀庭闈忘在公之義非所望也茲屬休明之會方將招遺佚於邁軸寧肯縱鸞鶴於雲林大疏已屬部覆而雅志必不得遂願勉奉簡書以徇　國事

答王鑑川

辱示先後二書俱一一領悉以公勳業宜膺殊賞然忠簡　帝心絲綸賁寵則甘共榮重又近時所僅見也去年僕力辭四恩亦荷敉獎僕於心感戴竊謂九遷百朋無以踰之諒公感恩思報之忠亦當與鄙衷懸符也敕辭乃僕手撰早晚當賫上屯田事已屬計部啟行

答汪南溟

辱教迫冗不能一一詳答謹以原札逐款竊附數字於後疏中亦僭省數句統俟尊裁此行惟公舉動合宜鑒裁精允敬服敬服

與王敬所

今年閘河氷澁轉餉甚艱然終以發運之早雖遭中梗比之往歲猶爲駛利皆公之功也海運今歲微有損失議者遂紛紛言其不便此衆庶之見固不足憑但僕鄙意竊以爲今欲河海並運則當著實料理歲歲加增若止欲嘗之則二年之間道路已熟何歲以十二萬石嘗險哉近淮大參有復遮洋總議似爲穩便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僕昨因羣言稍有淆惑但以國家大計須虛心商量耳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

淩霄既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之勢早收盪定之功計蠻衆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擣其虛先年破香爐取洮岷皆用此道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

帥功名著於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爲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遲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爲愈也凡此皆書生之見謾寄以備採擇

答荊南道施華江

辱翰教深荷雅情聞楚中水患視往年稍平而敝府諸堤俱無恙皆撫臺趙公之功也書稱六府養民之政以水爲首水政舉然後五事可從而理辱教惓惓留意於此楚民庶其有瘳乎

與王敬所論大政

月中漕艘已盡抵灣萬庾豐溢緊誰之力歟可慶可慶圖說訓蒙語耳何足以辱大製僕平生拙于文辭頗與懶性相成間有強作者亦輒以不得意棄去存錄者甚尠俟他日乞骸有暇料檢故囊中或有一二呈教辱示嶺表善後事宜誠經世之訏猷顧事涉更置旦夕未可遽圖僕今事　幼主務兢兢守法愛養小民與天下休息諸大舉畫必俟　聖齡稍長膺明益開乃可從容敷奏上請　宸斷行之即如宗室祿粮及西北邊用書生爲將與處置屬夷之策皆　國

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言之時僕尚得立朝否耳嘗謂　世廟以大有爲之君而當時諸臣不能佐下風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番未以脩玄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固置而不講至今令人怏怏也辱教謹藏之篋中以俟乘機入告

答南學院謝虬峯

辱華翰深荷雅情陽明先生從祀禮官方欲定議而南疏復至又極其醜詆至欲并褫其封爵則亦過矣

答殷石汀計勦海寇

林賊旣失巢穴飄泊海上必不能久宜與閩中約會圖之閩撫劉君有知計勇於任事必能助公共擒此賊也近有陳廣事者其措置頗大不知於地方便利否謾寄上一覽幸惟裁教前承厚惠不敢當卽托使者歸璧更不煩差人於寒家問遺蓋僕近日曾將此事奏知　主上千萬體諒乃見至愛

與河漕萬兩溪論協和克讓

近有人言公與督漕不協兩家賓客遂因而鼓煽其間僕聞之深以爲憂甚於憂洪水也夫河漕皆　朝

廷所軫念者也二公皆　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舉漕運乃通漕運通河功斯顯譬之左右手皆以衛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風檣師見帆之將墜釋其檣而爲之正帆帆者不以爲侵官檣師亦未嘗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唐虞人才非獨異於後世也良由舜禹以克讓之道昌於上合九官十二牧爲一人以共熙帝載故治功獨隆禹之功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及將受攝舉天下之重而讓之皐陶可謂反覆惟恐皐陶之不已先也然禹以是而益聖而頌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旣以爲人已愈有旣

以與人已愈多近時士大夫有才者不少惜哉不講於此道故治亦不古若夫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僕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僕願二公之晉意也朋友之誼所宜切磋故敢獻其愚唯公垂聽焉

答郭華溪

懷遠之事初謂成於有激故往者奉書云云意或可以分北治之不謂其怙終不悛敢行稱亂如此則天討所必加雖費財動衆亦難中止矣一切勦處事宜公所畫俱當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

答張總憲

頃待　上於便殿從容語及公所陳二疏歎賞者久之且謬以僕爲薦拔得人僕因說　上以詢事考言綜覈名實之道後蒙　天語嘉納嗟乎以孤特無侶之士立志於邊關萬里之外而能上徹　九重獨蒙眷獎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此公報　國之秋也願樹勳庸以酬　知遇

與王鑑川言兢業邊事

頃待　上於便殿以言及邊事　上因問宣大重鎮王總督何故取回僕對言朝廷用人不宜竭其忠力王在邊久且少休之他日不妨再用上問誰可代者僕遂以方金湖對無何而臺諫之疏至僕竟以對上語擬旨行之然公之出入實係虜之向背邊鎮重輕今東貢未完金湖未至僕於此兢兢臥未能安枕也古人去之日如始至惟公留意焉

答司馬王繼津

頃者處分貢出歸意竊以公資望自可徑長六曹不必又出關府乃所以相厚也僕自當事以來閉門却掃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談舊時讌語之風庶幾丕變茲以公之雄略不獲及時展布則蔽賢之罪當在於僕未可歸咎他人也幸遵新命共佐明時勿復

致疑乃見高雅

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蓋聞君臣大義分無所逃時乎時乎難以再得孔子大聖以時仕止然猶七十說不遇而不止豈好爲是栖栖者與誠達於君臣之分也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爲禹稷位皆百揆而後慊於心哉誠欣於時世之遇也方今堯舜在上屬任忠賢僕竊履貫魚之行纍纍孜孜用天下賢者效之于　上士生於今義無所逃以其時則可矣公乃獨傲然遠引甘慕巢由物哂禹尚欲自逃乎不逃之

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時此愚衷之所未嘗也雖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強聊爲道其區區如此惟高明裁之大疏部覆休致肯允調理仕已之途尚未定決惟公審圖之

與殷石汀論吏治

爲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固神氣欲揚廣中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紀綱之不振故元氣日耗神氣日索數年之前論者謂 朝廷已無廣東矣自公一振之而傾者安黠者戮炎州以寧豈易地易民哉元氣漸固神氣始暢耳今 主上天縱英明僕日斤斤焉以振紀綱察吏治安民生爲事願公持而行之毋渝其初心毋畏於羣議則元元之幸也 先後三書俱至允中匆匆附復諸惟鑒原

答蜀撫曾確菴

十月十四日聞九絲捷音不覺屐齒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 國家神氣藉此一振四方有逆志干紀之人亦將破膽而不敢恣睢矣喜甚喜甚此地險要宜屯兵設官以鎮之其有功有罪人員及切善後事宜當次第俱奏區處

與廣東督撫

向者承書言懷遠云云深有感於治事者處置之失宜謂可不煩兵而服念旣怙終稔惡又天討之所必加今以數月未聞捷報日夕懸懸且古田餘孽亦將視此以爲向背南夷頑梗德義所不能化唯懾於威強耳公其審圖之

與閩中巡撫劉凝齋

閩中數年無警當事者務沽節省虛名以致緩急無措誤事非小公所請者已屬該部一一覆行俞帥老矣志意已衰難以復用非新壯將軍不能辦此胡君膂在閩中頗著戰功銳於功名惟公結以誠信激以忠義必能有所建立也用兵機宜難以遙度閩嶺以東一付於公

答督撫吳環洲

頃者柔服靑把都一事俱見公之雄略慰甚議者咸謂今日虜情尚可數年無事然 朝廷建安攘長策非苟圖旦夕之安而已此意惟公可語亦惟公能辦之

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

僕近來用人處事一秉公心謬持愚見旁人無所關其說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

語卽有一二親故間一過從不過相與道舊故遣客懷而已無一語及於時政乃今蒙德者謂有人譽之失意者輙謂人毀之皆非知僕之心者也戴公之舉實　主上體念邊臣至意在僕猶不敢借此以市恩况其他乎義河云云殆不其然

答大司馬譚兩溪

老父幸登七袠辱書問舍弟小兒又承扁額之賜感荷厚情言不能悉但近來交際禮廢曾謂中外相知者不煩遣使問遺此意　主上亦察知之僕不敢自背其言以欺　朝廷忝在心知尤願體諒可也

答王鑑川

虜酋歛服邊鄙輯寧始終皆公之功僕雖曾借前箸少効區區所謂文墨議論者耳公乃讓美推能謬爲引重捧讀大疏背汗心惶故不敢擬廷議之旨誠以蒙恩而後辭不若先自寢閣之爲省事也本兵方欲題覆公之勳勞自宜首叙若諸文武將吏因人成事者已經屢録恐難以盡優也

答冏卿陸五臺

愚子弟僥倖凡在交知賜賀者俱不敢領承盛儀讓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承別楮祗畏云云深荷道誼同心之愛僕自受事以來日夕兢惕凡事關宗社生靈必齋心黙告於　上帝　二祖而後行不敢告者不敢爲也誠以人臣之義靖共匪懈况僕今處多懼之地當至重之任敢不畏乎再拜稽首師公旨言

與李大僕漸菴論治體

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趣於苟簡又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蠭興實績罔效所謂急則張而相之之時也况僕以草茅孤介擁十齡　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　國威未振人有侮心若不稍加淬勵舉　祖宗故事以覺寤迷蒙針砭沉痼則庶事日隳奸宄窺間後欲振之不可得矣故自僕受事以來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覈名實以尊　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惜於醜婦然審時度勢政固宜爾且受恩深重義當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乃朝夕進說於　上前則又惓惓以恭儉仁厚培植純一未鑿之良卽帝鑑所載及近日何守允云云可見其梗槩期以數年之後　聖德旣成

治其畢張乃收管鑰舉綱維而歸之於　上稽首歸辟乞骨還山此區區之微志也而庸衆喜於委徇[illegible]究撣其精覈又有一種腐儒動引末季事以搖亂國是不知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不同本之威德並施綱目兼舉無論唐宋即三代盛王猶將遠讓焉而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前僕之所薄而不爲者頃辱華翰深合鄙心至於舉劾失實及獎率科貢云云俱於貢政大有裨益乃知庸衆之人難與論尋常之外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今人旦夕見僕行事者猶不相知而公乃冥契於千里之外人之識見相越豈不遠哉人旋敢布區區

答吳環洲

大疏已上銓部且議題覆公此後但宜默付之公論而已爲　國任事之臣僕當與之同去就者公第安心勿慮

答吳道南

邊屯俱興士得宿飽公之功獨冠諸道承以餘粒見遺即令家人炊之爲益一餐焉

一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諸艮賓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視之其敗固宜一[illegible]許殘賊不能克則諸山海逃伏之盜必將乘勢而起將來廣事未可便謂無虞大抵南賊譬之蔓草剗盡還生從古以來經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舉而收蕩平之功其勢然也今當申嚴將令調益生兵大事芟除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諸文武將吏有不用命者宜照　敕書悉以軍法從事斬首以徇了此則諸不逞之人皆破膽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費而貽永世之安惟公留意焉初擬將屯事責之陳奎今廣中士大夫皆云渠敗衄之餘氣阻力挫恐難展布姑從降調已屬銓部另擇能者代之然此雖該道之事而督率驅策則惟仗於公非該道所能辦也

答王敬所

圖說訓蒙語耳乃辱公漁獵佳思冠以雄文駕馬而先之以珙璧魚目而盛之以華櫝不乃爲忝乎若其文辭之粹微意義之淵奧則非淺陋所能揄揚也仰感仰感近報漕艘過淮已千餘則今歲糧運又當速達矣深慰深慰

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

小宅原擬　賜金搆一書舍耳不意錦衣龐君遂募京師第宅大事興作費至不貲屢屢（于芷）念給與頻蕃

既平本當復益罪過報作之衷口不能悉此後更無所存注以重不肖之罪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輩頗聞有憑勢凌轢鄉里凋擾有司者皆不能制藉

公之威明示兩司及敝處守令諸君但有如前所云者幸即為擒治其所請囑無問於理可否悉從停閣有強梗不法者解來僕面鞫之欲得而甘心焉僕今待罪政府兢兢自守門戶舉動皆諸差人所睹見嚴之於官守而縱之於家鄉人其謂何即諸君愛我亦不宜用世俗相處也僕平生耻為矯飾其所云者悉出赤悃萬惟垂亮

與曾確菴計平都蠻善後事

都蠻自擅不討之日久矣豈知王師動於九天從衽席上攫而取之乎自　冲聖嗣位以來方內乂安四夷向風旃裘之君厥角稽首獻見恐後海賊跋扈之倚山徼陸梁之輩天戈所向殲殄無遺此往籍所希聞間代而一覯者也僕以翦劣謬司鼎軸際茲盛會竊以為榮可不謂大幸歟功高賞薄尚當有待所示善後事宜便屬所司覆行更無異議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任事

初鎮川內轉　主上曾面詢誰可代者僕即以　公對

公之乘鉞　上所簡也明興以來國有艱鉅之事必所悞慎觀望而不敢承者茲老人當之願公勉旃爵

恩報　國蜚英騰茂在此行矣

答殷石汀

前賚奏人回已具啟復頃巡按所奏林賊事情與公所報不同僕甚訝之已即示意部科言此事當一屬之於　公不宜輕有指授其撫剿便宜願公詳計之兵機在呼吸之間便有變態安可預度然大率盜賊奸宄惟當攝吾之威罕能懷吾之德如機有可乘一鼓而殲之雖被虜坐鎮之人亦不足惜也撫賊譬不可

傳遠宜以密用前諭贛賊如夔蚺難以盡拔惟旋生旋除之耳

答趙汝泉

辱華翰知道從年餘尚未回省大禹勤勞民事召伯周行阡陌不是過矣江漢之民庶其有瘳乎感仰感仰僕自為童子時見撫臺守巡巡行縣邑荒僻咸至而供億省約民不告勞故上無不究之澤下無不達之情今則不然上官憚於巡行而百姓苦於供費失其職矣君子為政固在先勞然先之而不從則亦不免繩之以法不然徒以一身勞之無益也今　天子

軫念元元精覈吏治諸守令皿任當別是一番作用唯 公加意振策之水利次第修舉必有成效

答總憲吳太恒

趙陵竪旗事殆妖人以此惑衆耳但宜以靜鎮之不必紛紛搜索保甲之法行則奸人自無所容第須著實嚴行乃爲有益毋徒取具彌文可也中州重鎮密邇畿輔務農講武足食足兵乃今日所最急者餘皆迂談也唯 公留意焉

答太常殷秋溟

僕少號沉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爲時所羈維遂至於此且欲暫了人間事以酬俗緣然於四方高流靜侶未嘗不神交而冥契也生平所聞士大夫稱 公之高韻恨不得一披晤焉茲者暫借留守終期悵此素心

答王薇所

近報漕艘過淮者多計當不後於去歲若中道更有阻滯則責在河道矣

答吳環洲

近事已有旨處分 朝廷用賢三至而信之僉篤 公亦如何爲報耶頃督撫方 公聞有南疏急使人來留 公甚懇 公亦宜作一書謝之吳王二君俱如所擬加秩管事

又

前以 公大意傳與督撫方 公昨有書來言事有宜釐正者當亟處之其未能驟變者次第措畫要令毋失制虜之初而已當局之人責任艱重幸 公委心維助之頃於談 公處見來翰謂功不必出於己至哉斯言非有道者孰能之

答廣西撫院郭華溪

聞懷遠奏凱無任浣慰兵已深入須盡殲之毋使易種於斯土又煩再舉也

答翰學余同麓

辱華翰知文從已至留都無任欣慰小兒昔荷陶鑄叨舉鄉薦終以寡陋黜額龍門唯垂念夙誼時惠教督是望

答宗伯董潯陽

僕昔在詞林隨 公之後淺薄碌碌 公所知也不自意蹈躐鼎鉉遂膺 顧託之重又不自量強而肩之日夕惴惴惟虞顛仆比辱翰示獎許逾情譬彼孱夫負千鈞之重上太行之坂旁有力者不憐而惜之更爲

耶滸與借將令舁者不至絶臏委頓不已也惶愧惶娓乃君　主上之明聖虛己純心能使官府穆清實戚斤斤奉法則誠書傳所希聞當與海內簪紳同心慶戴者也

與王敬所言關防棍徒假借

近苦河路奸人動稱宦家賫送米物誑騙騷擾屢懲不止僕今在旅寓朝夕饔飧之費悉以薄俸易之旅易旅用不能爲終歲之計况家素貧困老父母在堂尚須微祿寄養豈復有餘積給充宦資乎凡言此者悉妄也顧不知者難以戶曉今借刻一信牌給付各

衙過緊要官司收執以便語驗假公威重照別紙所開諸處分給禁約取具收結徵查如有犯者仍發所屬之重法以全僕曲廉小節情愛瑣瑣瀆冀垂亮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月盡數過淮無任忻慰聞度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達　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

答蜀撫曾確菴

先後承翰示俱一一具復昨孫院有疏言殘黨未靖不知其意所出大剿之後竄伏林谷者豈能盡殲[illegible]

在從容綏定之耳譬之人積病雖除餘毒尚在良[illegible]當此時正宜消息緩之則釁孽復萌急之則重傷元氣不可不慎也

答藩伯吳小江

頃者　主上特發淵衷舉行儀典而公以卓行清望爲天下舉首自此海內多良吏矣幸甚今賴　天地宗社之靈中外頗稱寧謐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在念頃蒙　天語叮嚀亦以愛養百姓爲急願公思所以奉宣　德意加意元元是望

答銓部李石塘

惟公往在西臺屢聞讜論比奉翰札率多溢美之詞豈僕德衰於昔不足以來天下之善耶抑公欲卑論儕俗以取通顯耶考功之缺已屬銓曹調補其人則太宰所自擇者也

答總憲廖春泉

別諭三件領悉靖州土兵在廣右甚無紀律入楚境震公之威又處置得宜故斂手屛跡耳此輩如毒藥猛虎誠不宜輕用敝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洄未必盡無銜勒鈐制不敢一日釋也公知我之深者幸惟留意考成一事前奉　明旨督責甚嚴幸一

一如期完報有勢不能完者不妨明奏改限

答廣西巡按郭華溪

得報知懷遠已定夠有干紀者皆殄滅無遺欣慰但兩廣之人好爲議論臺諫無識者往往誤聽之訛言屢興賴　聖明遠矚三至不疑若如昔時之政則風波滿海內矣粵地所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是非不定紀綱不振法度不行可恨人旋草草

答督撫劉百川

前有人言公躬履河上見沙淺難行頗悔爲張僉憲所誤欲罷其役而嫌于自改故以爲問今計算久遠果使干人則曹子之言固可從也已屬計部覆行張齊賢云自古疆埸之患幷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頃撥軍襲殺屬夷情甚可惡宜即梟首以洩屬夷之忿杜將來之患今人口語嘖嘖咸云南兵無紀律專肆貪縱今有此又好事者之資也其同惡之人亦宜以軍法處之烽火爲軍中耳目最宜嚴謹古之爲將者鼓一鳴卽前有湯火不敢不赴金一奏卽見利可趨不敢不退今平時自爲出入而管軍者不知臨陣何以號令之乎戚總理闇平日馭軍甚嚴今安得有此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導河事已下部議處　上議務在安靜不擾四方言利病者非萬不得已率皆報罷故擬旨云云厚示小牌俱已給發深荷體諒厚意

與荊南道府二公

承示三款深於地方有裨但近請榷稅者該部皆執不肯允況先年議有廢府州稞銀近百兩院又奏留存積祿糧銀目前尚可支借俟明歲再議未晚且僕於此亦有小嫌今方修建　賜第不知者毋謂公欲借公費以助私營乎若後二款則皆利民急務僕卽

明屬所司行之無不可者又聞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汾州公欲寘家人領極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爭欲之擅衆所利則怨必叢積家有薄田數畝可免饑寒老親高年子弟駑劣誠不願廣地積財以益其過也縷縷之誠惟公亮之

答兩廣殷石汀

頃得閩臺劉凝齋書言林賊遁出海洋爲西南風阻泊廣中向僕固患其出海難制今若此殆天亡之矣閩師既過境計今想已成擒了此則廣中可望寧定忌者亦無所容其喙矣

答巡撫張公守約

前承翰貺去人竟未索書謹謝賤日有惠槩不敢當輒用歸璧極知公厚意中心藏之此後幸無煩差人於寒舍問遺恐涉形跡石汀督廣數年勞苦而功高然廣中夫亦有不恍者頃曾向奏　主上專任而責成之聞公與之素雅尤望同心共濟計安地方以遑朝廷南顧之憂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板升諸逆悉除固爲可喜但公此時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爲功又費一番濫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即傳語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着他耕田種穀以供虜食有犯法生反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輕重之意此中大有計策公宜默喻之不可令那吉知也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正昔在童年獲奉教於門下今不意遂已五旬霜華飛滿鬢髮比之賢嗣上年所見又不侔矣意生分段

之身刹那移易遷變人烏得而知之可慨可慨正以淺薄謬肩重任目前幸得方內又安四夷嚮風寔賴主上聖哲百官奉職所致非正之淺昧所能仰佐其萬一過承翰獎彌以爲媿向者奉書有衡湘太和之約非復空言正昔有一弘願今所作未辦且受　先皇顧託之重忍弗能去期以二三年後必當果此可得仰叩毘盧閣究竟大事矣三塔圖說披覽一過不覺神馳冗甚未能記俟從容呈上

答總憲李漸菴

方今言理財者其說紛紛皆未知設法以督完正供

之爲便也馬政大疏已下部議覆誠如實行之不惟便民且大裨於　國計也

答殷石汀

辱示林賊分踪遠遁廣兵西追閩兵東扼計當爲釜魚矣乃近報閩師已收還西防則夾剿之功又恐難必然賊覘知閩師退必走閩閩人見賊入境勢不容不急救廣兵因而尾之亦成擒之勢也諒此時已盪定故縷縷及此

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

修邊之議舊督撫甚不以爲然謂邊人連年修築勞

瘁已甚宜少體之乃方公則又銳意欲舉揆之二議方爲優焉已下本兵議覆近日虜情大畧可見彼之心離勢渙偷活苟安我則政事修明內外輯睦盛衰之機昭然可覩故向者奉書謂後不當議守且當議戰良有爲也辱示云云深慰鄙念誠得敢戰之士二萬人足辦吾事矣然不宜輕示機緘令人窺測昨養廉地土事已翕意陳道長以古人不問市租之意頃疏至處之甚優爲將者亦宜戴恩圖報可也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先後奉手教皆有釘封捧讀數四不勝於邑竊謂古人居官有解組棄印浩然求去咸以不獲知於主志不得行或其主雖知之而爲當時執政者所排忌或有石畫妙算而當事者不爲之主持使其忠謀不售則其去宜矣僕自去歲曾面奏　主上曰今南北督撫諸臣皆臣所選用能爲　國家盡忠任事者　主上宜加信任勿聽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　主上深以爲然且獎諭云先生公忠爲國用人豈有不當者故自公當事以來一切許以便宜從事雖毀言日至而屬任日堅然僕所以敢冒嫌違衆而不顧者亦恃主上之見信耳　主上信僕故亦信公則公今之求

去者爲不獲于　上乎爲不合於執政乎二者無之而獨以浮忌之口卽欲引去是忍於背　君相之知而重於犯庸衆之口也願公勿疑以爲言了此殘寇爲地方計慮久遠悉力以圖之彼中人此時雖不能盡諳他日必有尸祝之此大丈夫不朽之鴻業也他何足惜俟廣事大定亦必移公他處以休驥足決不以嶺表爲公玉門也鳳賊西遁不遂又欲東奔力屈智窮情勢已見但雲海茫茫邀之何所必須以計誘之驅入羅網乃可成擒萬里指授恐緩不及事在公審圖之耳僕料此賊若不獲必走閩中爲閩人所得

君爾公卽宜歸功閫人使之趨利而協力乃勝筭也林賊事若有確耗幸惟喬示以慰懸懸撫民願焚械歸籍此卽古人賣劍買犢之化也公威德遠洽敬仰敬仰所示善後諸欵皆大著數容與本兵計處行之人旋先此附候餘容續裁

與操江宋陽山

南畿根本重地江洋盜賊縱橫近來湖廣江西已屢發矣元末之事可爲殷鑒比來處分實不得已惟公亮之天下之事以爲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故古人詰戎治兵當太平之世尤兢兢焉公有經國遠慮

者幸惟留意

答方金湖

聞西市將完欣慰欣慰虜表宜與攺定合式乃可其所請乞亦酌量與人大抵虜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在我尚求爲可繼操縱之機在公審之而已剌麻僧來曾備問彼中事其板十諸逆倡爲流言殊爲可惡公可因此機省諭順義言此輩甚不樂貢市利在搶掠如有流言宜以法處之庶得永遠和好丘富原係叛賊其子不可使爲頭目恐致壞事彼雖能卽縻之然亦少設難從之請使彼常曲而我常直彼或負約而我常守信則亦制馭之一機也山西撫臺病故如此豈可久留嚴君遠在萬里未能卒至已攺推君洛代之當令星馳赴任此君在上谷久素諳邊事亦可爲公同心之助也

答宣府吳撫宅

近督撫方公亦報土蠻使人糾誘順義而順義不從具見其忠順之堅青把都之說決出於酋人之虛誑蓋因渠今結婚東虜故屬夷遂吠影虛傳以邀賞耳然因此省諭一番亦足以發東虜之謀而孤其勢翦人陰受其利咸公之功也今歲貢市愈爲安靖所求

鐵鍋已屬所司允之但須官給爲便仍責令來歲以所壞抵換蓋以寒書生之說謂資寇兵也近方公有書亟稱公之忠猷冠於三鎭誠爲確論鄙悰不勝幸甚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僥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　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敝爲　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覇佐亦

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幷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己敕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 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 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亾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亾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幷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亾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亾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 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穿鼻矣今 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 國脈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撓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 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懋修曰如此言語急公而招怨耳）

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誑賞

薊鎮之報竟成烏有皆屬夷誑賞之言但彼中在事者利害切身一有所聞輒行奏報爲他日免罪之地固未暇審其誠僞也此等事但觀廟堂處分何如須僕聞薊報卽戒彼中以鎮靜持重務以整暇勿致張皇而託公傳諭西虜先事伐謀乃是一冷着果得其用此不惟可以解目前之患又有以銷未然之變也因憶前隆慶庚午宣大忽報西虜犯薊薊人偵探者因遂稱見虜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嬰墻擺守

京師亦爲之戒嚴廟堂皇皇即謹守城之策是時內江方孝虜之來以信其言輿化不能主持舉錯紛紛皆極可咲而虜終無影響防守一月見罷賞以數十萬計頂東報杳至若如任日舉動則又成一咲柄矣

答兩廣殷石汀

前奉手書懇斷解任想未見近　旨也　主上屬托甚重排衆議而用公此　恩似不可忘且廣事十已八九倘代者不能守公之策致有蹉兀恐公之心亦有所不安也俟求得代者即爲公處決不久淹南淇曾轉示公所寄林賊事一冊具悉賊情今但當以治內爲急二賊相機徐徐圖之不可以二豎子自困廟堂自有主張非浮言所能淆也

答總憲劉紫山

佳貺屢領豈敢終拒況公今已解任而猶惓惓不遺如此厚愛真切亦不忍違但僕於交際之禮久已曠廢往來公差人所親見又嚴飭族人子弟毋敢輕受饋遺故雖相知親舊有惠亦槩不敢當非欲矯抗沽譽實以當事任重兢兢焉務矜小節以自完而已用是輒以厚惠仍璧諸來使然心領雅情固不翅千物也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辱示屯政云云俱於事理至當願公堅定行之屯政舉則士得飽食可以議戰矣比者遼左之功固爲可特　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於此蓄意甚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　國之堂奧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於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棄大寧之地與之冀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先加之以威彼固未肯頫首而服從也今西虜爲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枝力弱寡援制之爲易今擬于上谷練得戰士　萬遼東二萬多備火器却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來掠賞者一切以正理處之凡領外求討及捉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遏之邊外使之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爲失利亦麋之上也如其賊衆潰墻而入則亦勿遽爲倉惶但令薊將斂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害令諸縣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即各

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戮之令大將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衛京師徑趨薊地伏於賊所出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搶不過四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之而宣遼兩軍合而蹙擊彼既饑疲又各護其獲敗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墮歸破之必矣一戰而勝則薊鎮士氣既倍土蘇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爲我用薊事舉則丙虜之貢市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九邊安枕無事矣愚計如此今先試之於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亦忠勇可用故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先從隗始之意也公視愚計如以爲可用則幸與雷帥審議必得戰士二萬人多備火器乃可令各鎮巡標下及近處守兵可得二萬否雷帥膽畧可當此事否閫白允中有才畧可用爲奇兵之將否此舉雖在一二年後然其工夫須及早圖之書生狂談必爲智者所哂謾以奉聞竚俟裁教

與南臺長言中不干外政

主上雖在沖年天挺睿哲宮府之事無大無小咸虛己而屬之於僕中貴人無敢以一毫干預此公在北時所親見也僕雖不肖而入養　君德出理庶務咸獨秉虛公以運之中貴人無敢有一毫阻撓此亦公在北時所親見也柰何南中臺諫諸君輕聽風聞好爲激語或曰某與中貴人相知或曰某因中貴人得用或曰某爲新鄭之黨不宜留之或曰某爲新鄭所進不宜用之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即如太宰之清貞簡靖非時輩人也僕與　主上面相商確親奉　御筆點用僕即叩頭賀曰　皇上聖明不遺遐遠如此爲人臣者孰不思竭力以圖報乎第以渠素未留心銓事又值文選君迂暗而不達於事理致有一二錯誤然皆小事於大節未有失也而遂群起而攻之使之不獲一展又如臺長之古心卓行處之總憲最爲宜矣乃近南中亦有物色之者書曰無侮老成人皤皤良士膂力既愆我尚多有之宓子賤治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議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齊能辦單父矣今以　幼主當陽而朝多長者豈非盛事乎而柰何務欲侮詆之也張進本一火者耳酒淫放肆送內守備笞撻之革其管事法如是足矣即下之於理亦不過問擬不應止耳而紛紛論列何爲者哉且凡臺諫交章必相與爭　國家

大事關係理亂安危者今以一酒醉內官而南北臺諫閧然並論又何爲者哉隋珠彈雀群虎捕羊殊可咲也乃致　主上生疑盛怒而諭僕以人爲欺已嚴旨忽傳使僕措手不及本欲爭體面反以致　君疑所爭何有智者固如是乎然此非臺諫諸君之過也聞有一二大臣覬銓臺而不得者播其說于南中聽者不察輕事置啄而不知僕之苦于調維也煩公奉明語諸君今　朝廷清宴中外乂安倖門墐塞百官奉職如是足矣僕之淺薄亦僅能辦此耳若更欲求過于數者之外則僕不能　主上幼冲本無差失而政令之行動見齟齬或事已處分爭勝不已甚至挑禍起釁以結怨于中人一旦上下相疑南北氷炭而後責僕以維持周全之僕亦不能辱在道誼素知敢布腹心幸惟裁鑒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頃面奏　主上延鎮所修邊工與常不同公杖履既涉身親督工故特遣兵部司屬往勘冀獲實也　主上睿明事事覈實振舉邊事之機實在於此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凉重鎮必仗雄才辱華翰知已履任視事無任欣慰昨巡按所報賓兎事據王鑑川公言此俺酋之少子丙兎寄居西海者乃丙兎非賓兎也頃已傳諭俺酋令其嚴加戒飭然制虜之道惟當視吾備之修否服則懷之叛則禦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也開市一節望公熟計而審處之竊以爲此地見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君執泥而不達於事變其言不可爲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但彼既有不遜之言在此時未可便許且俟俺酋戒諭之後果帖服無言待其再乞然後裁許則綏懷之恩出於　朝廷而非由於要索矣巡按所云不過據各將官傳報亦未可便以爲實且從旁議論與當局者不同　朝廷以邊鎮之事專任公等其操縱機宜公宜悉心經理爲　國家審圖　主上英明斷而行之非浮言所能搖奪也

答薊遼方金湖

辱教邊事虜情誠爲高見遠識今在廷之臣能爲此言者指不一二屈信吾黨之有人也敬服敬服據鑑川言甘肅求市者乃俺酋之少子丙兎寄居西海非賓兎也夫甘肅既可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子執鬧而不達於事其言不可與市不過

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頃已示意侯君令其審處但彼既有不遜之言此時未可便許且令俺酋戒諭令其悉心效欵待來歲再乞然後許之則綏懐出於　朝廷而非由於要脅矣公亦可以此意密語順義使之知所從事又聞大同甚饑來春不知何如若果艱食公亦宜爲之請賑今邊倉頗有積穀可以備賑固不必索之帑儲也苟可支持則已之

答滇撫羅野亭

辱華翰領悉泰東客歿無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僕忝同榜爲之經理後事情理宜爾何德之有

與河道傅后川

近聞淮楊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橫決四溢今不治則河且決而入於江維楊之區皆爲巨浸矣又有言前議築遥堤爲不便者其說皆信否從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歸望公熟計其便裁教幸甚

答兩廣殷石汀計招海寇

辱示鳳賊事前聞閩人招之已入彀矣近又有出洋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欲要以爲己功爲閩人者必將曰汝無歸廣廣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爲廣人者亦必曰汝無歸閩閩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決歸漢歸楚莫知適從反使狡賊得以其間而游吾掖擠之人未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開洋而去何處覓蹤是我以招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啗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俱勿以招撫爲名但嚴兵以備之禁海上人勿與接濟今公在廣料彼不敢輕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却令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内但欲得賊耳何必功出於己乎且犄之逐之其功亦自有不容掩者然僕所爲必責之閩者蓋以此賊舊只於廣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

洩地方之憤殺之則廣賊見聽招者尚多將令反側者不安若閩人得之則殺之不爲失信赦之不爲失刑且料賊之心亦頗信閩而不信廣也惟公與金大參密計之此所謂以與爲取者也梧州鹽稅公事所處一一精當已下所司議行

又

西省通塩不惟於軍儲有濟且府江一帶咸有兵船往來亦可以彈壓猺人通蒼梧之氣脈誠百世之利也今雖不用軍衛舟中亦宜量貯火器陰寓武備方可大疏已下所司一一覆允

答蜀撫曾確菴計都蠻善後事

都蠻未平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今既克復遂欲竊其土田而有之此私情之難狥者也衆蠻殘孽當其降服之初乗吾兵威分兆而散遷之爲力甚易今已一年餘矣彼既戀其故土又皆習以撫懷乃一旦欲別處之禍萌當自此生矣仍宜撫之以恩義久任劉顯以彈壓之數年之後人情定帖畏威懷惠皆吾赤子矣蜀人有倡爲餘黨未盡之說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計其便毋狥人言坐隳前功

答方金湖

西事前已示意侯君想當有處觀西鎮諸君書云云則順義已經戒諭諒無他虞但諸君之告公固如此而騰之章奏寄諸部科者往往不同大柢皆預揑危言以爲他日避罪之地耳人臣懷二心以事君非忠也所示諸書留以爲證

答殷石汀

往府江之役以未經勘覆久稽論報玆榮晉擢卿雖言酬録未足以當功也近報倭警似非其時且越惠潮而犯廣西亦非其地恐別賊假託之也向者欽州云云適與此符惟公熟籌之

答傅后川議河道

辱云治河議一一領悉但據公所言皆爲未定之論海口既不可開遥堤又不必築開泇口則恐工鉅之難疏草灣又慮安東之貽患然則必如何而後爲便乎願聞至當歸一之論入告于上而行之

答薊鎮王巡撫

長禿生擒亦制長昂之一機哉惟留意審處務使之畏威懷德可也薊中羽翼未就未可高飛此輩不得不羈縻而用之但須審察順義之情以爲制馭之術耳

答薊鎮吳環洲

聞俺酋病甚有如不起則疆場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理黃酋近日窮居塞外動靜何如將來局面當作何狀今宜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屬夷長昂三貢不入屢在邊外捉人挾賞昨薊人捕得其叔長禿即欲斬以報功僕聞即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伏長昂若彼能服罪輸貢誓不再擾亦即赦而弗誅照舊撫賞但長昂與青把都爲婚李公示意青酋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效順勿復作歹自取滅亡薊鎮近日撫

賞視昔不同皆僕爲之處畫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堪用者到即給賞而邊吏只畏法賊情大小必以上聞得賊必殺或啓釁端須得諸夷守約彼此相安則薊患永紓而西虜之貢市益堅矣

答兩廣殷石汀

鯨鯢盡戮地方敉寧公之功可能也驅見在之兵當卒然之變在自戰之地禦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能也膺賚之典尚未足酬簡在　帝心大畀有日

答吳環洲

辱示薊鎮虜情淵哉其言之也已即密語彼中當事諸公俾知所從事屬夷處置適宜則土虜之真情可得而兩鎮之貢市愈堅當今邊務莫要於此矣公在上谷內修戰守外探虜情東制西懷自有妙用僕復何憂

答少參吳道南

頃者喬轉僕雖不預知然部意亦非薄也願執事且戢翼卑棲鸞飛固自有日也雖將之說數年以來實鬨之蓋以馬趙宿將一則屏棄灞亭一則折衝而不咸謂意出於執事區區竊以前用執事於上谷固以二將奉托豈謂反陷之耶故雖言者屢至終不信今事亦已矣願努力建立以副部望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重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開其自新之路公處之極[illegible]機宜又因而稍覈撫賞一事尤爲邊政實務辱教悉

答河道總督王敬所

開河之策議在必行但以事體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費度七八百萬乃足者豈其然乎故請差科臣會勘徒以息哝哝之口耳此事先年諸臣亦知其便利獨以艱大之任憚於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責更復何

疑願堅持初意勿奪群言其中事體亦須詳慎期在萬全無害可也俟差官行再當請教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別楮云云其人亦素愛其才故薦之於公後乃知其狂躁險刻矜已凌人不可大用故昨因其瘵疾遂決去之然公自此更不必置之齒頰矣廣右今已大定聞西省自府江平復道路開通客旅無阻梧州之[illegible]方舟而下南交通貢貿遷有無桂林遂爲樂土此誰之功歟蓋粵人今日始知公之不可一日去也

答少參吳道南

辱教款虜錄紀獎借過實且欣且媿別楮二將事都悽久已洞然往事不足深論也此後願益務以善養人爲國惜才以充其與物一體之量則目前道路自然開通虎狼夷狄無不可處何至齟齬疑慮若無地自容耶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辱華翰一一領悉里甲經催投靠優免四者正吳人受病處然所以養成此病至沉痼而不可療者實陳周二子爲之今丈一旦砭之以精覈之石投之以經制之劑宜其苦口刺腸而不能堪也然事極必變勢

窮斯通吳中事勢已極理必有變今得丈稍稍振刷使知　朝廷法紀之不可干上下分義之不可踰汰其太甚而無至於蹊溢橫決而不可收拾則吳尚宜尸祝公以報德而可以爲然乎嬰兒不剃頭則腸痛不擱痤則浸疾然剃頭擱痤固不能止嬰兒之不啼也近來彼中人不獨側目於丈且推本於僕造爲橫議欲以揺撼國是如昨南余云云意皆有所由來故不得不創之今　上意已定正論不揺丈宜自審畫無爲山鬼所惑陳乞云云決不能遂徒多一番舉動耳史周文卷已解部訪知其中頗有造作皆舊時胡

求二子爲之項者邵君止據舒王二道之查呈而舒王亦不知爲贋也然僕于此亦不敢刻意深求今但有楮筆可撾即可耕手以爲解脫之地况其人已死比之見在盜公帑爲富翁者有間自宜從寛以處之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原重地番虜雜居措畫稍差便成乖阻往嘉靖初年頻建菴晉溪二大老經略數年而後定近廖公以節士之槩當邊閫之任非其宜矣比薦公於　上或有言公好以智自免不肯任事者玆奉翰教措畫周

詳音旨慷慨用智者固如是乎且今　英主御極名實之辨較若黑白閫外之議悉假便宜不從中制智者不以此時取旂常鍾鼎更復何俟以是知談者之妄也

寄后麓李相公

不奉瞻對五易春秋諒翁念我亦如我之思翁也別後無可奉聞者唯平生所與共許委身致主之義則不敢有一毫有負于久要獨此庶可少慰尊懷耳但第以非薄廻翔廊廟而翁以重望獨淹留林壑揆之古人彈冠之誼殊用歉然貿郎以庭闈念切特假一差省覲便中草草附候別具侑柬統惟鑒納

答河漕舒按院

項者議開泇河特爲轉漕計耳其於河政自有常規民患何嘗忘念淮揚士民乃遂謂　朝廷欲置黃河於度外而不爲經理豈其然乎大疏已下部議覆

答應天撫院王古林

巡撫一方將盜是務除而誘人爲盜盜焉可弭公職專整飭戎備爲民除害宜如鷹鸇之逐鳥雀又何畏焉況今　朝廷大明當天幽隱畢燭流言浮謗舉不能行亦自無可畏也賤日厚禮槩不敢當統惟覽亮

答吳環洲

辱示虜情宛若指掌至謂虜酋假虛聲以要賞邊將信訛傳以希功二語深中時弊今人可與籌邊事者獨公與金湖公而已與他人言頗似說夢雖議或不遠亦有呆秉撒奸者昨奉嚴旨督責當無所容矣

答山西撫院鄭範溪

前有貴戚自晉中來言礦賊事僕得因面奏衰一大役公又因之解散其黨俾地方寧靖事機禍福之變安有常哉辱華翰知已履任甚慰

答浙撫謝松屏言防倭

浙無倭患久矣一旦聯舟突犯必有勾引之奸且地方安恬日久驟尋干戈恐無以待寇幸激以忠義鼓以賞罰悉力一創之庶將來不敢再窺亟剿此寇然後徐究其禍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謝公非用武才恐不能了此事僕曰不然謝公沉毅有遠慮賊不足平也願公勉就勳庸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宋陽山言防倭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頗懈僕竊以爲憂故昨年擬旨申飭賴公備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戰而勝之不俟登岸而遏之於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豈不貴豫

哉慰甚彼前鋒既折必不敢窺吳禍當中於浙矣黃副總乃僕武舉所取士其人才志似亦可用但負氣不能下文吏若少假借而用之或亦可當一面也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適　上諭詰本兵虜情虛實之由即日奉翰教讀之旨哉其言之也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　宸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爲國家忠慮者而無識言官動即譏白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遼虜報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以禦虜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遠駭聽聞取咲夷虜已奏　上留中寢之以泯其迹孤孑一身無可與計事者故每得翰示輒說懌竟日非喜其說之同已也喜其有助于昏昧也然不敢舉以告人恐忌者遂反目于公乃知大舜隱惡而揚善亦有不可行於今者矣人臣不忠人心不古可歎自今東西虜情的有所聞仍望密以見示其中情變無常亦不必定以今日所言爲是所聞爲的也僕求助之意真切懇至幸惟亮之揭稿一紙寄覽仍希擲還近聞有瞽目慧術人在邊溷擾訪有指稱假托者幸

即擒治之仍明示諸將士僕從來不薦達此輩勿爲所誑也

答陝西督撫石毅菴

沙麻之事雖由於二將不和軍心不一然自古未有千里襲人越險無繼而能成功者今其事已結似難中止然亦須沉機審發期于萬全固不必期效于旦夕也今之時政與先年異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議也

答三邊總督論番情

石公前爲宋御史所窘急于圖功以解群議遂輕用

弗詢之謀遽爲掩襲之計致損威傷重殊可恨惋大抵西之番族廣之猺獞事體畧同狐鼠鼪鼬潛伏豹林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禦之法惟當選任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燧責成近邊熟番遠爲哨備厚其賞給約束沿邊軍人無容勾引番人交易圖利有警務先覺預備奮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熟番皆畏威懷德而生番自不敢犯今不思以計勝之而輕用不教之兵深入嶮峒之地雖微二將之隙亦鮮有不敗者此事在軍門爲近撫臺隔遠難於調度可語不公前事已如此今須愼重審發不可以　嚴旨責成

人言洶洶遂爾惶恐復爲輕動目今天暑草木蒙密道路崎嶇恐難進兵總兵人馬亦不須西駐枉費糧餉且只守險設伏以待不虞責罪熟番發其陰私誘以厚賞爲我哨守待秋冬水凍林疎然後相機進取或明出以示兵威或掩襲以攻不備必有奇道乃可制勝然但一創之以洩邊人之憤足矣固不能草薙而獸芟之矣聞番人恃茶以爲命須嚴土人通番之禁使私茶不得出則我得制其死命至於番功之賞不過數金誠爲太薄今宜比照倭功例稍厚其賞庶人肯用命也凡此皆書生迂度之言未知果當機宜否漫附以備採擇焉

答按院陳公文衡叙事實

辱教其人乃前院論劾今但當察其事之實否不必問其曾得罪於何人也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僕亦非薄謬膺重寄事無大小必黙告於　天地　祖宗列聖而後行豈敢以己意爲輕重哉

答少參吳道南

以善養人與物一體皆執事所習聞者衣中繫珠不尋自獲富家乞子忽復來歸滿中七寶受用無量在

執事自取之耳盟諸我不若自盟之爲切也

答督撫張崌崍

往公以太君思歸奉輿西返僕所以不阻者亦欲因此息忌者之喙耳今公論已定以素所負蓄屬休明之會不於此時取旂常鍾鼎更復何俟且棄瑕雪垢不避嫌忌而薦賢者惟僕爲然後之人或不如是之愚也已大疏部已報覆幸即戒途以需簡畀

答石麓李相公

伻來辱翰既深荷雅情及備詢起居萬福復慰懸仰弟自首事以來於茲四稔碌碌無以自效所賴　主

德日明宮府清肅百司奉職邊陲少警一二黠肆于紀者咸就誅夷仰惟　宗社闡靈孚佑　聖主而第以淺薄會逢其時優游苟祿竊餘榮以自被殆有天幸焉顧值休明之會俾耆德碩望遺置在野不能引薦深用媿嫌耳賢郎請告謹遵命屬所司覆行別具侑柬統惟鑒存

答閩撫劉凝齋

林賊既已入發果不出閩人得之之料喜甚喜甚但當其時即宜少出閩師以助之夷情多變先賊圖久或生他計諒此時成敗已決矣傾耳以俟捷音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示知旌節已入滇視事欣慰儂賊事既原無大故自宜相機撫處魑魅狐狖之區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因俗爲制使不爲大害而已何爲輕動大衆以事無益耶簡靜行事協和總戎此二言者望公終納之前院舉劾殊可咲該科亦有劾疏通俟事寧併處也

答督撫吳堯山

往奉別時記公有不薄南遷之語故以借重然亦暫處耳憶昔悠悠之談若謂僕有所不足于君所者今公視部心何如哉大疏既不獲請簡書有嚴幸遄發仙舟以副輿望

答省中羅涇坡論士風

僕自受事以來惓惓勸諭今士大夫務以忠肝義膽事君誠心直道相與近雖稍變舊習而餘風未殄執事謂外吏猶事趨謁騖虛文誠然所示二縣令已即投之囊中矣讀華翰具見留心民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執事有焉敬拜以受

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　國家者皆知之獨貴鄉人

以爲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讀大疏具見忘私狥　國之忠已奉　旨允行又承教鳳竹公肯身任之猶爲難得今即以屬之漸菴亦曾有書云開泇口不若疏膠河故宜與之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至於一應疏鑿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鳳竹公親履其地次第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俱不必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能興大事可就也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　國家者皆知之乃竟爲浮

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興大役有科派之擾又恐漕渠一開官民船隻乘便別行則臨清一帶商販自稀此昔年之説一則恐漕渠既開粮運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説也凡此皆私已之言非公天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再勘僕嘗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公書公雅不辭勞審爾大事濟矣已即面奏於　上特以屬公前得山東撫臺李公書謂開泇口不如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諸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公親履其地一一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粮等項俱絶不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説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時而後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今　主上英明天啓志欲有爲而公以非常之才適遭此時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業乎大功克成當虛揆席以待

答山東撫院李漸菴言吏治河漕

辱華翰所示具晝事理讀之無厭竊聞致理之要在於安民欲民之安責在守令今　主上年雖冲幼已知注心邦本然而上澤未能下究下隱未能上通者則以吏治欠覈而骫權撓法之豪詭銜竊嚮之奸鯁乎其中故耳易卦頤中有物必嚙之而後合故今振舉綱維精覈吏治章之以雷電懸之以象魏要在嚙其物去其鯁使上澤得以下究下隱得以上通而已二州佐既堪其任何愛兩知縣而不以勸天下之能者且提調學校特縣令下事耳當此罷邑民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況上有府佐下有學官歲時考校亦自不妨也鬻爵誠爲弊政昨計部稍去太甚者然未能盡拔根株俟一二年後將鹽法屯田經理就緒內外儲蓄少充當盡罷之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今計開納所入歲不過四十萬稍加劑量致此固無難也向承教膠河事時方議鑿泇口未遑論也今泇口既罷劉徐二司空復議及此適與公議合故特屬之望公協恭熟計共濟此事僕以淺薄謬膺重寄　主上虛已而任之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寢不寐食不甘以憂　國家之事三年於此矣今　朝廷大政卒已畧舉惟漕河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鉅不敢輕動尚當有待漕河則宜及今圖之了此一二大事僕即納筦鑰稽首歸政乞骸而去矣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內英哲共助不逮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順義饋馬效順彌堅真　朝廷之福也書中言守邊五年欲乞賞賚似亦可從俟其貢市畢可爲之一請僕所酬一如去歲例俟其至邊與之

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

滇中自嘉靖以來屢嬰多故其初皆起於甚微而其禍乃至于不可解窮荒絕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仁哉前人之所爲乎今仗大略撫定遐福于遠人多矣此後惟一務安靜嚴禁軍衛有司毋貪小利逞小忿以騷動夷情則可以高枕卧治矣辱示曲盡彼中事理嘆服綿紙既可用以題奏何不可爲書柬乎外雲南歲貢金舊皆一次解進今分兩次似爲煩費此後若辦足仍作一次解進何如惟裁酌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甘肅開市已奉　諭旨悉如所議其中有難逆度者公自以便宜行之務令事久邊境獲安而已市場似宜稍西去西寧太近則啓賓兔覬覦之心去我邊太遠則迂邊民交易之路春市虜馬瘦弱強爲之市終不便也統惟裁酌

答列卿楊木菴

向承以令先公隧銘見屬愧不能文又冗甚故遷延至今蕪劄雖不足以發揚令先公之盛美然遵僕平生所與令先公同心許　國之誼則實無一字不出於肺腑也百世之下考古尚論者必將有徵于斯言辱惠佳帳祇領餘不敢當輒璧諸使者

答山東巡撫李漸菴

膠河之議非一日矣咸以謀多築室人鮮同心故（幾成）而罷今幸劉徐二公發端任事公與商道長協心爲國底績之期可以預必乃知就大畧艱固有時也所示疏濬道里宛在目前若如陳君所呈更爲徑易不知按視何如徐公有來期否

答總督方金湖

順義酬幣既不中格謹領入聞今歲各路貢市比之昨年尤爲歛戢足徵虜效順之堅公籌略之遠也慰甚慰甚陳子論張叅議詳其語意似非至公而銓部不待巡撫之疏輒與題覆亦非事體故昨　旨以議擬不合爲詞下巡撫再勘實駁之也繼得華翰及鄭

公疏則多惜之之語乃知再勘之　旨於事理允當如有枉誣冝與昭雪　明主懸衡以運天下如日之照臨是非賞罰惟一付之至公不宜依違兩可之詞也

答河道徐鳳竹

承華翰知道從已臨東土無任欣慰大疏下所司一一覆允此事甚鉅費必不貲今欲為　國家建萬年之利寧敢惜費但嗇吝之人甚不樂興此役以近旨嚴切雖不敢明肆阻撓乃其心則終不以為然故凡言此事必幾萬幾十萬而後可舉者未可遽信之

也公宜與有心計誠心為　國者熟圖之近來　朝廷之上事事精覈凡有興作比之先年率費半而功倍則虛實不同故耳願公計慮審定然後次第請旨行之

答司馬王西石

張主簿人來辱諭教深慰遠懷向者之處惟欲曲遂高志然于僕本願終違蔽賢之罪終不可逭也學須到形不愧影此聖門教人慎獨之功此工夫最難以公高明自能徑造直詣如僕淺劣因公之教亦益加深省也陽山光明磊落初時吳人甚不便之近迺感慕稱頌蓋至誠未有不動者迤左頃復報大捷雖斬馘止二百有餘然奔溺于河者甚衆河水為之不流盡棄輜重而遁所鹵獲駝馬器物不可勝計足以紓邊人之憤而寒旃裘之膽真大快也諒公所欲聞者謾以附及講章先刻完者附覽

答閩撫劉凝齋

屢辱翰示及別楮所云一一領悉頃聞有貲恙無任懷念想勿藥矣近據閩廣所報賊形皆潰亂奔竄之狀鳳賊似不在其中斃於吕宋之說恐不虛也果爾皆閩人之功若非遣諜行間彼番人安肯殲之乎今

想已有的耗頃耳以俟捷音之至

答兩廣督撫凌洋山

辱華翰知已榮代視事無任欣慰前聞中屢報鳳賊為吕宋番人圍困何得突犯廣中據報賊形若潰亂奔歸者鳳賊恐不在中幸公細察之若此賊果在其衆既散必成擒矣羅盤賊既已奏　聞勢不能已但須審計熟圖之昨部覆又推原題未盡之事似亦可行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不同振軍聲伐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有不能一付之安靜者惟公裁之

寄趙大洲相公

賢郎謁選辱華翰深荷遠念僕以孱弱謬膺重任每愧將伯之助莫挽東山之轍側身西望惆悵而已所幸　主德日新精勤問學宮府清宴方內乂安此九域簪紳之侶所共欣躍而稱慶者也翁素抱忠耿知在林里未忘　朝廷故謾以奉聞賢郎嵩差歸省便此附候別具奏稿一部圖說一部及薄幣二端侑柬統惟鑒原

答劉虹川總憲

天下事有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公是也公昔

在郎臺有惠政無端被誣世所共惜薦言屢至召用有期公乃急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竢者異時撫臺有缺僕即以公屬之銓衡乃當事者對言此公才信可用獨無柰其竿牘頻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而僕自是亦默然黙阻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乎方今　明主在上方傳覓賢儁以興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雖越在萬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衆所指摘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難却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竢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爲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貨賄僕不得已必將言揚于廷以明己之無私則僕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無嚮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

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辱翰示一一領悉即屬本兵爲之曲處但有功必敘有勞必酬者　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勞後祿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兩兩計功程勞以責望于上似非所謂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僕以非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　國家無尺寸肰自受事以來力辭四廕獨守舊官每一蒙　恩輒蘡蘡慄慄不能自寧非矯也誠以　國恩難報而臣子雖鞠躬盡瘁不過自盡其所當爲本無功之可言也公所欲爲諸君處者自

是鼓舞用人之道而區區所云似亦爲人臣之所當知也自昧吐瀝惟高明采之

答兩廣淩洋山

閩中撫按有書至甚以廣議招撫爲非此固一隅之論然亦宜審觀賊勢何如據前所報鳳賊似未必在其中若果係殘黨入境又未肆殺掠則招而分北之事理當然不爲失策若賊首尚在敢行侵掠則宜與閩帥夾剿之今不揣賊情強弱向背而執言撫剿皆偏見也今想已大定人旋附布區區

答薊鎮巡撫

頃遼左之功固奇然本之以公審報土酋東犯的耗僕因而傳示該鎮潛形而預待之故有此捷論其發蹤之功公宜首叙顧僕于此不敢自竊遂使大功不彰也

答隴右大叅李龔軒

辱華翰得悉隴右事情甚慰懸慮番賊事不專在用兵貴於善處古人有以一介之使當十萬之師者當機故也蘭州倉場稍弊不獨寄貯民間殆幷民間所貯者亦爲虛數官司積棍與奸商相通自領官銀並無糴易每有調遣則賄囑將官量以布米等物給軍隨即銷除以一日爲二三日者有之以一千爲二三千者有之蓋其弊久矣茲屬清查重處乃振弊維新之會凡有所當行者計處已熟可呈詳督撫題奏庶該部便于議覆也

答傅諫議

往者別時曾以守己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蓋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己之節而執事乃屢却不已愈至愈厚蓋以區區爲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闊之白尤爲殊異顧此寶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

人可令逕越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勵焉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已有成議雖費亦不敢惜其中踐濬事宜及調用有司等項俱聽便宜處畫一毫不從中制乃聞近爲羣議所苦頗悔昔者建言之爲易審爾則此事難以望其有成矣僕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明主方勵精圖治詢事考成豈直以未定之議嘗試　朝廷哉神禹大智猶必親秉四載遍歷九土至於手足胼胝而後能成功方其鑿龍門之時民皆拾瓦礫以擊之蓋衆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無事而保身自便者

孰肯淹留辛苦于泥塗橫潦之中此衆議之所以紛

紛也願公主之以剛斷持之以必行心乎為　國[illegible]

督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帶顧忌調停人情之説

一切勿懷之於中又親歷工所揆慮相度分任責成

若殫勞不親細事徒寄耳目於人則紛紛之議將日

聞于耳雖勉強圖之亦具文而已決不能濟也幸公

熟畫之若果未能堅持初意恐拂衆心則亦宜明告

於　上以謝昔建議之爲非而後重負可釋耳此

國之大事不敢不盡其愚幸惟鑒宥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去歲海洋之捷誠為奇勳榮晉一秩未足為酬尚當有崇擢焉辱示諸欵手讀數過俱見鴻猷驛遞一事近例頗嚴人似無敢犯者大抵為政必貴身先頃小兒回籍應舉自行顧倩作冬遣僕歸壽老親身負儀物策蹇而行蓋不敢身自犯之也目前民困已覺少甦數年之後積餘必多用以羅穀備賑誠善政也纖造事值浙中亦有疏陳乞故司空不敢減此蓋彼姑以料價抵補然此既分四運則目前已自足辦

年後公私稍舒了此似亦無難也細觀別冊向來夙弊釐革殆盡估價亦與近日言者迥異足以見丈於諸事靡不釐竭心力矣優免核則投靠自減投靠藏則賦役自均數言已盡查完停妥宜即具題施行水利之責御史昨凌洋山始建此議僕固以為未便乃渠則堅求必遂故黽勉從之今奉教信為冗設也巡鹽之理漕徒增文移煩擾俟差官時酌損之

答總兵戚南塘

適會本兵譚公問足下與閫視大臣相見之禮云宜如總理之見督府可也竊意今日當以　欽命為重

人在兵衙之有無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其差去部公當預爲足下先容必加優禮決不以庸衆相待也

答閻撫劉凝齋

閫師千里赴難雖無所獲猶當論功況斬馘黎丹灼然耳目者乎廣人欲來招撫之議忘大德而逞小忿曲有所歸矣　聖明遠見萬里功罪賞罰不爽秋毫本兵已覆勘議幸公勿以爲介但屬賊存亡尚無的耗仍望公之留意也

答松谷陳相公

伏承台翰貺況捧讀再四如坐春風不知燕蜀遼闊也備諗起居清勝身處雲林望隆朝野慰仰慰仰不肖猥以淺劣謬膺重任顓蒙之見竊以爲旣受　國重託宜以死報故二三年間諸所措畫惟以振紀綱剔瑕蠹爲務以是見怪於流俗本之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其見詆誣非不幸也即欲引决乞骸以　主恩深重昔所許於先帝者尚未克酧故復靦顏就列屯難之際思我同心恨不即弋冥鴻招翔鳳而致之廊廟也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䟽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傅應禎爲大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柬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

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　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　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　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　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盖

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　國家定　社稷耳怨佻何足恤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餉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　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虜獻琛修貢蹶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播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

謀甚狡上不及　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剚刃於僕之身又無所汚衊而獨曰專恣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　上耳賴　天地　宗廟之靈默啓　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自有此事　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雖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　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崗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今海內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曉曉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目相待

答河道吳自湖

惟公遵養林泉望懸朝野僕所欲推轂者屢矣咸爲忌者所阻今乃得遂初心然猶恨其不早也淮楊之民歲苦昏墊　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茲讀大疏明白洞徹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窒雖棄地勿惜礙衆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留餉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覆允惟公堅定而審圖之

答兩廣凌洋山計剿羅盤寇

羅盤淥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諉難於後人

誠爲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數十百年義所當討在公誠不容使之跳梁於卧榻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爲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爲便也

答河漕王敬所

人有自邊來者言公按行部中簡靜清肅邊人咸不知有命使之至詩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公之謂矣慰仰慰仰淮揚水患之亟盖欲激發吳公使之殫力以從事也　朝廷方有事東方而江淮之人咸謂僕止以運道爲急將視河害而不救故以此默解之自公振新漕政萬艘飛渡京庾充盈卓哉偉績孰得而掩之豈以此一事未了爲恨哉且不必出於己公所未就而吳公成之則亦公之功也已辱教似未達僕所以作勵時賢共熙帝載之意故畧述其槩以復惟公裁亮焉

答兩廣督撫計剿海賊

往者潮州主撫賊之議閩人深有憾於金大叅科中遂加抨劾僕竊以廣中之處不爲失策乃告銓部本兵言金君必不可動動則後來任事者皆恫疑首鼠而不敢爲矣然林鳳之見創於呂宋實閩人之謀彼以大兵逐此敗殘餘黨欲盡殲之海中以爲功而廣中乃一舉而收之其致憾固宜今惟行廣人之策收閩人之功則處置適宜彼此俱得矣銓部本兵以僕之言爲然遂用此意題覆今讀大疏詳觀前後事理果如僕言其中措置皆極允當盖昔年撫賊率要求善地安插蜂屯蟻聚列兵自衛在我常有肘腋之虞在賊常懷反側之意養癰待決誠非計也今則隨地分北解甲賣刀因其求生之誠解此三面之網將使賊黨聞之孰不懷我好音變其佚志故廣中之策是也然觀金君所與閩人往來文移頗覺動氣楚固失之而齊亦未可爲得此氣質之小疵也即欲取此新績復其舊官但閩中勘功蹟尚未至若先處之重激閩人之忿故行並勘幸促勘者速報庶便處分也羅旁事宜審定而後動期於萬全乃可貴屬司道有司賢否訪據的實者幸另開手書寄示

與雲南廵撫王疑菴

高金宸先巳題奉　欽依准襲矣外嘉靖間曾聞雲南有積貯銀百萬兩　世宗欲取用而方礪菴執言該省常有用兵事宜以待用不知此項銀何年存剿今尚有否即查覈見示餘不悉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辱別楮所云一一領悉安慶軍餉及三府糧疏俱下部覆允焉蹇二君屬部優處政府入人言惡吳中士夫賴糧之說似別有所指不爲丈也異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每呼爲鬼國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倡之蓋謂　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敢爲故也此等言語豈亦丈告之政府耶願秉道自信毋惑流言以終令聞丈向移駐句容議者咸以爲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蓋用度節則

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之繁故上下自相安耳喜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知何如畿輔諸郡十減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頗相安若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絃之沸溢矣且此項錢糧貯積甚多將來裕　國足民更不外索即此一事餘可類推以今全盛之天下爲國者肯一留意於此時時修明　祖宗法度精覈吏治能否由此富國富民興禮義明教化和抑[illegible]矣以建萬世太平之業誠反手耳大抵僕今所爲暫時雖若不便於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愚無有一毫爲己之心故耳　祖墳事嘉靖間王戶侍亦曾疏請後竟以無據報罷竊思此事在　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　聖祖之永孝豈遽忘其先世殆必有不得於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似之間如以爲眞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眞則此纍纍荒塚祀之何爲僕嘗以我　聖祖之不冒世族不深求先世窈冥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鄙見如此惟高明裁之

答河道吳自湖

混江龍之制昔曾聞之近以河政廢弛人不知用耳項屬所司題覆通行河道衙門一體製造

答楚撫陳文峯

辱示公安諸邑連歲昏墊生理蕭踈昨蒙加意賑恤頓囬春意今民力雖困猶賴父母孔邇橫恩濫澤亦不過徼於臺下也郡侯才守俱優向以初任銳於有爲頗失上官之意今則久而愈孚令聞休洽昨已特懇之向院諒在彀中矣荊州二衛班軍分番往戍誠於守禦有裨已下部覆允矣昨曾確菴來言公舊僚

意頗相左大非所望或意見不同耳願公且悏拯之

答王敬所

辱示邊務諸欵皆切中機宜事竣亦不妨條議上聞也又承別諭云云謹逐條手復納還記室不另具復以示不敢泄此後有要務請手翰寄示口授非宜

答河道潘印川

惟公雅望宏猷久切傾嚮昔者河上之事鄙心獨知其枉每與太宰公評隲海內佚遺之賢未嘗不以公爲舉首也時屬休明之會正宜亟時建立用展素蓄乃猶盤桓引却殊乖所望大疏已下銓部議覆雅志恐不得遂幸遄發征麾以慰輿望厚儀槩不敢當謹以璧諸使者

答操江王少方

江洋獲盜事關王印自合上聞鄙意以爲盜賍已獲可從寬處不意　主上覽疏中縛王劫印語赫然震怒　面諭重處區區從容解譬下部議覆　上意以部覆撫按罰治爲輕區區又委曲議擬乃得薄譴盖主上恒以冲年惡人之欺已故以失事爲可逭而以隱慝爲深罪也人旋草草附復其詳容另悉

答河道吳公桂芳

淮楊之民方苦昏墊披髮纓冠而救之猶恐不及豈能豫憂運道之難處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從容講求平江遺蹟爲　國家經久之圖今內外儲積幸已漸裕法紀漸張根本漸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賢者任之公毋慮也

答總憲吳公

盜劫官銀於會城之外本非細故但人賍已獲大半公亦叅論無隱自當請　旨從寬然諸未獲者猶宜速爲詰捕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爲矣

答廉憲胡公邦奇

辱別教云云深荷至愛前王操江亦曾以尊意告僕而僕不以爲慮盖僕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已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出於門墻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無所容於防也古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况宛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盼之間已成陳迹矣何足掛之懷抱乎然感念厚意中心藏之

答操江王少方

四月二十六日五月二日二書先後俱至一一心會不能悉答滁州鎮江二事部覆悉如疏議近來江防外雖舖設可觀內却空踈無實此言切中時弊盖不獨

江防爲兩省非江西浙江二事　明旨森然此後即欲推諉紛飾恐亦難矣安慶軍餉部議執前已覆定不肯再要然陳君之意爲長也陳君昨考察疏亦佳區區素知君後當優處聞有馬驚頃想全愈曾司馬近亦小恙已痊小曾乃翁訃音至矣允兒頃歸一役一馬　皆自行顧倩併未敢令有司知之

答巡撫鄭範溪

厚示虜情具得其眞今討惟當急圖自治以觀其變耳張憲副之被論人皆以爲枉當時言者殆有所承望彼時公似不宜與之會同蓋是非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枉者豈可狥人以爲毀譽哉頃科中復有言者要當請　聖斷行之

答應天按院舒念庭

厚示內廖守備事已即達之於內言公治其違法之人乃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病也其意良解然以僕虛心論之此輩在今日比之先年已爲歛戢苟不至於太甚似宜放寬一着以養其爲善之意可也惟高明裁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厚教領悉近來東虜垂涎於貢市之利陰與青酋交通携市於宣府而明擾遼左以求爲市故宣府之禍歲增而遼左之患日甚職此故也遼人素稱忠義可用然近亦罷敝非用薊人助之不能支也顧薊鎮隔閡三衛出塞不便又廹近陵京防禦爲急必斥堠嚴明偵探的實知賊嚮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此意前已屢語薊人尚未得策承教當再申儆之闗那吉給台吉俱親至邊此來想彼亦有意宜厚遇之俺酋老矣黃酋獷颾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當與之氣脉相通乃可大約虜情只要渙之無令得合而已

答鄭範溪

張少參之事言者明係承望搜求公爲之昭雪乃是非之公在人心不容泯者奈銓部固執前說又追論其平生此其意不可知矣僕欲請　旨駁議又思於該部禮面大有所損不得已黽勉從之然僕心知張君之枉今雖暫屈後猶可伸也公前雖與按院會論而其語亦自不同今奉　旨再勘豈得不據實具奏但求是非之不枉何嫌前後之異詞哉今　朝廷之上功罪賞罰如鑑之虛如衡之平公但自信此心秉公任直紛紛之言不足爲意況　朝廷又自有公論

答遼東巡撫沈鶴石

承示領悉順義所求督府已傳鄙意止之矣虜情不常宜隨機應之要當待以至誠要以盟約則貢市必可久而不變安邊制御之策無踰於此書生不達時務難與言也外貴院帶管學校近給有新勅宜令人領去以便行事

答薊遼總督楊晴川

庸將輕率寡謀損威辱　國死不足惜但古北口要地素稱險峻乃賊至數十人踰垣而入肆其侵掠而守者不知則置兵設險俱屬無用矣且賊初意止於侵盜原非設伏誘我者宗儒之出從者百餘人使人人致死未必便爾覆敗乃從者見賊先奔遂致主帥陷沒觀此舉措將來之事深屬可憂轉盼秋防僕竊不安席矣今且先絕賊首撫賞諭令縛獻首惡如處王杲事從容相機而行急則恐生他患其守臺守口及棄將先奔軍人宜以軍法重治察其尤重者戮數人以申軍令薊門數年安靜人心已懈天其或者借此以示儆乎若諸公當事者紐於治安不加戒備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南兵素稱敢戰今未効一

矢之力見賊先奔何以解於紛紛之議惟公熟計

答南總憲吳堯山言法律章奏

南臺試職奉教卽屬銓部覆允但御史以原官試職理刑蓋使之習於事以待用也近來居是官者不知本職所在舍其當務而漫求他事以塞責居數月而考選實授秪具文耳一旦奉使觀風乃不知法律為何物而反以吏為師　祖宗命官責任之意幾於淪失矣近奉　明旨修復故事而御史大夫陳公卽以實舉行甚稱　上旨試之日坐於堂上面加校閱舊日易卷代書之弊悉行釐革僕取其試卷觀之一一親批其所殿最咸以招擬為準不論章奏之通否蓋章奏議論人人能之若招擬刑名則非素究心於此者不可以虛言飾也賢哉大夫可謂霜空之矯翰矣南北臺諫原無輕重今既新奉　明例似宜一體舉行且以公之高明峻整視陳大夫又奚讓焉

答閱邊郜文川言戰守功閥

承別楮所評隲一一精當比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此以儆惕人心其實薊鎭屬夷促人要賞乘間為盜自昔已然昨日豎子若不輕身出塞浪追則亦無此僨敗矣今四方所報殺官劫庫之事無歲無之中土

且然況邊境乎薊帥非蒙嚴旨切責足以示懲若舉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猫以辟鼠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爲當若欲爲之委曲除豁則可云據近日鴉鶻屬夷之事雖若防禦少疎然舉一鎮修守却虜之勞實於功名未損以此意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薊鎮之勢與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切近　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爲功其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出於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議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之苦爲之罷減四枝薊鎮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棄地與賊於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用卽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於本鎮地方抽採不然　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

答總督楊晴川計處屬夷

辱示失守諸官軍俱法當其罪從此人心肅其有儆乎屬夷原謀止欲爲盜庸將喪敗實其自取今彼既有畏誅之意宜自從容處之但嬖只之說未可盡信乃自解之詞耳今仍宜厚結嬖只以絕其援盡革諸夷之賞以孤其黨虜貪而無親他日必自相夷滅炒蠻亦可縛而致也若歸罪嬖只是使之合其黨以抗我且啓西虜之釁矣

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爲得策矣今全虜之禍咸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憤恥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爲可虞昨巳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加意臨期君的知虜賊所嚮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敢東窺矣公幸時時諭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爲　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實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叛人背華向夷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

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詭處今既爲一家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向者款貢曾與之約云除板升徒衆既多在虜已久許令照舊耕牧外自納貢以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後明言索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其人在彼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能自活者乃逃往彼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入虜中自言有神術咒人人輒死喝城城即崩俺答信之令人押之於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答方就大同乞貢　中朝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　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既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鬧之　朝廷必以彼王爲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款　朝廷亦將不信則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　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好益堅賜賚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即彼不從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量此幺麽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詆我矣惟高明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況夷狄乎在我兢兢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擾但當耐煩處之隨幾應之期令無大失而已若欲事事完全人人守法則是以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夷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留意

與總督方金湖以夾論處置邊事

近見山西巡按疏中言邊人叛入虜中者甚衆宣大巡按有書言擺腰人市時伏甲於邊外及黃酋遲延不肯就市其意蓋謂虜情有變也不知其中情狀何如其云云者皆實否幸惟明示又得崔巡撫書云索叛事似爲未善僕已復書令其改圖不知可否亦曾聞此事否今錄四書併崔原書奉覽以便從事然會崔毋言得見其全況經一番變動得一番處置而其事愈固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即爲動搖譬之

低慕隨敵嚮往應手即下今則不然吾番勢已定彊敵觀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子以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諸公當事者宜審計焉

答雲南撫院王毅菴

辱華翰領悉前奉詢滇中積貯以曾聞之礦菴云云將謂彼中尚有此數不意年來遂以解進今所餘但令所司謹守之以備緩急一二年間調停酌量內帑漸充加以北虜納款邊費少省僕朝夕所告於　上者諄諄惟以節用愛民爲急此後搭括之令或可免下所以瑣瑣奉問者惟欲知郡國財賦虛實之數耳

礦金之害往大理李中溪先生亦曾言之弟以此項專供　御用宮中視爲額辦未敢輕議停寢稍俟機會當有處也續刻小疏一通奉覽

答南臺諫

承諭欲以拙稿付梓昨已致書王少方力止之蓋此帙雖無造膝密勿之語而其中亦多未發科抄布者若梓傳四方未免掩　主德而炫己長非入告出順之義也至於求存翁序首云云猶不敢當存翁吾師也翁昔以家　國見托今思昔所許者尚未能力踐其一二何敢以案牘糟粕之詞致辱名筆哉惟丈俯鑒宸悃早爲停寢僕此意發自丹懷絕無矯僞若舍曰欲之而爲之詞則穿窬之行丈諒僕必不爲也

答南列卿張崌崍

惟公雅望厚蓄昔被浮誣今始昭雪故暫借南寺以迴翔遵養爲辱華翰遣謝深以爲媿前賤日蒙惠槩未敢領仍宜查之主藏者

答督府吳環洲

辱翰教領悉炒蠻者與西虜叟只爲婚昨遂嫁言爲套者叟只也此蓟人欲爲解罪之言昨已責之彼中當事者言初報爲套者屬夷也與西虜無與　朝廷

所欲誅者炒蠻耳此後勿得嫁禍於隣然僕料此事必借公力而後能之公幸使人密說青黃諸酋勿與惡人爲黨啗之以厚利偵知炒酋所在或誘之使復歸舊巢則罪人或得也已令蓟人緩圖公幸留意虞

答山西崔巡撫

水泉之市不知在何時開宣大互市兩撫院皆親臨彈壓故得無譁水泉市日亦欲煩公一臨庶無他又京師近緝獲一虜人初稱黃台吉部下所使爲細者後審是公昔年所遺爲廖舉人僕者及呼廖舉人面認之良是但不知公昔年何自得之也幸具道其

實以便處分當解送臺下隨宜安插若以爲奸細恐因此遂生釁端也

答楚按院向明臺

頃以二三大事借留數月故未題代差期當在初冬矣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客此君初任人皆以爲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所建立必爲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爲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既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向所言棍徒艾姓者後竟不知何以處之實

慶生員歐欢戢官事似宜正法以警刁頑

答南臺長陳萊峯

海洋失事非公言　朝廷豈得聞之人臣之義以不欺爲本事有失誤當具實以聞至於恩威輕重則主上明聖自有裁處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也

答總督方金湖

貢市三年論叙與昨閱視舉劾並於一時雖若有防然閱視以八事爲殿最貢市以款虜爲勤勞閱視優於要戢貢市遠於畢官固自並行而不悖本兵前已題定自宜循例舉行但已加恩者或不能過優耳白師晌李之說煎敬所已曾告之於僕但追思當劉國被劾時僕即面問本兵譚公此人若動孰可以代之譚即應曰白可又云若論才力則麻錦爲宜獨恨其多方營求爲可惡耳渠倉卒之間即以名應似非有夙諾者况既惡麻之營求又豈肯曲詢於白乎云云之議未必非劉麻搆之近來將官彼此相傾甚於文戢此中隱情亦宜徐察之也奸細之事誠如尊教近所獲者皆未必眞已隨宜處之矣

答潘巡撫

寧州之賊從來已久事關兩省宜約會夾剿之庶可

收功固難以旦夕定也新除兵憲恐不足以辦此銓部誤爾陞授僕知而使改之則無及矣公試觀之若果不相應當速奏調改又公退居既久近來政令或未盡知宜查近年　旨意并題准事例有與撫按相關者籍記而時閱之則自無廢格錯謬之虞矣

答河道吳自湖言闢積通疏海口

頃闢舊道乃發自　聖心僕不過仰承之耳然須得良有司悉心綜理庶幾　主澤得以下究惟公留神海口疏通淮揚之間歡聲雷動從此人得平土而居繄誰之力與以此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人存政

舉非虛語也比者暫行薄賚俟玄圭既告之日仍當有殊錫焉瓜磚事江南撫按諸公咸以爲難措而司空又以近日工作浩繁不肯爲之一處惟公裁之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鹽徒執捕海風覆舟在往時誠爲常事若一一責之該道將領人將何所措其手足宜夫有不平之鳴也但按操使者見近日屢有嚴　旨惡人欺隱故一有所聞即倉皇奏報以爲他日脫罪之地頃王少方有書來亦言屢勸止之不從蓋自爲之心重故不暇爲人謀耳要之　主上睿明揆度事理衡鑒明允其輕重寸奪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王大參僕欲大用之何乃以小忿決不就幸諭安之

答總督楊晴川

賊夷犯順仗義執言以討之馘其渠魁赦其脅從理之正也但賊既畏威遠遁獸駭鳥舉難躡其蹤而揚兵出塞之舉竊恐薊人亦未能辦也若賊酋果眞心悔罪執送爲逆頭目一二人散夷數十人歸其所掠則姑宜宥之徐爲後圖吳環洲示強示弱之言是也辱問草草

答方金湖

六貢告成邊圉寧謐雖　朝廷有道守在四夷而公經綸之略安攘之勳庸可掩乎敬仰近聞虜酋與察罕搆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則薊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鎭之貢市愈堅矣宜多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爲公所收矣

答閩撫劉凝齋

鳳賊之敗潰本之皆公謀也頃部議但據報功之有迹者覆請行賞實未足以酧其什一也然人臣事君寧使功浮於食況　主上聖明有功者雖微必錄雖久不忘尚當有大畀焉

答遼東巡撫張心齋

連日不聞虜報彼既得利於海西必且歸其所掠未能復逞但遼左之事多在深冬宜加意防之虜性惟論強弱讐隙一搆報復不已王台既被襲虜讐恨必深彼素效順中國父子俱蒙恩賚其德我也亦厚宜急以計結之俾爲外援則北虜之眞情可得而我之藩籬益固矣惟公熟計而審圖焉

答吳環洲

前辱示邊事公高見遠識甚合鄙意膳房堡事僕正恐觀風者輒行奏論致駭聽聞擬作書止之不意大

跡隨至而沈君亦遂匆匆条劾將官盖渠惟懼以隱匿獲罪勢難中止又連及别事則過矣夫疆埸之間小小破綻未能全無要之於大計未損若遇有事卽行處置一番於大計反爲有益顧若不察耳今都邑之間猶有白晝剽竊刼庫殺官者況夷狄乎薊門三衛服屬二百餘年矣捉人挾賞猶不能一一盡詰乃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譬之於犬搖尾則投之骨狂吠則擊之以箠既箠而復服則復投之投而復吠則復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論法守乎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宜書諸紳誠然昨部覆已明只如公前議行之然僕料虜已中餌決不舍貢市之利以理責問必無不從者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道從已抵貴竹慰甚所示安酋事具見高識遠猷朝廷可逭南顧之憂矣追念安酋庚午之事本守臣處置失宜所致及釁端已搆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十萬之費以剿之僕竊以爲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撫授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糧而黠酋稽顙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土夷雜種譬之狐鼠鼪鼬據險爲固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　國初兵力之强　高皇帝之威豈不能盡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忿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於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奸徒竄入其中者激而搆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爲地方長久之計輕信偏辭遽爲騰奏小則搆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爲夷狄報仇幸而勝兵罷財費將吏冐賞於　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言者此已事可鑒也故僕以爲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内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梟行會堪亦毋輕爲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爲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爲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卽疆埸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衆敝内以事外乎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之道亦異管見如此惟高明擇之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近見関中錄文甚佳多超軼之見知必出於執事之手爲之擊節者久之所示西略一一領悉春首之事已成夢幻不足復論不穀於執事相與深淺執事心知之

答吳道南

承示辯揭殊足發笑是非混淆一至於此南疏必有唆之言者不察耳先是部院訪單其說尤多大抵皆忌者之言故銓部議欲從重僕再三爲理乃得量移然被誣已厚矣世味人情不過如此區區昔與執事有世緣出世緣今天下幸而無事區區且欲解簪紱從赤松子遊矣覺與執事世緣已盡再結出世緣耳執事肯從我乎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荅兩廣凌洋山

羅旁之役聞已獲功萬餘計所鹵獲又當稱是即有逸伏諒亦無多宜乘此勢多方招徠開其生路隨宜處置務絕後患則一勞永逸之策也事定後稍用狼兵更番屯守諸善後事宜次第以聞

荅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近來驛遞困敝至極　主上赫然思以釐振之明旨屢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猶不信承敎調外而方面內而部屬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不敢不一一應付若如　近旨但無勘合者皆不應付則可盡復祖宗之舊甦罷困之民夫有司官卑豈敢與大官相抗所賴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撫按耳撫按官狃于故常牵于私意而責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勢不能也朝廷欲法之行惟責之撫按不責之有司異日倘有犯者或别有所聞則抗命之罪必當有歸昨决囚之事可鑒也條編之法　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訪其在官素有善政故　特旨留之大疏爲之辯雪殊愜公論惜公不倡言于　朝廷而獨以私

示于僕也天下至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唐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十二牧十亂同心周業乃昌僕今不難破家沈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為之分謗任怨以圖共濟亦將柰之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斃已矣以公知己敢布區區（懋修謹按書啓殊充排取怪乃先父及禍李公方為正卿秉用不隨人詆誹雪憤而更有救援之疏李公真君子哉）

答河道吳自湖計河漕

高郵湖堤聞甚堅緻一年之間淮泗安流土可作乂公雖不自以為功孰得而掩之哉寶應堤工便可次第修舉玄圭告成當有殊典矣項丹陽淺阻當事諸

公畢智竭力僅克有濟懲前慮後預為先事之圖可也昨見攢運陳道長建白俱切事理其言黃河故道不知可復否望公虛心一商之如有定策幸先以見教今宇內之事漸已修飭庶幾小康惟河漕恒往來于懷而今之時肯為　國家任事者絕少不能不厚望于公也

答河道潘巡撫

屏示江右金花銀亦係已徵在官之數不准抵補伏奉　聖慈特允免追益　上之至仁也

答總憲李漸菴言人臣節儉之義

往者奉書妄有所獻誠有激于衷也比屏華翰不貴其愚深自引咎其銳然有為確然不回之意溢于詞表讀之再三無任慰仰夫人不激烏能有所樹乎古之以道義相摩切者義蓋如此至謂今之財賦不啻于　國用之繁而虧于士大夫之侈縱誠膏肓之藥石也即使　國用果繁為士大夫亦當分任其咎蓋以下奉上臣民之分而士夫者又　朝廷所用以治民者也今乃剝下以厚自奉可勝嘆乎顧積習沈痾已久非痛懲之不能挽也語曰得時無怠暴粮躍馬猶恐失時今欲為　國家振久頹之習建百世

之利茲其時矣惟高明留意焉

答閩撫龐惺菴

僕之傾向于左右自公在臺時已然此亦公所自知也中更多故不獲引置于雲霄然鄙心未嘗忘項以閩臺虛席乃得遂其夙心然公困躓久矣今不引之康莊而復填之畏途者良以此中人情多變借公威望彈而治之而公因此亦大有所樹植以塞忌者之口則由此升亨衢執內鉉其勢為易則僕之所以忠于為　國而篤于薦賢者之赤心也至于主持公是摧抑浮枉則年來　廟堂之舉動公既聞之矣又何

慮焉如有地方事宜不防一一垂示

答織造許樞使

辱翰教深荷雅情頃見發下觧進段疋等件俱厚熟密緻與近年所織不啻霄壤而價值乃與市估無異且官無私斃民不苦勞嗟乎使今之奉使者俱如執事則何事不可辦何功不可成乎敬仰敬仰頃得皇上面加獎賞生亦極力稱薦執事將來大授之基已培于此矣願益堅雅操以永終譽

答總憲張崌崍言用人

頃借公于上谷也將有難鉅之托也乃竟不得如願令人悵悵久之于霄之材何患不登明堂但僕謝事有期不得托附于梓人姝可恨耳大君鄉典已屬所司如例請　允別楮所薦諸賢皆一時之俊處吾夾袋中寧止朝夕雖未免各有所縆然　堯舜在上翕受敷施取其所長皆爲用若諸公能不恃其長刮磨徹類致其瑩美則希世之寶矣辱示敢并及之薄以因使者布之太君仙几

答霽菁與川論友道

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爲嫌僕竊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况大臣雖在畎畝猶懷廊廟之慮所爲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于國于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忝　國家也自翁歸政府三奉教言輒三嘆之夫翁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溢美未領切磨將行古之道而未盡耶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答翰林王弘齋

往事僕所深知恨當時未倍　國議之末徒旁睨私憤爲公竊置一喙若如今日則固已滌濯而致之青雲久矣豈令公抱沉痛于衡門哉犀華翰感今追往益用惋惜堯舜在上翕受敷施期不使鄧林有一材之斷願公靜以需會焉

答滇撫王凝菴

前承厚貺即璧付令弟以不敎之辱愛于公誠不宜例拒但近年交際久廢欲借告知厚者以解于衆人耳萬惟亮恕諸所舉行畧覽一過鑿鑿皆有益于地方造福于滇人不淺卽刑者乃勦其說以市恩淺之爲夫也憲綱一款雖屢經申飭而臺中竟不遵行蓋惡其不便于己幾欲去其籍公之此刻亦取忌之一

端也前撫鎮不和之說蓋彼有懲于山右之事故爲此先發制人之舉自彼疏來後撫鎮並無一言安在其爲不和耶此是以知其說之謬悠也相處無幾亦善遇之

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宣薊脣齒之勢異時兩鎮視如秦越虜禍中于薊則宣人安枕雖得虜情不以實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爲薊也撫鎮協和文武輯睦邊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爲忌往者南中之謗未必不自此中敵之去歲微聞閱視君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薊者所以全公也近日薊臺有缺每從司道中進以其習于薊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爲忌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見公移鎮輒私語曰代者必某人也是總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總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遠求于林下之人乃陳公又僕素所援用者其人達于事理不吐不茹蕭規曹隨必獲同心之濟故用陳公則公雖去猶未去也僕十餘年來經營薊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間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畧陳其槩新本兵雖頗不悅于薊人然亦非故作異同者況今大事皆僕面奉　宸斷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輒有所更張乎頃聞外間云云僕卽以曉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將吏未達此意或懷疑懼願公譬諭之也近日俺荅報土虜東犯其言不虛然此時尚熱或就邊住牧窺吾之隙宜愼防之人嘗咲南兵無用徒縻厚餉今若乘其入犯一戰而勝則羣喙自息而虜亦寢謀去歲曾屬戚總理以援遼之策乃渠所以復于我者其計甚迂殊失鄙望今虜若窺薊則患在頭目又非若于鄰之震矣願公以義激之使僕藉手以告于上且以杜讒謗之口此機不可失也

答徐太室言釋怨爲公

別楮領悉但舊僚之疑似猶未釋僕非姑與解脫也今春南說之與其所由來實與舊僚無干僕平生遊于宦途但願人解怨不願人結怨況本無怨之可釋乎願公之自信而薄責于人也沙市城議恐勞費難成幸姑已之

答薊遼總督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虜每入寇亦必賫本遼左荒鹵人畜蕭疎羣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況當暑雨之辰

馬疲弓解驍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至愚其必不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遼之守兵不過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而歛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僅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劾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膽結舌而不一言如此尚爲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親何疏　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洶洶遂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爲戰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即爲大功不必有所斬[illegible]紛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情事則　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之銓部如擬陞用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套虜當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彼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今彼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爲邊患而已若令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也順則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小酋作孽已即絕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酋懼而罰治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大且然況他鎮乎今後彼若往來經由邊臣即宜收歛城守使人問故彼若以西搶爲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傳聞不的　朝廷知之以爲汝有他意致壞貢市大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戀住則申明盟約以驅之驅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擒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衆亦不過數千未必各部皆如是也順者撫逆者剿逆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逆則又剿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經過或小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遵

守紀律況夷性乎且前已悟賞不必過求矣本兵前覆邢道長疏言之已盡頃大疏不過以邢有疏恐他日責以不言耳然部覆備矣辱垂問敢布區區

答滇撫何萊山

安氏事如公所措畫彼必遵奉安挿未了之案可完結矣得先後華翰所論夷情每與曾司馬深加嘆服公之忠於任事敏於剸割僕所素知然不謂其詳重停妥如此也雖有吳干必試而後知其利信哉望益懋勳庸以需大受

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 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 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爲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 旨罷之若僕之于天下事則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與華一順天下之公而已

答河道吳自湖

高郵堤工聞已告成乃久未完報者想以大工未就新水暴漲慮有變態欲俟其堅定乃完報耳但聞與泰之間河塘潰決復成巨浸未審何以拯之河流既自復故道當無俟開濬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信地雖多屬河道衙門然公欲爲 國家萬年之計救淮揚目前之急想當視爲一家同心共濟也議定幸即疏聞此既關係來歲漕計自不容不預圖也年來方內又安庶幾小康獨河漕一事時往來於懷而當事諸公亦既殫厥心力矣乃竟不獲底于平成豈所謂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河寶應湖工亦宜次第修舉

又

他人一聞行取之報恨不能即日釋去重負而李君乃自願留任以就湖工其志量忠慮不啻加人一等矣即如教屬銓部暫留在任不防他日績選且前題奉 欽依賢能有司在任年久遇行取之日超等選授科即授左右給事中道即免其試職徑與實授此子果者有成績當破格處之以酬其勞便中或可論以此意俾得安意供事也

答石麓李相公

去歲或傳云老伯巳捐館舍然久之不見有訃愚既心竊疑之坐是久缺吊唁歉甚茲辱示大䟽即屬所司覆允祠葬典有加焉蓋　上之篤念舊老而推本所自如此弟於是乃敢以生芻薄奠因歸使而布[illegible]仙凡承以老伯隧碑見委弟雖不文義辱同氣之[illegible]敢不敬承但嘉貺非所敢當輒以璧諸使者拙作俟秋冬間呈上也近聞中玄疾甚巳成痿痺可嘆明年
主上大婚弟將告老矣而翁又抱此大戚宇宙茫茫相見無日感今悲昔愴然爲懷奈何奈何

答總督張心齋

遼東素被虜患公在兵間勞苦久矣僕無一日不往來於懷欲少休驥足顧未有間也不敢忘不敢忘虜之歆艷貢市其情近真但爲　國家長慮未可許之公所以應之者甚爲得策然今虜禍方中于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兵疲力寡不可不亟爲之慮也公有良策不妨披此以聞當別有指揮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欵貢

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夫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　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欵順也比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欵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吾放麑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我非有平生懇欵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迫脅無禮如此堂堂　天朝何畏于彼而曲狥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爲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

厚要于我啓釁渝盟必自此始是威褻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釣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搆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大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
主上冲年　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鴆毒將發于不虞盍姑釋此以爲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

詢及敢略陳其槩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奸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答總憲董嵩河

僕生平所推轂保護天下賢士甚衆然皆不令人知非所聞於左右者非市德也葢欲公知天下公論未嘗盡泯而益堅任事之心也乃辱華翰深用爲媿關

山議設專官事已屬所司覆行矣

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

前奉華翰報高郵工完時已微聞維揚水患不減去歲矣夏已如此秋當何如今但保高郵堤工不壞猶足捍禦灰石初合卽經衝嚙豈得無損惟隨宜補葺九堅一瑕固不害爲成功也聞縉紳之言河既從故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北而行于地方亦甚便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間五六十之淺涸有防于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爲難而上陽高寶之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就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閘以爲運艘由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氏之言比之挽淮爲力似易其河流自由故道入海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可免昏墊而於運道亦無所防但僕自來未經此地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謾呈以備採擇黃僉憲告病以楊二守代之俱如尊諭屬所司覆行但黃昔以才望薦用今未見成績輙以病去不能無託避之嫌今既以楊代須委任責成毋使後人效之也人臣既已委職受寄宜思分義所當盡者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國家何賴焉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諗憲從卽駐寧州因以彈壓姦宄拊綏善良甚休甚休葢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雖良由督吏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於奸

也而徙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若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illegible]臯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殺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剸刃于上以姦其讐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　明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臯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儒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遠　明詔而詭　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

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畧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與蒲伯會陽栢

不穀竊以菲薄謬膺重任日夕惴惴焉惟顛隕是虞今賴　天之靈　祖宗之佑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寔主上聖明　國家之福也不穀何功之有焉頃辱華翰獎許過情援引經義證以古哲皆非謭劣所敢當也愧謝確菴高明沉毅秀雅而文他日必爲　國家柱石不穀於　國無所裨補惟思推轂英儁以共襄王事然追念生平所拔舉可托之久要如確菴者

一人而已既以自賤亦以爲公慶豚兒兼學濫竊科名遠辱遣賀兼拜珍貺感戢莫喻兹因鱗便用布積懷別具侑柬統惟鑒存

答樞使張容齋

別後各撫按諸君咸有書來言台從所經禁止餽遺節省供應雖交際常禮一切謝却蓋縉紳大夫仰翁之賢固非一日乃今所見又過於所聞宜其稱揚頌說之不巳也慰仰慰仰二南素被王化而翁又悉心簡求他日必有膺椒塗之選者大疏至即屬所司整備奏送矣人去草草附候

答薊鎮巡撫楊肅川

辱示援遼之議前說爲長幸留意審畫以俟一舉但聞大議亦巳質之本兵本兵遂列之防秋疏中以未定之說爲　廟授之筭殊可笑也且此舉本欲出奇制勝以圖非常之功非可歲歲徵調以自疲其力也用奇之道疾如脫兎若歲以爲常又舉一鎮之人僨前那後援踵而移此漕舟挨幇之規非兵家握奇之筭也

答福建巡按商燕陽

劉凝齋以任事致謗公論不平非執事秉虛公行直

道孰肯爲之極力昭雪乎非獨剖一人之感將以持是非之衡而作任事之氣其有裨于世道不淺也慰仰慰仰

答河漕傅后川

河漕意見不同此中亦聞之竊謂河漕如左右手當同心協力以期共濟如所見必不能合宜亦各陳以俟　宸斷不宜默默而已　國之大事不防公議事君無隱豈爲失忠厚之道耶

答總憲陳我度

昔借公於蘇松定出鄙意乃執政者謂公有私于雲間也遂有按劍之疑是時讒慝盈朝僕雖深知其枉弗能救也然于是恒以爲歉茲者　英主御極大明當空振幽啓順以與太平之治僕乃敢以公進然不徑登之廊廟而置之節鎮者則以薊門要地暫借重望以輯睦文武計寧邊圉其襄安攘之業耳簡命渙頒輿情胥慶比聞旌節已至尤慰鄙懷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嚴治爲善愛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不勝敬仰益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歲恃頑強梗咸頫首祇奉約束益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　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歛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爲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推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揃痤則寖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剃且揃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戶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　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即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顧公益堅初志以懋膚功

答向臺長

近得家信言執事有餽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夙有省戒不敢承領已即返諸來使竊計執事榮代不審趨璧之果完否也唯幸查照前屢承嘉惠俱未敢當不圖執事之終不見諒也

答河道巡撫

孟瀆既開練湖亦有次第甚慰懸切但聞下圖田庄俱已查革而道墩一區嶠然獨存人以爲法未盡行也吳欽相閱本部議欠妥當時僕曾吩司徒以此事經二百年雖少偏累而相沿已久無可奈何一旦更之恐衆不服而渠固求允議今果有此實自貽之慼然關係地方大故或至倡披後難收拾幸公責該道有司委曲善處消患於未萌可也奏對揣稿隨時私刻留傳後人耳而偶以一冊寄之陽仙意渠遂鋟梓今望公勿多傳蓋其中密勿造膝之語雖不盡載而諸所論建亦有留中不發者顯以示人非入告出順之義也幸惟裁亮

答宋陽山

嶽州絲絹事　明旨處分已盡撫按諸君奉而行之可也此事雖由殷石汀議處欠當然既奉欽依則令

上出乃不行申訴輒糾衆鼓譟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懲則海內效尤漸不可長當事者動以激變爲言挾衆勢以脅　朝廷非所以佐　天子振紀綱而令海內也且以北虜之強南夷之獷　朝廷折箠而制之皆反首繫頸槷致　闕下彼素稱衣冠文物之區渠敢反乎有以待之不足畏也

答吳總憲

李總戎以死勤事殊爲可憫代者王君以其久於粵西故用之頃得家信言公有餽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夙有省戒不敢領即以璧諸來使謹以原帖納上幸惟查照往者屢辭嘉命未蒙見諒後若再及不敢不以上聞恐彼此俱弗便也

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

辱翰示知道從已入楚欣慰楚中士習久敝頃公一振之士稍稍向方然其志未定也仗公之重再加振飾庶幾丕變至注曆所宜不外乎華翰遵　敕諭三字而已夫以孔子之聖平生所志惟在東周生今反古深用爲戒老不得行其道猶修春秋以存周典此豈以周之法獨善于前代哉蓋爲下之禮宜爾也今世俗皆曰願學孔子乃不務遵　祖宗之典以服官

實效而好言上古久遠之事以異趣爲高動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徇情賈譽此豈聖人所謂爲下不倍哉惡在其爲遵孔氏也不穀素無學術謬膺重任思所以鼓駑鈍佐　明主者惟曰取我　祖宗之法度修明之然十猶未二三也竊以爲今之教士與士之爲學皆如不穀之所以事　上致理者而後有得於遵孔之義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閩撫龐惺菴

辱華翰領悉大疏俱屬所司一一議覆軍餉既有剩餘如擬蠲負以寬民力然非前人任怨催併則公庾安得贏餘舊逋安得蠲免諸葛孔明云法行而後知恩正此之謂今人不達于治理動以姑息踈縱爲德及罹於辟然後從而罪之是罔民也僕秉政之初人亦有以爲嚴急少恩者然今數年之間吏斤斤奉法循職庶務修舉賢者得以効其功能不肖者亦免於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幾何安全者幾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賊也子產鑄刑書制田里政尚威猛而孔子稱之曰惠人也然則聖賢之意斷可識矣以公之高明深識治體者敢質此請教錢法原以足民非爲興利然足國之道亦不外此蓋世間銀少銅多公

私之費皆取足於銀故常患不足今化銅爲寶則民用益饒民用既饒則上供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也閩中錢法通利此地方阜安之兆可喜幸公因其勢而導之

答戸部王疎菴

僕平生無他行能獨好推轂天下賢者自在詞林迨入政府其所保護引拔寧止數十百人然以爲　國非爲私也乃僕以誠心求賢而人不以誠心相與若乃披肝膽見情愫一心奉公不引嫌不避怨與吾共圖　國家之事者如公亦不多見何以求歸懇切不得已暫遂高懐別後惘然如有所失比聞太君康壽道體安和宿恙全愈當此清明之會忍遂忘情于斯世乎倘眷然回轍當虛一席以俟豚犬寡學濫竊科名猥辱遣賀彌用爲愧厚貺槩不敢當輒附使歸璧草草附謝

答守備太監王凾齋

辱華翰知道從已入郢欣慰書中謂莅事之初未遑施措惟有兢業只此兢業二字便是施爲之本堯舜之所爲聖者亦不外此幸勉圖力踐他日入莞內樞植駿業垂名青史可預卜矣敬仰敬仰門下未及下

車輙頻遣使存問老親念此雅誼惟有銘感此後但俯垂存念即是惠及蓬廬不煩　恩禮致累清德也

答劉遼總督方金湖言俺酋西行不利

北虜貢議公實始之蓋八年於茲而夷情愈順邊鄙用寧公今入朝又克終其事矣凡此大功固宜銘之太常垂之青史豈特一時頼之而已乎虜酋西行既决難以挽回邊人咸恐此酋既去來年貢市或不如初不知虜人嗜利覩其會三鎮之人與之盟誓而去彼益猶恐吾之有變肯自渝負以失大利乎要在邊臣善加撫馭毋自失信以起釁可也但僕料老酋此

去必不利渠本無去意但爲切盡所迫黽勉從之諸部亦不樂行衆心不齊戰必不力一也自款貢以來豢縻于中國之服食志驕氣惰不足以當死刺新銳之虜二也南畏中國東畏土蠻牽制內顧勢力自分三也三者皆兵家所忌故曰必敗之道也公試觀之

答河道吳自湖

辱翰示知淮已歸流水勢漸退慰甚河患自古記之有非人力所能勝者但僕今謬當大任一聞愁嘆哀號之聲痛心疾首雖智力短淺濟時無策然不忍坐視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振救之也淮水既已會河則

[illegible]之說無煩再議高郵堤加以木城真萬全之策實堤既難舉李尹留之無所事事咨部赴選可也

答巡撫高鳳翥

兩辱翰示具悉同心之雅感謝前奉書謂宜止虜酋之西伐猶未知彼有約三鎮訂盟之舉也後見金湖疏謂彼西行已决僕亦以爲不可止矣今觀答公書則其意尚狐疑僕前書所料固不謬也然此酋不去則已去則必敗彼既年老志偷而其衆皆不欲行又豢縻於我之服食已久無復曩時之飈疾以驕惰不習之兵當死刺新銳之虜其勢固不敵也且南畏中

國東畏察罕力分而勢渙强行而衆疑故曰必敗也今既以書勸止之已見公相爲之意此後但宜任其去留不必固止彼去吾亦利不去吾亦利也

答四川總兵劉草堂

辱華翰深荷雅情厚惠槩不敢當輙璧諸使者不穀素以薦賢爲心又見近日武氣不振故每每曲爲保護奬率然以爲　國非以市德於左右也頃向雍菴公一言之渠必以告統惟鑒存

答兩廣凌洋山計　剿善後

羅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少遲建

設以侯人心之定會新司馬亦以此爲言遂從再議近來從中人來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稱沃壤與廣右邊徼不同且遠近之民願受廛者衆不設官建治何以統之以是知向議之爲迂謬也今旣經理有緒芶埈大疏至卽屬銓部選除矣但聞願附籍者多係遠縣之民其中或有來歷不明流浪無根或賊黨詭名爲姓若但務招徠不加審别蘭棘並植狼羊同飼將復爲昔日之羅旁矣竊以四府隣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風土旣習板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内封壤相接遷徙無難且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畀之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賞之也其中徭賦務從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赴數年之後可盡化爲樂國矣夫戡亂非難已亂爲難當此重開再闢之時卽宜爲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

答滇撫王凝齋

向奉書云云特在世講至愛故敢直獻其愚猥辱採納地方之幸也莽酋事昨羅大參來問之皆如察院言且謂此酋有兵百萬職象萬餘西南諸夷盡爲所并交趾亦半屬之將來必爲滇人憂其言不知何所據也大抵修内治飭武備雖邊圉無虞亦不可懈豈視外夷強弱以爲緩急乎自今該道兵憲及州縣正官宜愼選其人俾加意整飭使遠至邇安則有備無患之道也

答司寇王西石

張尹至辱翰貺深荷雅情豚兒寡學謬竊科名其聯登上第則出　主上親拔非僕庶幾所敢望也茲辱獎諭彌增其媿老父頃患甚劇今雖暫愈然聞動履尚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顒擬　主上大婚後乃敢乞身今定婚期於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爲歲柰何太君之壽祉茂臻我公朝夕歡養誠人間希覯之事其視僕等媿歉無地矣簡兒叨授一職遣歸完娶賢郎歸已托致鄙悰老母高年内人又不知禮節倘有不備惟冀垂念夙雅俯賜矜涵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答藩伯張周田

惟公雅度宏才昔在銓部僕已切傾嚮中罹排陷至於垂翼又竊爲惋惜今當清明之會羣才畢集闇留貽蘇驊騮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懋建鴻鉅以副所期

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爲學

成均任重宜借高賢簡命渙須輿情胥慶在僕素心喜可知矣雖然亦有區區之愚不敢不以告也往聞公好譚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顧僕奉教之日淺未能仰窺精蘊[illegible]見公之督學浙中秉公執憲屹然不撓則誠務躬行不事空談者故今日之舉亦願公以浙事行之也夫昔之爲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蟇禪耳而其徒侶衆盛異趨爲事大者搖撼　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醜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爲學兢兢然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爲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各隨根器循循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話頭者槩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齊景公曰君臣父子在衞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

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畧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爲戒以爲下不倍爲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爲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爲國子司成則必遵奉我　聖祖學規以教冑而不敢失墜爲提學憲臣則必遵奉　皇上勅諭以造士而不敢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於反古之罪也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於反古之罪是尚謂能學孔矣乎　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太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爲也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於所詆之下將令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未解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爲功以崇尚本質爲行以遵守成憲爲準以誠心順上爲忠兎魚未獲無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衞毋以前輩爲不足學而

輕事詆毀毋相與造爲虛談逞其胸臆以撓　上之法也嗟乎斯言也使出於他人則以爲謗而僕固素有志於學者也其所以言此必有概於中者惟高明裁之

答邊鎮巡撫

虜衆既敗於西復挫於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我猶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懷之益此虜雖弱既已附屬猶足爲我外藩若使瓦刺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爲簡當彼即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

貯與屯利嗇壯勇休士力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總憲高鳳翥

不孝積愆累釁遘此閔凶疊辱吊唁不勝哀感比者屢瀝血誠懇乞終制不蒙　俞允更荷踰分之恩在主上雖自爲　國家計而於孤之微情則有歉矣嬰茲窮苦無可奈何乃有辭俸守制預訂歸葬之請誠不得已也乃二三少年不達　皇上所以懇切勉留之意又不白孤所以委曲順命之心妄行瀆擾遂致上干　天怒赫然震撼傷動　聖心虧損　國體此又孤不幸中之大不幸也傷痛之餘加以震懼形神俱瘁病勢轉增奈何奈何辱示錢法並邊務諸款雖未得細讀然畧觀其措畫皆經綸大着數也幸即疏聞即時整理乃爲有濟

答太宰王踈菴

前兵部差人去孤方在苫塊悶迷未及奉書想垂原亮銓衡重（任非）公不足以當之比時孤方乞歸然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敢以公進然公之忠亮實素簡於　上心故疏上即荷　俞允非僕孤言以爲用舍也簡命渙頒輿情胥服方翹首跂足以望

公之至願遄發征麾以慰鄙望

答藩伯楊魏村

辱垂念年誼吊唁勤惓無任哀感承諸年丈欲俯臨覲奠極荷至情但孤自　召見視事之後即閉門守制更不敢於私宅接賓受吊四方相知奠儀一切謝却雖諸年丈辱在世誼與衆不同然亦不敢當也謹錄奠章佳稿先寄回宜之先人柩側冥漠有知必深啣感厚奠則再不煩貺及便中草草附謝仍希此名於諸年丈統容來歲南歸一一踵謝唯鑒原

答河道吳自湖

孤自遭閔凶兩辱慰唁無任哀感厚貟槪不敢當謹璧諸使者謝謝維楊獨賑事大疏未至已屬討曹題請茲又取疏中未盡者屬之再題矣夫天道玄遠災祥之應皆未可知孤嘗學此於天官氏矣考其占驗咸屬茲昧民之飢溺自當極援雖微星變寧忍坐視古之聖王遇災而懼惟修人事鎮靜以處之不宜牽合事應過爲驚惶以致搖衆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惟公任西陲勞績茂著頃者循例晉秩未足爲酬俺酋已報西行渠近奉約甚謹雖經貴鎮諒無勞擾望

公戒約邊吏謹守信地以禮處之如過有溷索即以孤意諭之令其安靜守約無壞大事蓋彼數年在宣大凡孤使人傳示渠未嘗不服從也

答吳環洲

承示虜王竟已西行即傳示西鎮以禮處之諒無騷擾但此虜以遲暮之齡當豢飽之後不宜遠事忿爭若徒揚虛聲中道而反猶足以著銳示威倘不量彼已逞于一決乃必敗之道也在我乘此休暇益修守備以待彼之變

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俸守制

唁貺再臨又辱別諭云云敢不欽承雅意但孤暫留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理　國家之務終顧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已況昨承　恩眷特使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數口之家不啻足矣若獨辭上祿以沽名又受私餽以自潤內欺其心外欺其　主孤不敢也至于公比者之起雖出孤意然非敢市德於左右也徒念薊門重鎮撫臺要職辱與公爲知己故以仰

托與有疏附後先之助耳公弟綏和將士保固疆圉即所以酬　聖恩答相知外此秋毫非所敢望也再違寵命恐公不達鄙意而以孤爲疏外于左右故敢直吐衷愫如此語率無次萬望矜原其節間所惠亦俱附璧來使統希查照

答陝西巡撫宋禮齋

近日曾有人言榆中築臺工急軍人嗟怨者孤竊以勞民動衆之事誰肯樂從惟謀國者主持不惑當事者措畫有方乃有望其底績耳昔譚司馬在薊建議築臺其時人情洶洶沉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

禍政府諸公亦皆惧而求罷獨孤一人力持不顧乃克有成數年以來虜不敢窺劇者實賴守險之力若如當時之議豈得有今日乎今虜方款貢正宜及時爲備諸言練兵除戎云者悉虛文耳惟修守一事爲焉切實且邊卒無荷戈死敵之苦徒用其力未足爲勞但須寬其程限示以勿亟時一親閱鼓以賞犒則自樂於趨事矣

答李石麓相公

不孝積愆累釁遘玆閔凶遠辱慰唁兼拜厚奠無任哀感念先人昔得侍于年伯翁投分不淺翁之愛弟有踰同氣今年伯翁與先人相繼永逝而翁與弟同抱惛憂以此言哀哀可知矣顧翁謝政歸侍數年養生送終兩俱無憾弟一別先人十有九年生不得侍養焉沒不得視含焉乃又爲時所羈絏不得一申憑棺之情抱恨終天死不能贖此則弟所遇之尤舛情事之獨苦而翁之所不知者也天乎痛哉誰則憐之頃已面懇　聖慈俟大禮成後當復申歸葬之請想翁所垂念者輒以奉聞使旋草草附謝嗣容縷裁統希鑒亮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

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治河之役　朝廷以付托於公者甚重大疏所薦一一俞允且章劉諸君孤皆素知其才必有底績之効也承示恐流言之搖惑慮任事之致怨古人臨事而懼公今肩鉅任事安得不爲兢兢若夫流議怨謗則願公勿慮焉孤淺劣無他腸唯一念任賢保善之心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若誠賢者也誠志於國家者也必多方引薦始終保全雖因此月嫌蒙謗亦無悶焉顧近一二當事者其始未嘗不銳至中路反爲人所搖自垂其說或草率以塞責或自隳於垂成此豈　廟堂不爲主持而流謗之果足爲害耶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人之有畔願公審固熟慮集思廣益計定而後發發必期成至於力排衆議居中握筭則孤之責也使孤得請而歸後來之事誠不可知若猶未也則公可無慮矣

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爲事任怨

辱示練湖閘復奔牛建閘及清查灘占俱修舉水利實政向來未有如執事之留心審處者也仰甚慰甚

利於公者必不利於私怨讟之興理所必有顧　明主在上懸衡以運天下功罪賞罰奉天而行雖有謗言亦何足畏耶孤數年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矣儉夫惡黨顯排陰嫉何嘗一日忘於孤哉念己既忘家狥　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孤不畏也以是能少有建立願執事勉之執事前所建論皆已次第覆　允東南之民受福不淺　明主何嘗不納忠言哉誠有裨於實用雖累千萬言不爲多也

答薊遼總督張心齋言東師報捷

得報知東師告捷當　嘉禮告成之日有此奇功異

不覺屐齒之折也捷奏須言遼左將士節荷　聖恩破格鼓舞增兵增餉故人心思奮蓋此數事皆孤面承　天語處分者所謂戰勝於　朝廷也至於閣臣前已奉　旨不得敘功幸免齒及

答淩洋山辭餽助

承教以孤辭祿守制特捐俸以助不給深荷厚情但孤自念受事以來四方餽遺雖已槩却然於一二相知間有量受者今則雖至相知者亦不敢領非以自絕於長者也念孤今日暫留但以被　君父非常之恩縶鉅之托不得不棄家捐軀以圖報稱非有利於天下也故上不受公家之祿下不受朋友之餽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圖　國家之事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於鄙心乃安耳蓋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伊尹一介不取故身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人不以爲非諸葛孔明言臣歿之日不使家有餘財廩有餘粟以負陛下孤雖不肯竊願爲之執鞭焉若獨辭公祿以沽名而又受私餽以自潤上欺其　主內欺其心孤不敢爲也辱在心知故直吐其愚萬惟垂諒

答宜都知縣許印峯

近訪知執事前在閩中爲羣黨構陷誠爲誣枉昨已致書兩院爲執事昭雪今尹宜都之政宜從薦錄以雪沉誣幸益堅雅操以需大用未可以暫蹶自沮也遠祖孤塋辱垂青掃拂存沒不敢忘便此附謝

答翰學張陽和

不孝積愆累釁遘茲閔凶遠辱慰言勤惓無任哀感又承遣奠敝廬尤切啣戢但四方相知徃吊者俱已辭却雖諸公于孤有相知之雅亦不敢當諒小兒在家必已具書辭謝矣人旋情事卒卒不悉欲言

答織造太監孫東瀛

近有　旨停罷織造實出　聖母　皇上軫念小民至恩孤面奉　聖諭行之者也承示在今年已派上緊完解則　上供不致匱乏民困亦可少蘇慰甚先君葬期在四月十六孤擬候　大禮告成即疏請歸葬矣頃承翰既深荷雅情人旋草草附謝別具奏稿一冊有近奏　聖諭謹附一覧

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

孤之此行甚非獲已　君恩深重寧敢亢違到家事完即星言赴　闕矣薊事已悉托之鳴泉公渠乃孤之門生最厚諒不相負自被總督新命聽其議論觀

其意向便視薊如家士大夫有短足下者即力爲辯釋可以知其用意之厚矣願足下自處務從謙抑凡事關利害宜直披情愫虛心商確而行勿定執己見勿心口異同與人爭體面講閒氣南北軍情務須調適法行一槩勿得偏重凡浮蠹冗食之人悉宜除汰畜之無用徒招物議其處置屬夷一節不可視爲細事務宜恩威互用使之知畏且懷爲我外藩可也邊疆事重孤雖去不敢須臾少忘頃奉　上諭凡機密重務許以不時奏　聞閫外之事部署已定幸足下倍加審慎勿以孤之暫去而遂易慮也途中仍行奔喪禮不見賓客不敢煩勞旌節鳥銃箭手矯健者用五六人餞佩不必相隨矣往迴途中亦不差人迎送幸惟體諒

答司空李義河

別後十九日至邯鄲七日之間行千有餘里雖星言夙駕馳驚風塵然心以得歸爲快殊不知勞唯犬馬瞻戀　闕庭之念則不能頃刻忘耳即日會會湖親家於官舍款語移時殊愜濶懷但匆匆遂別終未罄所欲言也計來月初間可抵敝廬盛使回草草附此以報嚮往

答周王

孤竊慕休聲久矣茲以得請歸葬道出淇澳遙望清光益深懸仰荷辱睿情差官遠迓兼賜珍貺感戢之衷言不能悉念孤此行觸哀奔赴一切奠餽毫不敢受以睿情深重又不敢例辭謹拜珍食嘉菓餘輒璧諸使者匆匆附叩容還朝之日專啓修謝也

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覈

遼左之功信爲奇特伏奉　聖諭俯詢謹具奏如別揭但細觀塘報前項虜人有得罪土蠻欲過河東住牧等語雖其言未可盡信然據報彼既擁七八百騎

詐謀入犯必有准備我偏師一出即望風奔潰斬首就戮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其所獲牛羊等項殆類住牧家當與入犯形勢不同此中情狀大有可疑或實投奔之虜邊將疑其有詐不加詳審遂從而殲之耳今奉　聖諭特獎勢固難已但功罪賞罰勸懲所係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厚賞將開邊將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關係非細故也且李成梁節被　寵賚已不爲薄異時邊將以功廕子未有世襲者而渠每廕必世又皆三品以上大官今再欲加厚惟有封爵耳　祖宗舊例武臣必身臨行陣斬將搴旗以功中率乃得封今據所報彼固未嘗領兵當敵如往者戰平虜擒王杲也昔唯賞廕今乃加封厚薄亦非其倫也孤待罪政府十年之間措畫該鎮頗殫心力今奉　溫綸諄獎亦豈不欲掠此勲閥以爲光寵但其中實有未安於心者故不敢不披其愚望公虛心再審務求至當以服人心若果無可疑則功懋懋賞　國家自有彝典孤何敢強置一喙哉統惟鑒裁

居廬答豫所鳳盤乾菴瑤泉四相公

比者蒙　恩賜假奔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舍十六日葬克襄事烏鳥微情於是少遂仰荷鼎力維持獲如初願行時辱厚情種種頃兵部差官至又承遺奠優渥存歿均被嚮結未伸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游子歸來欝懷頓解强起加餐然欲如嚴旨以五月中旬扶輿趨　命則未能也不得已再乞寬限語具別揭中更煩台重於　面對時曲爲一請庶獲鄙願惟公垂念焉情事卒卒不悉欲陳統惟鑒亮

答樞輔張容齋

比者蒙　恩賜假歸葬奔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敝里十六日奉先人柩歸窆幸克襄事仰賴鼎力維持獲遂初願行時又承遠送厚情種種言不能謝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孤歸欝懷頓解强起加餐即欲遵　旨力疾就道長途暑月遠涉未能不得已再乞寬假俟秋涼同發仰賴台重於　聖母皇上前一達微情倘蒙　俞允俾得遂迎養之願孤一心奉公必無憾矣賫奏人去草草附謝不悉欲言

答松谷陳相公

去歲長公至辱翰貺時正聞先人之訃痛若擗欝未能修謝比得請歸葬抵舍又辱遣奠賜慰哀感之衷

匪言所悉中心藏之而已不肖自惟大故求歸未得含荼茹毒蒙垢忍辱鬚髮皤然已具足老狀矣茲幸聖慈見憐特允歸葬終天之恨始得少逭焉前於文華辭別　主上灑泣哽噎再三諭囑將母速來今亦不敢再乞終制獨以老母多病暑月未能遠涉不得已復請寬限如不獲允則不肖當先行趨　命留老母俟秋涼徐行耳承垂念惓惓使旋草草附謝并告衘往別具粗帛從俗禮也餘容專啓

答憲長周友山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今荷　聖慈特允獲遂夙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茲奉翰示戀之一字純臣所不辭今世人臣名位一極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學者於此能確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非謭見謏聞所可窺也佛氏立位聖果以十信爲初地直至超登果位不過圓滿起初一信字願執事于此自信而已

答甘肅巡撫董石坡

不肖孤得　旨南歸以四月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襄事先後奉華翰四函公所經略咸盡事理但俺酋此行非其本意前在宣大奉約束甚謹不肖毋有戒諭未嘗不斤斤聽從即今西行亦必無擾若其部衆或有不戢者但以鄙意傳示之無足虞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內府清汰鋪墊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　闕下仰荷　主上隆禮殊恩捐糜不足言報忝在知己輒以奉聞辱示三府解布事具悉布之精粗不在斤兩輕重何必取足于三斤耶先呈樣布具題請印事理極當但起解時須官爲親驗毋容奸徒攬解侵漁則弊孔自除況近日內庫諸閹皆已清汰庫夫積猾皆已枷斃諸鋪墊等費率省十三奸人亦難盡以藉口矣

答河道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

前在途中得治河大議比至都司空言此大事宜速請　旨以便舉事此時初至酬應匆匆未及廣詢且意公議已審不宜更作異同以撓大計遂一一覆允乃近日得一相知書論河上事如高家堰之當築河淮之當合皆略與大疏同惟言崔鎭口不宜塞遙堤未易成則不肖亦不能無疑焉夫避下而趨虛者水之性也閘河身已高勢若建瓴今欲以數丈之堤束之萬一有蟻穴之漏數寸之瑕一處潰决則數百里

之堤皆屬無用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此其可慮者一也異時河強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寶決于黃浦自崔鎮決後河勢少殺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修築今老河之議既寢崔鎮又欲議塞將恐河勢復強直衝淮口天妃閘以內復有橫決之患而高堰亦終不可保此其可慮者二也前傅所川在河上與吳自湖議大相矛盾今在事諸君多主傅議而非吳言然天下之事惟其當而已矣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乎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謹此奉問幸虛心詳議見教果皆無足慮言者云云皆無足採則堅執前議可也若將來之患未可逆覩捐此八十萬之費而無益於利害之數則及今亦宜慎圖之如嫌于自變其說但咨以見教僕臺諫建言可也遙望留神以便措畫

答憲長林碧

辱華翰深荷雅情承教河上事宜捧讀再四敬服經濟宏猷崔鎮驟塞他日必有二水交鬪之患即高堰雖築恐亦不久昨已咨書印川公令其再加詳議圖惟永終然不敢謂其言出于公也

答憲使張周田

要地特借重望非以資進者也榮代後幸即赴任過家不必淹留際此清時益懋樹勳庸以需大畀實所望也

答潘印川

前承書以河事請問辱翰示條析事理明白洞悉鄙心乃無所惑然籌畫固貴預定興作當有次第今竢潦落之時且急築高堰以拯淮揚之溺徐觀淮流入海之勢乃議塞崔鎮至於蕭縣以北上流之工又當竢河淮安流乃可舉事蓋此大役不獨措理經費之難且興動大衆頻年不解其中亦有隱憂元季之事可為大鑒今之進言者喜生事而無遠圖又每持此以歸咎 廟堂坐視民患不為拯救不知當軸者之苦心深慮也百凡幸惟慎重審處以副鄙願

答憲長張敬齋

春間保安賊殺人於道據差人親見橫尸路隅此時據報有兩處今該道再三查審止稱一處或差人妄報未的耶禦人于貨與庫藏被劫有間但隱匿不報則違近日 明旨其罪有難辭者安大叅剛毅廉正昨孤已開送銓部可備巡撫之選此一事豈足累之但係該道信地恐難追責唯叅語宜從輕耳承詢及敢盡區區幸惟裁擇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華翰領悉近日薊鎮報長昂董忽力阻截各部貢馬要求增賞此必混同西虜易馬上谷已獲重利故不樂就喜峰之貢也如此宣府市馬安得不多將來東虜既不許貢則宣府市馬必當有處不然恐難獨支也又報青酋與土蠻結謀入犯有屬虛妄月初青酋尚在宣府爲市何嘗東行比得大疏言此酋市畢將西赴俺答求疑始釋方金湖公於東偏事不甚閑習昨聞薊眾即欲稱兵討罪孤亟止之言此事不足煩大兵可以計取也故擬　旨付彼中督撫處置蓋此等事大有關係著數須是寬鬆乃有轉身地太緊則難於收拾矣青酋若有西行的信望卽示知俺答部中近有人回否

答薊遼總督梁鳴泉計處市馬

辱華翰并別楮云云俱悉長昂事前奉書未至適蒙翰示不知近已得要領否二酋作祟非一日然其諸部仰給於我久矣豈肯捨其厚利而從彼爲逆乎但所以能惑之者以彼近於宣府雜在青酋部中市馬獲厚利頗爲饜飽必誑其眾曰貢馬上也何爲東西市價懸殊我等今年且不肯求加添賞賜若不加賞待土蠻青酋糾眾入犯我等爲之嚮導縱是薊鎮絕了撫賞我等自去宣府賣馬何賴于薊耶犬羊愚計必出于此以爲　朝廷畏之當曲從其請耳然彼諸部久縻豢養今雖暫爲所刼終亦不能背爲公計者當先之以文告曉諭諸部言爲逆者獨彼二人汝等素受　國恩豈可一旦從彼以作反自失厚利今　朝廷聞汝等不貢將絕其撫賞舉兵加誅又行文宣府此後西虜入市須一一盤詰不許夾帶土蠻及屬夷人若訪有長昂董忽力在彼卽便縛來薊鎮連年集臺練兵正無試處遼東人馬不過十餘萬猶能將土

蠻殺得七殘八敗況我薊鎮雄兵有三十萬車騎連雲火器如山土蠻入犯却是送死我先將土蠻殺敗了然後將汝等屬夷頭目盡行誅戮追了　勅書盡行驅逐出塞那時汝等悔之無及彼中聞此言未有不懼者然後計圖二酋或潛兵掩取或重賞以購致之無難也若二酋能悔禍服罪自致塞下亦可待以不死不必深治矣昨本兵覆奏頗涉張皇故擬　旨從公等處置此在公與戚帥密圖之而已

答蘇卿劉小魯言止刱山勝事

不肖孤還　朝後三奉翰教厚情纏綣中心藏之老

毋冊行伏庇粗安已過洪入閘計九月初可到矣辱垂念感謝承示買田玉泉事初發此念爲他日歸來往來尋勝駐足地耳今身羈塵鞅歸期未卜即便得歸亦不過芒鞋竹杖與閒雲野鶴徜徉於烟霞水石間何至買山結廬爲深公所笑耶當陽厚意媿不敢當據其圖樣結搆不小費當不下千金一縣豈能辦渠必申請上司按撫諸公聞之亦必動支公帑紛紛多事徒增煩擾且孤近日嚴禁各處刱造書院聚徒冗食乃身犯之何以率人煩爲謝胡令亟爲停止庶於鄙心爲安也承教直吐其愚幸惟垂諒

答總兵戚南塘

承令弟厚意所寄錦帳祇領用爲毋壽餘輒璧諸來使耳此申謝外寄督府衆公書稿奉覽以便審畫

答吳道南

自去歲罹先人之變海內相知無不爲孤痛惻者自於門下投分不淺乃竟無一字以爲必相忘矣奉手書乃知其故復以自解往公在邊晉人結恨甚深而蒲州相公乃獨鑒獎謂公臨別時曾投書與之具有經濟之略深加歎服此亦公論之不能泯也倘未即忘世宜乘時鵲起以懋建勳庸奏對稿略載近事便附一覽諸惟鑒存

答應天巡撫

毛二守被劾甚重　上覽之發下重擬孤即對言者所劾罪實誠宜重處但恐有枉耳及出見太宰云所劾虛實固未可知然其人素亦不滿於公論遂從提究頃奉華翰不勝悵恨會崔道長人去即爲之申理渠若肯虛心不執初見自爲昭雪甚善不然姑且置之以俟後人可也今後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護俾得展布待其被劾而後拯之則無及矣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前承疏揭已屬之禮曹覆行會宗伯與儀司俱初任部務叢集未能排擘遂淹至冬初乃得題覆頃亦聞關中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執事之能以師道自任也幸益堅雅志以副所期

答兩廣劉凝齋

頃林賊復回廣東彼中無素備其文武將吏又皆庸駑竟令縱洋而去殊可恨也以公昔在閩中當留意於此而閩人又皆樂爲公用故特借重一行且廣中吏治偷窳近稍稍振刷而積習未殄望公之留意也然以公重望乃不引置於廊廟而復令徊翔於遠徼

同區又有蔽賢之咎矣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承華翰知已入關視事欣慰虜酋西行堅守約束西鎮所以撫處之者亦中機宜此邊圉之福也頃已托宣大軍門諭彼早回渠方窘困聞孤之言欣然奉令此酋請後西鎮安枕無事矣

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承華翰及公移一通俱見公學問得力處所謂實際也敬服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爲大誣孤今所以上佐　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爲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頃借楚侗開府閩中亦欲驗其學之分際不知能副所期否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渠既係烏思藏一種自難却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餽孤以馬疋弓矢彼時止托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蓋孤職在密邇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爲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勞苦既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爲　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爲自生苦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　朝貢本當絕之兹因渠之請乞特爲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即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叅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匹等物内庫俱一一送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

意外仍希處蟒衣二疋紵絲二疋茶百斤米麵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有便乞將寄去書稿并來渠收過禮物回文見教餘匆匆不悉

答司空雷古和叙知已

不肖昔於門下有忘年之契今遇　英主御極正宜簡求耆碩共佐昇平而翁乃頓跡烟霞高謝軒冕俾經綸終卷膏澤自腴皆不肖蔽賢之咎也惶愧惶愧不肖猥以淺薄謬膺重任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兹自以親承　顧命之重幸逢英明之　主不揣綿力欲一舉而振之乃以此

致恨於羣小流言不啻於三至矣然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聖賢之學有舉世不見知而無悔者況高明超曠如翁者猶有取焉則雖不見知於世固無悶也兩承翰教深荷雅情賢郎端雅有志器堪大受當爲翁有子賀人便草草附謝并布腹心

答南司成許海嶽

南中士習偷窳久矣往屠公銳意振刷雖若少驟然其意未爲不善公承其後補葺潤色加以素望先聲自有不動而變者事干典制或須題請其餘則皆司成所得專者惟在飭躬端範積久以格之耳辱華翰

垂問深荷雅情別楮云云深合鄙意蓋忠臣雖在遐遠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敬服敬服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示邊情一一領悉虜酋盡糾諸部而西此其意誠不可測但土蠻與之睽離已久一旦舉十萬之衆與之同往彼以何道而能驅使之耶若果有此必青酋所爲然亦未必能辦十萬也此酋近日情狀可惡仍宜嚴切諭之孤竊料順義此行縱有諸部之助亦必取敗夷狄相攻在我爲利但不如勸彼回巢維持貢市更爲完善也長昂事尊諭謂處之不可苛責太過以激變尤不宜招來太早以起玩公策之甚善前已示意彼中督撫但廣布文告以携其黨而勿遽爾稱兵以致不可收拾嚴爲之備徐觀其勢而處之犬羊嗜利畏威終當入笠鳴泉公亦有方略者諒不致損威起侮也承教當再爲囑之

答王鑑川

別來一歲中奔命驅馳憂瘁萬狀重蒙　聖王垂念烏鳥私情老母入京又荷　兩宮聖母慰問勤惓賜賚優渥夫士感知己之分一飯之恩猶欲以死酬報況如不肖者將何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乎自是當

永肩一心矢死靡他雖舉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顧矣辱華翰深荷垂念厚惠槩不敢領輒璧諸使者草草附謝別具奏對稿一部頗具近事本末附塵覽

答邊鎮督撫

向者南歸奉　聖諭遼東大捷命孤議擬恩賞比時心切疑之曾以請教隨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　朝則業已處分矣近得安道長一書據其所訪則與小疏一一符合何當事諸公之不審處一至于此也今大賚已行固難追論但賞罰勸懲所係乖謬如此殊爲可恨謹錄疏稿及安君書奉覽幸惟秘存

答少宰楊二山

遠辱華翰奬許過情無任感荷夫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不肖身當重任誼不得不棄家以爲　國忘身而徇　主悠悠之談豈遑顧恤但所自信者耿耿丹衷實無一毫自利之心也情在知己敢一吐其愚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頃者三承華翰深荷雅情外甘肅陳總兵忽饋我以厚禮無因至前殊爲可訝但彼以問遺老母爲辭不忍麾拒但婉辭以却之未與囬答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也且聞彼於他處皆有厚餽往年鑽刺之風殆將復作借重一戒諭之令　朝廷聖明功罪賞罰一秉至公營求打點皆爲無用惟竭忠盡力以圖報稱可也人旋草草附此謹將原帖奉覽幸惟鑒存

答遼東周巡撫

李帥用奇出擣使賊狼狽而返乃孫臏走大梁之計比前長定之捷殺降以要功者不侔矣功懋懋賞國家自有彝典諸公運籌决勝功豈容泯少選當請旨加恩不敢蔽也但李帥去年曾餽我以厚禮雖當即謝却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且不肖於渠奬提愛護意固不爲不厚然以爲　國家非敢有　一毫市德望報之心也渠誠以國士自待唯當殫忠竭力以報國家即所以酬知己不在禮文交際之間也渠不知鄙意以爲有所疎外會間幸一譬曉之以安其心堅其志便中草草

答滇中王巡撫

比叠奉翰貺皆已具復茲不敢贅外沐總兵前屢次書來俱有厚餽其人見孤門巷閴寂竟不敢投入然亦不索報書切恐爲差人所沒會間借重一謝之並道所以萬萬

答兩廣劉凝齋

竊聞志士不違時而赴功忠臣不擇地而求効頃者借重粤中實以遠地爲歉茲奉華翰欣然以王忠肅諸公自期待此忠臣智士所以乘時而自奮者也以公宏抱其所建立王馬諸公豈足方駕哉浣慰浣慰厚示諸疏尤極仰服夫捕盜之令布之天下非不申飭也而惟江右奉行之不後江右司道奉公之令非不申飭也而惟二道舉行之有效以此見法無常良行之在人耳公今治粤亦豈有異道哉任人責實信賞必罰而已

答遼東安巡按

去歲承示長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論矣不意該科又有此疏已奉　旨併勘今惟當據實分別眞僞以俟　宸斷量其虛實大小以爲予奪厚薄明主懸衡鑑以裁照决不致有枉抑也辱示事情一一領悉去歲之事不穀到京聞人言嘖嘖不獨執事言之今雖欲曲隱而人之耳目可盡塗乎近日彼中督撫書來又言執事云見不穀奏對稿中有投降等語不敢具覈冊須使人密探而後行者此必執事畏諸人之怨恨而托之不穀以自解也然執事任糾察之責爲　朝廷明功罪愼賞罰何嫌何畏惟當覈實作速勘明則公論自昭人心自定矣究竟此事養審之捷李帥之功揭諸日月懋賞重賚不待言矣長定即全屬虛妄　朝廷亦必以功疑宥之不加深治諸公胡爲曉曉如是耶此後密帖手書爲便字之工拙不計也

答兩廣劉凝齋條經略海寇四事

伻來知已榮代入粵有期欣慰別具廣事數件以公雄略固所優爲然不肖有四方之慮不敢不叮嚀于下執事也仰惟鑒存

一廣中防禦山盜聞已略備惟海防甚疎昨林道乾以喪敗羣寇倏泊河渡使該道有人武備稍預縛而致之易耳乃竟無一兵一船使之從容揚帆而去可恨可恨今亡羊而補牢亦未晚也

一林賊前以入彀以閩廣兩處購之彼此爭功遂致敗謀而閩人去者皆被荼毒殊爲可恨項已將此事密付之呼帥公舊在閩中首事呼帥又意所推轂者必爲效死今仍宜付之密圖在廣人唯當多方設備張羅以待鳥而已

一南粵設將本公昔所建白乃近多言其不便者此必廣人憚於遠戍又苦閩中牽制耳然論事勢守堂奧者必于門外據險厄要乃爲得策此地實海中要害昨林道乾一來徑泊海岸使此地兵將有備渠敢越乎公虛心審計果於防守有益幸爲之規畫久遠措處兵食使人有樂居之意則不强之而自從倘無大關係則亦不嫌於前後異議也

一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爲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懷奸民不畏而盜賊利足以啗之威足以懾之何憚而不爲盜今　朝廷法紀稍振貪風稍戢盜亦漸少然習未盡變也宜

可患者與閩接壤彼中人柴廉者少又黨與來盛朋比爲奸法令難行不得不借惠文冠彈治故今日治廣武備固當振飾然節財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幸惟留神

答鄭藩伯

孤之推轂執事非有平生之素左右之容也實本一念好賢之真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不意別後執事遂橫罹口語鎩羽卑棲使孤愛護雖殷力無所及歉甚歉甚雖然此損益進退之關不可忽也辱華翰謂勉修三事除其近名近利之心此語最爲切實孤竊

覬執事近利之心固知必無近名之念似未盡克然此念不除雖苦心白首畢竟但成一聞人不能爲聖賢佛氏所謂到老只得一把茅蓋頭若今之談學者[illegible]而已矣烏足道哉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答南列卿陳我度

比聞公不樂南行謂孤聽譖言有所疎外于執事者此過疑也孤雖不肖其于人之賢否畧窺一班內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毀譽之說自當事以來鑒前人之失首陳皇極之論以開悟　上心消彌偏黨與士大夫相接公言之外不交一語雖有譖言何自而入且昔者起公于林下誠獨任鄙見非有左右之容也向不因人譽而推轂于岑寂之時今乃因人毀而阻抑于顯拔之後揆之事理殆不其然敢布腹心

幸惟俯諒天衢廣闊鴻漸之儀豈有量哉

答操江胡玉吾

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詐傳　詔旨律有明條彼自罹于辟誰得而貰之但詳其僞疏之意不過以海君爲世望人故託之以陰鼓異類竊竊虛名而不自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謂噴血以自汚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　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群小自作之孽無所歸咎然于宇宙

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蟣虱之流毅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既已知之則願以解網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唯高明裁之

荅貴州巡撫何萊山

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承示即入告 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內庫選不穀閱過乃發 聖德柔遠之仁可謂併包無外矣闡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嘉隆間皆曾入貢與復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順

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其所遣不穀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 聖主而後受之託掖川公量爲酬荅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傳喻順義促之早歸建寺一節似亦可從俟宜大軍門有疏即爲請行此酋歸則貢市愈堅而西鎮可安枕矣若將賓兔一枝携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

又

侯掖川公處置番虜咸中機宜邊方重執况今俺酋在西一切撫慰經畧非此公不可但睢以子馳驛事被累華膴 主上方留心驛傳法在必行譴罰不貸

恐渠自懷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望公以善慰之小眚不足病大美俟有機會時仍當復其錄職決不令久抑也敢布腹心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荅藏僧鎖南堅參遍金紵絲二端雲紵絲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珠子去人不便多賫煩即于撫賞銀內處給可入查盤也仍乞代爲傳示謝其遠意通貢一節已奏知 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禪師之號後若化虜有功次第加進決不悋惜此後中華番虜合爲一家永享太平

垂名萬世矣其順義先已傳諭今不審當再諭否望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遣以食物亦即撫賞內處給亦可

又

叠辱翰示處置番虜機宜具見雄畧重鎮得人 朝廷可遑西顧之憂也在鄙心尤切欽仰比者 主上方加意驛傳而怪有司之不奉法適會有糾舉之疏遂觸 上怒不肯雖極力調停猶不免有近日處分然此乃公差遣不得人非賢郎之過且公在鎮功芳自當勒之旂常一眚不足相掩也俟後有機會仍當

爲公光復膺典恐執事者不達　朝廷所以重命之意而過爲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故道其本末如此肝膽之要惟公諒原

荅宣大巡撫吳環洲

虜酋既失利于西勢必歸巢今欲建寺迎藏僧來藩藉此以掩其敗也歸之遲速亦任彼意不必加意促之使得借以爲重

荅豫所呂相公

伏承華翰知台從已返仙里仕宦而至將相衣錦而歸故鄉古人所羡豈易覯哉數年共事政府荷道誼

同心之雅以不肖之淺薄所以能竭駑策蹇效忠於國家者非公其孰能成之功在天下而人不知斯可謂至德也已矣別來倏忽改歲遐想高蹤既深歎挹追惟夙誼復愴離襟使旋附候厚惠不敢當輙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荅南司成許海獄

辱華翰領悉方今急務惟在正人心明學術使人知尊君親上之義若其科條規畫可因者因之不必胥胥苛擾也冑監錢糧原不入查盤此中亦未有疏似任可已

荅河道潘印川

去歲積雪凝寒發春未改竊以爲憂高堰黃浦工恐難就茲奉教知大患已除兩工底績遥堤湖堤次第將竣貞爲之喜而不寐公平成之績寧獨一時賴之乎仰甚流移初復理宜優恤大疏即屬所司議覆舊逋悉行蠲免但七年以後須再加查勘乃可定議據所開被患州縣未必皆同施恩自當有等即一縣之中恐亦難以例論也被患甚者雖蠲三年不爲多否則即一二年不爲少若地處高阜水患未及者又當照舊徵輸難以槩從蠲免高明酌之今且宜大播告

言宣示　德意俾復業之人知　朝廷保民眞如赤子堅其旋定安集之心也

荅楚按院郭龍渠

承示鼓鑄事仰見導利足民之意鑄行新錢有碍舊錢此在原行錢地方有之若敝府則事在創始民間惟以得錢爲便無擇于新舊也緝獲妖犯解赴貴州審質誠便但彼中渠魁已決無與質證獨卷案存耳恐亦無以明正其罪也楊仲魁即曾光之說似未必然且彼既認傳書一事則亦知情藏隱之人不必論妖書之有無也若今日即以爲曾光而誅之萬一

後獲眞犯何所歸罪惟公愼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治術

道從入閩兩奉翰教深悉遠情閩素稱難治頃劉龐二公先後經理其俗稍易然猶未能翕然丕變也殷之頑民更三后而後理閩俗之變惟凝齋克愼厥始惺菴克和厥中來諭求二公行之已試而盡美者修飭之其行之雖善而未盡美者調濶之斯公之所以克成厥終也人物品流亦無定論惟在試之而責其成功毋狥虛名毋求高調則行能別矣韓信驅市人而用之卒以成功賞罰明信任當其才也猥辱俯詢

敢獻狂瞽唯高明採焉

答楚學道金省吾

承華翰領悉分道帶管原以道里遼遠難于歲歷故採言官之議比照陝西宣大事例分管責成且近來于進者往往借口督學不歲考以致儒童上進無階今割遠方十一以省涉歷之勞得以從容校閱于進者無以借口所割郡縣又皆人才稀少之地竊謂于貫道事權原未損也承示兼管事宜有部議未悉者望詳兩院題請議行公若自奏恐生彼此之嫌

答棘卿劉小春

徂冬及春兩奉翰教極荷不忘承以太翁太君隧銘見委自遘先人之變公私偬卒苦情欝抱公所深憫坐是久稽嚴命諒不重譴也茲得小間且漸近禫除將尋楮公管子而從事焉使者先歸期以夏間呈覽老母去冬小苦旋伏平復入春眠食比舊差健辱垂問兼承尊夫人厚貺深荷雅情唯惠不肖者則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疏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付差人賫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

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執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胡之徵也請和西番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　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爲重而示威于瓦剌不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喪敗輒不得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爲貴鎭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

答浙江巡撫言馭將

前有人言執事日飲不事事者故急以奉聞其書乃不穀手筆何久不至耶將鱗翼或有差池耶幸惟查照　朝廷體統紀綱文武共守浙中總兵不以主將自居叅將不執偏裨之禮如此而謂之沿習舊套不穀不敢以爲然也假令兩司官于撫按不以爲統率撫按肯相安耶近來將官卑靡已甚　祖宗之制恐不如此當事者但樂其柔和爲將者亦競爲趨承一有風塵之警誰則當之此　國家之憂也執事高明當有味于愚言

答宣大王巡撫

前承教用過馬價已屬所司如數開除兩辱翰示虜埶披離如此誠中國之利但犬羊之性不羞困辱強則炰烋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隷而不耻順義既失利于西部衆散叛青酋失恃不足以支土蠻之彊今雖遘釁終當爲之臣虜土蠻若以埶驅之脅以夾帶馬彼必不能違也鄙意謂今歲市在我仍宜示之以強不可曲徇其情舊額之外一馬不增如違即閉關謝之走告俺酋責以違約彼既敗衂方歸命于我必能約屬青酋受吾羈絡如此而后貢市可久不然東虜方強青酋不支他日之禍且中于上谷矣唯高明裁之

答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比聞黄浦已塞堤工漸竣自南來者皆極稱工堅費省數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雲曷勝欣躍追憶庀事之初言者蠭起媢功倖敗者旁撓陰煽蓋不啻築室道謀而已仰賴　聖明英斷俯納瞽言一舉而裁河道使事權不分再舉而逮王揚使冥頑褫魄三舉而詘林道之妄言什異議之赤幟使無稽之徒無所關其說然後公得以展其宏猷底于成績皆　主上明斷屬任忠賢之所致也公乃

舉而歸之不穀之功惶愧河道舉劾疏例不可少已下部覆行

答吳環洲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爲土蠻所掠執益衰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即復書言犬羊之性惟論強弱不羞卑辱強則炰烋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隷而不耻今順義既失利于西青酋失埶土蠻以力驅之彼必不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爲安枕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觧于土蠻此輩庸騃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

故今日之執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會未可因其喪敗而遂棄之也

荅總憲吳近溪

辱華翰知台從已履任視事欣慰近來海上多妄報汛警冒功要賞將來或生他變不肖深以爲慮故前擬　旨戒諭茲奉來教已洞見其弊矣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倖賞而可以鼓舞人心者此皆將官欺罔之言不足信也近日遼左虛冒功級雖督撫大將已降之恩皆追奪況此輩乎

荅邊鎮張巡撫

長昂近不得貢必乘我撤防之時踵其故智誘執邊人要求所欲據報近實但謂其有精兵千餘此虛言也辱示總理布置已得勝筭然彼覘知有備亦不敢入諒已解散矣

荅遼東安巡按

勘疏至部議殊相左覆語仍爲兩可之詞又造爲危言以相恐請給軍士半賞不穀皆未之從然舊恩方寢新恩旋降　朝廷于督撫諸君厚耶薄耶前承手翰以事未定故久稽酧荅茲略謝區區幸惟鑒亮

荅雲南巡按劉九澤

所示條約咸當事理切時宜非空言也敬仰李中溪老先生書祗領八旬老翁每書手筆細字殆非塵寰中人也方藩伯清眞孤介平生不求人知而人鮮有知者惟不穀引薦之以至于今誠宜量處以勵有位近來交際之禮廳然俱絕故雖知厚如執事亦不敢領惟垂亮之

荅陝西學道李翼軒

項有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焉能振頹綱而正士習乎世俗之所非議不穀之所深喜也願益堅雅操以副鄙望

荅甘肅侯巡撫

辱華翰并所示虜情一一領悉老酋喪敗之餘不思知難而退蓄威養銳以俟再舉乃爲套虜所誤空國以逞忿以動衆衆心不齊未有能勝者此不一敗塗地不已也今惟有早歸故巢撫有東部迺爲上策一切撫處事宜知公心力俱竭矣

荅三邊總督郜文川

辱示虜情領悉東西任彼攻殺在我惟撫處不失自治有備長策無出于此矣順義老矣喪敗之餘部衆離散勢必不久此酋死套虜必當有變公計它日有

當經畧者願及今圖之延鎮主餉鈌乏實因先年奏報脫誤茲奉教已屬計曹議處

荅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善後水寨兵防事捧讀再四深服宏略粤東海防疎懈誠如尊諭今宜以造船練兵爲急但行須以漸多方鼓舞使人人思奮可也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樂生之心則臨變而作其敵愾之氣惟高明圖之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辱華翰并所梓綸簡彙編惓惓以奉行 德意安民生餙軍政爲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强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强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 密勿敷陳培養 冲德外其播之 命令者寔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難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哉公今不以僕爲單陋而留心于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成乃可有效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爲虛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俱屬所司覆行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于僕之耳茍利 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 國家寔爲少禆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荅進鰣鮮樞使言進奉騷擾

近年進鮮舡隻沿途騷擾每處索水錢二三十兩夫役至百餘名地方被其毒害不敢聲言以進鮮事重也今年有李進者暴橫尤甚歐死賀御史之僕此中臺諫皆爲不平有欲言者生力止之謹以告之門下竊意進鮮重事固不敢裁省然亦宜裁其虛冐舡隻革其附載私物定以限期治其違犯之罪仍選差謹慎小心者勿令多帶積猾棍徒廣奉使者知警而地方官民亦戴公之德無窮矣近 內府諸衙門積弊頗夥賴馮公加意釐革天下蒙福公若肯留意于此

郎馮公不得專美且樹芳名需大受亦在于此唯高明圖之

答邊鎮買進撫

近聞順義已歸七八月可到又將麻喇僧盡行殺戮必忿其敗而逞怒于西僧也老僧舉劫乃爾不知的否幸差人偵實仍思撫馭之策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羅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猺賊不能爲害爲害者狼賊耳猺山而蠢狼流來無根黠而好亂大兵一臨猺先走於狼卽寘穴中嚎木拟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抗臂故所殺者皆猺賊也山深箐密逸刀漏網者安得盡無及大兵旣退下令招降則狼賊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一廛或託言亾命懼而歸於有司不察槪行容納彼乃嘯其徒侶繕其故巢人知我防守單弱大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者蓋狼賊非猺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福之兵皆浮募無籍之徒利于征剿憚于防守征剿則有鹵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而賊衆又弱而易攻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人之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烏盡弓藏兎死犬饑故諸將士多張大賊勢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絶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鋤鉏旣過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穀違衆而用殷司徒淩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闢除草萊開通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脩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爾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況蠻荒榛菁之區猿狖鼪鼬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苦調發惟公孰計而審圖之五嶺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在公必有勝筭敢獻瞽言惟高明擇焉

答南守備許樞使

士大夫宦南中者稱公之賢如出一口夫人有賢譽于一時而渝節于後日者不誠故也惟公令聞旁達而愈孚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僞爲之者哉惟益堅

雅志以副厥終是望

荅河漕姜按院

河工善後大疏深中事理卽屬所司覆行張國用查係三月初間已屬順天府差長解押發乃至今尚未到此必中途賄遁矣頃已令該府捕長解家屬監候又行逐程挨查于何處脫逃務見下落事係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時尚未到執事亦宜上疏自白請 旨緝拿務令得獲正罪庶足示懲若已到則照在京例盡法處之不可縱也

荅錢按院

膠萊之議王寀副原未題請但以己意經營已什七成矣王以憂去不終其事後來議者以爲奇功張大其事計費以百萬而東人又憚于勞費故屢議屢阻今不另設官不大動衆惟責成巡撫該道以終王寀副之功需以歲月必可奏績但須爲撫臺者肯以身任之吾乃可集[illegible]按院不過建議而已議者一人行者一人行不道諉耳

荅應天巡撫仲遺諭收遺才

宋陽山倜儻高明之士小節疎畧有之然不如言者所云也不穀與之同年最厚今也蒙垢以殁殊爲怛然承示欲爲具題此厚道也公論難泯諒無人言生徒告考遺才雖部覆科疏新奉 欽依恐難曲從竊意諸生不過欲准考耳如專屬提學容其續考稍從寬取勿使有遺則士子之願遂矣何必按院收之而後爲當哉舊時經按院收考首數名多中式者故諸生之喧告有以也然亦私矣惟高明裁之

荅雲南巡撫

先後手札示滇中東西夷情惟因俗以治斯一言蔽之矣至謂率循舊撫之政不必另頒條約尤見虛襟雅量此正流俗之所不及安可謂之無能也安秦儀

過縱安樂今已五年一旦欲逐之他求其勦必不能且夷情惟論强弱不循理法其孰不足以統馭雖佗鏁亦將甘心頫首而歸戴焉不然雖以顏閔之賢彼不服也安樂既爲彼中所歸何必强奪此係地方安危甚重何嫌何疑而遷延不決耶且勦合終須完銷但以尊裁處之勿復致疑

荅吳總憲

辱華翰深荷雅情大惠絫不敢當輒璧諸使者若係取之屬郡仍望查歸主藏庶後來查盤僕得以自雪也水災疏下計曹議覆俟勘至當請于 主上特加

優恤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言虜搆釁之機

九貢告成　國威遠讋咸公之功閱視褒賞必有懋賞矣市事諒亦不出此月可竣昨語代者姑緩其行俾公得收全美披對之期似在冬初今歲增賞數亦不多已語該部酌從其請辱示問阻恰台吉絕婚土蠻激勸青會陰爲合從俱爲奇策但得二虜搆釁則在我可以坐制此等機括不惟時輩不知卽本兵素嫺邊事者亦未可深語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前報吳中水災大疏先至已奉　旨下部議覆後見水利疏有惡黨聚衆搶奪事竊謂逆亂之萌亟宜早折故不及下部徑擬　旨嚴禁公徒見水利　旨先發謂賞疏入後期實不然也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朝廷亦何嘗坐視不爲拯救叵奈吳俗輕狡動爲揑造家居者謂公督賦嚴急見災不報宦京者謂不必行勘徑宜蠲免而兩都臺諫遂有以此爲言者不穀惟鎭之以靜紛紛之論一切請罷不行會少師馬虛席卽用公陪推而羣議始息公堅定初心無撓浮說主上明聖　國是乂定期不令任事之臣見鑠于衆口也

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辱華翰領悉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僞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爲學不若離是非絕取舍而直認本眞之爲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鑒亮

答河道潘印川

賤恙遠辱垂問深荷雅情蒲柳之質望秋先萎入夏以來眼患口瘡牙痛纍綿本旣脆弱加以百責攸萃晝作夜思救過不給故未老先衰也年來所患莫大于河今使公鴻猷平成奏績不穀因得藉手以少效于萬一一年內庶幾可納筦鑰謝去矣諗伏秋已過諸工無恙秋杪冬初可告成事第前行各撫臺勘議

上流堤工事竟未聞奏報何耶

荅宣大張巡撫

長昂黠虜不臣久矣　朝廷本欲聲罪致討但以禽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悔罪質切輸誠效款亦許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補舊逋蓋虜之所利者賞我之所重者非貢也若情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以絕之嚴兵以伺其閒出奇以擣之威行而後可用恩也惟審圖之

荅南兵部凌洋山言水災

吳中水災異常皆執政非人上干天和惶媿頃已三

奉特　旨優卹矣勘至當有處也進鮮內臣沿途生事從來已久棍徒倚執妄為亦不盡內臣之咎頃內守備喬誠齋自任處分不穀遂奬而勗之大疏一上似攻其短難以相處矣不如勿上庶不激而事濟乃為善也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

林賊前逃東埔曾屬劉凝齋賂寨目蘇姓者圖之業已就矣會廣人爭功謀泄賊逃而寨目被殺差人遇害今蘇姓者幸復用而讐此賊其深圖之必力可再用前討擒也所獻牙蜡宜受而厚賚之以堅其意喬憲副頃為閩人所陷謗議盈篋非不穀極力保全則削籍久矣今始脫出火坑留之恐終不免乃銓部又謂代沈植者亦素有幹局必勝所任故此二事皆不能從命然人之才具亦不甚相遠唯賞罰明而信任篤則人皆可使也

荅宣大巡撫

青酋今歲市馬數藏諸部效順皆公制馭之功敬服二酋伏罪順義與青酋之忠順誠宜奬賞但數年以來東鎮每報青酋部衆從土蠻犯遼而環洲公堅謂無此事不穀亦每以環洲公之言報本兵臺諫昭貢

虜之無他今若有此則東鎮數年所報皆實而環洲之言似為虜酋彊解者貢市從此釁端生矣且二酋皆青把都部衆彼不能約束其衆亦與有罪焉今者罰處屢能自贖未見有功也幸與環洲公熟計之或將所罰頭畜盡以給部衆之良善者青酋自以公意量給服物以犒之順義候回日另行賞勞可也犬羊之性唯在獲賞必不問其所從來且公專閫外有利于疆埸便宜從事可也原虜詞二帋納還

荅張巡撫

武庵龍者各巡按皆力薦其賢惟銓宰謂其善趨承

以贖虛譽爲驪虞以誑愚民昔太平爲守知之甚真已欲劣處不敎止之以有近日之轉然不知此公之誠且僞也大疏保留于民心順矣柰與銓部意左恐未必覆允惟公裁之

荅陝西提學李翼軒

承示查改書院所田糧事一一明悉必如是而後爲芟草除根他日亦不得議復矣但軍屯雖以招買只宜募軍佃種納糧幸惟裁之比審學政精明風標峻整旦夕部議公平必當爲舉首矣慰甚令弟高擢小兒得附傍末通家世誼益契深矣何幸如之

荅應天巡撫胡雅齋

吳中蠲邸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辛酉已爲優矣但踰格之恩宜從　上出　皇明祖制凡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便決勿使人先知要名于外良亦爲此乃聞公以議蠲分數遂傳布于民間彼中士民方翹目以望而　朝廷又不能盡從其請則恩出于下怨歸于上矣今宜如部議宣布上德意從實舉行

荅藩伯徐公學古

別楮云云誠有之不穀不佞見教月前已馳書南中臺諫爲公營解俾予乃不穀門生諫不相違矣平生所薦達保全天下賢者甚衆皆不使人知茲因示及謾爾奉聞亦以釋公之疑也

荅河道巡撫

膠萊通渠先年王憲副拗之工已強半今但尋其遺跡續其前功以通商爲名責之該道假以歲月可無大費而辦要之商通而漕亦利矣柰何近年議者鬧張太過東人憚于勞費百方沮撓以故旋議旋罷承教極盡事理但欲動支錢糧必經題請而代公者又未知能任其事否俟公入京面議

荅大同巡撫賈春宇計遼薊協爲聲援

辱示老酋回巢宜加賞犒及准青酋續市俱制虜要機雲中墩墻俱用磚包誠一勞永逸之計但六百里邊墻取之于班軍口糧能辦否幸與新督撫計之先報土蠻大舉犯邊卽馳語該鎮戒備堅壁清野李帥持重勿出使戚帥選銳出關應援而自以重兵駐一片石伺間出奇邀擊近報賊犯寧前見我兵雲集卽望風而遁然非大衆賊也承教允合機宜自此遼薊聲援相通二將協和勢若常蛇不穀於此頗殫心力但時人未必知耳

答兩廣劉凝齋

曾林獲功在公建牙之始先聲震疊軍威丕振矣籌賚未足以酬尚有待焉但聞推官劉子麒先被賊執令報病故豈即殁于賊中耶抑脫賊而後亾也廣右議征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屬本兵從其請矣廣中軍令素弛募兵爲賊今一切以法繩之須行之以漸而又有以待其變乃可唯審圖之昨據閩中報東埔寨主言林賊雖投入暹羅尚徃來攻彼寨寨中蘇姓者與之深仇必欲擒之此即公撫閩時用計購致者昨已咨屬耿楚侗及呼帥良朋仍循公前[illegible]以蘇姓

圖之此賊若徃東埔公不必再遣間恐爭功漏泄如昔年之事若在暹羅則可用計亟圖以杜後患

答保定巡撫張滸東

林知府被盜此中一月前已知之近京地方仕宦遇盜豈容掩乎邑令之掩匿甚亦愚矣又九月初間有人言保定地方礦賊竊發官軍逐之致傷十餘人久之亦未見奏聞不知其事實否附此一問

答南司馬凌洋山

辱示議處馬快舡疏切中事理已屬兵部覆行前得龔道長手書極稱羅旁蕩定之功而深以劉凝齋之前案爲失策且言前誤用司道之言率爾題　請征剿後親巡羅旁舊巢始知不必用兵惟當從容處畫以終前人之功固未嘗有一語搜求承示謂蓄有機括恐未然也近日擬　旨及覆凝齋書咸用其意謹錄奉覽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八寨之征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覆從其請鹽利事自隆慶五年建議今十年所積寧止五萬已擬
旨下部稽查徃日浪費之弊雖不可返庶可救于將來耳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

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穀戴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兩廣諸公之饋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驅之也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矣督府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尊示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爲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然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

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僞也屢擬　嚴旨獎廉抑貪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常絕也鑽刺之門未嘗塞也雖飡茶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帥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頑冥弗率重懲勿貸至于中傷毀排則　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張帥已饜飽難以驅策代者似可用幸少優假以鼓勵之諸惟鑒亮

答藩伯周友山論學

不穀生平於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將謂世莫我知矣屢辱華翰諄爲許可孰謂世無知己者乎以代公雖去猶未去也君令臣恭古今通義如其不善固不可強人以必從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令人乃務抗上令以爲名不知陽令方命孔子以爲惡德堯舜之所不容也近見江右二司入京者語及常推事猶是常而非公乃南中臺諫亦遂有物色之者不穀已極力曉示之矣新直指出仍當詳語之然公既有取于不穀之學則世俗之橫議亦勿恤可也

答三邊總督鄭文川

虜義東歸終始守約狀順彌堅皆公之鴻略也至欲從寧夏內邊經行一節鄙意切謂當力阻之然計其時從邊已定故亦不及矣寧延二鎮已免撥費又因以杜諸虜往來之釁疆圉之利也張臣調用以張傑代之俱如敎屬本兵議行其肅侯公處虜功多須請旨特與一廕其前廕則不可復也餘領悉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項者鄙議評執事卓然異等望實愈茂　賜環有日矣不穀愛賢一念實出至誠辱遺謝彌以爲媿

答兩廣劉凝齋計處海賊

辱示羅旁兩山漸次平定慰甚龍川河源撫賊既寔頑不悛法當芟除且粵中安揷各撫民將視此爲向背除去此種餘即破膽矣聞林賊近已爲暹羅招致或可因而圖之項已寄語閩中當事者言此賊在東埔則屬之閩人廣中不必措意在暹羅則屬之廣人閩中不必爲謀恐兩處爭功如昔年也

答河道江心源言棍徒假借

近來各處盜防稍弛故借淮事以警之非苛求于左右也猥辱遣謝深以爲媿承示管河諸君俱宜責成

[illegible]侯勘官奏至悉如所擬留用也近訪有棍徒假[illegible]梅稱爲不穀家人于江南北一帶貿易聞公亦[illegible]誑給與牌票悉免關稅又擅乘驛船有所求索昕小兒嗣修已拏獲付之于理矣小兒居家閉門誦讀即敝郡有司亦罕與接見四方相知有惠毫不敢領豈復差人遠事貿易乎此後再有奸人假稱不穀族姓家人者不論眞僞即置之重法如公不忍加刑希差人拏解來京願得而甘心焉仍乞通行貴屬嚴加緝訪有重令脫逃者將官吏提究庶奸人無所假借地方亦免擾害徃王敬所督漕曾有詐稱寒舍子弟者即時捶殺不穀至今感之諒公愛我又當厚於敬所也敢布腹心又聞前如江令有令弟名一鯤者與爲信否法紀所在恐不得以親撓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貴屬諸君才品公評隲精當俱貯之囊中次第用之沈二等昨以才望擢用公論素許劉豈能中之丈地畝清浮糧爲閩人立經久計須詳審精覈不宜草草各經委正官　朝覲畢即促之赴任林賊既入暹羅已專令廣人圖之閩中不必措意惡語泄復踣前日之轍若干東埔仍有往來則結江黃以爲聲援亦二

[illegible]也鄧令弭盜之功甚奇雖不必奏績而其功宜紀

答薊鎮巡撫張崌來

虜酋帥衆掠史車二酋原因盜馬索賞耳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諒無他虞但史車二酋每每挑釁於各部及其來攻又急控我謂其侵犯且求庇援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庇庇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辯其曲直從公處之項直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答南守備樞使喬誠齋言沿差役騷擾

南中差遣公所措畫已極嚴密自今奉差者恪守約束必無事矣驛遞積猾與各官跟隨棍徒通同爲奸侵欺破冒而內臣爲其蒙蔽事發乃獨任咎獎誡有之奉教即示各衙門嚴加禁治

答殷石汀

小兒嗣修懋修曾從汪南明公學古文詞昨懋修場中五策似欲步趨其一二者今附二冊煩爲轉寄呈覽以謝其指教厚意然嬰兒學語殊未成音聊以博笑云爾

答兩廣巡鹽

廣鹽改復商販誠爲省便但殺石汀以古田初復戍兵額餉取給于此原議三運後乃漸滯殆轉輸造船之法有未周悉似難盡咎于官運也今擬兩路并行似于官民俱便人之趋利如水就下旣開此竇路近而利大將來廣右之運必至盡廢古田軍餉將安所出不可不深長思也更望熟計其便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華翰領悉諗棨滿期迫以執事風望目下便宜喬轉今旣有欲盡之情當暫停以俟奏最也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二

答雲南饒巡撫

別楮云云前已具復想道迯尚未徹記室也廣右鑄錢議欲採銅滇中乃場屋經生之譚原未題請寧可遂行承示剖析已悉不穀得據此以謝妄議

答邊鎮巡撫高鳳渚

正月承翰示未及具復茲又示神利二堡工完及暘方口邊垣奏報疏卽下所司議覆矣盤道之工一向以爲難成皆據道旁之言卽該道非親履其地故雖修築止具文耳公一行親歷而膠土水泉應時而出豈鬼神所輸耶則今昔之處實較然矣公開府一方事有利於邊防者得以便宜行事況二工原經奏請者斟酌贏縮一任尊裁公雖不自言功自有不容掩者

答山西巡按趙用吾

礦盜事卽屬所司議覆此事初起原徵撫臺倉皇奏報致廑　聖問奉　旨查叅又不作速具奏此傳公之過也大疏勘報已明諒無回護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入暹羅在廣中圖之爲易時闗人亦有獻

結東埔合從之策者僕已止之專屬廣中以便從事但暹羅既被其迫挾而受之則此賊尚彊恐暹羅不能獨制林賊亦必深防我圖之閩使至彼少泄其事則謀敗矣此中須別有奇策乃可奏功公言此賊決了在今歲僕固未敢以爲然也羅定兩山已定幸責該道有司加意撫綏恩威並用俾人心既定法令得行自可化浮移爲土著即編爲排年可也劉推以事已悉

荅司成張宏陽

承華翰知公有卜夏之痛得許司成書極言公苦悰殊爲懸念頃方欲借重南院既歸志已切不可彊留即屬銓部覆允用遂高致然乘此遵養大昇固有日也

荅劉凝齋

八寨兵已奏捷諒此時竣事矣武弁遊民私買賊級乃廣中沉錮之病今得力祛此弊則功賞皆實但先年有 旨凡大舉征剿皆憲臣親臨紀功今不知紀功是何司道官紀功得人積弊乃可革也黃總戎頗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負氣將官負氣正可駕馭而用之固愈於頹靡倎熟剝削以事結納者也俟至任信至如聳諭戒諭之舊例二司領 勑行事有地方責者俱不進賀近來往往有之實非事體至如進表官嚴限回任又奉有 明旨而惠潮二道乃經年不行赴任殊爲違抗俟有問但擬 旨行查此等事全在撫按綜覈違者必據法處之則人自知儆萬里之外 朝廷安得盡知即部中皆難一一查覈也

荅宣大鄭範溪言省邑裨惠程

承示順義貢物已進 上大疏屬所司覆行茲有一事預爲告陳先年 聖駕謁陵宣大軍門移駐全道邑從閣臣皆餽送下陳殊爲煩擾今次斷不敢當頃告之司禮諸君諸君亦以爲然望公俯亮緊行停辦若備而不受爲費多矣內閣中貴既免他處自可悉停亦以少紓民力由中之言萬惟鑒允餘俟另復不一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承示廕典以令孫承之法之正也弟公愛子情深廕在知契亦宜仰體但須懇疏乞 恩下部議覆乃爲穩便不宜以咨行也因憶徐存翁長郎官生名璠者初亦以科場事革廕後在閣考滿廕子中書舍人例以次子及孫承廕存翁具疏乞 恩蒙 世廟特允

仍以璠蔭此係輔臣特 恩難不可援以爲例然公以勞邊鎮賢郎昔以幼冲爲人所誤情亦有可原者若引罪哀懇 聖慈或亦軫念也敢布腹心惟高明裁之

荅翰學黃葵陽

禫除承俯念兼之貺儀深荷雅意所惠槩不敢當輙以璧諸使者謝謝小兒敬修懋修夙承教迪茲並捷於南宮敢忘所自但不穀德薄享厚翁息又俱點仕籍殊爲慄慄耳

與浙江撫院

承示拾遺鄭表州物議甚重不能存之龍宗武陳一紡部擬罷斥不穀進衆議而薄謫之龍出不穀門下素知其有才若陳則止憐其爲新甲科不忍遽棄固未知節行之高如此也調官後曾至朝房一見問其姓名亦吶吶不能言宜其不悅於流俗也今既在降調之列他日尚可濯滌擢用承教已處之囊中矣外小兒嗣修書來言執事辱貺厚禮槩不敢當已璧諸使者未知得歸主藏否此後無煩再及庶小兒得逭不恭之罪在臺下亦省差遣之煩也便中附謝并布區區幸惟原諒

荅按院王公劄

鎮江以數百惡少擐背橫行非有潢池弄兵閭左揭竿之變也當時兩御史親臨其地衣繡持斧兵衛森列能擒治首惡數人卽衆皆披靡鳥獸散矣乃坐視其橫肆不爲之所反爲之發官帑弛柵欄以苟幸無事獨歸咎於府佐將令稔惡者益無憚耳如聞江北諸郡皆有此風故借此一警之來教謂宜重治首惡撫恤良善嚴禁私錢俱於事理切當已屬所司行之

荅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厚貺終不敢當謹領眼掠及催

生杯二事用承遠意餘璧諸使者催生杯不知何物所造何所用之便中示之以廣異聞外霑益事情既經所司摘參理須完結司道避嫌深屬淺見今 朝廷之上公道昭然是非可否一以理法爲斷何嫌之有卽如沐氏事自嘉靖以至萬曆十有餘年人皆避嫌莫爲之處朝受其賄暮卽叅之欲以滅其納賂之迹而事愈不可解自僕當事明目張膽爲之排解十餘年成案一朝削除於是沐氏始得有其爵祿而 朝廷紀法亦彰使僕當時少有避嫌之心則其事至今不結昔也受賄之人皆袖手捲舌莫一言爲之辯

釋乃僕水米無交之人耳故知凡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如謂許其繼嗣恐安國亨與者繼榮或生事端則安樂者之入霑益四五年矣不聞國亨與繼榮有言何至今乃生事端乎繼榮小醜也不能爲害國亨雖悍近乃遵僕五章之約奉職惟謹貴州巡撫方欲爲之題請復其冠帶彼又安敢復啟釁端自取褫奪乎今但當據霑益部衆所推戴保立者爲之題請了此勘合他日若有變動再處未晚其王易世者似不必早爲辨豁待此事處明其罪自應末減并莫州守亦并申理令郎先釋易世之罪亦不能完銷勘合也疏已令來人寢之遡西事誠如翰示公移各件俱見遠略諸惟鑒存

荅賈春宇

僕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須退休以明臣節況當典禮告成之日正息肩稅駕之時抗疏乞休甚非得已迺　聖恩留諭再三未忍固求私便輙復就列徐俟再圖辱華翰勉以大義具悉爲　國至忠兒輩寡學並竊科名猥辱華翰亦深感切

荅憲長徐中台

不穀比者抗疏乞歸孝情懇惻不知鄙意固有在也夫不得決去于宅憂之時而乃乞骸於卽吉之後此豈尋常大臣所爲進退者耶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無知我者茲承華翰深獲我心但奬借過情殊用爲愧耳老母誕辰猥辱記憶小兒目竊高第實出御筆親題不穀德薄享厚日夕兢兢又辱華箋賜賀不勝感戢

荅宗伯董潯陽

僕之非陋僝蒻往廁詞林得隨長者後徒幸簪筆槖可供文墨而已不自意徼時厚幸致位台司謬膺顧託之重力輕於鴻毛任重於泰山受事以來惴惴如臨淵谷恐一旦顛蹶以貽知已羞茲賴　主上聖明中外乂安苟幸無事乃敢抗疏乞歸冀得完軀以去誠陳力就列非敢買譽於退恬也雖奉諄諄懇留暫爾復出然惶懼之懷終不能釋頃賢郎至辱華翰奬借爛然盈楮不匡其所不及而假其所不能讀之使人汗流浹衣也兒曹寡學幸附令孫驥尾階致青雲僕之奉教於門下有年矣於賢郎謬有一日之雅今兒曹又在世講末僕之於翁相契豈有量哉辱惠厚儀不宜抗拒但比來交際从廢輙敢璧諸使者草草附謝并布區區

壽陳松谷相公

恭惟台師顧重丘園望隆朝野日者長公太史乞恩歸覲仰感 聖懷念舊學之忠勞嘉仙齡之增衍特頒異數用介壽筵誠曠世之希逢熙朝之盛典也至於橋梓傳經繼升講幄啣恩策駟耀寵庭闈又詞林未見者載之史冊以爲後談矧正夙荷甄陶親逢盛美其爲慶幸萬倍恒情也正猥以非劣謬膺重任夙夜兢兢若臨淵谷頃扈從山陵還懇疏乞骸冀以少休駑力獲免顛躋乃不蒙俞允致廑 聖母慈諭申命諄切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然力竭而馳驟不止將不知其所終矣辱在門牆幸有以教不腆薄幣階長公而布之台座少致岡陵之祝惟鑒其誠悃曲賜麾存幸甚

荅藩伯賀澹菴言得國士

別楮一一領悉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所拔識或出于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如公所言咸與援於衆力借譽於先容若而人者焉足以得國士而士亦孰肯爲之用哉辱示暑陳所以自是誠宜怠言矣

寄有道李中丞言求歸未遂

一歲中兩奉手翰坐宂且無南翼久失裁謝死罪正少無世韻宿有道緣不意爲時羈紲遭逢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間負重剖繁備極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又安 國家無事乃稽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逃慕留侯庶幾得棄人間事矣乃蒙、 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但恐世纓日錮歸宿無期歔悵歔悵劉道長九潭書至具言道履康吉仙齡增衍欲建坊表閭以昭盛世人瑞誠觀風者之事也承差旋肅此附候奏對揭稿一部中有乞歸本末謹肯呈一覽別有專啓付令嗣中書君處想當覔便以達左右萬里緘書不勝馳慕

荅兩廣劉凝齋料擒海賊

廣中舊將唯陳璘獨存羅旁餘孽未靖尚須經理未奉教之先已屬本兵議覆戴罪立功自贖承教益先得我心之同矣林賊事竊謂公既審圖不宜又騰之章奏致有漏泄方欲寢奏而差人已投進矣賊甚黠而廣人貪功寡謀向以敗亡餘卒數十百人直泊近

須竟無有睥睨之者公謂諸番之計不成彼無所容必復反於廣反則擒之僕固未敢以爲然也廣西官監事領悉

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辯疑

見寄忝竊猥辱遺貲深荷雅情厚惠槩不敢當謹領秋鏡及佳刻三種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春秋本魯史舊文仲尼稍加筆削蓋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非有意於襃貶也自三傳啟穿鑿之門世儒襲見聞之陋聖人記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僕嘗欲論著其說而未暇今讀睿製辯疑則多與鄙見相符蓋僕至是可無言已敬服敬服

答河道潘印川

兩奉翰教領悉河工效勞諸君奉　旨加恩銓部以冗遂忘題覆茲面促之始全據具題請加級陞補一切從優如五州同三爲貢行二爲吏員部擬三司首領僕皆特與府判他俱類此蓋不如是不足以勸有功而厲任事之臣也昔言人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僕嘗以此入告　主上言國家爵祿以待有功有功之人不但宜加以爵祿還須時時在念不可忘也特

愛具道所以游君即加銜代陳大參督催爲大畀地遷同鈌先巳推補曹鉷俟兩淮有鈌即用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來田賑饑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窃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　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啟　聖明雖在幼沖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論令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　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　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錮強戮凶剔姦釐弊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姦人不便於已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眾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　上德縟扞文罔不知我　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

歡離勉遵　上令而實未得於[illegible]　上達下[illegible]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詞嚴義若嚴整而肫肫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暨軍道裁革為便彭湖賊未必即是真倭但亦備以待之不必勤于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與楚布政馮修吾

兒曾忝竊前已承厚惠茲不敢重冐謹將返璧幸惟鑒原外黃州問華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素以才高見忌鄉曲以致陷于文罔非其罪也惟仁人酌宥之餘不悉及

與楚撫院王見峰

黃州問華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初以泉啟父母官為向道長劾奏問發口外為民比時行法之初見其情重遂從所擬後廉知其為鄉曲所忌嫉坐以重罪殊為誣枉且其人乃瞿憲副之子文學甚優其子亦有奇童之稱母老子少身當遠戍僕聞而憐之渠有辯疏聞憲司咸知其枉欲為末減按院朱君亦將允之但事關兩院會行而公以其事奉　旨特雖于鄙衷竊謂法行而當人心乃服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若果冤枉宜從辯豁僕亦不敢固執前　旨致令天下有冤民也幸會按院審處之餘惟鑒亮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賢郎應與事銓部援例執奏奉特　旨允從乃異恩也夫　上之注念于邊臣如此諸公抑何以仰荅乎

荅兩廣劉凝齋

八賽奏捷西鎮將士不為無功但其敘錄稍乏承教謂近日邀功希賞者宜漸約之深合鄙意科中以奏報與同疏請行查議者遂謂公衛巡撫之不候會本覆先人奏故有御殆以私意相窺也暹羅夷使所呈林賊事三件果來中國數年職為通事非彼中要人所言未必得其要領但言其用事者姓名及其放蕪云云似有可採者謹附以備睿筭之萬一非以為奇也

荅保定巡撫張滸東

以弟南歸辱給勘合謹繳納禁例申嚴頃有頑僕擅行飛票騎坐官馬即擒送錦衣榜之至百其同行者俱發原籍官司重究矣仰惟　皇上子惠窮民加意驛傳前遣皇親於武當祈嗣亦不敢乘傳往來皆宿

食旅舍益　上之約已厚民如此僕忝在執政欲爲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小兒去歲歸試一毫不敢驚擾有司此臺下所親見即亾弟歸亦皆厚給募資不意又煩垂憐也此後望俯諒鄙愚家人往來有妄意干澤者即爲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處勿曲徇其請以重僕違法之罪也前奉　旨查朝覲官遣牌馳驛者久不聞奏報辱在知厚敢以直告

荅河道潘印川

辱示進鮓船隻誠於築壩有碍惟早行則兩不相妨已屬司空議覆但事干內官動以遲誤進鮓爲詞必不得已先選舟數隻停泊壩外以待盤剝可也武職陞級事已屬本兵議處矣

荅臺長郜梅墩

辱示行取各官考語具服精鑒常君者固僉憲昔議以訊盜事控之于我方詆其短復訪常之所執爲眞故徵用不遺今奉教自當置之妙選也

荅承天守備樞使王涵齋

陵工告成貴省工堅地方受福不淺此雖在事諸公之功然就中調停處畫公之功多矣頃於皇極門閱視新工司禮馮公張公及工部諸公咸在語及顯陵事不穀因舉平日所言公與楊君節省忠勤成此大事費不當先年之什二者對衆昌言之馮張亦亟爲嘆服且云昨已奏之聖母　皇上矣內外在事諸君咸嘖嘖稱之不已惟公英聲茂實騰於朝著敬服敬服前奏陵府校尉即屬本兵議留

荅宣府總督鄭範溪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旣狼狽豈能復起土蠻素無遠畧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爲之勤兵報怨切盡之請亦必不能成虜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故變態百出顧吾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宜事事設備預爲之圖以待其變可也鄧兵憲有才畧習邊事俟有缺即補不別推也鎭口堡開礦事公所論咸中機宜但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且虜人不知所謂礦皆板升之徒導之板升之人雖得礦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內地之人導之以中國法度之嚴人猶以死犯禁況邊徼之外犬羊之類乎如此推之雖能暫戢于今日亦難厲禁於將來尚煩公之籌慮人旋草草荅文三冊仍附納備查統惟鑒存

荅江西巡撫王又池

逋盜就擒足消地方隱禍石僉憲昔守寧州屢獲巨盜故即昇以該道之重今其效乃爾天下之事豈不在用人哉泰和盜發于公未任之前今愆期未獲似亦用非其任耳

荅石麓李相公

弟違遠光儀於茲十載矣以綿力負戴之不暇無能時時修問左右以自羅於疎薄無所逃罪翁不加督過已爲厚幸乃辱尋舊盟懷之以好音臨之以重使豚兒忝竊又承厚情遺絺珍晛駢蕃益彰弟之不德也愧感愧感弟以剪劣謬肩重任恒恐中道顛蹶有

負夙昔期許之心茲幸 主德日新國家無事弟乃以其間乞身而歸未蒙俞允付囑愈重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翁素憐我何以策之俾獲全於末路乎使旋草草附謝鄙情薄敬肅具別楮統惟鑒存

荅楚撫院王見峯

頃者 陵工告竣仰伏鴻猷費省工堅功高賞薄尚當有待也承教示一一領悉謹欵復如別幅統惟鑒存

一五開之事實林維喬寡謀以激之若使當劉應被剌時佯爲查處行剌之人而徐徐撫定之亦必無事矣今該道既認能處姑待之可也

一德安藩宮災事前偶有所聞故直以奉告今從寬盡法在公自有鑒裁但事已輩歲久而不決將來恐他人發之今似宜速了且 主上睿聖若其中有隙亦難逃于日月之明也

一楊安誠既有華容例具題相應

一屯田道事簡併之驛傳誠爲省便沈君有缺即補必不久淹若俸資已及他轉亦可

一留守司即進表一員可裁也

荅順天張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前奉 明旨所查惟朝覲遺牌馳驛者即所參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應詔矣若槩及其他恐干連人衆所傷者多今始爲隱涵後若再犯即違官顯貴亦不能少貸矣舊案頹俗久難驟變彼頑梗玩肆之人以爲法雖如是未必行也今量處數人以示大信于天下庶幾有所憚而不敢犯乎然惟在各撫按以實奉行不致廢格詔令可耳今臺諫諸君屢奉嚴 旨詰責常慮無以塞明詔苟搜得一事如獲奇寶一經指摘聲價頓損故願諸公之毋舍己以徇人也至于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馬廩餼用

之自不爲過惟出境則不可若宜大之于薊遼則地隔兩鎮各有軍門統屬自難以相通若奉 勑者則不在此例矣辱垂詢謹復

答宣府張巡撫

辱手翰貢馬已入虜情馴服慰甚去年青酋亦未赴邊不來亦省事不必責其親赴也張劉留任別選獨石俱屬本兵議處近得西部消息言順義病已沉錮部下酋長各自爲心此酋死虜中當大亂恐土酋將乘其敝諸制禦方畧願公預圖之務練兵積食畜於自治以待其變耳

答憲副吳道南

前承翰既已具復所璧厚惠仍希查存茲手翰一一領悉順天撫按奉 旨查駁遣牌馳驛者十餘人而公與焉不穀知之委曲多所涵宥惟量用數人以應明詔然公昔別時謂自行星募不煩有司矣乃又挂時議何耶 朝廷法在必行後宜愼之恃厚以告幸惟鑒原

答司寇王西石

兒曹寡學自竊非望猥辱翰貺深荷盛情兒懋修前過貴縣得望見下風卽承餽奨以舘閣期之今果冐忝至此伯樂一顧遂成駿品感謝弟德薄享厚日夕慄慄懼顚躋之遽及耳頃者乞歸寔揣分虞危萬非得已且欲因而啟 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戴愈重僨蹶之虞終不知所稅駕矣奈何伻來諗慈闈多慶福祉日臻翁聚顧承顔起居休暢慰甚人旋附謝別楮侑柬薄物統輿麾存

答河道潘印川

兩承翰教領悉比者平成奏績公之膚功固不待言然亦藉督漕同心之助况河漕歸併已有成命則今

之代江者亦卽以代公不可不愼也反覆思之莫如洋山公爲宜此公虛豁洞達昔在廣中僕妄有指授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動有成功則今日必能因襲舊畫以終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權重足以鎭壓二善也留京叅贊重任也 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行則在事諸臣誰不奮厲三善也南中道近聞命卽行不煩候代則漕事不致妨廢且得數月與公周旋同心計處何事不辦四善也公卽旦夕回京亦不遠添注管事駢枝閑位何所用之不如卽代洋山是身不離南中可以鎭異議屬人心此中人望虛席一轉

移閒又無妨於他日之柄用於公亦有利五善也有此五善慮之已審故違部議而請 上行之恐公不達鄙意敢布腹心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示哈酋東行已止深慰懸慮頃者奉書謂欲止其行須得眞情曉以利害乃中機括今其本情乃順義左右欲借事遠之故公一爲點破而彼心遂悟所謂咫尺之書賢於十萬之師也仰甚然細查虜情順義部衆已離邊圉自此日多事矣顧公之留意而熟圖之也

答山西徐巡撫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辯馳驛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差人護送都臺卽欲據揭併參不穀喻之乃止原揭奉覽蓋聞智者不先人而後已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夫各撫按司道之公背 明旨而以傳驛徇人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既不見德於人而又有果於已豈不兩失之乎仁智者不爲也公嘗告我曰今內之紀綱政事已覺振肅而外之吏治民風尚未丕變則諸大吏不以實奉行之故也不穀深韙其言今若此非可謂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彊毅而猶若此況其他乎已矣乎吾無望于人已恃在知厚直獻其愚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亮

答太僕羅闇野

向承示牧地事卽一一擬 旨舉行趙卿已該督府疏留銓部覆允矣乃又以乘傳被糾不得已爲請恩於 上薄譴留用渠果能終其事而有功自不防于他日之顯擢不然將來寧無議其後者乎須示以朝廷之意令其加意策勵可也更置冏屬疏已屬所司議覆

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向承教粤中經理不辭再勞具見公忠身徇國不勝敬仰後思彼中事體近已畧定好議喜事者知鄙意有在亦自歛戢而不敢復興事端今若無故易置反覺多事且瘴癘之鄉亦不忍再煩也河漕虛席因憶公鴻猷偉略優游留省無以騁才而河漕重任比之東粤尤爲緊要先朝嘗特遣重臣經理且二三年間僕力主印川公治河之策幸有成功今仍須素有威望者繼之庶可以行僕之意而終潘之功博求中外無如公者故暫借經理他日此中八座或虛一轉移間其勢又甚易也恐公不達所以借重之意而有外

于左右故畧布區區萬望鑒亮查核會用夫馬疏大有裨於民生已屬所司議覆矣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　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閥閱之盛乃流俗之所艷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蘄人知不但一時之毁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

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況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饑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修兒達意府官卽撤已行工作[illegible]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答兩廣劉凝齋

近得閩中信林賊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與暹羅相疑掠其船五隻走八佛丑海嶼在彼造船此時東浦寨與暹羅合謀圖之欲擒此賊以獻不知的否果爾公但以靜待之不必又差人往圖致生得失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借重閩中已及三載擬將簡置內臺覬以助僕之淺

薄忽聞令先公之訃無任怮怛且二三年間僕將復有明農之請不能爲　國家早進賢俊置之周行卽亦有餘憾矣惟公罹此大痛不審體中何如幸割懷以禮自遣人旋草草附唁并以薄奠布之令先公几前統惟鑒亮

答保定巡撫張滸東

辱翰示領悉闖堡茂等衛有站馬軍深爲民害今驛傳既淸則此項事似在可省幸查明疏請亦可推之畿輔諸郡也

答司空陸五台

前沈翰撰至辱手翰情欵藹然令人遐想春闈扈從山陵歸乞骸骨乃不獲如願而屬任愈重閣東老特策鞅不休誠不知所終矣兒曹寡學月竊非望伏承嘉問彌切愧悚厚惠槩不敢當并前沈君所將俱璧諸使者拙稿末有乞歸本末謾附一覽

又

今歲傳臚小兒卽少時妄對隱士絕無才者也公當盛漢之隆而龍蟄蠖屈不一建立于時得無爲兒曹所誚乎一咲（懋脩謹按隱士無才謔語乃是懋脩童子時侍業師高士及五台年伯於坐業師出對示懋脩曰書生宜立志乃卽對曰隱士絕無才業師不嗔也但改無字爲多字故一坐盡大咲也）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馴夷之道譬之蓄狗馴則飼之驁則箠之箠之而馴則又飼之上谷虜情微與雲中有間向來每從優假以致驕驁若竟從姑息則狃翫無知便謂我畏之而益肆矣今該鎭此處極爲得策足以折其亂萌挫其狂逞且有裨於貢市不小皆受公之成算也承示不勝仰慰人旋草草附復總戎原帖納上

答三邊總督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套虜與雲中上谷徹爲有間欵貢之議始於順義故事每優假套虜務求貢甚急我固未之許也後以順義爲之懇乞黽勉從之然一切約束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蓋方以得請爲幸而無復橫覬于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見我厚撫而優遇之豔于求索之利遂蒙覬望之心昨延鎭卽欲比例求陞官加賞其意望漸賒端不可開也夫套虜之求貢不獨利賞賜關市也方其未貢時延寧之間擣巢趕馬無歲無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弱不得安養又北備瓦剌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欵貢以來內無擣巢之患外有關市之利得以其餘力

從事于瓦剌則貢市事利于彼乎利于我乎卽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怨于我况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于順義不獲西修怨于瓦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爲之狀亦見矣故在今日西鎭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羈縻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敝也惟高明裁之又前語薛憲副乃牧地事非屯田也近仗公措畫俱已周悉趙卿被論破格貰之凡以爲此惟公策勵之期有實効而已外具別幅統惟鑒存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前順義部下會長寗報土蠻入犯消息即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沓至西會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闖灤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即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徵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幾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爲已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鋭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上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爲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爲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愼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防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者同其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穀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句句體認不可忽也（懋脩曾記破家時有一部堂訊獄曰汝先大夫與戚帥相結凡有書問雖夜中闢門通進意欲何爲莫非反狀乎用修答曰邊烽警急宰相或不得堅卧不省部堂意阻今觀先公與戚書留神若此宜人之致疑也然戚擯廢殁後朝議猶以名將稱之錄用其子于是見公道非私比矣）

荅藩伯徐中台

承示大監聖公橫索驛遞今內官勳臣小有違犯動被繩治而聖公所過百姓如避虜賊有司亦莫之誰何以其爲先聖之後也夫聖人秉禮爲教志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　朝廷之法不可踰越況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參究庶爲持法之公也

荅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

辱華翰深荷雅情別揭所言驛傳宿弊可謂曲盡大疏即屬本兵議覆必痛加釐革而後積蠹可除地方蒙利也公事事留心具見忠猷不穀忝辱素愛不勝欣仰

荅藩伯賀瀹菴

辱示領悉六合之事撫按俱有行未必盡撫君意也昨奉　明旨止用迎送一節爲邑令罪僉不深究所迎送馳驛之人凡以爲執事也況領勑官自合乘傳于例何違承示追尋往事似屬過疑宦海泛泛萍蹤遇値或順而交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烏有矣何足爲欣戚乎君子履信思順平心率物而已其於世有合與否命也若如執事追往慮來氷炭滿腹宇宙雖大何以自容向者晉中貢士黜者已三人不穀爲執事慮故急以奉告此自出不穀相爲之衷亦絕無所聞也楚中傒望已久幸遄發征塵以慰

引領無事盤桓原勘合奉納諸惟鑒存

答浙江吳巡撫

公起郡守用治行異等二三年即拜中丞列于九卿開府兩浙此　主上之殊恩也未有勳庸以報知己即納履而去忠義之士固如是乎古人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朝廷舉數千里膏沃之地畀之于公言必行計必用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就而必欲去之以爲潔豈　朝廷有負于公耶或曰公昔以舉刺勞方伯事致郤今見勞亦大用内不自安故去者此又非大人之弘度也廉藺寇賈亦居將相勢不相容

猶先公後仇以濟國事昔公與勞徒爭禮讓微節非有宿怨深讐不可解之釁也今公處浙勞處閩壤地懸隔畫疆而治又非有同居僉位不相容之勢也萍浮江湖一撞而去即隨風分泊矣何嫌何疑而必欲相避耶　明主在上方翕受敷施循名覈實以興太平之治願勉旃毋自損以孤輿望公之簡用僕所薦也竊恐執事者不究于忠義之節而湛于世俗之見以扞當時之文罔則僕亦將有連坐之累焉書陳惟執事圖之

答宗伯董潯陽

賢郎春元至再辱台翰詞旨愈溫意義甚厚執禮愈下垂奬愈隆甚非淺薄所能堪也捧讀再三感作兼抱兒曹微時厚幸並登仕版而懋修又蹶居文孫之首歎揚糠粃殊爲慙汗聞之申相公云翁年踰七袠鬒髮如漆精神步履新銳少年弗逮也何得天之厚如是哉顧經綸之業掩于當年則以付之賢郎令孫矣承惠謹領白粲佳綿餘甒歸之主藏推食飽德挾纊懷恩何所報賫郎旋附謝別具侑柬統惟鑒存

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陳道長差人至辱華翰領悉秉公執法乃不穀所望

於執事者欲稱厥職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不穀棄家忘軀以徇　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畧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毀譽関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願吾賢勉之而已

答臺長陳楚石

差人至辱手諭一一領悉巡檢官職雖卑関係甚重此官若得其職則詰盜察姦功居地方有司之半非淺鮮也況近奉　旨清查路引嚴謹関隘則此官尤當加意者亟宜題請修復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答審決江南帥御史

承問新舊強犯應決應辯者遵　旨從事無容別議惟中間人非善良而贓屬影響事起株連者誠難便決宜再加詳鞠另作一疏開其可生可死之跡欲殺不忍之狀請　旨裁奪或照恤刑例饒死充軍或姑照舊監候以俟日久或得真情云云則積年重辟可以開銷然亦不可多也鄙見如此幸惟裁亮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僕平生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援自沉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　主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何公之惓惓於僕也哉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之於公非敢僭謂知己也而公以知己待僕夫使公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人之所以酬知己者固必有道矣腆覥終不敢當仍璧諸主藏幸惟鑒原

又

黃酋鷙驁殊爲可惡然聞此酋素狂躁無禮倏喜忽怒彼見其父病中與之修好遂忽然妄言然非有謀畫素定也但安靜以馭之嚴備以待之毋輕狥其請毋激致其怒彼計虜氣衰將自歛矣近聞已就羈紲入市有日未知究竟何如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兩奉華翰一言順義求討一言黃酋鷙驁詐覬來文與公回諭悉與鄙見懸合敬服黃酋狂躁反覆不常乃其故態其言[illegible][illegible]未必實有此謀但虛嚇耳惟安靜以處之嚴備以待之久之[illegible]虜氣衰伎倆已盡自當入並矣彼不來市我亦省費不必責其來補但移書順義責以負約使屈在彼彼敢來犯即簡銳擊之

若不來犯亦不必往討也又問王把總者頗非忠信險陽其間以規重利其所言亦難盡信也今想已就覊紲得勝市不知何時可竣

荅張巡撫滸濱言士稱知己

僕生平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沉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蓋薦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也乃今爲僕所引拔者往往用餽遺相報却之則自疑曰何疎我也及不能殫乃心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也凡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物也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爲知己也而人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之義士所以酧知己者蓋必有道矣豈在區區禮文之間哉且聖賢論人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蕭相國以韓信爲賢則追之後見負漢則除之凡以爲公而已豈一經薦拔遂盡保其平生哉承華翰云云類以僕爲知己者其所自期皆古大賢烈士鴻抱非流俗人所可望也僕不勝欣服故敢冒陳其區區惟執事者覽擇焉

荅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復自暹羅逝去據彼國報雖已喪敗然猶能據島造船爲入倭之計則其勢尚強也瑗山去彼不百里踪跡易知將坐待而擒之乎抑出奇以致之乎去歲承教謂不出今年必縛此賊在公必有勝算僕不敢遙度也

荅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順義并哈會番書領悉黃會孤窮之虜無馬可市但肆言恐嚇欲白騙耳今既稍有所獲來市恐未有期其市不市亦無足爲輕重不必固要之中彼要挾之計然此虜輕躁寡謀驕盈已極若以計圖之亦可獲也薊中近來防禦甚嚴昨承教又已申戒之時已追冬尚無結聚之形或不能大舉然儆備無時敢忘辱教謝謝人旋附此諸番文三件納還

荅薊遼總督張崌崍

辱手翰領悉諭節鉞臨邊夷情安妥慰甚黃會近聞已赴西市惟鎮靜以處之彼之伎倆有盡終當入笠也差人回渠有何說若只尋常誑賞之言惟付之不聞耳土酋已入遼左薊門亦甚戒嚴西酋諸部皆有遁行者聞順義宿疾又發冬春之間恐難起也

答陳松谷相公

往者肅幣奉祝姝愧不虔乃辱台翰遠貽深用爲歎謝疏已如命封進旋奉　宸綸眷譽書之史冊焜耀百禩矣正猥以疎庸謬肩艱鉅恒有顛什之虞又久握魁柄日夕兢兢向者乞骸之請萬非得已今奉聖諭暫爾羈留明歲將復尋初志焉辱在門牆敢罄私曲

答翰學陳玉壘

伻至辱華翰深荷雅情諸所奬許雖極爲過情讀之愧汗然於不穀惓惓許國之丹則可謂獨觀其深矣

他年願乞公言銘吾墓爲感謝感謝詢之來使知我師翁福履茂綏神理愈王耄期之壽勿問可知公昔者親承　天寵奉尚方之肦錫萬里歸歡乃人間稀覯之盛事寧親之心已無不罄矣簡書有嚴尚當遄發征塵還事講幄勿復依依久戀庭闈也（楙修謹按玉壘起服歷至拜相不肖當尊先公預訂銘墓之遺言以乞文於相國可也而家貧蹤危且恐以嫌疑累相國遂不敢也然相國久已諾其掛劍之義惻之寘濆而已）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華翰領悉近聞青把都白洪大俱遣其心腹人於順義處議事不知所議何事也幸差人密偵見教餘冗不悉

與宣大薊遼邊鎮傳備邊

正月初五日　上齋宿于文華殿是日大風黃塵蔽天　上遣文書傳諭云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與先生說可申飭邊臣加意儆備欽此謹傳示左右幸欽遵施行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傳備邊

青酋等見順義本爲已事其言屬夷盜馬云云僕前書奉啟固料其爲託詞也公所以應之極爲得策仰甚黃酋部衆作賊我所擒者係彼至親諒所欲得者

且勿輕與之待順義罰處如約另立誓詞將往年橫索等項一一改圖然後遣之前奉　聖諭方以邊事爲念會華翰至即封上　御覽以見公籌邊之功此後如有重大虜情密示於僕者宜具銜禀報當即以原帖封奏也若十分要緊事情即手書無妨惟鑒亮

答薊遼總督張崌崍

青酋見順義原爲已事乃索我通事託言屬夷殊可惡也如再來纏擾只以禮拒之毋曲徇其情致墮奸夷之計來諭謂戰可恃而後和可堅最爲得策惟公着實行之不徒爲目前支吾之計邊圉幸甚青酋東

行祭神亦往年常事但載甲以行委屬可疑已行該鎮防備北路缺未奉　命之先本兵已推董一元此人亦可用也

荅宣大巡撫

前據薊報滿五大等往屬夷營祭神到即入犯其來甚速蓋掩我不備也青酋狡詐多端與東虜合從情狀已實但其身未親行故往往用以自解宜時時偵其嚮往以便防禦未可遂信其無他也聞去年黃酋欲作賊問於順義順義亦荅云宣大是貢市地方不可輕動他處我不管推此言之則雖順義亦不能盡

縛諸酋手足也宣帥已屬本兵留用此君論才可用若素行誠爲欠端賄求鑽刺皆有實跡先後開府未有不中其餌者今但取其才耳然今後亦須奮厲自檢以保晚節此時宣大無警爲將者亦不專取勇敢撫綏士卒繕甲治兵必廉而愛人者乃能得士心備緩急若徒以其剝下媚人諂諛鑽刺猥云有才緩急寧足賴乎恃公知厚幸惟秘諒

荅薊遼總督張崌崍

青酋既認二弟東犯亦見畏順俟其回巢罰處爲當然此酋與東虜合從不獨今歲爲然今雖罰懲恐亦不能終禁此後但責令探得東虜作賊的耗即飛報我知使我得預備亦足以明彼心跡即去秋土蠻入遼左其中亦豈無貢市之夷幸大同山西於市場上偵得消息密以告僕即夙戒薊遼整旅以待故無大失然亦未曾深寃西虜也番文奉返諸惟鑒存

荅南科吳公瑄

張眞人事委爲過舉初時發自　慈闈不穀未敢驟諫比因大疏至乃從容爲　上言之即荷俯從追回差去內臣然不欲以䟽竊命別擬　旨行其實蓋從諫官之言也此眞盛德事亦宜令宣之以彰　聖德

餘惟鑒存

荅薊遼總督張崌崍

辱示青酋既有罰處二弟之意宜就機告於順義處之黃酋之不直東虜豈是忠心彼蓋亦欲効東虜所爲順義所制不得肆見東虜東掠西市兩利俱獲故不平于心耳渠去秋在雲中亦曾明告順義言欲作賊順義荅之云宣大是我買賣地方汝不可胡做別處我亦不管觀此則其心豈不欲爲東虜所爲者耶公所諭其來使詞嚴義正足以奪　朝廷之體消逆亂之萌須着落順義處之彼雖老素爲諸部所畏也

鄙意矜調不必奏聞後思其事關係頗重似非諸公所能自了者待計畫已定期于必遂乃以上聞可也然犬羊無信惟利是趨即經此處分他日亦不能縛其手足此後宜責令偵得東部約從消息即飛報我知在彼得陽明其心跡在我得陰爲之備即今秋土蠻糾衆犯遼其中亦有西虜幸賈大同高山西于貢市時得些消息走報于我即夙微該鎮預爲之備故虜雖衆而在我無失比者寧前虜原不多而在我反有損折此其豫與不豫相遠矣近得鄭公書只云青會部衆東犯之事未否虛的此言過矣夫虜犬羊也

能保其不變乎薊鎮屬夷歲歲入貢亦歲歲作賊遼人不能歸咎于薊鎮豈能責望于宣大乎夷情多變惟在隨宜審處之耳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三

答藩伯金省吾

惟公雅望宏抱正宜及時樹立以副夙昔期許乃欲爲高蹈非所聞也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承示三鎮侵欺各犯俱屬計曹一如所擬題覆贓俱免追內有應決數人亦從末減數十年癰疽一朝潰決懲奸之義赦罪之仁斯爲兩得公之造福於西人德澤深矣

答司成姜鳳阿

昔在詞林宿承休問中見青蠅點壁毋切不平雖曾屬意臺臣力爲雪滌然不能招遺賢於邁軸致逸足於衢達斯孔子所謂知栁下之賢而不與立者與愧歉兒曹寡學幸與哲嗣同登奕世之交殆亦非偶伏承翰貺感今懷昔益用悵然迫冗久稽裁謝茲公子錦旋附致區區厚惠先已歸璧統此申謝諸惟鑒原

答翰長公東塘

比者計吏忽聞浮議紛如莫知其所由與不得已有此處分茲辱翰示不勝歎恨然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縷數願且戢翼卑棲翺飛固有日也

答宣大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青酋事得順義罰處而中國之體自尊古稱虜之難制者以其遷徙烏舉居處飲食不與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夫車夬不可從或量助以物料以少慰其意可也公曉諭三書皆中機宜具服偉畧番文納上統惟鑒存

答兩廣總督劉凝齋

有或言羅旁東西三縣墾田原題三年起科但連歲多事耕牧尚鮮承佃者又多隔郡之人若必照原議恐力不能辦昔蜀中九絲平後亦未有三年即徵稅也似宜調停少寬之庶招來之民得有定居其言似亦可採惟尊裁之林賊近來消息何如恐又成烏有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虜情謹審示東鎮預爲之備東西夷人原是一家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知之速備之嚴使入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今三衛之夷朝入貢而暮犯搶　朝廷未能一一詰治之也而欲責之于新款之虜能乎順義築城是自敝之道其所求人夫車輛固夬不可許若物料量助之以慰其心可也允公所寄示札皆藏之於心一語不可泄也

答薊鎮巡撫周樂軒

李帥出塞之功甚奇又值大閱之時戎車未踰於閫閾　皇威已震乎遐邇慰甚本兵方按故事論功必有顯陟矣近每偵得西鎮虜情即馳報督府夙有戒備遠不及一一奉達昨議處兵餉等事部中猶執成說吝於出納特奉　俞旨兩河官軍感恩圖報當有激於衷矣承示大察無根之談不知所自隨已消滅不足芥蔕也前與督府書偶因他事言及不憶遂聞於左右僕所推轂保全天下士甚衆安能一一使知之乎

答應天張按院

辱示運冇被刼事頃蘇松按院已直將本官論劾若不得大跣存此說則覆盆之寃誰與雪之該府素善隱匿盜情陷人於死而規脫巳責有人心者不爲也撫按地方凡事當一秉虛心不宜有所偏私致爭理法近日順德府唐山盜情與德安王宮失火皆以地方官欲避罪責致使數十人破家亡軀皆不穀知之

力與申雪始獲生全大略與此事相同今當並行漕運衙門虛心勘問庶無枉縱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領悉伏諗令望日隆羣情帖服慰甚聞丹陽運官被刼訪之輿論咸以爲實而地方官避失事之罪徑坐運官以侵欺原該府素善隱匿盜情僕已久聞之然覬脫己罪而陷人於死仁者弗爲也願公虛心秉公審加體訪毋使覆盆之下致有遺照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示哈酋東行已止黃酋病革肯邊疆之利公所處畫悉中機宜人旋草附

答巡撫劉公國光

前大疏首列竊盜三犯六名比附律條四名後開竊盜總數云一十名是並比附者爲十也及開撒數有連招二名適符疏首六名之數而止云四名故 旨云總撒參錯不明者以此非謂少四起二字也 聖明在上庶事精覈故僕不敢隱蔽然公本欲了積年成案勵精職業此不過文移小失所謂觀過斯知仁矣即如薊州武職以撫賞官銀事被誣永戍旣以辨雪乃沉埋七八年不與題奏亦至公始與完結此僕所深敬也恐公不詳所以或生疑慮敢布腹心

答周府宗侯西亭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謝謝 高廟聖典紀錄詳備使非宋二氏所及即付史館採錄顧不穀原題止據訓錄所載方敢進 覽他書雖傳信者亦不敢入則門下此書固無妨於獨行也承惠李氏易解舊本謹珍藏之餘輙附使歸璧

答翰長張公程

昔三小兒書來深念職事謫遷屈辱亟屬銓部引寘留曹不意再罹宿謗恨隔遠無能預爲消弭茲承翰示不勝悒怏願且順時自遣翩飛固有日也

答廬鳳按院陳公用賓

鳳陽火事已從寬宥官銀被盜誣指廠官侵匿坐令陪償若非真盜擒獲則覆盆之下豈無遺照乎宋伯華之罪不可宥也近聞江淮多盜有司隱情積習牢不可破如運官李焜被刼事人皆以爲實而誣以侵欺眞之重典覬脫己罪陷人於死忍亦甚矣撫按以精覈吏治摘發隱伏爲職 朝廷明見萬里儻於他處發之則當事者無所逭咎矣辱在知己輙爾直陳統惟鑒亮

答按院張公簡

手教領悉近聞大江南北盜賊縱橫有司皆匿不以聞鎮江之事遠近皆知且聞南郡已獲真賊而撫按官亦竟置之不聞丹陽運官被刧而以侵欺之罪坐於運官寘之重典此習不袪將來盜賊愈滋官司莫之敢詰必釀成元末大患此區區所深憂也又近來江防稍覺廢弛盜賊之多蓋有由矣

答鄭範溪

辱示老酋既有悔改之意宜相機撫處渠有妻喪亦當弔慰一操一縱在公自有勝筭矣番僧失給　欽命圖書差誤皆須奏改夷情不得承訛襲誤致失綏懷之道

答宣府張巡撫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既自認罰處因而收之甚善但順義亦須與之會議蓋彼爲諸部之長雖老而衆心歸之若一屬之青酋則彼以我爲外之從而陰陽其間或至差池但容許青酋以收其心而仍令歸結則兩得之矣承示馬價謹悉前所開三君他日皆可用昌州未諳邊事僕初無意用之公何所聞人旋草復

答撫院辛公應乾

承示贋書不勝駭異僕從來不以私干人內親中亦無所謂李應龍者此必京師棍徒局騙木商者也乞將投書人重箠枷號仍嚴提木商人等鞫審來歷照例問擬具招見教庶便尋究除根也近來奸徒詐冒愚父子者甚多相知諸公雖諗知其僞竟從寬宥又不以告我致使奸僞縱橫自受汚玷鄙心深以爲恨茲承照察垂示此公相信之深也感戢但此書文理乖謬圖書字跡迥不如式乃奸人之最拙者辯之猶易耳尚有巧詐亂眞疑似而難辯者更望審察惟諒僕平生硜硜之節於人絕無私語絕無干托則奸人自無所售其詐矣原書納上草草附謝

答薊遼總督鄭範溪

兩奉翰示知老酋深悔前非其意甚善彼既有遷改之誠自不必深求矣虜性貪利一時乞求不遂頓發惡言然彼豈能棄重餌而食前言乎況衰病侵尋意在偷安旦夕耳亦何能爲公駁之操縱張弛極爲得策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以忠耿自誓無任悚服　先朝名臣所以銘旂常垂竹素者不過奉公守法潔己愛民而已願公

懋之鎮江賊情乃去秋事九月間南都獲巨盜蔡朋等供係劫賀氏賊已發蘇州府審認僕從去年即知之而云發於十月此該府欺公也前屢奉　明旨寬捕盜之限又許以別起抵數立法未嘗不寬惟是隱匿者必從重治惡人臣之欺也柰何此習牢不可破而該府爲甚但欲規避罪責遂縱賊不捕故至今不獲一賊殊可恨也如此不禁將使盜賊益無所憚被盜者不敢聲言以致釀成元末大患皆有司避罪一念爲之也柰何視爲細故哉又聞句容亦有越獄事逸囚已獲否統惟查示

答南臺長郭熈宇

辱示大疏所刺殊快公論即屬所司議覆矣

答翰長公東塘

辱華翰領悉今雖暫抑鱗飛固自有時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勝數即宜詣　闕聽補無事徘徊也人旋草附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爲未便况齊俗最稱頑梗今仗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搖於衆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無終可惜也今雖借重冬曹頗公少需以畢此舉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

答河漕凌洋山

近聞淮鳳民饑　主上覽南科疏惻然興念急發南儲以賑之并及江南以廣布　上德也行後聞南中二麥有收歲以無祲慰甚安東仍舊未爲不可大疏即屬所司覆議頃得河南撫臺揭帖言宿州賊情謹封附一覽此地古來多盜若如來揭所稱殊爲可駭宜及早撲滅勿致滋蔓李熀事彼中撫按皆堅執以爲烏有必不挐賊殊可笑也虛心體訪久當自明惟

公留意焉

答河道巡撫楮愛所

承示所刺屬吏大抵皆房河東論劾者想感於陝西牛希尹之事慮人以爲隱蔽也竊以爲事理不同難以槩論前牛希尹與督撫同居一城敢行貪肆陝西二司乃不以其贓跡開之本管督撫而遠開之於隔省巡鹽故　旨中一詰問之今房河東差滿例行舉劾與前特疏論列者不同又無河南二司開揭之跡何嫌於不發乎以理揆之本省撫按於屬吏爲親其賢否知之爲確巡鹽等差兼轄者訪之未必實如有

虧枉在本管撫按猶宜爲之申雪若彼此約會務爲雷同則特立獨行之士寧不爲衆毀所鑠乎又近旨申明先審後劾之例望着實奉行此後吏治當益精覈矣大疏以中州逋賦請　恩竊貸計曹題覆未能盡從頃面奏　主上惻然興念　渙發德音悉行豁免并大蠲所不敢請者亦破例蠲恤此　主上浩蕩之恩也永城賊情事殊爲可駭頃即移書淮揚撫按亟爲協捕此地古來多盜不早撲滅將至滋蔓不可不慮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前叅宗室出城疏即屬都臺議處會科中亦有疏論擬徙其入京當盡法重治之然料其故作聲勢爲挾詐之計無意越奏也今果中道而返竊思彼既已豢兇難盡從越關之例止可將爲首者重懲餘姑末減而行查教唆主使之人以伐其隱奸斯亦足以示儆矣凡今　朝廷旨意一字一言皆有含蓄有關係非謏言者撫按諸公肯細玩而力行之何事不辦哉徭役册謹領

答鄖陽巡撫楊本菴

承示欲爲僕建坊表宅深荷雅情但數年以來愚父

坊以六七座僕無德於鄉人而損公儲勞民力日夜念之寢食靡寧今諸役已就冀少寬民力若又興此役是重僕不德也況諸所應有者已橫溢無[illegible]欠欽何事濫予以病民乎萬望俯量愚衷亟行停罷得遂所辭踰於百朋之惠矣已寄示敬兒即台檄已行大工已舉亦懇請已之使旋附此陳控并謝盛愛統冀亮原

答總督張崌崍計虜酋鈐束其支屬

賤眷小兒至京猥辱垂問深荷雅情馬王大二酋橫索事前偶有聞即以奉詢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

甘罰處云云此不服順義青酋鈐束也然青酋乃一枝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酋云兄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　朝廷馭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尊大者無權不能領衆天下日益多事而　朝廷體統亦甚褻矣華夷　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麻帥素稱智勇若能擒此虜當以斬馘之功賞之但須秘圖不可輕動也

答河漕凌洋山言賑濟捕盜

前　主上偶聞南科疏惻然憫念遂下賑濟之令如戶曹所擬南部所發惠豈能周承示惟查災重而參

又無收者方與賑恤則仁有所先而全活者衆幸甚李憲副篤實君子但以久病乏嗣每懷歸念故假金紫以榮之幸公爲之題請獲遂所願外新陞徐州同知丁景芳雖出身刀筆而有異才極善捕盜前在江西擒花園巨盜陞寧州判官又有功昨起復赴部會宿州地方多盜僕屬銓部即陞補宿州乃大宰誤聽以宿州爲徐州遂陞徐州同知用違其才矣公覩其果可用不妨改處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承備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

以　朝廷爲多事煩苛者是未細繹前　旨也夫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　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　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嘗體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即時申報則不問城内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城内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　旨意也昨鎮江之事　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以實耳賀氏之賊發於去秋而今歲三月

聞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川行謗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爲烏有是曾失事否乎范良呂表濟等家被盜皆以未嘗失財爲解乃其贓固獲於浙中也其所報實乎否也江南以隱匿盜[illegible]爲常事數年之間一發於楊州再發於太平今三發於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紀蕩然矣別處曾有是乎　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爲耳目今地方官挾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爲所塗乃　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究遂以爲多事爲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

也承問敢直陳其愚幸惟鑒原

答薊遼吳環洲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遼左黠夷横索法不可縱須熟計而審圖之昔年王杲事動出萬全故至今虜衆帖服昨得周巡撫書其言迂緩而無當幸審授李帥計處前遼陽事損吾士馬甚衆今亟宜措畫以備秋防若曹簋之輕躁寡謀免死爲幸亦宜重懲勿事姑息也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新縣稅糧事始知其中委悉當時措畫草

卒惟務墾地起科之名不為經久之慮那借奏補徒支吾目前何以善其後耶似宜明言其弊定為長計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言邊事

承示順義諸酋　表貢已入夷情益加恭順慰甚早市因懲於昨年之失利但恐別有隱情亦望密偵見教五月末旬京師連朝甘雨塞下不知何如前承教梅憲副別轉欲以王郎代之甚善奈銓部已別有推用難以再更王君當處之囊中俟從容簡拔也邊缺不能停久此後公有欲推轂者宜預期見教俟有缺而後圖之晚矣薊上谷邀過貴鎮面訂邊事甚善事有當密議者不妨先以見示然僕凡處事初無一毫成心理之所在舍己從人亦無一毫係吝況邊事關係甚重須彼此虛心商量又不可謂事出鄙見黽勉相從不復質論也

答四川巡撫張滌濱

承華翰及頒布條約一十領悉但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吏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婦人女子皆赴湯火冐白刃而[illegible]避今治吏亦然科條[illegible]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即欲令之為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崕近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惟高明擇見焉

答巡撫辛慎軒

辱示知畿輔饑民已蒙賑恤慰甚頃甘澤已沛未知霑足否礦洞事前偶以叅將所控附聞以俟鑒訪非敢有所庇如其事果實自當追論但免其提究足矣且殺傷官軍聲勢不細亦宜奏聞不可隱也

答王西石

賤日猥辱垂念既以厚儀不敢例辭輒用登領謝謝年來賤體日就衰憊望六之齡理固宜爾兼之力微任重求釋不得譬馬力已竭強策鞭於修途誠不知其所終矣緬懷高蹈逸踪豈勝嘆羨老母仗庇粗安雖時有小疾療攝旋愈但日夜思歸每談及太老夫人福履遐齡庭闈樂聚嘖嘖欣慕恨僕不如公之孝養深篤也賤眷小兒四月抵都小孫重潤近覺稍壯舊患漸除但力弱尚未能行立耳遠辱垂念深荷推

情使旋附謝別褚侑東殊媿菲藝統惟鑒存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項兩奉翰示虜情一一領悉此事順義既認罰處厥可結局但青滿二酋終非馴物在上谷須時加儆備亭常撫賞無失恩信但來作賊即執而戮之彼欵順得利而作賊有害自然帖服矣五臺布施之請自方金湖在鎮時已言之僕皆不允恐虜入內地啓釁端也今聞彼不差頭目但差喇麻僧二人來此亦或可勉從但須不帶一虜乃可然且未可輕許若已阻之則已如再以爲懇可婉諭之此事我邊臣不敢擅專

當啓閣政府某公面奏　聖上奉有　俞旨乃可如議差人來也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辱華翰知東土歲豐民安無任欣慰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爲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爲虛文耳已屬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參使諸公得便宜從事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只宜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大蠲之舉僕日夜以爲念俟各處清丈俱完或另有一正大體目然後請旨行之差役文冊略覽一過具見經理之密中刪處

分孔氏　朝貢一節極爲得中然僕竊以爲今親王俱不　朝賀孔氏何必親行　朝廷亦不必借此以爲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啓行此豈爲觀光修貢者耶竊以爲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　賀不必親行或當　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　旨而後行亦爲簡便公如以爲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不宜來矣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詢各酋貢馬既陸續俱至即宜照節年事例進貢滿酋一枝須候順義罰處明白請　旨赦宥然後許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僧原無貢馬事例貢市既完量行賞賚以示羈縻出自特恩未可遂爲年例也擺酋另　勅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稍異蓋虜款之初西部求貢甚懇惟老把都陰持兩端把都既死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爲長當事者不免委曲遷就以成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滿酋尚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專厚利故比例橫索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觀變昔貢市

未定虜情叵測用間授餌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太定又當謹守韜鈐爲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謂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爲自治長策當琛洲在鎮時僕即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軍也願公秉暇留神疆場幸甚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鮮矣執事以望選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莫測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傅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槩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陞蘇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於是士民怨之毁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爲

怨懟忿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況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譽耳辱俯詢敢以職掌爲告幸裁擇焉

答宣府巡撫張崌來言虜情

中路夷情疏已下部議覆北路想亦完結矣頃又思夷情變態不常在我處之亦不宜定爲一例責隨機應變操縱適宜可也先年打喇明安事順義不候督責即盡法罰處　朝廷嘉其忠順故以所罰頭畜盡數給之而作歹夷人亦縱釋弗誅此後遂以爲例昨西鎮丙兔事亦即倣此竊以爲善奕者局面屢變朝廷恩威當使人不測乃爲勝筭今北路事不知作何處分聊獻瞽言以備採擇惟高明裁之

答巡按龔公懋賢

手教一二領悉李公博大寬簡聞望素著從兩司授分陝之任當時以爲得人乃去歲無端爲人所指今春臺諫論拾煩言益滋或云議始於舊茶馬之不協果爾卻非公論也頃科疏下部鄙意徑欲留用乃銓部謂疏中既有未明錢糧宜與一勘待其心迹昭雪用之未晚故黽勉從之公今既灼知其誣幸速與勘明旋即推　用不然竊鈇之疑終身爲累後人將復用

爲口實矣往時劉凝齋在福建爲南科指摘亦解任聽勘賴商道長爲之勘明隨卽起用今爲兩廣總督而於言者亦無所傷近二司以至州縣長佐卿貢雜流勘明復用者不可縷數况九卿大僚乎牛希尹幸一體勘雪宜君華州䟽俱屬所司議覆人旋病不能手書口授不悉統惟鑒存

答薊遼總督張崌來

中路罰處事部覆已上前冈　聖壽故少遲耳北路事必從順義處分乃爲妥當各酋久處塞外不得入市彼亦自聚我但嚴備以候之終當入笠也東犯消息出於哈酋之口必爲真的已寄報該鎮夙爲戒備矣昔有槩切的耗幸一面見教一面卽報環洲公知之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前得上谷虜情卽屬本兵奏報矣近得張崌來書通官日哈不愼營回稱東虜果差人來會話哈不愼言今年占卜東行不利本酋或不親去其衆必有去者淶以東並須戒備也礦徒今已擒獲卽宜具奏

答山東廵撫何來山言均田覈吏治

先後得華翰並手札二函一一領悉清丈事極其妥當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　國賦既易辦納小民如獲更生公爲東人造福不淺卽有豪右小稱不便乃其良心亦自有不容泯者事定之後羣豕自息矣諸有勞長吏卽屬銓部紀錄皆作正薦後必有以償之也岳君清介而性褊不諧於衆薦之允宜但係聽調人數不知各省亦曾薦有此類否青州二守昔錢道長亦亟稱其賢處吾囊中矣膠守昔宰盧韶聲望烜赫去歲銓部品題各長吏僕已批定行取矣乃銓部又詆其矯飾不實遂止擬陞想其人露才揚已故所如見忌據單開穢跡寧止一疏官非公預行訪勘則覆盆之誣誰與伸之以此知前　旨先勘問而後論劾最甄別糾繩之要但撫按諸君不能着實遵行耳然此官雖蒙昭雪而誣善之人亦宜究處若托人廉訪亦當追究開單之人庶頑讒知警善類獲全也整飭武備疏人名差錯已令差人於通政司取出改正封進矣人旋附此良晤伊邇諸不具陳統惟鑒亮

荅宣府張崌來

青滿諸酋狡詐異常罰處一節必不能盡奉順義約束故欲候哈酋回而混賴了事耳待　旨而後許市誠爲後時但恐彼之罰處未能如約則我亦不可遽

爾許之竊料夷情久或致變公宜亟整搠士馬爲處聲以伐其謀如彼果有不測則我亦有待之此所謂先聲而後實者也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辱翰示并撤還原敕俱領悉臨川丈田事偶有聞即以告今事已竣法無阻滯則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舉實均天下大政然積獘叢蠹之餘非精覈詳審未能妥當諸公宜及僕在位做箇一了百當不宜草草速完也前已屬該科老成查參將此件不必入參正欲其從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獨五縣未完諒數月之內即可了結俟通完之後具　奏未晚人旋賤恙尚未全愈力此草草統惟鑒存

答宣府張崌來

承示虜情入犯消息出于虜婦之口必爲真確已馳報該鎮嚴俗矣滿酋罰處事遷延不了哈酋豈能久待耶近聞俺荅婿宰生與東部構隙其事竟何如幸差人偵實見示餘不具悉

答司馬王鑑川言抱恙勉留

令甥張希皐來辱華翰深荷不忘賤體入夏即病往歲數月殊覺委頓今雖眠食稍復然病根未除緣藉

質謝才久肩重任筋力既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顛蹶耳頃欲藉此乞骸乃　主上先覺此意頻遣中使薦賜寵問又促令早出視事使僕無所啓齒不得已黽從趨朝擬俟來年　皇儲誕慶當果此願耳聞翁夏間亦小違和計今已勿藥矣賢郎南行之便草草附候

答薊鎮鄭範溪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滿酋亦已就緒則三鎮歲事畢舉矣慰甚順義使恰酋處置上谷罰處甚力此順義之忠也乃滿酋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亦順義之辱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爲後來張本

答宣府張崌來

辱示滿酋既甘罰處宜從寬宥此皆操縱悉中機宜虜伎倆已盡見以後恩威互用予奪迭施在我自有勝算矣麻帥力量擔當足稱專閫之寄會閒宜一獎之俾益威奮劉守道久處吾彙中者市畢宜轉叙也疏屬本兵速覆以便從事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辱手翰并擲還原扎一一領悉屬夷作歹不止一次

當事者預爲彌縫私自贖取以致黠虜得計愈肆猖狂此薊鎮從來沉痼之疾辱示石塘趕免事公處之極爲得策目下不必具題且只咨部盡革此酋之賞待其送還守口官認罪罰處事定候年終類題可也

答耿楚侗

辱翰示知郵典已舉即吉有日無任欣慰承嘉貺深切感悵別示云云一一領悉賤體以勞致病入夏至今尚未全愈乞歸不得益覺委頓擬來歲　皇儲誕後當決計乞骸或得與公相從於衡湘烟水間也

答翰長公東塘

辱示知車從已至近關不得一披晤深用爲歉在外聞　命不必入城速宜赴任非久當有處也

答山東巡撫楊本菴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欽賜者糧且不納而況於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勳臣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相合幸惟尊裁

答廣西憲副吳道南

佇至辱華翰佳葛之惠深荷雅情登衡拙稿一時漫與耳何足災梓若北虜通貢本末則關係邊事不可無紀往曾托相知者爲一紀載殊不稱意今公所録事蹟詞暢雖其中隱謀秘計有未盡述者而首尾措畫大都悉備緣公當時親覩不穀經畫此事故記述精詳如此至於大製序傳於不穀平生心事發攄洽盡但以謭劣比擬古哲殊爲媿耳已令兒輩各藏一帙用備家乘感謝賤體近日始覺漸愈十年之間晝作夜思從少至今所爲翕聚肵積者日張施於外遂

成貧子要欲及今齒髮尚健早棄人間事從吾初服非自愛幻軀盖盈虛消息天道固宜爾也

答四川巡撫張滌濱

承示烏蒙事謹悉大都土夷狡侻許奏乃其常態其中隱情亦多難察久之彼當自定不必一一審覈也前言情可貞者偶有所聞即以奉告求得是非之實耳不意科中即有言者所言亦即前揭中語似皆得之於蜀宦也今公不必置辯但付之按君虛心覈實如貪跡果實秉公斥之如有枉抑亦宜明白辯言勿以成心處之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蠲除宿逋責完新賦僕久有此意擬俟　皇儲大慶覃恩海內今　皇女生則事不果矣大疏郎屬所司議處亦可推之各省也清丈事聞已有次第項朱蘇州以查過優免開揭見教其中但有查革總數而無革過戶名安知其不詐冒於卑官雜流而曲庇於宦族豪右乎其視曹京兆所聞不逮遠矣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承示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項報套虜西搶者知虜王病亦皆洶洶況板升之人素依老酋爲主老酋死那吉弱不能附其衆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衆即欲西收其智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哈酋同心恊力以爲外藩一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黄酋病不死必且請張爲患公宜乘時厲兵秣馬厚撫戰士爲自固之計老酋若死虜中有變隨機應策在我自有餘力矣尊扎亦即封呈　上覽

答巡撫吳公定

近報順義已故虜中無主西掠之衆恐不能悉遵約束宜謹備之粟已允其養病代者王君必堪其職季苟秦有清操果於任事但性氣欠平多怒少容故所至僚友屬吏無不怨恨之如云貪酷恐未然也幸虛心加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死言邊事

奉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爲張皇輕意舉動致令衆情惶惑與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即力止之俺酋未死數年之前僕已逆慮及此諸公但審偵虜情有當處者亟以見教　聖明在上自有主斷也虜中無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覘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强爲主持致滋俛然也前示丈地均糧查革冒免二事極其精覈至於處豁應州民田尤爲妥當已屬所司議覆優奬矣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兩奉翰知虜情寧帖甚慰懸念板升投降之人此時斷不可納順義卹典已致書鄭公屬其據番文題請至於加封一節中國郡爵無之此不可從也諸凡撫馭之術不出前書所云矣人旋草草附復番書二件

納上

壽司寇王西石

傳稱老萊子身年七十餘以事耄耋之親日戲綵於庭前爲嬰兒匍匐之狀其親悅之翁今壽登七袠太夫人垂及百齡而以八座之尊承歡膝下三錫之服絢爛庭前又榮備尊養之隆身繫朝野之望其所以自壽壽親者至矣彼田夫逸老之樂又烏足道哉僕忝在葭莩欣逢盛事不獲側列末賓奉觴稱慶謹使布幣而獻諸左右惟下執事麾存之

答諫議蕭公廩

承示帶徵逋賦苦累有司僕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奏請　恩蠲豁不必具疏矣龔道長書來言其病狀甚苦暫准請告大用尚有日也牧地事公既身在地方但宜從公議處卽先後意見不同固亦無妨何嫌可避而又欲屬之他人乎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節奉翰示冗未及答罪歉所偵虜情領悉閱視科臣尚未具題臨行當別有委囑也哈酋與諸部議論不合虜中亦須有此情狀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今且不可合解之至於虜婦守孝三年之說此必不能行者俟諸酋既集議論已定彼一婦人終當爲强者所得耳何能爲乎順義卹典下部議覆仍當從　旨中加厚以示　天恩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辱示虜情及諭扯力克夷使云云悉中機宜具服雄略襲王之事大都屬之黄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早料理以見表誠悃而後可爲之請封諺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覬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近日恰酋與虜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爲失歡若果有此且

任其參差變態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也順義卹典屬部議覆仍當於　旨中從厚以示　天恩

答宗伯何震川

不穀久司政柄無補國家叨冒　殊恩日夕兢兢重辱翰獎彌切愧悚別後又聞令弟之變公罹此痛割當何爲懷惟望抑情以理自遣數年以來共事　講筵所欲推轂於公者公自知之不圖遂有數年之別而賤體年來病甚早晚且欲乞骸此公卽吉之時未知得果前願否矣

答巡撫蕭雲峰

屢示市本缺乏之欲動咨餉亦事勢之不容已者即屬計部議處安免吉無知戕我旗牌掠我頭畜此等事往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殁者在我當申嚴舊約之時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釁端起矣既黄酋之子宜即責黄酋處之彼方覬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統大衆乎此亦制馭之一機也幸惟審圖之

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承示土酋求貢諒無詐僞彼蓋艷於西虜貢市之利秉俺酋效故申前請耳但遼左地形事勢錢糧虜情

俱與宜大不同且俺酋自嘉靖中季連年求貢彼時廟謨靡定迄未之許至隆慶間會有那吉來降之事而彼又執我叛人遵我約束因而許之彼既愜其素志又啗吾厚利故奉令惟謹今以土酋之事揆之其情異矣遽爾許之和必不久徒弛我邊備俟一二年後觀其事機何如乃可處之馬價俟疏至當爲曲處

寄山東巡撫楊本菴言祀事乃告終之兆

賤恙一向不以痔治遷延十有餘年故病日深近訪得一明醫仰蒙　聖恩賜假治療乃得拔去病根今病雖除而血氣虧損已甚脾胃虚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揆之生理尚屬艱難前夢　皇上使僕持旌節往祀一女神蓋欲覿神以祈祐云竊思女神之貴者莫如泰安之　仙妃今遣小兒賫香帛往祀焉恐執事不知其由敢敬以聞

新刻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四

答上師相徐存齋并附與諸公書

其一

不肖受知於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託之於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扶日月照臨寰宇沉幾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獲被末光濫蒙援拔不肖亦自以爲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報主恩酬知己者後悟人事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紓不肖感激圖報之心竟成隔闊故昨都門一別淚簌簌而不能止非爲別也歎始圖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許　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

二

客有自江南來者嘗恭詢起居云比之在朝倍增康勝無任欣慰顧綠野之居雖適而蒼生之望方殷清泉白石恐不能終戀耳今歲秋防無警朝野寧謐皆老師之所遺也竊祿優優敢忘所自班吏劉果送父之任便此申候外具不腆侑緘統惟台亮

又

近來世局幾更易矣流俗之見睹朝野無虞便謂太平景象不知隱機伏禍深有可慮不肖揣時度力屢欲乞歸徒以身荷　國恩未能報塞惓惓之愚每欲候一旦之會開窹　明主迎姬旦於周郊起潞公於洛下俾國事有託康濟有人然後可以旋返初服長往無慮耳日夕念之力未從心徒切耿耿別來不覺改歲薄劣動定想亦老師所欲聞者故敢縷縷及此仰惟鑒存

三

正月間班吏劉果送其父鹽大使赴任曾肅啓弁別柬二通馳候茲奉台翰前啓似未徹覽劉吏亦未回京此書不知竟落何處矣繼齋兄至備諗起居萬福神理勝常殆天相吾師以重　國家也比來時事想所悉聞古人在江湖則憂其君況我師以身係天下安危知必不能忘情於　宗社矣正望輕德薄祿祿伴食秋毫無能裨補既遠鄙願深負夙心慙恨而已

四

仰惟老師道侔姬呂望重華夷身雖暫閒於林壑而薄海內外罔不詢其起居安否以卜安危茲者岳旦載逢仙齡茂衍恭聞台動萬福繁祉倍綏誠　宗社

之洪庥蒼生之厚幸也正忝在門墻限以修阻不來一觴爲壽謹肅使敬將薄幣奉獻少伸微悃伏冀俯鑒下忱特賜麾納不勝瞻仰慶祝之至

又

喬中書人至承諭誨懃懃上爲　社稷憂下爲不肖慮盇忠臣雖在畎畒不忘君之盛心也感戢之私洞於心膂便此附謝統惟台鑒

與符卿徐仰齋

喬中翰使至辱翰貺深荷遠情近來人情風俗誠爲可惜侯海公人至當作一書善譬之太翁老師年高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護事有可了者宜卽自了之勿致貽戚可也恃在通家敢爾妄及諸容續裁不悉

五

伏承翰教諄切嘉貺駢蕃感鏤肺腑此中勢情前啓已備當艱難之會不自度德量力欲以藐然之軀負天下之重誠爲至愚但以　君父恩深知已義重故不敢爲自全之計捐心自誓糜竭爲期若其濟否則有命矣

答奉常徐雲巖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此中事勢前已備具僕在此君家之事萬無慮者但多病之軀其去留亦不能自必耳太翁尊師高年宜朝夕奉進甘毳娛悅其意毋以世慮嬰懷

答應天巡撫未東園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意頗不安顧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崗峰之在吳其施爲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卽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虛心剸量之地方幸甚

答冏卿徐敬吾

舍親劉太常使至傳華翰俱悉見念至情中玄再相未及下車區區卽以忘怨布公之說告之幸此翁雅相敬信近來舉動甚愜輿情區區在位一日當爲善類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區區去留亦不能自必也公遵養已久宜夙戒征期以副鄙望

六

恭喜嶽旦載臨仙齡茂衍忝在門墻倍深欣忭顧以道遠不得伸其慶頌之忱惟東望海門瞻禮台光九頓三祝而已伏惟尊師身處林泉望懸朝野爲　兩

朝之柱石繫四海之安危願順啚天和以綏繁祉不腆之幣敬因便布之臺下仰冀麾存不勝慶忭

七

捧讀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淺薄猥辱老師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於丘山報微于毫末元年之事選愞中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也及纔言外閧中人內搆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二罪也公旦遠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語悟　主使金縢久閟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逭積慝而釋大慙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巳何如哉翰教遠貽彌以爲媿計自今以往世局又當一新矣冥鴻跡遠繒繳安施惟強飯自持以慰耿耿

答奉常徐仰齋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凡力所能爲者自不待囑矣使旋草草附謝冗甚不及再悉

答符卿徐繼齋

別後時事種種可駭僕不量淺薄委曲斡旋其間幸俱消弭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乃辱遺謝彌切慙惶使旋附此冗甚不悉統惟鑒原

八

犬馬齒今四十有七矣苟生竊祿無所建明觸事感時憮然自失乃荷老師記憶歲頒嘉貺愈久愈親寖隆寖重非淺薄所能當也深惟淺薄無可云報惟當以向後餘生矢竭丹誠求無負于老師家國之托云爾餘具別楮統冀台原

答符卿徐繼齋

賤日遠辱記存深荷雅念所惠至腆媿不敢當謹領來諭一事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別諭一一領悉僕在此諸可無慮也

九

元年之秋九月二十日幸從諸公奉壽觴於左右今忽忽已曆四秋每當此日但東望斗台所矚一翹首以寄其慶祝之誠而已感今懷往可任依依不敢走介畏行多露敬因朱使之便百拜奉幣門下少將微忱伏冀鑒納鄙懷種種亦噤不敢言臨楮惆悵而已統惟台原

答松江兵憲蔡春臺（諱國熙）

惟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

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于徐故爲之甚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怒蓄恨而過爲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 國家體面下欲爲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爲已甚報怨亦自有當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今全吳亦所以愛鄭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

答應天撫院

往者奉書（云云）蓋推玄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不敢深求早與歸結則訟端從此可絕而存老之體面玄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謂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僕之所樂聞也傾耳以承幸勿終靳

十

恭惟老師壽登七袠朝野士民孰不矯首頓足逢祝稱慶不肖鄙朴不文亦宜歌扶徠頌盛德以爲觴侑忝新肩重任日無寧刻欲構一言不能也謹百拜肅下走布幣於臺下用致千千之祝今 天子尊賢敬老方當舉乞言之曠典賁束帛於丘園惟老師崇嗇天和以需寵命

答符卿徐繼齋

伻至辱華翰具悉勘合事諒不久便當歸結容促當事者速了之今公家惠怨玄黃已判風浪漸平惟益加欽哉以綏遐祉忝在通家敢獻狂瞽惟高明採擇

十一

王別駕令甥喬生及班吏劉果至三奉教言諗台候萬福鷹犬潛形無任欣慰前所奉良訓謹當一一奉以周旋王子回任附復惟益加珍攝以需篤祉

答陳節推

王別駕至辱華翰深悉雅情今周道寧夷是非明覈執事宜勉自樹立勿有它慮存翁相公數年爲群小

眷辱執事幸加意焉冗不多及

十二

令孫及洪生至疊承翰教一一感悉二兒三兒光復未久暫乞休沐得自處之道但三兒已曾告展一次難以再請煩屬所司覆奏促其復任雅志恐難終遂也盛使持部檄回先此具復

十三

先後拜台翰珍貺俯憶賤辰此乃卑幼之所以事尊長懷德者之所以報有恩也而老師一切倒施之將使不肖何所用其酧報耶感媿時下喜　聖學日進朝政頗清不肖亦惟奉老師所以教督者兢兢不敢失墜但力微任重未知終能勝之否耳遠惟台履廸吉壽祉益綏海內相知所共欣仰秋闈當聽令孫泥金之報實人間盛事也預慶使旋冗甚犬馬之私嗣容専上

十四

恭惟老師台壽今年始踰七十比張蒼佐漢之年甫爲強半視尚父興周之歲未逮九齡側聞台候聰明步履強健蓋天佑　國家留柱石之佐永奠乾坤故遐之於烟霞泉石之間以綏福祉而候天和也頃不肖以所輯帝鑑圖說進講至漢明帝幸學養老事上意欣然慕之第令今日欲舉行盛朝曠典憲大老以乞言則舍吾師將奚之焉不肖誠不勝慶忭茲以壽筵宏啓不得偕諸兄輩稱觴左右恪具不腆少將微忱惟宥其褻瀆而垂納焉幸甚

十五

恭惟老師功存　社稷澤洽黎元誕發祥于文孫早克繩乎祖武信龍圖昌後之有驗徵天道福善之不誣凡在簮紳舉同欣慶況不肖夙蒙陶鑄誼忝通家喜躍之悰實萬恒品所恨愚子弟以寡學見黜不得附致青雲託於世講之末耳茲因去使敬展賀私拜申微悃伏望崇順台履益迓鴻庥不宣

十六

古之待國老者或養之學宮而乞言焉或徵之而問道焉或就之而諮籌策焉老師今年七十有二矣道德愈高聰明愈勝殆天佑　國家而遺之以大老也天子方欲修盛王故事如前三物者傳觀海內惟老師足以當之正將拭目而觀禮焉茲佩萸之候安棗啓筵敬獻一觴用伸遥祝深愧不腆仰冀麾存

十七

比以冗沓束修之敬不供於函丈久矣誠知薄惡無所逃罪首事于今四年碌碌無以自效所賴 主德日明 宮府清穆百司烝烝奉職西 北陲少警一二黠肆不逞之夷咸就誅僇仰惟 宗社闓靈孚佑聖主而正以淺薄會逢其適優游苟竊餘榮殆有天幸焉顧值不世出之 主俾耆德遺逸在野而以膚鬣司鼎鉉深以自慙耳壽曜躔秋牛斗之間燁燁有瑞氣敬以便鴻修其常獻南望台垣百拜致祝

十八論大政

比者兩奉台教一爲陸氏事一蒙俯憐正爲 國任怨任勞而慨今之人不能相體意誚情深讀之使人激衷次骨感悵無已陸氏之事原當事者之意實欲緣此中禍于師翁其徒每倡言曰陸氏家累鉅萬必之日數媢家欺其子之幼遂分而有之今惟刑併其子使之取償于所親則可不加賦而國用足其言如此耩令當事者至今猶在則禍誠不知所終矣頃幸天啓 聖衷俯納愚言開湯網以釋淹禁俾陸武惠之功得明而師翁見陵之耻亦因以雪此 主上之明也正寧有秋毫得效於左右乎猥蒙遣謝彌以爲媿正以淺薄謬膺重寄自受事以來旦作夜思食不甘寢不寐以憂公家之事四年於茲矣中所措畫要以尊 主威定 國是振紀綱剔瑕蠹爲務有力排羣議明犯衆忌而不顧者豈誠不知自愛而故以其身爲怨府哉竊伏思之語曰挈缾之智守不失器 主上沖年舉天下之重而委之於孱弱之身今不務爲秉公滅私振廢起墜而避流俗之非議以取悅一時有如異日 主上明習國事親覽庶政或有所廢鈌而不修陵替而不振者必將曰吾以天下事付若而今乃至此則正雖伏隴畝填溝壑有餘僇矣故避衆之罪小負 國之罪大一時之謗輕異日之譴重也台諭謂人猶有不相體者正亦且柰之何哉惟自殫厥心而已昔辱師翁引手固謂家 國之事一以相屬正奉以周旋必不敢負因諭及敢布腹心惟師翁裁教焉

十九

語曰愚者闇於成事明者覩於未然豈不信哉往奉台翰憐不肖之愚忠教以防微杜釁慎自持愛竊以爲事惟任理似不爲過曲爲之防有所未暇今果有遼左之事中外駭異以爲事出理外而不知老師已預覩於數月之前顓蒙之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揖

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雖不肖謬肩重任其進退生關係非小乃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虞羅在前冥行直蹈猶頼　主上明聖左右素相敬信故三至不疑眷倚轉篤不然天下事豈不可爲寒心哉以是不惟感老師愛念之深又自愧知量尚未足以窺宮墻之萬一也謹當服膺台訓益竭孤忠博求同德以固君子之交慎察衆情以渙陰邪之黨一二年後　主上聖志大定　嘉禮告成乃乞骸明農納莞鑰而去庶可以終受托之事耳未知有此福分否二兄差歸肅啓上謝拜告不敏

二十

不肖謬以菲薄濫竽台司近年以來諸所措畫悉奉老師夙昔之教不敢踰越幸際　聖明之主中外寧乂庶幾小康皆教庇所及也伏惟老師昔以道匡扶世廟翊戴　穆皇瓌瑋光明之業既已震赫寰區炳爍史册矣晚偕赤松尋黃石以其餘緒付之居正用以佐　明主興太平昔人謂其精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殆謂是乎以是知老師之壽埒嵩等華不可筭數今天下陰受其賜而遡功於老師者又不獨不肖一人而已南極宵輝西池使至謹獻一觴南望九頓顙首布幣恭上壽筵焉不勝忭祝之至

二十一

前以台壽之辰肅啓附曹雲山投諸記室聞去人行緩度已後期惶恐三兄來奉台翰奬許過情保慮關至捧讀再三感深以涕古云存我以厚蒼生老師保愛不肖者厚天下也顧不肖知昧於知人機闇於自衛信心任理直道而行機穽在前曾莫之避望吾師父毋時加提迪俾得保終至于在野同心之招尤不肖所樂聞者願老師之明詔之也豚兒寡學謬黜賢書猥承遣賀彌以爲媿

二十二

三兄面送到台翰開緘捧讀不勝感涕已復恭置書案暇即取讀三復三嘆何老師爲不肖慮周計審如此然老師雖以愛不肖實以厚　國家也大人君子之有益於世道也豈必當位親爲之哉顧愚昧不足以寄忠懷當厚愛謹百拜肅啟以謝縷縷之愚具在另幅統惟台原

二十三

恭惟師翁順神清淨脫屣塵凡心與造物者游道通有形之外故能茂綏景福並衍仙齡茲當九華注筭

之於正值萬寶告成之候夏夷之望逾重朝野之慶攸同正夙荷栽培倍深欣躍奉觴膝下不獲隨子姓之行翹首天南敢後封人之祝敬修尺素用抒徽丹伏冀鑒存不勝幸願

二十四

不肖孤積愆累釁遘茲閔凶聞計後卽荷師翁手書垂慰茲乃遠辱奠章跪而讀之涕泗橫流謹寄宜先人几側冥漠有知啣結爲報也夫人大事莫甚于親喪不肖孤不覩先人之面十九年矣一旦見背抱恨終天已不勝痛割矣乃乞歸未允反被惡言進不成報 國之忠退莫展奔喪之禮內憂外患交集于身今雖勉強應 召而出然精神困憊形容摧朽宇宙間悲苦蘊結至極而難堪者無如不肖孤矣自非生成培植恩深義重誰則憐之今擬 大婚禮成卽申前請俟將發之日馳使以報所有指誨也不肖感戢恩慈言不能喻惟對來使匍匐稽顙奉書以謝情悰苦鬱語無倫次統惟台亮

二十五

恭惟孤辰屆節壽纏增輝天上神仙身久留於寰世山中宰相望益重於華夷實品類所共欣在愚生而

更切緣羈職務不獲趨承謹薦徽儀庸申虔祝不肖自還朝之後屢被 隆恩視昔更倍捐軀碎首難報 聖恩也伏承台教敢不益竭駑鈍以副宿昔期許之盛心仲公請告銓部不允題覆明春便可復任矣使旋敬候台居

二十六

比者賴天地之靈 國家無事 主德日明內外清晏正猥以非庸謬膺重任得免愆尤寔老師敎庇所及酌水知源敢忘啣結老母暮齡暫承 上意迎養京師然北土苦寒終非老人所宜一二年間 國事間尚當乞骸歸侍并得伸祔先人廬次之日也令孫長公差回敬候聞令孫大兄錦旋有娶婦之喜計一二年後老師又見玄孫矣古來名相福澤深長如我師者寧多見哉不肖昨夏至今亦連得三孫目下尚有就娩者老母高年粗足自慰諒台念所注敢以奉聞承敎許道長忠信端雅不肖心嘗器之茲老師獎鑑倍增光價矣偶病不能書口占達上重陽屆節爲師翁嶽降之辰不肖門生不得與于諸兄獻觴之末謹修歲事寄獻壽筵不腆之儀附令孫致上天增歲人增壽益添海屋之籌年彌高德彌邵茂錫天申

之福

二十七

恒雨爲災下民墊溺皆執政非人積愆干和所致也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災沴則不肖必首當汰黜矣捧誦台翰不勝媿悚先是撫按疏至　上覽之痛惻已兩奉　特旨議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未沛者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數耳茲奉台教會地曹覆顧掌科疏上謹再擬　旨申　仁主子惠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竢勘至即按嘉靖三十四年及四十年例破格蠲貸茲不敢徒用蠲免存留處文塞責以重得罪於元元也謹謝台教并陳不職之罪唯師翁憐而宥之

二十八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間以典成乞休關出處大節且妄心詖陋師心獨任不預請先生長者之明訓率爾行之罪亦罪亦正膺重任九年於茲恒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茲幸　主德日清內外寧謐諸大典禮皆已竣事乃以其間乞不肖之身歸伏隴畝以明進退之節不得已也重蒙　主上暨　聖母誨諭諄諄恩禮申篤正誠迫於大義不敢自愛其死復黽勉就列然自是羈紲愈堅憂危愈重矣吾師何以教之二長兄錦旋肅此上復

仰惟椿靈之筭始七十有八聞侍御者言聰明步履視昔益健新壯少年不及也遡觀載籍當　國家全盛宇宙太和必有純德平格之老詎膺壽祺以爲世瑞故居正不獨爲師翁慶爲　國家慶也南極星輝西池會集謹修歲事因二長兄肅薄幣預祝于門下仰冀麾納幸甚

二十九

入秋至今三奉台翰冗沓未圖鱗翼以復罪矣吳中連歲水災宜破格優恤乃撫按勘報分數有限而令孫長公于部覆之後始以老師台翰來不及預爲之圖蠲貸恐猶未遍也執政非人上干天和災沴薦臻民罹饑溺亦有餘責矣令侄叅軍圖南敬此上復

三十

正久司政柄無裨秋毫頃當四考之期自知無績可紀逡巡不敢以例請或云　國家常憲不可廢且有幽當黜亦不宜避遂靦顏從事果致廑　聖心載加殊眷牢辭不獲方切悚懼乃蒙台慈獎藉愈深兢惕凡正今日之所蒙被孰匪師翁教育所及飲水知源

敢忘所自愧薄劣不能仰酬于萬一也

三十一

恭惟老師壽登八衮福兆千齡身居泉石而台鼎重望遠震乎華夷年涉期頤而龍馬精神有踰于少壯乃天佑　國家壽茲平格之老也正忝在門墻不勝慶忭謹肅幣布之左右仰乞麾存外副啓二摺　存問題稿一件賤恙寔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貴府醫官趙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于不起日來漸次平復今秋定爲乞骸計矣門墻夙愛敢告嚮徃遣官禮問　主上特恩也差官到後即宜具疏馳謝伏惟台裁

答高中玄相公先附與諸公書以存交誼始末

答司空曹傅川

叠辱華翰具悉雅情誥命乃例所當得部中已題允矣中翁再相諸凡舉措甚愜輿情僕素忝知心尤切慶忭諒尊懷所注輙用附聞

答司馬王鑑川

比者屢奉翰教一一領悉屬有玄翁之事既惱鄙懷又費措畫故未及裁答言者謬妄至波及令甥鳳磐尤爲可惡方事起時僕即具揭入告於　主上爲玄翁伸理幸　聖明過聽僕言信之愈篤而言者被遣不恤此　主上之明也翰教益謙寔容云云誠爲藥石之言玄老君肯留意豈惟縉紳賴之將　宗社生靈寔受其福也

答少司馬曹傅川

兩奉華翰具悉邊境輯寧華夷闓懌誠　國家之慶公更鎮之以靜綏之以恩內愈固外愈安矣比兩得玄翁手書頗以往事爲悔此中近益帖然無足慮也冗甚草草奉答諸惟鑒存

答張操江

辱教遠嫌防伺之說深荷道誼知己今國家之事無巨無細皆必面奉　意旨而行緣　主上日御便殿得以造膝從容盡其誠欵專擅之嫌庶幾可免但僕以綿薄受　顧託之重今內外所倚惟僕一人誼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己私與焉爾頃奸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上自　兩宮　主上下自閭閻細民一聞此語咸以爲信而祇際者遂欲甘心焉中外洶洶幾成大獄僕切心知其

不肰未有以明也乃面奏　主上斯事關係重大竊恐濫及無辜又委曲開導以國法甚嚴人臣不敢萌此念請得姑緩其獄務求真的乃可正法猗　主上面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肆其鉤鉅之巧伏念六七日至於旬時果得真情新鄭之誣始從辯釋　國家元氣乃得無損不然此公之禍固不待言而株連蔓引流毒縉紳今不知作何狀矣嗟乎如僕苦心誰則知之日來爲此形神俱瘁鬢髮頓白啗荼茹蘗又誰與憐之耿耿丹心祇自憐耳丈初聞此必重驚駭恐遠不詳其顛末特以奉聞南中士大夫有欲知者亦可略示其槩俾得安意無恐外奏對近稿奉覽

答中玄高相公其一

春間承翰教以令弟小兒叨領鄉薦重辱遣賀仰荷厚情擬附入覲令弟修謝比令兄行以冗沓忽忘之至今爲歉茲令親張尚寶入便專此啓謝薄物不足爲酬亦爲麾納僕以淺薄謬肩重任孤立無助日夕遑遑今當始衰之齡老態盡出霜華滿鬢此後相見恐不相識也冗中鄙懷不能盡陳統容專啓

其二

不孝積愆累釁搆茲閔凶前小兒南歸方伏在苫塊情緒荒迷不遑啓報比辱遣弔勤惓又承厚奠不勝哀感小兒途中書來言翁推夙愛引入內舍款語移時垂泣而別孤方在哀苦之中感念厚誼涕泗橫流所謂悲者不可紊吁也貴恙想已勿藥孤近辱　諭旨勉強稽畱待經理大婚事訖來歲春夏間乃得乞歸擬過梓里當作一日淹畱今預盼此期真以日爲歲也

三

相違六載祇於夢中相見比得良晤已復又若夢中也別後歸奔于初四日抵舍重辱遣奠深荷至情存歿啣感言不能諭使旋草草附謝苦悰慟切不悉欲言還朝再圖一披對也

四

比過仙里兩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積懷未能盡吐耳承教二事謹俱祇領翁第專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不足縈懷抱也初抵京酬應匆匆未悉鄙悰統容專致

答參軍高梅菴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剝心裂肝痛何可

言猶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牘言使孤契闊之懷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長逝而無憾也今嗣繼既定吾弟且恐扁抑哀料理家事至於卹典諸事須稍從容俟孤於內人多方調處俾　上意解釋孤乃具疏以請旦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托其具奏報也後有陳乞令盛使高第來人旋草復

與叅軍高梅菴

薄奠敬煩從者布之靈几表生芻之意耳前聞訃後竟不見使至比已調解於內似有可挽之機須令嫂夫人自上一疏乞　恩孤當爲面奏陳請也舍弟去匆匆附此

答司寇曹傳川

前過中州東望仙廬不勝馳想比遠辱華翰獎許過情欣作兼抱玄老長逝可甚悼痛前過新鄭再奉牘言比時病甚語不可了但相與痛哭而已追惟平昔期許蕭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訣每一念之涕泗盈襟　卹典一節前已心許今雖遭大難然不敢背已爲之調解于內俟渠夫人有疏當爲面奏代懇也厚惠槩不敢當謹璧諸使者

答叅軍高梅菴

頃舍弟回曾附薄奠布之玄老靈几並言卹典事須令嫂夫人具名奏乞孤當爲之斡旋於內公限假已滿然玄老初捐館家事匆匆恐公未能便舍而從仕也轉假既有近例不妨再奏

答叅軍高梅菴

辱華翰領悉玄翁卹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贈謚尚未敢瀆請俟再圖之過此一番應得之例則後來續請根基定於此矣揭稿二通付覽

又

請告大疏已屬銓部覆請太宰公云前徐氏只以衞行不必覆也僕與玄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願爲之創傳以垂來世墓銘一事雖微委命亦所不辭謹操筆以俟行狀當屬之曹傳川可也請文佳惠祇領餘不敢當輒附使歸璧外荆室有薄物奉令嫂夫人幸爲轉致

答叅軍高梅菴

古語云生者復生生者不愧比者但求不愧於此心耳非欲市德於公家也猥辱遣謝深以爲愧薄具致尊嫂夫人幸爲轉納

答司馬曹傳川

辱教玄老行狀事核詞工足垂不朽不穀不過詮次其語附以銘詞耳高六回草草附復餘具別楮

又

不穀與玄老爲生死交所以甄先後先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巨柰中遭憸人交搆其間使之致疑於我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惟借重一出則群喙自息況此乃區區推轂素心敬聞命矣冗甚不悉鄙懷統惟鑒亮

與河南周巡撫

故相中玄公今尚未葬聞　恩䘏葬價有司未能時

給此仁人之所隱也不揣溷冒敢徼惠於下執事惟公哀憐之冗不及悉統惟鑒存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報知己顧東橋李長白與諸公書

與南學院吳初泉

弟以淺薄叨附榜末夙於門下投分至深數年多病乞歸蹤跡靡定自外於賢者然所嚮慕天下長者未有先公者也伏審振鐸南郡多士嚮應公輸操墨則楩梓呈材良藥控銜則騹騮騁足才品士風繫於公之身者豈其微哉欣仰欣仰茲有冒瀆弟家世寒賤爲童子時遇先刑部尚書東橋顧公其撫楚時拔正於毀齒之時稱爲神童其實正靡有異才如古融粲

勃泌足以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即呼爲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幼子見囑曰他日以吾子孫相托乃正微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深惟古人一飯之誼竊慕豫讓國士之報而力不副心又顧公歿後頗羅橫議家世遂微有孫二人今隸應天府學其志行固有家風追惟疇昔期許之言而二子又幸側門弟子之數弟不於此時借公垂盼優錄以少效犬馬恐一旦溘先朝露即弟終已有負德之恨無以見東橋公於冥漠矣知門下肅教端範絕跡請托而弟抱此區區干冒清嚴觀過

知仁諒不深罪孤女竊照於鄰姬僝夫賈勇於烏獲倘蒙垂念則犬馬之誠實借公以報顧又感顧以報公矣仰賜尊裁惶恐惶恐

與文選李石塘

張甑山來奉翰教以扈　駕山陵未及裁答甚歉昔公養重丘園望隆朝野今清明之會裒然彙征展布平生以答群望在此時矣輒有奉瀆僕自童稚時受知於東橋顧公以子孫見託公所知也其惠政湖湘宣勞　陵寢清節偉績亦公所知也今　聖皇御極恩被幽隱若此公者雖不與大禮大獄同科然其行誼端方文學醞藉固江左偉人　先朝耆碩也而歷歲久遠人罕知者故卹典未及公許惜焉李該科有再舉之議僕冒昧作一書托之少魯提學爲之表揚附於公舉之末煩公轉致之倘面會少魯致詳鄙意又大快也

與南學院周少魯

自公簡畀學使清譽藉甚楚侗先驅公爲後繼可稱二美浣慰鄙情奉瀆顧東橋先生璘者撫楚大有惠政　陵寢又劬勤勞僕昔在童稚辱此公國士之知別時以子孫見託僕駑碌至今未有報也　聖皇御極惠及幽隱如此公雖不可與大禮大獄同科而人品文章昭代偉人也後裔式微不能自列而卹典缺焉公許甚惜李該科有再錄之疏望公俯賜表揚入公舉之末使得沾曠蕩之恩是在公義舉足以樹風在僕酬知亦明雅道矣恃在桑梓敢冒掠美其撫臺念堂公察院馮公均借鼎力尤所懇也

答姜巡撫言李公卹典事

屢承揭示差人竟不索報遂失裁答爲歉茲有冒瀆李長白公諱士翺者昔守荊南甚有政績至今荊人俎豆之歷敭中外咸著嘉聲清德令名終身無玷獨以後裔式微人鮮知者卹典缺焉今該科有再錄之議倘荷垂慈特加表薦不惟李公結效於冥壤而區區亦得借報於乞鄰矣草率冒干統惟鑒亮（右李公卽初守荊武先父爲神童者後至戶部尚書）

答應天巡撫

前冒瀆東橋老先生卹議科已無及矣乃荷垂念特爲疏請不惟橋翁感德於泉壤而僕亦借報於乞鄰矣啣戢之私非言可旣

與南列卿王公

東橋顧老先生昔以其少子名峻者見託今欲爲之

求一功名久之未有因也且令歸以俟時其家貧甚卒念薄分一垂盻焉餘不敢及

與南掌院趙麟陽

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爲敝省巡撫一見即許以國士呼爲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昔張燕公識李鄴侯於童稚吾庶幾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飯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荊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爲故人子也（懋修曰東橋先生不惟知先父又知其幼子峻不自致青雲必待見故人乃得功名此等神識若有前定數以主乎其間前輩神識殆不可及）僕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少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前年顧峻來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噓唏流涕念無以厚之欲以鄙衷控之　皇上辭免當得廕子移之於顧以報知巳會楊虞坡太宰知之爲僕謀曰東橋昔督工　顯陵有勞宜廕爲當路所阻當時先後在工者皆廕而公獨無此可援例陳乞且公海内名流補與一廕豈得爲過後於工部查公果未霑恩遂令峻生具疏自乞蒙　恩俞允此　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知巳贊成之義也今聞其侄輩咸起户爭言峻是三房倫序不宜投揭留都法司欲行爭奪彼蓋不知乃祖見託之言僕報知巳之意但知錄廕常例相競耳且巳奉　明旨孰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大義給峻生一執照庶不爲強圉所陵而僕區區之義亦可報東橋公於冥漠矣縷縷聒聽統惟鑒原

與操江王少方

頃辱華翰舍人回巳具復茲顧東橋老先生乃郎赴京謁選其期尚遠告回搬取家眷欲邀惠於執事求一站船載行其中夫役不穀巳捐俸助之一舟之外更無所覬亦不敢求大舟但少異於民舡可也此子之得廕執事所知昨小兒往來途中皆不敢乘官馬乃獨厚於故人之子情不得巳也然執事但如不穀所求者與之一毫勿有加加則傷惠也又素事體統惟裁鑒

懋修曰余編次先公書至此不覺涕淚沾襟蓋其感激高義不昧心期咸在歿身之後圖之不一而足愈久愈殷是以可痛也先公側在仕途推轂海内名賢衆矣而歿身之後三紀於茲未聞有溫言美意一及後人者馬伏波之薏苡朱勃焉逢任西華之葛衣孝標誰作雖其特義不敢比跡顧公亦

艮由德薄名湮漸漬嫌疑由來有基矣爲之三歎

答廉憲王鳳洲

叠辱華翰深荷雅情惟丈偉才卓行冠冕人倫沉抑數年輿情共惜然不困厄烏能有激乎清明之世輿天下賢士衆然稟征紆先世之積憤展平生之所懷在此時矣幸努力自愛辱惠佳書寶若彝鼎兼之珍幣豈所敢當重違尊意謹領佳絹二端餘附使歸璧匆匆附謝另具侑柬統惟鑒存

其二

才人見忌自古已然春首浮議之興良亦緣此公論在人其可泯乎僕雖不肖竊敢自附於祁奚之誼乃汪伯玉遂以告公若將有移德於人者非僕本指也吳干越鈎輕用必折匣而韜之其精乃全公讀禮之餘闔扉養重亦天所以韜其光而厚其蓄也願公自重毋忽雅惠不敢例辭輙用登領附謝別具侑柬統惟鑒存

其三

今歲當賓興楚人聞見甚陋誠願得公大雅之作以爲程式幸遄發征麾趣赴盛會惟公以鴻漸之儀困於燕雀茲當　聖作之隆衆賢彙進銘太常勒燕然

皆所優爲者外臺執憲直暫借耳使旋草草附復

附答楚按舒念庭

重承華翰深荷雅情銘心之感言不能悉新任王廉憲鳳洲嫺於文詞委以程試之作必能代勞有裨盛典差旋敢謖附此諸惟鑒存

其四爲楚憲長時

緻憑人至知道從已至楚入鎖院主文衡今歲程式必將爲海內冠矣以下國之荒陋何幸得聞雲和之聲覩環瑋之寶哉憲長例當入　覲汪伯玉言公雅不樂行且循資量移晉右轄旦夕便可爲內轉之階倉卒不及爲公擇地但借資耳諸惟原亮

其五自太僕卿轉鄖院時

前令弟送公河上書其中所言具見經濟弘猷一一領悉承差至知道從已入楚視事無任欣慰人旋草草附復

其六鄖院時

前老丈誕辰已承儁製茲老母七袠復拜雄篇天孫之錦後先相映昭華之寶璀璨盈庭珍重感切誠不能踰之於言也

其七鄖院時

辱示數議侯大疏至當屬所司覆行前歲遣三司馬閱邊惟汪伯玉所注措強人意耳乃忌者反用此誣詆之殊爲可訝今已息喙矣奉別札（云云）昨大察時並未聞有議者似不必自生疑慮也

其八大理卿時

鄖臺僻處非展驥之地而嚴廊又無虛席故暫移留棘以需次焉僕先世單寒非閥閱衮冠之舊老父不揣妄干名筆是何等人地而辱王謝大家之垂盻乎高文尚未拜觀

其九

自借鄖臺而忌者日以伺公之釁重之以先朝之事而令弟解近侍矣操之以舉劾之例而科疏糾冐濫矣或云僕有不足於君所或云公有所怨滯於周南衆口之鑠有自來矣故橫發於南疏葢亦積漬漸潤使然非獨言者之過也如聞輿人之言此舉不中且復有繼者不得已暫解見任以息群喙旋當復公舊秩滌雪以需大畀焉然蔽賢之罪首當在僕無所歸咎伏承翰教深以爲媿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其十

孤自遘先人之變即荷厚情遠垂唁慰兹又辱奠賻令同年中有孤所引援見居要路漠然不一賜問者乃公獨用情優渥至此令人哀感媿死無地矣厚貺槩不敢當謹領尊章先寄宣先人柩側用承公兄弟通家至情冥漠有知必效啣結餘輒辭諸使者

其十一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兹蒙　俞允獲遂夙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月之四日抵舍十六日卒克襄事即欲奉老母匍匐就道奈天暑不能遠涉不得已再乞展限如不獲命則孤星馳先發矣叠辱慰奠深荷至情但厚惠槩不敢當仍辭諸使者草草附謝

不悉

其十二

南歸疊承華翰吊慰懃惓感戢雅情言不能悉中心藏之而已還朝後又奉華札并初夏所寄俱至益深懷感家君在時嘗以祠碑瀆求名筆荷蒙不棄貺以鴻篇此時不肖未得見也昨歸於家弟處取而讀之其文詞之粹孅固不待言乃其意義淵奥寄託宏遠直逼古匠公平生之文可傳於後者固難悉數然而如此作恐亦不多得也即以勒植祠中永爲家寶兹因使者一伸感仰之私并具不腆少伸謝悃鄙懷固

非楮筆所能盡也

答藩伯王麟洲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都仰荷　宸情忻豫殊錫駢蕃誠非捐糜所能報稱也遠辱翰貺并初夏所寄俱至賢昆仲敦念宿誼垂詢不遺曷勝感戢今大道既夷公論昭揭自此已往皆驊騮騁足之日矣顧益堅雅操以需崇畀

其十三起京兆時

向者推轂不遂反增多口致公再辱歎恨殊深比承華翰益增其怏怏也不穀徼時厚幸久玷機衡幸主德日明百司奉職頹綱墜紀漸次振興內外之治庶幾小康一二年後可以納莞鑰謝事矣獨念海內遺賢未盡登庸多在薖軸不可招者此不穀所以欬不忘惓惓也遠辱華翰深荷雅情使旋謹此謝復

其十四

令弟至拜翰貺極感注存兒曹寡學並捷南宮老母高年足慰朝夕但德薄而享厚可懼耳令弟旋附復別具侑緘另楮統惟鑒存

別諭領悉令弟入覲亦輒引疾再三強之乃復出借重齊魯督學又辭不拜人情世路誠爲嶮巇而昆仲之畏懼亦已甚矣閒雲出岫倦翼投林何容心於意必乎不殺羈紲一身惟有因之羡慨而已惠千知我固不悉言統惟鑒存

答陝西學道王麟洲

兒曹寡學冒竊非望遠辱遺賀彌切兢惕厚惠槩不敢當輒附使者歸璧幸惟原亮近已借重督學關西念資俸已越不宜仍淹外服而三秦重地學憲要秩非假重望不足以當之竢閱歷愈深不次當有崇敘耳

其十五

曾見藏真絹本千文或云楮本者更佳於鄴架借觀之辱不吝專遣寄示驪珠顆顆璀璨奪目絹本雖晚筆神彩要不遠也天球琬琰小有空缺何妨代寶文君用時筆補之更爲續貂公謂是虎賁之似似爲溢美也寓目自足何必奪爲已有展玩畢卽以歸之煩好爲將護以囑來使矣而使信至三堅以見遺因思神物恐爲風雨所妬什襲而藏之卽不佞亦暫爲秃師主此物耳

示季子懋修

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常以汝爲千里

駒卽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最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已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創而歸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求試乃汝諸兄咸來勸我謂不宜桎汝銳氣不得已黽勉從之竟致顛蹷藝本不佳於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恥而頫首以就槼蒦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頹以汝爲質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了長乃懵懵者以汝行不力耶固聞汝終日閉門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

志騖於高遠而力疲于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　明興以來亦不多見吾昔童稚登科冐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騖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發咲而自點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已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院也今汝之才未能勝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復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家以詩書發跡平生苦志勵行所以貽則於後人者自謂不敢後於古之世家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光大與伊巫之儔並垂史冊耳豈欲但竊一第以大吾宗哉吾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菲薄而甘爲轅下駒也今汝既欲我置汝不問吾自是亦不敢厚責於汝矣但汝宜加深思毋甘自棄假令才質駑下分不可强乃才可爲而不爲誰之咎與已則弗謬而徒諉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寫字一節吾呶呶諄諄者幾年矣而潦倒差訛畧不少變斯亦命爲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乃能工耶吾言止此

矣汝其思之

附録翰林時書牘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卽日南發遠隔門墻未一奉音徽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厠在下弟子深蒙鑒奬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爲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輿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

遺[illegible]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畜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即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掞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謭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摸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殁近歐陽公人倫冠冕衢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愊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況今榮進之路險于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群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决其平生若天啓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爵鬱靦顏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覗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太山言信於蓍龜進則為龍為光退則為鴻為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為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項內外用竭習尚侈靡貪者袒裼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廝養厭粱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後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石猶生我美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疢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于皋伊論功則卑乎管

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謾此高允所以深疾閔湛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濾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恥道喪苞苴顯於贄雉倖孔多於亾羊乞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鑑常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振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即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業致王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翳薈之翔叵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裨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亦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爲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于涓埃即剖肝裂膺士所不辭況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瞻望之懷臨發潸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

垂察狂狷之言幸甚（云云）

啓聶司馬雙江

近時論學者或言行頗不相覆僕便謂其言盡不足信是以孔子述於無聞。竊謂學欲信心冥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發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躍如者往時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議論先生復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萬物者爲天下之大本無事安排此先天無極之旨也夫虛者道之所居也涵養於不睹不聞所以致此虛也心虛則寂感而遂通故明鏡不憚于屢照其體寂也虛谷不疲于傳響其中竅也今不於其居無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當然之則愈勞愈敝也矣瞽見如此惟高明指示焉

答中丞孫槐溪

得儀真書已報得九月七日書知洞兵遂大破賊可喜大丈夫遭艱難之運棄家忘身以殉國家之急固已難矣又以數千之兵抗盈萬之衆策羸旅之師當積年之寇片帆一指樓櫓星馳長戟繞交鯨鯢電掃自非忠勇所激天人助順孰得勝筭奇功若斯之盛乎然古人云成功非難處成功尤難今茲度彼中事

猶有五慮焉臺下獻焉我兵新勝賊兄破膽宜乘破竹之勢擣其巢穴殄其醜類而當事者或不能同心趨便但多張首虜以幸功級令殘夷得便以成反覆可慮者一也狃于一勝防禦必疎猾賊盡力以窺伺我告書盡復然貽禍未已可慮者二也東南招募已及數年師老財匱効無尺寸今公以數千土兵決勝一旦功名之際誰肯推助可慮者三也狠處吳等兵新首虜雖多而摧鋒陷堅則永順似宜首論若但校斬斬之功不揣難易先後之勢則夷人怨憤必不用命責以後効恐難收功可慮者四也克敵之後議論必煩若功賞不明事體盩戾則人心不勸或致他虞可慮者五也夫銳始者必圖其終成功者先計於始杞人過計聊復覼縷惟知已採焉荆人望公如霖雨之思公旦暮早旋征旆以慰氓黎

答劉白川

揚州二守日者馮生先後奉小啓馳候弟數年之中沉痾未解引退者再去就無恒然懷知戀侶未一日去左右也辱諭羅旁之故基自慫家蔓於衆口即年兄不言人固已喻之矣夫自弟通籍已來竊見宦途通塞咸有嘿嘿者以尸之或撫而反遂或引而更頹或理宜邑遂或運屬乖違揆之人事自有相反者飄風能實葉於將脫而不能使勁榦立枯呪師能乘箕於宜絕而不能使修齡轉促向之議兄者猋至蠭起簧鼓噂嗜或刺刃而俎擊或挻戈而當先卒不能動兄一毛而望實愈茂則倚伏之料昭然可睹矣夫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自信於已任運推移惟吾道之興廢又何計於怨讎乎必行有所召斯減倉之詬得行倘德在予矣即向魋之難何懼若乃脊宄親於平等並恩怨於兩忘海馬先機虛舟隨汎斯又上士玄同之軌也今天下之勢莫亟於東南海波未靖內奸伺隙　廟堂宵旰以憂之所賴一二鉅公畢慮紆忱弭此大患所願勉就功名以答群望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予女紛紛之談未足爲蔕芥也千里緘問不當用常語相聒故敢獻其區區高明裁納焉

與司成馬孟河

振鐸南雍士方嚮往不謂東山泉石更挂冲襟夫遺世拔俗者逸民之所操明道濟物者大賢之弘量也公遺情纓紱結意煙霞憚蹝於穢素心獨往得已然律以至人玄同之軌揆以孔門兼善之抱無乃得其

一未得其二乎弟以淺陋幸附驥尾日夕循省尸素是虞昔匡鼎說詩都講爲之避席南能卓錫印宗退而北面以弟之愚誠得高宿如公者而逝之所謂孱夫負千鈞上太行得烏獲而畀之有餘力矣賴公憐然易慮迴肥遯之轍蹐同人之軌毋使青衿之子秖有白駒之歎幸甚

與邊鎮巡撫王西石

孱翰教具悉丈體國之忠任事之勇經理之畧東北一面可無虞矣昔李抱真初在澤潞勝兵不滿萬抱真勵以忠義省財用閱軍實數年遂爲強鎮河北諸

藩懾憚不敢越河爲寇抱真力也以此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艱難困憊忠智實由以表見也顧近來疆場之臣大抵選愞觀望飾虛言張首虜爲旦夕計非有長慮卻顧爲地方至計也因仍成風邊事大壞夫仕宦至於巡撫受國恩不爲不厚功名不爲不顯矣事有關繫宜以死生去就決之乃諰諰然求便其身圖此亦不忠不智甚矣今者　廟堂頗亦厭此苞苴不行功實漸嚴吾丈素懷忠赤當一面之寄此千載一時也事有易置者不妨先達本兵次第舉行諭于有衆事事求實又本之以誠慤持之以堅忍處定而後動鮮不濟矣第望丈之重敬丈之深故敢肆其狂瞽以丈位隆望重稱休光頌盛德者當不乏人固無事弟喋喋也遼東地圖備悉者幸見教一帙

與吳川樓給諫

僕忝在桑梓與門下投分不淺後僕抱文園之疾公亦被曾參之疑羽翼既垂遂成踈遜去春都門一會會便成別離合一移感慨隨之矣公雋才逸氣鋒穎秀拔不惟脫穎全楚實亦絕塵海內然坐是頗爲累矣夫素絲易汙嫮顏蒙垢士之負瑰瑋而坎壈者不可數計豈必盡世人之過哉毛嬙西施天下之至麗

也鳥見之高翔魚見之深入況無容於前有伺於側同室並御爭妍競憐斯楚姬班女所爲招劇而興悲也彼才人者不知含光葆真內晦其美乃嫣然姣服覞姹沾沾自喜以此求容將無難乎孫登之言曰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光在於得薪所在於識真嗟乎假令屈賈之儔少留意於此則汨羅無不返之魂長沙無賦鵩之感矣僕才不逮公而邀時厚幸早獵青華自省十餘年來性簡踈傲理足招尤然公也缺而僕也完公也躓而僕也免則有幸不幸耳今而後從事于至人之學庶幾乎玄同之轍

頃辱翰教蓋亦有追往懲毖之意焉此天啓高明綏之以方來之祉也不惴愚陋妄有所獻惟垂聽納焉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

別去倏經霜雪同心之懷良不可任辱諭謂比來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日造詣精實處區區所欲獻于高明者正在于此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儲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長安棊局屢變江南羽檄旁午京師十里之外大盜十百爲羣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諱矣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顧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爲慨歎也（懸修日雖在清散抱負已定矣）中懐鬱鬱無所發舒聊爲知己一吐不足爲他人道也西夏風土何如邊事尚可支持否隴西北地故多豪傑今有其人否風便頻頻寄言迺見愛廸

答胡劒西太史

滏陽人來言兄吏事精嚴不類遷謫者弟爲年兄慮者正恐未透此關耳果爾復何言哉易所謂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蓋處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爲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殫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時更取一觀之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當復有得力處也

答羅近溪宛陵尹

比來同類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廬山西蜀公在宛陵知己星散僕以孤蹤耿耿于迅飈之中未知故我何以聞公政致刑措不言民從蓋皇農之再見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此固羅近溪本來面目然同志數君子往來倡導使人咸知有仁義道德則所以助公道緣爲不少也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每自恨優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窻裏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

存于其義明于其分達于其患然後能爲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爲默證者僕不信也

寄徐太學國式

執事雅操端潔造詣閎博寔僕畏友未敢屈季通于坐側也兒曹魯鈍幸荷甄陶數月之間便覺開悟志不在溫飽顧代者非人別後情態畢露全無啓迪之功欲更易之倉卒又難其人使諸兒舊日萌芽有退無進良可惜也以此懷想執事高誼愈覺惓惓令壻回附寄小詩并詩扇三柄納上欲見無期臨楮悵惘

（懋修曰先師徐國式諱一正仕至太守其訓家以賢聖立品不專文章不肖兄弟方在童年即教以志不在溫飽而先父雖重之今爲父者每忽童子之師以爲記書識字足已不知根基一定遂不可復余謂舉業之師傳文藝猶爲易得蒙童之師端人品而中難得一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寄高孝廉元谷二首

沈子來知已縱觀太和之勝煙霞心賞悵不同之願緣多病歸思已積而事乃有大不如人意者便差不可得俟明春長往耳世慮嬰懷宦情寥落吾兄視不肖豈不然哉區區鄙願竟不獲遂乃知行止當有數也江干花鳥恐復唉人言念此期以日爲歲比者中州盜起道里阻絕大河南北榛莽蕭蕭恐喪亂未已天一事足可寒心携手之歡知在何日矣向欲卜居城東得釆此緣不日來所得想復倍進如弟則荒陋如昨遠道之懷書豈能殫努力心期以俟良晤

入冬偵北來消息不謂江魚萊彩竟戀庭闈念茲契濶豈勝悵惘昔馬祖欲上京就選有禪師示之不求選佛乃求選官吾丈冲襟高志固非一第所能榮也楚中連年水患民困艱食弟既無道相援又無拯溺之責每念及此若已推之薄田不入非所慮也別來改歲同心之契無時可忘此行雖勉強涉世垂其本晑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

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爲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近日舉業何如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閑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答貴陽開府霽岩吳老師

辱台翰不遺先驅之辟何以遠過師翁絕才冠世卓行範俗當路且欲虛揆席以待貴陽開府只暫借耳比奉手教乃有東山之懷豈群情所望乎胡正伯綰纂詞林汪伯玉建牙閩粵殷正甫青宮翊贊陸與繩

特銓東省觽明仲督學關西五君子者清才雅望砥勵明時論者謂門下得人於斯為盛班倕司匠門無棄材雖樗散如正者亦側諸賢之末效寀桷之用然揣分度力未嘗不自愧于周任也不審師翁何以策之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

公夙抱奇瓌膺茲特簡命下之日皆為朝廷得人賀況弟素稱莫逆者哉譚公當閩人厭亂之秋有良將帑儲之助因緣際會遂得成功遂以墨綫解職已事遄歸可謂善力而藏之矣公鋒刃乃新發于硎蠢茲小醜魍魎蟣蝨何足當其剸割乎但閩中久困戎馬師之所在荊棘生焉弟則以為今日扞禦之後綏懷為急如苦痢逐病必時顧其本根策騆取途又惡蹶其餘力非痛自省節加意拊摩恐未足以起凋瘵而躋之康阜也迂腐之見惟高明採之

答周鶴川鄉丈論禪

費生至辱翰教以值秋試僕雖久辭却猶已遠嫌却埽故諸生至者皆不敢通至九月始得發函讀之遠道之懷出世之想啓我愚蒙中世以後大雄之法分為宗教二門凡今吾輩之所講研窮究言語印證皆教也若夫宗門之旨非畧象忘詮真超玄詣詎可易言耶宗由頓舜教可依通辟之法雨普潤隨根領受而今之學者皆含教言宗妄意揣量執之為是纔欲畧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詮而不知已墮于詮此豎拳喝棒狗于矢橛之徒所以紛紛于世也狂瞽之談伏惟裁教費生志向甚佳足以占門下高風之所振起也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

去冬聞海堧有警公在助懷中不忘記詢戚戢但奠耤踰實非所敢當昔人謂心相憐馬首圖非虛語也島孽未盡頃聞廣中之議欲委責于閩　廟堂知之故以戚帥兼領惠潮夫以鄰為壑君子之所不取今天下一家人臣比翼恊力以事　天子何鄰之可壑乎近見楚蜀相關不已功欲已擅罪則誰歸此非君子兼濟之心忠臣不欺之節也老伯壽章久稽宿諾適誌事甫完復有　講筵之冗再假數月乃得呈教暫此奉復

答蜀中開府譚二華

正不肖於世無所比數然好慕天下長者意所嚮往恒恐不得托交焉如門下高標淵識卓行異能則乎

生尤所欽艳也然不敢竿牘求通乃辱先施降椄感慰方今周道寧夷夔龍之侶雲集于 廟堂羔羊之風漸被于朝野惟是邊境潢池未漸 聖化故須鷹揚之老秉鉞鎮之不然以門下之宏抱因宜入秉鈞軸矣何乆勞于行間乎蜀地巖鄰番其民獷悍易動大抵緩之則靖擾之則亂怠則蜎綱詭銜急則鳥驚魚駭故不可以內地之治治之也無論往事即如近者龍州支羅及妖民誑亂其初或以操切太過或以處置失宜幾微不審釀成大患至動大衆蜀中人言此三事編户良民死者以十餘萬計非細故也今亂民既誅地方再定宜示休靜以綏衆心治大烹鮮老氏至訓淵魚不察定遠良箴在門下加之意焉奉翰教謂厚生善俗禁奸伐謀則安攘大計門下固已預籌之豎儒復安所置喙哉平生聞譚公胸中數萬甲兵所至風驅電掃今治蜀顧如此乃知宏才不器無適非宜哲士達權隨時善變也敬服目眜贅言無所逃罪惟高明垂亮焉

重刻張太嶽先生奏議卷三十六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曾可前
高以儉 校

陳六事疏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 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 天法 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圖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開款上請用備 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 皇上有必爲之志而 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

宣昭 王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illegible]
垂鑒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决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抝到地方卽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甚實涖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此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 特勑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章疏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務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愼之於始務求相應旣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
乞 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

[illegible]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盭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狥情之

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狥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狥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狥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　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踈賤必申仍乞　勑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　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　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

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叅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勑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　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　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

人懷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　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旣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卽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　制之罪吏部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

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畧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毁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旣失事

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眞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愼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　國家卽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　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勑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

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　誥勅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　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

下先仍乞　勑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　勑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幷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　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卽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勑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　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鬭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卽入犯亦可不至太失此數者

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伏乞　勑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廣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伏乞　勑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代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奉

聖旨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議行

請冊立東宮疏

臣聞太子者國之大本君之儲貳自昔聖帝明王莫不早建元良預定儲位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昔侍　藩邸竊聞　皇子聰明岐嶷　睿質夙成我皇上茂膺　天眷篤生　聖子中外人心咸切仰戴去歲　皇上登極之初禮官即疏請　冊立伏奉聖諭以　皇子年尚幼先　賜名而後　冊立臣有以見　皇上愼重大禮之意但人心屬望已久大計亦宜早定查得我　祖宗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

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時尚未周歲也今　皇子年已六歲比之　孝廟年適相符較之　英　武兩朝則已過其期矣伏望　皇上率由　祖宗之舊章深惟　社稷之長計以今首春吉旦　勑下禮官早正儲宮之位以定　國本以慰羣情至於　出閣講學及一應　朝賀等禮稍俟數年　皇子睿體充實然後舉行亦未爲遲臣愚昧荷　皇上恩遇列在輔臣之末事關　宗社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慈俯允施行天下幸甚

奉

御批禮部本上允行

請宥言官以彰　聖德疏

昨該吏科給事中石星疏陳時政冐犯　天威伏奉
御批石星這廝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
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爲民當差不許欺縱臣一聞
此　旨不勝驚駭仰惟　皇上聖德寬弘　天覆地
載　卽位以來敬大臣體羣臣矜不能赦小過至於
言官論事往往　曲賜含容未嘗輕加罪責今一旦

有此處分不知石星所言何事致觸　聖怒如此今
日於該科取其原本觀之乃知石星所言委爲狂妄
不知事體如鼇山燈在正月二十間已卽撤去　皇
上於宮中遊宴一切減省在廷之臣方切仰戴而星
乃信其謏聞輒肆誣詆至於　經筵日講已奉有
欽依擇日舉行陞鳳儀差寫　聖諭已奉　旨處分
不許救擾而星乃呶呶焉復以爲言此其狂愚無識
恣肆妄言在星誠爲有罪而在　皇上亦有不能忍
受者矣但臣惓惓之愚竊以爲科道乃　朝廷耳目
之官職司糾正必平日養其剛直之氣寬其觸冐之

誅而後遇事敢言無所畏避四方利獘得以上聞我
皇上登極之初　特下明詔廣求直言故大小臣工
莫不以幸際昌辰遭逢　明主凡有一得之愚皆願
獻於　闕下今若因此一事將石星遂加重譴四方
聞之必謂　朝廷求言特虛文耳轉相告戒以言爲
諱雖有忠謀讜論四方利病誰肯爲　朝廷言者石
星一人固不足惜然因此折言官之氣開忌諱之門
則於　聖朝從諫之盛美豈不有虧　明詔求言之
初意豈不相背哉且自古順耳之言易從逆耳之言
難聽於逆耳難受之言而能曲容之乃爲盛德臣追

思　皇上昔在　藩邸臣因進講漢光武殺直臣韓
歆事反覆開導言人臣進言之難嘆惜光武以明聖
之主不能容一韓歆書之史冊甚爲盛德之累荷蒙
皇上改容傾聽又於宮中　御書文武獻納四字置
之座側見　皇上因臣之言有所感悟而欲廣納忠
謀以追堯舜之治也今一聞直言遂爾加罪則　皇
上昔時所以感悟於臣言者其心爲何如哉臣又訪
得石星原任行人去年十月間始選爲給事中草野
之人少不更事乍被選用職司言責不量淺深急於
圖報故發言狂妄如此原其本心實亦無他今既杖

之於朝則妄言者已知所警乃又盡褫其職發爲編氓臣竊以爲過矣今大臣皆持祿養交莫肯盡言諫官皆懾於　天威不敢申救人臣緘默苟容恐非國家之福臣受　皇上厚恩備位輔導有股肱心膂之託誠不顧　皇上有此過舉伏望　聖慈哀憫狂愚曲賜寬宥將石星召還原職或謫降外任以倡敢言之氣以開自新之門則言者之狂妄益無以解於天下之公惡而　皇上包容直臣之美宥過赦罪之仁將垂之萬世而有光矣

留中

請停取銀兩疏（閣中公本）

昨者恭睹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稱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有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

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骨血已罄　國用之費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　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卹之詔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海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用度漸廣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儲之日乏懷儉德之永圖　節賞賚以省財用　停買辦以寬民力如　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制止於　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　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臣等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奉

御批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卿等傳示不必再來奏擾

請宥言官疏（公本）

本月十一日臣等在閣辦事忽聞御史詹仰庇以言事忤 旨命錦衣衛拏在午門前打一百棍發爲民臣等不勝驚愕緣此本未經發票不知所言何事至於觸犯 聖怒如此昨於該科查問原本乃知奏內以清查內官監錢糧末後一段有再照等語詞涉狂妄致干 譴責乃其自取臣等何敢黨護復行奏擾但惟 朝廷設耳目之官正欲其每事匡正有所裨益卽或有所觸犯亦必曲賜含容以養其剛直之氣然後遇事敢言無所畏避若譴怒重加摧折過甚將使諫臣喪氣箝口不言倘 國家有大利害 朝廷有大奸惡誰敢復爲 皇上言者乎且臣等再三叅詳仰庇疏意止因該監錢糧未明欲行清查以資國用原其本心實亦無他若以其出言狂躁而罪之或量爲罰治亦足懲戒乃杖之於 朝廷之上盡褫其官似爲少重矣比見九卿科道諸臣皆向臣等言 皇上天性寬仁 卽位以來敬大臣體羣臣矜不能赦小過卽一二言官有言及乘輿者亦未嘗輒加罪責乃今仰庇以指摘內監一事遂 赫然震怒有此處分似非 皇上平日所以優容言官之意責臣等職居輔導坐視不救臣等無以應之深切惶悚查得隆慶元年該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以建言得罪奉 旨爲民隨蒙 天恩矜宥改從降調至今大小臣工無不稱頌如蒙 聖慈哀矜狂愚 勑下吏部查照應嘉事例將仰庇量調外任或降邊方雜職令其省改圖報則我 皇上天寬地容之量赦過宥罪之仁將傳之萬世而有光矣臣等又惟言路之通塞實天下治忽所關我 聖祖有訓凡天下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所以防壅蔽而杜奸萌也伏望 皇上今後凡臣下有建白條陳悉 發下臣等看詳有可採者卽望 嘉納施行或有妄言無當不知忌諱者亦乞俯賜包容以倡敢言之氣杜欺蔽之端庶下情無壅而治道可興也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奉

御批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再乞酌議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近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 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 聖駕親臨等因緣臣於去年七月條陳六事內一欵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

聖明採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欽依整葺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爲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極以來如耕耤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禮皆已次第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列聖實錄在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爾冒昧具奏上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

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委非所急今駱問禮欲乞皇上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此誠根本切要之論又謂釁端宜防逸幸宜謹尤爲計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於君不必其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矜之爲是況臣職忝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而執己見以爲是也伏乞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事體未便不必另議停止夫始以爲可行而行之繼以爲當止而止之唯求以便於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輒敢冒昧瀆奏伏乞聖明俯覽愚誠不勝幸甚

奉

御批該部看了來說

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疏（公本）

昨該禮部禮科題請東宮出閣講學臣等擬票擇日具儀奏御批年十齡來奏此我皇上保愛東宮不欲以講讀勞之也臣等敢不仰體聖心但

竊聞孔子有云愛之能勿勞乎勞之正所以成其愛也遠稽古禮近考祖制皆以八歲就學蓋人生八歲則知識漸長情竇漸開養之以正則日就規矩養之不正則日就放逸所關至重也故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即周召太公爲之師保爲之置三少爲之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自孩提有識即見正事聞正言而成王爲有周之令主良有以也欽惟東宮殿下英明天錫睿智夙成今已八齡非襁褓矣正聰明初發之時理欲互勝之際必及時出閣遴選孝友敦厚之士日進仁義道德之說于以開發其智識于以

陶其德性庶前後左右所與處者皆正人出入起居所見聞者皆正事作聖之基以豫養而成天下之本以早教而端也若必待十齡去此尚有二年之遠中間倘所見所聞少有不正則關係匪輕早一日則有一日培養之益遲一年則少一年進修之功惟　皇上深省焉臣等職叨輔導義不容默用是不避煩瀆懇切陳請恭候

命下臣等會同禮部酌議簡便儀注上請

欽定施行伏望

聖明俯賜俞允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日上

留中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三十七

謝召見疏

先該臣以祇役　山陵回還中暑致病具奏請假調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閣中使傳奉　聖旨宣召臣入　皇上御平臺　命臣至寶座前　親渙玉音云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以　國家事重命臣只在閣調理不必給假臣叩頭承　旨訖復奏皇上親諭云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且追述　先帝之言加以忠臣之奬臣感激涕零不能仰視因伏奏

臣叨受　先帝厚恩親承　顧命敢不竭力盡忠以圖報稱方今　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當先者伏望　聖明留意蒙　皇上親荅云先生說的是臣又奏目今天氣盛暑望　皇上在宮中慎起居節飲食以保養　聖躬茂膺萬福蒙　皇上親荅云知道了與先生酒飯喫隨　頒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內蟒龍斗牛各一疋臣叩頭祇謝而出欽此臣竊惟　召見輔臣乃　祖宗朝盛事　先帝臨御六年淵穆聽政屢經羣臣奏復俱未蒙　賜允天下臣

[illegible][illegible]望此舉殆非一日我 皇上甫登寶位方在妙齡即慨然發自淵衷修明曠典此誠 上下交泰之期 宗社萬年之福也而臣愚乃得首逢其盛可不謂非常大幸哉但念臣起自草茅行能無取當 先帝踐阼之初即拔寘 密勿之地及 龍馭上賓之日又恭承 憑几之言茲遇 皇上紹統凝基更新理化自揣位高才薄方欲以不能而止而 皇上迺曲憐舊物俯鑒樸愚 特御內臺 宣臣入見得以密邇 天光親聆 溫獎夫恭閱 山陵臣之分也而 皇上以 父皇之重過憫其勞俾之在閣調理

代言備問臣之職也而召至奏對之言皆蒙 優納而 禁臠騈蕃之錫尤出常規以上異恩有一于此皆足爲當世希覯而臣愚一旦兼得之其何以仰荅眷知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哉臣聞古所稱爲輔弼大臣者在于贊成君德又安海內責任甚鉅固非臣愚所能稱塞 上意而人臣之道必秉公爲國不恤其私乃謂之忠臣少受父師之訓于此一字講明甚熟迨登仕籍以來業業操持未嘗有墜今伏荷 皇上天語諄諄愚若父子自非木石能不奮勵臣之匪躬但當矢堅素履罄竭猷爲爲 祖宗謹守成憲不敢以臆見紛更爲 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 皇上之職分也仍望 皇上思 祖宗締造之艱念 皇考顧遺之重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遠姦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兩宮尊號議

今日伏蒙 皇上召臣至 平臺 面諭臣曰 皇后是朕嫡母 皇貴妃是朕生母 尊號上先生可

多加幾字欽此臣仰見我 皇上大孝根心純切懇至臣連日方欲以此上請但以 大行皇帝尊謚大禮尚未告成故未敢先請茲蒙 面諭臣不勝悚仄恭惟 聖母皇后儷體 先帝表正宮闈 聖母皇貴妃誕毓 聖躬翊宣坤教 恩隆罔極 德並無疆誠宜名極其 尊稱乃可仰慰乎 聖孝但係 國家重大典禮臣之愚昧豈敢擅專伏乞 勅下禮部會同多官參考前代禮文仰稽 祖宗故事議擬具奏容臣再加斟酌上請 聖裁庶足以光昭 一代之盛典仰成 皇上之大孝乎

令
聖旨禮部會同多官議擬來說

謝
賜玉帶疏

今日該文書官尚文口傳　聖旨先生忠心爲國
特賜光素玉帶一圍齎捧到閣臣謹叩頭祇領訖伏
念臣猥以虛庸早叅密勿屬　真主龍飛之始首文
僚振鷺之班依乘偶會于風雲遇合深投于魚水
皇上念臣才雖循衆心實無他嘗恭承　憑几之言
可不孤負扆之託　內臺　賜見兩壓　綸綍之溫

許　中禁分珍屢拜篚筐之稠疊豈期異數洊逮微
踪　奬以忠心已荷隻字袞褒之重　錫之鞶帶更
驚萬釘玉質之輝追琢其章溫潤而栗龍精炳朗
渙須寵踰于緇衣虹彩紛綸祇覩光騰於紫閣顧惟
謭質冐此　殊恩感奚啻於九遷懼實深於三褫臣
謹當比德於玉用書諸紳道不下視而自存必匪躬
乃可報　玉帶則有餘而若礪一舉手不敢忘
惟俯殫犬馬之忱庶仰荅　乾坤之造

看詳禮部議
兩宮尊號疏

伏蒙　發下禮部一本內稱會議　兩宮尊號謂前
代禮文典制不同稱謂無據仰稽我　祖宗舊典惟
天順八年　憲宗皇帝尊　嫡母皇后爲　慈懿皇
太后　生母皇貴妃爲　皇太后則與　今日事體
正爲相同但於　嫡母特加二字而於　生母止稱
皇太后則尊尊親親之別也然今　恩德之隆既爲
無間則　尊崇之禮豈宜有殊且臣居正恭奉　而
諭欲無隆重其禮各官仰體　孝思亦皆樂爲將順
今擬　兩宮尊號於　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並示
尊崇庶於　祖制無愆而於　聖心亦慰又謂　先

朝母后徽稱有加至四字六字八字者皆因　朝廷
有大慶典以漸致隆如大婚禮成　誕生皇子之類
其初則止於二字乃定制也今　聖母福壽無疆
皇上萬年御曆將來吉祥喜慶之事將層見疊至
尊號徽稱有加無已固不在此時之驟增也臣居正
愚昧仔細看詳各官所議揆之情禮似爲允當伏望
聖明裁酌俯從衆議先期奏聞　二聖母並加　尊
稱以成　大孝

禮部奉
聖旨這典禮既經多官會議停當　兩　聖母徽號

依擬於　皇太后之上並加二字以盡朕尊尊親親
至情內閣擬來看

請

諭戒邊臣疏

臣看得北虜連年欵塞目前雖若安寍然虜情叵測戒備宜謹況今　國有大故或啟戎心隆慶元年之事可爲鑒戒臣愚伏望　特勑兵部令其行文各邊總督鎮巡等官秋防在邇比常務要倍加儆備庶可未保無虞亦以見　皇上臨御之初留心邊事盖鼓舞振勵之一機也臣謹擬　勑稿上進伏乞　聖明

裁定發下書寫於初六日　早朝發行　皇帝勑諭兵部　朕荷　皇天眷命嗣承大統內治既定外備宜嚴目今邊患雖寧未可恃爲無事爾兵部便行文與各邊總督鎮巡等官秋防伊邇今歲事體比之常年倍宜謹備選將練兵積餉修守等項事務都要着實舉行如有因循怠玩沿習舊套以致僨事的都拿來治以重罪決不輕宥你部裏亦要常差的當人員偵探邊事虜情從實奏報以俟朝廷處畫如或朦朧誤事一體重治不饒欽哉故諭

遵

諭臣陳不職疏

該吏部都察院節奉　聖諭朕初嗣大位欲簡汰衆職圖新治理兩京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俱着自陳去留取自上裁欽此臣仰惟　皇上渙發德音式序在位欲剔蠧以新化理意義甚盛然臣愚竊以爲官有崇卑則稱有難易任有大小則責有重輕今百司庶府之官所分理者一事耳卽有不稱亦不過一肢病耳若　閣臣之職上以輔養　君德賛理萬幾下以表率百僚兼綜庶務一有不稱則化機爲之壅窒庶事爲之隳墜其爲害豈特一肢之病而已

哉傚時厚幸受　先帝付託之重荷　皇上知遇之隆非不欲捐糜此身以圖報答柰臣性質闇昧學術空踈雖不敢逞小智以紊　舊章而綜理劇繁力有不逮雖不敢昵私交以樹黨與而老成英俊薦拔未周雖不敢怙權勢以便身圖而水旱盜賊之時聞吏治民風之未善徒切憂惶一籌罔効是臣奉職無狀之明驗可見於此矣乃濫竽政府六年于茲品秩驟躐于孤卿　封廕屢叨於前後則今　閣臣之中冐倖忝竊者又莫甚於臣也夫易一椽不若得一棟評衆臣不若簡柄臣今　皇上於百司庶府之官既已

一一而評汰之矣乃政本之地不加精覈非致理之要也伏望　皇上念　內閣爲機衡之地愚臣爲不職之尤　特賜罷免以儆曠瘝別求賢哲以充任使則大小臣工咸知自勵而於　新政亦爲有補

奉

聖旨卿元輔重臣公忠端慎勳望素隆中外具瞻朕茲嗣位方切倚託宜益展謀猷贊成新治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請

戒諭羣臣疏

茲者大小臣工自陳考察俱已竣事一時　朝政始覺更新但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　特行戒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則衆心無所適從化理何由而致臣等謹擬　勅諭一道具稿呈　覽伏乞　聖明裁定　發下寫完用寶於本月十六日早朝　特召吏部官捧出集百官於　午門外宣諭施行

皇帝勑諭文武羣臣　蓋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沮之機先示所向朕以冲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窺隙竇巧爲躐取之媒鼓煽朋儔公事挤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謂諂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讎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獘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韶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鉞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

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翕訿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鑒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謇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於竹帛綏祿蔭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

守金鞭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
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懐欽哉
故諭

乞崇　聖學以隆
聖治事

竊惟自古帝王雖具神聖之資尤必以務學爲急我
祖宗列聖加意典學　經筵日講具有成憲用能恢
弘治理坐致升平仰惟　皇上睿哲天成　英明神
授自昔　毓德春宮令聞已彰於四海玆者　光膺
大寶　臨朝聽政動容出辭無一不中於禮節用人

行政無一不當乎人心中外臣工歡欣仰戴皆以
皇上爲不世出之主若從此再加學問之功以講求
義理開廣聰明則太平之業可計日而待也臣等謬
以菲陋職叨輔弼伏思培養　君德開導　聖學乃
當今第一要務臣居正又親受　先帝顧託追惟
憑几之言亦惓惓以講學親賢爲囑用敢冒昧上
請今一應　大典禮俱已次第修舉時值秋涼簡編
可近伏望　皇上思　先帝付託之重勤始終典學
之功乘此清秋將　講讀令典　亟賜舉行以慰天
下臣民之望臣等又查得弘治十八年該大學士劉
健等以　孝宗皇帝山陵甫畢題請先行日講至次
年二月始開經筵奉　武宗皇帝聖旨依擬行今
先帝梓宮在殯服色不便比及　山陵事竣時已迫
冬　殿庭高曠亦難　臨御合無照弘治十八年例
勅下禮部於八月中旬擇日請　皇上於　文華後
殿先行　日講容臣等參酌　累朝事宜定擬簡便
儀注及講讀人員恭請　聖裁其經筵會講俟明春
首舉行庶　聖德日益　聖治日隆而臣等犬馬圖
報之忱亦可少效於萬一矣臣等不勝惓惓顒望之
至

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八月　擇吉先御日講經筵
候明春舉行禮部知道

請　酌定
朝講日期疏

竊惟講學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規保護　聖躬尤臣
子愛　君之悃今　開講期近臣等伏念　皇上日
每視朝　朝後又講似於　聖體太勞恐非節宜之
道若論有益於身心有裨於治道則　視朝又不如
勤學之爲實務也臣等愚見欲乞　皇上每月定以

三六九日　視朝其餘日俱　御文華殿講讀非大寒大暑不輟講習之功凡　視朝之日即免講讀之日即免朝庶　聖體不致太勞而　聖德亦為有益臣等未敢擅便謹擬傳帖上　進伏乞　聖明裁覽　發下禮部遵行

傳帖

聖旨朕方在諒陰哀慕深切日臨朝政心實未安今後除大禮大節幷朔望陞殿及遇有大事不時宣召大臣諮問外其常朝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參只御文華殿講讀其一應謝恩見辭人員遇免朝之日止於午門外行禮畢即各供職事不必候補大祥之後還照舊行禮部知道

擬

日講儀注疏

照得　日講期近臣等謹查照　累朝事例酌擬儀注開坐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　勑下臣等遵行

計開

一伏覩　皇上在東宮講讀大學至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篇今各於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講官各隨即進講畢各退

一講讀畢　皇上進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　御覽臣等退在西廂房伺候　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即　召臣等至　御前將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　皇上睿明日開　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練熟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　皇上進字畢若　皇上欲再進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　皇上不進煖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

一近午初時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實直解明白講畢各退　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講讀畢或　聖心於書義有疑乞即下問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　視朝之日暫免講讀仍望　皇上於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帖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　皇上早膳畢出　御講讀午膳畢　還宮

一查得　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風雨傳　旨暫免

辭免

恩命疏

節奉　手勑吏部朕嗣承大統內閣輔臣翊贊効勞玆特加恩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加授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還廕一子尚寶司司丞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仰惟　皇上光纘丕圖　恩隆逮下　覃敷大賚首及弼臣此千載一時之盛際也臣敢不祗承　休命仰副　聖心但念臣猥以凡庸受知　先帝早蒙　親簡　擢寘鼎司官品驟躐于孤卿　封廕累叨於前後逮我皇上嗣位以來　鑒臣忠實無他被以晉接之榮託

以首輔之重　獎褒　賜賚卓越前聞臣夙夜省循如夢如覺未知何緣際此　殊寵伏惟　乾坤高厚雖捐糜此身不足以仰酬其萬一矣乃今特屢　綸綍禮數愈隆旣　錫以加勳進殿之榮又重以廕典綸章之渥　舊恩未報　新寵荐臨將使微臣何修何爲可以稱塞何顏何面可以堪承況左柱係文品穹階而中極乃殿學峻秩在　先朝名德猶不敢居豈臣之駑愚可容忝竊至若符臺世賞以待有功臣有何勳庸僥此厚倖夫能薄而位高則易有覆餗之虞勞微而獲厚則詩有伐檀之刺臣雖極愚自量甚審若不揣分于止足必將速咎于顛隮此臣所以抑天蹐地震懼而不寧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福分已過將至灾危　察臣控辭甚眞非有矯飾　特回成命俾守舊官庶　朝廷名器之隆不致濫予而臣子分義之正亦獲少安

奉

聖旨卿勸講春宮翊贊新政獨秉公忠茂宣勞勩特加恩數用示眷酬宜承成命不必過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昨奉　手勑以閣臣翊贊効勞加恩臣謬叨輔首蒙被獨隆該臣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勸講春宮翊贊新政獨秉公忠茂宣勞勩特加恩數用示眷酬宜承成命不必過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誦　綸音仰悉皇上體念臣工微勞必録臣卽宜遵奉徐圖稱塞但臣反覆思惟於分甚非所宜於心實不能安用敢不避煩瀆再申前悃臣惟　朝廷愼重名器必自貴近始所以示大公也人臣雖竭力效勞不敢言功所以昭大分也往者　皇上毓德春宮臣備員　內閣提調講讀乃其常職何功之有焉及　皇上應期撫運

光膺大寳臣受　先帝顧託之重夙夜兢兢惟以不克稱塞是懼於凡　大禮大政皆遵率　祖宗彝典祇奉　皇上英斷臣不過輔弼仰成于下而已又何功之有焉乃昨承　明詔既蒙翊賛之褒茲奉　溫綸又荷公忠之獎　殊榮湛數叠至薦臨　帝眷宸恩愈隆益渥力輕於鴻毛而任重於泰山　恩深於滄溟而報微於涓露臣朝夕省循誠不自知其死所矣臣聞賞僭則濫及匪人知足乃免於殆辱然賞疑惟重在明主不失厚下之仁而履盛忘危在人臣必致顛隮之咎臣所以跼蹐震慄屢控而不止者非以

辭榮也乃以避咎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誠　特垂兪允收回　成命使良書官則　皇上知臣之深逭臣於罪九遷不爲榮百揆不爲重而臣居於百僚之首有地容身亦可以紓誠効力圖報於萬一矣

奉

聖旨卿受遺輔政有安定社稷之功勲庸未足以酬豈可過爲遜免宜勉承眷命以副朕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三辭恩命疏

昨奉　手勅加恩閣臣臣自以勞微　賞重分不自安再疏辭免奉　聖旨卿受遺輔政有安定社稷之功勲庸未足以酬豈可過爲遜免宜勉承眷命以副朕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詞不宣心莫回天聽過蒙　眷奨彌切氷兢然臣所以屢控而不止者非以沽名也竊有款悃之愚敢終爲　皇上陳之臣惟明君以禮使臣榮其身不若行其志大臣以身率物有諸已乃可求諸人臣謬以庸愚荷蒙　皇上眷遇優隆信任專篤　寵以師臣之禮日承晉接之榮毎事必諮有言必聽是臣之志已行願已遂矣即

使臣職居冗散列在庶僚亦足以震耀一時垂聲千載況臣官品已極涯分已逾但懼福薄不能承受耳又何敢過冒非分之　恩以速必然之咎耶此臣自揣分義如此臣又聞古語云朝廷之上讓而處下民猶犯禮晉之大夫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載之前史以爲美譚故大臣者民之表也仰惟　皇上臨御之初將振舉綱維作新化理頃奉　勅諭勉大臣以崇養德望飭小臣以砥礪廉隅臣忝爲大臣即不能樹德隆望挽回師濟之風亦宜思砥行矜名恪守廉隅之節若靦顏濫冒不知止足則瘝素之罪臣實尸之貪

進之戒臣先犯之何以率先百僚表正須俗亦非皇上所以振勵臣工之意也臣抱此二端日夕悚仄用敢冒昧屢懇仰瀆宸嚴伏望皇上曲察愚誠特垂俞允則不惟愚臣微分獲以少安其於聖明新政亦爲小補

奉

聖旨朕知卿性篤忠貞不因爵賞而勸但勲廕酬功係累朝彝典原非過制卿宜以成命爲恭不必固執謙讓所辭不允還着寫勑獎諭風勵臣工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裡該衙門知道

四辭恩命疏

昨該臣三疏辭免勲廕恩典奉聖旨朕知卿性篤忠貞不因爵賞而勸但勲廕酬功係累朝彝典原非過制卿宜以承命爲恭不必固執謙讓所辭不允還着寫勑獎諭風勵臣工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裡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文書房官張孝兩次到閣口傳聖旨欲臣領受臣祗奉綸音愈增慚悚無地自容念臣素性朴愚恥爲文飾若徒務廉讓之迹至於瀆擾君父以欺世盗名則其罪尤[illegible]不敢爲也但自揣分義萬分不能自安故屢控宸嚴冀申愚款前後所奏字字皆出於肺腸句句直陳其悃愊詎意犬馬之誠不能動天錫予之隆更出望外既不解其所已有又復益其所本無是在愚臣則叨冒之中愈爲叨冒在朝廷則加恩之外重復加恩矣國家馭臣之柄與人臣自處之道豈不兩失之乎且賜勑獎諭蓋以臣爲廉而獎之以示勸也若使臣既不得遂其辭讓之私又冒此非分之獲則臣爲貪夫矣貪得之人獎于何有獎貪以勸廉猶卻行而求前也揆之事理未見其

順參之公論必以爲非此臣所以寍冒煩瀆之罪而不能靦顏承受者也伏望皇上鑒臣愚誠恕臣萬死將前項恩數俯容辭免是皇上知臣之深信臣之篤九鼎百朋不足以喻其榮重矣粉骨捐軀不敢忘報

奉

聖旨卿屢辭恩命詞意懇至謙讓之風足勵有位茲特准辭以成卿勞謙之美勑諭賞賚照前旨行該衙門知道

謝

賜勑獎賞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遣文書房官內官監太監劉大用　須賜獎諭　勑書一道銀一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裡賫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草疏冐陳方懼千乎　嚴譴　恩綸貢錫乃曲荷乎　優嘉精鏐須　御府之珍彩服出　尚衣之製聲傳里閈光動簪紳臣猥以庸流被玆　殊寵衮職無一字之補　璽書厪十札之褒感與愧幷懼將榮至臣謹當祇承　奬訓矢竭愚忠崇讓奬恬倡百辟和衷之義鞠躬盡瘁賛　一人垂拱之休

山陵禮成奏

慰疏

臣於十八日伏奉　欽命前詣　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至即恭叩　玄宮見其精固完美有同神造　寶城三面俱完工甚堅厚及周視山川形勢結聚環抱比之前日考卜之時更覺佳勝誠天地之奧區帝王之真宅也十九日辰時奉遷　梓宮入皇堂行題　主禮畢奉安於　獻殿未時掩　玄宮是日又喜天氣澄爽人物昭融祇役臣工無不欽忭仰惟我　大行皇帝仁厚之德貫徹宇宙故得　天人協佐事事美成可以上慰　兩宮聖母永慕之誠仰成　皇上愼重大事之孝矣臣伏思數日之間聖心必爲懸切爲此除候回京之日另行復　命外謹先具題奉　慰以聞

奉

聖旨覽卿奏　皇考梓宮已入　皇堂大事克襄足慰我　兩宮聖母哀念朕心深用嘉慰卿爲國忠勤始終備盡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纂修事宜疏

昨該臣等題　請預定纂修　實錄官員奉　聖旨

是禮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具題外臣等又惟事必專任乃可以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查得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開館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經今六年尚未脫藁雖屢屢　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總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衆而相推竟成廢閣臣等日食大官之饌茫無一字之補素飧曠職實切兢惕然揆厥所由皆以未嘗專任而責成之故也蓋編撰之事必草創修飾討論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於副總裁官領掌部事則有專署綜理之業直　經幃則有

侍從講讀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倏作忽輟是以歲月徒悠而績效鮮著也今 兩朝並纂二館齊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限程則因循推捱其弊愈甚臣等看得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大綬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希烈原係 世宗肅皇帝實錄副總裁官今查各館草稾俱已纂完但未經修飾二臣雖任部堂止是佐理尚有餘功及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申時行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今行取王錫爵職任宮坊事務尤簡皆可以專心著作之事合無責令諸大綬王希烈專管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申時行王錫爵專管纂修 穆宗莊皇帝實錄日每俱在史館供事仍立爲限程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事送副總裁看詳月終副總裁務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刪潤每年五月間臣等即將纂完稿本 進呈一次十月間又 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事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累積然後成功可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暇相與討論或侍 講幄閑令其補湊不必責以程限不致兩妨各館纂修官務以職業爲重公家爲急不得別求差假圖遂私情書成之日分別叙錄但以效勞多寡爲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庶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譏而臣等亦得以逭曠職素飱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 國家用人之理綜覈名實之道實寓於斯伏惟聖明裁斷 勑下臣等遵行再照 皇祖歷世四紀事蹟浩繁編纂之工卒難就緒 皇考臨御六年其功德之實昭然如日中天皆諸臣耳目之所睹記無煩蒐索不假闕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合無不拘 朝代次序俟 穆宗莊皇帝實錄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 進呈却令兩館各官併力俱纂世宗肅皇帝實錄則 兩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

奉

聖旨這纂修事理都依擬行卿等還宜督率各官上緊用心編纂用成 兩朝大典稱朕光昭前烈之意該衙門知道

謝賜貂鼠疏

伏蒙 皇上念臣等日侍 講讀時值冬寒 特賜臣居正貂鼠皮六箇臣調陽貂鼠皮二箇臣等謹頓

旨祇領訖仰惟　皇上天縱睿資　日新聖學雖值沍嚴之候尚勤　講習之功臣等但愧經術空疎無裨啓沃敢以風寒奔走自愛髮膚豈意　聖慈曲垂軫念珥貂　寵錫　恩尤重於解衣　温綍傳宣煖已逾於挾纊．宋祖開彌重武遠頒介胄之臣今明主稽古右文　特賜章縫之侶玆爲　曠典實邁前聞臣等敢不罄竭悃誠寅恭夙夜敷陳仁義之道必見效於日就而月將簡求侍從之儒期不至於十寒而一暴

辭免筵宴疏

先該禮部題本月二十六日開館纂修　穆宗莊皇帝實錄查得　累朝舊例先於本部　欽賜筵宴次日入館今次監修等官亦合照例筵宴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竊照纂修　賜宴固　累朝彝典但今玄象垂戒伏聞　皇上在宮中齋心露禱減膳徹樂又　特諭百官痛加修省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豈敢爲此飲食宴樂之事非唯於禮有不可於心亦實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資動至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伏望　皇上俯念臣等愚衷　特免賜宴只於二十六日照常開館供事以見臣等

不敢自寧之誠臣等無任惶恐竢命之至

奏

聖旨卿等以修省辭宴具見愼畏准辭免着禮部知道

議處黔國公沐朝弼疏

伏蒙　發下兵部三法司會議原任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罪狀一本內稱朝弼罪惡顯著法應處死臣等看得朝弼稔惡有年　世宗皇帝時卽欲拏問重處但以其元勳後裔未忍卽寘於法止於罰住祿米隆慶二三年間屢經撫按及科道官論劾　先帝亦不忍加刑止令革任閒住朝弼乃不知感　恩省改作惡愈甚謀害親子擅殺無辜揆其情罪處之不枉但其始祖三世皆有大功於　國家曾關給鐵券子孫許免一死非有反逆實跡似應稍從寬宥待以不死庶爲情法之中夫因其有罪而逮問之旣足以破奸宄之膽念其先功而寬釋之又足以彰肆赦之恩　國法　皇仁兩得之矣

兵部法司奏

聖旨你每說的是沐朝弼屢抗明旨積惡多年擅殺無辜情罪深重本當依律處死但念元勳世裔姑從

輕着革去冠帶爲民押發南京隨任還着內外守備衙門羈會何文等併將福等撫按官問擬具奏

謝御筆大書疏

玆者伏蒙　皇上親灑　宸翰　賜臣居正元輔大字一幅良臣大字一幅臣調陽輔政大字一幅臣等恭捧　天章不勝欽戴仰惟　皇上天縱睿資　日勤聖學至於操觚染翰雖作聖之餘功亦莫不究其精微窮其墨妙一點一畫動以古人爲法臣等每侍幃幄輒欣仰欽服不能自已玆者所　賜大至盈尺運筆尤難乃裁自　聖心不由摹擬比之常日所書更爲佳妙且筆意遒勁飛動有鸞翔鳳翥之形信所謂　雲漢之章翰墨之寶也顧臣等淺薄謬蒙　眷獎恭覩之餘欣愧交至謹各摹臨入梓懸扁居第晨夕瞻仰如對　天顏其　御書真蹟當什襲珍藏永爲世寶

再謝御書疏

伏蒙　皇上親灑　宸翰　賜臣爾惟鹽梅大字一幅汝作舟楫大字一幅該文書房官王宦恭捧到閣臣謹叩頭祗領訖仰惟　皇上聖哲夙成　英明天挺必得名世俊乂之佐乃爲格心啓沃之資臣猥以盧庸謬膺　簡任雖葵忠自許心恒切於傾陽而肩力難勝懼每深於履薄乃蒙　皇上寘諸左右託以股肱前既承良臣元輔之褒玆復荷舟楫鹽梅之寄渥恩踵至　眷顧彌隆　寶墨淋漓宛降從於天上瓊章燦爛忽光動於人間卓然雲漢之昭回矯若鳳鸞之翔翥　寵榮洊被感愧交并臣敢不景行前修對揚　休命孜孜納誨罔少懈於夙宵汲汲求賢式欽承乎　德意期少効濟川調鼎之用庶以答　天高也厚之恩

新刻大嶽張先生文集卷三十八

進

帝鑑圖說疏

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 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卽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槃樂怠傲卽亂出于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酖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己內觀則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仰惟 皇上天縱英資 光膺鴻寶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 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疎夙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效啓沃者其道無繇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亡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強等畧倣伊尹之言考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玄邈紀載未詳者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爲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爲陰爲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爲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爲之直解附於其後分爲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僭名歷代帝鑑圖說上呈 睿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獻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頓殊氷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像於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於俚俗雖條目僅止百餘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略備矣伏望 皇上俯鑒愚忠 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爲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爲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卽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簣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媲於堯舜治將埒於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忠之臣取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爲模範者矣

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圖册留覽還宜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禮部知道

謝銀幣疏

昨該臣等以所輯 帝鑑圖册 進呈 睿覽面蒙天語嘉納隨又節奉 聖諭卿等進帝鑑圖册於君道甚有裨益賜元輔（居正）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以示朕嘉奬忠悃之意欽此伏念臣猥以迂疎謬蒙知遇雖無伊尹致其君必爲堯舜之學實有魏徵勸其主力行仁義之心故每因事以納忠蓋以責難而爲敬顧葵藿徒厪於傾嚮而涓埃何補於 崇深豈意 聖明 特垂襃奬 恩綸温紵已踰華袞之褒彩幣精鏐更拜尚方之錫 寵榮薦被感愧交并履厚戴 高知報酬之無地鞠躬盡瘁惟捐殞以爲期

明制體以重 王言疏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 制誥若 制詞失體以致輕褻 王言則閣臣爲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 誥勑該部題奏 欽依手本到 閣撰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 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寫軸用 寶此定制也至於 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爲得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 誥勑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 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盖以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 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閥歷此 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獘往往不候 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爲誇侈多至數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 誥勑者 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學士張孚敬等題爲重 誥勑事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所言足見敬愼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浮泛誇譽至於數百甚非制體甚非王言今後都着刪去浮詞以存實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爲前事叅論 制勑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 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 內閣看詳輙便進呈等因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看岳梁騁賣浮詞蔑視制辭不遵前旨著法司提了

問欽此比時嘉靖初年　詔勅之文觀成化弘治雖爲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况　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皇上念　朝廷體統之當尊　國家典制之當守勅下臣等　戒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　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壞　制體及文字未經　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王言重　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奉聖旨卿等說的是今後誥勅文字都着刪去浮詞務崇本實各官撰完送閣卿等還要仔細看詳改定乃可進覽如有仍前徇情飾辭及不候進呈預行傳示的照例叅來處治該部知道

請開　經筵疏

去年八月内該臣等題爲乞崇　聖學以隆　聖治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八月内擇吉先御日講經筵候明春舉行禮部知道欽此今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諭初七日開日講諭卿等知之欽此臣等恭照　經筵　日講皆所以仰成　聖德講明治道在我　祖宗列聖自有成規去年臣等因　山陵未畢歲事將終故請　皇上先御　日講次開　經筵荷蒙　聖明即賜允行後值隆冬　講讀不輟茲於年節假内即已　諭開日講臣等仰見我　皇上惕勵之誠法天行健　緝熙之學與日俱新誠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但　經筵盛典亦宜次第舉行且在　廷臣工久切快覩之望伏乞　勑下禮部遵照　前旨於二月内擇日具儀肇舉　令典其合用知　經筵同知　經筵及侍班講讀執事侍儀等官容臣等查照舊規議擬上　請仰候　聖裁施行庶勸講之禮既不廢於　公庭造膝之言又日陳於左右　聖功已密而益密　聖德日新而又新矣

萬曆元年正月初十日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

廣東奏捷辭免　加恩疏

今日早該臣等恭侍　皇上講讀畢伏蒙　面諭以兵部覆廣東奏捷本謬及臣等運籌効勞欲加陞廕臣等自愧無功當即面奏辭免又蒙　皇上再三奬諭以　先朝舊典必欲另行擬票臣等仰見　天恩隆重未敢面違謹承　旨叩頭而出隨具揭懇[illegible]辭未蒙　俞允茲又蒙　聖諭廣東積寇蕩平皆卿等贊謀廟堂致無遺策功當首論擬勑來行欽此臣

等祇奉　綸音愈切惶懼竊惟論功行賞者　朝廷之大典視草演綸者儒臣之常職比者嶺寇蕩平實仰仗我　皇上天威遠播及督臣將士協心奮力所致臣等官居　禁近職在代言既無親冒矢石之勞又非典司戎旅之任雖曾叅　帷幄之末議借前箸以効畫皆仰遵　廟謨幸而微中豈敢貪冒　天功覬叨懋賞且人臣有難報之恩無必酬之勞臣等備員輔弼仰戴　高厚卽捐糜此身猶不足以報荅其萬一況今陰陽失調旱沴爲虐閭閻寂寞盜賊公行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方惶恐俟罪之不暇又何敢

僥偶逢之幸以掩不職之尤冒非分之　恩以重丕竊之咎哉　明主馭下施一槩之平亦不宜獨私親近横予濫及以失遠方將士之心乎　朝廷激勸之義也臣等反覆思惟心悚背汗所有　加恩勅諭蔭不敢擬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　特停前命俾臣等獲安微分免於罪戾則　聖明體諒之恩雖九遷之榮十世之賞不足以俞其隆赫矣節奉　聖旨卿功在社稷乃撝謙不有足立臣極朕心甚嘉特賜卿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裡蟒衣一襲稍示酬報之典宜承恩眷愼勿又辭內監給

謝堂樓額名并賜金疏

昨者臣以恭建樓堂尊藏　宸翰不揣輕微妄以額名上請伏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敬樓名與做捧日堂名純忠工部製扁差官懸安朕知卿素秉廉節特賜御前銀一千兩少給工費卿宜承命勿辭欽此隨又蒙　皇上親灑宸翰　特降手勅諭元輔朕以卿純忠爲　社稷有捧日之功故以爲堂樓名卿其欽承之故諭欽此及又　須賜御筆大字二幅對句一聯　特遣文書官尚文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首祇領訖璇題昭揭既黏　制墨之新寶篆煥頒復荷

賜金之渥光騰里第榮動朝紳切念臣猥以譾材濫居首輔　龍飛虎變幸逢千載之期　鳳翥鸞迴屢拜十行之劄顧惟蓬蓽懽藏　謨訓以非宜爰就枌榆特建樓堂而祇奉及是經營之始僭求牓額之懸何意　聖明卽垂矜允謂臣躬扶　景運頻殫捧日之勤察臣志抱樸愚知慕純忠之節遂紆　神畫肇錫嘉名　瓊翰輝煌倬彼雲章之麗　玉音諄復尉爲哀字之褒猶曲軫乎小廉乃　特頒乎大賚兼金千鎰出　內庭麟褭之奇廣廈萬間遂寒士懽懷之願昔馬周之遇唐王但承給宅之恩若方平之任宋

朝僅賜文儒之字如臣所際振古未聞茲蓋伏遇我皇上英資天縱　睿學日新煥乎堯文闡乾坤經緯之秘康哉舜績追明良喜起之風遂令一介之末蹤獲沾　九重之寵命美增輪奐江山藉以光華彩溢圖書珠璧森其布列臣敢不式嚴琰寫瞻　天奉咫尺之威載謹家藏奕世作雲仍之寶尚當覩名思義純心奉公就　日雲霄勉罄丹忱于葵藿輸忠　社稷矢堅素履于氷淵

萬曆元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卿勳德並茂朕親撰堂樓額名以賜用示褒嘉未足以盡酬眷之意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皐陶之論治曰率作興事欽哉屢省乃成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覈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爲君禹皐爲佐恐亦難以底績而有成也臣等竊見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言官議建一法　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覆一事　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釐否也某罪當提問矣或礙於請託之私槩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徵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雖屢奉　明旨不曰著實舉行必曰該科記著顧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鄙諺曰姑口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於此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臣居正當　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內重詔令一欵亦嘗亹亹言之隨該吏部題覆欲各衙門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實應者甚者寢格如初茲遇　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脩其職業無敢以玩愒弛廢者蓋庶幾乎率作興事矣獨所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致理之道有未盡也查得　大明會典內一欵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　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欵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

者參奏又一欵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塡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　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爲故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　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　明旨或覆奉　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覈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註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　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註簿每於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有無違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　旨下各衙門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參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奏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

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愼其始矣致理之要無踰于此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臣等不勝大願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這所奏都依議行其節年未完事件係緊要的着該部院另立期限責令完報若不係錢糧緊要及年遠難完的明白奏請開除毋費文移煩擾

考滿謝　賚銀幣疏

臣以六年考滿伏蒙　聖恩頒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原封鈔五千貫茶飯卓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又特奉　聖諭先生啓沃朕心平治天下功已在社稷茲當六年考滿特於例外加賜銀一百兩蟒衣斗牛各一襲少示優眷不必辭欽此該文書房官劉東恭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庸流屑茲鉅昇致身紫閣荏苒已踰乎七朞竊祿淸朝循省蔑聞乎寸補茲者恭遇我　皇上生知作聖神授當天臣既慶曠世之奇逢復荷　先皇之重託每欲敷陳仁義奉　明主於三代之隆振肅紀綱布　皇風於八區之外而學術啓沃才匪平章心雖

於葵傾力實慳於無負茲當再考曾匪一長方虞大黜之必加豈意　恩私之横及楮頒　内帑鏹出天廚上尊養羊絡繹在道白金綵幣炫爛充庭又屢聖藻之親裁　特降宸綸而賁獎隆以不名之禮加之異數之恩倬彼　雲章重寶賁逾于朋百斯皇命脈申錫奚啻于至三臣有何德能可此榮寵分涯已過懼顛隕以非遥覆戴難名將報酬之奚以惟當益堅精白矢竭衷丹放踵摩頂苟利　國家而奚惜銘心鏤骨惟安　社稷以爲圖臣無任激切感激之至

考滿辭

加恩疏

准吏部咨奉　聖旨元輔居正社稷重臣忠勤茂著茲六年考績朕心嘉悅着支正一品俸進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給與應得誥命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本以凡庸躐司輔自先朝受任以來謬承　優眷及　皇上嗣服之始更受　特知而臣上不能以皇王之道啓沃　聖心下不能紓紓遠之猷平章　國政敝風因循而未振實效疎濶而罔兼是臣莫副　倚毗之專而遠負委責之咎也茲當課績方俟黜幽豈意　聖慈更加　隆施昨者　宸章賜獎已蒙踰例之　恩今者　綸音傳温更荷非常之　寵踢蹐自省寤寐若驚夫無甚而厚墉則圮傾立至器小而受鉅則覆餗隨因豈惟輿議之所共譏實亦天道之所必忌故往歲　大賚加恩臣屢疏辭免幸蒙　俞允乃少即安今敢不避宸嚴再陳悃愊伏望　皇上察臣素抱朴忠絶無矯飾特收　成命俾圖後功庶　國恩不爲濫施而羣工亦克用勸矣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奉聖旨考績加恩朝廷彝典於勳德未足爲酬宜承着命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進講章疏

臣等一歲之間日侍　皇上講讀伏見　聖修益懋聖志彌堅盛暑隆寒緝熙罔間臣等備員輔導不勝慶幸但惟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温故而後知新況今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校閱或有訓解未瑩者增改數語文意不切者即行删除編成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進　呈伏望　皇上萬幾有暇　時加温習庶舊聞不至遺忘新知日益開豁其

於　聖躬實爲有補以後仍容臣等接續編輯進呈
御覽仍乞　勅下司禮監鏤板印行用垂永久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以仰窺　聖學精微之奥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

請定面奬廉能儀注疏

昨該吏部都察院欽奉　聖諭開具各在外廉能官員請照舊例宴賞該臣等於　文華殿　面奏伏蒙
皇上親發玉音將各官引來朕面加奬諭欽此隨奉
聖旨這廉能官着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來會極門朕面加奬賞欽此

臣等竊惟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覈吏治前代令主欲與道致治未有不加意於此者如臣等前所進　帝鑑圖說中襃奬守令召試縣令諸事載之史冊以爲美譚我　太祖高皇帝每遇各地方官來京奏事常召見賜食訪問民間疾苦雖縣丞典史有廉能愛民者亦特差行人賫　勅奬勵或封　内帑金幣以賚之迨宣順弘治之間亦間舉宴賞之典故二百餘年重熙累洽興致太平實由於此恭遇　皇上天縱聖明勵精圖治茲當考察之初
大明黜陟之典又特蒙　天語諭臣等欲引見廉能官員破格奬賞仰窺　聖心葢以深納臣等圖說所陳而遠追我　聖祖綜覈吏治之軌也　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此係　特典久未舉行且遠方外吏從來未覩　朝廷之禮若不先示以儀飭使之演習恐一旦震怖　天威倉皇失措又非所以昭　德意光盛舉也伏乞　欽定行禮日期　勅下禮部略倣
祖宗時御　會極門午朝之儀定擬簡便儀注上
請　聖裁明示各衙門遵行庶臨期不致差誤且
曠典盛舉　懿範昭垂貽之萬世永有烈光矣

奉

聖旨着於十八日行禮部便具儀來看

謝
御筆大書疏

昨者伏蒙　皇上召臣等於　文華殿恭覩　御書大字　賜臣居正宅揆保衡大書一幅臣調陽同心夾輔大書一幅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掌印官九員各正己率屬大書一幅日講官五員各責難陳善大書一副正字官各敬畏大書一副臣等仝日　早朝後謹率同諸臣恭詣　會極門該司禮監太監曹憲恭捧　頒給俱叩頭祗領訖仰惟　皇上

睿哲人或　英明神授不惟　聖修之學已造於精深雖於翰墨之微亦臻夫佳妙臣等前此雖日侍左右恭覩做寫然未嘗見　御筆大書如是之妙筆意飛動若鸞鴻矯鳳之飛翔體格莊嚴儼周鼎商彝之陳列且二十餘紙八十餘字咄嗟之間搖筆立就初若不經意而鋒穎所落奇秀天成臣等恭覩御襯心悚神駭祇深欽怍莫罄揄揚今日　須給九卿諸臣亦莫不相顧驚嘆歡呼頌仰誠曠世之奇逢聞代之鴻寶也謹當與諸臣慶戴　殊恩對揚　休命共竭駑鈍仰佐　熙明臣等無任欣喜踴躍之至

謝

恩賚父母疏

欽蒙　聖諭朕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嘉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疋乃奉　聖母恩賜咸欽承着家僮往賚之外銀錢二十兩是先生的欽此該文書官劉東恭捧到　閣臣謹叩頭祇領訖伏以　綸綍疏榮鼎荷　尚方之特賜庭闈錫類載分　長樂之餘歡　恩出非常感極稱念臣猥從寒賤致台司自惟一介之侗愚寔本二親之訓育晨昏久曠寧忘不祿之懷雲日長瞻適獲俱存之幸稀齡並屆封誥重膺謂已藉　君父之厚榮足以慰人子之至願豈意　宸衷之軫念載承　聖母之推恩數　天語以丁寧襯　奎章而燦爛金錢錯落重須百鎰之珍綺縠方空兼備六珈之飾忽從　天上遥落人間慈光借貢于桑榆　湛露下霑于草莽考之前史惟唐元振宋王溥登輔相在雙親偕老之年稽諸　本朝惟原吉母李賢父蒙存問於二子得　君之日然未有　寵榮烜赫　賚予駢蕃如臣遭際之極盛至隆者也此盖伏遇　皇上　神聖宅中　寬仁逮下

欽　五位康寧之福錫厥庶民推　兩宮尊養之心刑于四海遂令微陋荷被　恩施以及怙恃之私並沐　生成之造士而知已許身尚不為難臣之受恩捐軀豈足云報謹當欽承　聖訓戒僮僕以星馳歸奉親歡傳子孫為世寶仰　天顏之咫尺守庭訓以周旋身體髮膚苟利　國家而何惜股肱元首庶希喜起以交孚

謝

宸翰疏

昨該臣等以翰林院所產白燕及　內閣產嘉蓮進

獻隨奏　手諭白燕蓮花供進獻　聖母甚是嘉悅却獨產翰林院中先開於密勿之地　上天正假此以見先生爲　社稷祥瑞花中君子朕賴先生啓沃固不敢顓繼何德之有欽此恭惟　聖母德配坤元含萬彙而發育　皇上道隆乾運躋四海於昇平協氣薰蒸　休禎駢集乃猶　歸鴻工於不宰遜大美而弗居　特渙溫綸謬申　眷奬此誠　聖不自聖謙而又謙之心也顧臣猥以庸虛叨司眄鉉燮調靡效敢貪　天功以自私歌頌難名眞忘　帝力於何有捧誦　綸音不勝感戴愧悚之至

進實錄辭免加恩疏

准吏部咨節奉　手勅　皇考實錄修完朕心嘉悅總裁輔臣張居正着兼支尚書俸廕一子做中書舍人如勅奉行欽此備咨到臣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仰惟　皇考穆宗莊皇帝駿德鴻功增光　列祖睿謨懿行垂範百王臣祗奉　明綸總司紀錄徒慙淺陋莫罄揄揚不加譴訶已爲榮幸豈敢復萌希覬之想以重瘝素之尤夫祿以奠食必有兼人之能而後可以食兼官之祿廕以酬勞必有超世之功而後可以蒙延世之賞臣謬以淺薄得效編摩載筆操觚乃詞臣之常職耳有何勤勞可當懋賞且頃者屢承溫旨宴賚駢蕃　恩禮優渥藉曰酬勞不啻厚矣況本無勞何可踰冒故昨者欽奉　聖諭令臣等擬勅加恩監修總裁官臣再三退避不敢自擬仰蒙天語諄諄復差文書官傳　諭同官大學士呂調陽另擬必欲令臣同霑　恩命而其所擬乃又越分超等亙出諸臣之上將使臣益跼蹐惶汗而不能自寧也伏望　皇上鑒臣悃誠素無矯飾收回　成渙特賜允俞俾臣得少效犬馬之微勤不至速僨顛之重咎則　皇上遂臣之志保臣之終九遷百朋不足以踰其榮重矣　奉

聖旨　皇考功德紀述詳實卿總裁首臣勤勞爲多加恩已有成命宜卽勉承不必固辭吏部知道

再辭恩命疏

頃以纂修　穆宗莊皇帝實錄告成荷蒙　聖恩曲軫微勞　勅加封廕隨該臣具本辭免奉　聖旨皇考功德紀述詳實總裁首臣勤勞爲多加恩已有成命宜卽勉承不必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天聽

莫回氷兢愈至竊以有勞必錄者　明主厚下之仁敬事後食者人臣奉公之節夫臣之於君事無大小孰非所當盡心畢力以爲之者爲之而有功分義當然勞於何有爲之而無功譴責是虞矧敢僥覬故人臣進不敢以其能要利于上退不敢以其事尸功於已此事使之大分古今之通義也臣以草茅孤介荷先帝顧託之重蒙　皇上眷遇之隆夙夜皇皇慮無以報藉使臣有奇勲異能銘之太常勒之鍾鼎其於臣子分義固未能有加秋毫之末也況纂修之役不過從事於楮墨觚翰之間又非有執殳荷戈之勞重鉅艱危之任也而遂以此施勞於已徼寵於　上其毋乃非人臣自處之義乎且履盛處盈古人所戒臣叨忝已極涯分已踰若冐竊不止必致殃咎故在諸臣可受而臣獨不可受也伏望　皇上察臣之愚出賜俞允因以明君臣分義于天下使爲人臣者皆知盡心所事而不敢萌希覬之心則臣節純而　主道立矣臣屢冐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卿每事有功不居屢辭恩命兹又惓惓以君臣分義爲言具見忠貞大節特准辭廕以成卿美兼俾可勉承之稍存舊典吏部知道

遼東大捷辭恩疏

昨該兵部覈叙遼東功次濫及臣等請加　恩賚已節具揭辭免兹奉　聖諭遼東大捷非常皆卿等運籌之功例宜陞廕還擬勑來行欽此　恩綸寵被敢不遵承但臣等竊惟慶賞之典激勸攸關必當其功乃可服衆兹者遼左之捷實仰賴我　皇上聖武昭布　神威震疊一時文武將吏遵奉　廟筭同心戮力之所致然論其力戰之功尚當以將士爲首故臣

等昨者擬票．加恩該鎮諸臣首叙總兵　賜賚獨厚雖總督巡撫身在地方親理戎務者亦視之有差誠以摧鋒陷堅躬冐矢石本諸將士之力固非坐而指畫者所可同也況如臣等身不出乎　禁闥足不履乎戎行雖曾借筯效畫演　綸授事不過奉　英主之睿謨效閣臣之常職耳乃欲緣此遂攘以爲功冐叨　恩寵則九邊之士聞之必將曰我輩披堅執鋭千辛萬苦乃得一級之賞而彼乃掠而有之武夫力而獲諸原書生坐而享其利不惟以功蒙賞者不知所勸而旁觀逖聽之人亦將憤惋而不平矣非所

以昭大公明激勸也矧昨者　皇上以大捷告　廟自引冲年涼德而以成功歸之　祖宗列聖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爲能必歸之　烈祖臣等何知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且閣臣以邊功受賞亦自近時有之非我　祖宗朝盛德事也臣等反覆思惟　加恩一節斷不敢當伏望　皇上俯鑒臣等愚悃絕無一毫矯飾竟寢其事免令臣等擬　勅因以明　朝廷大公之典作九邊將士之氣其於聖政亦爲有補所有原奉　聖諭一道謹收藏　闕中以彰　天眷臣等不勝感戴悚慄之至

奉

聖旨卿等所奏誠意懇切准辭免各賜銀一百兩絲段四表裏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稍示眷酬

謝

御劄獎勵疏

昨該臣等以大捷　加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等所奏誠意懇切准辭免各賜銀一百兩絲段四表裏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稍示眷酬欽此臣又特奉　御筆　勅諭元輔張少師　朕以幼冲嗣位賴先生匡弼啓沃四方治安九邊寧靖我　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不爲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強特賜坐蟒衣一襲銀錢五十兩以示優眷申成先生美德其欽承之故勅欽此該文書官太監劉東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頭祗領不勝感泣竊念臣山澤之賤臞也不自意徼時厚幸致身台鼎遭逢　英主龍飛又謬以章句淺陋爲　帝者師其中倚託之重契合之深雖在　廷之臣猶有不及知者每自思惟士爲知己者死古俠客者流急人之難既已存亡生死矣而猶不矜其能不望其報況臣之於君有不可逃

之分受不能報之恩者乎今以臣之遭遇如此而不思畢忠竭力以圖稱塞或雖忠於所事而有一毫計功謀利徼寵覬恩之心則爲俠士之弗如故自臣當事以來夙夜兢兢恒欲使功浮於食事過所受犬馬之心於是乃安其抗違　恩命冒瀆　宸嚴至於屢控而不已者實以愚抵此耳仰荷　聖慈特垂俞允又　親灑宸翰　曲賜褒嘉諒其實心不復相強是皇上之知臣也以心而不在於爵祿豢廩之厚微臣之遇　王也以道而非由於要寵竊祿之私此古之聖賢[illegible]倸所爲夢想而不獲一覯者也臣何緣何幸

有此遭際至於坐蟒乃尊貴之服豈臣下之可僭干金錢乃玉府之珍非貧士之所宜有　殊恩特賚更踰分涯臣又將何修何爲可以報稱繼自今惟當益堅精白矢竭衷丹惟　社稷之是圖何髮膚之可惜更顧　皇上終鑒愚誠曲成微志凡非分之　恩踰格之　賞勿復濫及以畢臣惓惓圖報之忱苟遂其愚衷無所憾

進職官書屏疏

竊以安民之要在於知人辨論官材必考其素顧人主尊居九重坐運四海於臣下之姓名貫址尚不能知又安能一一別其能否而黜陟之乎朝著之間百司庶府尚不能識又安能旁燭於四方郡國之遠乎考之前史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書於御座屏風坐臥觀覽唐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之賢書其名於殿柱不次擢用我　成祖文皇帝嘗書中外官姓名於　武英殿南廊　仁宗昭皇帝亦命吏部尚書蹇義兵書尚書李慶具各都司布政按察司官履歷揭於　奉天門西序良以輿圖遼廓官府分羅身既難以遍歷故託之標記以廣其明知既難以周知故操其要約而運諸掌君心也臣股肱耳目也人之一心雖賴股肱耳目以爲之視聽持行而心之精神亦必常流通於股肱耳目之間然後衆體有所管攝而各效其用此明君所以總條貫而御人羣之要道也仰惟　皇上天挺睿明勵精圖治今春朝覲考察　親奬廉能頃者吏部奏除　躬臨銓選其加意於吏治人才如此顧今天下疆里尚未悉知諸司職務尚未盡熟雖欲審別其道無由臣等思所以推廣　德意開發　聖聰者謹屬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備查　兩京及在外文武職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貫及出身資格造爲　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各爲浮帖以便更換每十日該部將陞遷調改各官開送　內閣臣等令中書官寫換一遍其屏即張設於文華殿後　皇上講讀進字之所以便朝夕　省覽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推舉某人即知其人原係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見任此地今能辦此事否臣等日侍　左右　皇上即可　親賜詢問細加商確臣等若有所知亦得面盡其愚以俟　聖斷一指顧間而四方道里險易百司職務繁簡一時官員賢否舉莫逃於　聖鑒之下

不惟提綱挈要便於觀覽且使居官守職者皆知姓名常在　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達於　宸聰其賢者將兢兢焉爭自淬勵以求見知於　上不才者亦將凜凜焉畏　上之知而不敢爲非　皇上獨運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矣臣等謹將所製職官　御屏一座隨本上　進伏乞　敕下該衙門進收如法張設恭請

聖明俯覽以少盡臣等因事納忠之誠

奉

聖旨覽卿等奏進職官書屏欲朕周覽輿圖審察衆職誠知人安民要務具見匡弼之忠朕心深用嘉悅圖屏着進收設於文華殿後以便朝夕省覽該衙門知道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三十九

議處史職疏

准禮部手本該本部題覆翰林院編修張位奏爲懇乞　聖明申飭史職以光　新政事議照裁定史職係閣臣題請合照本官奏內事理將一應事宜詳行議擬上　請　奉　欽依到閣臣等謹欽遵議得

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　左右紀錄　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　累朝以來史文闕畧昔　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璁曰日每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但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云是紀錄之職本自備官曠廢之由實在臣下卽如邇者纂修　世宗　皇考實錄臣等祗事總裁凡所編緝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檃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眞是以　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　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

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　皇上聰明天啓　淵哲性成　踐祚以來　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所據申明史職光復　祖制以備一代令典在于今日委不可缺臣等祇奉　明命仰稽成憲參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計開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　起居為重顧　宮禁邃嚴流傳少實堂廉遠隔聽睹非真則何以據事直書傳信垂後看得日講官密邇　天顏見聞真的又每從閣臣之後出入　便殿即有　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　起居兼錄　聖諭　詔勑冊文等項及　內閣題稿其　朝廷政事見於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為次每人專管一曹俱常川在館供事不許別求差遣及託故告假等項致妨公務

一議史臣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　常朝記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即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　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即古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　祖制除　御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　常朝　御皇極門即輪該日記注　起居并史官共四員列于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　午朝　御會極門列于　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　言動凡　郊祀　耕藉　幸學　大閱諸　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于不時　宣召及大臣　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　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　經筵　日講則講官即記注　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　內閣題稿并所藏　聖諭詔勑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　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旨意發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　閣轉發　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密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祇以備異日之考求

俟後人之删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　宣諭直書　天語　聖諭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垂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聞妄爲褒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係史臣編校之所密邇　朝堂紀述爲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

謄錄人役隨同供事外一應閑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給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　國史古稱爲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　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爲七冊一冊爲　起居六冊爲六曹事蹟仍于冊面各記年月史官姓名送　內閣驗訖即投入小櫃用　文淵閣印封鎖歲終　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一議謄錄掌管照得　史館紀錄所用謄錄典守官吏見今纂修　實錄即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謄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寫辦事吏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疏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啓閉館門常川供事滿日各照常送部撥補不給　恩典

一議補修記注伏覩　聖明踐祚之始即　召見輔臣於平臺二年之春　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　面賜獎諭遍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　親臨銓選皆古帝王之盛節三年之間　鴻猷善政不可

縷數茲者曠典修復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　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錄其　詔勅等項　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科照月類抄一冊送　內閣轉發

萬曆三年二月二十　日奉　聖旨史臣紀錄時政我　祖宗成憲具存但近年任此職者因循曠廢遂成闕典今宜及時修舉卿等既議處停當都依擬行禮部知道

請裁抑外戚疏

伏蒙　發下工部覆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一本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該部折價太薄從厚擬來欽此臣等看得李偉乃　皇家至親與衆不同皇上仰體　聖母篤念外家之意禮宜從厚但昨工部尚書郭賓等見臣等言　先朝賜賚外戚　恩典唯玉田伯蔣輪家爲最厚正與今　聖母家事體相同故本爵亦遂據蔣輪例以請及查嘉靖二年蔣輪乞　恩造墳原係差官蓋造未曾折價該部處辦木石等料當時估計該銀二萬兩卷案具存該部因本爵自比蔣輪例故卽查蔣輪例題覆其做工班軍及護墳田土另行撥給原不在此數今奉　聖諭欲令從厚臣等敢不仰體　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馬之情亦欲借此少效微悃於　聖母之家但該部查照舊例止於如此今欲從厚惟在　皇上奏知　聖母發自　宸衷特加優賚固非臣下所敢擅專也臣等又惟昔玉田伯乃　世宗皇帝親母家也當時　章聖皇太后母儀天下　世廟奉事　母后篤厚外家何所不至而其所給乃僅於此數想以　祖宗以來相如此有難以踰越耳今　皇上孝事　聖母當亦不加於　世廟而　聖母之篤厚外家亦豈能

有踰於　章聖皇太后乎今以　世宗皇帝之所不能加　章聖太后之所不可踰而　聖母與　皇上必欲破例處之此臣等所以悚懼而不敢擅擬者也夫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臣等待罪輔弼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慈垂鑒

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竊惟養士之本在於學校貞教端範在於督學之臣我　祖宗以來最重此選非經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輕授如有不稱寧改授別職不以濫充且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爲之則可見居此官者不獨須學行之優又必能執法持憲正己肅下者而後能稱也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爲近古近年以來視此官稍稍輕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爲虛譚賈譽賣法養交甚者公開倖門明招請託又憚于巡歷苦於校閱高座會城計日待轉以故士習日敝

民僞日滋以馳騖奔趍爲良圖以剽竊漁獵爲捷徑居常則德業無稱從仕則功能鮮效　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駸以淪失幾具員耳去年仰荷　聖明　特勑吏部慎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義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率未能改於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蠱爲艱令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傷於衆口因循頽靡者上未必即黜而且博譽於一時故寧抗　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挂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託蓋今之從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獨學校一事而已臣等頃因南直隸提學御史褚鈇浙江提學僉事喬因阜赴　閣會　勑因査　先朝以來相傳舊稿所載提學職任本自崇嚴且別項官員勑諭俱不開款獨提學　勑開款殆如國學監規之制中間委任責成極其鄭重但居此官者不能着實遵奉自隳職守夫　勑諭者所以命官分職而屬之以事者也彼既不能遵奉　上命恪恭乃職而責士子以率從其教不亦難乎臣等査得嘉靖初年　世宗皇帝嘗詔吏部將天下提學官通行考察改黜盖僅有存者又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過於廩增之數今之士習凋敝已極即按　先朝故事太加沈滌亦豈爲過但臣等竊以爲積廢既久舉當以漸驟於操急人或不堪且約束不明申令不熟不獨奉行者之罪亦在上者之過也臣等謹將　勑諭舊稿再加酌擬附以近日題　准事例逐款開坐上請聖裁備載　勑內仍昭示天下使居此官者知　上之所以責之者如此則雖彼怨家謗而有所弗恤人之視之知彼之責任如此亦將斂手息喙而莫之敢撓撫按以此覈其能否部院以此定其黜陟使人皆知敎本尚實而不敢萌僥倖之心則振興人才之一大機也仍乞　勑下吏禮二部以後務要加意此官慎重其選其各見任提學官一體俱換與新　勑以便遵守書曰作新民堯使契掌教命之以勞來匡直輔翼又從而振德之今臣等所言非敢過爲操切亦不過申明舊章以作新振德之耳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再照提調學校固憲臣之責而羣居教習又在儒學教官顧近來考貢之法太疎士之衰老貧困者始告授教職精力既倦於鼓舞學行又歉於模範優游苟祿潦倒窮途是　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爲養

老疾所資之地冗濫甚矣今後凡　廷試歲貢生員卷臣等遵照　先朝事例嚴加考試有不堪者盡法黜落提學官照例提問降調其願就教職者該部先行考閱有年力衰憊者卽行揀退不准送試　廷試學業荒疎不堪師表者發下該部驗其年力尚壯送監肄業以須再試如年已衰不必發監還授一職回籍榮身庶官無冗賤士有師模十年之後人才當不可勝用矣謹題請　旨　勅諭提學官事理

計開

一　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譚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着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剏書院羣聚徒黨及號招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譚廢業因而啓奔競之門開請託之路違者提學御史聽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學按察司官聽巡按御史劾奏遊士人等許各撫按衙門訪拏解發

一孝弟廉讓乃士子立身大節生員中有敦本尚實行誼著聞者雖文藝稍劣亦必量加獎進以勵頹俗若有平日不務學業囑托公事或捏造歌謠興滅詞訟[illegible]傷化過惡彰著者體訪得實不必品其義[illegible]不許徇情姑息亦不許輕信有司教官開送致被挾私傷誤及善類

一我　聖祖設立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許家人抱告有司從公審問倘有冤抑卽爲昭雪其事不甘己輙便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者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衆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爲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爲民

一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註爲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爲尚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今適於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所出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義以傷雅道

一各省提學官奉　勅專督學校不許借事枉道奔趨撫按官干求薦舉各撫按二司官亦不許侵伊職掌行事若有不由提學官考取徑自行文給與生儒衣

巾及有革退生貟赴各衙門告訐復學者卽將本生問罪革黜若提學官有行止不端怠玩曠職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劾奏

一該管地方每年務要巡視考校一遍不許移文代委及於隔別府分調取生儒以致跋涉爲害亦不許令師生徧詣迎送考畢卽於本地方發落明示賞罰不許携帶文卷於別處發案致令吏書乘間作弊士子無所勸懲亦不許招邀詩朋酒友遊山玩水致啓倖門妨廢公務其水陸夫馬廩給隨帶吏書俱照常行

一提學官巡歷所屬凡貪汚官吏軍民不法重情及教官干犯行止者原係憲司理當拏問但不許接受民詞侵官害事其生貟犯罪或事須對理者聽該管衙門提問不許護短曲庇致令有所倚恃抗拒公法

一廩膳增廣舊有定額迨後增置附學名色冒濫居多今後歲考務要嚴加校閱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養者卽行黜退不許姑息有揑造流言思逞報復者訪實拏問照例問遣童生必擇三場俱通者始收入學大府不得過二十人大州縣不得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卽四五名亦不爲少若鄉官勢豪干託不遂暗行中傷者許徑自奏聞處治

一兩京各省廩膳科貢皆有定額近來有等奸徒利他處人才寡少往往詐冒籍貫投充入學及有詭寫兩名隨處告考或假揑士夫子弟希圖進取或原係娼優隸卒之家及曾經犯罪問革變易姓名援納粟納馬等例僥倖出身殊壞士習訪出嚴行拏問革黜若教官納賄容隱生貟扶同保結者一體治罪革罷

一府州縣提調官貟宜嚴束生徒按季考校凡學內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卽辦料量工修理其齋夫膳夫學糧學田等項俱要以時撥給不許遲誤尅減

一生貟之家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差役

一生貟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爲民

一儒學教官士子觀法所係按臨之日考其學行俱優者禮待奬勵其行履無過但學問疎淺者一次考驗姑行戒飭再考無進送吏部別用老病不堪者准令以禮致仕若卑汚無恥素行不謹者不必試其文學卽拏問革黜

一考貢照近日事例每歲以將次年應貢生員限年六十以下三十以上屢經科舉者六人嚴加考選取其優者充貢定限次年四月到部聽候廷試文理不通者卽行停降年老衰憊者姑授與冠帶榮身不許但挨次濫貢其有停廩降廩者必考居一二等方許收復未收復者不許起送應貢如有濫貢及廷試發回五名以上提學官照例降調

一補貢有缺務查人文未經到部果在一年以裏者將原給批咨硃卷追繳方取年力精壯文學優長者一人補貢定限該貢年分次年到部方准收考如有不遵舊例將年遠貢缺濫補市恩者起送到部卽將本生發回革廩肄業提學官參究

一遇鄉試年分應試生儒名數各照近日題准事例每舉人一名取科舉三十名此外不許過多一名兩京監生亦依解額照數起送有多送一名者各監試官徑行裁革不許入場

一名宦鄉賢孝子節婦及鄉飲禮賓皆國之重典風教所關近來有司忽于教化學校是非不公濫舉失實激勸何有今後提學官宜以綱常爲己任遇有呈請務須核眞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鄉賢名宦非終始無議者不得舉節婦孝子非鄉里推服者不得舉鄉飲賓僎如有妄舉受人請求者師生人等卽以行止有虧論其從前冒濫混雜有玷明典者照近例徑自查革

一所轄境內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悉令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有願習舉業者聽社學師生一體考校務求明師責成量免差役其行止有虧及訓詁句讀音韻差訛字畫不端不通文理者卽行革退

萬曆三年五月初三日奉　聖旨學校人才所係近來各提學官不能飭躬端範精勤考閱只虛譚要譽賣法市恩殊失　祖宗專官造士之意卿等所奏俱深切時弊依擬再行申飭所開條件一一備載勑內着各着實遵行有仍前違怠曠職的吏部都察院務要指實考察奏黜不許徇情禮部知道

論邊事疏

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於星火至於上厪
聖慮　面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爲憂比時臣等已卽　面奏暑月非虜騎猖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

聖懷今薊鎭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兩下正議擊兵及臣等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偽夷詐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　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　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　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既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卽日奉　聖諭兵部前報虜賊數十萬欲犯遼東前哨已到近邊朕心日夕懸慮今經旬日如何又聲息杳然不知前賊果否入犯該鎮有無失事你部裏如何通不以聞着從實說來

進　郊禮圖考疏

玆者恭遇　皇上肇舉　郊禮大典臣等謹輯　郊禮新舊圖考　進呈　睿覽舊禮者　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　世宗皇帝所定也按　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一然大率合祭者爲多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顧玆　重典今且未敢輕議謹輯爲禮書二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　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而以臣等淺陋之見略述其槩竊附於後以備　聖明他日裁擇且以仰贊　明禮之萬一臣等又惟國之大事在祀祀之大者曰郊玆者　皇上親　郊之始正百辟具瞻之初况　郊壇高曠霜露凝寒登降周旋禮文繁縟必須寅竭誠悃乃可孚格于　重玄必須收斂精神

乃能成全乎　大禮雖　聖敬乾誠昭格有素然茲當行禮之期凡　起居飲膳　念慮動止之間尤宜倍加謹慎務期積誠致潔真如　上帝之降臨可也臣等又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進郊禮圖冊又導朕以積誠致潔恭承　大祭具見忠敬朕知道了圖冊留覽禮部知道

郊禮新舊考附

國初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洪武二年始奉　仁祖淳皇帝西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時以　天地壇　大祀殿未成暫于　奉天殿行禮至十一年正月乃合祀於　大祀殿仍奉　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三十二年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　圜丘於　大祀殿之南每　冬至祀　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建　方澤於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祀　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　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而罷太宗之配共　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　祈穀祭奉　太祖　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啓蟄日行祈穀禮于　圜丘仍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　詔舉　明堂大享禮於　大內之　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　玄極寶殿即舊　欽安殿也是冬十一月上　皇天上帝尊稱十八年春行　祈穀禮于　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四年拆大祀殿改建　大享殿　命禮部歲用季秋奉請上吉行　大享殿禮隨又　命仍暫行于　玄極寶殿隆慶元年　詔罷　祈穀　大享二祭復　玄極寶殿仍名　欽安殿而　天地則分祀如　世宗所更定云臣等謹按　國初　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聖祖乃定爲合祀之制每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大祀殿　列聖遵行百六十餘年至　世宗皇帝始按周禮古文復分建　南北郊俱壇而不屋南郊以冬至　北郊以夏至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孟春　祈穀季秋　大享歲凡四郊焉隆慶改元詔廷臣議郊祀之禮時議者並請罷　祈穀　大享復合祀　天地于南郊　先帝深惟三年無改之義

獨以 祈穀 大享在 大內行禮不便從禮官議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蓋亦有待云爾夫禮因時宜本乎人情者也 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祼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義斯爲戾矣且 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開創配享百餘

年一朝而罷之於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 世宗雖分建圜方之制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 大享之禮而歲時禮祀止於 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礙而難行矣況後世乎臣等愚昧竊以爲宜遵高皇帝之定制率循 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 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於人情爲順顧 郊禮重典今且未敢輕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畧述其槩以俟 聖明從容裁斷焉

被言乞休疏

昨以御史劉臺論列具奏乞休伏奉 聖旨卿亦忠爲國不獨簡在朕心實 天地 祖宗所共降鑒讒邪小人已有旨重處卿宜以朕爲念速出輔理勿介浮言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讀 恩綸涕泗交集念臣受 先帝重託既矢以死報矣今 皇上聖學尚未大成諸凡 嘉禮尚未克舉 朝廷庶事尚未盡康海內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圖報 先帝者未罄其萬一也臣豈敢言去古之聖賢豪傑負才德而不遇時者多矣今幸遇 神聖天縱不世出之主所謂千載一時也臣又豈可言去 皇上寵臣以賓師不名之禮待臣以手足腹心之託相親相倚依然

譪然無論分義當盡即其 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爲請者非得已也蓋臣之所處者危地也所理者 皇上之事也所代者 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 王行政者非威也則福也自兹以往將使臣易其塗轍勉爲巽順以悅下耶則無以逭於負 國之罪將使臣守其故轍益竭公忠以事 上耶則無以逃於專擅之譏況今讒邪之黨寔繁有徒背公行私習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則此輩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則此輩一年不便若取臣之所

行者卽其近似而議之則事事皆可以爲作威事事皆可以爲作福睊睊之讒日騰於耳雖　皇上聖明萬萬不爲之投杼而使臣常負疑謗于其身亦豈臣節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輾轉反側而不能不惕於衷也伏望　皇上憐臣之志　矜臣之愚　特賜罷歸以解羣議俾求郊廟山林之間必有才全德備之士旣有益于　國而又無惡於衆者在　皇上任之而已臣屢瀆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萬曆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精誠可貫天日雖負重處危鬼神猶當護佑讒邪陰計豈能上干

天道朕亦知卿貞心不貳決非衆口所能搖惕已遣司禮監隨堂官往諭朕意卿宜卽出視事勉終　先帝顧託勿復再辭吏部知道

謝　恩疏

班該臣以被論乞休未蒙　俞允今月伏蒙　聖恩特降　御筆諭元輔　先帝以朕幼小付託先生先生盡赤忠以輔佐朕不辭勞不避怨不居功　皇天后土　祖宗必共鑒知獨此畜物爲黨丧心狂悖言動搖　社稷自有　祖宗法度先生不必如此介意只思　先帝顧命朕所倚任保安　社稷爲重卽出輔理朕實惓惓切望特賜燒割一分手盒二副長春酒十瓶用示眷懷先生其欽承之愼勿再辭欽此該司禮監太監孫隆恭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望闕叩頭祗領訖念臣賦性愚戇處事乖方雖橫被乎惡言實自貽乎伊慼仰厪　聖念遠慰再三載降宸綸匪須稠疊惡彼讒慝直欲爲有北之投鑒此悃誠固止其居東之請捧誦未畢涕淚交零竊念臣矢死報　國本其素心因數乞骸殊乖本願緣未含砥名礪行之小節忽自忌忍恥成事之大忠茲奉　誨言乃發深省夫事惟求諸理之至當心奚必於人之

盡知況臣欵欵之愚旣特孚於　昭鑒則諸啾啾之口誠無足爲重輕謹當仰體　聖懷益殫赤悃冰霜自保雖嫌怨以奚辭　社稷是圖何髮膚之敢惜臣不勝感戴激切之至

萬曆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覽奏辭知卿勉出輔理朕心乃悅知道了禮部知道

乞宥言官疏

伏蒙　發下鎭撫司打問御史劉臺一本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劉臺這厮讒言亂政着打一百充軍擬票來行欽此臣謹欽遵與同官二臣商確擬

票問竊伏自惟古之聖賢所最惡者讒言亂政之人大舜曰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大學曰惟仁人放流之屛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良以讒說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其意不過欲誣害良善以洩其怨憤很毒之私而其害乃至於覆人國家故雖以帝舜之仁孔子之聖猶畏而惡之如此今　皇上之痛惡劉臺欲加重處是卽大舜之疾頑讒孔子之所謂惟仁人能惡人者也臣又何敢引嫌自避不爲　皇上除讒去惡以定　國是顧臣思之臺言官也前日御史傅應禎虛揑　旨意誣損　聖德　皇上欲廷杖之臣竊以　皇上一向虛己受諫今一旦衆辱此人將使居言路者畏懼自保而不敢正言故再三爲之懇乞荷蒙　聖慈俯從曲賜寬宥免其箠杖天下莫不稱仁焉今臺之讒很亂國其罪固不減於應禎然其所誣詆者臣也比之君父則相懸矣前應禎誣訕　皇上臣以言官之故猶爲乞免今臺誣害臣臣以被害之故卽欲盡法是臣以所惡於下者事　上而愛　君父不如愛已身臣不敢也又臣觀臺疏中尚有垂白父母在家臣實惻然憐之夫彼之背本反噬忍爲不義固自忘其父毋度彼父母之心豈不念　其子耶箠楚之下必生難料萬一被創而死以憂及　其父母或致並殞則於皇上如天之仁或亦有所歉焉而臣之心又大有不能自安者矣伏望　聖慈俯鑒臣愚免其　廷杖謫戍重罪薄加退斥以警頑讒則　皇上不行浸潤之譖與　赦過宥罪之仁並行而不悖矣臣非敢違旨市恩以沽流俗之譽蓋亦事理合當如此伏惟聖明垂允焉

萬曆四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等讒很姦人卿等申救他可謂忠慈之至姑准從寬該衙門知道

奉　諭看詳民本疏

伏蒙　發下山東魚臺縣民屈琛一本奏訐本縣鄉官僉事隨府違法事情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這本說隨府曾受業於屈琛是他師長乃敢非理誣害可擬旨來處治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留心政務於四方民情靡不周覽又惡其以弟子而犯師長欲加重治誠振揚法紀矯正頹薄之大機也臣等不勝欽服但參詳屈琛所奏忿起於劉軫之告訟歸咎於隨府之唆使遂發其平日不法事情若使其言果實則隨府之罪誠宜重治但此項民本其中亦多誣

罔不實之辭若徑擬　旨拏問恐因而開告訐之門長刁訟之風嘉靖年間王聯趙祖鵬等事可鑒也似宜照常下都察院臣等傳示　聖意令其行與山東巡按御史從公審鞫所奏果實卽將隨府參提問罪若有虛捏自宜坐以誣告之條庶四方民隱無不畢達而無情者亦不得盡其辭矣

新刻太嶽張先生文集卷三十九

新刻太嶽張先生文集卷四十

請重修
大明會典疏

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暘等題爲　恭遵成憲以方亨　國家閒暇懇乞　聖明及時修輯　成憲以垂永圖以光　繼述大孝事要將弘治十五年以後事例　命官編輯增入　會典等因該本部覆稱大明會典一書卽唐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憲至精且當顧其爲書成於弘治之末年至今代更　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損益異同其條貫散見於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艱於考據諸所援附鮮有定畫以致論議煩滋法令數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甚非所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也嘉靖年間　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修會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經進呈未蒙刊布隆慶二年都御史孫應鼇亦嘗奏請纂輯嘉靖事例附入　會典令給事中林景暘等復申前　請委於政理有裨但今　兩朝實錄尚未告成披閱校正日不暇給若復兼修　會典未免顧此失彼合行翰林院候　實錄進呈畢日另行題

請開館掄選儒臣分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門選委司屬官將節年題准見行事例分類編集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 史館以備采擇等因萬曆二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手本到閣臣等恭照 會典一書於 昭代之典章法度綱目畢舉經 列聖之因革損益美善兼該比之周官唐典信爲超軼矣顧其書創修於弘治之壬戌後乃闕如續編於嘉靖之己酉未經頒布又近年以來好事者喜於紛更建議者尠諳國體條例紛紜自相抵牾耳目淆惑莫知適從我 祖宗之良法美意幾於淪失矣今幸 聖明御極百度維新委宜及今編輯成書以定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典則先該科臣建議該部題覆比時委因 兩朝實錄未成勢難兼理今 穆宗皇帝實錄 進呈已久 世宗皇帝實錄編纂已完臣等刪潤功亦將畢催督繕寫計歲終可以 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稍暇前項欽奉 明旨續修 會典一節相應及時舉行合候命下查照弘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開館 命官纂緝仍乞 勑下禮部照依先題事理催各該衙門將見行事例選委司屬官素有文學者分類編緝送館備錄其一應纂修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容臣等陸續開具奏 聞謹題請 旨 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

進 世宗御筆疏

先該臣等 面奏以 皇上聖齡日長乞 留神政務 省覽章奏暇時閱取 皇祖世宗皇帝所親批舊本 覽閱以爲裁決庶務之法已荷 聖明嘉納茲臣等恭查 閣中所藏 皇祖親筆 聖諭六十三道 御製四十四道 聖旨幷票帖共七十道又於纂修館中揀得嘉靖十年起至二十年止 親批奏題本共六十五本 進上 睿覽恭惟我 世祖天縱聰明 繼統之後二十年間厲精圖治孜孜問學其 英謨睿斷誠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伏望皇上萬幾之暇 特加省閱則致理之方不外於法 祖而得之矣

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竊惟致理之道莫要於安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盜賊敵國外侮之虞而人心愛戴乎上無土崩瓦解之勢則久安長治之術也然欲安民又必加意於牧民之官方今 聖明在上一

時郡邑長吏固莫不爭自淬勵盜修職業以求無負於明時但虛文矯飾舊習尚存剝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以逭罪責其實心愛民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弟者實不多見故　皇上雖有安民之心而上澤不得以下究者職此之故也臣等思得明春又當外官考察之期一舉一措乃天下觀聽所係伏望　聖明特勅吏部令其預先虛心訪覈各有司官賢否惟以安靜宜民者爲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素隆亦列下考撫按以此覈屬官之賢否吏部以此別撫按之品流　朝廷以此觀吏部之藻鑒若撫按官不能悉心甄別而以舊套了事則撫按官爲不稱職矣吏部宜秉公汰黜之吏部不能悉心精覈而以舊套了事則吏部爲不稱職矣　朝廷宜秉公更置之庶有司不敢以虛偽蒙上而實惠旁孚元元之大幸也臣等又查得隆慶六年六月　詔書一欵自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慶元年錢糧除金花銀不免外其餘悉從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於淮安徐州以水患廣東惠潮二府以兵傷則并隆慶二年三年亦從蠲免　恩至渥矣乃該地方猶不能追納至萬曆二年戶部乃議於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帶徵三分而民猶以爲苦何也蓋緣各有司官不能約已省事無名之征求過多以致民力殫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賦其勢豪大戶侵欺積猾皆畏縱而不敢問反將下戶貧民責令包賠近來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懼於降罰遂不分緩急一槩嚴刑追併其甚者又以資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嘆盈閭咸謂　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賦稅以供上者下之義也憐其窮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於必不可免之中又爲之委曲調處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歸過於上則有司官不能奉行之過也然愚民難以戶曉損上乃可益下須賴　皇上力行節儉用度漸舒又以北虜納欵邊費稍省似宜曲垂寬恤以厚下安民合無　勅下戶部查各項錢糧除見年應徵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帶徵者除金花銀遵　詔書仍舊帶徵外其餘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饒瘠再行減免分數如果貧瘠不能完者悉與蠲除以甦民困至於漕運糧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倉米足支七八年而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合無比照先年事例

將萬曆五年漕糧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糧多及災傷地方徵納夫糧重折輕既足以寬民力而銀庫所入又藉以少充足足國裕民一舉而兩得矣臣等待罪輔弼日夜思所以佐　皇上布德元元輯寧邦本計無便於此者伏乞　聖明採納施行生民幸甚

萬曆四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諭吏戶二部　朕奉　天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近來各地方官雖頗知守己奉法然虛文粉飾舊習未除今朝覲考察在邇着吏部悉心訪察各官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爲最其有弄虛文事趨謁剝下奉上以要浮譽者考語雖優必寘下等并撫按官一體論黜近又聞各有司官催徵錢糧不分緩急一槩嚴併又畏縱富豪奸猾偏累小民致有流離失所者朕甚憫之今後除見年應納錢糧不免外其以前拖欠着戶部分別年月久近分數多少具奏蠲免萬曆五年漕運糧米暫行改折十分之三以寬民力各着實奉行

考滿辭免　恩命疏

茲者臣以一品九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朕元輔受命　皇考佐弼朕躬勳德茂著茲一品九年考績恩禮宜隆着加特進左柱國陞太傅支伯爵俸兼官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勅獎勵賜宴禮部蔭一子做尚寶司司丞以稱朕褒答忠勞至意欽此有　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本以謭陋謬秉　台衡受先帝顧托之隆荷　皇上倚毗之重禮之以師傅待之以腹心　異數隆施駢至疊錫亦欲罄其狗馬之力用以少答　高厚之恩而學術迂疎行能淺薄朝夕獻納不過口耳章句之麤手足拮据皆法制品式之末心力徒竭績效罔聞茲當九載課績之期正底一考黜幽之典豈謂既逃於顯斥乃尤濫被乎殊恩退自省循若臨淵谷臣聞有非常之才然後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乃可受非常之賞五等厚祿三公峻階饗賜大烹廕承延世皆所謂非常之賞也雖　先朝名臣碩輔耆德元勳膺此數者蓋亦無幾臣何有功德可以堪承若不揣分義之安必自速顛隮之咎此所以展轉思惟不敢以爲榮而深以爲懼也除勲階　勅獎　誥命貤恩不敢瀆辭謹已恭領其諸　特典萬非所堪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　收回成命俾臣得安義勉效馳驅則　皇上施推心之愛百朋未足爲榮而愚臣保知足之規九死不敢忘

郭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萬曆四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卿以碩德宏才夙佐　皇考親承　顧命輔朕冲年閱歷滋深忠勞獨茂功在　社稷澤被生民玆特循彝典加恩猶未愜于朕志卿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考滿謝　手勑　加恩疏

玆者臣以一品九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諭例加恩臣自揣愚分不安謹已具疏辭免隨　遣中使頒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內大紅織金胸背斗牛

一表裡羊三隻茶飯卓五卓酒三十瓶新鈔五千貫臣叠荷　恩施已不勝感戴矣今日又蒙　特遣司禮監隨堂太監孫秀齎奉　御筆手勑諭元輔先生親受　先帝遺囑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之功先生精忠大勳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　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祐先生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玆歷九年考績特於常典外賜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欽此又該文書官太監孫得勝齎　獎勵勑書一道各恭捧到臣私第臣謹焚香叩頭祗領訖伏念臣謬司鼎鉉歷有歲年親承　先帝憑几之言特荷　皇上倚衡之寄雖嘗昔捐身殞勉竭苦心而戴　高厚者有難報之恩肩繁重者無可底之績日申月飭特　祖宗已試之規夕惕朝乾乃臣子本然之分論　君德則聰明自天而淺學無裨語治功則謀猷惟　后而綿力何有愆尤徒積汰斥爲宜豈意　聖明復從甄叙寔階世賞既按功令以宣麻　宸藻奎章復壓　睿思而　賜札嘉乃丕績居然虞廷讓美之風惟公德明藹矣周宣毗賢之命重以寶楽精鏐之貺兼之綺衣赤紱之榮不稼不

耕久已被素餐之刺非勳非戚乃冒膺詔祿之恩寵此駢施灼然異數將控辭而弗獲欲酬報以奚由惟當益殫疲蹇勉效馳驅知我者　天即違俗而遑恤許身于　國惟盡瘁以爲期臣無任激切感戴　至

再辭　恩命疏

昨以一品九年考滿荷蒙　聖恩諭例陞賞臣自揣分義不安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以碩德宏才夙佐　皇考親承　顧命輔朕冲年閱歷滋深忠勞獨茂功在　社稷澤被生民玆特循彝典加恩猶未愜于朕志卿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

止　天聽未回氷兢愈切敢陳微悃再控　宸嚴臣聞人之受享各有分量受過其量鮮不為災譬之雨澤所以生物過多或反有傷甘腝所以養人太飽亦能致疾臣幸以一介肅賢為　帝者師紆朱拖紫揖讓　人主之前當軸秉衡平章軍國之重所謂千載一時之遇也乃自受任以來　宸綸蕃錫　異數殊恩所以加于臣者歲無虛月雖甘雨普潤而臣之被澤為獨隆江河同飲而臣之鼴腹已先飽矣及茲止足猶懼滿盈若復浸灌不已貪饕無厭其有不至於災患者乎欲貴雖人同情履危畏亦可畏與其貪得

以速咎何如自抑以圖存臣雖至愚豈不自審且太傅之秩古謂三公　本朝文臣無居此者惟嘉靖初年大學士楊廷和曾奉　命特加旋亦辭免彼　定策元老猶不敢當臣何人斯可以叨冐至於伯祿部參符丞之蔭雖　先朝輔臣閒有蒙被者然或因一事而偶加或以積久而漸及固未有不論功閥一朝而盡畀之者夫以　國典之所未嘗予者而臣獨冐然以受之昔人之所未曾備者而臣乃兼得而有之豈惟天道所忌蓋亦公論不平早夜思惟如負芒刺用是不避煩瀆復陳其愚伏望　聖慈曲垂矜允俾臣得以其未盡之力勉效驅馳是　皇上之所以厚臣而保其終也臣干冐　天威無任隕越悚慄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朝廷設立三公之職用弘化理得賢則授自古已然朕以卿精忠大勳經邦論道厥惟其人特進崇階允孚公論至于增祿宴廕等項亦皆　累朝優禮輔臣常典安得以盛滿為嫌過執謙遜其尚體朕至意毋復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三辭　恩命疏

頃以拜　恩踰分再疏辭免奉　聖旨朝廷設立三

公之職用弘化理得賢則授自古已然朕以卿精忠大勳經邦論道厥惟其人特晉崇階允孚公論至于增祿宴廕等項亦皆　累朝優禮輔臣常典安得以盛滿為嫌過執謙遜其尚體朕至意毋復固辭吏部知道欽此捧誦　溫綸愈深踧踖欲仰承　恩眷則分不自安將再瀆　宸嚴又懼貽重譴思惟展轉寢食靡寧然臣所以屢控而終不能已者非矯也緣臣前歲以遼東大捷荷蒙　聖恩欲加陞廕臣具疏辭免中間引古俠士酬報知己之義以及人臣敬事後食之心每欲事過所受功浮於食犬馬之誠於是乃

安自今凡非分之　恩踰格之賞無復濫及庶大義克盡微志獲伸等因已荷　聖明俯垂矜允又　特加綸獎風勵臣工是臣之微誠旣已仰孚於　聖鑒臣之愚忠又已盟心而自許矣乃今未有尺寸之效以自副其功浮於食之心而非分之　恩踰格之賞又復濫及則臣向之所以陳辭者不過矯飾之虛言而　皇上之所以許臣者亦未爲相信之深至矣臣不敢自背其言上以欺　主外以欺人故不避煩瀆瀝血陳誠必望　聖慈特垂俞允倘微志終伸即通侯之爵未爲榮萬鍾之祿不爲富矣臣屢冐　天威

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卿有定國安民大功加秩賜祿未足酬賞乃猶固執謙遜至于再三朕覽所奏詞益用懷歎玆重違卿意特准辭免太傅伯祿成卿忠志用立臣極其餘常典悉宜勉承以見君臣相體之義愼勿又辭該部知道欽此

請敘錄日講諸臣疏

臣等伏覩　皇上踐祚以來日　御講筵孜孜問學隆冬盛暑未嘗少間而侍講諸臣申時行等亦夙夜在公勤誠匪懈在諸臣以勸講爲職雖竭忠盡瘁分所當然豈敢有所希覬但臣等竊以爲敬尊後食[illegible]人臣靖共之心有勞必錄者　明主激勸之典况[illegible]先朝於日講官亦每　特加優禮所以重　聖學也今　皇上聰明日開聞見日廣雖　天挺英資匪由學習而諸臣開導啓沃之功亦似有不可泯者伏望聖慈俯軫諸臣微勞酌其年資量加陞級以示激勵勅下吏部詮註遵行夫諸臣效勞愈深則　皇上典學之功愈進諸臣之被　恩愈渥則　朝廷崇儒之典愈光矣

辭

加恩疏

昨該臣等以講讀諸臣學士申時行等效勞年久乞恩陞級以示激勸玆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意俯念臣等提調講讀亦有勤勞欲一體　加恩令臣等具擬上　請欽此臣等伏奉　綸音不勝感激敢不欽遵以仰承　恩眷但念臣等猥以淺薄俱蒙　皇上簡任輔弼輔弼之職上則培養　君德翼贊　廟謨下則表率羣僚修明庶政其職最爲繁重最難稱塞若提調講讀不過職分中之一事實與諸臣之專供一職者不同雖每日趨侍　講筵改定講義亦不

過總其大綱率領諸臣以供事而已又何功之可言何勞之可錄夫掠人之美以自爲功謂之竊無其實而冒其賞謂之忝忝與竊臣等不敢爲也伏望　皇上俯鑒微忱免廑　聖念所有　加恩一節萬不敢承止將原本擬票上　請伏乞　聖裁臣等仰蒙恩念不勝感激圖報之至

議處就教舉人疏

題該禮部開送乞　恩就教舉人臣等會同翰林院掌院事學士申時行遵奉　欽依出題考試取中上卷八卷中卷三百三十六卷俱堪授教職已經封卷

進　呈訖臣等又查得先年就教舉人多授以府州縣學訓導之時令其以舉人署教事仍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者乃陞有司正官次則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蓋以就教舉人皆未經國學作養故使之分署教職資其廩給以進學習事爲將來用之之地也近年以來此意寖失舉人乞　恩者槩授以學正教諭絕無除訓導者不及三年卽陞知縣又以願就者多學正教諭缺少除授不盡則縱令回籍下科仍以舉人會試之後始從選除甚非政體由是舉人以就教爲捷徑不復坐監而　祖宗造士作人之意寖以不存臣愚竊以爲在今之時欲盡復初制固非人情所堪亦宜酌議釐正以敦士習合無　勅下吏部將今次臣等所定上卷八卷及中卷十名以前俱授以州學正中卷二百名以前俱授縣學教諭二百名以後俱授以府州縣各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仍俱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有才力能治民者始陞授有司正官今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如員缺不彀省令在部聽候陸續選除毋得狥情縱令回籍致乖政體以後年分俱照例施行如此則舉人不敢僥倖於徑截之

途而國學由此充實亦作興人才之一端也

請停止內工疏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　慈慶　慈寧兩宮着該衙門修理見新只做迎面欽此臣等再三商確未敢卽便傳行竊惟治國之道節用爲先耗財之原工作爲大然亦有不容已者或居處未寧規制當備或歷歲已久敝壞當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於不容已者而已之謂之陋於其可已而不已謂之侈二者皆非也恭惟　慈慶　慈寧乃　兩宮聖母常御之

所若果規制有未備敉壞所當新則臣寺仰體 皇上竭情盡物之孝不待 聖諭之及已卽請 旨修建矣今查 慈慶 慈寧俱以萬曆二年興工本年告完當其落成之日臣等嘗恭詣閲視伏覩其 巍崇隆固之規彩絢輝煌之狀竊以為 天宮月宇不是過矣今未踰三年壯麗如故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是豈規制有未備乎抑亦敗壞所當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況昨該部該科屢以工役繁興用度不給為言已奉 明旨以後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無端又興此役是 明旨不信於人而該部科必且紛

紛執奏徒彰 朝廷之過舉玆臣下之煩言耳方今天下民窮財盡國用屢空加意撙節猶恐不足若浪費無已後將何以繼之臣等灼知 兩宮聖母欲皇上祈 天永命積福愛民亦必不以此為孝也臣等備員輔導凡可將順豈敢抗違但今事在可已因此省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使天下黎民萬口同聲祝 聖母之萬壽亦所以成 皇上之大孝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忠將前項工程暫行停止俟數年之後稍有敉壞然後重修未晚臣等干冒 宸嚴無任悚慄之至

萬曆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上隨該文書官口傳
聖旨先生忠言已奏上 聖母停止了

嶺西大捷辭免 加恩疏

昨蒙 發下兵部題覈廣東羅旁大捷請敘錄有功人員本臣已酌量擬票上請玆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廣東大捷全是先生每運籌都該廕賞改票來行欽此臣等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玆者嶺西之役兵不踰時而俘獲四萬有餘拓地千里之遠誠爲殊常大捷然此皆 祖宗垂祐 皇上聖武布昭下則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叅預 密勿適會成功有何

勞勣敢冒 恩賞況前已奉 旨以後邊功不許敘及輔臣臣等又豈敢身自犯之伏望 聖明俯鑒臣等愚衷所有 加恩一節 特賜停寢庶臣等犬馬微分得以少安謹將原票封 進隨奉 聖諭廣東大捷實賴先生每運籌賜元輔銀一百兩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裡次輔二各銀八十兩四表裡欽此

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疏

該文書官迭下欽天監一本題稱 皇上大婚禮擇於十二月大利然未定有年分臣等恭照 祖宗列

聖婚期多在十六歲出幼之年　英宗皇帝九歲登極正統七年正月成婚　武宗皇帝十五歲登極正德元年八月成婚　世宗皇帝亦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九月成婚皆在十六之年今　皇上聖齡方在十五　中宮亦止十四歲若待來年十二月則過選婚之期一年有餘於事體未便若即用今年十二月則又太早矣該監又稱一年之間止利十二月餘月皆有礙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皆民間俗尚然亦有不盡然者臣居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爲時勢之可爲者即爲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趍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利況　皇上爲　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仰惟　兩宮聖母既已愼選賢淑作配　聖躬臣等亦豈不欲及早贊成嘉禮以爲萬年嗣續之計以慰四海仰望之心但如該監所言實未穩便適聞文書官向臣等說　聖母慈意亦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　大禮仰惟　聖母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桃夭之咏見於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既有合於天地交泰

化醇之意且當　聖齡十六又率遵乎　累朝列聖之規不遲不早最爲協中夫婚姻大事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今此　大禮亦惟取裁於　聖母之一言耳仰煩　睿思再加斟酌定以明歲或取三月春煖之時或用四月清和之候　諭下臣等傳示各衙門遵行其該監本合無姑且　留中以俟　裁定施行隨該文書官口傳　聖母諭先生說的是今定以明年三月次日奉　御批欽天監本　朕奉　聖母慈諭着於明年三月内擇吉行禮

纂修書成辭　恩命疏

昨奉　聖諭以　皇祖實錄書成　命臣等撰勅加恩監修總裁官臣自以官品已極涯分久踰不敢再叨謹欽遵將英國公張溶并同官二臣擬勅上進玆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　皇祖四十五年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我盡知道先生恩該首加却怎的不擬這勅着另改擬了繼行欽此臣恭聞　寵命愧懼交并追惟於　皇祖世宗皇帝實錄自　先帝嗣統之初已即降纂修之命一向因循廢閣竟未脫藁迨臣當事始定爲章程嚴其

期限然後責成有據端緒可尋其中編摩草創雖皆出於諸臣之手然實無一字不經臣刪潤無一事不經臣討論既更定其文義復讐校其差訛窮日達夜冒暑凌寒蓋五年於茲而今始克就鞭鶩策蹇寧靡寸勞況書成加恩　累朝彝典　皇上按故事錄微勞臣即循例俯承亦豈得爲溢濫但臣有匹夫微志硜硜欲以自遂者向已屢控　宸嚴茲敢再陳素悃臣以羇單寒士致位台鼎　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親握臣手屬以大事及遭遇　聖明　眷倚彌篤寵以賓師之禮委以心膂之託　渥恩殊錫豈獨　本朝所無考之前史亦所希覯每自思惟古之節士感遇知己然諾相許至於抉面碎首而不辭既已存亡死生矣而猶不矜其能不食其報況君臣分義有不可逃于天地之間者乎用是盟心自矢雖才薄力孱無能樹植鴻鉅以答　殊眷惟於　國家之事不論大小不擇閒劇凡力所能爲分所當爲者咸願畢智竭力以圖之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惟務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覬　恩謀利之心斯於臣子分義庶乎少盡云爾故自　皇上臨御以來所加於臣文武錄廕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領昨以九年任滿　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給臣以五等之祿臣亦懇疏陳辭必得　請而後已豈敢異衆爲高以沽流俗之譽哉蓋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心故也近年以來君臣之義不明敬事之道不講未有尺寸即生希冀希冀不得輒懷觖望若執左契而責報于　上者臣竊非之每欲以身爲率而未能也今乃以楮筆供奉之役即叨橫　恩渥澤之施則平日所以勸勉諸臣者皆屬矯僞人誰信之此臣所以展轉思惟有不能一日自安者也臣聞人臣事君無隱情無二辭今臣所言皆已真吐肺腸辭理俱竭藉惟　皇上復申前命臣亦不過再執此辭而章奏屢騰言語煩瀆非　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義也萬望　聖慈俯鑒愚衷　特賜停寢俾臣微志獲伸雖疏食沒齒有餘榮矣所有改　勅一節萬不敢擬謹將原稿封　進伏乞　聖裁施行

萬曆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卿　社稷大功不止纂修一事乃屢辭恩命遜美弗居覽奏具忠大義深激朕衷特允所辭以成卿勞謙之美風激臣工仍宜付史館昭垂萬世該部知道欽此

論決重囚疏

該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　聖旨奉　聖母諭今歲大喜命臣等於刑科三覆奏本上擬　旨暫免行刑欽此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　德意但查我　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　世宗皇帝以齋醮奉玄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　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　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　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鬬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迪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於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非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於泯滅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此書乃　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文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於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於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明王聖王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愁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柰何不恐於有罪之兇惡而反恐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繫牢獄耳然與其瘐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

既實關防又紊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伏願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 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浮屠之說毋流於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 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牢固監候俟明年 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則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臣等叨典密勿此關係 朝廷大政 祖宗舊典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明裁擇

萬曆五年九月十四日文書官口傳

聖旨先生說的是今年照舊例行刑

新刻太嶽張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聞憂謝

降諭宣慰疏

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書知臣父張　以九月十三日病故臣一聞訃音五內崩裂茲者伏蒙皇上親灑宸翰 頒賜 御劄朕今覽二輔所奏得知先生之父棄世十餘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當不知何如里然 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先帝付託輔朕冲幼 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懽安今宜以朕爲念勉

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欽此該司禮監太監李佑恭捧到臣私第臣不忠不孝禍延臣父乃蒙 聖慈曲軫哀憐犬馬餘生 慰諭優渥臣哀毀昏迷不能措詞惟有痛哭泣血而已臣不勝激切哀感之至

謝

遣官賜賻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臣父憂今日欽奉 聖旨賜臣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

疋該司禮監隨堂太監魏朝恭捧到臣私第臣謹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犬馬微生樗蒲賤質事　主不能效臣夫之力事親不得盡菽水之歡以致抱恨終天雖生猶死仰荷　聖慈曲垂憫念昨既奉　慰諭之懃惓茲又蒙　錫賚之隆渥顧此　殊恩今昔罕覯臣一家父子歿者斷環結草存者碎首捐軀猶不足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也臣哀苦愚衷昏迷罔措仰天泣血辭不能宣謝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萬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謝　兩宮太后賜賻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臣父憂今日欽奉　仁聖皇太后懿旨賜臣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疋該　慈慶宮管事太監張仲舉恭捧到臣私第臣謹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罪惡深重禍延臣父以致抱恨終天痛苦幾絕仰荷　慈恩垂憐犬馬殘生　諭慰諄切又　特頒厚賻赫奕充庭顧此　殊恩古今罕遇臣一家父子歿者啣環結草存者捐軀隕首猶不足以仰報　慈恩於萬一也臣哀苦愚衷辭不能布誠不勝激切仰戴之至

慈聖皇太后賻禮謝疏（同前）

謝　郵典疏

臣於本月二十八日該禮部題為郵典事欽奉　聖旨是朕元輔功在　社稷伊父郵恩委宜從厚着照例與祭葬仍加祭五壇各差官前去祭葬以示優眷欽此伏念臣負罪積愆禍延臣父仰荷　聖慈特頒恩郵屢　溫綸之俯賁視彝典而加優犬馬何有微勞烏鳥獲伸私悃古今罕遇存歿均霑臣雖糜骨捐軀莫能仰酬　洪造於萬一也臣哀苦病憊未能詣闕庭俯伏叩謝不勝激切仰感之至

萬曆五年十月初二日

乞　恩守制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父訃音即移咨吏部題請放臣回籍守制隨該吏部題奉　聖旨朕元輔受　皇考付託輔朕幼沖安定　社稷朕深切倚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准過七七不隨朝你部裏即往諭着不必具辭欽此臣在憂苦之中一聞命下驚惶無措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

本十有餘年受 先皇顧託之重荷 聖主倚毗之專無論平日所承 隆恩異數超軼古今卽瑣者閭愛之日 兩宮聖母爲臣憫惻 聖心感動爲臣悽惋 慰弔之使絡繹道途 賻賵之賚充溢筐篚又蒙 皇上親灑宸翰 特降聖書中間慰藉之懃懇勉喩之諄切尚有溢於 聖言之外者臣伏而讀之一字一淚雖旁覩逖聽之人亦無不傷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結主商則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周則成王之於公旦漢則昭烈之於諸葛亮其隆禮渥眷辭命誥諭之文載在史冊至今可考固未有謙抑下巽親信敬禮如 皇上之於臣若是之懇篤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於此時舉其草芥賤軀摩頂放踵粉爲微塵猶不足以仰荅於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乎且人之大倫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則固可各伸其重而盡其所當爲不幸而相值難以並盡則宜權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處君臣父子兩倫相值而不容並盡之時正宜稱量而審處之者也況奉 聖諭謂父制當守君父尤重臣又豈敢不思以仰體而酌其輕重乎顧臣思之臣今犬馬之齒纔五十有三古人五十始服官政而 本朝服制止於二十七箇月計臣制滿之日亦五十六歲耳此時自量精神精力尚在強健 皇上如不以臣爲不肖外則操戈執銳宣力於疆場內則荷橐持籌預議於帷幄遠邇閒劇惟 皇上之所使雖赴湯火亦不敢避是臣以二十七月報臣父以終身事 皇上昔人所謂報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也如此則君臣父子之倫雖不得以並盡而亦不至於相妨夫古人有銜哀赴官墨絰從政者有金革之事則可方今賴 皇上威德四郊無壘九塞清塵故臣欲以其間少盡私情此臣之所以顒 天泣血哀鳴而不能自已者也伏望 聖慈垂念烏鳥微情 曲賜允許不惟臣之愚哀獲安臣父有知亦啣感於九泉矣

萬曆五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內乂安蠻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繫 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 皇考委託之重勿得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再乞守制疏

項者以臣父病故奏乞回籍守制伏奉　聖旨卿爲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內乂安蠻貊率服朕沖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繫　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　皇考委託之重勿得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在痛楚困憊之中捧誦　綸音至先帝顧託一節觸地號天肝腸寸裂夫人之相與然諾相許猶能捐軀赴義死且弗背臣於　國家蒙士草芥之臣耳　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託臣以大事叮嚀付囑言猶在耳中道而背之雖施於交友然且不可乃敢以此事吾　君父而自蹈於誅夷之罪乎蓋臣今所乞於　皇上者非長往遠引背而去之之謂也痛念臣父別來十有九年雖陟岵之懷時時在念而以　國家事重未敢言私竊常自擬俟　皇上大婚禮成暫乞一假歸省不圖一旦奄至於此使臣抱恨終天今日雖得歸家亦知扳號無及但念臣父生身恩重今縱不得再覩其音容然及其未殯憑棺一慟身負簣土加於丘隴之上猶得少逭其違曠之罪以慰冥漠之魂比及禫除臣當不俟　宣召馳赴闕庭以聽任使是臣未盡愚忠尚有俟於他日也若此頑不獲將負痛終身雖勉強在此而情神沮喪心志昏迷發慮出謀必至乖舛或因而鬱鬱致病喪此殘軀則忠孝　君親兩俱有損此臣所以展轉恓惶而不能已於哀鳴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之於臣欲其生則生欲其死則死命之進則進命之退則退臣豈敢以區區螻蟻微情仰干大義之重所以屢控而不止者亦恃　皇上平日諒臣之深眷臣之篤憑　寵怙　恩而覬幸於一獲耳臣連日痛切窮苦心蘊結而難紓語荒迷而無次惟　聖慈哀憐臣下情不勝瀝血抆淚懇切祈望之至

萬曆五年十月初五日奉

聖旨覽奏詞益哀懇朕惻然不寧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此

謝　賜甜食疏

伏蒙　聖母　皇上特遣近侍官孫良尚銘到

須賜甜食二盒茶食二盒又傳奉　慈諭夫
節哀自愛臣謹叩首祗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萬曆五年十月初四日

三乞守制疏

比者臣再疏陳乞伏奉　聖旨覽奏詞益哀懇朕惻然不寧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此又聞同官二臣言昨送本宮將臣奏本到閣傳奉　聖意云雖上百本亦不能從嗟乎古語云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亦不能動天臣始不信今乃見之臣前後所奏哀苦迫切之情非不仰觸　聖心也悲鳴號泣之聲非不上徹　天聽也然竟不能徼一二之幸於萬分之中者仰窺　皇上之心不過以數年以來舉天下之重盡屬於臣見臣鞠躬盡瘁頗稱　意指將謂　國家之事有非臣不能辦者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顧　上用之何如臣之不肖豈真有卓犖超世之才奔軼絕塵之力惟　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盡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輔臣以至於百執事孰非臣所引薦者觀其器能咸極一時之選君　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諸臣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　皇上將臣平日所稱聖賢道理　祖宗法度此兩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則固可以端委　廟堂而天下咸理是臣雖去猶未去也何必專任一人而使天下賢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歲素嬰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囑臣早歸田野之人不知　朝廷禮法將謂臣父既沒理必奔喪屈指終朝倚閭而望今若知臣求歸未得相見無期鬱鬱悽思因而致病則臣之心益有不能

自安者矣　皇上方以孝養　兩宮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夫人之最難遣者憂思之情也臣本孱弱之軀數日之間上戀　君恩下念父母欲留既不可欲去則未能抱此沉思寢食俱廢若使憂能傷人則臣之身亦有不能自保者矣　皇上誠欲用臣何不生全之以責他日之效乎臣聞獸死不擇音今臣情勢窘急無可柰何蹐地號天誠不自知其詞之過激而有干於嚴譴也惟　聖慈哀其愚而矜許之臣無任拭淚抆血懇切仰干之至　奉

聖旨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恐相違拒

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着司禮監差隨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驛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卽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謝 降諭慰留疏

臣三疏陳情未蒙 俞允今日該司禮監太監何進恭捧 御筆 諭元輔朕以冲幼頼先生爲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今再三陳乞守制於常理固盡於先帝付託大義豈不鮮終況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尚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爲朕實所以爲 社稷爲蒼生也萬望先生仰體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欽此念臣以一縷微情屢瀆 天聽方跧伏苫凷以待譴誅乃荷 聖慈曲垂矜宥既逭其抗違之罪又申之 慰勉之辭念臣情切送終 特遣樞臣而造葬知臣心懸歸省遂將老母以偕來 眷念周詳卹存懇至實曠古所未聞之盛事皆人臣不當得之 殊恩臣伏地頂 天叩心雪涕 乾坤並育何獨憐於蟲豸之微 雨露隆施乃偏潤於根荄之朽念玆 罔極欲報奚繇苟可藉手於一酬寧惜闔門之千指臣無任仰戴 天恩激切哀感之至

乞暫遵 諭旨辭俸守制預允歸葬疏

頃者臣三疏陳情伏奉 聖旨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恐相違拒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着司禮監差隨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驛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卽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辭該衙門知道欽此又奉 聖諭朕以冲幼頼先生爲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今再三陳乞守制於常理固盡於 先帝付託大義豈不鮮終況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尚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爲朕實所以爲 社稷爲蒼生也萬望先生仰體 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欽此臣迫於一念微情蠢愚不能自解憑恃 寵眷屢瀆 宸嚴

不加譴訶已爲厚幸乃又仰厪　聖心曲加體卹施之以禮之所不當得以伸其追慕之情資之以力之所不能爲以遂其懷歸之願凡可以安臣之志而慰臣之私者皆親勞　聖慮屈己下逮爲臣圖之無論臣心悲感断結凡朝士大夫見者聞者無不惻切歎頌皆以大義責臣謂　殊恩不可以横干　君命不可以屢抗既以身任　國家之重不宜復顧其私臣連日忱愧自思且感且懼欲再行陳乞恐重獲罪戾且　大婚期近　先帝之所付託與　國家之大典禮莫此爲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

力雖居田里於心寧安用是茹恐哀悰不敢再申前請謹當恪遵　前旨候七七滿日不隨朝赴閣辦事日侍　講讀但乞　聖慈俯諒愚衷容令在官守制所有應支俸薪　准令盡數辭免一應　祭祀吉禮俱不敢與入侍講讀及在閣辦事俱容青衣角帶出歸私第仍以縗服居喪凡章奏應具銜者仍容加守制二字使執事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臣職子道庶幾少全再惟人子事親送終爲大臣父雖蒙特恩遣官治葬然窀窆之事必躬必親乃可無悔今卜地營塋須明年三四月間乃可竣工計此時　大禮已成　國務稍暇至期仰懇　聖恩仍容臣乞假一行送父歸窆便迎臣母一同來京臣得了此一則自此之後皆報　國之日矣臣不識進止敢預乞俞旨以爲他日請行之地伏惟　聖慈矜許臣不勝感激祈望之至　奉

聖旨卿爲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葬一節還候旨行吏部知道欽此

謝　賜點心甜食疏

今日伏蒙　聖母仁聖皇太后特遣司房太監劉彥保到臣私第　頒賜甜食一盒七品點心一盒又傳

奉　慈諭天氣寒冷着臣節哀自愛臣謹叩首祗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又

今日伏蒙　聖母慈聖皇太后　皇上特差答應近侍李忠到臣私第　頒賜上用甜食二盒素點心四盒卷餈麪觔二盒又傳奉　慈諭天氣寒冷少要煩惱臣謹叩頭祗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乞恢　聖度宥愚蒙以全國體疏

比因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等疏言臣當[illegible]禮回籍守制至有詆臣爲忘親貪位者以致上干　天怒俱獲

重譴又蒙　特降　聖諭宣示百官朕受　天明命爲天下君進退予奪朕實主之豈臣下所敢自擅元輔張居正受　皇考顧命輔朕幼冲攄忠殫猷弼成化理以其身任　社稷之重豈容一日去朕左右兹朕體其至情厚加恩䘏凡人子所以榮親送終之典備極隆異元輔孝思已無不盡亦不在此一行且綱常人紀君臣爲大元輔旣受　皇考付託義不得復顧其私爲朕倚任義不得超然自遂朕爲　社稷至計懇切勉留羣臣都當助朕留賢繼是同心爲國叵奈羣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已私乃借綱常之説肆爲擠排之計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殊爲悖逆不道傾危　社稷大傷朕心兹已薄示處分用懲奸回凡爾大小臣工宜各明于大義恪共職業共成和衷之治如或黨奸懷邪欺君無上必罪不宥欽哉故諭欽此該禮部刊布到臣臣傷痛之餘驚魂未定忽聞　朝廷有此處分心悚神悸寢食靡寧臣聞非常之元必致駭於衆庶經生之見每堅守其故常夫惟　聖人在天子之位乃能執義理之中正建皇極以導民固非經生學士之所能窺也臣雖不肖鄒魯之教習聞之矣束髮修行至於白

首雖一言一動之微猶兢兢如執玉捧盈罔敢失墜況事關綱常人紀士君子立身大節而可苟焉以自越於名教乎自從杪計以至於今其叩心泣血呼號於　旻天之下者不啻三四矣乃臣也請之彌哀而　皇上留之愈固留之而不得至於親勞　萬乘之重爲臣圖慮私情　特遣心膂之臣爲臣經理家事則　朝廷之恩至於不可復加而臣之苦心殆顛連而無告矣夫臣所遇之時何時也所居之任何任也所事之　君何君也所受之　恩何恩也　皇上舉人子之力不能致者而悉以畀臣臣乃不以人臣之所當爲者而效之於　上是尚得爲人類矣乎臣於此時誠道盡途窮莫知所出故不得已而爲辭俸守制之請又不得已而爲預訂歸葬之請意欲暫遵　諭旨以慰　皇上之心而預陳悃誠徐爲乞歸之計誠萬萬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旣荷　聖慈矜允又許以歸葬一節候　旨而行臣竊以爲　君親二念庶可曲全而無害矣乃今議者不達　皇上所以懇切留臣之意又不白臣所以委曲順　命之忠徒見三年之喪古人所重奪情之事治世非宜舉其經文之說紛紛瀆擾遂致上干　天怒雷霆洊驚杖責編遣曾不

負又　特降宣諭讓諸臣以欺藐　君父忌擇撈則既虧　國體又傷　聖心而臣之微衷尤有惕然不寧者矣夫域中三大君居其一臣欺其上罪不容誅諸臣皆素知章句者今方責臣以不能盡子道乃敢先自蹈於不臣之罪乎况　皇上聰明聖智曠世間出臣往見大小臣工一瞻　天表輙欣慶累日每聞　朝廷行一政出一令輙衆手吐舌謂　明見萬里方傾心仰戴之不暇而敢萌欺藐之念乎如臣之愚凡所注措惟知求利　國家不能取諧流俗以此致恨理或有之若謂欺藐　君父則臣固知其必

無也方今　聖明在上百工濟濟臣每切慶幸以爲雍熙太和之美庶幾復見今被二三狂童無端生此一擾使　君父挾見欺之心以臨臣而臣下蒙欺上之罪以事　主臣　主之間猜懼互起情悃隔閡議論滋多則安靜和平之福必不克以終享此臣所爲深惜也今言者巳詆臣爲不孝矣斥臣爲貪位矣詈臣爲禽獸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爲耻也夫聖賢之學有遯世不見是而無悶者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區區訾議非毀之間乎苟有以臣之志而行臣之忠雖被惡名不難受也臣之所

是而益傷　皇上之心大虧　國體之重鑒未萌之竅爲將來無窮之害耳今諸臣已被譴斥臣不敢又救解於事後爲欺世盜名之事前已奏稱遵　諭暫出今亦不敢因人有言又行請乞以自背其初心但連日觸事驚心憂深慮切故敢陳其縷縷之愚伏願　皇上恢弘天地之量洞開日月之明察兆心仰戴之誠憫迂儒拘攣之見卓然自信盡釋群疑今後凡有言者諒其無知勿與較計寧使愚臣受辱毋致有傷　聖心仍乞　鑒臣衿請俟　大禮既成放臣歸葬則紛紛之議不俟禁諭而群喙自息

矣臣不勝震懼隕越懇切祈望之至　奉
聖旨朕爲卿備加恩卹曲全父子之情卿爲朕抑情順命實盡君臣之義於綱常人紀何有一毫虧損這厮每明係藐朕冲幼朋興詆毀欲動搖我君臣傾危社稷卿雖曲爲解說於法決是難容所奏朕以具悉卿亦務勉遵諭旨用成大忠大孝以終　顧託之重勿以浮言介懷欽此

謝　召見疏

昨該鴻臚寺少卿陳學曾等傳奉　聖諭以臣父喪七七期滿　召臣於初六日吉期入閣辦事今日又

蒙　特差文書官孫斌　宣臣入見於　平臺臣以比者臣父不幸仰荷　聖恩賜弔賜賻又　遣官治葬䘏典殊常臣於　國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　隆恩感洞心骨致詞稱謝伏奉　上諭先生孝情已盡了朕爲　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　父皇付託的意思成全始終纔是大忠大孝欽此臣仰聆　玉音悲感哽塞伏奉　皇上前後　諭旨委曲懇切臣愚敢不仰體又昔承　先帝執手顧託誓當以死圖報今日豈敢背違但臣賦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爲國不能曲狥人情以致叢集怨讟久妨賢路今日若得　早賜放歸不惟得盡父子微情亦可保全晚節伏蒙　上諭先生精忠爲國的心　天地　祖宗知道　聖母與朕心知道那辜奸小人乘機排擠的自有　祖宗的法度處治他先生不必介懷欽此又蒙諭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閣辦事欽此隨蒙　頒賜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與酒飯喫仍　命文書官孫斌送臣到　閣臣當於　禁門叩謝　兩宮聖母恩賚訖遵　旨赴　閣辦事記念臣哀苦衷懷難勝重任摧殘形狀有玷清班援諸情禮之宜惟以縱歸爲當乃蒙　聖慈不加厭棄曲賜慰留起諸苫塊之中

渥絲綸之寄釋其苴杖假以冠裳預消吉旦以傳宣　特御內臺而接晉　恩光下濟藹然家人父子之親　顧答頻煩寵止魚水君臣之契旣厭　訓辭之諄切復蒙　殊錫之駢蕃至於　聖念之勤惓難以名言而頌述臣於此際更復何辭惟當益竭夷丹矢堅精白今雖暫援而止靖共之念不敢少懈於斯須儻終得請而歸啣結之忱尚欲勉圖於異日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謝　內府供給疏

先該臣奏乞辭俸在京守制已蒙　聖明俞允茲該內府各衙門傳奉　聖旨元輔張先生俸薪都辭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着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卓各該衙門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一百枝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滿日止欽此臣仰荷　恩施愈深惶悚竊惟頃者辭俸守制之舉正欲別於居官食祿之臣得奉　俞音始安微分今乃叨此　大賚所入更爲加豐月分內府之儲日給大官之饌是所辭者少而所受者多旣博虛名而又獲實利貪饕已甚廉節奚存不獲不耕益重風人之刺繼粟繼肉謬叨賓禮之隆雖　聖

慈不靳於鴻施在微臣實盈於鼴腹將聚族而共食豈一飯之敢忘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謝　免自陳疏

頃以星變示警仰蒙　聖明俯納言官所陳飭舉考察之典令京堂官皆自陳不職以聽汰黜臣雖已辭俸守制然猶奉　旨入閣辦事日侍　講讀實與事故離任者不同昨該同官二臣爲臣題請伏奉　聖旨元輔本朕再四勉留又准辭俸守制着不必自陳吏部知道欽此臣聞三公爲大臣之首榮免宜先中書乃政本之司感召爲切臣才品最下學術尤疎居台府已踰十年總樞機又且六載上不能燮調元化佐　明主以察璣衡下不能振舉宏綱率羣僚而修品式諸所注措每見乖違積此釁愆殆非朝夕故玄緯示掃除之象在愚臣實罪戾之尤謂宜亟　賜汰除庶以少懲瘝曠豈意　聖慈曲垂弘庇既逭黜幽之典復寬自劾之章俾以墨縗仍忝　密務臣謬蒙　恩宥愈切凌兢退自省循若爲消弭謹當澡心自勵克己知非洗垢刮瘢雖莫逭於既往拾遺補過期有救於將來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戴省悔圖報之至

請別　遣大臣以重　大禮疏

今日該文書官送本到　閣見有戶科給事中李淶一本內稱　大婚吉禮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請乞改命等因伏奉　聖諭昨李淶說大婚禮不宜命先生供事這厮却不知出自　聖母面諭朕說先生盡忠盡不的孝重其事總命上公元輔執事行禮先生豈敢以臣下私情違悞朝廷大事先朝奪情起復的未聞不朝叅居官食祿今先生都辭了乃這大禮亦不與可乎看來今小人包藏禍心的還有每遇一事即借言離間朕今已鑒明了本要重處他因時下喜事將近姑且記着從容處他先生只遵　聖母慈命要緊明日起暫從吉服勿得因此輒事陳辭欽此臣捧誦　恩綸不勝感激不勝欽仰即宜遵奉無事賣辭但其事之本末外廷之臣或不及知而以臣爲有所踰越以干　大禮臣不得不一言以自明先該禮部題　大婚納采問名請　欽命大臣二員充正副使行禮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傳示　聖母慈諭這大禮還着元輔一行以重其事又說忠孝難以兩盡先生一向青衣角帶辦事固是盡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還宜暫易吉服在閣辦事以應吉典

止到私宅任行服制欽此昨日又節奉　聖諭朕奉聖母慈諭賜元輔坐蟒胸背蟒衣各一襲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又口傳　聖旨着於十九日起俱吉服辦事欽此此臣被　命充使奉　諭從吉之由也伏念臣前者具奏遵　旨暫留原以　大禮期近圖効犬馬微勞以終　顧命之重然亦自知服色不便不可與執事辱　大典乃蒙　天語諄諄儆示　聖母慈諭謂　先朝舊典凡　大婚納采問名發册奉迎皆用班首勳臣及　內閣首臣將命又委曲　諭臣暫易吉服從事葢　聖母與　皇上以腹心手足待

臣實與羣臣不同故凡　國家大事皆欲臣忝爲之管領而臣亦妄信其愚不敢以羣臣自處凡可以攄忠效勞者皆不避形迹不拘常禮而冐然以承之且士民之家其父母有大喜慶事爲之子孫者亦不敢以己之私忌而違父母之使命况事關　君父而臣又臣子之最親信者乎然此實非外臣之所能窺衆人之所可喻也但聞之古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變服從吉委爲未安李淶所奏其意雖不可知而其言未爲不是伏望　聖慈俯從所論以禮使臣奏上　聖母容臣仍以初服在　閣辦事凡一應　典禮所當行者謹當夙夜匪懈悉心措畫以贊襄　嘉禮之盛不敢辭勞惟是　遣命先使一節懇乞　聖慈別遣大臣一員將事免令臣與廁　大典不致於溷辱而臣之初心亦得以少安矣　奉

聖旨卿只遵奉慈命勿以小人之言自阻禮部知道欽此

謝　皇太后慈諭疏

欽奉　聖母慈聖皇太后慈諭　皇帝大婚禮在邇我當還本宮不得如前時常常守着看管恐　皇帝不似前向學勤政有累聖德爲此深慮先生親受　先

帝付託有師保之責比別不同今特申諭交與先生務要朝夕納誨以輔其德用終　先帝付託重義庶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諭外賜坐蟒蟒衣各一襲綵段八表裡銀二百兩用示惓惓懇切至意欽此該司禮監隨堂太監張鯨　慈寧宮管事牌子太監謹柯恭捧到臣私第臣謹叩頭祇領訖臣捧誦　恩綸悲感交集追念壬申之夏　先帝不豫召臣等於　御榻前該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　遺囑以　皇上付託比時臣親聞我　聖母在帷中口諭云江山　社稷要緊先生每務盡忠爲國臣伏地

慟哭至於失聲自惟才微力小不能勝此重任又念聖齡方幼　睿質未充臣等外臣雖欲竭駑駘効犬馬然燕見之時有限開導之益蓋寡　九重天遠高卑逈隔豈能日侍　左右以調護起居輔養　德性每念及此心切皇皇仰賴我　聖母　天篤慈仁躬親教育居則同宮寢則對榻使非禮之言不得一聞於耳邪媟之事不敢一陳於前凡　而命耳提諄諄教戒不曰親近賢輔則曰聽納忠言不曰懷保小民則曰節省浮費益我　聖母之於　皇上恩則慈母也義則嚴師也至於臣之孤忠直道屢被憸邪誣

詆搖撼亦惟我　聖母　深加鑒亮　曲賜保全故臣得以益堅自信盡展其愚自　皇上臨御以來於茲七年以　聖躬則純真未鑿天然完固以　聖學則精勤靡懈日就光明以內則道泰時清民安物阜以外則百蠻歸款九塞塵清揆厥所由緊誰之力歟仰惟我　聖母陰功至德豈獨慰我　穆考憑几之託其　二祖　列聖在天之靈實默鑒之今海內臣民歌誦　聖德推原本始者亦惟祝願我　聖母壽康福祉等同天地以保子孫黎民於億萬年也茲奉詰諭以　慈駕還宮慮看管之少疎恐　聖德之有

[illegible]臣以師保之責勉臣以匡弼之忠　寵錫駢蕃開喻懇切臣捧讀未竟涕泗橫流念臣昔承　先帝顧託之重既矢以爲　國忘家捐軀徇　主矣其在今日敢不益攄忠藎圖報　國恩但　內禁外廷地勢自隔臣謨　母訓聽納懸殊自茲以後尚冀我聖母念　祖宗基業之重　天位保守之難凡所以擁護　聖躬開導　聖學者尤望時加　訓廸勿替夙恩臣知　皇上純孝性成必能仰承　慈意服膺罔懈也至於進盡忠言弼成　聖政則臣分義所宜自盡者雖微　慈諭猶當思勉況奉　教督諄諄敢

不罄竭愚衷對揚　休命臣誠不勝感激祈望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具悉忠愛知道了禮部知道

欽此

乞遵守　慈諭疏

伏蒙　頒示　聖母勸勉　慈諭說與　皇帝知道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爲此憂思爾一身爲　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愼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衽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

簡便可以祈　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illegible]
承之勿違欽此臣等俯而捧讀仰而嘆曰大哉我
聖母之訓乎龜鑑藥石不足以喻其明切也淵哉我
聖母之德乎明德宣仁不足以爲之比倫也竊聞父
母愛子必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乃爲真愛子於父
母必服從其教訓不貽父母之憂乃爲至孝況我
皇上一身承　祖宗基業之重爲　天地神人之主
比之士民之家其所關係啚止萬倍故我　聖母諄
諄教戒皆發於　天性至慈根於心而不容自已者
蓋惟其愛之也深故其訓之也切惟其訓之也切益

見其愛之之深也至於慎起居節飲食毋溺衽席毋
用匪人數語者尤爲緊切帝王所以養德養身之要
舉不外此伏望　皇上仰體　慈心服膺　明訓不
徒聽從於面命尤必允蹈於躬行　大婚禮成之後
視朝講學比前更宜勤敏至於　晏息幸御尤望萬
分保愛萬分撙節心存兢業儼如　聖母之在前身
服　教言恒若　慈音之在耳則　聖壽可等於松
喬　聖德可媲於堯舜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實
在於此此乃　皇上之至孝所以仰承　聖母之真
愛者也臣等不勝欽仰祈望之至

奉
御批
聖母慈訓朕當拳拳服膺尚賴卿等朝夕納誨[illegible]
匡弼庶克有成覽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欽此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遼東大捷辭免加恩疏

伏蒙　發下遼東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報捷一本欽奉　聖諭昨見遼東捷報非常即奏　聞　聖母蒙　面諭朕云賴　天地　祖宗默佑此時正爾行嘉禮之際有此大捷乃國家之慶我心甚喜元輔運籌廟謨二輔同心協贊纔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張先生這是明效朕恭對云　聖母慈諭的是茲恭述以示先生等知一應敘錄宜從優厚稱朕惓惓仰體　聖

母至意欽此臣等捧讀　恩綸不勝欣躍不勝感激看得遼東一鎮切鄰虜巢數年以來無歲無警邊民苦於侵掠官軍疲於戰守邇賴　皇上聖明留神邊備軫念該鎮將士比諸邊獨苦加賑加賞大霈　殊恩增餉增兵數破常格以故將士感奮咸思樹立以圖報稱前擒王杲斬馘一千有餘繼戰平虜獲級二百之上至於今次建功尤為奇特出邊二百餘里斬獲四百三十彼之精銳咸就殲夷我之損傷止於一卒使東胡破膽頓消窺伺之謀西虜驚心益謹款關之約誠該鎮百餘年間未有之奇勳也且當　嘉禮舉行之期　慈御移居之日而捷音凱奏千里飛傳　文德武功一朝咸萃臣等列職丞弼恭逢盛事欣慶踴躍萬倍恒情然此實　上帝申庥　祖宗垂佑我　皇上天威遠震諸將士戮力用命之所致也臣等以章句腐儒竊祿禁近曾靡尺寸仰贊廟謨乃荷　宸綸誤加獎鑒又恭述　聖母惓惓倚眷至意尤踰尋常臣等內自省循誠不知將何為報也夫有非常之功者宜受非常之賞今該鎮捷報實為非常俟兵部題覆本上臣等謹遵　諭擬賞悉從優厚至於臣等則先已奏　旨不得侵冒邊功臣居正又屢次

奏辭俱荷　聖慈俞允今次若欲　加恩則萬萬不敢叨承者也臣等不勝欣忭感切之至

辭

上巾恩賞疏

慈者伏蒙　聖恩以今日臣等恭視　皇上整容上巾禮成　特賜臣居正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裡臣調陽臣四維每銀八十兩紵絲四表裡及講官申時行等正字馬繼文等亦各　賚及臣等被　命之餘愧汗沾背仰惟　天恩寵賚豈敢抗違奔走效勞乃臣子常分自舉行　大禮以來臣等節被　恩施不一

而足至於今次所　賚尤爲踰常內自省循實爲黍竊即講讀諸臣亦每向臣等言無勞叨賞於心不安伏乞　聖慈俯鑒愚誠容臣等將今次　恩賚辭免仍送該衙門交收庶　横恩不至於屢濫愚心亦得以少安臣等不勝愧悚懇切之至

奉

聖旨朕上巾始謂成吉奉　聖母慈命賜賚卿內監咸與兄輔相豈可後不獨爲一侍視先生等宜欽承

慈眷并示講讀諸臣勿辭欽此

再辭遼東大捷加恩疏

伏蒙　發下兵部覆遼東禦虜功次本敘及臣等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前有諭先生每運籌有功該加恩敘錄擬旨來行欽此　天恩下逮綸旨傳溫臣等不勝感激但央機奮勇執銳被堅本諸將士之力即該鎮督撫官親總戎行者猶不可與之並論況臣等官列　禁近職在論思仰賴　皇上威德遠播屢殲醜虜邊境輯寧臣等因緣遭際霑被　寵榮已爲萬幸豈敢又貪冒　天功妄希　恩賚況前已有　明旨不許敘及閣臣之功臣等又曾屢辭恩命今若因此復行叨冒是　明旨不信於人而臣等前次具辭皆出於矯飾耳內自省循事體欠妥所有恩命終不敢當謹將兵部本遵奉　前諭俱從厚擬賞其　加恩臣等一節必望　聖慈俯鑒愚誠　特賜停寢庶功賞不至於混濫愚分亦得以少安臣等抗違　寵命不勝戰慄惶悚之至

奉

聖旨該鎮大捷實卿等運籌之功陞廕非濫既懇辭朕勉從賜元輔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裏次輔二各八十兩四表裏以示褒嘉該衙門知道欽此

乞歸葬疏

臣於去年九月二十五日聞臣父憂屢疏乞請回籍守制未蒙　俞允仰荷　聖恩特遣司禮監官爲臣父造塋　降諭慰留至再至三臣不得已奏乞暫遵諭旨辭俸在京守制仍候　大婚禮成再請歸葬奉

聖旨卿爲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塋一節還候旨行吏部知道欽此比時臣仰沐　恩眷殊常誠不忍一旦背而遠去又知　聖意堅定若賣懇不已必獲重譴且　大婚期近臣叨承　先帝付託之重若不於此一効微勞即歸伏草莽心豈能安故

暫留以順　上命預請以訂歸期誠萬萬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既荷　聖慈俞允許以候　旨而行則又自幸烏鳥微情亦必得遂於今日矣茲遇　皇上嘉禮備成又值　兩宮聖母大慶臣得以淺陋之識討論故事賛成　盛典犬馬圖報之忱於是少効乃敢復申前請今頼　聖明在上中外事體帖然底定儻蒙　天恩垂憫慨然允臣囬籍終制固爲萬幸矣若　皇上必欲留臣驅使俾竭其駑駘之力則願乞數月之假候尊上　聖母徽號禮成之後星馳囘籍送臣父骨歸土即依限前來供職以畢臣惓惓圖報之

忠臣得了此一念剖心裂肝死無所恨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輔朕冲年殫忠宣勞勲猷茂著茲朕嘉禮初成復奉　聖母慈諭惓惓以朕屬卿養德保躬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况前已遣司禮官營葬今又何必親行宜遵先後　諭旨勉留匡弼用安朕與　聖母之心乃爲大忠至孝所請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大婚禮成辭免加恩疏

昨奉　聖諭朕大婚禮成元輔張先生受　先帝付託殫忠竭力左右朕躬啓廸保護功難名述宜加殊恩以表眷酬二輔同心協賛勞績茂著並宜敘錄擬勅來行欽此隨該臣具辭止爲二臣擬　勅加恩今日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張先生元功恩典當首加如何過不敘及着二輔另擬來看欽此仰惟

皇上嘉禮備成普天同慶因而覃敷　恩賚首及閣臣此　明主逮下之仁錄勞彰勸之典也臣敢固爲抗違以虛　貺施但臣於　國家受恩獨重　皇上

待臣既與諸臣不同則臣之報禮亦當與諸臣有異人之所不能者而臣爲之人之所可受者而臣辭之庶於分義少盡耳若　大禮之成臣不過討論故典賛成　盛事而已是豈衆人之所不能爲而　隆恩殊錫又豈人臣之所當受者乎况臣暫留於此原欲一効微勞既已辭俸守制則與見任有異若因此冒叨　恩典則昔者顧忠之涵適爲希覬之圖而外沽守制之名實冒見任之體初心既已自違事理亦爲欠當故在諸臣可受而臣決不可受也伏望　聖慈鑒臣微悃免令二臣另擬惟使臣愚志得伸雖蔬食

殁齒榮幸多矣臣不勝惶悚祈望之至

奉

勅諭吏部朕大婚禮成內閣輔臣忠勞茂著宜加特恩元輔張居正受　先帝付託盡忠輔導保護啓建勲猷獨茂宜加殊禮以荅元功但元輔以守制懇辭暫從其請俟制滿之日該部奏請加恩次輔呂調陽加支尚書俸進兼建極殿大學士張四維加少保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兼官俱照舊仍各廕一子做中書舍人以示酬眷如勅奉行欽此

再乞歸葬疏

玆者以臣父歸窆有日疏乞回籍送葬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輔朕冲年殫忠宣勞勲猷茂著玆朕嘉禮初成復奉　聖母慈諭惓惓以朕屬卿養德保躬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况前已遣司禮官營葬今又何必親行宜遵先後　諭旨勉留匡弼用安朕與　聖母之心乃君[illegible]年所請不允吏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宸綸涕泗橫集[illegible]　[illegible]賦質愚昧然君臣大義頗知向方况昔承　先帝顧[illegible]　之重玆又奉　聖母申命之頒耿耿孤忠寧敢自負但臣今日所祈非欲長往遠引忍於背違者也痛念先臣生臣兄弟三人愛臣尤篤自違辰夕十有九年一旦訃聞遂成永訣生不得侍養焉歿不得視含焉每念及此五內崩裂一從聞訃籲天號泣恨不能朝被　命而夕就道也後屢奉　溫諭慰留諄切義不敢抗情不忍離又念大婚期近欲因此一効犬馬微勞故暫留以俟後　命預請以訂歸期此臣處　君臣父子之變不得已而委曲以求通者也然抱此隱痛神往形留加以孤志不明橫遭狂訕內憂外侮舉集於一身數月以來志意衰沮形容顦顇惟含慟飲泣屈指計日以俟　嘉禮之成冀以俯遂其初願耳夫盡忠

所以成孝而死者不可復生臣豈不知今日之歸無益臣父之死且重荷　殊恩特遣重臣爲之造葬送終之禮已爲極至臣今雖去亦復何加但區區烏鳥私情唯欲一見父棺送之歸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念不遂雖強留於此而心懷蘊結形神愈病必不能尊志一慮以圖　國家之事公義私情豈不兩失之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擇於四月十六日如蒙聖慈垂憐　早賜俞允給臣數月之假俟尊上　兩宮聖母徽號禮成即星馳回籍一視窀穸因而省問臣母以慰衰頹儻荷　聖母與　皇上洪庇臣母幸

而康健無病臣即扶侍同來臣私念既遂志意獲紓自此以後當一心一慮服勤終身死無所憾是今雖暫曠於數月而後乃畢力於終身 皇上亦何惜此數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終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 天乞憐而不能自已者也若謂臣畏流俗之非議忘 頋託之重任孤負 國恩欲求解脫則 九廟神靈鑒臣之罪必加誅殛人亦將不食其餘矣臣情出迫切冒瀆 宸嚴自干斧鉞誠不勝戰慄惶悚之至

奉

聖旨朕勉留卿原爲 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違准暫回籍襄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畢就着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衙門知道欽此

謝 假歸葬疏

茲者臣再疏懇乞給假歸葬奉 聖旨朕勉留卿原爲 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違准暫回籍襄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

送葬畢就着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屢疏陳情萬非得已瀆擾 天聽方切悚惶乃蒙聖慈不加譴訶 特賜俞允又遣官衛導預定來期臣憂苦之悰一朝頓解抆淚雪涕忽若更生不惟臣父有知對感於地下因以昭示天下使知 君父有兩重之恩忠孝有曲全之道凡爲人臣者孰不思委質捐軀以盡莫逃之分爲人子者孰不思竭誠致慎以伸難解之情 聖朝懿舉又不獨關係臣一身之進退而已頋臣昔者急切求歸祇欲遂烏鳥思親之念今者違離有日又不勝犬馬戀 主之心擬候兩宮聖母徽號禮成之後伏乞 特賜召見於 便殿一覲 天顏面陳微悃以少伸瞻戀之忱臣仰荷隆恩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待卿行有定日朕于文華殿召卿面辭禮部知道欽此

請簡用閣臣疏

照得閣臣列在 禁近以備 顧問代 王言其職

務最爲繁重必博求賢哲廣集衆思乃足以仰贊一皇猷弼成　化理今臣居正以題奉　欽依給假回籍止臣調陽臣四維二人在閣誠恐聞見有限辦理不前或致誤事伏乞　聖明俯察在　廷諸臣有心術端正才識優長者　特賜簡拔一二人與臣等同辦閣務庶共濟有賴庶事可康臣等又查得　先朝簡用閣臣多出　特旨間有下部會推者又查得萬曆三年八月内該臣等以閣臣員缺題請　簡用奉聖旨卿等舉堪任的來看欽此隨該臣等推舉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等三員欽蒙　御筆點用臣四維合無今次仍請　聖明特簡或　勅下吏部會推上請　點用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奉

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欽此

奉　旨　薦舉閣臣疏

昨該臣等題爲　閣務繁重懇乞　聖明博簡才賢以廣忠益事乞增用閣臣協贊機務請斷自　宸衷特賜簡用或　勅下吏部會官推舉等因奉　御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欽此欽遵查得萬曆三年八月内臣等題請　簡用閣臣亦奉　御批卿等舉堪任的來看欽此臣等隨舉得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馬自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申時行三員堪任奉　御批張四維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着隨元輔等在内閣辦事吏部知道欽此其馬自強等二員隨蒙　聖明簡擢馬自強陞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申時行歴陞吏部右侍郎仍日侍講讀是二臣之才品學識固已簡在聖心矣今臣等公同評品堪任是職似亦無踰於二臣者敢仍以二臣推上伏乞　聖明再加審酌於二臣之中或　簡用一員或並用二員令其與臣等同辦閣務深爲便益再照二臣才品雖同年資稍異馬自強任禮部尚書已及三年近又恭遇　大婚嘉禮頗効勤勞如用本官似應量加一品宫銜仍以尚書兼閣學辦事申時行年資稍淺如用本官似應量轉左侍兼閣學辦事乃爲相應臣等俱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奉

聖旨馬自強以本官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申時行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着隨元輔等在內閣辦事吏部知道

請給勘合疏

茲者臣仰荷　聖慈俯容給假歸葬違遠有期不勝瞻戀念臣謬膺　重託頂戴　鴻恩雖身遠　闕庭而　國家之事有不能一刻暫忘於心者辭　朝之後或於四方事情有所聞見或於　朝廷政務有所獻替即欲不時奏　聞但途路窵遠未能即達伏乞敕下兵部給與勘合數道以便差人齎奏臣不勝惓惓願忠之至

奉

聖旨准給與兵部知道

謝　賜敕諭幷　銀記疏

茲者蒙　准給假辭行有日仰荷　天恩　特降手諭朕大禮甫成倚毗先生方切豈可一日相離但先生情詞迫切不得已准暫給假襄事以盡先生孝情長途保重到家少要過慟以朕爲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萬勿遲延致朕懸望又先生此行雖非久別然國事尚宜留心今賜先生　帝賚忠良銀記一顆若聞朝政有闕可即實封奏聞外奉　聖母慈命賜先生路費銀五百兩紵絲六表裏朕賜亦同先生欽承之故諭欽此幷　龍箋勅諭一道　帝賚忠良銀記一匣銀池鎖鑰全該司禮監太監王臻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頭祗領訖又該本官口傳　聖旨着臣於十一日詣　文華殿　面辭欽此念臣頃以微情上干　高聽仰蒙　矜憫　特賜允俞犬馬之忠既少伸于朝宁烏鳥之願兼追盡于家園戴此　恩私已難報荅茲復　渙頒睿藻　曲軫微悰慼其在道之勞令加珎護憂其憑棺之慟俾順禮經溢然家人父子之親溢於口語文字之外三

薰三復一涕一言且　鳳紵龍箋煒煌映日精鏐彩幣炫爛充庭至於圖章篆記之頒雖　先朝間有若乃取義命詞之重則往牒希聞昔傅說之輔商宗是稱　帝賚若魏徵之對唐帝曾辯忠良豈如一介孤蹤兼備二臣盛美遭逢若此稱塞謂何臣敢不俯抑哀思仰紓　慈念望歸途之漸邇瞻　魏闕以長懸天語春溫時佩　措心之愛星言夙駕日虔趨命之恭尚勉圖有謀入告之忠庶以見在遠不忘之義臣感戴　洪恩無任瞻戀激切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見忠愛朕心嘉慰卿未行朕已懸望宜早襄葬事星馳赴京吏部知道欽此

謝　兩宮賜路費疏

今日伏蒙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以臣蒙　准給假特賜路費銀五百兩紵絲四表裏差　慈慶宮管事太監李用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頭祇領訖　慈恩下逮行色增輝　寵錫非常鏤肌切感念欲仰酬天　高厚唯有俯罄其忠丹一心永肩九死奚惜臣不勝激切仰戴感奮思報之至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賜路費銀三百兩紵絲六表裏謝疏同

奏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召辭紀事

先是有　旨令臣以十一日詣　文華殿　面辭是日　上御　文華殿西室　召臣入致辭云臣仰荷天恩准假歸葬又　特降手諭賜路費銀兩表裏及銀記一顆臣仰戴　恩眷非常捐軀難報　上云先生近前來些臣至　御座前　上諭云　聖母與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只因先生情詞懇切恐致傷懷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畢卽望速來國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託臣叩頭謝因奏言臣之此行萬非得已然臣身雖暫違犬馬之心實無時刻不在皇上左右伏望　皇上保愛　聖躬今　大婚之後起居食息尤宜謹慎這一件是第一緊要事臣爲此日夜放心不下伏望　聖明萬分撙節保愛又數年以來事無大小　皇上悉以委之於臣不復勞心今後　皇上郤須自家留心莫說臣數月之別未必便有差誤古語說一日二日萬幾一事不謹或貽四海之憂自今各衙門章奏望　皇上一一省覽親自裁決有關係者　召內閣諸臣與之商確停當而行

上說先生忠愛朕知道了又奏臣屢荷　聖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　宮門前叩謝伏望　皇上爲臣轉奏　上又說知道了長途保重到家勿過哀臣仰荷　聖慈惻念不勝感戀伏地哭泣不能致謝上云先生少要悲痛然　天語未畢亦哽咽流涕臣叩頭而退　上謂左右云我有好些話要與先生說見他悲傷我亦哽咽說不得了隨着人奏知　聖母

聖母亦感痛差管事牌子李旺賜銀八寶六十兩途中賞人又口傳　慈諭先生旣舍不得　皇帝到家事畢早早就來不要待人催取欽此

謝　召見面辭疏

今日伏蒙　召臣於　文華殿西室　面辭仰荷天語慰諭諄諄臣犬馬之情不勝依戀涕泗横集言不能宣仰見　聖慈垂憫亦爲臣哽咽隨蒙　特遣文書官太監孫斌　捧殿牌子李忠賜臣食品八盒又蒙　聖母差　慈寧宮牌子李旺　賜臣銀八寶豆葉六十兩爲途中犒賞之需又口傳　慈諭臣行之後　皇上無所倚託到家事畢卽宜早來不必候人催取臣謹俱叩頭祗領訖臣數年供奉一旦違離悵望　天顔心焉如割歸家故事卽當仰遵　慈諭星夜前來用畢臣惓惓圖報之忠不敢逗遛以負重託臣不勝感戴瞻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遣官郊餞疏

兹臣蒙　准給假先於十一日詣　文華殿　面辭今日出城就道伏蒙　聖恩　特遣司禮監太監張宏餞送於郊外又　賜臣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臣謹望　闕叩頭祗領卽時啓行去訖重臣嚮　命寵賜賓筵　尚食分珍先生祖道仰　聖情之繾綣荷帝賚之駢蕃往昔所希冐叨愈甚徂途日遠躬膺涉以星言　魏闕天高望雲霄而雨涕臣無任感戴瞻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歸葬事畢謝　恩疏

臣前乞　恩給假荷蒙　俞允於三月十三日辭行一路感　恩含痛倍道遄征至四月初四日抵家拜臣父柩一慟幾絶孀母見臣歸來猶訝夢中相見臣因備誦　聖母　皇上　慈恩特許歸葬本末母子

相抱痛哭失聲當是時鄉　老親戚故舊環列柩前靡不噓唏感歎仰頌　恩遇者乃以四月十六日率子弟族人扶臣父柩歸窆於　勅賜太暉山之原其日　欽遣營葬司禮監太監魏朝工部主事徐應聘諭祭禮部主事曹誥護送臣回尚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先任湖廣巡撫都御史今陞刑部右侍郎陳瑞撫治鄖襄等處都御史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塟護已安厝成禮訖臣於臣父菽水之養雖有曠於生前宅窆之禮幸少盡於殁後宿心獲遂寘骨用安斯實仰荷　皇上至仁

徧覆　大孝弘敷故臣得以少釋終天之恨曲全烏鳥之情臣闔門百口仰戴　隆恩無可報荅惟有竭誠盡力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庶以少酬　洪造之萬一耳臣聞　天雖高而聽則卑人有求而順必遂前者中外臣工見　聖母慈諭倚託之重　皇上溫旨勉留之懇以爲臣之所請必不得遂矣豈意　聖慈曲軫憣然　允俞俾臣宿願獲伸前言終踐于以見　皇上愛臣之篤不強其心之所弗安于以見微臣獲　上之深得行其道之所當盡皆有出於羣情意料之外者誠　聖朝希曠之恩敎孝作忠之典也臣不勝銘心鏤骨感激听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寬限疏

臣於三月十三日蒙　恩准假辭行至四月初四日抵家十六日葬臣父訖除另具奏謝　恩外先該臣奏乞給假葬父省母伏奉　聖旨朕勉留卿原爲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違准暫回籍襄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畢就着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廻都着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衙門知道欽此今葬事已竣卽宜遵奉　前旨同臣母星馳赴　闕圖報國恩但臣母今年七十有三一向多疾去年痛臣父歿舊疾轉增今年正月間伏枕數月飲食頓減此司禮監太監魏朝所親見比因臣歸母子相見乃復易悲爲歡眠食復舊然氣體終是羸弱不勝勞苦臣因誦　聖母慈諭　皇上恩旨欲令同臣赴京臣母頂戴　鴻恩卽當力疾就道柰今天氣漸暑道路阻修高年多病之軀豈能跋涉二三千里之遠爲此進退躊躇誠難自強臣欲欽遵　嚴限獨身前來又恐有違將母同行之　旨不得已再瀝悃誠仰干　天聽惟祈　聖慈俯賜寬限容臣暫停至八九月間天氣凉爽扶侍臣母一同赴京其先差司禮監太監魏朝原以葬臣之父取臣之母今臣父旣葬臣母未行久稽使命臣心不安合無　俯容先回復　命免令敦促俾臣得扶侍老母從容赴　闕是今雖暫違數月之限而私願旣遂母身獲寧內顧無虞志專報　主自玆以往捐軀碎首死無所憾矣臣怙恃　恩慈屢行煩瀆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奉
聖旨朕日夜望卿至如何却請寬限着留先差太監
魏朝待秋凉伴送卿母共來卿宜作速上道務於五
月終到京以慰朕懷方是大忠大孝便寫勑差錦衣
衛堂上官一員星夜前去催來勿再遲延該衙門知
道欽此

奉　諭擬遼東賞功疏

臣於三月十三日蒙　恩准假回籍至四月初四日
抵家方經營臣父葬事忽於本月十一日該兵部差
官齎奉　聖諭內閣昨見遼東塘報大捷比前次更

多朕心深喜今早奏聞　聖母歡悅殊甚朕以冲年
踐祚恒念德不足格　天威不能慴虜夙夜惕勵而
邊臣奮勇屢立非常奇功誠如　聖母前諭賴　天
地　祖宗默佑乃國家之慶元輔平日加意運籌卿
等同心協賛之所致也部疏上時卿等一錄封此諭
內着兵部馬上差人星夜前去與張先生看將一應
敘錄比前再加優厚用示朕惓惓奬酬之意欽此又
該同官大學士呂調陽等錄示閣中題稿并該鎮塘
報傳奉　聖意欲臣議擬處分等因臣在哀苦之中
忽聞該鎮有此奇捷輙復轉戚爲欣抆淚稱慶又惟

慶賞予奪雖　朝廷大政然以我　皇上之明聖俟
該部題覆閣臣票擬之日　皇上秉離照以裁之出
乾斷以處之自將應機立解遊刃有餘乃不遠數千
里而詢及於臣且　俯念微勞冲然讓美誠　聖不
自聖謙而又謙之心也臣又曷勝欽仰曷勝感激竊
照遼東一鎮歲苦虜患邇賴　聖明加意鼓舞屢奏
膚功乃今以裨將偏師出邊遏剿斬馘至四百七十
餘級而我軍並無損失功爲尤奇況當　嘉禮美成
之會兩月之間捷報踵至而今次所獲比前更多此
誠　昊穹純祐　宗社垂庥我　皇上聖武布昭之

所致也所據該鎮文武諸臣協心用命功委可嘉
聖諭欲加厚賞誠不爲過雖其中有投降一節臣未
見該鎮覈勘詳悉第據塘報所稱如總兵李成梁素
稱忠勇屢立奇勳前次劈山之役該部議加封爵臣
欲留此殊典以待後功故未敢擬今次大捷伊雖未
嘗親歷戰陣而號令調度實由主將論功行賞仍宜
首敘似應量加流爵以勸功能副總兵陶承嚳奮勇
當先決機取勝副使翟繡裳守備預嚴督察加慎俱
宜重加陞級仍行厚賞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屢任
雖俱未久威令亦已大行　加陞俸級或量與廕敘

本兵調度有功尚書方逢時宜加陞敘侍郎曾省吾部光先宜加俸級或特與服色其餘將士及文武臣工與有勞者或陞或賞該部議覆自有舊例臣不能一一敘擬惟　須賞一節本出　特恩今次似在可已伏乞　聖裁再照近年各邊獲功屢蒙　聖恩敘及閣臣欲加陞廕臣自以職在論思不敢攘奪將士之功具疏辭免不啻四五俱荷　聖明俞允但同官諸臣所處原自不同乃以臣之故竟未得一霑　恩命臣心恒以爲歉今臣既不在任而諸臣協贊廟略發蹤指示功自有歸伏乞　聖慈弘敷大賚將大學士呂調陽張四維　特加武廕馬自強申時行量加文廕以酬其勞至於臣者　寵榮已極涯分久踰茲荷　宸綸追奬已逾華袞之褒決不敢復有叨冒以取覆餗之尤也臣愚昧無知誤蒙　聖明俯詢敢略陳其槩統冀　聖明裁奪施行

奉　諭還朝疏

先該臣以臣父葬畢卽宜遵　旨將母赴　闕緣臣母老暑天不能遠涉疏乞寬限奉　聖旨朕日夜望卿至如何却請寬限着留先差太監魏朝待秋涼伴送卿母北來卿宜作速上道務於五月終到京以慰朕懷方是大忠大孝便寫勑差錦衣衛堂上官一員星夜前去催來勿再遲延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六日蒙　差錦衣衛指揮僉事翟汝敬齎奉　勑諭一道到臣原籍該地方官迎接至臣私第開讀　皇帝勑諭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卿前奏請給假爲父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文明營葬朕念卿孝心懇切不忍固違暫准回籍襄事限五月中旬回京實非得已自卿行後朕惓惓注念朝夕計日待旋茲覽來奏復請寬假欲待秋涼奉母同來殊乖朕望茲特命錦衣衛指揮僉事翟汝敬馳驛星夜前去守催起程卿母既高年畏熱着先差太監魏朝留待秋涼伴送來京卿可卽日兼程就道務于五月末旬回閣辦事用副　先帝委託之重以慰朕夙夜倚毗延佇至意欽哉故諭欽此又特奉　宸翰　諭元輔張先生自先生辭行之後朕心日夜懸念朝廷大政俱暫停以待今葬事既完卽宜遵旨早來如何又欲寬限茲特遣錦衣衛堂上官齎勑催取勑到卽促裝就道以慰惓惓先生老母畏熱難行還着太監魏朝將先生父墳未盡事宜再行經理便俟秋涼護送先生老母同

來先生宜思　皇考付託之重　聖母與朕眷倚之切早來輔佐以成太平之治萬勿躭延有孤懸望先生其欽承之欽此臣謹焚香望　闕叩頭祗領訖天使臨閭　雲緘啓札　聖心懸切　眷命重申臣旣迫大義之難違又念　殊恩之未報雖有私曲遑復爲圖謹欽遵　諭旨留臣母託之司禮監太監魏朝候秋涼徐行臣已於本月二十一日更服墨縗星馳就道伏念臣違遠　闕庭已踰兩月今恨不能一蹴便至仰覲　天顏但臣原籍去京師幾三千里加以道途霖潦每至迍邅哀毀餘生難勝勞頓今計五月終旬之限已屬稽違私心惶惶不遑寧處除候到京之日伏藁待　譴外謹先奏　知以仰慰　聖母皇上懸念尤冀　聖慈曲垂矜憫　特寬斧鉞少假便宜俾孱弱之軀獲免困仆裂肝碎首死不敢辭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奉

聖旨覽奏知卿已在途朕心慰悅炎　遠道宜慎加調攝用副眷懷便從容步行不妨吏部知道

謝　遣官郊迎疏

臣於五月二十一日被　召還　朝早夜疾趨以六月十五日未刻到京城外仰荷　天恩特遣司禮監太監何進　賜宴於真空寺該何進口傳　天語慰勞勤惓又傳奉　聖旨若午時分進城便着張先生在朝房稍候朕即召見於平臺若未時分進城着先生逕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見欽此念臣昔者奔歸已沐賓筵之　遣餞今茲趨　命又厪　重使以勞迎　湛露重濡　需雲偏渥光生俎豆　寵極章縫顧以草野微賤之臣辱此　聖朝殊絕之典捫心自懼粉骨難酬除今日遵奉　恩諭於朝房齋戒沐浴次早恭詣　文華殿　朝見外臣不勝仰戴　鴻

恩激切感奮之至

奉

聖旨卿冒暑疾馳忠勤茂著朕心嘉悅特遣使郊勞用示眷酬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　兩宮遣使郊勞疏

臣於五月二十一日被　召還　朝早夜疾趨以六月十五日到京仰荷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特遣慈寧宮管事太監李琦於城外真空寺口傳　慈諭慰勞勤惓又　特賜銀八寶二十兩金錢川扇十柄隨又遣管事太監李用須賜　上用乾點心二盒

熟餚四盒果餅二盒鮮果二盒清酒一鐔臣謹俱叩頭祗領訖伏念臣受　國厚恩矢當捐軀以報聞君召命豈敢俟駕而行起居不遑分義宜爾乃荷慈恩曲軫　寵命重申諄諄　慰勞之辭奕奕珎奇之貺顧以凡庸沐此優眷鏤肌切感隕首奚辭臣不勝感奮激切之至　仁聖懿安皇太后同

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　召見疏

臣於本月十五日遇　召到京十六日仰承　恩諭賜見於　文華殿西室該臣以前者蒙　恩准假葬父事竣臣母老未能同行又蒙　聖恩特留司禮監太監魏朝候秋涼伴行臣一門存歿仰戴　天恩不勝感切叩頭稱　謝伏承　天語先生此行忠孝兩全了臣因奏臣一念烏鳥私情若非　聖慈曲體何由得遂感　恩圖報之忱言不能宣惟有刻之肺腑而已蒙　諭云暑天長路先生遠來辛苦臣叩頭謝因請違限之罪蒙　諭云朕見先生來甚喜　兩宮聖母亦喜臣奏臣違遠　闕庭倐忽三月然犬馬之心未嘗一日不在　皇上左右不圖今日重覩

天顏又聞　聖母慈躬萬福臣不勝慶忭蒙　諭云先生忠愛朕知道了又　問云先生沿途見稼穡何如臣因備述往來經過畿輔河南地方今春二麥全收秋禾茂盛實豐登之慶又　問黎民安否臣奏各處撫按有司官來見臣必仰誦　皇上奉　天保民至意諄諄告戒令其加意愛養百姓凡事務實勿事虛文臣見各官兢兢奉法委與先年不同以是黎民感德皆安生樂業實有太平之象又　問今邊事何如臣因奏昨在途中見山西及陝西三邊督撫總兵官俱有密報說虜酋俺荅西行爲挨落達子所敗損傷甚多俺荅僅以身免此事雖未審虛實然以臣策之虜酋真有取敗之道夫戎狄相攻中國之利此皆皇上威德遠播故邊境又安四戎賓服因叩頭稱賀蒙　諭云此先生輔佐之功臣又奏虜酋若果喪敗胡運從此當日衰矣但在我不可幸其敗而輕之蓋聖王之御戎狄惟論順逆不論彊弱若其順也彼勢雖弱亦必撫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勢雖彊亦必震之以武今後仍望　皇上擴并包之量廣覆育之仁戒諭邊臣益加恩盡彼既敗於西將依中國以爲固又恐乘其敝而圖之若我撫之不改初意則彼之感

德益深永爲藩籬不敢背叛此數十年之利也仰見
天顔喜甚再三首肯云先生說的是又蒙　諭先生
沿途辛苦今日見後且在家休息十日了進閣臣草
芥微軀仰荷　聖慈垂念叩頭稱　謝隨又蒙　恩
賜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裏新鈔三千貫羊二隻酒二
瓶茶飯一卓燒割一分臣謹叩頭稱　謝又蒙　遣
司禮監太監張宏引至　慈慶　慈寧朝謁　兩宫
聖母謝　恩而出竊念臣往攄愚悃仰冒　恩私得
暫解於繁機幸克襄乎大事遠荷　聖情之懸注特
屢　勑使之敦催爰望闕以遵途遂脂牽而戒兩頓

星馳夙駕雖啓處之不遑柰水遠山長恨奮飛之莫
逮致稽程限已踰旬朝自知不免於　嚴訶敢望獲
從乎寬政乃蒙我　皇上洪慈宥假優眷駢蕃盤珎
特出於尚方迎勞更煩乎中貴　禁扉宵啓促文席
以清言　天語春温　宸嚴而俯慰憂民艱而軫
邊事曲　賜咨詢修内治而計外攘謬承　鑾輿禮
隆晝日侈三接以爲榮　澤溥雲天擬百朋而非重
戴　恩罔極圖報奚繇惟誓捐狗馬之餘生庶少答
乾坤之大造臣誠不勝踴躍欣慶激切感戴之至
奉

聖旨朕昨見卿喜甚又聞途間士民安邊境寧謐益用
欣慰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三

乞鑒別忠邪以定國是疏

臣于本月十五日趨
召到京晚閱邸報見戶部浙江司員外郎王用汲一
本爲乞察總憲大臣欺罔以重正氣以彰　國是事
奉　旨切責革職爲民臣不知所言何事其時方急
于赴　命企覲
天顏一切時事俱未暇諗問次日
朝見畢會同官三臣始知用汲以都察院左都御史
陳玠叅論湖廣巡按御史趙應元託病乞休謂其有
所阿附等情妄行誣詆然尚未見其全疏也日來少
暇取其全抄讀之始知用汲之言陽爲論玠實陰以
攻臣也憸邪小人已蒙
聖斷處治臣似可置之無論但其所言有　朝廷政
體所關天下治亂所係者臣若隱忍不言將使忠邪
混淆是非倒植卒致　國是不定政本動搖非細故
也劉向有言讒邪之臣將同心以害正臣正臣進者
治之表也邪臣進者亂之機也方今天下當五陽之
會處極辨之朝一陰潛萌其兆已見羣邪害正積慮

日深臣有　社稷之寄心切憂之故不容已于言也
臣請先析其疏中所借口者二事而後發其機穽所
在惟　聖明鑒察臣看得用汲疏中謂臣前葬父事
畢謝　恩疏無御史趙應元名謂臣有所憾于應元
而玠阿附臣意遂因其稱病而糾之此大誣也臣前
囬籍數日卽扶先人柩歸窆比時都御史陳瑞以陞
任赴京道經臣里其餘各官皆奉　差有事及本地
方任調者適會臣父葬期遂弔祭于丘隴其時應元
差滿正與新任巡按御史郭思極交代于襄陽相去
數百里勢自難及彼何嘗有所失禮于臣而臣憾之
耶夫弔喪送殯人道之常不但臣無所憾于應元卽
應元亦未嘗有持秉風裁不爲私交之意但偶不與
耳彼亦何所畏避而遂以病乞休耶若其稱病之有
無虛詐及憲職之果否修舉在玠爲堂官訪之必真
臣不知也前者屢奉　明旨御史託病偷安及差滿
囬道俱着都察院着實糾劾考察然掌院之臣竟未
聞有執法奉行者今獨玠有此舉耳而遂爲人所誣
指脅制則後之居是任者必將以玠爲戒寧背違
明旨而不敢結怨臺臣相與務爲扶同欺蔽以致紀
綱陵替而不可收拾豈　朝廷所以屬任臺臣振揚

臣紀之意耶又謂舊歲以星變考察其所黜抑者半爲不附宰臣之人此又大誣也臣按舊規每遇京官考察時吏部都察院預行各衙門堂上官開列應黜官員事蹟送部院會同考察比時兵部尚書方逢時奉　命帶管吏部事一日持各衙門所開及本部司屬所訪姓名事跡告臣言據所開則應黜者衆奈何臣卽語之曰人才難得況此乃非時考察事起倉卒恐一時廉訪未真或有斷枉但取其罪狀顯著人所共知者量行黜降足矣故比時考察人數比之往年獨少臣何嘗屬意部院私黜一人今逢時見任

皇上試一問之可知也今曰某某被黜以某某故則各衙門堂官所開部官所訪者豈盡皆臣指使之耶卽如禮部主事張程乃今大學士馬自強原任禮部尚書時所首開者豈自強亦阿附臣意而黜之耶又如禮部郎中章禮乃臣子業師亦在開中臣亦不敢以私庇之竟從降調況其餘乎今自強見在

皇上試一問之可知也夫人之善惡各以其類兎死狐悲情勢自然若被黜者一一求其所以得罪之故捕風捉影揑造流言以掎齕當事之人則將來司考察之柄者將緘口歛管而不敢輕動一人　祖宗考察公典幾于廢矣又豈　朝廷所以屬任銓衡振刷吏治之意耶然此二端皆借言也至末後一段謂

皇上當獨攬乾綱不宜委政于衆所阿附之元輔此則其微意所在乃陷臣之機穽也唐貞觀時有勸太宗攬權不宜委政房玄齡等者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也立命徙之今用汲之意實類于此然此可以惑庸闇之君不可以欺明哲之主也夫自古惟明王聖主乃能擇賢而屬任之非庸君闇主之所能也三五之隆不可殫舉成湯聖君也其于伊尹乃學焉而後臣之高宗長主也板傅說于胥靡一旦命總百官

而屬之曰汝爲舟楫汝爲霖雨其倚任之重如此然成湯高宗不以其故貶王而功業之隆照耀史冊垂憲于古蓋八柱高承而天位始定四時成歲而大造乃成明王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故信任賢臣者正所謂攬權也豈必若秦始皇之衡石程書剛愎自用隋文帝之猜忌任察讒害忠良而後謂之有權耶若夫庸君闇主則明不足以知賢而信不足以馭下雖奉之以太阿之柄彼亦不能持也以　皇上之明聖用汲乃不以成湯高宗之所以任其臣者而導之爲秦皇隋帝不亦謬哉夫國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當

論輔臣之賢不賢耳使以臣爲不賢耶則當亟賜罷黜別求賢者而任之如以臣爲賢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視聽翼爲不能獨運不委之于臣而誰委耶 先帝臨終親執臣手以皇上見託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誰任耶羇旅微賤之臣一旦處百僚之上據鼎鉉之任君不得 明主親信委用又何以能肩鉅負重而得有所展布耶況今各衙門章奏無一不經 聖覽而後發票及臣等票擬上 進亦無一不請 聖裁而後發行間有特出 宸斷出于臣等智慮所不及者今

謂 皇上謾不經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誣皇上耶臣自受事以來殫赤心以盡忠王室者神明知之矣賴我 皇上神聖臣得以少佐下風數年之間紀綱振舉百司奉職海內之治庶幾小康此市人田父所共歌頌而欣慶者也今乃曰人人盡私事事盡私又何顛倒是非一至此耶然用汲之言如此也而意不在此也其言出于用汲也而謀不止于用汲也緣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畫惟施一槩之平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姦推轂善良摧抑浮競以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遊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慂擴嗾冒險釣奇以覬幸于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爲專擅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乘權恣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茲 聖明之

前遂以明告于天下之人臣是 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 國雖赴蹈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間 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已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姦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 國家之事如有揑造浮言欲以熒惑 上聽紊亂 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于 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尤望 皇上大奮乾斷益普離明大臣之中有執法奉公如陳炌者悉兵

主持裁斷俾得以各守其職業而無所畏忌則國是不移而治安永保矣（臣）誠不勝懷忠奮義憤發激切之至奉

聖旨朕踐祚之初方在沖幼賴卿受遺　先帝盡忠輔佐以至于今紀綱振肅中外乂寧此實　宗靈所共昭鑒帷是姦邪小人不得遂其狥私自便之計假公伺隙肆爲譏譖者累累有之覽奏忠義奮激朕心深切感動今後如再有訛言譸張撓亂國是的朕必遵　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終輔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虛已倚毗至懷吏部（知道）

奉　旨迎母就養謝　遣官効勞疏

（臣）母　誥封一品夫人趙氏伏蒙　欽差司禮監太監魏朝伴護來京就養到京又蒙

聖恩　特命司禮監太監李佑

賜勞于郊外隨送至（臣）私寓（臣）扶侍（臣）母焚香望闕叩頭安家訖伏念（臣）嚴親見背已　風木之悲母氏幸存亦迫桑榆之景每欲就　帝都而侍養庶幾竊　天祿以延齡抱此褻情憚于觸瀆詎意區區之悃上軫　宸衷　眷眷之高俯從人願叠荷　恩綸之存注特屢　勑使以將迎　賜勞郊關送歸（臣）第望慈容而動喜既以紓瞻雲陟屺之懷奏甘釃以承歡寧復憶饋鱺飲江之樂俟起居于八座欣團聚于一家昔李令伯之陳情未登膴仕在潘安仁之奉母徒賦閒居方之今日所遭詎可同年而語茲葢恭遇我　皇上孝隆錫類　愛立因親推孝養　兩宮之心爲鞠育兆人之惠故烏鳥獲伸其私願螻蟻亦賴以曲成（臣）不自知宿世于　國家有何緣分今生一草芥目此　寵榮仰而戴　天俯焉省已方寸既定何牽繫之爲憂七尺雖微矢捐縻而罔惜（臣）誠無任激切感戴銘心罔報之至奉　聖旨卿母已至京朕心甚悅覽奏謝知道了　聖母卽欲召卿母入見令旣稱高年遠來勞頓且從容就養禮部知道欽此

謝　兩宮聖母疏

（臣）母　誥封一品夫人趙氏伏蒙　聖恩差司禮監太監魏朝伴送來京就養到京仰荷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特遣　慈寧宮管事太監李用　賜勞于郊外隨送至（臣）私第（臣）卽扶母焚香望闕叩頭謝　恩安家訖（臣）母仰沐　慈恩至隆極渥卽當匍匐入　內仰叩　慈尊以少伸頂戴之誠柰（臣）母年高多病加以長途跋涉步履益艱雖勉

扶行恐不能成禮謹令臣恭　會極門叩頭代謝臣誠不勝感切悚懼之至　聖母仁聖懿安皇后同俱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賜母首飾等物疏

臣母伏蒙　欽取來京就養今日仰荷　聖恩差司禮監太監張鯨齎　賜臣母金纍絲鑲嵌青紅寶石珍珠長春花頭面一副銀八寶豆葉一百兩紅紵絲蟒衣一疋青紵絲蟒衣一疋紅羅蟒衣一疋青羅蟒衣一疋裡絹四疋甜食二盒又蒙　兩宮　聖母俱有首飾八寶服衣珍食之　賜臣謹于私寓扶侍臣母焚香望　闕叩頭祇領訖瞻輿將母方承愛日之歡　漢閥馳　恩忽拜自　天之貺貴榮光于荊布增景色于桑榆寶髻莊嚴巧出　天宮之樣金精璀璨寵頒玉府之藏珍羞充溢于圓方華綺煒煌于篋笥驚傳閭巷榮感簪紳實臣子不敢覬之　殊恩亦載籍所未聞之盛事欲酬　高厚惟當移孝以爲忠苟利　國家敢惜捐軀而碎首臣母子誠不勝頂戴感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

謝　寧宮聖母疏

臣伏蒙　欽取到京就養今日仰荷　聖母慈聖文皇太后　特賜金纍絲鑲嵌青紅寶石珍珠花頭面一副珍珠寶石環一雙紅羅蟒衣二疋青絲蟒衣一疋紅紬蟒衣襖兒綠膝襴裙一套青紵絲蟒衣襖兒綠紵絲暗花裙一套銀八寶豆葉三包每包二十兩葷素盒八副該　慈寧宮管事太監謹柯陳相恭捧到臣私第謹叩頭祇領訖　慈光下被天賚洪敷凡在聽聞舉深忻躍矧身膺　異數獨被隆施捐糜此軀未足言報臣母子誠不勝頂戴感切之至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　賜金纍絲首飾一副織金閃色紵絲六表裏葷素盒八副謝疏同俱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爲故大學士高拱乞　恩疏

伏蒙　發下原任大學士已故高拱妻張氏陳乞．卹典一本該文書官田義口傳　聖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還來乞恩典不准他欽此臣等聞　命震驚罔知所措看得高拱賦性愚戇舉動周章事每任情果于自用雖不敢蹈欺　王之大惡然實未有事　君之小心以此誤犯　天威亦有餘戮但伊昔侍　先　于潛邸九年有餘犬馬

足以少贖罪戾之萬一　皇上永言孝思凡　先帝潛藩之遺猶不忍棄況係舊臣必垂軫念且當其生前既已　寬斧鉞之誅今值歿後豈復念宿昔之咎其妻冐昧陳乞實亦知　皇仁天覆　聖度海涵故敢以匹婦不獲之微情仰干鴻造也查得世宗肅皇帝時原任大學士楊一清翟鑾俱以得罪褫職後以　大慶覃恩及其子陳乞俱蒙　賜復原職給與　卹典今拱之事體實與相同夫保全舊臣恩禮不替者　國家之盛典也山藏川納記功忘過者　明主之深仁也故臣等不揣愚昧妄爲代請不獨欲　俯存閣臣之體實冀以仰成　聖德覃布鴻施又以愧歿者勸生者使天下之爲臣子者皆知竭忠盡力以共戴　堯舜之君也仰惟　聖慈裁察臣等不勝戰慄隕越之至奉聖旨高拱負　先帝委託藐朕冲年罪在不宥卿等既說他曾侍　先帝潛邸講讀朕推念舊恩姑准復原職給與祭葬禮部知道

請裁定　宗藩事例疏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勑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

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得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爲繁　國家典章亦惟此爲爲重乃屬纂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于然後呈送　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　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

郡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蓋以　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敕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親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亦得視其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給此規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　郡王體亞　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與　親王同城往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宮職奉祀而另城　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繼

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一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派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　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　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　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礙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今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勑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外藩者悉行裒集分類[illegible]仍令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爲憲令[illegible]開送臣等纂入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

番夷求貢疏

臣近者接得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東萊差人齎到烏思藏僧人番書一紙譯稱釋迦摩尼比丘鎖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
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佑　皇上晝夜念經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爲地方事先與
朝廷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闖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我與　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讚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尊氆氌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頭爲等因并虜酋順義王俺荅亦有稟帖爲本僧轉乞通貢具投到臣　臣看得烏思藏僧人鎖南堅錯　虜酋[illegible]

所稱活佛者也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爲名實欲西搶瓦剌比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致敗衂[illegible]既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貢可以堅久乃授策邊臣使之隨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內治以待其變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荅部下番夷悉皆離叛勢甚窘蹙遂託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　貢獻琛來王自此虜款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此皆
天地　祖宗洪庇　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淺薄謬當樞軸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戴除求　貢一事已奉　旨下禮兵二部議處惟本僧所餽臣禮物雖遠人向化之誠難以峻拒但臣係輔弼近臣恭預　密勿義不得與外夷相通查得　國初翰林學士宋濂因朝鮮國王餽禮求文却而不受曰天朝之臣豈可受小夷之禮　高皇帝聞而深喜之其能守義自重如此况臣列職　帷幄與詞臣不同而通　貢大事又非求文之比緣是不敢私受謹略具其事本末仰乞　聖明俯賜裁奪　勅下臣愿遵行庶不孤遠夷歸饗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illegible]之義爲此謹具題　知伏候　勅旨奉

聖旨卿輔理勲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悅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餽以慰藝人饗風慕義之誠禮部知道欽此

召見紀事

先是禮部以　聖體大安遵　旨擇于初九日請皇上視朝已奉　俞允至初八日遣文書官至內閣諭臣居正朕明日御朝切欲與先生一見柰先生前有旨不在朝參之列明日未朝之時先于平臺召見說與先生知之是日黎明臣入見于　平臺致詞云恭惟　聖躬康豫　福壽無疆臣犬馬微衷不勝欣慶叩頭稱賀　上說朕久未視朝國家事多勞先生費心臣對言臣久不覩　天顏朝夕仰念今蒙特賜召見下情無任懽忻但　聖體雖安還宜保重至于　國家事務臣當盡忠幹理　皇上免勞掛懷上云先生忠愛朕知道了隨　賜銀五十兩彩幣六表乘燒割一分酒飯一卓臣叩頭稱謝　上又諭云先生近前看朕容色臣承　旨至　御座前跪上親執臣手仰見　天顏和粹　玉音清亮不勝忻忭　上又說朕日進膳四次每次俱兩碗但不用葷臣對云病後加飱誠爲可喜但元氣初復亦宜節調過多恐傷脾胃然不但飲食宜節臣前奏疹後戒風寒與房事尤望　聖明加慎　上云今　聖母夕視朕起居未嘗暫離三宮俱未宜召先生忠愛朕悉知　上又說十二日經筵其日講且待五月初旬行臣謹承　旨叩頭而退始鳴鐘　御門百官致詞稱賀云

請更定　時享祝文疏

據太常寺手本爲祭祀事該本寺卿溫純等開稱太廟時享原設　九帝后冠服今祝文內稱　五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　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

高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曾伯祖考孝宗敬皇帝皇曾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皇曾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皇伯祖妣孝靜毅皇后　皇祖考世宗肅皇帝　皇祖妣孝潔肅皇后　皇考穆宗莊皇帝　皇妣孝懿莊皇后職等照得　憲廟而下既備列　六帝后乃又加以　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　五廟內實止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設祭而祝文則多稱　二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　大祫東壁下配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　帝系圖壽春

王于　太祖爲伯霍丘以下七王爲兄寶應以下七王爲姪自　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爲皇高伯祖寶應以下七王爲皇曾伯祖倫序既紊且世次已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盡帝　后止稱徽號今諸王似應改稱本爵庶于名義爲協等因到閣據此臣等恭照　時享之制止于九廟　太祖　成祖百世不遷其餘則以親序而祧廟不與焉查得　先朝祝文弘治中自　憲宗而上稱　八廟太皇太后嘉靖初自　孝宗而上稱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帝后至　孝烈皇后升祔

仁宗奉祧始稱　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蓋其時世宗新升之主即　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增也至我　皇上嗣統則世次異矣乃　時享祝文自皇高祖憲宗皇帝至　皇考穆宗皇帝已備　六廟之數而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猶仍　五廟之稱揆之世數名義委屬未妥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假　廟當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祖宗神靈陟降之時　帝后尊稱不宜徑從簡略廟祏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歲暮　大袷禮祔　時享祝文通列　九廟帝后聖號以致如在之誠不必更稱　五廟字樣其　大袷既享壽春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安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合候命下容臣等另撰祝文進呈　御覽發下該寺并壽春等王神牌一體遵照改正施行　奉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

看詳戶部進呈　揭帖疏

伏蒙　發下票擬章奏內有戶部進呈　御覽揭帖一本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

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叅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羸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　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

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名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者也比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　座隅時　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國用可裕而民力亦頗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

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論外戚封爵疏

今日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皇親都督同知王偉着進封伯爵擬旨來行欽此并將正德二年封慶陽伯夏儒嘉靖二年封泰和伯陳萬言及各子男鞏授官事例傳示　臣等恭照　聖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國初如魏定兩公自以佐命元勳聯姻　帝室彭城惠安雖託籍戚里然亦半有軍功胙土剖符皆無容議宣德中季始有恩澤之封弘治以來遂爲故事然實非　高皇帝之舊制也嘉靖八年　世宗皇帝嘗詔廷臣會議外戚封拜事理該府部等衙門議稱　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者天下之府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與有大勳勞之人並享茅土非所以昭有功勸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皇親駙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有出自　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敢有違例奏請希圖恩澤妄引洪熙以後事例比乞者聽本部及科道官卽時舉劾寘之重典以爲貪冒不知止足者戒

等因奉　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古未有我　皇祖亦未有制典魏定二國公雖爲戚里實亦國佐命靖難元勳難同其功彭城惠安二伯亦有軍功居半都着照舊襲封其餘以爲戚里濫膺重爵名器既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干先朝恩命及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此此我　世祖超世之見同符　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彷彿其萬一者嗣後雖曾垂澤安平許傳再世則以　孝烈皇后有翊逆保駕之功　特旨酬賞非援例進封者也臣等竊以爲我　皇上當英妙之齡事事皆祗遹　先猷憲章　烈祖則　太祖定制與世祖聖諭正宜仰稽而效法者但既有正德以後事例王偉係　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謹擬　傳帖上請　聖裁發下吏部施行其　皇親子男輩姑且從容俟後再有　大喜慶事然後　加恩未晚也臣等謹查嘉靖八年　世宗皇帝聖旨及廷臣會議二本進呈　御覽用見　先朝恩封外戚始末伏惟聖明垂覽

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昨該文書官姚秀口傳　聖旨內庫缺錢賞用着臣

等擬　旨傳該部鑄造進用欽此臣等查得萬曆四年二月奉　聖旨萬曆通寶制錢着鑄二萬錠與嘉靖隆慶等相兼行使戶工二部知道欽此本月又該工部題鑄造事宜節奉　聖旨錢式照嘉靖通寶鑄金背一萬四千錠火漆六千錠着以一千萬文進內庫應用欽此萬曆五年二月內該戶部進新鑄制錢又奉　聖旨這錢錠還查原定二萬之數以一半進內庫應用一半收貯大倉欽此及查工部題議制錢二萬錠該錢一萬萬文用工本銀十四萬九千兩大半取之太倉銀庫此奉　旨鑄錢之大略也臣等看得　先朝鑄造制錢原以通幣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鑄成之後量進少許呈樣非以進供　上用者也萬曆二年鑄造之初亦止進樣錢一千萬文其後以一半進用已非通幣便民之本意今若以　賞用缺錢徑行鑄造進用則是以外府之儲取充　內庫大失舊制矣且京師民間嘉靖錢最多自鑄行萬曆制錢之後愚民訛言便謂止行萬曆新錢不行嘉靖舊錢小民甚以爲苦近該五城榜示曉諭民情少定今若又廣鑄新錢則嘉靖等項舊錢必致阻滞不行于小民甚爲不便又與原奉

聖旨與嘉靖隆慶等錢相兼行使之意相背臣等揆度事體似爲未便伏望　聖明裁審暫停鑄造進用之　旨待二三年後如果民間錢少再行鑄造亦未爲晚仍乞　皇上曲納臣等節次所陳狂愚之言敦尚儉德撙節財用諸凡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裁省庶　國用可充民生有賴不然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將來必有大可憂者臣等備員輔導　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明亮察

萬曆七年四月十九日上次日奉

諭停鑄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四十四

請罷織造內臣對

工部覆禮科左給事中顧九思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疏請罷蘇松及應天織造取回原差內臣

遣文書官傳諭云　御用袍服緊急織造且未可罷若如部議取回內臣改屬撫按有司則織造不精誰任其責且見有錢糧不必加派先生每擬票來臣與同官二臣持工部疏入見　上於便殿奏云近日蘇松等處水災重大據撫按官奏報及臣等所聞百姓困苦流離朝不謀夕有羣聚刼奪者地方錢糧委難措處且自前年星變時親奉　明旨停止織造着孫隆回京至今尚未完報是　詔令不信而　德澤不宣也臣等謂宜從該部所請以彰　皇上敬　天恤民至意民惟邦本願少加　聖心　上曰朕未嘗不愛惜百姓但彼處織造不久當完遠不過來春爾臣對言〃皇上德意臣民無不欣仰卽孫隆在彼亦能仰體〃聖心安靜行事但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寛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今彼中織完十未四五物料錢糧尚有未盡徵完者灾地疲民不堪催督願

皇上且取回孫隆其應天被灾稍輕許坤仍舊可也

上乃許之曰近降去花樣皆御前發出銀兩並不加派擾民此一件還着織完回京其餘則皆停罷可也臣等頓首曰幸甚蓋是時宮中自　大婚以來應賞賜者皆籍記以待又當供奉　慈寧歲幣益不足盡仰東南織造　上心亦難之乃從中發銀五千兩畀係隆約用盡更請一不以煩百姓外廷莫得知也故上指此爲言因以部疏授臣云先生將去票來又顧臣等云君臣一體今有司通不奉行百姓安得受惠臣對言誠如　聖諭臣等今日亦無非推廣　皇上德意而已願　皇上重惜民生保固邦本則百萬

生靈仰戴　至仁實　社稷靈長之慶因叩頭出次日奉　聖旨蘇松地方灾傷重大孫隆着查近降花樣御前發去銀兩應織袍服上緊湊織完日即便回京其以前織完的照數解進未完的都着停止物料等項准作歲造段疋支用撫按官還查數明白具奏許坤且着照舊

請酌減增造段疋疏

伏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請酌減織造段疋一本臣等查得先該承運庫太監孔成等以賞賜[illegible]段疋缺乏題請行南京蘇松浙江等處增織於內又將　上用袍服等項併請織造共該七萬三千疋奉　聖旨工部知道今科臣王道成等因見東南地方灾傷重大民力罷敝恐加派擾民故有此奏臣等看得歲造段疋原有定額　祖宗朝計一歲所造賞賚諸費尚有贏餘至嘉靖年間賞賚無時每稱缺乏乃行文於該地方增織謂之急缺段疋然亦間一行之非可爲常例者也今查萬曆三年該庫已稱缺乏之請於歲造之外添織九萬有餘其時以　大婚禮重　賞賜浩繁該部不得已欽遵　明旨設法措處然聞之各地方庫藏搜括已盡經今四年方得

織完而添織之　旨又下計該庫所開數目度其所費非得銀四五十萬不能辦此索之庫藏則庫藏已竭加派小民則民力已疲況今歲南直隸浙江一帶皆有水灾頃蒙　特恩破格蠲賑又取回織造太監罷困之民方得更生乃又重復加派子惠之恩未洽誅求之令即施非　聖慈所以愛養元元培植邦本之意也民窮財盡賦重役繁將來隱憂誠有不可勝諱[illegible]臣所奏宜留　聖心臣等看得該庫偶因三衛[illegible]易段疋缺少而豹一樣服色及近年北虜[illegible]答款[illegible]增　賞賚溢於舊數故題　請添織以

上二項委不可已至於上供　御用等項則近年南京太監許坤蘇杭太監孫隆織進　御前者已自足用不必又取辦於歲造矣臣等愚見伏乞　聖明再諭該庫查比虜俺荅一宗　賞賜一歲約該幾何及三衛夷人㡚豹服色缺少幾何照數行該地方添織卽作歲造之數其餘皆可停止惟復　俯從科臣之言一槩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　勅下戶工二部酌處免復加派小民庶近日蠲恤之　旨不爲虛文罷極之民少得蘇息也臣等職在帷幄　皇上心膂之寄豈不知　國用浩繁事在難已敢故爲節省之

言以沽違拂之譽但事關邦本不得不爲深長之慮伏望　聖慈宥其愚昧　裁酌施行

奉

聖旨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欽此

服闋謝降

勅召見賜衣帶金器疏

先准吏部咨欽奉　聖諭問臣服制幾時滿着吏部上本起復該部回稱臣服制扣至萬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期滿禮當從吉等因備咨到臣遵候閒至本月二十三日仰荷　天恩特降　手勅諭元輔少師先生在京守制忠孝兩全今當服滿朕心忻慰特賜玉帶一條大紅坐蟒蟒衣各一襲金執壺一把金臺盞一副用示眷知念五日見朝畢候朕御平臺召見以後朝叅經筵俱照舊行先生欽承之故諭該文書官太監孫斌恭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望　闕稽手捧讀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猥以庸虛特蒙　眷遇荐遭家嚴之變特飭冐以言奔顧惟　慰勉之堅屢頒諭而莫遂繼荷　聖慈之曲軫敢煩　睿思以折衷許臣謝常祿以在公容臣襄大事而歸里自違

丘隴趍覲　闕廷入則荷褒特籌遵墨縗之往制出乃寢苫枕塊守苴經之常經既獲承　聖主之倚毗兼克盡匹夫之懇悃斯蓋我　皇上乾坤幬載父母愛憐酌權宜於禮典之中垂體恤於使令之外鏤鐫識感衘結難酬惟玆隙駟之易馳倏爾祥琴之在御先王之制不敢踰雖勉循禫祔之文人子之心不能忘實倍切居諸之感乃荷　宸衷俯記降　清問於銓曹復蒙　綸札傳宣接　威顏於　中禁祗佩袞辭之諄郁重永朋錫之駢蕃奩出壺觴[illegible]襲黃金之質衣加蟠帶美紅光白璧之珍更令兼毀之

殘軀還被斯皇之寵飾捧而心醉服以魂提昔名臣若榮溥孜賢之輩際盛世在末宜順化之間固常變禮從時並荷　先朝之知遇未聞　殊恩異數有如今日之遭逢者也臣敢不益攄丹悃仰荅　隆施倘筋力之未衰遠道豈忘於驅策如髮膚之可效微生何愛於捐糜謹欽遵　聖諭於二十五日　廷見後即趨詣　平臺恭候　召見誠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召見

平臺記事

欽奉　勑諭召見於平臺致詞云臣前奉　欽依在

京守制服滿朝見奉　面諭先生全忠全孝萬古留名臣奏臣蒙　皇上天恩委曲體悉故得以少盡臣子之情不勝感戴叩頭稱謝又奏昨蒙　聖恩特降手勑恩賚殊常尤不勝感戴叩頭謝畢又奏昨奉勑諭着臣以後照舊朝參臣即當欽遵但年前數日尚在三年之內餘哀未忘仍望　皇上俯容再寬數日免令朝參陪祀候元旦慶賀後照舊朝參供職上說先生元旦出來也罷臣叩頭承　旨　上又說與先生酒飯與臣叩頭謝又奏臣在制中屢荷　兩宮聖母慈恩賜賚稠疊今服滿欲詣各宮門外叩頭稱謝未敢擅便請　旨　上說是着張宏引進臣即頭退隨詣　慈慶宮外叩頭蒙　仁聖皇太后遣[illegible]使傳　諭云先生忠孝兩全了宜益盡心輔佐賜[illegible]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隨詣　慈寧宮門外叩頭蒙慈聖皇太后着引伴太監張宏傳　諭云　皇帝沖年凡事多賴先生輔佐天下太平今服制已滿忠孝都全了宜益盡心處置國事　特賜膳九品金執壺一把金臺盞一副金鑲牙筯一雙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葷素食八盒甜食四盒酒十瓶　命太監張宏遞酒三盃管待

辭免

恩命疏

准吏部咨爲欽奉　聖諭事查得節奉　勑諭朕大婚禮成內閣輔臣忠勞茂着宜加特恩元輔張居正受　先帝付託盡忠輔導保護啓迪勲猷獨茂宜加殊禮以荅元功但元輔以守制懇辭暫從其請候制滿之日該部奏請加恩如勑奉行今本官服制已滿謹遵　勑諭題請加恩等因奉　聖旨朕元輔　社稷重臣受　先帝顧託翊戴朕躬以及大婚禮成治理勲績隆茂着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原廕武職

伊男陞一級世襲着南鎮撫司僉書管事用副朕酬獎元功至意欽遵備咨到臣臣聞　命驚惶拊躬[illegible]促仰惟　皇上鴻仁下逮駁恩旁敷往因嘉禮之成肆舉叙勞之典以臣叨居首弼加恩獨先念臣方在宅憂懸賞以待茲允部臣之請渙須追錄之恩　三錫殊榮一朝並至既已奉有　成命詎宜仰瀆　宸嚴但臣自揣疎庸謬承　眷遇一從受事以至于今每自省循諸所蒙被豈獨近代臣人之所稀覯抑亦在昔載記之所罕聞即如頃者服制未除預垂　清問迄于祥禫南屆遄降　溫綸　褒辭屢十札之褒

珍貺踰百朋之重黃金白璧炫燿門庭錦綺華章充溢笥篋臣伏思惟盃盎之器不啻盈矣鼴鼠之腹亦既飽矣及今克自抑畏庶幾獲免傾危而浹旬之間豐施荐及越歲之後　異命重申注之已盈而不慮其將覆啜之過飽而不慮其難容在輿論為未孚尤天道之所忌此臣所以夙夜匪寧凌兢罔措者也伏望　聖慈鑒臣素悃俾仍舊貫　特寢新恩庶愚分獲安幸逭顛隮之咎微軀未隕得紓啣結之忠臣誠不勝戰兢踢蹐懇切俟　命之至

奉

聖旨卿保建朕躬夙夜匪懈輔宣化理茂著成功眷德酬勲宜從優典朕體卿謙讓至情今次所須恩數欲卿安受視　先朝施及元臣故事已自不同朕心方以為歉卿豈可復行遜避宜勉遵成命以慰朕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昨臣以蒙　恩殊常具奏辭免該文書官姚秀送本到閣口傳　天語着同官二臣擬票　溫旨勉臣遵奉不必再辭隨奉　聖旨卿保建朕躬夙夜匪懈輔

宣化理茂著成功眷德酬勲宜從優典朕體卿謙讓至情今次所須恩數欲卿安受視　先朝施及元臣故事已自不同朕心方以為歉卿豈可復行遜避宜勉遵成命以慰朕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仰惟聖眷優崇　褒綸藹郁敢不祇若用彰二寵榮但臣自以蒙被過隆難於報荅涯分久溢恐致顛危故屢次瀆陳非敢矯飾誠省躬撫分有萬匕不能自安者也今奉　聖諭諄切又該同官二臣咸導臣以將順誠臣以抗違臣　竊伏思惟俯自斟酌因憶前年恭侍　皇上日講曾奉　面諭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

只是看顧先生子孫便了臣每念及此輒爲涕零施及於己身者其恩猶淺施及於子孫者其恩爲深戴德於一時者其報有盡戴德於後世者其報無窮今蒙　聖恩憐念臣男擢之衛司延以世賞藐焉弱息荷此　殊榮斯盖　前諭所謂看顧臣子孫惓惓之意也臣不勝感激不勝頂戴謹拜手祇領仍囑臣後嗣世效犬馬仰報　生成惟是三公崇階以待耆碩在　本朝文職咸不敢居萬鍾厚祿以賜勳親臣昔已蒙　恩豈宜重冒惟此二項　殊典揣已終不敢當伏望　聖慈俯鑒臣愚准臣量受臣男陞廕其太傅祿米之加　俯容辭免庶　横恩不致於濫及微分亦得以少安履厚戴　高不敢忘報臣　冐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卿功在　社稷不惟朕所眷知亦中外臣民所共聞見進秩加恩於禮匪過乃又固辭不已朕心益用弗寧今諒卿悃誠特准辭免太傅以成卿勞謙廉讓之美其餘宜勉遵成命愼毋再辭吏部知道

辭考滿加恩疏

准吏部咨題請稽考績以優輔臣事內稱臣於萬曆五年九月內聞臣父憂奏乞回籍守制荷蒙　皇[illegible]諭留准假歸葬旋　詔還內閣至萬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服滿起復通計前後歷任年分除給假回籍不計外其餘月日皆實在　內閣輔政扣至萬曆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止一品九年滿後又歷三年例應考滿給由等因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元輔爲朕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匪懈實與見任供職者不殊你部裏便查考滿恩例從厚開擬來看備咨到臣臣伏誦　綸音不勝惶悚竊惟該部所奏乃課功常典臣之所處則值事之變而酌禮之中非可以常典槩論者也今且無論臣功之有無與課之殿最但以事理言之追憶前年先臣不祿臣聞訃之初五內崩裂瀝血陳情惟乞一去而已乃奉　聖諭懇留至於三四比時臣雖在昏迷中猶念　先帝之顧託未終　聖母　皇上之深恩未報犬馬戀主實切依依而烏鳥私情又有不能自釋者乃不得已而爲在京守制之請仰荷　聖慈俯從又　特允歸葬旋即　召還免其　朝參停止支俸令以素服在閣辦事臣出則綜理　國事盡在公之義入則守其苴經執居喪之禮是臣之不去者報　君恩也守制者報親恩也士大

夫有識者咸謂　皇上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於君臣父子之情庶幾兩全而無害矣然身雖屬於公家事實殊於見任今乃又計其前後月日通作實歷積日累勞循例考滿則事同見任禮曠居喪君臣之義雖全父子之情則缺矣　皇上昔日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者豈不兩失之乎臣又查得前代典禮與　本朝律令凡奪情起復者皆居官食祿與見任不殊故先年大學士楊溥李賢等皆從服中陞官考滿以事同見任故也今臣乃辭俸守制皇上原未奪臣之情臣亦未嘗於制中起復比之諸

臣事體原自不同況前年荷蒙　聖恩以　大婚禮成叙錄　內閣諸臣晉秩廕子獨臣以服制未滿特勅該部俟制滿而後題請是　皇上亦諒臣在服制之中不可以加恩故也夫既不可以加恩又獨可以考滿乎蓋事必揆諸天理之當即乎人必之安乃無歉恨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今臣自審於理欠當於心未安故不得不仰控　聖明冀申情欵惟求協夫事理之中而已非畏人之議己而故為是喋喋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誠　特停恩命　勅下吏部免臣給由庶臣得以安心供職而　皇上曲全之仁與微臣自處之義終為完善無所虧缺矣臣於此理丨祈已詳　皇上聖明必垂洞鑒萬望即　賜俞允免致再三陳控煩瀆　宸嚴臣不勝惶恐戰慄懇切祈望之至

奉

聖旨卿昔為朕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彌篤殊勳茂績中外所知該部題請考滿加恩委係彝典茲覽卿奏辭俸守制與奪情起復不同朕心更覺洞然卿之所處實為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辭以全忠孝大節至於卿之勳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眷吏部

知道

歸政乞休疏

臣一介草茅行能淺薄不自意遭際　先皇拔之侍從之班畀以論思之任壬申之事又　親揚末命以皇上為託臣受事以來夙夜兢懼恒恐付託不效有累　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　聖慈眷禮優崇信任專篤臣亦遂忘其愚陋畢智竭力圖報　國恩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蓋九年於茲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然不可遽爾乞身者以時未可爾今賴　天地　祖宗洪佑中外

安寧　大禮　大婚　耕耤　陵祀鴻儀鉅典一一修舉　聖志已定　聖德日新　朝廷之上忠賢濟濟以　皇上之明聖令諸臣得佐下風以致昇平保鴻業無難也臣於是乃敢拜手稽首而歸政焉且臣稟賦素弱比年又以任重力微積勞過慮形神頓憊血氣早衰踰五之齡鬚髮變白自茲以往聰明智慮當日就昏蒙若不早自陳力以致折足覆餗將使王事不終前功盡棄此又臣之所大恐也伏望　皇上特出睿斷　親綜萬幾　博簡忠賢俾叅化理　賜臣骸骨生還故鄉庶臣節得以終全駑力免於中蹶臣未竭丹衷當令後之子孫世世爲大馬以圖報效也

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爲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政乞休爲請使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丁寧顧託之意以社稷爲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慎無再辭吏部知道

再乞休致疏

昨臣以　大禮畢成具疏乞休伏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爲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政乞休爲請使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丁寧顧託之意以社稷爲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慎無再辭吏部知道臣聞　命自天不勝感悚念臣發跡寒單賦才譾劣仰承　先帝顧託之重祗荷　皇上眷遇之隆分當捐身殞以仰酬　高厚之萬一豈敢輙求引退圖遂私懷但臣葵藿之志雖殷而犬馬之力已竭一自壬申受事以至於今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於淵谷中遭家難南北奔馳神敝於思慮之煩力殫於擔負之重以致心血耗損筋力弛憊外若勉強支持中實衰憊已甚殘荼茹堇苦自知之恒恐一日顛仆有負　重託欲乞身於　聖明之前非一日矣獨念　國事未定　大禮未完口嚅嚅而不忍言心依依而未能舍今賴　皇上神聖臣得以少效愚衷中外乂安　國家無事諸　大典禮皆已完就　乃敢一言其私蓋亦度其時可以去而後去耳昔顏回有言東野畢之馬將敗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無何而東野畢之馬果敗故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失臣造父無失

馬今臣之乞去亦非敢爲决計長往也但乞數年閒暫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卽塡溝壑　國家或有大事　皇上幸而召臣朝聞命而夕就道雖執殳荷戈效死疆場亦所弗避是臣之愛身亦所以愛　國也伏惟　聖慈矜允臣無任悚懼竢　命之至

奉

聖旨遲日不見卿出朕心若有所失如何又有此奏今諸大典禮雖已舉行不過禮文之事機務繁重賴卿輔理更切未便是卿閒逸之時古之元老大臣耄耋之年在朝輔理者不少卿方逾五十豈得便自稱衰老忍于言去宜遵前旨卽出來有一德用成始終大忠着鴻臚寺官往諭朕意吏部知道

謝聖諭疏

昨該臣再疏乞休未蒙　俞允今日欽奉　龍箋手勑一道　諭元輔少師張先生　朕面奉　聖母慈諭云與張先生說各大典禮雖是修舉內外一應政務爾尚未能裁决邊事尤爲緊要張先生親受　先帝付託豈忍言去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先生今後再不必興此念朕恭錄以示先生務仰體聖母與朕惓惓倚毗至意以終　先帝憑几顧命方全臣節大義先生其欽承之故諭該司禮監太監孫秀文書房官丘得用恭捧到臣私寓臣叩頭捧讀感切涕零念臣受　國厚恩未能圖報况身膺　重託敢遂私圖但自審體力向衰兼之寵祿踰分萬不獲已仰控　宸嚴兹蒙　聖恩親灑瓊翰恭述　聖母慈諭責臣以付託之未效勉臣以臣節之當終臣莊誦之餘感懼兼抱仰惟　慈訓諄切　聖眷優隆誠所謂義重身輕　威尊命賤臣於此時若復固求私便是爲自冒　譴誅但臣願忠之心無窮而任事之力難強仍乞　皇上朝夕於　聖母前達臣微悃曲賜矜涵庶稅駕之祈雖未遂於今日首丘之願猶有冀於將來又該鴻臚寺官奉　旨諭臣早出臣卽宜欽遵赴　閣辦事但臣前以　山陵回　駕觸冒風寒近又聞親弟訃音感傷致病伏乞　聖慈垂憫俯容調理數日少可卽出供職臣不勝惶悚感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調理數日卽出輔理以慰朕心禮部知道

請專官纂修疏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勑諭會典一書我　祖宗列聖典章法度綱目具存第簡編浩穰精覈實難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嘗見其一二舛誤申命儒臣重加較輯比及進覽迄未頒行似於　聖心猶有未當今特命卿等校訂差訛補輯缺漏督率各官悉心考究務令諸司一體前後相貫用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欽此欽遵已經開館纂修去後近該副總裁等官將所編草稿呈送臣等刪潤止將舊會典并嘉靖二十九年續修進呈未奉　欽依舊稿謄寫一遍稍續以近年事例中間體例尚有未當紀載頗多缺漏良由副總裁諸臣各有部事相妨無暇討論講究臣等欲另爲修刪苦　閣務浩繁力有弗給欲因仍舊貫聊取完事則於愚心實有未妥者竊以會典所載乃　昭代致治之大經大法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美善兼該綱目畢舉　列聖相承間有損益歷世滋久經畫愈詳今既彙爲一書固當深究本原備詳因革酌古準今以定　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典則况欽承　勑諭令臣等校訂差訛補輯缺漏是於舊本或有未當者亦許以愚瞽之見上請　聖裁矣今若止將舊本謄寫附以新例則不過重録續編而已豈　聖明所以屬託臣等之意乎顧事必專任乃可責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緒往者纂修　兩朝實録亦皆專屬副總裁二員臣等又月有程督歲有稽考乃克有成今會典事理又與　實録不同考索講求尤費心力非有專責决難奏功臣等看得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文學素優年力方富屬以此事似可責成如蒙　聖明俯允將余有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許國協管府事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轉令其專在史館遵照　勑諭事理將會典新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具草稿送臣等刪潤其原題副總裁官惟於部務有暇相與討論不必限以章程致令兩誤庶幾事有專責而汗青可期也

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請處治邪佞內臣疏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爲着降作小火者發去　孝陵種菜爾等司

禮監幷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祿我一時昏迷以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我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今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幷管事牌子一同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示到閣除欽奉　宣諭臣等另行具題外臣等看得孫海客用奸邪不忠引誘　聖躬以致虧損　聖德舉動差錯上違　聖母慈誨下失臣民仰望之心論　祖宗法度宜正典刑罪在不赦　皇上心雖惱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燭奸之明等於日月　宥罪之仁同於天地矣但臣

等查得舊例　孝陵種菜皆軍人爲之二犯既發令着役不宜止降火者須充做淨軍乃爲正法臣等謹擬票上請　聖裁施行

奉

聖旨乾清宮管事牌子太監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爲降黜未盡其辜着充淨軍發去南京　孝陵種菜該衙門知道

請清汰近習疏

伏蒙　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客用朕越思越惱這厮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者發去南京　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爲輔臣輔弼朕躬　宗廟　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堯舜之臣朕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進去奸邪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官丘得用恭捧到閣臣等恭誦　綸音不勝欽仰不勝悚愧仰惟皇上天挺聖資　幼而聰穎自　臨御以來　講學勤政　聖德日新臣等每自慶幸以爲親逢　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　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　宮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

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庭不知內事卽有所聞未敢輕信而　朝廷庶政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　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　皇上加意省覽蓋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近臣聞皇上夜間遊行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爲者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爲妄不敢復言連日因覩　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　皇上變間遊宴別宮釋去法服身着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

伎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以蠱惑　上心希圖寵幸
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可惜　天生聖王被
這幾個奸佞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　日講
時　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　聖母諄諄教戒
皇上惕然改悔迸去奸邪引咎自責又　宣諭臣等
盡心輔導此蓋　九廟列聖之靈默啓我　聖母之
心形之譴責陰佑我　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
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玆以往　皇上
依然爲堯舜之主臣等亦庶幾可勉爲堯舜之臣矣
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固爲尤甚而
其中諂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二人如司禮
監太監孫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
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　皇上既將此二
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秀等亦不
宜姑容在内以爲　聖德之累伏望　皇上大奮乾
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
監管事牌子等官平日爲忠爲佞諒莫逃於　聖鑒
合無俱令自陳請旨　聖斷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
諂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　皇穹垂象彗芒掃

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盛德此
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
輔弼　宮中之事皆宜與聞臣居正又親承　先帝
遺命輔保　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内
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　皇上有此過舉孤負
先帝付託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
報稱外既蒙　皇上明發德音昭示聖意臣等此後
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凡　皇上起居及　宮壼内
事但有所聞卽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忠

如孫海客用等者亦不避嫌怨必舉　祖宗之法奏
請處治仍望　俯允施行　皇上亦宜仰遵　聖母
慈訓痛自改悔戒遊宴以重　起居專精神以廣
胤嗣節　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　親萬
幾以明庶政　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今日之悔過不
爲虛言將來之　聖德愈爲光顯矣臣等無任瀝血
哀懇之至伏惟　聖慈鑒宥

奏

御批覽卿所奏具見忠愛依擬行　又奉
聖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

降三級着外私家閒住永不敘用其司禮監及牌子等都着自陳該衙門知道

請敷陳　謨烈以裨聖學疏

先該臣等　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　省覽章奏講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　日講請暫免　進呈容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　御前講解　面請裁决伏奉　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　聖聰即恭侍　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　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欵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　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　德意啓沃　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而以唐憲宗讀貞觀政要悚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羹墻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政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　二祖開創洪業　列聖纂紹丕圖　奎章睿謨則載之　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　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弘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　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踐者　祖宗之寶位所臨者　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　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　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　累朝　寶訓　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欵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册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

纂輯陸續 進呈擬俟明歲 講以後每 展講既畢臣等恭詣 文華後殿講解 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即望 面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於講後 面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 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 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即 燕息深宮之日猶 出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治益躋于光大而

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奉

御批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朕知道了

請停止工程疏

該文書官田義傳奉 聖諭欲修理武英殿欽此臣等看得 祖宗宮殿如有損壞自合修理豈宜惜費但查 本殿自宣德正統以後久不 臨御迨 世宗皇帝踐祚之初即將 文華殿鼎新修建易以黃瓦凡 齋居 經筵及 召見大臣等項俱 臨御於此今 九五齋 恭默室皆 世宗皇帝親題其額輪奐巍然堂構具在蓋以東方發生喜神所向故齋居 聽政 講學 冠讀皆恒處于斯其取義未矣今 武英殿乃 祖宗久不臨御之所即加葺理聖駕未必常到而徒費十餘萬之貲經營於不常到之地似為無益且臣等亦曾至 本殿觀其藻飾顏色雖稍有剝落而棟宇規制未常少損似亦無煩於改作也臣等愚見伏望 皇上繹思 世宗皇帝臨御東朝之意姑仍舊貫暫停工作以省勞費或待皇儲誕降之後仍以 文華為 東宮講讀之所却請 聖駕臨幸 武英彼時鼎新修理未為晚也臣

等淺陋無識仰蒙 俯諭不敢不盡其愚伏望聖明曲垂鑒納臣等不勝懇切願忠之至

奉

御批覽卿等所奏俱知道了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五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臣等伏覩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遊無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臣等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納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歛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臣等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載筆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荅或應制賡酬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於一榜進士中拔其英儁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啓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日講諸　皆文學優贍臣等愼選以充見今記注　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　日講官在館祗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采錄鑒賞名筆欲有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　召至　御前而賜質問令其發攄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覩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　上其于　聖明辨材審官之道亦默寓於中矣臣等不勝惓惓願忠之誠

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外戚子弟恩蔭疏

昨該文書房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欲將　皇親永年伯王偉弟男　加恩授職臣等謹欽遵擬　傳帖將王偉弟王俊男王棟各與做錦衣衛正千戸帶俸頃又該丘得用傳示　聖意說正德年間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衛指揮使等官世襲今何止授千戸又無世襲字樣以臣等所擬爲薄臣等不勝惶悚仰惟　皇上篤眷　中宮　加恩外戚此乃情禮之至臣等敢不仰承但查正德二年雖有此例至　世宗皇帝

極之後悉已襲革凡　皇親授官無論大小皆不行世襲故泰和伯陳萬言係　元配孝潔皇后之父伊男陳紹祖原係監生出身亦止授尚寶司丞文官未嘗世襲也又查得隆慶年間今　仁聖懿安皇太后之父固安伯陳景行伊男陳昌言初亦止授錦衣衛千戶至　皇上登極因恭上　兩宮尊號方　降勑將陳景行長男陳昌言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陳嘉言授錦衣衛副千戶　慈聖宣文皇太后父李偉封武清伯長男李文全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李文貴授錦衣衛副千戶俱無世襲字樣臣等恭照

祖宗定制武職非有軍功不得世襲正德年間政體紊亂至　世宗皇帝以聰明至聖入繼　大統將以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復我　祖宗之舊正今日所當遵守者當　先帝龍飛之日與　皇上嗣統之初加恩陳李二家俱止於如此今　皇上雖欲優厚外戚詎可踰於　兩宮皇太后之家乎是臣等所擬乃三朝見行事例非敢擅爲裁抑也今奉　聖諭令臣等改擬臣等謹欽遵斟酌近例擬將王偉男王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弟王俊授錦衣衛正千戶比之兩宮皇太后之家實爲相等至於世襲一節則　祖宗舊制決不敢違越也臣等又惟　皇上與　中宮聖壽萬年將來　皇儲兆慶繩繩振振推恩戚里固未可量似亦不在此一時也伏望　聖明俯鑒臣等愚誠　特賜俞允不勝幸甚

奉

聖旨皇親永年伯王偉男王棟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弟王俊錦衣衛正千戶俱帶俸兵部知道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訖頃臣居正等入至後殿講　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臣因奏云今

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臣對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　特加　聖心　上曰依先生每議處臣言　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臣等每奏災傷　皇上即惻然興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　慨然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　聖衷無日不以憂民爲

心安民爲事四方奏乞蠲貸疏　旨允行者無月無之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　上非惟不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君養民之責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坐視民瘼痛瘝不相關如作册疏云報灾則曰不敢蠲此何不敢報之有又云請賑則曰不敢請此何不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怨　君上何嘗有愛民之心即如積穀一事屢奉　旨中飭竟成虛文彼皆有自理贓贖不肯佐公家之急則將爲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輩若遇　聖祖不知當以何法　上怒形於色曰有司爲民害者當着實重處臣對云今後有犯者當如　聖諭臣復奏云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灾畿輔之地雨澤愆期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　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樽節如　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爲代大

乎　上曰然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臣云　皇上所謂常例者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暫行明年即據爲例非　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如嘉靖中　世宗皇帝用度最爲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餘積隆慶初年冬餘庫尚餘百餘萬今每歲金花銀百二十萬每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爲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盡言惟　皇上留神省察

患病謝

遣醫并乞假調理疏

臣自入夏以來因體弱過勞內傷氣血外冒盛暑以致積熱伏於腸胃流爲下部熱症又多服凉藥反令脾胃受傷飲食減少四肢無力立秋以後轉更增劇自以身當重任一向勉強支持又恐驚動　聖心未敢具奏調理乃蒙　宸衷曲軫　特遣御醫胗視傳奉　温綸欣以良劑念臣狗馬微軀不自愛慎以上貽　君父之憂沐此　鴻恩捐糜難報但臣自察病原似非藥餌能療惟澄心息慮謝事靜攝庶或可痊仍乞　聖慈垂憫　特賜旬月假限再解　閣務俾得專意調理倘獲就痊臣即勉赴供職不敢久曠臣

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奉　聖旨覽卿謝朕知道了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痊可卽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

謝　賜粥米食品疏

昨蒙　聖恩以臣患病　遣醫胗視該臣具奏陳謝幷請暫解閣務　賜假調理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宜愼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痊可卽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欽此今日又蒙　聖恩特遣文書官太監孫斌到臣私寓臨視臣疾　頒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甜醬瓜茄一罈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力疾扶掖叩頭祗領訖念臣柳質易摧駑才旣竭遘此疾疢益覺支離方瘝曠之是虞懼　譴訶之莫逭乃荷乾坤覆幬　父母愛憐　綸旨溫存遣上醫而視胗寵頒稠疊屢中使以光臨切感難名沉疴頓釋　九恩未報敢退託以求安一息尚存矢捐糜而罔惜臣誠不勝感激圖報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聖諭存問幷　賜銀兩等物疏

頃該臣以患病不能供職具奏請假調理仰戴　天恩特賜允俞又　遣醫胗視　頒賜粥米食品等物臣方銜感遵奉間今日又蒙　聖諭張少師　朕數日不見先生聞調理將痊可茲賜銀八十兩蟒衣一襲用示眷念先生其欽承之月初新涼可進閣矣欽此外又　頒賜甜食二盒點心二盒該司禮監太監張鯨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力疾扶掖叩頭祗領訖仰惟　天光薦被　宸眷郅隆非臣捐軀隕首所能報答亦非敉楮殫毫所能宣謝惟有鏤之肺腑傳之子孫期世爲犬馬圖效驅馳而已臣自奉　俞音得從休沐屛居謝事息慮澄心數日以來始覺少減顧患所由來已久今袪之使去甚難茲蒙　溫諭示以仲月之杪遂爲趨　朝之候　帝星垂照人間災祟當不禳而自除　天語定期涼入秋中必勿藥而有喜矣臣誠不勝感泣頂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遣中使趣召并　賜銀八寶等物疏

臣以患病乞假調理屢蒙　聖慈軫念　賜賚駢沓今日又蒙　欽遣文書官太監丘得用到臣私寓口傳　天語視臣病痊之狀趣其進　見之期又　特賜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一盒乾點心一盒臣謹叩頭祗領訖臣養痾旅邸倏已再旬雖違遠　天顏曠離官守而犬馬依戀之心無時無刻不在　皇上左右數日以來始覺痊可再假五六日俟氣體漸復即當欽遵聖諭趨赴　闕廷臣仰荷　殊錫頻繁宸心注念雖父母之於愛子有不能得者臣誠不勝感泣圖報之忱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考滿謝手勅　賜賚疏

臣以一品歷俸十二年考滿欽承　聖恩着臣復職隨　遣司禮監太監張誠恭捧　手勅賜臣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二百石欽此又蒙遣文書官吳忠　頒倒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裡內大紅坐蟒一表裡蟒衣一表裡原封鈔一萬貫茶飯卓五卓羊十隻酒五十瓶各賞奉到臣私第臣謹望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猥以凡庸濫司鈞軸夙荷先皇之末命遂蒙　聖主之深知矢竭愚忠用圖稱塞顧涓流徒煩於注海而寸石何望於補　天雖夜寐而夙興自謂心力之已殫苟日省而月試終爲廩餼之虛糜碌碌瘝官又踰一紀兢兢在事尚抱百憂吏職有一之未修皆臣表率之無狀民生有一之弗遂皆臣調燮之多乖屬茲考課之辰宜正黜幽之典詎意優從　寬政因而復冒　殊恩謂臣備職有年寵褒臣嚮察臣秉心不二謬許精忠　雲漢章天枉賁臣而宣播寵章載道拜　珍貺之駢蕃撫歲月以懷慙戴　榮光而增愧敢不堅持晚節益勵初忱苟

利　國家何髮膚之足惜載銘彝鼎終啣結以為訓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謝恩命疏

臣以一品十二年考滿該吏禮二部欽奉　聖諭議擬　恩例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元輔受　先帝遺命輔朕十年精忠大功冠於先後茲實歷一品已及十五年恩數尤當優異著支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兼官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勅獎勵賜宴禮部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用見朕崇獎元勳至意欽此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竊念臣學術迂疏行能謭劣夙荷　先皇顧託之重誤蒙　聖主倚任之專待罪首揆于茲十年荏苒歲時絲毫無補今計歷俸一品雖十有二年自知無績可書不敢妄干功令特以三考黜陟乃　國家彝典若有幽當黜亦不得避故不揣已循例給由以應明典伏荷　聖慈優容准令復職尋　親灑宸翰　降勅褒嘉增祿　賜金迥出常數籩筵牢醴絡繹道途臣頂戴　鴻恩已不啻踰涯溢分矣乃又　特勅吏禮二部將臣守制之年仍作實歷月日官階勳祿一朝并加　隆禮殊榮冠絕前後臣捫心自愧何功何勞可以堪此夫人道所最忌者非望之福明主所深惜者無功之賞臣以駑下謬當艱鉅日夕兢兢救過之不給雖十年以來四海乂安百蠻賓服皆　皇上神威廣運　聖化旁敷臣安敢貪天之工以為已力而一旦獲此非望之福冒此無功之賞豈惟自速蹶顛之咎抑恐有累　日月之明此臣所以跼蹐惶悚而不能已於辭也除　誥命籍榮先世　勅獎風勵臣工謹已祗領其餘非分所安者萬不敢當伏望　皇上俯鑒下誠　收回成命俾仍舊次圖報將來庶臣獲少安於陋庸亦幸免於顛越矣

奉　聖旨朕沖齡纘服賴卿宏才亮節竭誠匡輔十年之間政理修明蠻夷率服勳績顯著簡在朕心茲九年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疇庸之典豈得仍執謙遜宜勉遵成命副朕眷倚無復固辭吏部知道

再辭恩命疏

頃蒙　皇上以臣一品十二年考滿　特加異恩該

臣具疏辭免奉　聖旨朕冲齡纘服賴卿宏才亮節竭誠匡輔十年之間政理修明蠻夷率服勳績顯簡在朕心兹九年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疇庸之典豈得仍執謙遜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無復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恭誦　宸綸愈增惶悚臣聞古卓犖奇偉之士抱經綸匡濟之才者恒以不逢明主無所建立爲恨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君不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蓋感遇合之難也臣閭巷韋布之士耳非有碩德鴻才可以庶幾古人之萬一幸逢　英主在上臣得以譾劣佐下風效啓沃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從　主德昭宣　聖化旁洽伊尹之所願見者臣親見之其所愧耻者臣幸無之即千萬世而下頌我
皇上聖德神功爲堯舜之主臣亦得以竊附於堯舜之佐矣此之榮遇雖萬鍾之享百朋之錫豈足以擬之哉故臣向者每被　恩命輒控辭而不已者良以所慶幸者大而爵祿非其所計也乃者　詔祿詔爵雖　朝廷馭臣之典亦宜稍加節制而不至橫溢乃足爲勸三公穹階五等厚祿上柱崇勳在　先朝名德碩不敢當乃一朝悉舉而畀之於臣所謂溢恩濫

賞也至於符卽世賞部宴大烹臣前九年考滿皆已冒叨兹又豈可重領反覆思惟如墜淵谷故不避煩瀆再控於　君父之前伏望　聖慈諒臣之衷素無矯飾矜其愚而俞允焉碎首隕軀不敢忘報

奉

聖旨卿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朕所深信然豐功偉績　社稷利賴朝廷自當有崇報之典卿乃因執謙遜控辭益切朕心殊有未安重違卿意特准辭免伯祿上柱國部宴用成卿勞謙之美其餘悉宜勉承乃見我君臣相體篤誼愼勿又辭吏部知道

奉
諭整肅朝儀疏

伏奉　聖諭朕近來每覩朝見百官穿襍色衣服繫襍色帶都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孰爲敬也孰爲不敬與先生等說傳與鴻臚寺傳示百官今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叅奏欽此臣等當卽傳示該寺訖看得禮莫大於君臣之交分莫嚴於上下之辨况　朝叅之際　天顏咫尺尤臣子所當致敬而不可忽者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論語鄉黨一篇記孔子見君之時自入門以至於

升堂敬謹之心不敢以一時少懈人見其鞠躬嚴肅屏氣歛容議其爲諂而不知事君之禮當如是也日以來　朝參之禮委覺少懈百官衣帶多有僭越入班之時吐唾在地進退行走舒徐搖擺謝　恩見辭致詞不恪禮官不行申明御史不行糾奏臣等亦屢加戒諭而人情玩狎積習難改安知肯非後議不有以臣等爲諂者乎今蒙　天語申嚴衆心始知所儆後有犯者着鴻臚寺及侍班御史指名參奏必罪不宥庶　朝廷之禮尊而上下之分明也

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

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䘏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頊又　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冒免海內忻忻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殽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朘其膏血以實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奸猾恃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於小民不能行於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祐具奏請蠲戶部以干係　國計未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布德施惠當出自　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於下怨歸於上矣臣等愚見合無　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　上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

將管糧官負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況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羸餘即蠲此積逋於國賦初無所損而令 膏澤洽乎黎庶頌聲溢於寰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伏乞 聖裁施行

奉

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苦累小民者戶部查節年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illegible]見完納還倉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說

進大閱圖頌卷疏

玆者恭遇 皇上修舉曠儀 躬行大閱益弘 祖烈丕振 皇威誠修內攘外之鴻猷致治保邦之長策也臣濫叨首輔獲奉 屬車快覩之餘不勝慶忭謹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 獻雖思淺詞蕪未足鋪張 盛美然述真紀實庶以傳示將來伏乞 聖慈俯垂睿覽臣無任鼓舞欣躍之至謹具大閱圖詠一卷隨本恭進以

聞

給假治疾疏

臣自去秋患下部熱病仰荷 聖慈垂憫賜假調理雖標症少減而病根未除纏綿至今醫藥罔效近訪得一醫人自家鄉來自言能療此疾屢經試驗其術頗精但須靜養半月二十日乃得除根臣伏自念年迫衰遲久嬰疾患比者恭侍 講讀 皇上見臣肌體羸瘦詢問左右察臣所苦是犬馬賤軀蓋未嘗不仰厪 聖念也今幸得此醫人專意治療竊冀痊復有日足以仰慰 君父惓念之懷故敢不避煩瀆仰祈 聖慈俯賜寬假二旬一月暫免 朝參侍 講至於閣中事務票擬題奏等項容臣於私寓辦理免其出入趨走之勞庶幾醫藥靜專奏效可覬痊可之日即趨赴闕庭供事不敢久曠也臣誠怙恃恩眷仰瀆 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請乞 優禮耆碩以光聖治疏

臣等伏覩先年 恩詔一欵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重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仕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

十以上毛紀賈詠皆八十俱蒙　特恩遣官存問是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例者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　世宗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裁邊費扶植公論奬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常振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　先帝潛居藩邸　世廟一日忽有疑於　先帝命檢　成祖之於　仁宗故事階爲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則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　先帝嗣登大寳階時爲翼戴首臣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預　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泯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勳庸抑又過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　特從優厚以彰盛典如蒙皇上俯念階爲　先朝元輔當代舊人　特勅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賫　勅前去存問仍量加賞賚用示優崇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宿褒叙忠賢之美一以見巖居之下有天壽平格之臣皆太平之盛事也

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徐階輔佐　皇祖翼戴　先帝忠勤端亮茂著勳勞今年及八旬足稱耆壽准御等奏寫勅差官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四表裏以示朕優禮耆碩之意禮部知道欽此

皇帝勅諭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　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論道更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之典睠言耆碩著有勛庸世咸仰爲達尊朕豈靳于殊數卿才儗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清華歷試功于盤錯簡知　皇祖晉陟台司殫忠順以事一人持康靖而先百僚當險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壘而仕路肅清奬忠直而真才彙進申明典制多安邉裕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　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黃扉遂乞閒于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賫其典刑終始完名寰㝢想其風釆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品年八旬欽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世之禎祥朕祇適先猷追惟舊德粤稽功載申錫寵章兹特遣行人奎時相賫勅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年箴儆不

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冢臣不殊前哲其茂綏蕃祉慎保修齡尚謀黃髮之詢用慰蒼生之望欽哉

給假謝恩疏

臣以患病給假調治今日伏蒙 天恩賜銀一百兩蟒衣一襲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 特遣司禮監太監張鯨臨寓 賜問臣方用藥敷搽患處不能行動謹伏枕叩頭令男臣翰林院編修張嗣修修撰張懋修錦衣衛指揮僉事張簡修望闕叩頭代

領訖臣久嬰疾病仰荷 聖慈賜假治療數日以來試用醫人委覺有效從此專意靜攝庶幾痊可有期但以狗馬微軀廑動 聖懷注念 慰問繾綣錫予駢蕃感極涕零不知所報

恭謝賜問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遣文書官吳忠 頒賜銀八寶四十兩銀葉二十兩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臨臣私寓俯賜存問臣以病尚不能起謹伏枕望闕叩頭祗領訖緣臣宿患雖除而血氣大損數日以來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須再假之二十餘日息靜休攝庶可望痊蓋文書官所親見非敢託故也

乞骸歸里疏

臣自患病以來靜攝調治日望平復乃今三月元氣愈覺虛弱臥起皆賴人扶肌體羸疲僅存皮骨傍人見之亦皆爲臣悲悼及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還且古有災異則策免三公今廷臣之中無居三公之位者獨臣叨竊此官頃者蒼彗出於西方日食午陽之旦 思厥咎惟在於臣正宜罷免以應天變

伏望 慈聖垂憫諒臣素無矯飾知臣情非獲已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倘不卽塡溝壑猶可效用於將來臣不勝哀鳴懇切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仍准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攝痊可卽出輔理用慰朕懷吏部知道

恭謝手勅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手勅 諭太師張太嶽朕自

冲齡登極賴先生啓沃佐理心無所不盡迄今十載四海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眞足以光 先帝顧命朕方切倚賴先生乃屢以疾辭忍離朕耶朕知先生竭力國事致此勞瘁然不妨在京調理閣務且總大綱着次輔等辦理先生専憂精神省思慮自然康復庶慰朕朝夕惓惓之意 欽賜元輔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該司禮監太監魏朝賫捧到臣私寓臣謹伏枕叩頭祇領訖臣病困之餘不能措辭感謝之悰言不能悉

再懇生還疏

罪該臣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准仍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攝痊可即出輔理用慰朕懷吏部知道欽此縷縷之衷未回 天聽憂愁抑鬱病勢轉增竊謂人之欲有爲於世全賴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強留於此不過行尸走肉耳將焉用之有如一旦溘先朝露將使臣有客死之痛而 皇上亦虧保終之仁此臣之所以跼蹐哀鳴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憐臣十年拮据盡瘁之苦 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如不即死將來效用尚有日也

奉

聖旨卿受

皇考顧命夙夜勤勞弼成治理朕方虛己仰承眷倚甚切卿何忍遽欲捨朕而去又有此奏覽之動心宜遵前旨專心靜攝以俟痊可輔理愼勿再有所陳[illegible]部知道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太師張文忠公行實卷四十七

先太師諱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嶽其先廬州合肥人也始祖福以壯士從　高皇帝起濠渡江克采石從大將軍定吳越閩廣累功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其後四世孫自秭歸徙家江陵遂爲江陵人高祖旺曾祖懷葛公誠祖東湖公鎮皆負隱德不仕至考觀瀾公文明而經明行修爲時望所屬然數奇數上有司不第遂棄去詳在太保桂林呂公今少傅蒲坂張公大司空承天曾公所爲碑碣若狀中由懷葛公而下俱贈　　[illegible]祖妣李俱贈一品夫人

母貤封一品夫人始趙夫人嘗夜見室中有火光光上照天頃之一青衣童子約五六歲冉冉自天而下遶床左右遂娠有身凡在身十有二月以嘉靖四年乙酉五月三日生太師生之夕曾大父東湖公夢有大水驟至流溢庭下大父大驚問奴屬所從來奴屬曰對狀言水自張少保純地中流出是夜會懷葛公亦夢有月墮水甕中流光發色化爲白龜浮水上曳有頃太師生因名太師白圭應月精之瑞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二歲能言有殊異狀即見者亡不人人色動一日從世父龍湫公讀孟子龍湫公戲謂太師曰見母自負兒能識余所指王曰二字則識奇耳越日龍湫公方坐讀書而會乳媼抱太師至龍湫公抱至膝上戲以前所指王曰字驗問太師太師識如前若素所誦習國中以此皆稱太師神童而長老先生有識者皆以公輔期太師矣五歲始授句讀輒授輒記十歲通六經大義以能屬書攡辭聞郡中嘉靖十五年丙申就試有司時大司徒李公士翱爲郡太守先一夕夢　上帝剖符封識玉璽令授一童子明日進所取士庭下太師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師升階目摘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太師初名

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爲　帝者師余得聞命天皇上帝矣顧自愛會督學使者田公頊行部至郡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奇田公立召之至試南郡奇童賦援筆立就無所點竄田公目視李公曰太守試以爲孺子何如賈生李公再拜賀曰賈生殆不及也田公謝曰雖頊亦以爲不及也遂補太師博士弟子高等適摹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嶽碑田公讀未竟讀即以與太師曰子之才他日無論北海矣明年就省試時大司寇顧公璘開府楚中傾公者故海內所稱矯然名世臣也一見知太師王佐才語直

指使者馮公曰張孺子天投即令蚤在　朝廷宜亦無不可然余以為與若老其才他日所就當益不可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留之於是太師棘中所射策業為觀察使陳君束所稱陳君以為請而馮公竟用顧公言置勿第至庚子乃第會顧公以大司空有事于　獻皇帝陵園太師過謁顧公顧公曰張生幸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僕誠不當以中人薄視吾子遲吾子三年作相然僕親見解承旨奇才　高皇帝遺歸受學德念甚厚即令謹待十年亦晚而承旨曾不少下卒以此為世所悲歎我所為語馮侍御者願吾子志伊學顏毋徒以秀材獨喜自負也久之別去顧公親屬文贈之又解所繫束帶為賀曰此非子所就聊以明呂虔意耳二十六年丁未太師舉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二十八年己酉授翰林院編修時少師華亭徐公在政府見太師沉毅淵重所為文雖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學一本之躬行根極理道以此獨深相期許曰張君他日即藎臣重　國矣然太師體故孱弱又倦遊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請告既得　請歸則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鋤土編茅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癯鶴終日閉關不啓人無所得望見唯令童子數人事洒掃煮茶洗藥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內視返觀久之既神氣日益壯遂下帷益博極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蓋徒以為儒者當如是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脩然無當世意矣大父見太師居山中且三年而堅卧不起常邑邑不樂前問大人所為焦勞狀云何大父輒起行若不顧而又時時以其意語所親者以此恐傷大父心遂出三十九年庚申以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太師至則勸學興禮建首善為天下先諸生弟子即有秀才異等咸為選首天下士願得若丘文莊在成均十年令學士靡然向風而會　世宗皇帝　詔文學侍從纂述　興都肇基事為　承天大誌再閱歲猶弗就四十一年壬戌少師徐公上言太師有良史材遂用中允充副總裁領其事蓋異數也既受　命甫八閱月而手自脫稾為十二紀以獻書既上　世宗心知太師他日能以經術輔朕　皇太子與理太平之業遂令以右春坊右諭德侍　皇考講讀太師儀容峻整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諭詞極剴切以故　皇考往往目屬太師加禮焉四十五年丙寅進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隆慶元年

丁　皇考錄用舊學進太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未幾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叅賛機務永樂大典、成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二年戊辰加少保太子太保、賜衣一襲時太師條上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皆　朝廷大政又以嘉靖之季虜數犯塞請舉　祖宗大閱禮以飭戎事而振士氣、　皇考嘉納遂以明年秋九月大閱于北郊、是日　天子躬擐甲冑、太師戎服扈從選卒十二萬戈鋋連雲、旌旗耀日、　天子坐武帳中、觀諸將士爲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禮畢三軍之士皆呼萬歲騅聲如雷都城遠近觀者如堵軍容之盛近代罕有、四年庚午用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元孽小王子裔孫阿着故崛彊、而俺答者、又最彊大有控弦之衆十餘萬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駐雲中上谷、伯兄吉囊蚤死有男子四有衆數萬、而俺荅弟昆都力哈部落亦復三萬與吉能埒、　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自馨劉四趙龍等、亡抵俺荅、居板升、而最後中國無賴亡命若趙宗山穆教淸之屬、又悉往從

虜（虜裹）知險隘阨塞爲虜鄉導、日夜教虜候利害處以故二十九年、俺荅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隆慶元年陷石州、當石州失守時、趙全謂俺荅曰那顏春秋高矣、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此五霸之伐也謀未定、會俺荅奪其孫把漢那吉所聘婦于襖兒都司那吉怒以爲俺荅善淫、無卑尊禮、乃與其妻比吉妳公阿力哥等、十人馬十三匹、息山西平虜城外、扣關而入、督府少司馬蒲阪王公、御史中丞嘉魚方公、上狀朝議紛紛皆以爲不宜納叛人、徒啓釁或云殺之太師獨勸　上納那吉降、授以官職、厚給賜飲食衣服器具置大同城中俺荅聞那吉亡大驚、發萬人臨平虜城求索、廷臣恇懼咸謂宜與之太師獨不許、令諸將堅壁淸野、勿與戰故令那吉衣其所賜緋衣、金帶誇示虜使而使諜者以好語款虜曰、爾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一騎毋穿我塞、乃得歸而孫耳時有謂虜久不去老師費財欲秉老酋得孫急而因與爲市者、王公以爲不可太師報書王公曰、公言良是和戎自有體彼卽欲得孫、謂宜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屛往來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然後禮

那吉而歸之耳、乃今擁萬騎乎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設有吐蕃劫盟之事、詎　朝廷何夫全等至狡獪矣、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雞犬乎、假令語泄、彼得以爲謀、或聊以脅從數人欺誤　朝廷、而我乃輕棄重質、非細故矣、此不可不慮也、且那吉歸而老酋幸奉約束、無他腸、吾即假爵封王通貢市、無不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空紿幕府、殊無意稱臣、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　國家威重、則雖得全等數十百輩、何爲乎、願公熟計之、於是王公遣鮑崇德一再詣虜營曉以利害、俺荅仰天笑曰、吾何愛數

十人頭、不以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　上用太師計、厚禮那吉遣歸、俺答感泣、遂奉表請稱臣內屬、通貢市、歲歲勿絕、時大司寇案全等反狀悉具、　上令禮官爲文祠告　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徇、傳其首於邊、旣厭快衆憤矣、　上嘉太師殊勳、加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而詔集朝臣、詣　闕下、議封貢可否、一時衆議籍籍、有謂便者、有謂不便者、太師復以書抵王公曰、今之議者、皆謂和戎示弱、開市啓釁、此殆不然、僕獨以爲有五利焉、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間修戰

守之具、蓄士卒、養馬、歲無援兵、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俺荅旣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旣禽、即板升十萬之衆可馴而致也、四也、胡驕天亡其兆已見、老酋死、其族必分、即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王公得書嘆息曰、張公可謂知　社稷大計矣、然論者發言盈庭、猶欲伺釁而動、太師不得已、乃詣　文華殿、舉　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　上、　上意遂決、許通貢市、隆慶五年辛未、俺荅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匹、　上御　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荅

爲順義王、其弟子若孫部落六十五人、各授官、賜金帛有差、俺荅大喜、告中國使者曰、全等雖誅、趙宗山猶在此、屬不滅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詔捕繫獄如趙全等刑、已而套虜亦願修貢、　天皇帝請得市易中國財物、如宣大例、　上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餘受秩者凡四十有九人、並賜衣帛、於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東自四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十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漸已徹去、所省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北地精銳所易馬

至數十萬匹盡居庸以西、 天子無所復事事、得以一意備東虜矣是年春當會試天下士、 上命太師典試、太師崇雅黜浮、思得眞才以裨實用故所舉士皆才行高秀、號稱得人、六年壬申 上念太師運籌制虜、茂著忠猷、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錦衣正千戶令世其官、一日 先帝視朝忽起走、語且嗇、太師偕司禮監太監馮公扶持還 宮、坐稍定、 先帝召太師榻前執太師手、屬託甚至、太師飲泣不能止、既出遂觸地號天、幾不可生 今上既嗣 皇帝位念 山陵大事、詔太師卜視、 大行皇帝陵寢太師當煩暑以身暴烈日中、歷險乘危上下山谷與二三堪輿選矚玄討、得 大峪嶺吉、議者以爲乾坤眞偶風雨可霊、足綿 皇家萬年無疆之緒矣、途歸觸暑且病、將請休沐、而 上亟欲訪落、太師亟召見 平臺、慰勞懇至、曰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已追述先帝憑几末命、稱先生忠臣、太師感激悲咽不能仰視、倉皇數語、皆保王躬、補王缺要道、 上悉嘉納、賜大官酒饌、白金綵幣、先是 上在 東宮、嘗晝寢夢一美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 上寤異之、以問內侍、內侍對曰 殿下他日當有太平宰相、如其人

及見太師平臺、長身玉立、鬚髯脩美、 上記憶夢中事、語內侍曰、此即朕夢中所見者乎、因賜太師玉帶、太師以爲 上神靈明聖必得虞九官十二牧、周四友多士在廷、乃可以稱任使、以故疏請 大誥文武羣臣示 上意所嚮、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天子設銳意滅胡、念非以此時令匈奴有所震疊、不可故請 勑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胡、是時薄海內外、知 上意指、既瞿然改意、太師乃按劉文靖故事、請 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得以寒暑小故廢罷會 皇考將掩 玄宮、太師奉 上命奔詣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 山陵禮成、用翊贊功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累疏辭免、 上不許益降勑獎諭曰、卿受遺輔政、有安定社稷之功、勳蔭未足以酬太師辭益力、 上不得已許之、已復 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太師頓首曰 上幸嚮意文字、即操觚染翰、非帝王要務、亦無不究極精微、動以古人爲法、臣知所以事上矣、乃屬講官略采古昔帝王、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衍爲 帝鑑圖說以獻、 上敬起受

降　温旨奬勞令宣付史館昭示君臣交修之義將錦衣衛逮沐黔國朝弼至京師廷鞫之榜笞備至太師爲請寛其罪得减死安置于南京萬曆元年癸酉正月時有大辟王傳上刑其罪人業有所指一時人情洶洶皆以爲禍且不測設非廉得其狀從中持之且連染無辜數千百人大獄矣太師心知其事大繆不然爲解說於　上請以百口保其無他　上意始解竟以罪當其人他無所波及外庭未有知者益彰天王明聖矣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叢山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

關萬夫莫闖故伍端黄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蚕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回紇冒頓殆天厚其毒耳

皇考時藍一清賴元爵至爲魁傑而曾廷鳳江漢王栗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暴所從來遠矣太師乃計移督府殷公言嶺東故多盜往歲當事雖舉兵首事然徒嘗寇略取所獲一二報　上虛往虛返即名殺賊耳僕以爲非大舉將爲東南憂且皆閩越人非若强胡不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文此何爲者也僕以爲自非望風解散已後言撫公獨不見曾廷鳳之事乎於

是殷公用太師言大誓文武將吏進擣其巢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墮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　上謂太師等贊謀廟堂算無遺策將首論太師功太師謝不受　上以太師功在社稷乃勞謙不有足立臣極特賜金綺酬之七月上言臣當　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願　上幸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翫歲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即所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記籍與爲約期而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　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

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　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　上報可十一月以六年考績進中極殿大學士不獲辭萬曆二年甲戌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作關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至數千年而至　純皇帝時程尚書李襄城至煩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覇蓋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故僰人屯聚其中人莫能摧其堅而彼得以時出沒爲寇鈔比年以來所殺掠我人民以萬數至陸梁矣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以

都蠻上變時趙文肅嘆曰都蠻不滅吾敘瀘赤子且無噍類安得畀一巡撫往任之太師曰吾楚一士足辦此第名未著耳公問曰何太師以曾公對已乃卒請於　上　詔曾公往討之曾公故有偉略約滅此後朝食而太師又數移書曾公其大指謂宜徵兵積餉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擣其虛先年破香爐取岷洮皆用此道耳蓋先是言官有以閩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太師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閩事逮治之於是言者意始解而顯以此懼且感竟奮不顧身受曾公方略以平蠻自効

凡越六月而凌霄都都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獲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七月　皇考實錄成詔太師兼俸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太師累辭謝不受十一月初東虜見俺答已得封而獨已土蠻速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耻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鐵嶺冬十二月寇鎮寧太師患虜悖慢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機宜甚備而虜曾不悔禍轉益鈔暴然每入犯輒大創而去虜以此太恨計邀建州屬夷以二年冬十月入犯清河逆酋王杲遂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時督府張公大將軍李公聞狀用太師策鼓行而前乘勝了擣紅力寨斬首虜一千一百有奇馬牛羊無算

上聞謂遼東大捷皆太師等運籌功乃　手詔太師勑諭云朕以幼沖嗣位賴先生匡弼四方治安九邊寧靜我　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亦不為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强特賜坐蟒衣一襲銀五十兩以示優眷用成美德其欽承之十二月太師

以　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公大司馬譚公約置為御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羣臣姓氏屏中上之　上令設於　文華後殿省覽萬曆三年乙亥二月太師請修復　祖宗故事令日講官記注　起居兼錄　詔諭制勑凡郊祀　耕耤　幸學　大閱皆令侍從又選擇史官供奉文字已久者六人日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入對大臣紀述送史局銓次五月請勑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

敎化毋得日坐都城中虛談賈譽計日待遷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徧歷所部郡邑所至與廉舉孝謹之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郡國旣大比士卽令主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丞部使者又非朕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諭下綱紀人倫不涉流俗者詔進其官設有羣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事請謁及以突梯脂韋事人輒罪之而請諸不稱者罪毋士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尚實毋得勦襲異端游大人成名其有譏時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謗敢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萬曆四年丙子六月請重修　大明會典備一代典刑五月太師以聖齡日長宜躬御萬機省覽章奏乃取中書所藏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以進是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乃郡國守相奉　上詔書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賊多有太師乃與執政呂公張公上疏請　詔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侵若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僕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勤動不得休暇蓋國與民皆受其病矣請令今歲賦

民改折十分之三上以實帑藏下以寬恤民力此兩利之道計無便於此者　上從之十月以一品九年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爵俸賜　璽書獎勞賜宴禮部官一子尚寶司丞已遣中貴賜太師手勅諭元輔先生親受　先帝遺囑輔朕沖年今四海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精忠大勳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　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佑先生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玆九年考績于常典外賜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太師累疏辭謝　上重違其意　詔許辭太傅伯祿其他宜悉勉承以見君臣相信之義太師遂不敢辭萬曆五年丁丑五月有詔修慈慶　慈寧宮太師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太后萬壽不宜時詘舉贏令羣臣嘖有煩言此徒以彰　朝廷過舉耳　上心知太師爭忠言卽入言　聖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鬱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猺窟穴其中自天地剖判以來未有聞其萮者　國初鄧中國用創業兵僅能定之其後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殛吴平事如諭已至　世宗朝諸猺召陽春山民耕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攻掠遂至今日不可復撲滅蓋其處萬山蔽虧之中嘗負固自喜以爲天兵無足憂非可單車片言指計而靡也前督府殷公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者謂粵軍旅數興不無事矣自古征蠻未有大得意者劉安諫伐閩越書可念也太師曰不然會殷公入爲大司農乃推轂少司馬凌公請賜　璽書屬凌去審定計畫討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爲助瀕行太師語凌公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今五指北三八寨諸猺雖乘閒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公旣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分道並進一切方略悉如太師指刊木夷山摧破諸巖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以其地置郡縣事聞上賜太師金錢謂廣東大捷實賴先生每運籌云是時臺官卜　上大婚期得冬十有二月吉太師度上春秋未可即上書　聖母言　皇上爲　天地神明主發動興事百神皆將受職非陰陽小數所能紛且　累朝列聖無以十五齡納　后者臣愚以爲明年便　聖母許之八月太師以所撰加恩張英國等

勑上進　上遣中謁者諭太師謂　皇祖四十五年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趣令擬勑加興恩太師上書極言君臣分義欲必得請乃上爲感動特允其請令宣付史館昭垂萬世云九月大父以疾卒於江陵先是念大父趙夫人春秋高私心願得　陛下賜臣一月之便一日馳二百里歸爲二人壽又念　皇考顧托臣至重非所宜言故居平常緬然長思寢席多有涕泣處　上察太師貌日瘦顧問左右曰張先生連日貌若有大憂因憂勤　國家者得亡有二人念乎左右叩頭對曰良然於是聖母　上出內帑綺幣金錢馳賜大父趙夫人而手書諭太師其爲朕致先生父母大父驚跽感泣再拜曰臣文明死無以報願藉手臣子以報　陛下當是時太師念　上恩禮隆異益不敢言省覲事然心不能一日罷也乃書移叔父居王居謙謀迎養大父闕下大父不許輒報書太師亹亹數百言其詞嚴正剴切大要謂有鉅任者不可以圭撮計功受大恩者不可以尋常論報老人幸未即衰兒無多設不然之慮爲老人過計徒令奉國不專耳然大父心知太師內顧則故令家僮日昇一輿擕一卮酒與二三老叟

游行山水間有時躡蹻登崇岡絕巘無異壯夫蓋大父故徤而又欲故爲趫捷以示無恙故往往有人自江陵來輙言大父善飯不謂一日晨出登王粲樓蒙犯霜露寢疾十有一日遂卒大父訃既聞中使奉聖母　上所賜內饌出問勞太師者歸言元輔毀甚幾絕　上大震悼即　手諭太師曰　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　先帝付託輔朕沖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權妥今宜以朕爲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是時朝野相念者皆言太師親承　皇考顧託義不

得復顧其私恐　上遂納太師請皆欷歔嘆息而會計聞之夕即彗出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臺官微言按天官書斗丞相之位彗出斗女牛主大臣移從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於是　上益惛悸有詔詔吏部諭　上意勉留太師太師聞命計未知所出即哀號上疏言臣幸未死報　國之日長且　國家非有金革之事而令臣墨經在闕廷非盛世所當有　上泫然流涕曰卿爲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今海內乂安蠻貊率服朕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安[illegible]遂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勉遵前旨以副我　皇考委託之重太師聞詔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又叩心雪涕上疏曰　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屬臣以大事臣何敢中道棄去但念臣生離臣父十有九年即死不及殯攀號莫及願賜臣歸葬使得身自負土加一簣丘隴之上過此以往死生惟　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窮苦心鬱結而難舒惟　陛下哀憐　上覽奏焦然不寧復手諭太師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

遠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却望卿從又諭執政曰元輔必不可離朕即百疏不允於是呂公張公以　上意聞太師太師遂擗踊痛哭號天曰臣聞鹿死不擇音臣誠不勝烏鳥私情臣不知死所矣遂上章極言曰臣既不孝背棄死者臣有老母今年七十有二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設令知臣被留恐不復相見長思勞望鬱悒難聊有不可知者矣　陛下方以孝養　兩宮奈何不推心置臣腹中顧念臣母乎且臣上顧　君父下念父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矣假設令臣終不得所請自痛

在則無論精神沮喪不能復爲國家發慮出謀臣閒憂苦傷人即臣犬馬軀有不可知者矣　陛下厶愛臣何不生活臣責他日後劾臣誠過激願陛伏十由候伺誅死、　上曰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心相違拒乃再遣中使賜太師　手諭朕以沖幼賴先生爲師況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萬機尚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已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仰體　聖母朕惓惓至意毋又有所陳于時太子太保新昌潘公等與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山東道監察御史曾君士楚等南京户科給事中王君蔚等先後交章懇留諸侯卿相大小百執事皆詣太師所備極寬譬責以君臣大義曰　上固謂父喪當守君命尤重夫人臣既以髮膚屬　上惟上所生死勢安得自便已乎且相君何能去即章百上無當於事徒傷　君父心在禮奔喪記奔喪之禮凡一而不得奔喪之禮凡四此言何謂也於是太師迸涕交揮謝言者曰臣父至陋賤今其即世而　聖母上賜臣賻千金他楮幣稱是既　詔儀部往　諭祭尚書工部郎往營

葬事爲加祭五壇已又令宮禁貴臣經紀其喪即令以臣母來益天恩加隆千載今、臣益道盡途窮殆顧連無告矣夫　上所以隆施臣父之謂何度臣父地下且以已所不能報塞責望臣臣何可旣負吾　君重違臣父別　上大婚期且近而臣殊死求去非先帝意臣不若以此時畢纘贊　上機務侍講讀有如　上祭臣所爲哀痛狀　上終當幸聽臣去耳不然臣請盡力而　上有如震怒即　嘉禮成而臣父春秋窀穸之事臣不敢以請矣於是上疏言狀且請後歸葬事　上大慰悅許太師得謝常祿令大官日給酒饌在廷諸臣月致芻米既逾月　上遣中使召見　平臺　上悲感涕泣慰勞太師曰朕爲　社稷屈留先生先生想　父皇付託的意思成全終始纔是大忠大孝太師叩頭謝遂出視事萬曆六年戊寅正月禮官請舉　大婚詔太師充納采問名使是月慈聖皇太后將還　慈寧　申諭太師朝夕納誨終先帝付託重義太師頓首上書　聖母言臣在外廷所不能及伏惟　聖母調護　聖躬開導　聖學幸甚已又上書請　上服膺　慈訓　上拱手謝曰當爲卿等戒之二月　上方行嘉禮頫　天地　宗廟

會稽府張公奏土蠻擁衆萬騎犯遼河劈山我兵出邊二百餘里斬首擒虜四百三十五級 聖母大喜以爲此勉留張先生明效 上恭述示太師賜以金幣蓋先是黃台吉握重兵養家奴寨窺委禽王台王台涕泣以女女黃台吉子一蒔言者遂謂王台陰陽中國情僞不可知太師獨令邊將善遇王台萬曆二年王台卒將致王杲獻 闕下大將軍斬馘虜千人故天威益震蕩平虜之役斬首虜二百虜日以益弱矣三月 大婚禮成 上既恭上 兩宫聖母徽號將論太師元功太師以持服故謝不受即再疏請乞歸葬 上不得已勑尚寶司卿鄭君欽錦衣衛指揮同知史君繼書奉太師歸襄大事約既葬即令所遣司禮監太監魏公朝與楚當事者趣令上道期以夏五月還朝又特頒 帝賚忠良銀記一凡軍國大事或有闕失令具實以聞瀕行召入辭 便殿 上曰先生前乃趣而前蒲伏 上曰 聖母朕不能一日去先生重違先生意耳然微先生朕奚賴焉朕今旦暮望先生矣太師再拜頓首曰臣即行令 陛下新納 后出入起居臣不能一日点顧 陛下善自愛 上曰諾先生行矣其務彊飯勉抑哀情以稱朕意乃伏地悲泣不能起 上爲嗚咽流涕入言 聖母 聖母亦感痛遣中使賜以金錢明日 聖母 上又遣中使祖道國門外曰先生既念 上幸趣來毋勤天子召也既行乃要絰素冠乘布車日行百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既至則披髮徒跣悲號趨入門而左馮殯而哭盡哀遠近送者素車白馬同盟畢至見太師焦毀過禮皆大悅遂以四月十六日葬大父青陽山之原是時會大司馬梁公新至遼勠力安攘三軍踊躍養善木屯之戰我兵斬首虜八百八十二級 上念太師推轂梁公知人 詔本兵以督府所上功馳報太師令太師議所以論功狀來聞太師既報 上因上疏言趙夫人病請乞假臣數月得扶持臣母蓋太師意在行服墓次特以此覘 上郎 上不許而得屬茨倚廬不即去固雖加一日愈於已意也乃 上得書大驚而會太宰王公等與太常寺卿王公友略等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福建道監察御史[illegible]君希孟等又皆先後上書請趣召元輔 上是諸公言即趣令錦衣衛指揮僉事翟君汝敬亟乘傳造太師廬賜璽書令促裝就道太師聞命猶趦趄涕淚忍不能決使者曰 當宁倚重相君凡軍國重務悉

侍處裁設不即往臣朝臣汝敬且得罪太師乃叩太父墓下慘愴悲號使者促而登車遂行梁楚守臣奏詔飛騎聞　上　上聞先生來即入言　聖母上遣中常侍具天廚禁臠郊勞明日召見　文華殿太師頓首謝具以歲豐民安邊境寧謐狀上對上大慰悅亟稱先生忠孝賜休沐十日乃叩頭趨出九月趙夫人至京師　聖母　上郊勞賞賚趙夫人備至恨趙夫人老又善病不能趣入宮覲　聖母上寵命耳十二月前少師新鄭高公卒公夫人張請覽卹恩闕下　上怒太師與張公申公念高公無他

大罪徒以伉直得過君父爲婉言于　上得復其官予祭葬先是　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可訓太師與張公申公念　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稱　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上言請勅禮官集羣臣議著爲憲令昭示　諸侯王令大宗伯潘公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　諸侯王既感泣益親　上而薄厚親疎有禮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萬曆七年己卯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或所及僅一二縣道邑揚固無恙也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沖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則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八淺淮楊諸郡悉爲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河口白洋河挾永堌諸水越歸仁集直逼泗州則其患不獨在民且憂在　陵寢矣異日者漕臣吴公請開草灣失水以海爲歛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殺水怒以數千里巨津而獨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不得爲者也當是時有請漕海者有請開

膠萊河者有請開泇河者或請開衞河者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鑿范堤者有請開新與場牛團浦導射陽諸水入海者紛紛　籍辯迄無定論大要以爲　天子日有事河而河且不可爲矣　上一日以問執政太師與張公申公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　上乃降　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潘公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共諸方命不及事事者下詔獄鞫治之于是當事者人

人惴恐建官舍河上栟胝沾塗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告成事爲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蟺綿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黄河以歸仁堤勢不得南決其勢既不能及　陵寢又高家堰既塞淮不能奔黄淮皆盡趨清口會黄河由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於灌輸入大司農矣二月烏思藏僧鎖南堅錯夵書太師詞甚哀懇獻四臂觀世音一氆氌二金

剛結子一堅錯者卽闡化王答賴剌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虜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套酋切盡黄台吉約俺荅迎堅錯西海上飮長生水俺荅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徒以奉堅錯教無肯淫殺者其教化可知矣太師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贄且吾　天子股肱臣義不得與外夷私交遂歸之於　上　上謂太師勳猷宜播遐邇令納之三月太師念宮中賞賚無算度不可得已一日因戸部進　御覽揭帖遂上言臣等伏見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舊此不可不知也願　陛下以主計所上疏張便坐時　上方詔主計鑄大錢爲賞賚資太師持不可曰愚細小人譁於道路方患苦所積嘉靖錙錢無所用而　上又取外府以益左藏令新鑄[illegible]是使民詭言而弃也　上詔罷之蓋先是宮中　大婚以來故事當得賞賜者皆籍記以待又[illegible]供奉　慈寧歲幣益不足盡仰給東南織造　上不得已乃從中出五千金畀孫太監隆令得次第更請外庭莫得知也

至是大司空請罷蘇松應天織造　上不可太師與張公申公亟持工部疏入見　上便殿言近者松蘇大水民救死扶傷不暇且　陛下嘗有詔詔孫隆還今既兩年矣而隆織造東南如故非所以信　詔令也臣等以爲部議良是　上曰近降去花樣皆出自内帑不以煩民間此須奉部其他未織者悉罷不取則惟卿等言耳時承運庫以歲用不足給屬夷緡絮請於歲造外加織數萬太師念東南民力已困度所費非得四五十萬金不可辦復入言　上得減織造之半令出大帑水衡錢爲之[illegible]年庚辰正月太師服

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予錦衣正
千戶世指揮僉事太師辭太傅時王爵言太師當以
九年考績加恩太師言臣當墨經時既謝常祿即名
有父喪臣服官之日淺耳不宜以九年考績　上曰
卿之所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遂許之三
月太師以　鴻典畢成　聖德日茂乃拜手稽首蹙
屢上將告歸　上大驚愕曰卿豈得一日離朕如何
遽以乞休爲請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顧托
之意以　社稷爲重永圖贊襄用慰朕懷愼勿再辭
是時交章懇留者滿朝廷蓋九卿則太宰王公國光
等列卿則太常寺卿陰公武卿等臺省則吏科都給
事中秦君燿等山西道監察御史郎君祥等皆上言
元輔不可一日去　上　上賜太師龍箋手勑曰自
今以往三十年願先生無復出口矣太師遂不得辭
十一月　上有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
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
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
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
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於是豪民有田無糧
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

收什一貧民鬻子妻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
派蓋自浮粮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
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
今讀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
國家又受其病矣太師日夜憂勞念欲爲　君國子
民計非清丈不可然其意懷未發也會御史中丞勞公
奏　詔荒度閩田閩人以爲便太師遂與張公申公
大司徒張公議請以其意　詔行諸路所在强宗豪
民敢有撓法若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
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
廉田蕩地牧地皆就釐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
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
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　國初故額
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與幸有田
以爲世業足利賴萬世矣十二月太師以　上春秋
鼎盛宜省覽章奏裁決萬幾又以　祖宗奎章睿謨
神功駿烈具載　寶訓　實錄意義精深規模宏遠
足垂億萬統緒即　上欲潤色鴻業不必慕稱上古
久遠之事其道惟在鑒　祖宗成憲耳乃屬儒臣出

累朝　寶訓　實錄取其大者分類編摩爲　謨訓
類編以進每　文華進講太師必粗述大指隨事獻
納
上皆默識之九年辛巳正月太師請令翰林院
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　上清燕質問經義
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上從之四月　上御便殿
太師與張公申公持兩科給事中傅君作舟所上封
事入見　上言大江南北大饑羣盜大起元末稱亂
首事者皆潁川蕭縣人可念也請乞大發帑金十四
萬往賑之　上旣許諾則太師又言今天下至困竭
矣卽　上幸履路節儉臣愚過計猶以爲大司農所
入不足佐緩急乃近者　宮中賜賚動至鉅萬夫今
所謂常例豈盡出　祖宗舊例哉不過代相沿及如今
年偶一爲之明年卽稱引以爲故事陳乞耳臣不暇
遠引如　世宗朝上木頻興服御無度可謂多事矣
然其後晚年私府所積尚百有餘萬今大司農旣歲
輸金花銀百二十萬來　上而　陛下又欲取外府
益之且　陛下與其施及緇流以求福利孰與愛養
百姓蠲常賦與民用以全活億兆元元之命乎
上爲感動九月太師在告　上數遣醫問病蓋太師
病未踰月而　上心如有所失遣中貴奉　手勑趣

召者數四矣太師遂力疾强起十月以一品十二年
秩滿、上念先生精忠大功冠於先後命支伯爵祿
加上柱國太傅降　勑奬勞賜宴禮部予一子尚寶
司丞太師累辭不得所請乃勉受太傅　上亦知太
師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不復强之云二
月太師疾　上勤念不置時時下　手詔問先生安
否及疾久不起　上益憂之爲涕泣不食常賜內廚
饍饌食太師黃門使者相望道路都人有感嘆泣下
者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曰柱星
以南太師念病在不襄遂上書請賜骸骨　上覽之
感痛益使人覘太師顧愼加輔助醫藥厚自愛十二
日　上諭遼東禽渠魁速把亥功加太師今官進前
所予錦衣衞指揮僉事同知世世不絶時太師病已
益革不知所辭惟涕泣數行下言萬死不敢拜命已
而　天子聞太師不粥遣中使問太師天下大計太
師迷療昏瞶且數語報　上使者旣去明日太師欲
還正寢未起沐浴而溘然長逝矣卒之日爲萬曆壬
午六月二十日距其生嘉靖乙酉五月初三日享年
五十八歲訃聞　上大震悼輟朝數日　兩宮聖母
上　潞王賜賻千餘金他楮幣等無算贈上柱國謚

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遣官　諭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已櫬車將發　上從張公申公余公請　詔太僕少卿于君鯨錦衣衛指揮僉事曹君應奎護太師而遣司禮監太監陳君政將趙夫人嗟乎大父趙夫人太師所蒙於　兩朝若白金坐蟒蟒斗牛五彝五綵艾葉纏身蟒衣紵絲綵幣金寶珠長春花飾寶珠鑲玉花墜金艾葉符金篆字金簪銀錢銀八寶豆葉羊豕酒饌多不可悉數又　上念太師純忠有捧日之功取以名其所恭建堂　御書大字對句其上賜內帑千金佐之此皆非近代所有孤等不敢稱述

孤等獨謂見　上平臺　上至召先生近　御座看朕容色執太師手相問勞　上朝夕居起飲食狀悉以示太師一日昧旦侍經帷日中尚未食偶病腹上即手調所進　御羹饌令近侍捧至太師拜手食之　上始解顏嗚呼　無論孤等即百世後未死者讀之猶令人溉然失涕　主恩未報太師誠未可死太師何遽以死爲哉太師處性淡泊遇事有執持外壯而內平無所矯飾事求當諸理不拘文牽俗居常慕子房鄴侯之爲人貴在實造不爲文言虛辭自登仕籍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調劑宇內遂杜絕私門戒閽者無敢通一刺爲人遣請已諸公咸亮其特介不爲私謁門外寖不見長者車及　上在亮陰太師湛靜沉默聲色不露以身繫天下輕重者若而年雖操心堅正風節稜稜似汲長孺不可招麾去來然道固委蛇中無滯礙已創一法人稱不便輙罷之百司庶府罪於吏議者即不撓法回芘終能自効善復振之襟度汪東不意苛察不以一青掩大節有人指摘細過置而不問獨於人勞勤記存不忘推獎恐後諸司建白惟良是採若衆言無當雖文弗錄士一見其姓名即得其材指高下他日遇事握銓者或難

其人必指某某優爲之卒能其官如所鑒不謬常言策士謂水亟魚駭令滋民擾　國家自有制度何紛更之爲以故獨申飭　累朝令甲無所創造第恐沿習久則玩玩則弗震頽靡久則墮墮則弗行不得不稍稍攺絃輙而淬厲之大約以正紀綱審命令厚風俗興吏治阜民財充國計振武功詘文敝爲指苟利公家專行一意不以遠嫌自累不欲沾沾令人喜爲衆誹沮繇憂勞天下若振濡若沃焦皇皇如不及聞一方歲飢至深念廢寢食必討安之乃已居官厯數　二朝光輔二帝俱以精誠結于　明主　先帝今上咸虛懷延納　官

中府中事無纖鉅悉咨而行已位上公持 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而心常慄慄如負譴懷驚生平竭誠體 國至抉精弊神憊慮悉勩人或勸其省思慮進醫藥輒謝曰吾欲畢吾分安得恤吾身且也疆宇未寧羣生寡遂即吾髮膚幸苟完何益故其趨朝常中夜振衣即金門未啓或先往以待日總統庶務斷錯解務出自 秘閣則留公署延見諸公揚榷政理四方以其職事來者接之人人各厭其意未嘗以憊爲解竟用勞瘁病脾自辛巳六月以來業已委弊猶力疾蚤作夜思不怠於勤比病困篤尚伏枕擘畫天

下大事絶口不屬身後事一言此中外所共聞知惟睠顧宗社繫心帝室屬纊之時既瞑復張目視大言主恩未報未能辭大師吾死且不沒遂卒嗚呼若太師庶幾哉所謂死生以之者矣後生未進不知 國家大務然伏見 先皇帝時專務資格人莫得竟其才官職至耗亂也今 上詔行久一簡衆職尊禮公卿大臣郡國守相有治行異等者皆進于廷陛

上覲慰勞之賜 璽書金綺羊酒六曹尚書郎積有功能得拜卿寺不得更相除調外臣有所調選悉就近其地察繁簡通塞並用三途督府部使者論薦所部吏與簡臺諫皆以四分之一待孝廉明經茂才有舉不及格者罰小吏如楊果趙騰蛟等得爲令長行大僕寺苑馬寺得行觀察使事與都轉運公卿子弟有行能者待以高爵不以左遷困人尤寓意遠方人材不以衰老往遠方有缺員不復虛其官如曩時京朝官不得通人餽遺有以事請謁人其所見託者與其子弟能發其罪以聞有厚賞暴官墨吏下所司論罪悉盡本法然禁誹謗理詿誤許所繫治吏得執奏設舉刺失實或有異同必令推詳其二有賞罰疑誤者許覲吏得廷辨之以故凡在有位感激懷奮皆抱

功修職不肯竭告不以趨走逢上其已得除書及以使事修 覲入 賀行者不宿於家各務敎養實政不肯取辦簿書期會衆賢輻輳仕路廓清即虞廷師師周士濟濟不啻過矣往者將權不重功罪賞罰不覈又或苛細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當結問輒以武弁嘗之人視將士易與將士亦以此自輕不復振耳今 上審定 廟謨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數易置時時出 璽書金綺相勞有壯猷宿望已數破虜者即賜召還不欲盡竭其力毎三年遣重臣出行邊計成功大將軍進退予奪皆取自 上意下至偏裨亦皆

假重事權爲之罷監軍使者令文吏毋得摧沮又賜將士養廉田出帑金數十萬勞軍謂建議者與受事者多意見不侔往往　詔建議者即經略其事大將軍有衝陷折關能多立奇功者不愛通侯之賞每勑邊吏乘時修戰守持重安詳示虜閑暇毋得張皇調遣徒罷勞士卒又親理管兵罷班軍輸作令所在有老幼當赴代者悉罷勿遣其所畜畫禁兵入衛兵薊兵南兵浙兵福兵忠順軍山東民兵狼兵苗兵所在標兵水兵動悉機宜以故將士感泣皆引弓備胡無不願居前得一當劍奴先死且往者禁網踈濶吏民無所請事多塡委簿領書不肯奏報　天子令詢事考言以言覈事以事覈功非歲久不可卒舉者皆校量繁簡難易多寡新故久近程督府諸司令以時報成事毋得故緩其大者難者以遺後人徒以米鹽瑣屑之務苟塞　明詔以故人皆見素無敢匿端咸廩廩奉約束士大夫非奉尺一雖歷郡國無敢馳一軺傳縣次不得績食勞所在候望省賦車籍馬之費歲若干日久官屬既盛則出令者多任事者尠令汰冗員什二三用一事權絕人觀望之私歲省稍食若干計郡國吏以賦入多寡爲殿最不煩加賦得民宿逋歲若干郡縣貝邑入皆鈎校其數姦人無所逃罪得吏胥所乾沒若干其較著者則決策款虜減客兵清糧糗有宿飽之士無脫巾之憂歲所省凡得數十百萬即如薊昌每歲所犒虜不過二萬七千六百而所省保定忠順軍及固原入衛兵馬與山東保河濼薊寧夏兵餉已至數十餘萬即大較可知以故嘉靖之季太倉所儲無一年之畜今公府庾廩委粟紅貫朽足支九年猶得以其羸餘數十百鉅萬征伐四夷治漕可謂至饒給矣往者罪殊死以下歲久不決圜牆爲滿殘人得以幾幸訟獄滋多今　上詔理官修大明律例令有司毋責獄毋深文巧詆傅致人罪無輕入人死刑無以獄案結竟無辜無逸囚無縱逋逃其覆讞具獄當戮死者即以縣諸藁街以故叛逆妖妄如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周元張彥文張永寶張天福張崇庫王道李一眞王志學喬濟時龔志向黃崙劉守業賈邦奇楊時貢等皆駢首就戮赤眉綠林黃巾白蓮之禍不足憂國家且人重犯法不敢徼幸三尺矣異時宵人越貨事爲故常有司匿不以聞今上重弭盜之任申保甲之約設斬捕之格嚴沈命之條厲窩盜之禁厚協捕之賞寬未得之期薄既獲之

罰則吏務詰奸人懷逸賊以故幅幀萬里皆重垣客樹如長蛇委蛇覆蔭中路警夜捕晝巡徼江海凡山川洛橇水行載舟者皆萬里不持寸兵有道不拾遺之風矣初　上新嗣位之時　國用大詘　上不得已念　國家惠澤唯施及困窮不以惠養豪猾雖有旨督賦然萬曆丙子業　賜民田租輕寧邦本未可謂刻急也且　上曠蕩之恩寬大之　詔俶等靡得而志志其大者則是年太師偕呂公張公請蠲賦二百三十四萬有奇今年太師偕張公申公請蠲賦一百三萬有奇本色米六十五萬五千二百有奇絹布

一百四十二萬七千二百有奇顏料蠟茶三十三萬七千一百有奇其他如己卯所減泗州寶應鹽城等郡邑賦錢一十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河南賦錢一十三萬一百有奇所在有之多甚不記且　上在位十年而賑貸蘇松等郡凡七減漕七十餘萬賑貸淮揚等郡凡十三減漕九十三萬不可謂非省憂鰥寡孤獨窮困矣況外鏃如馬船料價糧料馬價班糧工價名糧均徭公費驛遞稅契等皆歲有寬政　上又明詔有司積貯以備凶年罷江南織造令所在守臣直指監司歲時巡行郡邑問勞疾苦察舉冤獄毋得輙

自議法擾民與黎民休息　上德念深矣豈無烝民不識不知即從古已然乎夫俺荅至崛彊矣自先帝甲胄臨戎匈奴豕息謂將復有　成祖犁庭之舉故明年俺荅吉能遂請內屬夫彊者先臣弱者焉往以故名王解辮元戎獻馘斐雜南荒懾悽東越在閩粵則朱良寶林道乾林鳳在粵則惠潮藍一清賴元爵文昌李茂鄭大濩龍川鮑時秀東山石牛青水覃公慎覃世活合浦黃章弟古田韋銀豹懷遠韋朝義右江韋明甫昭平黎福莊荔浦韋公海北三韋千里河池韋宋武鬱林黃邦緣木頭峒覃扶王在蜀則

九絲阿大凌霄阿苟建昌阿怒都都方三傀夏癸咱咱在陝則偕文孟登河州且戎卜同官李宗鶚在滇則臨安記來壬曾寨易克鐵索箐羅華金齒藍昌黑在貴竹則安順者念繼王黎平汪約石應斗貴陽阿利普安光見王播州楊貴在楚則五開胡國瑞及羅旁府江北五咘咳龍哈十寨宜山都亮涤烏免多浪里松里嬰田來賓松潘威茂風村白草諸賊或僭上帝號或代襲王稱莫不頓顙伏辜獻圖請吏獨東虜者太師謂外寧必有內憂故釋土蠻不誅以為外懼然速把亥既禽哈及帖阿都赤明安之事虜已累氣

脅息設　上欲滅胡第令使一梟騎縛之耳何足煩大將軍十萬之師乎烏思藏奔噠喇皆近古不賓之國茁平天漂亞寨何斗皆上世難馴之民今皆喣沫承流奉琛納贄豈非千載泰寧之一會哉夫天下有一世之計有萬世之計今西自嘉峪東至山海關延袤萬里崇墉密雉如天險不可升虜無能躙入又南自高郵北至太行堤延袤四千餘里兩堤崪崪屹爲鉅防必不至引水病漕且其所費皆取諸贖鍰不索水衡少府金錢此皆萬世之計非太師所能辦蓋主上聖明獨運甄陶下有二三元老共熙帝載諸所

建設修舉廢墜皆諸藎臣石畫賴　天地　宗廟社稷以故玄化滂流浸淫衍溢功侔往初兼並神明先太師何幸身親見之哉且太師道雖直方中實惻怛少讀春秋傳慨然曰古稱政之所予在順民心有以咈爲順者子產也吾殆類是乎其論治欲儆官邪齊民萌不專姑息有救世之思蓋獨見謂罔少密則莫能扞格法可懸而不可用特以仞引綱維不得不固握其柄而信用之意俠天下遵制揚功風成俗定然後恢闊禁罔刪除煩苛示民長厚之道耳其後臺省皆言茁象指者競趨武健刑多失柬非　聖世事

太師深然之遂請　詔有司以非罪榜掠人至死三人以上者編爲卒伍著爲令嗟乎深故之罰其意斷可識矣比年猶崇惇大惜其未究刑措之施遽以天年下世可勝嘆哉昔子產爲政鄭人厥有惡言居有頃鄭人復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所從來遠矣乃太師生時俺荅安國亨等即爲太師置像旦暮尸祝公今其無祿即世鴻生鉅儒多稱引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下至武夫健卒田畯紅女聞有垂涕者其所遭遇豈不

遜於子產哉太師少讀書破萬卷無所不窺然獨觀大義惟務宗旨不求蔓引泛濫爲文不屑屑程度不喜誦怪第取境與神會言與志足而柔澹春融得天然之致每屬草輒棄去不欲垂空文自見篋笥中雖多所存行世者奏對稿而已至呈睿肅大寶丹扆諸箴解若講讀諸書無非闡理彙經學士大夫類能道之資由天授警敏疏徹博聞強識尤明習　累朝故實事至輒口誦其時著爲律某茂掌爲令不煩討核繙閱日數行下案無留牘洞晰機宜遠至南垂篁竹之夷北徼氈裘之虜譚險阨要害出沒向背較若列

眉若懸寓用能以樽俎折衝機務紛挐人或憂其叢脞太師殊閒適自公退則游情藝圃旁通稗官小記及諸省賢書督學試義悉手自品隲示諸子弟其暇豫如此家居馴行孝謹以處　君父骨肉之間交直其難不得歸持大父喪以此常邑邑何已　上凡所賜鮮新不上大父靈几不敢食侍大母趙夫人於邸備極色養每昕必適寢所問侍者太夫人眠食狀乃行甫歸即之親舍從容宴語怡乎猶孺慕也于兄弟友愛愛叔父居易尤篤悼仲父居敬蚤世娓娓于其孤姪嗣敏拊而長之尋以巳所授廕與之所教與孤

等埒焉庚辰春季父居謙訃至哭泣哀思再上疏請告疏入不報可然後出逾年不衣霧縠朝士咸見之蓋天植云教子獨用嚴毅慕萬石君之風每丙夜肅襟危坐諸子無論壯少皆不敢入侍居恒所面命自砥節礪行文藝兩端之外無一語及垣屋田宅及諸子稍長業登仕籍向所其告以居官仕宦任職惟比擬巳行事天下事有未發者密不使聞僉同乃可決爾吾安能知設或乘間問某事後當如何即艴然大怒曰此非乃所當聞輒引昔相國之事相戒曰昔漢惠使者曹窋洗沐私從容問其父以不請事何以憂天下相國怒窋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夫窋爲中大夫而亦既長矣又奉帝命乃相國怒笞之二百兒曹獨不畏曹窋事乎于是諸子重足一息毋敢出聲每過庭非有所問輒良久侍立不敢出一語而退匪邸報即除一令丞蔑由知蓋不言垣屋田宅不屑以治產導其後此無足論其于　國家事又惟謹不以言者太師爲　國家之心與其訓諸子之意深遠矣治家窮約如寒素性好施與大官之餔所入以充歲時存問里中所知交不求以羨細嬪諸僮指廩而食者若而人總族中僅有田若干畝

根七十石戒子弟輸納無敢後時其外錄非分所當復者孤等不敢脫一踐吏卒有豪猾賄里胥竄名太師籍中歲歲復無有所與孤等發其姦守臣以聞大司農請以其意布告天下雖有長爵復復毋得過制令罷民得寬力作皆推太師意也比卒發陳篋僅得上所賜賚金文綺亦大都煩費矣　上聞而悼之賜錢布新米各有數乃得襄事如禮太師先配顧氏贈一品夫人繼配王氏封一品夫人子男六長敬修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娶癸卯舉人高公嵩女次嗣修丁丑進士及第第二人翰林院編修娶四川左叅將

賀公麟見女次懋修庚辰進士及第第一人翰林院修撰娶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高公尚志女次簡修錦衣衛指揮同知娶刑部尚書王公之誥女次允修府諸生娶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李公幼淑女次靜修尚幼聘工部尚書李公幼滋女女一適刑部左侍郎劉公一儒子太學生戡之孫男六重光嗣修出重輝敬修出重登重元懋修出重潤重僖簡修出皆幼女三敬修所出許聘吏部左侍郎王公篆子懋修二女未聘皆幼唯是本月二十八日孤等將扶太師還楚卜吉而藏泣血抆心以先人幽光與黃壚俱掩是

懼私心願得長老先生揭石墓門以託不朽非長老先生狀之則事且無徵恭惟明公道高曾鮑文蔽班揚單言迴邁崇褒半詞允爲信史用是藐焉諸孤敢徼福先靈縗絰叩閽入以請夫奉職守官人臣常分先太師謀猷入告事在密勿非世所宜知孤等又敢自木彊不問外事瞶瞶靡所睹記特按疏草憲令聊攟拾什一於千百事有缺漏言無增飾謹布之司籍者伏乞哀而存之賜一言以爲太師重實嘉惠九原流精誠於窀穸貽休百世耀華袞於縑緗豈惟孤等實世世子孫非生死所能報塞矣敬修等無任泣血哀戀之至

張文忠公行實卷四十七終

張文忠公詩跋

此鄉先達相國張文忠公詩草也季子殿撰公搜而集之庶無失世業者也相國以功名顯詞章非其所好然出語渾灝其文與殷盤周誥两漢制冊相表裏

其詩固騷選初唐之音咸有顓門名家所未易至者蓋其天授夐隻故事事兼詣所著奏對稿已久行世兹輯諸裁荅書牘詩文若干卷行之戯圖生相後高山仰止殿撰公遂以校詩之役見委已卒業因憶相國甫垂髫即受知顧東橋先生而長老又言相國居約時恂恂似不能言乃介節凜然此其意固已遠矣迨入翰林不屑意為文墨獨叅暮與新鄭高公究悉國家之務

相得甚驩也蓋相國非常人故諸所注措咸非常要能尊主庇民一切身家毀譽在所不顧所謂古豪傑大過人者今其詩草不足盡相國之奇即殿撰公所行裁荅諸書亦云顯而可見者

耳至其魅柄潛運上格

君心下肅臣紀中綏氓萌外懾四夷者尚不盡于尺幅穆叔有云三不朽相國實兼之彼世俗吠聲輩一無能窺相國之深二弇州之稱相國曰業惟戡亂勲表

救特在唐賛皇後為元之夫姚李固相國所不遜而賛皇以平泉自愚相國辭三召亭一書一意為公家達觀曠覽又非賛皇所敢望相國師心不靳人知人曷可不知相國也啟圖少頗以

功名自負獨束制舉義忽忽及壯尚不知稅駕所相國精神雷行宇宙間今茲獲厠校讐得無徼靈之思乎故撫相國之卷無任慨然

南郡後學馬啟圖敬跋

太師張文忠公集跋

瀟湘夢人以兪偕石首曾太史可前校後將殘舊史氏嗣修懋修全吾簡修文學允中輩以書来謂校畢宜惠一言簡端夢人曰太史役也曾唯唯無何太史書来可前病

矣牧仲宜有以復唯時先生伯仲者慎無賡辭于是以兪拜手稽首而言曰予小子何敢言無已舉所知先宗二之言一二就仁人君子證馬庚子夏楚臬使盱眙馮公索觀江陵相業本末貽書鄉紳其略

曰會閒譚楚中文献精華正觀風者所樂茹也獨江陵末年蒙謗微獨不知者群然譁之即當時蒙其澤者諱而不言於今慕其高者湮而無考不肖感今追昔張公一段苦心脉脉在臆而欲備聞其

平臺煖閣之數陳金馬玉堂之謀議了不可得辟日沈于海終當麗天而不肖望明念切直欲上太山以求見光景倘諒微忱代為搜攬採其輔治之原而併及其得禍之狀庶幾公論不失其平而後生有觀

法馬他日
朝廷求遺稿未必不基之爭此以儉
莊誦其言輙為嘆服因記甲申五
月三十日許相國移丘司寇書曰
明旨無罪及（云云）頗推罪人不孥之
義以成
聖主好生之仁且無令後世議今日
輕人而重貨也上累
聖德中虧國體下失人心奉
旨行事者亦何所辭其責吳門相公
亦云
聖德好生門下必能曲體不使覆盆

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
冀始終留神以仰承
上德俯慰人心先是東阿于公一書
纍纍千言播在穀城山館甚著不
具論論其疏
陛下者楊冢宰稱其為
顧命輔臣事
皇上十年任勞任怨一念狥馬微忠
或亦有之今（云云）上干陰陽之氣
下傷臣庶之心職等身為大臣受
恩深重惟願
皇上存天地之心為堯舜之主使四

海臣民仰頌聖德則雷霆之威雨露之仁並行而不悖矣此非獨職等之心乃在朝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當時大司寇有疏臺省有疏政府有疏乃蒙

恩賚田宅聖主所以報功念功之意淵乎嶶哉踰月貝錦再織中貂迓旆稽天之浸濫不可爲矣善乎徐大宗伯叔明之言曰主上寬仁從旁無一人持正論以定

國是傷哉語及閹獄云數年間事朝士已夢夢無知者則老成典刑又何所仰藉以攄讜論而明國是又王洗馬因東粵蔡侍御疏請亟致書政府亦累千言曰天下有公是非感恩而欲刎頸者不能私報

仇而欲剸腹者不能誣也詞意慨切讀之涕下以及馮慕岡先生實用編丁未會程庚戌錢探花進呈策語可以對相國九京可以荅惟時伯仲矣予小子何敢言可前曰諾吾病不能搦管子復虛赫蹄乎

雖然以儉誦法鄒魯之言有日矣
敢晋而質之有道孔子曰衆好必
察衆惡必察故於陵矯矯難爲巨
擘匡章落落孟子賞其設心此能
好人惡人之權惟仁人操之若夫
以我不以人可以逞一時而不可

以信萬世可以閉宄者于既往而
不可以開世道于將來是自爲好
惡已耳承學攷古信今洞晰本末
若太師張文忠公者勲在旂常盡
瘁報
主於茲集窺一班馬公自
穆廟龍飛以舊學簡在密勿燮
世宗末季人心玩愒之後力以振紀
綱覈名實爲華一義其說在六事
疏中而辛未三策及編修時規華
亭相國一書識者知其爲救時宰
相萬曆初元受

顧命輔
沖聖秉國十年乃舉其生平析肝吐
膽獻之天子長我丕基雖周成漢
昭不啻矣懲邊事之弊也籌邊累
千百言明若觀火指顧抵寧懲漕
河之哽也遴授名臣經理工費受

惜民力懲粤治之敝也先清吏治後靖叛夷遐不遺策拓蜀地捕閩寇撫鎮一心無有中撓彼時宮府祗協中外禔肅五氣順布四夷來王悉

主上之福也亦勞臣之致哉其修文治也以身體力踐爲學崇尚質實

不務空談若羅近溪周友山屠平石胡廬山諸公書可證其非惡道學也惡夫賊道學者也又有太濫而逾制檢者乃申明

卧碑嚴飭學政遂爲急進取者蒙以沙汰而不知寓旌於別嚴師於保非薄學校也去其害學校者也以至清驛傳本爲節筭省民膏髓而或者以此招尤冠紳清田畝本以復舊額便征納俾糧平無虛耳而抵恨深積於豪右其與楊二山耿天臺宋陽山勞開府之書可證其

以身殉國不以一毫己私與焉若忠介海公之評曰工於謀國拙於謀身者是也嗚呼彼以爲令基此以爲怨府彼爲功之首此爲咎之繇論定蓋棺讒生投杼甲申之事所難言矣掩覆逾世抑獨何哉雷

太史何思謂相國生平不妄著作會太史長石稱為古今第一流人物評騭大業觀其遺集未嘗不掩卷太息繼之以泣也除帝鑑圖說奏對稿久行於世茲從惟時伯仲所索公遺集讀之不勝仰止之思云以儉常從耿司馬學司馬云太師嚴毅端重才美天授當其降名王而折盈庭則邊隱寧謐者垂四十年論知己而以蕭之于韓不保其往尤發千古英賢為國之忠其它肝膽披示者不可殫述客勿數

宣者無得而稱焉嗚呼乾坤誰執仲尼衡司世道者寧無興慨于斯言夫荊軻聶政俠士之雄耳受知一旦無難七尺毅然斷而行之況歷事三朝感恩

聖主君臣逢魚水之懽國勢當振作之會而乃猶取容容後福自愛其身名者乎由此觀之隱衷揭日月而貞明大業留天壤而不毀蕩蕩

上帝臨汝不貳則請以俟夫知言復起之聖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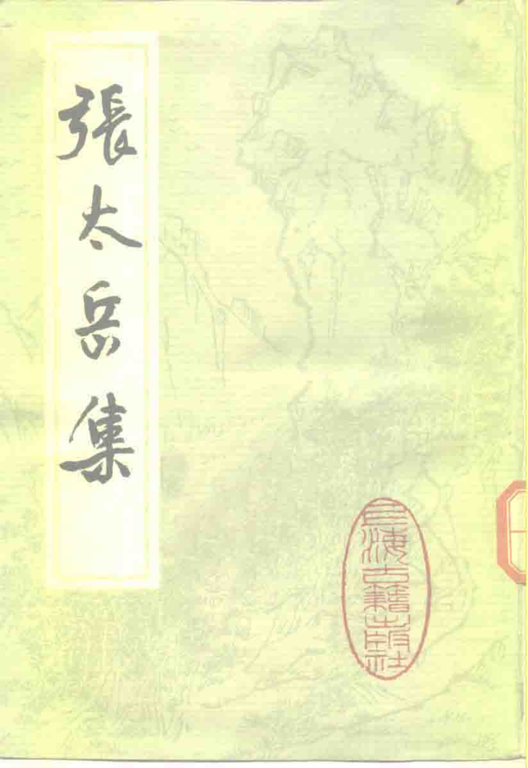
庚戌天中谷旦南郡後學高以儉跋

(明)張居正撰

張太岳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太岳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二〇毫米寬一四七毫米

DK75/33/2

出版說明

《張太岳集》，明張居正（一五二五——一五八二）撰。

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北江陵人。少穎敏絶倫，二十二歲成進士。隆慶六年（一五七二）出任内閣首輔，執政十年，以勞瘁卒。

張居正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著名的政治家。明代到嘉靖時期，政治腐敗，官場貪污成風。張居正執政以後，大力進行整頓和改革。他『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改變了官場中因循苟且的腐朽風氣，『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在全國範圍内清丈土地，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對明代中葉以後，商品貨幣經濟的持續發展，起了促進作用；起用故河道御史潘季馴治理黄河，使河水不再入淮，大

大減輕了黃、淮兩河的災情，積極主張和西北各族，通貢互市；任用名將戚繼光，力主練兵備邊，使西北邊疆，相對安定達數十年之久。張居正的改革，在富國强兵與緩和社會才盾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

《張太岳集》是居正從政以後的奏對十一卷、書牘十五卷、文十四卷、詩六卷的合編。它是研究張居正生平的主要史料，同時對研究明代嘉靖、隆慶和萬曆時期的歷史，也有重要價值。

居正不刻意爲文，而其制作，『莊雅仲夷、真醇正大』。殁後爲内璫張誠所譖，家籍没。萬曆末期，始有《張太岳集》刊刻行世。其後江陵鄧氏翻明本，即以此爲底本。安化陶氏亦曾據此刊刻。光緒時，又有田楨重刻本。以上三刻皆源於萬曆刊本，印數寥寥，今均不易得。現以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明刊《張太岳集》四十七卷本影印，並以南京圖書館藏明萬

曆刊本、上海圖書館藏鄧氏刻本配補，以便研究者閲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十月

張太岳集

[明]張居正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9.5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200
統一書號：10186·427　定價：2.50元